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# 施公案

[清] 佚名/编

中

施公案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人民出版社

(中国经典小说系列)

# 施公案(中)

(清)佚名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**ARTIME**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

## 第一百二十七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

话说康熙佛爷龙颜大怒，传旨把王子送在高墙问罪。王子摘下帽子连连叩头。吓得合朝文武互相观望，不敢进言。且说施大人在一旁暗想道：“我如今引见黄天霸、关小西等，所为教他等升官受职，方显施某不负勤劳。谁知达木苏王心中不服，又要与天霸较量武艺。谁想王子又不能取胜，皇爷心中动怒，归罪于王子。这要叫王子为天霸受罪，一来黄天霸不能升官，二来我施某的名头儿不美。不如我在驾前奏明，将王爷免罪。再请皇爷加封天霸，岂不一举两得。”施公想罢，往前跪爬了半步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奴才有短章启奏吾皇圣驾。”佛爷说：“爱卿有本，对朕奏来。”贤臣说：“圣主要为天霸归罪王爷，天霸罪该万死。不唯天霸负罪，连我奴才也该归罪。望乞皇爷千万开恩！放了王爷，赦免其罪。既然怜惜天霸，要不赦免王子之罪，黄天霸怎能身受皇恩？”言罢叩头，口呼万岁。满朝文武心中大喜，个个点头，不表。

且说皇爷宝座上闻奏点头，叫声：“仓厂总督施仕纶，保本赦免王子，依卿所奏。”贤臣闻听准奏，叩头谢恩。又闻皇上降旨，叫：“王子听朕谕旨：国法无私，本当归罪，朕看亲王面上赦了你罪，罚你半年俸禄，赔补黄天霸衣衿，寡人一概不究。”老佛爷这道圣旨下，达木苏王焉敢不遵？敬礼叩头，口说：“谢主宽容之恩。”谢毕平身，立刻出了安乐亭，将半年俸禄令人取来，交还内侍，启奏万岁，不表。

单说当今皇上在宝座上往下观看，见黄天霸跪在亭下，身上的衣服撕去半边，令人难看。皇爷点头暗暗夸将：“好小厮，巴图鲁哞扎耶！”望下叫道：“黄天霸，朕见你武艺精通，本领不弱。与王子较量，他将你衣服撕破。朕罚他半年俸禄，料想够了你那衣裳的本了。并非我朕偏袒于你，寡人爱你武艺高强，少时朕加封于你。第一要野性收起，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。第二食朕之禄，须当报效尽忠，莫负雨露之恩。”嘱咐天霸已毕，天霸叩头谢恩。佛爷又望着忠良叫声：“施不全，你保荐黄天霸等，可见你是一派忠烈，理当按功加封。还有余者之人，总算下役，不比天霸、关太二人功劳，由你委派用职。朕封你总漕粮务，巡查河路，查访那赃官污吏。钦赐赤金龙牌一道，上写‘如朕亲临’四字，不论督抚提镇一概钦遵。倘有不遵，许你参奏。赏俸一年，赏假三个月，择吉起身，不必面君请训。”贤臣敬礼，叩头谢恩。

只说宝座上佛爷降旨，叫天霸、关太听封。老佛爷喜爱忠良好汉，龙心大悦，加升施公总漕巡按，外查河路一带府州县道，惩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。王、郭等下役几个人，凭施老爷委用何官。贤臣谢恩站起。老佛爷传旨，叫道：“黄天霸、关小西再听朕加封：黄天霸为漕运副将，关太为漕运参将。一同总漕办事，听仕纶调用，与国效力，

有功再行升赏。”二人谢恩站起。皇爷封官已毕，龙袍一挥。文武散出园来。施公与合朝文武拉手道喜，俱各不表。

贤臣与天霸、小西等众人上马，回到私宅，与合家大小见过了礼。同僚亲友贺喜，不表。三个月假满，打点起身。老爷将王殿臣、郭起风二人暂行委漕运守备，扮作施公坐轿先行，到天津驿等候。老爷进内辞别父母、兄嫂、妻子，带领天霸等，俱是买卖人打扮。下人服侍贤臣。等众人上马，小西、天霸俱各上马，穿过街巷，出了齐化门，要从通州奔天津而行。正走之间，贤臣猛然想起一件事情，眼望计全开言说道：“你快快回去地施孝叫来，我在八里桥打尖等候。”计全答应，拔马回走，去叫施孝，不表。且说贤臣与天霸等，复又催马，行不多时，早到八里桥。路旁有座饭铺，三人一齐下马。铺中跑出两个小伙计来，把马拉去。主仆三人迈步进铺，刚要坐下，好汉回头一看，瞧见一个人，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二十八回

##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

话说施公主仆三人进铺饮茶。天霸伸手拿壶斟了一盅，递与贤臣，然后才是小西与自己各斟一盅。忠良手内拿茶盅，口内讲话：“二位，你们看这铺中好茂盛的买卖，满桌上尽是要酒要菜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此处离京三十多里，正是打尖的地方。”好汉的言犹未尽，只听对面座儿上，有一人大喝：“过卖的！太瞧不起人咧！太爷进铺坐了这一会子，也不来问问，是要什么东西，难道吃了不给钱吗？”跑堂口中说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连忙地往那边走去。

天霸这边留神观看，那个人却是怎生的打扮，但见他：身上穿黄色小袄，一条搭包系在腰间，下穿紫花布的鸡腿裤子，绑在磕膝盖中，鱼鳞靴子足下紧登；又见外有一顶草帽放在行李上面，小小褥套捆着链绳，旁边掖着双拐，拐头上明晃晃的露着枪尖，还有个钩儿带在枪上，这样兵器甚是眼生。细看他年纪不过四旬开外，身材不高，约有四尺有零；鹰鼻相配微须，两扇薄片嘴，眼大眉浓。天霸看够多时，不是客商买卖，不是庄农人家，又不象江湖绿林。看样也不过黑夜挖窟窿作些营生而已。听他言语很象外路声音。且说堂倌听见呼唤来道：“要什么东西，请爷快快说明。这铺中伙计短少，说完了我还照应别的主儿来呢。”那人听见这些话心中不悦，带怒开言说：“你这么忙，你就替我要了饭吧。”堂倌说：“我的爷，我知道你老人家吃什么东西？”那人说：“我知道你铺子里可卖什么东西？”堂倌说：“你老人家要上个饴渣豆腐，烙上两张饼，盛两碗饭，作一个常行汤，就足够吃咧！”那人说：“这是好主意呀！我问你那盆内的鱼，案上的肉，都不是卖的吗？”堂倌说：“爷，这么着省些钱。难道我们卖饭还怕大肚汉不成吗？你老人家要吃鱼呢，是糟鱼，是酥鱼，锅烧鲇鱼，溜鱼儿，烩甲鱼，烩白鱼？要吃肉呢，烧紫姜盐煎肉，排骨，丸子，炸肉骨碌儿？”那人说：“不过这几样儿？这还没有我们南边小豆腐铺子菜多呢。听我告诉于你，买卖人和气为本。那个吃了不给钱？别论衣服品貌，另欺负外乡人。在下教导于你，往后不可如此。我今日就是依你生意，给我个常行饴渣，两张家常饼，两碗合汁面汤，还要宽大碗盛着，越多越好。吃完了好登程。”堂倌闻听照样传下去，这才照应别人。

这边的施公、天霸、小西用茶已毕，放下茶盅。贤臣叫道：“堂倌！”堂倌答应，走至面前带笑开言说：“大爷要什么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三人要用饭。四两酒，给配四样菜，饼饭一齐来。”堂倌答应，先把碗筷、酒杯、菜拿来，然后酒饭一齐端来，放在桌上。天霸拿壶先给大人斟上了一杯，放在面前，然后与关小西和自己斟上。施公说：“二位伙计，你我还要走路，咱们就是这四两酒哇。我就是这一盅，你们俩把那一壶喝完，吃点

东西好走路。”二人齐声答应：“很是很是。”正然说话，只听铛响，大人望着跑堂的开言说：“伙计你来，如有现成的饼拿一张来我吃。”过卖答应：“有哇。”说着走至柜内拿了两张饼，放在两个碟子里头，给贤臣放下一张，那一张才拿到那人桌上放下。那人一见，带怒开言说：“我要了两张饼呢！”堂倌说：“爷爷先吃着这一张，赶吃不完，就得了那一张与你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要了两张，你们刚才要真忘烙了一张，我倒没的说。分明烙得了两张，你们为什么卖与别人？别人给钱，难道我是白吃吗？我也给钱。此处离京不远，难道就不讲理了，也没个先来后到吗？任凭是谁，自己既要吃饼，就该自己要。为什么人家要的，他吃现成的呢？我想这个吃现成的人，就睁着不开眼。”看官，这人因为腹中饥饿，才进铺内打尖，偏偏的跑堂的瞧不起他，他就一肚子气，有心要往跑堂生气，心中想着他又不值，满肚内成心要斗气。他见施公把他要的饼留下了一张，他又见老爷那种相貌儿，很无人样，他心中就有好些不悦。方才说的这些话，何尝不是冲跑堂的说呢？正是冲着这边桌上说呢！忠良本是一位文官，又是人臣极品，自尊自贵，宽宏大量，还恕得过去。像黄天霸、关小西他二人如何忍耐？听见那人说些闲活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观望，窃窥大人之意，但见施公总不动气，只管自己吃饭，二人只得权且忍耐。

猛见那人眼望堂倌，复又开言说：“你这是怎么样呢？”堂倌回说：“少不得给爷另烙张饼。我本来错了，望爷爷宽容，不然另要点别的吃。在下情愿候了爷吃。”那人他更动了怒咧！站起身来，用手一指说：“你满口胡言。太爷有钱才进铺吃饭，什么要你候？打量太爷无钱。”说着话，将银拿出：“这银子全给烙饼。”将银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可恨堂倌瞧不起。给我烙出来，摆开凉着；零碎吃点心。”那人越说越气，往堂倌脸上打了一巴掌，口鼻鲜血直流，只听吧的一声，堂倌咕咚倒在地下。掌柜的过来满脸赔笑说：“我的伙计错了，望爷担待一二。爷照顾我一文钱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来了。”说着，弯腰打了一躬。那人一见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家伙计我倒不恼，我只恼那个吃现成的。既知道吃饼，不会要吗？算是学吃学穿。”施公闻听此话，眼望小西、天霸说：“二位伙计，你们听听，那边那人分明是说你我呢！”天霸要去问他云，施公未曾答言。小西先就立起身来，眼望那人说道：“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此乃天子脚下，要讲豪横不成？管教你吃苦，不服就咱俩试试，打完了，给你个地方。”那人闻听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！咱俩出铺去较量较量。”说罢一齐跳出铺去，就动开了手咧！

看官，那人也是江湖中一条好汉，他却不在绿林里，前已表过，也不掇门挖洞，也不偷猎盗狗，却在水中凿船。皆因此条河路门，常时有船行走，他探得有什么上任的大官在某处上船，他好在后跟随，得便下手。因打尖过卖瞧不起他，他是一肚子没好气。这些闲话暂且不表。且说天霸又站在铺门口高阜之处观看，但见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，竟不见输赢。豪杰心中暗想说：“这个人使的拳脚全是我家的门路，那是打那里来的？从未见过这么一个人。”好汉惦记着老爷，复又进铺看了看旁边的人，俱各出铺瞧热闹去了。忠良见好汉来至跟前，低言问说：“小西胜败如何？”天霸说：“大人只管用饭。小西若是不能取胜，大略也不能吃亏。”贤臣说：“你还出去瞧瞧，要不然，

给他们和解了吧。”天霸说：“大人只管放心，那人一进铺子的时节，我瞧着他就有些眼岔，皆因他长了个贼样式。就是小西不能取胜，我还要并力擒拿，要问他的姓什名谁，家乡住处？”贤臣点头。天霸转身出去，来到饭铺门口，留神观看。但见二人在十字街前，还是争斗。此乃是通衢大道，登时聚了人山人海，如上庙一般，拥挤得铺门风雨不透。掌柜的说：“合该今朝倒运，这买卖还怎么作？我开的这个小小门面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，穿衣吃饭都要靠着它哩！这样闹哄哄的下去可处生得了啊？众位爷们劝劝，只当行好。”来瞧的人们，个个相视，不敢上前。且不言铺门口争斗之事，再说计全奉大人之命，回京叫施孝去，登时进了齐化门，来到施候爷府门前下马，望着门上之人说了一遍。门公闻听，入内回禀了太老爷。这太老爷叫施孝说：“你二老爷叫你有事，就同来人前去。”施孝答应，连忙备马，二人门外扳鞍，登时出了朝阳门，顺着大路径扑八里桥而来。不知计全怎么认识那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九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

话说计全同施孝来至八里桥铺门口外，但见人山人海，如上庙的一般，见天霸也在高处立着观看，叫声：“老兄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黄天霸说：“你先见了大人，回头再说吧。”计全同施孝进铺门走至上房，见了请安行礼毕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关太那去了？”贤臣说：“关太在铺门口与人争斗了半天咧，不分胜败。你也看一看去。”计全翻身出上房，走到铺门口外，见围着一遭人。用手分开众人挤将进去，留神一看，连忙说道：“关爷别动手，是自己一家人，怎么打起来了？”小西住手。那人回头一看，认得计全，连忙紧走几步，说：“多年没见了，如今现在在那里？作什么勾当？”计全说：“说起来话长，且到铺中，有话再讲。”说罢，又望瞧看的人众讲话说：“列位散了吧，一家人拌嘴，也没什么瞧头。若不散，我就说别的了。”众人闻听，除了本铺中吃饭打尖的，余者下剩的俱各散去。

黄天霸也来到眼前。计全用手指着天霸，望那人讲话说：“老弟，你怎么不认得这位黄爷呢？”那人说：“小弟总在南边，当时到了此处，又搭着小弟眼拙，竟有些难认了。”计全说：“拿耳朵来，我告诉你。”那人附耳到计全的嘴边。计全说：“他是你师傅的儿子，名叫黄天霸，四霸天中的第一霸。十五岁出马为绿林，后来改邪归正。现跟着总漕施大人，新近引见万岁，封他巡漕副将。只因大人私访，改扮作经商客官行景。我在后边有点公干，这才来到。方才与你争斗的姓关名太，别字小西，也是跟随总漕大人，官封巡漕参将。劣兄先在直隶一带，后也洗手归了正咧！因在郑州遇见天霸，多承他引见，跟随大人进京。如今又往淮关去，催趲粮船，沿路访拿赃官污吏、霸道强梁，不知老弟因何来到这里，如今意欲何往？”那人低声说：“我在南边专走水路。所作之事，难道老哥不知道吗？去年冬天有点积蓄，尽都输净。这如今河路开通，来到这边想作些营生。因打尖，就斗起闲气来了。谁知又遇恩师之子？要不是老哥说破，一家不认得一家咧！”那人拉住天霸亲热了亲热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弟，不认得这位吗？此处人多也不必细讲，等你见过了大人，路上再讲吧。”二人齐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计全叫小西也与那人拉了拉手儿和解了，这才一同进铺。计全先到施公身旁，附耳说了句话。忠良心里这才明白了，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先不用见我。你同他与施孝大家用饭。”计全答应，那人与施孝回到那张桌上，一齐坐下。饭铺里掌柜的上前开言说：“大太爷，你的银子、行李，全都交代明白。其错全是我们伙计错。那个嘴巴算是他白挨了，但愿你们爷们无事也就罢了。”说罢，拱手而去。但说众人两桌上，俱各将饭用完，算明饭帐。贤臣把施孝叫到跟前附耳说：“你把你骑来的马留下。你雇一个牲口赶到前



途，告诉施安等：叫他们路途之中别延误，准在天津等候本院。快去吧！”施孝答应，雇驴前去，不表。

且说天霸打开行李，拿出衣服来给那人更换衣服已毕，然后请贤臣出铺，服侍贤臣上马，又将行李搭在马上，叫那人骑上。大家也都扳鞍上马。计全紧靠施公的坐骑，关小西在马上拉着馱子，离了八里桥径往东奔。贤臣在前，众人围随在后。计全马上躬背，低声口尊：“大人，那个人家住江南常州宜兴县，跟随黄三太学习武艺。因为绿林之中人多，故此在水路单身独立，自作营运。提起来此人本领不小，手使双拐，拐上带着枪钩，无人敢挡，水内能睁眼看人。如有仕官行台、买卖客商一切船只，专使枪拐凿漏船底，劫夺金银。在水内能住三日三夜，饿了活吞生鱼，因此外号叫作鱼鹰子，本名叫何路通。就是旱路上，拐枪钩也能抵挡四五十人。大人今往淮关，常住水路之中，难保无事。若依小的愚见，不如收他一同前去。”施公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就依你的主意，何不与他当面讲明此事？”计全点头答应，带笑连忙勒马，让过施公去，扭项望着何路通，带笑开言道：“劣兄有句心腹话告诉贤弟：为人须习正道，世上百艺俱能养人。想你我幼年之间，不务正业，打劫为生，空混了半生，年纪都不小了。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，才能保得住，收个结果。你瞧那一个挣下房屋地土咧？一辈子不落人手，这就算头等的光棍。谁能像黄三爷硬劫当今圣驾，功成名就，洗手不干咧！又养了个好儿子，十五岁上就出去露面，四霸天中数第一，江湖尽晓。难为他去邪归正，挣了个副将前程，年才二十余岁，又搭着他那一身武艺，又有施老爷提拔，何愁不高升？我如今跟着他吃碗闲饭，冻不着，饿不着，我就算知足。象贤弟，依我的拙见，何不跟着大人南巡？路上但能立一两件功劳，大人回京时见驾面圣，只要当今圣主一喜，你的功名有份，强似一生落个贼名。不是愚兄小看老弟，你未必能到金镖黄三太、红旗李八太爷那等分上。把这个事你得看破，难道你就不是江湖中人吗？但只一件，如今的时事，又与我年轻的时候光景改变了好些个。怎么说呢？你我也老了，王法也紧了，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，也就难为了一世男子。我说这个话是与不是，老弟自己酌量而行。”那人闻听计全之话，回道：“老哥不忘旧日交情，才领小弟正道上行。多承老哥指教，小弟情愿跟随大人南巡，烦老哥回复大人去吧。你说我不为保举升官，但愿饱食暖衣，到老善终就足了意咧。”计全答应，前来回禀大人，就把那人情愿跟随的话，回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一同催马东行。

忽听行路之人说道：“明日里江寺庙热闹非常，各处之人烧香，贤愚不等。你我进香是善士，内中就是趁势作恶的。”贤臣马上闻此话，腹内说：“久闻此庙热闹，招聚凶徒匪类。再者，又有船只来往，是五方杂地，其中必有凶徒恶棍，倾害庄村黎民。何不去暗访？”忠良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众位伙计，你我去到里江寺附近左右，寻找个房子住一夜，明早进香还愿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回

### 贤臣私访里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

话说主仆催马前行，直奔里江寺走。走不多时，忽见前面人马车辆往来，行人不断，独有一人在路口站着不动。是什么缘故呢？前已表过，贤臣先教小西前去在里江寺附近庄村找房，将房找妥，在三岔路口等候。每逢这里江寺开庙的时节，各处的人俱来进香还愿。这座圣母庙叫作护国佑民宁河保运观，有船来往，再无不来进香的。人烟凑集，甚是热闹，房屋店口不好找，可巧离庙不远，有座小乡村，名叫杏花村，属通州管。此处有个埋名的财主，姓刘名好善，为人老实忠厚。他家的房屋最多，见里江寺开庙进香的人不少，他就想了个生财之道，腾出些闲房来开店。关小西找到此处，见房屋干净，与他的家童说明，将上房留下了。小西将马拴好，到三岔路前来等贤臣。不多时忠良与天霸、计全、何路通俱各来到。贤臣看见小西，开言便道：“你找的房子如何？”小西说：“有了。”说罢回身退步，当先引路，登时来到村中。施公在马上举目观看，但见村中夏木荫荫。来到杏花村仔细看瞧，青堂瓦舍，门楣焕然可观。门前四棵龙爪槐，用架往上托着，树旁黑漆大门。贤臣在马上满面堆欣，说道：“此处最好。”小西拉缰接过鞭来，服侍贤臣下马。众人俱各都下马，派店中搬运行囊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进店，来到上房举目留神，但见芦苇扎棚，正面高悬一匾，上写“致中和”三字；匾下挂着一轴画，原是韩文公走雪图。左右相配一副对联，一边是：“一窗佳景王维画”；下边是：“四座青山杜甫诗。”字画下放着条案。炉瓶三式，放在中间。案边放着四张圈椅，堂中是铺炉子火炕，炕上铺着白毡。客房两间，暗着一间。里间屋一张红桌放着胆瓶、帽架。旁边也有两把椅子，蓝布椅垫。靠着南窗一铺大炕，炕上也有一条大毡。老爷看罢，椅子上坐定。天霸高声叫道：“来个人！”但见有年幼的人走进房中，他本是刘家的安童，生来伶俐，连忙带笑说：“若要茶登时就开，洗脸水也温上了。”天霸说：“你把我们的马，叫人拉出去遛遛。天也不早了，即刻收拾饭来，不论什么，只要爽利现成，休得迟误，快去！”店小二答应，连忙走去。不多时先将茶、洗脸水送来。贤臣与众人净面吃茶。不多时天色已晚，秉上灯烛。店小二进房说：“众位太爷，是一席吃，还是各自用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是一席用。”又说：“先烫半斤酒来。”店小二答应前去。

贤臣居中，四人陪坐，分为左右。店小二将盅、筷、小菜端来放在桌上，又将蜡烛拿过来放在桌上，这才端酒端菜。天霸把壶斟酒，先给贤臣一盅，又将二盅与何路通斟上，口尊：“兄长，担待我小弟愚蒙，当面不识，多有得罪。”何路通连忙说：“不敢不敢，这算贤弟多心，愚兄也跟随大人，更算一家人了。”贤臣点头。天霸又斟三四盅与

计全、小西，然后自己斟上一盅。大家把杯饮酒。店小二端上菜来，放在桌上，恰好俱都爽口。鱼鹰子又斟三四盅酒，奉敬贤臣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八里桥饭铺之中，多惊钦差爷驾，望乞宽容。”忠良接杯，带笑开言：“四位壮士听我告诉，这一去淮关上任催漕，大家须当努力齐心，帮助施某办理事情。差满回京，本院面圣启奏当今，有功之人一定加封。但能身沾恩宠，封妻荫子，强似身在绿林。”四人一齐点头，说道：“老爷大恩，如同再造。”说罢复又斟酒。大家齐饮，叫店小二添汤添饭。大家饮毕吃饭。用完饭，店小二撤去家伙，擦抹桌案献茶。贤臣擎茶杯开言说道：“此事蹊跷，心中纳闷：明白是处娘娘开庙门，可别的进香人，为什么不住此处？难道有人走漏风声，知道施某是钦差按察，故此不来此处住店？”天霸说：“此处大略无人知晓。离此不远有大店，差不多的都住在那里。”好汉言犹未尽，只听店外喊叫，有人口中直骂：“店小二狗娘养的！太爷们来到，你不伺候，看起来用豺狼摘爪，吃了你的心！”天霸闻听，心中纳闷：必是来了一伙绿林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

### 第一百三十一回

话说施公与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讲话，忽听厅外面有人大骂说：“店小二你这狗娘养的！明知太爷们来到，何不早去接驾。”说着要动手来打。店小二急忙跪下说：“太爷息怒，小人叫那上房人躲避就是。”那人说：“快去快去，你叫那香客即时让过上房，否则杀将过去，性命不保。”小二连声答应，抱头鼠窜地去了；不进上房，竟自咕冬跑进内宅客堂，见了主人哽咽不止，放声大哭，正不知所为何事。且说店家主人姓刘名望山，祖居此地，幼读诗书，稍知礼义；娶妻李氏亦能持家。当时见了小二慌张而来，恸哭不止，大家吃惊，连声问道：“是谁难为与你？所因何事，如此悲恸？细细说来，我有主意。”小二见问，拭泪开言说道：“今有五位香客，俱有马匹，让在上房居住，岂不是一件好买卖？却不想去年那伙恶霸，今天晚方才进店。被他一顿吆喝，骂个不了，硬要上房。我以好言答应说：上房早有香客住下。他立时抓住，拳打脚踢，闹个不了，依旧不饶，立时要叫香客让他上房。小人不才，请主人去作主。”刘望山听这一段言词，倒觉作难。且按刘望山之为人，纵有大难之事，彼自处之不甚难；其为人也惯于应酬，巧于机变，奔走趋承，随高就低，因此有个绰号称刘祷告。此时同小二出了内宅不提。

且说施大人在上房中，虽然不知原委，却是件件听真，心中纳闷。天霸亦自沉吟不语，何路通、计全满心不悦。关小西忍耐不住，叫声：“众弟兄们都听见吗？天下那有这等无情无理之事？那有这等霸道行凶之人？我关某若不是保着总漕大人，定拿了他送到地方官处，锁押正法，亦不为太过。”言犹未尽，大人座上带笑开言说：“众位英雄不必如此。事情看冷暖，莫逞一朝之忿，方是远大之谋。”正议论间，忽见一人走进房门，见了大人打躬行礼。众人都带笑谦让。你道为何？一则康熙年间尚元顶戴之赐，二则大人与天霸诸人，俱是香客打扮。施大人是不知者不怪罪，故店主人一同平常香客称呼。当时行礼已毕，店主口尊：“列位爷台，小人有一事相商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大人故做不知，说是：“有话请讲。”这刘祷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当时见问，说道：“十方香客爷们，我有一事，甚难出口。值此万不得已，只得前来奉禀，准与不准，但求容申一言。外面来了几个豪气客官，甚是凶恶，不讲礼义。去年香火之间，就住在这店里，俱各骑跨大马，身佩弓箭，好似凶神一般，还是硬要上房。望求爷们开恩，让他一让，小民举家不敢忘恩。”说犹未了，那关小西早止不住，喊叫一声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可气死我了！常言说理有短长，事有先后，天下那有这样不懂情理的人？你快快出去，叫他前来抢夺上房，我关某不怕他三头六臂，定要见个胜败输赢。”店主闻

听这般言词只是发愣，不敢作声，痴呆呆站立一旁。不言店主迟疑不决，再说何路通见此光景，开言说道：“店家，象你这等没主意的，如何办得了事？你再回去细细看他什么模样，问他姓什名谁，或者是久闯江湖，闻名震耳，我们就让他上房。他若定是无名小姓，凑胆子欺压平民的小辈，你叫他赶紧爬开，莫令老爷动怒，那时节玉石俱焚。快快出去问他。”

且说刘店主，人称祷告，到此时无所祈祷，无门控告，嘴甜也不济事，心苦也无所施。事到其间，只得强忍，思用反间之计，或者脑袋可保，也未可定。只得同小二来到厢房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太爷容禀一声。”那些人正等得着急，见了店主喊骂不绝，说：“狗娘养的！你有话快快说来。”刘望山口尊：“太爷不要动气。不是小民怠慢，只因那上房住的香客，更加来得凶猛，出言不逊。他叫我问问爷们姓名，如果是天下驰名的，便可相让；若是声名不重……小民就不敢说了。”只是磕头不语。那人越发着急，举起刀背打到肩上。店主好不疼痛，“嗝呀！”一声，他见刀举起，只得爬半步说：“小民说就是了。”那人喝道：“快快说来！”店主说：“那人言道：‘若是无名小姓的，休想要住上房，叫他早早溜了为上，若稍迟慢他便打出房来，碎尸万段，马匹全都留下。’这是上房之人说的，小民一句也不敢虚言。”那人听罢，说是：“你且起去，与你无干。你回去说：‘太爷们本是江湖客，提起名来天下皆闻。你叫他一步一拜磕上房来，便就无事；不然杀进上房，一刀一个，尽夺他们行囊财物，那时后悔也就迟了。’”

店主听罢，急转上房，一句加两句地诉说了一遍。施大人将始末根由思量，说：“此等必是绿林中人。众伙计们不必与他较量，即让了他上房，又有何妨，何须生此闲气？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小西闻听大人一段言语，说：“我有一计可擒拿此辈，更无他虑。烦计大哥前去跟随店东认他一认，果是江湖有名之人，其中必有认得的，那时便好晋接礼，不失义气；倘若一位不识，必是无名小辈，土豪下流，那时再拿治罪，也不为迟。”施公闻言说：“此乃两全之计，就烦神眼一往如何？”计全带笑起身，随着店主往外行走不提。

且说店主刘祷告，此时心中一发疑惑，无所区处，想：“上房中这伙人的言语，也必不是好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歹。亏得他们量宽，日后切不可想此外财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一抬头时早听得那个大骂说：“这王八羔子！一去又是不来。”正骂时，隐隐似有两人走进房来。店主旁边一闪。后面计全抬头举目，看不真切，猛听一人声音甚是耳熟，忽然想起说道：“那不是公然李五爷吗？”李昆闻言忙答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知吾草字？店家再点些灯来。”乃时又点一灯。计全已到公然身旁，两下一看，李昆连忙问道：“老仁兄因何至此？这一向可好？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有何贵干，到了此地。”神眼见问，口呼：“贤弟，想咱们哥们自从任丘县内见面，多亏贤弟助咱拿住了一枝桃。成功之后，扶保大人进京。圣上一见大喜，加封施公升为总漕之任，黄天霸升为副将，小西随漕赴任，却是参将。今日假满出京，先派人天津理事。施大人扮作商人，暗暗访查事情，今晚寓此店内。却不想与贤弟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贤弟因何到此。”李公然带笑开言说：“愚弟此来，为别人事情。这天津每因粮船一到，必要争帮

打仗。愚弟应邀约情，意在助一阵，因此方来。既是施公与众好汉大驾到此，烦仁兄回禀，在下愿求一见，不知如何？”神眼闻听，连道：“好好，贤弟略候半刻，我回去一提，天霸必然出来迎接，就好拜见。”公然连称：“不敢，但求容我拜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神眼回身转入上房，未及开言，天霸忙问道：“看看却是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你料量着是谁人？先猜上一猜。”天霸摇头不知。计全说：“莫要性急，我给你一闷字，看你聪明如何。说起那屋里，闹的却是个神。”天霸猛然省悟说：“莫不是神弹子李爷？”计全笑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天霸说：“既是公然，何不同来一见？”计全说：“他有此意，要求拜见大人，与贤弟们一会。因是许久不见，未敢造次，故遣计某前来回禀。”施公闻言说道：“李公然真异人也，自任丘县拿谢虎的时节，和朱光祖助我成功，飘然而去，真是一尘不染。今于此地邂逅相遇，亦为不幸。黄副将理当出去迎接，前来一会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天霸转身出来，说：“李公然李五爷在那望？”李昆闻言说：“那不是黄老弟兄吗？”你看两相趋承，一团话笑，真是同声相应，叙离别渴想之情。公然遂将同伙人一一指出，都与天霸叙礼已毕。二人即转身同进上房，参见大人，说：“言语上冒犯尊颜，伏望包涵为幸。”施公连忙说：“壮士请起，休得太谦。前者拿捉谢虎，多亏壮士助我成功，未当面谢，时刻不忘大德。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李昆复又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外面还有在下同类之人，共十九个，皆是久仰大人贤德，无由拜谒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公开言说道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既与壮士相交，必须也是豪杰，请来一见，便有何妨？”李公然闻言告退出门，招呼朋友一同进了上房，见了施公一齐跪倒，高叫：“大人在上，我等都不是好人，俱在绿林为响马。今晚得见钦差大人，真乃万幸。”大人说：“不必行礼，请坐。”众寇闻听，一齐起身，各按次序归座。天霸又叫鱼鹰子相见，各通姓名，叙了年庚，互相问好。店东在外听得这等称呼，不等吩咐，忙叫小二搭抹桌椅，设摆杯箸，立刻叫人备办酒席，明灯高烛，不亚如肉山酒海，设摆数桌。众人敬施公首座，然后挨次坐下。众人斟酒让菜，满屋的大说大笑，各吐衷情，尽倾肺腑。正在喧哗之间，猛听外面连连敲门。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二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

话说李五闻听外边敲门，站起口尊：“大人与众位俱各须动。来者又是江湖中朋友，侍我出去看看。”遂叫店小二提灯引路，走至大门。小二将门开放，李五观看，说：“那不是七侯贤弟吗？”白马李七看见公然，叫手下人一齐下马进店。小二将门关好。公然口呼贤弟说：“这个店中住着钦差施大人和飞镖黄天霸。劣兄方才会过大人，真是礼貌谦恭的封疆。贤弟须要拜见，不得轻慢。”李七开言说：“有理。你我虽在绿林中，最喜忠臣孝子。况有黄老兄弟，犹属令人可敬。”言罢转身往里就走，口呼：“黄老兄弟在那里？一向别离，未得相逢。李七今日亲来拜望。”天霸闻言，翻身向外迎接，手拉李七，说是：“久违仁兄尊颜，一向可好？今日天遣相逢，何等万幸！你叫众伙计前来一同参见大人，然后叙礼。”李七一声招呼，一字儿排开跪倒在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李七等叩头。”大人连忙站起身来，说是：“不敢不敢，本院有何德能敢劳壮士行此大礼？快些请起。黄副将请众位叙坐饮酒。”李七等起身，再与天霸、计全、小西等一一叙礼，各通姓名。依旧让了座位，重整杯盘，再添酒菜，欢呼畅饮。

施大人不知众人之来意，擎杯带笑，口呼：“壮士，施某有一言请教，众位之来意何如？”李昆闻言欠身应道：“老爷不得尽知，请听一言：因为粮船来到天津，各要争帮先交，皆不落后，故此各帮皆有约请的人，预备打仗。我被苏州帮约来，杭州清的白马李七，大约各帮都约下人来，只等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战。句句实话，一字不敢蒙哄。”大人闻听，不知英雄们前来聚会，主何意思。天霸说：“列位请讲明白，即有不妥，大人也不怪。”七侯说：“杭州帮上约会我，苏州请了李公然，如若不来，便是失信于人。来时各站一帮，恐伤兄弟义气，因此约下杏花村相会中，再审区处之计。”施公闻言，连忙说道：“真义士也！从古豪杰不过如此。”李昆说道：“大人过誉。”施公说道：“某有一言，说来大家商量。到了日期，各执兵刃上船，只是虚张声势。我发文书，调拨人马兵将来助威，威镇河蛮，不须动手。那时出示晓谕各帮，那个不服，拿他治罪。平安之后，酌为定例，政平人和，永无争帮之患。众英雄代为审量可否？”众人听了，个个称能道善。李七复开言说：“还有一事，未禀大人得知。杭州帮内有位姓侯的，名叫花嘴。生得五短身材，使两根李公拐。闻说他是异人传授。苏州帮内有一北方人，身在绿林，手使一根亚靶枪，身高体大，外人多称他蒋门神。此两个人另宜防备。”大人未及开言，天霸一旁不悦，口称：“仁兄，休道他人武艺，灭却自己的威风。据我看来，不过狐鼠小辈。你们制住船蛮子，莫使混乱了战场；我与关小西专拿此二人。若有疏虞，从重治罪。”施公听罢，暗暗忖度道：“大事成矣！”口称：“众位助我平定此事，上报国

恩，下救庶民，俱有功德。须尽心力而为之。今日天气将晓，且请自便。”单表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面。小二收拾了。施公叫不必算账，赏了一大锭银子。众寇各备能行，奔了大路。天霸吩咐店家勿得漏泄，恐有大祸。请大人上马，然后众人各跨能行，簇拥着大人前行。

计全此一路上笑语闲谈，不觉日色西沉。天霸说：“你们保护大人缓行。”霎时来到公馆门前，天霸与众人下了坐骑。门内挂着灯笼，看不真切，门上的不知是谁，见这个光景，只得站起身来，一齐迎下台阶。天霸说：“你等俱是什么人？”那些人闻问说道：“我等是本处官兵衙役，派了来伺候大人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这是大人驾到，你等还不跪接，等到何时？”众人闻听一齐纳闷，心内想着：“前日大人就来了，说是身有贵恙，并不办事，也不会客。怎么今日又有大人来了？”令人测摩不出，只得跪下。只说：“天津的兵丁、差役跪接大人。”磕头站起来。就有人报将进去。顷刻间但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施安、施孝，一齐接出门，好不威严。内外人等眼见总漕大人突如其来，即从天降，各个传言，说是：“前日来的是假，这才是施大人驾到。”又说施公专好私访，前日不来，必是私访的事。人人害怕，人人担惊，只得坐轿乘马，都奔公馆门前来投手本，一齐禀见。

又有天津盐院德老爷前来拜望。这个老爷虽是钦差长芦盐院，兼管钞关事务，他却与施公在京就相好，原是镶黄旗的包衣满洲，在三山行走，后来升在天津的盐院，听说施公来到，即来探望。门上之人回禀了贤臣，将名帖呈上。老爷吩咐：“余者官员外面待茶，请盐院德老爷、天津镇总兵李老爷相见。”门上人将话传出，德老爷与总兵往里就走。贤臣往外迎接，二门以里见面，先与盐院拉手。带笑开言说：“早闻贤弟到此，兼管钞关税务，劣兄想来探望，因为奉旨赈济山东，未得其便；如今皇上点我总漕，昨晚方才到此。我正想要去拜贤弟，反劳贵步来看愚兄。”盐院连说不敢。施公说：“请坐。”说着，那边盐院归了客位，总兵次之，须臾茶毕。施公说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与贤弟请教：这各省的粮船来到关上，是怎么样地过去？”德老爷说：“若问粮船到关，如单帮的，立刻开关叫他过去；若是三帮五帮撞在关上，却又难了。若一开关，他就你抢我夺，榔头杠子，刀枪并举。去年那场就伤人不少，谁敢把他留下不成？只得任他们争斗，胜的在先，然后再开关。”施公听罢，眼望李公说道：“你管辖此处兵将，就该镇压地方，粮船争帮，为何不管？”李总兵见问躬身曲背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管辖马步兵丁，没有皇上文书，谁敢私动官兵？这粮船争帮一则，前后未有定例。都想先交，早行回程，谁肯落后？其中有这些难处，故历年淹留，未有定例。今年总漕贵驾到此，必有嘉谋，乞酌量万全之策、不易之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答道：“本院自出京以来，沿途私访，已方知有苏州、杭州两帮，最为刁恶。杭州有个侯花嘴，苏州有个蒋顺，这两处船来还许要争。咱只治服一帮强蛮，余船亦必畏法，再示以明条，令其遵守，有何不可？”总兵闻言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说的是，下官不才，听凭大人驱使，无不从命。”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虽是闲谈，按理亦如此。”复问道：“每年粮船上坝，亦应有限期。”德爷说：“历年大约中秋以前，全粮船俱交纳已完。八月十五日后粮船要净；如若不净，应



该参革有罪。今年天旱水浅，重船难行，故来得迟慢。”施公眼望总兵说：“中秋节后，我要进京。”总兵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门上人前来跪倒说：“禀明老爷，今有苏杭粮船来到关上。”施公摆手。再说施公回至公堂坐下，叫内侍传出话去。余者官员各自回衙理事。众官闻言，各自散去。只见人来回话，说：“外面有两个姓李的求见。”施公就知是白马、公然来到。不由满心欢喜，便唤参将关太出门迎接。关太来到门前，瞧见李昆同七侯笑嘻嘻急趋了数步，携手进了大门，直到上房。二人见施公倒身下拜。施公忙起身拉起二人，带笑开言说：“二位将士，何必行此大礼？快看座。”二人告罪坐下。李公然茶罢，曲背开言说：“苏杭船前日虽在店中商议，今至临期，仍请大人示下，我们方才放心。”施公说：“苏州帮请的神弹子，杭州是白马七侯。不知二位见过船家没有？”二人道：“见过了，是约定五月十三日，要争胜败。”施公说：“二位的聘礼，必是十三日以前交代，交代之时节，便收下寄放在别处。到了临期，二位各站一船。待本院亲去验船，派下两个虚与二位交战；再派两个在两位身后拿人。拿住蒋顺、侯练，那些从犯自然懈怠，不思逞强。单等两帮平定，那时本院再定漕规，谁先谁后，永不许争。”即吩咐说：“快来摆酒席伺候。”应役人答应下去，须臾之间，杯盘满桌，酒饭齐备。施公说道：“今日算是个家宴，黄副将、关参将，郭、王两员守备，计全，何路通二位壮士，俱各前来陪二位李壮士，大家痛饮一番，勿得推辞。”众人闻听一齐告座。施公居中，众人挨次坐下，欢呼畅饮。施公陪着笑，毫无骄奢，恰如同僚一般。是可见：大将用谋不在勇，贤臣折节不轻骄。

且说这一群勇猛之人，个个虎饮狼餐，心中叹服，一齐哈哈大笑，直吃到天交二鼓。李昆和七侯二人告辞，说罢辞出，往外就走。施老爷令天霸等人一齐送出大门。二人自去不表。再说天霸等人，仍回上房用茶。施老爷开言说：“这神弹子所言，你等须得酌量万全之策才好。不然，我就要多调官兵，以防不测。”不知计全商议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三回

###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

且说计神眼口尊：“大人，不必调用官兵。我有一计，管许擒贼。当令何路通、黄天霸上苏州船擒拿侯练，何贤弟可防其水遁。若在船上，黄贤弟自不让他。关小西同着郭起凤战那杭州船的蒋顺，又约可以擒拿。不知大人以为何如？”施公点头说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诸位俱各无言，天交三鼓，各去安息不表。

次日清晨，施公起身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到了五月十三日的日期。那李七侯、神弹子早把两船上聘礼诓到手中，净预备着动手。这一日早，施公袍褂鲜明，靴帽齐整，众壮士早已装束齐备，伺候两旁。施公说道：“天霸虚战李七侯，何路通擒拿侯花嘴，小西虚敌神弹子，郭起凤要争蒋门神。各要小心奋勇，不得误事。拿住两个头目，镇住余党，别帮自然不敢放肆。”施公迈步出门，刚往外走，忽见一人翻身跪倒，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外面来了苏杭两帮运粮官叩见，有手本投献。”施公用手一指，内司接过手本来，遂吩咐门上人起来，传出去叫他进见。复至大庭正位归坐，天霸等站立两旁。长随呈上手本，施公看来，却是五个。掀开看时，头一个上写：苏州大帮，重运千总贡士降、空运千总怀英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二个苏州小帮，重运千总李胜、空运千总叶法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三个是苏州太仓帮，重运沈波安仁、空运陆祥；第四个是杭州头帮，重运张捷、空运李世雄；第五个是杭州临安帮，重运孙安、空运孔如虎，俱有叩喜之字，共千总十名。施老爷看毕一抬头，就有人掀起竹帘。十名运粮官走进厅堂，都是纱马褂衬着纱袍，头戴纬帽红缨。见了施公一齐跪倒，自己口诵花名。施公说：“平身。”重运空运分立两旁。施公说：“船到关上这几日，为何今日才来？莫非不重钦差。”这重运五人见事不好，一齐复跪尘埃，口尊：“大人容禀，皆因是淮上见过了总漕，方敢催船前来。听见转牌请出，又点钦差，屡次寻问，听说大人私访未回，因此耽延日期。昨日晚间，方得实信，望大人宽恕。”施公说：“你等既知新点钦差，粮务驻所天津，船到住时，就该来公馆投下手本才是。粗心玩法，暂记捆打。”五人叩头，谢大人天恩。施公说：“你们船不是随到就过关吗？为何故意停留，耽误漕限？”五人齐叩头说：“大人容禀，船到抄关，不能即过，皆因历年没有定例，俱各争先，皆不落后，都想早完早回。谁想就有人包揽，管许争先。因此船到浮桥，每致打仗相争。船到之时，就把揽头聚齐商量。内有侯练、蒋顺，为刁恶首，最难治服，他们早已约定今年争帮打仗。请大人示下定夺。”施公带怒手指说：“你们净是一派胡说！此离北京不远，辇毂之下，就敢如此逞凶？你们这运粮千总应管的何事？”只见五人连连叩头。贤臣又说：“你们先回去，就说本院随后就去查验，明日方许过关呢！”千总叩头，鼠窜而去。

施公随即起身走着，行不多时到了浮桥。轿夫撑住轿杆，天霸等分立两旁，众兵

丁衙役雁字排开。施公闪目留神，但见一带长江粮船密摆，桅杆若麻林一般。单有两只大船在前，直抵浮桥。施公正然细看，忽听一片声喊，不知那里来的。原来盐院德老爷早有谕帖传到，如施大人来验船，叫关上人役一同伺候，故尔一见施公轿住，众人声扬：“天津关的德老爷家丁人役给大人叩头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又劳你们，回关上去吧，各治其事。”众人答应，复又叩头，方才起去退后不表。

再说重运、空运十名千总各有私心，早已上了船，各人嘱咐各帮：“须要听大人吩咐，要是怪下来，无人敢担。”船户亦自面面相觑，揽头微有忿色，亦言不出。你道此弊如何至此？属下人皆是作官当差的，皆知王法，一则揽头最是祸苗，无他不行，有他便是，挑拨逞能，从中取利；二则运粮官亦各愿本帮先交先回，兼有私弊，故意纵容。一概是自逞私心，而网其利耳。今日见了施公，素知其刚直，又好私访，又有圣旨敕令，如皇上亲自到此一般，因此皆是毛发悚然，静等大人吩咐。大人轿到站住，每一喊：“来人！”两个人便一齐轿前跪倒，自己口中报名：什船、什号、什旗下，“叩见大人，大喜！”一片声音震耳。施公招呼“平身。”众旗丁叩头起身，退入船中。施公吩咐：“吩张捷、贡士隆前来。”

头里传嚷一片声喊。只见重运千总两员急趋桥前，俯伏跪倒，连连叩头，施公说：“这两只船因何并行？”千总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这两船并行，实有个原故。他来已有数日，皆因两不相让。请讨示下，令他让路。”施公说：“谁先到的谁先走，那个不遵，拿他问罪。”贡士隆忙道：“是苏州船先到。”张捷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千总杭州的帮，先到关口，住下一盏茶时，他们的船才到。”施公闻言，断喝说：“咳！满口胡说。在本院面前还敢如此抵赖！不用说了，你们分明是私贿，那有王法？”便叫：“来人！”衙役跪倒二三十名听令。吩咐：“先将这两名千总各捆打二十。”青衣上前按倒。贡士隆声声求饶，大人只做不闻。军士举起军棍，一五一十，只打得血溅浮桥。打完放起一旁下跪；又把张捷照样行事。一并打完放起，轿前跪倒谢恩。

施公又吩咐黄副将招呼苏、杭两帮，谁先到的先走，后到的算争，如敢故违，罪加一等。黄天霸高声嚷去。声犹未了，只见船上蹿出两个人，手执钢刀，一人嚷：“是苏州帮先来。”一人嚷：“是杭州帮先到。”一个就说：“你们烦了总漕来也不管事，还是照旧例，谁杀得过谁先走。”一个就说：“你们弄了钦差来压派我们。咱们有例不增，无例不减，还是杀败了的在后。”两个人越说越近，赶到面前，各举钢刀，呐喊如雷。施公在轿内看的明白：双刀并举，门路不一，都是紧身汗褂，薄底快靴，身材雄壮。施公看罢时，认得是神弹子、白马二人，好生得畅快，知其假意争战。施公看的目呆，忽听李昆说道：“太爷受的苏州聘，到此争帮来显名。未曾与我动手，也该访访神弹子的名头，江湖之中那个不晓？若知好歹，让我先过去罢了，倘若不肯，管叫你命丧江河。”李七侯微笑说：“李昆，你也曾晓得我白马李的名吗？天下谁人不知？那个不晓？倘你稍知时务，我劝你早早回去，让我帮先行，是你万分之幸。迟则死于钢刀之下，后悔也就晚了。”公然满面含嗔，二人复又动手，你来我往，翻上翻下，远接近迎，钢刀闪闪，真是杀得好看。不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四回

###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水底轻敌

且说那张捷、贡土隆满心怨恨，站起来观看船头打仗，正愿船上人不服，他心中暗想：“看他麻脸如何办事。”猛听得施公轿内高声喊道：“人来！”只听面前有人应声而至。施公说：“你俩把船上的人拿来。”那人答应，大踏步来到河边，喊道：“那船头两人休得动手！我奉钦差大人命令，要把你们拿回，问把持之罪。”李公然、李七候闻听此言，一齐住手。各人站在各人船头之上，手内擎刀往下一看，原来是黄天霸、关小西。神弹子说：“什么钦差，也管得我的事？要来拿就比比武艺，若是胜我，我就永不想这宗邪财。”小西、天霸二人闻听此话，不由大怒，高声道：“好无王法的野人，如此大胆！”说着赶紧几步，纵身上船。两岸观瞧的一齐喝彩。这关小西直扑神弹子；黄天霸手执钢刀，望七候说话：“像你这无法无天，真是大胆！皇粮是当今用的。把持漕粮，罪过不轻。总漕大人现在此地，还敢无礼？将你拿住，必是割头。”李七闻言说：“黄天霸别小觑我等，看刀来！”劈面就是一刀，天霸随手挡开。只见刀架刀迎，咯当当响不住声。关小西和白马李也在那边动手厮杀。真是将遇良才，直战了有一个时辰，胜负未分。

猛见杭州船舱中蹿出一人，手使李公拐，帮助李七。这苏州船舱也走出一人，手使亚靶枪，来助神弹子。两岸上人山人海，一齐乱嚷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船上又添了人。这跟随大人的，恐怕不能取胜。”议论纷纷不一。且说施公看的明白，吩咐：“再去两个人把船上匪徒拿来！”郭起凤、何路通一声答应，飞身上船，一涌跳上船去，郭起凤在苏州船上，截住了蒋门神，铁尺挡住亚靶枪；何路通上了杭州船，与侯花嘴交战，钩枪拐挡住了李公拐。共是两对假战，四个真战，八人分在两船头上。先表那苏州船上李公然假战关小西，郭起凤真斗蒋门神。一则在大人面前，又是人烟稠密，众目所观，由不得不抖精神；一则今年包揽粮船，争些银两，以为活计，一有疏虞，下年便无人雇了，失去养命之源，只得拼命相争。那旁何路通和侯花嘴二人，也只如此，各人奋勇，蹿蹦跳越，谁肯让谁？各船上都有一对真、一对假。其余各船、两岸观者，目瞪口呆、不分真假。唯杭州船蛮子，专盼白马李得胜；苏州也望神弹子得胜。这闲散观者越聚越多，真杀假战的越斗越勇。

正在酣战之际，李公然丢个眼色，虚砍一刀，“哎呀！不好！”往船后就跳。蒋顺一见，又气又恼，他仗着神弹子助胆：“他竟如此怯战，使了多少聘礼，净听他说些大话。你会打弹子，百发百中，何不施展？”李昆在船中，又叫喊：“蒋门神听真！与我交战的，姓关名太，久保施公，天下驰名。我不能取胜。你若不服，和他比试，你若胜得了他，情愿退回你的聘礼。”说罢又不言语。弄得这蒋门神神魂不安，进退不得。心中想道：

“李五本事虽未见过，这江湖人都交他。想这关小西必是武艺精通，不然众目所观，又挣我们银子，竟自败退？想来是实不能胜他方才退败。剩我一人，双拳难敌四手。”想了多时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我是一人，必须单比方为好汉，姓关的战败李五，咱俩单比武，不许别人帮助。”小西闻言，哈哈笑道：“像你这胆大奴才，真是可气，竟敢和老爷论输赢？伙计退后，待我擒这奴才。”郭起凤收了铁尺。蒋门神方才放胆，以为得意，遂说：“姓关的，快来动手。”将枪杆拧了又拧，想道：“此人战败李五，必不平常。下年的买卖成败，只在此人身上。”抖擞精神，尽力扑来，分心便刺。小西看准，一抡折铁倭刀，只听咯当一声，枪头落地，枪杆削去半截。门神大大的吃惊。且说施公看得明白，想着拿着两名揽头，也只在今日，早些平定粮帮，好奔淮安赴任。正自思想，猛听咕咚一声，船上倒了一人，乃是郭起凤等得不耐烦了，上前照腿上一铁尺，蒋门神栽倒。关小西向前按住，郭起凤随手又是几铁尺把两膀卸了，喊声：“拿绳过来。”青衣紧跑，将绳递过，把蒋门神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，提将起来，往船下一撂，摔了个昏迷不醒。施公连忙吩咐：“把这奴才送到公馆，等着把那个也拿住，好一并正法。”手下衙役抬起来，送到公馆看守不提。

再说李七候见了公然退败，自己早闪到一边去了。又见小西拿住蒋顺，连声喊：“拿去了！拿去了！”意在威吓候练。花嘴闻听，益发动怒，把李公拐抡起，真与何路通打个手平。连那旁小西、起凤一同观看，天霸也不动手。看来花嘴真不在鱼鹰子之下。战够多时，不分胜败。看看天已晌午，黄、关、郭三位英雄袖手旁观，都要看候练的武艺，暗中赞叹：“可惜此人不入正途。再等个时候，看是谁胜谁败，那时再动手不迟。”那知施公轿内心着急，见何路通独战侯花嘴，鏖战多时，不由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一齐动手，将这奴才拿住，勿得怠慢！”黄、关、郭听得吩咐，一齐着忙，各举刀兵前来擒捉侯练。这花嘴一见势头不好，更是奋勇招架，往来冲突数合，一翻身跳入水中。天霸、小西、起凤各自束手无策，鱼鹰子大笑一声，一扭头也钻入水中追下去了。单说何路通能在水底睁眼，可住三日三夜，专会水底拿人，故人都叫他鱼鹰了。本在八里桥饭店相遇，与关小西生回闲气，计全认得，相劝归附大人，并无寸功。今日见了花嘴入水，喜不自胜，所谓南人坐船，北人骑马，正是立功之所，甚觉得意，故一扭头沉下去了，不提。

且说那众船户和两岸人等，闲杂看的真多，各各惊讶喝彩，深服施公用人之周。正不知水底如何打仗，人人纳闷。猛听得一人跑来喊叫：“黄副将，大人请你回话。”黄天霸闻听，大踏步赶至浮桥，轿前躬身侍立。施公说：“你吩咐船家莫留闲人，只是够用就得，先来在前，后来在后，勿得乱走。”天霸答应，翻身复上船头高声道：“各船旗丁庄头听真！方才大人吩咐：‘那船先到先过关，后来在后，永不许相争。’皇粮乃是国家要务，王法所关，勿得轻视。少时拿候练与蒋门神一并开刀正法。再有不服的，早些出来放刁，别等没人时候撒赖。”并不闻一人答应，偶见两船上各来一人，直奔黄天霸说：“我辈求见大人。”那两个人来到轿前跪倒。施公一见开言问道：“你两个是什么人？姓什名谁？为何来见本院？”二人叩头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容禀：我们姓李，本是好

人，因一时不明，又被他买嘱，帮助他们争帮，却不知此等厉害。方来知道后悔，故此前来请罪，身该万死。”施公闻言冷笑三声说：“这粮船乃是国家养兵所需要务，满、蒙、汉八旗兵丁尽赖此粮。把持漕粮，即是违逆圣旨。你等务宜知罪，以后切不可再犯。人来，把这两名投降的人带回公馆，伺候再审。”手下跟随领着李公然、李七侯到公馆，不提。

再说侯花嘴逃在水内，指望逃灾避祸。那知道就遇见鱼鹰子正自水底行走，猛然背上一拳打着。他不知是人是鬼，是鱼是龙，心中胡思乱想，口内还得换水。不知不觉臂后又着一下，比前觉重，更是吃惊。急中生智，用尽平生力量，抡动铁拐乱打一阵，一下也没捞着什么，使得四肢无力。何路通想道：“他水里不能睁眼，何不赶紧拿去交差完事。”想罢用右手钩枪拐，伸过去看准他脚跟上的筋尽力一摔，拉起便走。何路通用踏水法儿水波上行，如履平地，拉着侯花嘴在水面上半沉半浮。至于小西、起凤无不暗暗称奇。唯有苏杭两帮揽头、艄公、舵公等人，顾不得道好，只是咬指伸舌，探头缩颈的，各顾自己幸逃罗网；当时若与他相争，个个俱得遭擒，这时不住说：“你看你看。”快到桥边，只见何路通纵身上了浮桥，把一个侯花嘴倒栽葱的双手拽上桥去。两岸上人又道：“好！”喊声震地。只见两个人是水淋淋的。何路通怀抱钩枪拐单膝跪在桥前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奉命将贼拿到。”施公说：“把侯花嘴捆结实，带到公馆。”一摆手，何路通站起。施公又吩咐：“起轿，且回分馆。”只见执事先走，队伍各自排开。早有人牵过马来，黄副将乘马上前行。又听得轿内传出：“那十名千总，随到公馆听候。”一言传出，千总们闻声丧胆，那敢怠慢，连忙下船跟随轿后，俯首随行。吩咐打道、八人抬起，一阵风相似来到公馆。

施公下了大轿，走到厅中升了公座，天霸等人两旁伺候。下役排班，喊过了堂。十名千总跪在上面，蒋顺、侯练跪在下面。施公带怒叫：“蒋顺、侯练，你俩可知罪吗？”两人跪爬半步说：“知罪，是小人的错，不该收他们这几两银子。情愿领罪！”施公嗟叹不已。又叫人把蒋、侯枷号起来。不知究竟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五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又接民词

且说忠良爷拿住蒋顺、侯练，枷号浮桥——单等粮船定规之后，仍然要从重治罪。施公传令：“在前的先过关，各按次序而行，在后的勿得逾越，违令者斩。”一言宣出，众人畏服，按着次序，各不敢争强。公馆又传出话去，说明日起行。文武众官皆知，齐来至公馆，俱要伺候饯行。施公推辞不受，教地方官预备。当时头里一只小船，喝道打锣，前站顶马开路而行，后是太平大船，是施公与众亲随人等。后跟九只小船，装载伙食器具、行囊私用诸物不表。且说沿河一路两岸来往人，以及近河军民无不夸奖，瞻云望日一般。各处文武官员无不畏惧。一路该汛官兵更相护送。行到曹家庄，又过杨庄村。

那一日到了新口，顺风帆起正走得急，隐隐有人连声喊叫：“冤枉！”顷接船近，越听真切，乃是一妇人。众人就早看见，不敢多言。忽然一声传到舱中，惊了大人的贵耳，猛见施安跑出说：“此何地名？”撑船人说：“前面离独流不远，有喊冤之人。”施公吩咐说：“带鸣冤之人。”水手解开纤绳，举竹篙撑到傍岸，招呼告状人来见。那妇人急忙走到河边上船。水手顺篙摇上，立时赶上大船。船近岸，看那妇人上了官船，俯伏跪倒。施公上下一看：乌绫罩发，珠泪滚滚，穿一件蓝布褂，下面系着青布裙，年约四旬上下。施公看罢，开言说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来到此地？”妇人说：“小妇人是静海县人，特来告家主曹步云。”施公带怒说：“赶下船去！以仆告主，我却不准！”那妇人站起，转身说道：“只可闻名，不可会面。人称天上神仙一般，竟不想也是平常！可惜康熙万岁尽用些无能之人。”随说随走，到船边将身一扑，落在水内。吓得众水手齐声说道：“不好！”施大人在船舱内听见此言一怔，且想：“翰林院曹步云，为人耿介自持，不肯用钱打点，故未显达，一气告假回家，田园自乐。施公素知此人，旁人告他未可深信，况且是他的奴婢，本无告主之理，故而喝退。”那知妇人有天大冤枉，因此那妇人听见施公路过此处，早等数日，暗想：“此时一见施公，如见青天。”那知推脱不准，他想：“如此清官不管，天下更无人管了。我丈夫冤沉海底，何时得报？必然有死无活。”苦无出路，故此跳入水内。

施公猛然惊疑，说道：“快去救他。”何路通一声答应，来到船头，早只见有几名水手已经将人托出水来，放在船头。控了多时，方才渐渐苏醒。人役进舱回明。施公说道：“带进舱来！”人役答应一声，二人扶着她进舱里。可怜那妇人浑身水淋淋的，跪倒在船板之上。施公吩咐停船。水手连忙将船摆岸下锚，一阵锣响，船已稳住。施公说道：“你莫怨本院不管。世界以上那有奴告主人之理？你果然有天大冤枉，要你从实

诉来。”妇人见问，口尊：“大人容禀：小妇人李氏，年四十岁；嫁夫曹必成，年四十二岁。本是主人家中生养的，家主相待恩情非浅。前日忽然差他县中下书，县官一看此书，立刻升堂，不问青红皂白当堂挟问，严刑处治半死，送到监中。小妇人前日往监中送饭，见他憔悴如鬼。小妇人夫主言说，他受刑不过，竟画招承认：勾引强盗打劫主人。小妇人听见人说，总遭大人代巡按、惯断无头案。因此舍死忘生，拼命奔来，望求老大人施天地之恩，从公一断，问准是何情由。我们作奴婢的，虽死无怨。”

施公听罢妇人之言暗道：“曹步云为人，与此妇人像貌，皆不是奸邪刁恶之人，此事叫人纳闷。”猛想：“其中必有关于名节之事，不便明言，故陷之以盗贼。此事若不申明情节，有玷我的贤名。”想罢开言说：“鸣冤妇人暂且回家，三日后听本院传，必定将事与你辨明。”那妇人望上叩头，站起身来下船，登了岸扬长而去。施公说道：“开船，今晚往静海奉新驿歇马。”从人答应，官船要来，忽见前面一人，身穿蟒袍补褂，高擎手本，后面有几名从人跟随，拉着坐骑，远远站住。那穿官衣的，紧跑了几步迎着官船，跪倒岸上，拿着手本，说：“静海县知县陈景隆，迎接老大人。”官船上有人进舱回话。大人说：“叫他公馆伺候。”将此话传出，陈知县起身上马，径奔公馆去。施公催着水手，急忙快走。不多时来到奉新驿前。

早有本地守备带了手本，前来伺候面谕。吩咐传出：“守备归汛，陈知县来公馆。”知县参见大人毕，一旁侍立。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贵县，你是什么出身？”知县见问，曲背躬身说：“卑职是一监生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是捐的功名，到任几年？”知县说：“卑职到任一年。”施公说：“前者有一个曹翰林的故事，你可记得否？”知县说：“有书来到，上写：‘家人曹必成，夤夜勾引强盗入宅打劫主人，故此叫他自去投首。招认口供，立杖毙大堂，待领尸首。’卑职虽然审明了口供，暂行收监。”施公带怒说道：“你见书审问，就动大刑，屈打成招。你曾问他勾引强盗是谁？共有几名？打劫是什么财物？”若知大人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三十六回 宠美妾乐极生悲 送义仆绝情处死

且说知县陈景隆见施公话问的根切，满面通红。直吓得俯伏称罪。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该死，未问及此处。”施公说：“再请问贵县将那余者盗贼，可曾拿住”知县只是叩求大人宽恕。施公说：“陈景隆，你也须知诬良的罪名，大料你也难辞。暂县回衙，明日大早将曹必成连你衙役刑具一并带来，勿得有违。”陈知县连说：“是，是。”起身而去。施公看天气不早，就在公馆里安寝。外面民夫巡更、官兵巡逻一夜不止。

次日清晨，贤臣起身，净面更衣，点心茶罢。家丁传进说：“陈知县带领三班人役、各样刑具，连曹必成一并带到，现在外面伺候，请大人示下。”施公吩咐：“叫衙役排班，刑具列在厅前，等候院审问此事。”将话传出，知县连忙预备停妥，又吩咐衙役各要小心伺候。霎时施公升座，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计全、何路通等站在后，黄天霸、关小西线纓纬帽，蟒袍补褂，各带腰刀，在分案前面分班侍立。一声叫堂，施公吩咐说道：“先传知县。”下面齐声说：“传知县！”知县闻听，连忙跑到公案前双膝跪倒，叩头已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又吩咐带曹必成上来回话。青衣答应出去，不多时将曹必成带到。知县说：“带犯人。”施公说：“解去项锁。”曹必成跪倒尘埃。

施公往下一看，见此人身穿布衣，慈眉善目，倒是个老实的长者。施公坐下假意带怒，说是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，你可是曹翰林的家奴曹必成吗？”下面答应说：“是小人。”施公喝道：“咳！你既是家奴，与主人有何仇恨，竟敢勾引强盗打劫家主财物？把从前的缘故一一说来。若有半句虚言，立追你的狗命。”两旁站堂的一齐喝道说：“大人吩咐，快些讲来！”义仆曹必成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容小人细禀：小人自幼生在主人家中，看待如同父子，娶了妻子。前于五月节，有人来请家主同去饮酒。临行之时，家主说：‘今晚怕不能回家。’令小人照看家务。家主去后，小人也有人来约会，因此小人在朋友家饮了一夜，次日清晨方回到家。听说主人半夜间就回来了。细看好象家有什么事故，急入房中问了妻子。小人的妻言说：‘家主爱妾夜间吊死。’小的听说，魂不附体，不知因何，正在纳闷，有人来说：‘老爷叫曹必成。’小人连忙去见。家主拿着一封书子，叫我送到县衙，面交县太爷。小的正因二主母吊死。想必紧要出气，不知是对谁。小的拼命跑至公堂，那知来到枉死城中。老爷看书，登时变脸，问小的说：‘你是曹必成吗？为何勾引强盗打劫主人？与我从实招来。’小的闻听，我竟不知因何缘故，只得跪下分辨冤枉，说破舌尖。那县太爷竟自不听，只是百般拷问，苦苦地来打，叫小的招承。小人受不过，屈打成招，关入监内，有死无生。不想今日青天提审，也是该当拨云见日。老大人判明此案，分清是非，小的死个明白，生死不忘大德。”说罢磕头

碰地。

施公暗想：“听这一片言词，察言观色，分明是屈。但是翰林爱妾，又是因何吊死？”左思右想，必须如此这般，才得明白。施公说道：“将他带去！”下役答应带到一边。施公吩咐知县说：“你拿我的名帖，亲身急去把曹翰林请来。就说本院有话与他商量。”知县答应走出公馆，上马加鞭，赶进城来。到曹翰林门首，门上人将帖递进。主人看是钦差名帖，又是本县来请翰林，总不知因为何事，必得前去。忙令家人备马，一同本县出城，来到公馆门首甩镫下马。来到厅前，施礼已毕。施公吩咐看坐。曹步云谦让多时，方才坐下。施公带笑道：“有个曹必成是贤契的家人吗？”翰林说：“正是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写书叫他自行投首，说他勾引强盗，不知贵府失去多少财物，我想其中必有别情。贤契你可千万实说，不可屈枉无罪之奴。”曹翰林见问得真切，料想隐瞒不住，便说：“钦差老大人若问，废员也不敢不从实说来。奈因此事说出，与我脸上无光，老大人休得见笑。前者五月初五日，有人邀我饮酒，原说今夜不回，只因牵挂，故此四鼓时回来。直走到后园，见得小妾房中并无灯烛，听得屋内有走动之声。废员走到里面问他是谁，猛见一人起来，抱住废员叫周氏。废员吃惊，大呼：‘快来捉贼！’那人一松手，跑出房门越墙而去，家人追之不及。屋内撇上两只鞋。家中众人正忙乱之间，周氏同丫环回来。问他，他说：‘花园内避暑，听得有人乱嚷方才回来。’使女立时点灯，帐下一瞧，这双鞋正是曹必成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说：“后来怎样？”曹翰林说：“后来我对小妾冷笑几声，将鞋藏起，恐怕羞名宣扬，有玷门户。我便走到前面书房对灯而坐，越想越恼，事有可疑。又想起白天给周氏一支金钗，废员使人去要，他竟自弄没了。废员想：‘这金钗没了，鞋是曹必成的，这周氏必嫌我年迈，与家奴私通。’越想越是可恼可恨，废员心中动怒，又恐怕传扬出去，故此想一拙计，将小妾处治：就写休书一封，和那双鞋都装在一匣内，叫丫环玉凤送与小妾。那知小妾含愧自缢，废员倒乐其刚强。久闻老大人明镜一般，今日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废员说的俱是实情，并无半句虚言。”

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贤契，那如夫人也必是死后含冤。再想曹必成这件事，未尝无屈枉。”又说：“贵县，你可也听见？”知县听得话语不顺，连忙跪倒说：“卑职听见。”施公说：“曹必成，他是勾引强盗打劫主人吗？若据来书所断，书上写他杀人，你就叫他偿命，你也不问是杀了何人，尸首现在何处？你这官做得倒也省心。”知县连连叩头说：“卑职才疏学浅，望大人担待。”曹翰林连忙站立，曲背躬身说：“此事实是废员之错，与知县太爷无干，望老大人高抬贵手。”施公微微冷笑，说：“贤契，本院若将此案问清，难逃无故逼人，诬陷家奴之罪。贤契且请坐下，”曹翰林复又坐下。施公望知县说：“你速差妥当人去接玉凤，用车接来，一路上勿许惊吓于他。再把曹必成那双鞋带来，晚间要到。”陈知县叩头起身，往外便走。若知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七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漕折狱生死冤明

且说施公吩咐将曹必成带下去。立刻退堂，到后厅同了曹步云去用酒饭。酒饭已毕，天已将明，知县进内回话说：“启禀老大人在上，卑职将玉凤和曹必成的鞋带到。”施公说：“吩咐堂上掌灯，先排班伺候，把那双鞋放在公案上。”施公同翰林来到前面公案旁依次而坐。衙役一声喊堂，排班侍立齐整。施公说：“带曹必成。”下面答应，不多时将曹必成带到，公案前跪倒。施公说道：“你的言语，句句有理，并无欺主母之意。这里现有你的对证，拿下去叫他自己去。”关小西拿鞋放在曹必成面前。曹必成拿起看了看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是小人穿过的鞋，为何拿到这里？”施公说：“鞋是你的，为何放在你主母房中？你这还不实说！”曹必成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青天大人，此鞋是小的五月初四穿着街上闲游，偶来一阵暴雨，小人紧跑了几步，将鞋陷入泥中。回到家内，叫小的妻刷洗干净，晒在外面，小的穿着布靴。于次日端阳，家主被人请去，不多时小的也有人请去，就是穿的靴子。一夜未回，次早回来，才知主母身亡，不知何故。及至到县投书，受百般严刑，那时就穿的靴子。县太爷那时当堂画招，小的不是就穿着靴子吗？这双鞋为何在主母房中，我是一点不知。”施公说：“将他带下去，再把玉凤带来。”玉凤跪倒公案前，下役解去项锁。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你叫玉凤？”下面应声说：“是。”施公又问：“你在曹家所做何事？”玉凤说：“小人是曹家的使女，伺候周姨娘不离左右。”施公点头，又说：“你在主母处伺候，前者五月初五，你老爷有支金钗交与如夫人，此物不知有无？你主母自缢的情由，要你从实说明，不得错误。”

玉凤见问，说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小婢最不会撒谎。我家老爷也在这里。本来他老人家在我周主母身上也太过宠，有点应时新鲜物件，必要买来与他先吃。衣裳就不必说了，皮棉夹纱单，有数十箱。首饰各样俱全，也有数十个匣子，还不够带吗？那天端午节，不知那里打了一根金钗，他自己拿着来到花园凉亭交与姨娘。姨娘接过放在桌上茶壶内。那一天因花园中穿廊的栏杆坏了，叫个木匠收拾。赶到晌午天气，木匠直是嚷热，被我主母听见，遂问我家老爷，把这香亭饮赏他点喝。老爷答应，就叫小婢给他送去。小婢不知，就着拿那有金钗的茶壶泡满了送去。那香亭饮是解暑去热的，我老爷早已给姨娘预备了好些，那时小人给木匠送去，说是周姨娘赏的。随后老爷和周姨娘手拉手儿回房去了。那日晚间，我家老爷说是人请去，大料今夜不能回来。到晚上老爷不用跟人，自己去了。赶后主母来叫我跟他到花园避暑去，说着走到凉亭乘凉避暑。不觉天交二鼓，甚是凉爽，二人都在那里睡着。猛听得喊嚷，主仆二人惊醒，急忙跑到房中一看，原是自家老爷半夜里回家来了。奴婢们忙着打火点灯，见得老爷面带

怒气，颜色改变，又见他对姨娘冷笑几声，竟往前面书房去了。”

施公听到此处，说是：“玉凤且住，本院有话问你。你家主人饮酒去，不带跟随，这一夜你可知道曹必成在那里？”玉凤说：“回大人：我们家主人去后，曹必成妻子曾对我说道：‘玉凤，今日老爷不在家，你大叔也有人请去，临走就说今夜不回来。你好好扶持主母，我在前面去照应。’再说我们老爷在房中喊叫有人，我同主母跑到房中，李氏也来瞧看。我问他，他说：‘你大叔尚未回来。’”施公听得玉凤这些言词，心内明白，说是：“后来如何？”玉凤说：“后来老爷在书房把我叫去，叫我向姨娘要金钗。奴婢去问主母，主母只是发呆，他说：‘放在凉亭茶壶内。’奴婢闻听吃一大惊。大匠早已走了。急忙拿灯去看，穿廊下有把茶壶，里面却无金钗。事出无奈，回到书房，真话实说。家主闻听，沉沉大怒，随手递我一个木匣，叫我交与二夫人。奴婢回来交代，姨娘开看就是一双鞋，一封书子。他拆开看了多时，没甚言语，只叫我再上凉亭内外仔细找找金钗去。奴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我去找了许久方回，进房一看，将奴婢真魂吓掉——我家主母竟自吊死，想必是这金钗失去的缘故。”

施公听罢，眼望知县说道：“你听见没有这内中的曲折？不懂审问，只据一书子就将人处死，叫你判得屈死含冤。不是他妻子舍死告到本院手中，险些曹必成性命死在你的手。周氏死不瞑目，曹翰林恼悔含辱，都算你做得好事。”知县只是磕头。施公说：“贤契，你暂带玉凤回家，不许难为于他。”又望知县说：“你带曹必成回去好好看待，不可有误。”此时各自带人回去不表。施公退堂，下役各自退去。晚间灯下，施公说：“此案即可问结，就是祸根难寻。分明是木匠得金钗起淫心，留祸于曹家，却不知其人姓什名谁。吾意去三个人暗访，我想此木匠大料不远，访着下落好结此案，好去赴任。你们大家以为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访访也好，大人费了多少心机，我们就去访一访何妨呢。”及至次日，黄天霸奔独流，关太到静海，计全上双塘儿，仨人分路暗访木匠去了。

内中单言神眼计全，号称飞腿，这双塘儿相隔十五里之遥，片刻便到街上。寻了一酒铺坐定，要了酒菜，口虽饮酒，二目留神。见此地方靠河有几帮粮船湾住，买卖喧哗好热闹。计全暗想：“并无岔眼之人，似乎难访。”忽见一和尚走进里面对面坐下，要酒四两，鱼一碟，急速快来。走堂的不敢怠慢。计全见那头陀甚是凶恶，两道重眉，一双大眼，胡子是连鬓落腮，凶恶殊甚。计全不住留神，见他有什么急事的一般。僧人问走堂的：“此地离杨村多少路程？”走堂的说：“大约二百余里。”正说间，又见外面来一僧。他口呼：“师兄，进来一坐。”那僧带笑说道：“我方才到你庙中，说你方才出去。直到这里才赶上，真是快得很。你还有个外甥吗？”先来的僧人说：“有。那日也不知什么事，躲在我庙中安身。他是一向做木匠手艺。”后来僧人说：“不错，他是静海县人氏。”后来那僧人又说：“师兄，你往那里去？”先来的说：“咱俩知己好友，有话不能瞒你，我要上杨村报成寺里找当家静成和尚。我们相好，闲走一遭。不知师兄要往何处去？”那僧人叹了口气，二目留神，看见计全人物虽不惊人，心中暗想也要小心为是。看了看左右无人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兄弟仨人是山东绿林客，俱被施公捉拿。先把家兄问

斩，我因大风中得逃活命，隐姓瞒名作了僧人，至今怨恨在心。闻听施不全放了总漕兼署部院，奉旨南行。我要在船底用功。”那个说：“师兄何必如此费事？待我今夜去，手到成功，将他刺死。”未知如何行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八回

怕刺客神眼留心  
疑计全钦差遇险

且说二僧商量行刺施公，要报前仇。计全一听，毛发悚然。二僧抬头一看，见他人物有异，听话带神，就不言语。即刻改变，尽说些绿林中的反话。说的时候，以为无人知觉，那晓得计全无一不懂。二僧言罢，看看天晚，会了钱钞，起身便走。计全也会了酒钱，暗地紧紧跟随。走至大街，遇见有人相打，围住许多的人瞧看热闹。一转身时，计全瞧不见二僧，紧赶几步，竟不见踪影，心中好不着急，只是无法，只好回公馆知会众人各要小心。

霎时到公馆，想要到上房先瞧一瞧，纵身上房，身轻如猫，走到施公的住室卧寝，不见灯光动静，上房找遍无人。忽见一片灯光，乃是天霸居住的厢房，不打口号，轻轻落地。那知天霸耳快，悄悄走出一看，回手取镖。计全慌忙说：“老兄弟。”天霸吃惊说：“计大哥做的什么事？险遭一镖。”计全遂往里走。关小西欠身离座，说：“计大哥何不敲门？竟敢逾墙。”只见计全把脸一沉，说是：“不好。”就将酒铺遇僧人商量行刺，跟随如何落后，上房瞧看，从头至尾细说一遍。众人都不能睡，不住在院中偷看，一夜未眠，刺客未来。次日天明，不见动静，各人都说计全说话不实。计全说：“你们不知，昨日一路上着了多少急呢！”天霸复又开言：“计大哥虽爱说笑话，此必然是实。那麻脸和尚不是别人，想必是被斩于六的兄弟，风大迷失，就是于七。既然漏网逃命，就该远遁他方，改恶从善才是，怎么为何复作此逆事，残害忠良？真是可恶。但此事不许对外人言讲，大家多加小心便了。”候至施公起身，茶罢时候，计全等回话说：“昨日未曾访出下落，启禀大人，今日再去查访。”施公吩咐黄副将说：“你今日带两名兵丁，前往天津看验苏、杭的船帮走到何地，遇到何事，探访个明白，急来回话。”天霸即刻收拾，唤来兵丁上马而去。施公又令计全等，再去查访此案——日限一多不结，又恐怕耽搁漕运事务。计全说：“大人且莫着急，我等再去细细查访。”说着即去更换衣服，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五人，分头按各路而去。

且说计全想：“昨日那和尚说他有个外甥是木匠，又说在庙里藏身，此必不是好人。”他仍来双塘儿酒铺坐下，要酒饮，询问走堂的，昨日那两个和尚，他也不认得。计全无奈，只得又往南走。路上走着，心中暗想：“直往南走，逢庙就问，或者问出和尚根由，那木匠就算有了。”又想：“不可沿路打听，万一和尚知晓，即便难拿，画虎不成，反倒类犬。再者去远，晚间难以回来。他们不信，必不精心，倘来行刺大人，必无人保护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由两脚如飞，甩开大步，登时来到公馆。进了大门。绕过茶厅，抬头一看，施公在院中坐着，才得放心。计全上前跪倒，施公赶紧扶起。计全说道：“今日

我去访查，又无踪影。”霎时四人也来回话，俱是如此。施公说：“众位多受辛苦了，各自回房歇息去吧，明天再作道理。”四人答应而去，来到自己房中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掌灯用饭，诸事已毕。大人主仆安寝各屋，都自宽衣大睡，唯有计全独自支更不提。

再说那麻面和尚，真是于七。于六因抢粮被擒遭杀，于七乘风逃走，恐怕查拿，改名薛酬，带发出家，法名静喜。来到沧州地方，有座薛家窝。薛家大户有数十家，内有一家弟兄五人，称作薛家五虎，常在河路上做些打劫的买卖。见于七身量高大，又会些武艺，就与他叙了同宗，叫他在本村关帝庙中居住。闻听施公钦点了总漕，从此经过，这贼要与他哥哥报仇，仗着他水性不低，要凿船底，谋害施公。那一日走至双塘儿，才遇见那和尚，也是个高来高去的飞贼，无奈身背重案，也带发为僧，俗家姓吴名成，法名静修，住唐官屯正乙玄坛庙内。因为路过杨村，走双塘儿歇息。因于七在山东相识，素日最厚，故此才叫住于七铺中饮酒。听见于七要与他兄长报仇，水底凿船，他便不悦，他要替朋友出气，在旱地行刺。于七恐他莽撞，不叫他去，他却不依。直饮到天晚出铺。于七说：“师弟真心为朋友，请到庙中商量个万全之策，再来不迟。”吴成无奈，只得同于七赶着月色，走至二更时才来到玄坛庙。徒弟点上灯光，自己放下包袱，叙礼归座。

吴成叫声：“师兄，若想报仇，全在为弟身上。我的本事你也知道，飞檐走壁，手到成功。”于七说：“非也，若要行刺，必不能成功。他手下许多英雄保护，日夜必准备的。不如凿船为上，他手下尚无会水之人。”吴成说：“师兄，你把我太看得轻了。他纵有人保护，不过是衙役兵丁，我一虎可敌千羊，明日晚间我定要前去。”于七见他执意不听，素日又知他是个浑人，便不复拦，只得点头依从，莫要亏负他好心。只说：“明日晚间，你就辛苦一回就是了。”吴成见他应允，喜不自胜，遂拉着于七说：“师兄，你跟我来瞧瞧我的兵器。”徒弟秉烛，二人走至大殿，推开隔扇。吴成手一指，于七一看，原是玄坛神龛，前面有个木架，挂一把竹节铜鞭，本是村中修庙完了供献之物，长三尺半，重九斤，横竹节排十三段。于七看完点头。吴成说：“我已习熟门路。”于七说：“此物只可临敌招架，行刺何用？”吴成说：“有，有！”遂即走出大殿，到了卧房床边，拉出一把刀来，明晃晃的。灯下一看是好刀，长有二尺。于七点头连说：“好刀！”吴成接过放入鞘中。徒弟收拾酒饭，用毕安寝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至次日，吴成又同木匠外甥一同饮酒。到午后，吴成打点应用之物，拿好铜鞭利刃，辞了于七起身，奔大路而来。一气走了四十里，看看日落，又赶了一阵，离双塘不远用过酒饭。天交一鼓时分，又往前走。忽然间风声大作，阴云四起。吴成心中暗想：“真是天从人愿。”走至公馆后面，坐在树下歇息。等到公馆交到三鼓，吴成穿了衣服，不用的物件捆好挂在树上。听得更夫转过，纵身上墙，轻轻跳在里面。公馆后墙，里面是一层房，乃亲随居住所在。他轻轻爬到上房，见更夫又来，吴成伏在瓦垄，听得更夫过去。又爬到房脊上，探头往对面观瞧，东厢房尚无灯光，细听有打呼之声。但见西厢房灯光闪烁，却无坐更之人。吴成即轻轻跳下房来，走至上房门首，用刀撬门，门随手而开。这贼人走入房内，看见大人卧榻之处，照准贤臣用刀一扎。不知贤臣死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九回

代友报仇吴成行刺  
为保贤臣计全负伤

话话吴成窜进公馆以内，见西厢窗内灯火未熄灭。将指尖着些唾津，在窗纸上戳了个小月牙孔，用一目向屋内张看。见桌上灯火半明半灭，炕上躺着一个人，面向里睡着。吴成看了一回，只是认不出谁来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只因吴成没见过施公，如今天气炎热，到了夜间睡觉，身上只有衬衫衬着，无论大人、从人，总是一样；再加灯光将灭，暗地认不出谁来。

有的人会说道：“虽则吴成认不得施公，难道没听见人家说过施不全的形相吗？”列公不知，有个缘故：大凡一个人睡的时候，与平时不同。凭你跛足、瘫手、驼背、独眼、麻面、歪嘴，要是不见脸面，再也看不出来。当时吴成看了半天，认不出是谁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也不管他是大人、从人，我且下去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先把此人开刀，总有个施不全在内。”想定主意，把手抓住窗格上槛，一个倒垂帘势，将两足一落，翻身下来，脚踏实地。轻轻把窗格开了，蹿进屋内。一回手早把背上戒刀拔在手内，一个腾步，已到炕前。这一进来不打紧，早把桌上那盏半明将灭的灯火扑灭了。吴成举起戒刀，往炕上那人拦腰砍下，只听啪的一声，吴成吃了一惊，明知此人本领甚高，一定不是施不全了——若然，这口刀把他杀死，就不是这个声音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此人早已跳将过来，一手便从壁上抽刀，望着吴成便砍。这吴成这一刀砍了空，情知不好，倘然惊动了大众全来，难以脱身。连忙将戒刀往上一提，当的一声，吴成力大，早把那人的单刀直荡开去。吴成不敢恋战，嗖地蹿出窗外；计全随后出来，那头陀已上房屋。计全因为与众人赌气，并不喊叫他人，独自一个追上屋房。见头陀在前面连蹿带跳，计全跟将过去。吴成见背后追来，他便蹿到门前飘身下去，也不回兴隆店去，只望东南唐官屯大路奔跑。计全那里肯放，随着也下房来，一路追赶下来了。

吴成出了奉新驿，回头一看，见他追得近了，原来那计全有名的飞腿，吴成如何跑得过他？吴成一想：“此地四下无人，正好把他结果了性命。”一回手从袋内扯出一件东西，扭转头来说声：“着吧！”计全正在后面追赶，看看赶上，相离不及二丈光景。忽见他一回头，发出一道寒光，直奔面门而来，要想躲闪那里来得及？算是偏得快，肩头上早已着了一下。情知不好，也不管中了什么暗器，只不觉疼痛，一味地发麻，就知必定中毒药暗器，只怕性命难保，急忙回转身来便走。吴成哈哈大笑说：“没用的糟囊，慢慢地跑吧！佛爷有好生之德，不来杀你，放你逃生去吧！”说着大摇大摆，回转玄坛庙去了，暂且慢表。



再说神眼计全，一路奔回公馆，要想蹿房而进，那得能够？只觉遍体酥麻，精神昏乱，只得把公馆门乱敲。里面家人听得有人打门，问系何人半夜前来敲门，听得是计老爷的声音，连忙开门。见他面上改色，随即问说：“计老爷何故这般光景？”计全说：“你去告诉黄老爷，说我中了毒药暗器呢！”家人听了大惊，一面关门，一面送信与黄天霸、关小西。众人得知，一面点灯，扶了计全来到自己屋内，放在炕上。里面众人得信一齐来到计全屋内。天霸便问计全：“如何中的暗器？”计全一丝没气的，言方才吴成行刺，自己如何追赶，被他发出暗器，中了肩头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天霸仔细一看，把暗器拔将出来，却是一柄五寸长的竹叶飞刀。那伤口内并无血出，只流黄水，就知道此事不好。这时施大人得信也来省视。众人让大人坐定。施公见计全双目闭着，昏沉要睡的光景，便问：“黄副将，此事怎的？”黄天霸便把计全说的话照样学说一遍。施公听得计全一片忠心，保护自己，教他中了毒药暗器，分明性命难保，心中十分难受，便问：“众位可能救得计壮士才好。”只见李公然开口说道：“大人且请宽心。我的师叔那里有药，专能救治此伤。因我这师叔专能用毒药暗器，故此有这样灵药，只要敷上，立刻能起死回生。”施公便问：“公然贤弟，你师叔姓什名谁？住在那里？可还来得及吗？”公然说：“我师叔姓方，名叫方世杰。他住在静海县南，地名叫方家堡，离此有七十里光景。”施公听了，眉头一皱说：“来回须要一日有余，只怕来不及救那！”关小西说：“就请公然兄立刻动身，到明日黄昏便可回来了。”李公然说：“大人只管放心，大凡中了毒药暗器，极厉害的也耐得二十四个小时。”不知计全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四回

### 神弹子无心结怨 方世杰有意报仇

且说李公然说：“我那师叔性情古怪，与我不和。想我师叔的丹药，前些时见他把他个五彩小瓶贮着。我等到夜静更深进去，手到拿来。单怕师叔知觉，但愿他不在家中，出去做买卖去了就是我的万幸。”原来这方世杰是个独脚强盗。他与寻常绿林不同，并不占山坐寨，也不是剪径的响马，他自一人高来高去，走壁飞檐。又与平常飞贼两样，并不时常劫掠人家，每逢出去一趟，回来坐吃一年半载。他不要金银丝缎，只取珠宝重价东西。这就叫做个独脚强盗，非有大本领不行。他不劫近处，至少也出去数百里之遥，因此从未破案，近处的人，都称他方员外。近来家业更大，田也有了，房屋店铺，各处有些名望，只是本性不好，一年还要出去做一趟买卖；不说收帐，定说贩货。只因三年前李公然在山东陈道台家居住——这陈道台与他父亲交好，后来弄了几十万银子，就告老回家，安享富贵，带回的金珠宝贝不少——恰好李公然路过济宁，便道拜见陈老伯父。陈道台知他本领高强，自己有了些财物，又见山东地方响马甚多，便把李公然留住家中，老贤侄长，老贤侄短，好酒好菜，敬如上宾，无非要他护院，并且教训家人武艺，以便守家。公然却情不过，只得住下。

那知事有凑巧，未到半月，这一夜公然回家的时候晚了，不便敲门打户，就从左边小门进去。忽见一条黑影，哧地飞进墙去。公然知道夜行人到了，连忙来到书房，执弹弓返身出来。一眼就见房屋脊上，立着一人，浑身皂色，背插单刀，面朝里，正要跳的光景。李公然即扣上弹丸，觑定那人后脑打去。那人听着弓弦声响，回过脸来。那粒弹丸不偏不倚，照准左眼睛内钻了进去，这眼睛珠子，倒让了位，就到外边来了。李公然看他回头过来，就心下疑惑，看他好象师叔，因此并不追赶。那知此人正是方世杰，也就瞧见发弹之人，好象李五这小子。当时忍痛逃回，到存身的地方，把弹丸取出来，洗去血迹，细细观看，只见弹丸上刻着“神弹”二字，方知果然是李五打的，因此怀恨，结下了冤仇。方才李五在施公面前，不好说这段情由，只得推托“他性情古怪，与我不和。”不表。

在说李昆，走到午牌时候，离方家堡二里之遥，有个小村市，名叫刘村。也有几家小店，是过路打尖的地方，却也有肉店、酒店、杂货店，卖饼的、卖茶的、卖饭的。李公然走到一家酒店里头，在后面隐蔽的所在坐下。这家店是老夫妻二人开的，并不用伙计。那老儿姓杨，人家都叫他杨好人。当时见一位客官进来，即忙走将过来。李五爷说：“你与我打一斤酒来，可有什么下口？”杨老儿道：“爷们晓得的，我这里是个村店，没好菜，要是牛肉、鸡子、咸菜、咸豆儿，别的没有。”那老儿手忙脚乱，跑去端了一大碗

来,放在桌上,又去打酒,切好牛肉,拿了鸡子、咸菜,一一搬来,与李爷斟上一碗酒,说道:“爷们,这两年不来一向在那里发财?我看爷们脸上亮光现现,你的运气来了,只怕将来还要大发达呢!”李爷笑道:“老人家休要过誉,我这几年,东飘西荡,免得饥寒二字罢了!那有福分依你的金口?我看你老人家,倒比前年强健了。你独自一人周旋着生意,还要柜上照应,又要揩台扫地,洗碗净盏,你上年纪的人,如何使得呢?”杨好人说:“爷们有所不知,近来生意清淡,那里用得起伙计?我的老婆还去砍柴,我的儿子出去佣工,这才得苦度光阴哪。”李爷一面吃酒,一面说着话道:“我也想起了,你有个儿子,前年也在店里,甚是老实,如今到那里去了”杨好人说:“就在前面方家堡方员外家里。这个儿子还算孝的,一早起身来,与我开了店门,扫地揩台,一切停当,便到方员外家去做田里活。到了日落西山,田里做完,赶紧吃过夜饭,急急忙忙转来,替我收拾店面,洗壶涤器。我倒省力许多。只因前月方员外,出外去收帐,见我儿子老实,就叫他住在宅内,替他照应照应。至今一月有余,员外尚未回家。我叫老伴在家相帮着我,他又一定要去砍柴火。此景弄得我顾了前顾不得后哪。”

李爷听了杨好人这话,心中暗喜道:“真是我运气来了,活该得着这件功劳。要是师叔不在家中,这解毒丹手到拿来,想计全命不该绝。”说道:“只是你老人家,做了一世好人,才得争下这个孝顺儿子。我且问你,你这店里可好住夜的吗?我要去探望个亲戚,离此尚有二三十里路途,今天走得疲乏,意欲在你店中借宿一宵,来日清晨趁着早凉动身,可使得吗?”杨好人说:“使得使得,只是屈尊些罢了。”指着店房背后说道:“这个炕上,就是我们儿子睡的,现下横竖空着。只要爷们不嫌齜齜,尽可耽搁。”李爷说:“如此甚好。”一回手身边摸出一两多银子,交与杨好人:“你且收下了,明日一并再算。”杨好人接了银子说道:“爷们,要不了这许多,我还没请教你老爷贵姓”李爷说:“我姓李,你只管收下,我还要吃晚饭呢。先与我做几张饼来,酒是不要了。”那杨好人欢欢喜喜地把银子放好了,连忙做起饼来。李爷吃得饱了。杨好人夫妻两个收拾收拾,关好门户,自到后面去睡了。李爷待他们去后,吹熄了灯火,走出门来,跳上瓦房,来到外面,施展夜行术的功夫,连蹿带跳,一直奔方家堡而来,岂知这一去,又闹出大祸来了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一回 方家堡李昆中药箭 大树林世杰遇三英

却说神弹子李昆，不片刻工夫，已到方世杰家中。四下里一看，静悄悄毫无声息。飞身上围了围墙，往下一瞧，并无灯光，就在墙上施展走壁之能。李昆前时常到师叔家来，原系熟路，一直径奔内院。到了西厢房屋上，使个倒挂金钩势，翻身而下。更加这晚方世杰不在家中，他十分大意，也不窥探动静，一气而下，一手拧开窗格，侧身进内，百宝囊中取出千里火，顺手一亮，开了壁柜门，一看，只见五彩磁瓶端端正正安放在内。一手抓来，连着那千里火筒，一并藏在百宝囊中，心中好不欢喜，正要回身，只见里边帘子一启，闪出一个人来。公然抬头一看，吓得魂魄俱消。

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师叔方世杰。他自从前月出门，做了一趟买卖，可巧今日黄昏到家，带许多金珠宝贝回来，吩咐妻子藏好，正在内房闲话。这厢房只隔着一间房了，方世杰坐在房内，忽见帘子外火光一亮，心中好生诧异，暗道：“我这里谁人敢来偷盗？莫非无名后辈？”一蹿身来到帘子底下，轻轻扯开一线，用目一看，只见李五开了壁厨门，把解毒丹连瓶揣在身上。世杰见了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一把无名火，直冲上云端。将帘子拉开，闪将出来，大骂：“畜生！你好大胆！我与你何仇，竟敢把师叔打成残疾！今日还敢来盗我灵丹，分明是自来送死，可不是我来寻你。”李公然一见师叔，情知难以抵敌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急从窗洞内跳出来，使个燕子飞帘的势，翻上瓦房，没命的奔逃了。这方世杰早已追到，跟着跳下墙来，举刀便砍。公然亮出单刀招架。二人就在门前动手，一来一往，不到五六十回合，杀得公然只有招架，不能还手；打量不是他对手，虚砍一刀，撒腿就跑，方世杰一路追赶。

约有半里之遥，才出得方家堡北口，公然叫声：“师叔，休得追尽杀绝，我要得罪了。”说着话手内弹丸早已扣上弓弦，只听得哧啾啾一连三个弹子，应声齐至。这是李公然的绝技，有名的叫做连珠弹子，谁也不能躲得。那知他师叔优等功夫，不觉哈哈大笑，不慌不忙，见三个弹子接头连尾连串而来，他起左手接了一个，右手抓了一个，第三个弹子就用牙齿咬住。公然留心瞧着，暗道：“这三弹之中，任他躲闪灵便，两手善接暗器，至少也着了一弹。”李爷见世杰三弹接住，只吓得魂胆俱消，撒腿就跑。那知这方世杰怎肯让他跑得，便把两手中弹子，就用左右手指打将出来，口中咬的，也就忙地吐出，倒也与弹弓上发出来的一样厉害。若论公然的本领，也是个惯走水路的大行家，背后有弹打来如何不晓。左腾右挪，连躲三个弹丸，这也好算完了。岂知这老贼随手跟着三个丸接连射一弩箭，哧的一声正中李公然后背。李爷叫声：“啊呀！”扑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世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畜生，你盗了我的丹药，也把自己先治好

了。”说着大踏步赶来，举刀向前便砍。此时李爷躺下了，遍体麻木，心神昏乱，那里能够挣扎，只得闭目掩睛等死。

你道计全中了吴成的药刀，还能跑到公馆，怎么李昆中了一枝弩箭，就如此厉害呢？列公不知，单这毒器，也有毒的深与不深；单说一般中在身，也有要害不要害。要论吴成的竹叶刀，器具虽大，毒药性还浅，计全中的所在，又在实处，故此药力缓而发毒慢。如今方世杰的毒弩，东西虽微，药性最毒，李昆重的所在，正是后心，箭头透入肉内，隔的不多地方，便是心包，因此毒气直走心包，不但立刻栽倒昏迷，而且死得快当，只要一时三刻，性命必然难保。闲言少叙。

且说方世杰奔将过来，举刀要砍，忽见树林内哧哧地跳出三个猛虎一般的人来，一齐直奔了方世杰。方世杰见三口刀上下里裹着齐来，就不能去杀李昆，只得抵敌三人的兵器。又遇着这三个，都是定作的结实家伙，个个飞纵蹦跳，力大如牛，香炉足式，把世杰围定，又似走马灯相仿，那里有丝毫放松。只听叮叮当当地乱响。这一场恶斗，足有一个更次。

你说了半天，到底这三是谁？一个金镖黄天霸，一个关太，一个白马李七侯。他们怎地到此？这因李公然动身之后，施贤臣一夜未曾合眼，只是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昨日公然虽则前去盗他的师叔解毒的丹药，我只恐他独力难支，倘被他师叔知觉，这事就要不妥。倘或耽延时日，岂不误了计全性命？不知计壮士今日病体如何？”天霸答道：“方才看他，只是昏迷不醒，滴水不进，伤处尽流黄水，比昨夜似觉沉重。”施公贤锁双眉说道：“请众位贤弟想个主意，怎地救得他的性命。”关小西听了便说：“大人且请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大人若恐李兄独力难成，关某赶紧地追上，相助公然哥哥，务将灵丹盗到。他师叔倘然知觉，强抢也抢了它来。”施公说：“关贤弟既然如此，就请辛苦一趟，早去早回，切勿迟误！”小西欣然应允，正要立起身来，只见天霸开言说道：“昨日公然兄动身之时，小弟曾对他说过与他巡风，他准要独自前去。今日你一人接应他，我若不去，分明是和他赌气，因此我与你一同前去的为是。倘遇扎手之时，也可见机而作。”话言未了，李七侯道：“我也一同前去。我与他同时进身，此时你们二位前去，我只袖手旁观，岂非小弟显得无情？”施公闻言，便道：“三位贤弟同去最妙，不必迟疑，急速动身赶上要紧！”天霸说：“大人但请宽心，李兄白日之间，料也不能盗取，必得黄昏以后方能行事。方家堡离此只有七十余里远近，我走到那里至迟申牌时候，红日还高高的呢。只是一件也是紧要之事，我们三人一同去了，今夜倘然恶僧又来，谁人保护大人？”何路通拍着胸前说：“保护大人有我呢，只要与王、郭二位守备老爷小心巡察，包管没事。三位贤弟只管放心前去，赶紧把丹药取回，搭救计大人性命要紧。”

当下辞别大人与众兄弟，三人离了公馆，出了奉新驿，望着东南大路而行，一路无话。到了方家堡，时候尚早，三人找了一座酒楼坐下。过问了酒菜，搬将上来。三位走了大半天，腹中饥饿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阵。看看日落西山，三人倚着栏杆一看，街上行人，并不见公然到来，心中纳闷。他们岂晓得李爷此时正在刘村杨家酒店内，躲在里面同着杨好人细细地谈家常呢！三位英雄看这街上行人稀少，天光将暗，抬头看

那斜对门，一家人家，广梁大门，好似大户人家。两扇大门，门内左右两条大长凳，坐着两个人；一位年老的，家人打扮；一个年轻的，雇工服色，坐在那里闲谈。忽见南面来了一位老者，年纪虽有花甲，精神十分强壮，生得长方脸面，两道细长眉，插发一对三角眼，可惜左目瞎了。鼻正口方，颌下长髯，黑多白少，两耳招风，高颧广额。身穿葛布箭袍，腰扣武带，足上薄底靴子。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坐在牲口背上，押着一辆太平车子，来到门首，下了坐骑。此人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二回 黄天霸镖打方世杰 李公然盗药救自身

且说三位英雄在方家堡酒楼之上，看那老者下了坐骑，就走入里面，少时车夫出来，推着车子去了。小西说：“黄老兄弟，你看这个老儿，莫非是公然师叔吗？”黄天霸说：“我也在此疑惑。”正说之间，过卖上来，问：“三位爷们可要添酒上来？”天霸说：“小二哥，我且问你，这对门这家广梁门内姓什么？可是官宦人家吗？”过卖说：“他们姓方，也不知道祖上可曾做个官来，现下只是有钱罢了。我们这里的人都称他方员外。方才骑着牲口来的，就是员外。他们田地也不少，各处都开着店铺，上月员外出去收帐目，直到今日方才回来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再要问你，这个方家堡，可有住店的吗？”过卖说：“爷们若要住店，此去北面不到二里，有一个小乡镇，叫做刘村，那里倒有客寓饭店，亦带做居店。”问罢三人起身下楼，过卖收拾碗盏，吆喝下去。关小西来到柜上，取出银子，会清了酒钞。

三人出了店门，离了方家堡，一路向刘村而来。关小西说：“李老五一定在刘村住下客寓，等候二更过后才来呢。我们此刻到刘村，一找就得了。单怕他此时就来，与我们走了岔路，这倒难找了。”天霸说：“这村只有一条路，并无杂路，总得瞧见。”三个人一齐路说着话已到刘村。但见这里店铺早已关闭的了。三位英雄东敲西打，惊动了几家人家，方才寻得客寓。及至来到里面，并没公然在内，只得住下一间屋子，吩咐烹了一壶茶来吃了。又到各家饭店内问了，都是没有，三人心中纳闷，想这李公然那里了？三位商议，也不必再回客寓，就此仍到方家堡而来。将近北口，正走到林子旁边，这林子名叫大树林，李七侯眼快，早望见两个人一前一后奔出方家堡来。三人隐身树后细瞧看，正是李昆在前，方才的独眼老者在后，一路赶紧下来。公然跑到林边连打了三弹，俱被老者接去。天霸等三人见了发怔。随后他打回三弹，公然分明躲过，忽然“哟呀！”一声躺倒在地。方世杰举刀要砍。三位英雄一齐跳将出来，就与世杰交手，这一场厮杀，是舍命忘生，足有一个更次。方世杰凭你英雄了得，究竟上了些年纪，怎耐得三个出林猛虎，渐渐气力不加，身手迟慢。黄天霸腾出身子，暗将金镖掏在手中，望着方世杰哧的一镖。世杰见暗器已到，要想躲闪，无奈关小西、李七侯这两口刀，如狂风骤雨地劈来。身子呆了一呆，左腕上着了一镖，手中这口刀，当的落在地下。方世杰说声：“不好！”纵身跳入树林，穿林逃遁去了。小西正要追赶，天霸连忙叫住，说道：“他的暗器厉害。我们相救公然要紧，由他逃生去吧。”

三人一同来看李爷，见他趴在树根那里人事不知，叫了几声，并不回言。细看背上中了一枝小小弩箭。天霸说：“这不消说，是根毒药暗弩，只是怎地如此厉害？看此

光景，断乎等不到天明就有性命之忧，这却如此是好？”小西说：“不知他把解毒药盗来了没有？”李七侯说：“你不听得方才老贼的话吗？这分明是他盗着了的。”天霸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我是急得昏了，且把他上身搜看。”小西跑去胸前掏了一回，却是没甚东西，又在右肋下一个皮袋内一摸，只有十几个弹子。李七侯蹲在左边，一手抄着他百宝囊，说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便将药瓶取出来，三人十分欢喜。关小西说道：“不知此药是吃的，还是敷的。”李七侯说：“我曾听他说过，只要把少许敷在创口，立能起死回生。”黄天霸说：“我与他把箭拔下。”便把这枝药弩拔下来一看，只有六七寸长，全是纯钢打就，尖头上三棱式的，显着蓝色，此时也无心细看，顺手抛在树林之内。小西把衣服解开，只见背心居中一个小孔内，流出黑水，便道：“这老贼的暗器，怎地毒到这步田地？”李七侯早把瓶子塞子拔去，倒出丹药，与他敷在疮口，仍把塞子塞好，放在自己衣内。天霸说：“我们且到刘村，再行斟酌。”李七侯说：“我把他扛着走吧。”关小西说：“将他趴在你背上，你驮着他的好。”便将李爷扶起，李七侯把背凑上，双手挽住他的腿弯，站起来先走。黄天霸在地上拾起李爷的刀，并方世杰的刀，同着小西随后，跟着李七一一路往刘村而来。

原系一望之地，少时便到。叫开店门，一同来到自己房内。伙计说：“三位爷们方才那里去来？直到此时方回。这位爷们想系害病？”天霸道：“我实说与你知了吧。咱们都是总漕施大人手下的军官。我们奉了大人的钧旨，到方家堡办案。这是咱们的弟兄，受了重伤。你快去安排卧具，好与他养神。”伙计听得他们都是办案的老爷，连连答应，哪敢怠慢。开店的手忙脚乱，一面吩咐安排卧室，一面叫伙计端整酒饭。自己烹起茶来，闹得住店客人莫睡。天霸来到里面，见李七侯已把公然放在炕上，看他面色比方才好些。果然丹药灵验，神色也清了许多，身子也转动了，这伤口皮肉渐渐红活，黑血变紫，紫又变红，淌去许多毒血，人便能开口。李爷说：“多蒙众位弟兄前来救我，恩同再造爷娘，重生父母。不然，我李某早死多时。”说罢要想起来，给他们叩头。天霸连忙止住说：“自家弟兄，何用这样子？李兄千万莫动，你身子才好，第一要养神。”吩咐伙计：“端正粥汤，好生在旁伺候李七爷，明日重重赏你。”伙计自去服侍。开店的把茶斟了几碗，一面饭已好了，把酒先叫爷们饮起来。众英雄闹了一夜腹中饥饿，正用得着。此时心中快乐欢肠，大家吃了一阵。用罢了饭，天光大亮。天霸见李爷好了大半，心中要赶紧回公馆，叫伙计去雇来驮车，请李爷上了车，然后大家辞别店家，算清帐目，叫声：“打道！”大众出了店门，离开了刘村往馆驿而来，一路无话。到公馆门首，只见施安眼泪汪汪，从里面出来。大众一怔。天霸便问：“施安，计爷此刻如何？”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四十三回 遇妙药计全活命 换服色李昆访案

话说黄天霸同了小西、李七下了坐骑，李公然下车，打发车夫回去。此时李公然伤毒尽消，但觉疲软无力。四人走进公馆，遇见施安说：“计爷死过去了！”天霸众人先到计全屋内看视计全。但见王、郭二人前来行礼，彼此就座。正待开言，只见帘子启处，施公进来，背后跟着何路通。众人一齐见过大人。施公便问：“王殿臣，如今计壮士怎样了？”王殿臣说：“方才昏晕了一阵，如今缓醒过来了。”施公便问：“李贤弟，灵丹取来没有？”天霸说：“丹药取到了。公然兄险遭不测，现下尚欠精神。这话少刻细说，今先要救计大哥要紧。”李七候身旁取出药瓶来，交与天霸。天霸走到榻前，一看计全，合目昏沉，气息如丝，随即将药敷上。公然吩咐：“把单被与他盖上取汗，这就好得快。”天霸说：“李兄，方才小弟不知这个招儿，没与兄取汗。不然，此时还要强旺些吗？”公然点头说道：“这丹药敷上，要是不见风，出透一身臭汗，只要六个时辰，归本还原。”施公忙叫何路通把窗格关上。王殿臣早把单衾与他盖好。

施公带笑开言：“李贤弟如何遇险？”李公然就把动身以后，如何到刘村，如何到杨家酒店，如何二更进去盗了丹药，如何忽见师叔，如何被他射了毒弩，自己就昏迷过去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黄天霸接着说，三人怎的到了方家堡酒楼，看见世杰回来的；再到刘村，找李兄不见，怎的行到了大树林，遇见他们追来；怎的与世杰大战一场，怎的一镖打伤世杰，他才跑了；怎的把李兄上药，回到刘村寓所，雇了牲口车子回公馆。一五一十也说了一遍。施公称赞一番，记了各人的功劳。吩咐摆酒，款待众位。贤臣亲自把盏，与众英雄道劳，十分欢喜。施公提起曹姓一案：必须把木匠拿到案，方有头绪。黄天霸说：“我等明日再去私访，好歹把此冤理明。计大哥在双塘儿遇见头陀，曾说有个木匠外甥，莫非有的来历？且待计大哥刀伤痊愈，再行探听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头陀既来行刺，逃回去了，只怕不肯死心。众位兄弟还须小心保护大人。”众人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何路通说：“咱们何不到玄坛庙去把恶僧捉来？要是木匠在庙内时，一并就带来。不然，把两个秃驴夹起来，怕他不招出来吗？”李七侯说：“这倒是条捷径路儿。”贤臣带笑开言说：“你二位说得痛快雄壮，虽是依近就近的办法，得得众人斟酌个万全善策方妙。”关小西说：“依我愚见：玄坛庙也可去得，私访也可访得，明日派开各兄弟，各有专责。要到玄坛庙去的，只管整备玄坛庙去的法子；出去私访的，只管办理私访的路道。不知大人高见若何？”施公笑道：“小西见得不差，但只明日先发私访的出去，私访起来，这玄坛庙去的可迟两日。方才李五弟说过，他师叔的解毒丹敷上，只要不见风，取出汗来，无论什么毒器所伤，只消六个整时，立能返本还原。若过两天，计全必

然复原,然后设个计策,再请几位同去方好。”施公又谈论些闲话,尽欢而散。

大人回到卧室。众英雄出来看视计全,顿觉好得多了,面色也转了,说话也行了,众人一看见他精神也有了。他一见公然,就与他道劳,又感谢天霸众位。天霸连忙叫他切勿如此,安心静养为是。大众齐说:“我们不必在此惊动得计大哥不安,咱们外面去吧。”众人遂各去安歇。一夜易过,又到来朝,大众起身梳洗,用茶点已毕。天霸来见施公,说:“今日派谁出去?若论机灵,计大哥第一,可惜不能出去,其余就是神弹子了;关小西细心谨慎,也可去得;王殿臣精明老练,就是这三个人吧。”施公点头,天霸退出来,便与李公然、关小西、王殿臣三人说明:“大人吩咐你们出去私访,要访得出些风声,或是木匠名姓、住居,或是金钗的下落,便是功劳了。”当下三人议定了道路,各人自去理会,分头私访。

我就中单说李公然回自己房内,脱去箭袍,内着小袖拳衣,外罩湖色绸长衫,白袜云鞋,拿柄折扇,改扮了文人模样,腰内暗藏匕首。出公馆,望着正北而行,一路留心细看,不觉来到静海县的南门。公然步进城门,只听得背后一人抢步向前,喊叫道:“富明,富明,你今天可上玄坛庙里吗?”公然回头一看,却是个木匠,见他背上背着斧头、锯子,肩上甩一个蓝布褙子,向城门洞内随追随喊。公然心内一动,只见前面这个人,也是手艺人打扮,穿着白布短衫,蓝布的裤子,脚上尖头薄底快鞋,年纪不上三十岁;生得獐头鼠目,不象善良之辈。听得背后有人唤叫他,便立住了脚,回转脸来说道:“做什么叫名叫姓的?大惊小怪!”那木匠已到 he 身旁,回答说:“你又不犯什么王法,就怕人叫喊名姓吗?”此人说:“不是这样讲,大街小巷,叫人听了不雅相。你叫住我,有什么话说?我要紧去干事呢。”木匠说:“我叫你不为别事,因为我们的东家要做佛事。出月初三,是他老太太的十周年,要拜三天大悲忏。你若到玄坛庙去,对你母舅说一声。他庙里与我东家老宾主,也不用讲价,叫他到出月初二,先到双林巷来东家家,把道场摆好,千万不可失期。可巧遇见了你,央求你带个信儿,就省我走一趟唐官屯了。”这人听了,也没等他说完,便把双手乱摇,说道:“庙内和尚忙得了不得,连下一个月都定满了佛事。你快到别处寺院去定吧,况且我今日也不到庙去。你若去时,也是白跑一趟。我还有要紧的事,过一日同你喝酒吧!”说毕扬长地去了。那木匠咕噜了一回,也就回转身来,出城而去。

公然听得清楚,暗想:“前面这个富明,准是吴成的木匠外甥。看他这个形象,这金钗一案,只怕倒有七八分光景。”想定主意就跟这富明走去。看他干些什么,远远地一路跟下去了。好半歇,到一条巷内,见他到一座酒楼里去了,在沿街栏杆内坐下。李爷也走进去,靠里面坐了。酒店伙计过来,问过了酒菜,一一搬来。公然一面吃酒,一面留心瞧这富明。富明虽在那里吃酒,不时把眼睛看着对门一家人家。不知为什么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四回 神弹子旅店逢三杰 白狼獾萍水识英雄

话说神弹子李昆在静海县遇见这个富明，心中起疑，一路跟着他来到酒店之中。见他一面吃酒，时刻看着对门。李爷把对门一看，见是一家住户人家，门前扬州式子矮门关着。公然心中纳闷，叫伙计做了几张饼来，添上些牛肉、羊肉，吃得饱了。忽听“呀”的一声，见对门矮门开了，有一个妇人在门口站着。李爷看这个妇人，年纪二十多岁，满脸抹着脂粉，身穿月白单衫，下面蓝绸裤子。立在门内，瞧不见两足的大小，只见髻边插几朵石榴花，生得中等姿色，透着些妖淫气象，立在那里观看过往之人。李爷心中暗想：“看这个妇人，不象正经之人。”忽听那富明连咳几声干嗽。这妇人就瞧着栏杆内，做眉做眼，把手指儿做着哑谜。富明把头点了两点，这妇人就关了门进去了。李爷心内明白：方才妇人那个手势儿，分明叫他从后面进去。半刻工夫，只见那富明会了酒钞，出店门去了。

李爷叫伙计过来，说：“小二哥，你生意忙呀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店全天都是没事。”李爷说：“你要是没事，我与你闲谈闲谈。我且问你，这条巷叫做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人家都叫它新街。这里望东出了新街，由右手往南，走到十间门里，就是县署街了。”李爷说：“对门扬州矮门内，他们姓什么？做什么生意的呢？”伙计说：“这是王成衣的家里。方才这个妇人，就是王成衣的老婆。一家子就这两口儿。他们的主顾，都是大门墙呢！这王成衣好手段，人家都叫他到家里去做生活，却时常不在家里住。爷们可认得他吗？”李爷说：“我若是认得，也不问你了。我是没事，与你们闲谈罢了。”伙计笑了一笑，遂走到柜内去了。

李爷看那天光，约有申牌时分，就把酒钞会了，走出店门。依着伙计的话，出了新街东口顺手转弯，走不上几家门面，果然有条横街，也是头东尾西。进了东口，一路留心，打量着地段，差不多在酒店的对面了。一看北首的房屋，净是店面，并无后门的样子，心中纳闷。细想：“方才那妇人的手势，一定是叫富明从后面来的意思，为何这里都是店面，不见他后门呢？只怕还要过去一段才是呢！”那李爷来回三五次，走了两三趟，见净是店家，并无后门。忽然见那杂货店旁边，有条小弄，似不通的样子。李爷走到弄内一看，那净头处有个弯儿；转过弯来，正一条后街，一眼就看见对面墙围内，露出招鸽子小旗来了。公然心内明白，回身出了小弄，想时候尚早，且去落了寓所，待到黄昏过后，方可进去探听他们说的什么，谅必这王成衣今夜不回来的了。一路走到县衙西首，有家悦来客店。走进门去，伙计就迎接说：“爷们住店吗？”李爷说：“我只要间厢房就是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有厢房，东西两间净空着呢。”公然举目一看说：“就是这间西

厢房吧。”伙计说：“爷们要用酒，还是用饭？”李爷说：“酒是要的，时候还早呢。你先与我烹壶茶来吃了，少停上灯时候再打酒吧。”伙计答应一声，回到外面烹茶去了。

李爷走到庭心，望着上房中间一看，见有三个人坐着在西间内吃酒，一个白脸，一个紫脸，一个黑脸。心中暗道：“好似刘、关、张转世了。”只见那白面的年纪四十左右，生得方面大耳，两道剑眉，一双秀眼，颌下三络青须，身穿皂罗箭袍，英风透露。又看这紫脸的，长眉插鬓，虎目圆睁，年纪二十多岁，穿一领生纱短褂，身躯长大，象个好汉。那黑脸的，也是二十左右年纪，生得细眉圆目，尖嘴缩腮，身材短小，骨瘦如柴，身穿皂绢小袖短袄，英雄挑包，下面兜裆扯裤，足登薄底快靴，虽穿着武打扮，看看他没甚能为。公然这个人天生地和气，到处礼貌谦恭，见了他们就把手一拱，说：“三位尊兄请了。”只见那三人直站起来，齐说：“仁兄请了。”说着那白脸的早已走到中间，这两人也跟出来了。白脸的到了面前，一拱说：“仁兄请到里面小酌三杯。”公然连忙还礼说：“兄等在此相叙，小弟怎好阻扰清谈？”白脸的说：“我们都是结义的兄弟，没甚事情，兄台何故见外？”一手挽着公然，朝里就走。公然只得跟着三人来到西间屋内。那紫脸的扯了一张椅子过来，朝外放下。三人就让公然首座。公然那里肯听，谦了半晌，还是把椅子抛开了些，然后坐了客位。白脸的坐了主位，那两个就左右坐了。

伙计刚然拿了一壶茶，一个杯儿，走到西厢房，不见了李爷，就到上房来。一望见他们一起儿在这里了，便笑嘻嘻的走进来，把茶壶、茶杯放在边头桌子上，移过三个杯儿，斟了四个半杯儿茶。一头斟一头说：“爷们在此请客，可要添酒菜吗？”白脸的就说：“咱们本来要喊你，你快些添上一席上等的菜来。”伙计满面带笑，说道：“晓得晓得。”回身去了。公然忙说：“尊兄何必过费，使小弟不安。”便问：“尊兄贵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”那白脸的说：“我们哥儿三个，都是江南金陵人氏。在下姓甘名亮，外号人称白面狻猊。”指着红脸的说：“这是我拜名弟兄，人称赛姜维邓龙。那位是他的胞弟，人称小元霸邓虎。”公然听了，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小可久闻金陵三杰的大名，只恨关山睽隔，未能拜会，不想今日得遇尊颜，只是小可的万幸。”说着话作了个总揖。三人一齐还礼，同说：“仁兄过奖了。请问仁兄贵姓大名？”李爷说“小弟姓李名昆。”那甘亮便不待说完，接着道：“莫非人称神弹子，李公然李五兄吗？”李爷连称不敢。三人一齐站起，说：“我等久仰大名，只是无缘相会。”只见伙计添进酒席来了，添了一副杯筷，斟上四杯酒，说道：“爷们要什么，只管呼唤就是。”甘亮点头，一摆手。伙计提了菜盘，带了残肴，到外面去了。

四人坐下，甘亮把盏敬酒，谈论当世时事，江湖上的勾当，说些拳棒枪刀，十分得意，真是相见恨晚。甘亮说：“小弟意欲与兄结为手足，不知可能俯就否？”李爷说：“不敢，小弟也有此意，只是不敢出口。”甘亮、邓龙、邓虎大喜，立刻吩咐店家。伙计听得连忙上前说道：“爷们呼唤，还是添酒？还是要饭？”甘亮说：“酒是也要添十壶；你先去买办三牲祭礼去，我们要结义呢！”说着向兜肚内摸出两个二十两的长锭，交与伙计。伙计连连答应，用手接了，欢欢喜喜的去了。这里四位英雄，传杯递盏，分外情投。不多时，伙计办齐了：三牲香烛，一切祭献物件。他把“桃园三义”的神马供在正中的桌

上,把三牲祭物排列停当,点上红烛,便请爷们拈香。四位英雄一齐出席,来到外面。这一拜有分教,黑夜交兵,杀个地覆天翻;贤良遭险,救出虎穴龙潭。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五回 侠士窗前听密语 奸夫屋内露真情

却说四位英雄来到外面，先叙了年庚：甘亮居长，李昆第二，邓龙是老三，邓虎老四。伙计一面伺候拈香，一面到外面烫酒，忙忙碌碌，十分高兴。甘亮先上了香，斟了神前酒。然后四人排了次序，一齐跪下，异口同音，称：“我等甘亮、李昆、邓龙、邓虎四人，结异姓骨肉，从此有福同享，有马同骑，患难相扶，各无私念。不愿同年同月生，只愿同年同月死。若有异心，神明殛之。”四人誓毕，对着神三跪九叩，站起来大家对拜了四拜。伙计把红毡毯收起，一面把十壶酒拿到里面。这几个伙计一齐恭喜爷们。甘亮说：“少停，一齐来领赏。”伙计们叩谢过了，伺候着四位入席，伙计斟酒。李爷说：“如今大哥上座。”甘亮也不谦逊，坐在上首坐了，说：“愚兄有占了。”李爷同邓氏弟兄，都依次坐下。一看桌上多了四双小锅，锅内无非一色的鱼肉、火腿、鸡、鸭等类。便问伙计：“我们没有吩咐你们办下这个来，这是做什么？”伙计齐说道：“这个名叫一品锅，是我们众伙计孝敬爷们的。今日爷们在小店内结义，将来四位爷们，都是官居一品，并列当朝的意思。”甘亮听了，对他们笑了一笑，说：“难得你们一点诚心。”说着摸出十两一锭银子，赏了伙计。众伙计连忙磕头谢赏，口称：“谢了四位老爷赏赐。”站起来欢欢喜喜的，立在那里伺候。李爷说：“我们兄弟自己斟酒，你们不必伺候。”众伙计谢了一谢，多到外面去了。

甘亮说：“贤弟！愚兄闻得你在山东保镖，因何到此？”公然道：“小弟受了粮船帮聘金来到天津，遇见施大人青眼相看，我就投在他麾下效力，也想挣个出身。后来到了奉新驿，遇曹必成一案，计全中了毒刀；小弟到方家堡盗药，中了一箭，几乎丧命。幸得黄天霸等前来救应，将我救回公馆。今大人谕我等改装私访，各人分道而行。小弟进城，遇见木匠呼唤那人，我疑心是金钗一案，故而寻找寓所，意欲黄昏过后，前去窥探踪迹。不想遇着大哥。”把上项事一五一十，细细说了一遍，绝无半句藏私。甘亮等三人听了，同声叫：“好，这才是大丈夫的志气。那绿林里面，江湖道上，俱非豪杰久居之所。”大家欢呼畅饮。只见伙计点上灯烛，烹上雨前茶来，四弟兄猜拳行令，直吃到二更之后，方才用饭。伙计伺候饭毕，把残席撤去，找了安处，自去收拾店铺去了。李爷便说：“大哥与二位贤弟，各请安歇，小弟去去就来。”三人嘱咐小心在意。

李爷回到西厢房，把长衣卸了，插好匕首，从庭心内飞身上屋，施展夜行的功夫，蹿房跳脊，在屋上望东而去。认准这杆鸽子旗，飘身下去，落在围墙之内。四下一望，见院子里灯光明亮，李爷鹤行鹭伏来到窗前侧耳细听，正是一男一女的声音。李爷就在窗前纸上戳了个小孔儿张着：男的便是富明，女的就是酒店内看见的王成衣老婆。

只听那富明说：“这东西我好不容易得来，这一夜分明放在枕头旁边，到了天明，我见时候不早，要紧出去，一定是忘记了带来。及至到了庙内，找寻不见。路上又没耽搁，却到那里去？不是你收拾了，还有谁吗？”又听妇人说：“只怕你在半路上忘了，或是人多的地方，被扒儿手扒了。我要是拿了你的，肯叫你这样猴急，还不说出吗？与你是新交好，难道我的心事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将来身子总还是你的，难道要你一根金钗不成？”富明说：“你的心迹我怕不知呢！这件东西，原是要与你做个久远之计了。岂知可巧的，来了个喜管闲事的施不全。被曹必成的妻子，在他手内告准了状子。他四面八方，发人探访。我吓着了，逃到母舅的庙内。”妇人说：“既然你躲在庙内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他们要来拿你，再想不到这个所在的，你为何又出来了？”富明说：“这个事也是活该。我到庙里时节，恰好有个同行叫做张四的，正在庙内做工，就叫唤我。他说：‘富明，你今日可是望望母舅吗？’我只得答应他：‘正是。’口中虽是回他，心内就是一怔。我说：‘张四哥，你做了几天了’他说：‘今日头一天呢。’我说：‘生活做完没有？’他说：‘还有两天做呢！’这时我母舅不在庙内。就想等我母舅回来，叫他回绝了张四，说过几天再做大悲忏。母舅回来，同了一个和尚朋友一起到庙。我见了母舅，就把自己的事，告诉了一回，又叫他把张四回绝了，免得人家起疑。母舅说：‘你只管放心，张木匠只管叫他做工。今夜不是明夜，施不全的脑袋，都在我手里了，你还怕他做什么？’我一想这事更好了，我就放心住在庙里，张四来做工，也不必避他了。”

“岂知到了后夜，我母舅前去行刺，却被他们看见。母舅见事不妥，回身便走。他们的手下部将，后面追赶下来。母舅细一看那人，原来前一天在双塘儿酒店内遇见过的，回手发了一把毒刀，将他伤了肩头。母舅知道他中了毒刀，不过两天工夫终久要死，也就不去追他，让他逃回去了。母舅回到庙里，说起此事。于七一听，就说：‘坏了事了。’那时母舅也想着，也把两脚一登，说：‘是我疏忽了，放他走坏了。’我就问母舅为什么坏呢？母舅说：‘我们在双塘儿酒店里吃酒，说话的时节，这个人也在旁边桌子上吃酒哪！及至我们走出酒店，这人还没动身。只怕我们说的话被他听见，岂不要到庙中找寻？就是他没听我们的话，他只要问了酒店里，就知我在玄坛庙了。如今中了毒刀，虽然性命不保，他只逃到公馆，见了别人岂不把我们的来历告诉别人吗？到了第四天，母舅同了于七又去行刺，到了公馆屋上，只见里面弓上弦，刀出鞘。周流巡察，保护得没处下手。就到外面屋上细细探听。哪知他们全晓得了，正要到庙里来，连两个和尚，一个木匠外甥，一窠而擒。母舅回来说明此事，吓得我魂魄俱消。忽听得外面敲门，我只道官兵到了，正相逃走，岂知来了母舅师父同师弟两个。我方才定心。听他们四个人商议，要在庙里设下埋伏，准备抵敌官军，杀他个片甲不回。我想了半夜，没有合眼。此事弄得太大了，还是走吧！故此前来看你，商量个法子，我与你及早高飞远去，想此地一日也住不得了。若说要走也容易的，只是苦了这件东西没有了，我与你逃到别处，怎么样过日子呢？”

李爷正听得富明说到那里，忽听前门砰砰地有人打门。不知何人到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六回 王成衣捉奸被杀 富木匠行恶遭擒

且说李公然在窗外侧耳细听，富明把前前后后一本说了，心中大喜。忽听得前门有人叫门。富明慌着说：“不好了，酒鬼来了；一定知了风声，酒也没喝，特地来捉奸了！”妇人忙说：“你快些走吧！”富明说：“叫我哪里出去呢？”妇人说：“你从后面围墙上出去吧！”富明说：“围墙又高，又没接脚的东西，怎能跳得过？”二人正在着忙，忽听外面擂鼓也似的敲门，口内骂道：“贱货！你在里头做什么？还不开门啦？”富明说：“你且应了他再讲，被他闹的四邻八舍都听得了。”妇人口内喊着：“天杀的！半夜三更地回来，我不要点起灯来，穿好衣服，才好开门吗？”外面不管，只是骂着说：“你要不开，我就打门进来了。”妇人口里虽硬，心内越发着急。富明说：“你且不用慌，我在这里静海县地面一天也住不得了。如今有两条路在此，凭你走那一条吧？”妇人说：“什么路？快说吧！”富明说：“你要就跟着我的，我在房内等着，你去开门，放他进来，待我结果了酒鬼性命，与你拿了些细软东西，连夜逃去到别处去，天长地久过日子。你要是跟他的，我就此走了，与你断绝往来，今生今世，再不见面了。”妇人听了，流下眼泪来说：“叫我怎么舍得下你呢？”富明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就去开门，放他进来吧！”妇人虽是点头，那两条腿抖的寸步难行。

忽听得外面豁喇刺一声响亮，果真打开大门来了。这李爷在外面看得明白，只见他五短身材，生成一个猫儿脸，断眉毛，小圆眼睛，小耳朵，十几根菱角髭须，眉毛眼睛，聚在一处——可怜他死在目前，尚然未晓。一进房来，指着老婆就骂，气哼哼的说：“你做些好事！”东一张，西一看，瞧了床底下说道：“这个王八躲到那里去了？”正要回身出房去寻找，忽然见富明抢将进来，手提了一把菜刀，一手扯住王成衣，举刀便砍。这人与富明正欲动手，只听得“咔咔察察”的，一连七八刀，把个王成衣的脑袋砍得七零八碎，没有一半完全的了。李爷看见这个光景，也觉可怜。这妇人虽则与富明通奸，究竟与酒鬼数年有结发之情，见丈夫死得太惨；听他临死，砍到两三刀时候，还喊叫：“大姐快来劝劝，饶了我吧！”岂知妇人这时光，吓得浑身乱抖，心头乱撞，一头哭，一手扯住富明说：“你把我丈夫杀死，叫我怎样呢？”富明说：“你是吓昏了，快快收拾细软东西、替换衣服，打成两个包袱，等待天明同你逃出城，往那乡再作道理。”妇人听了，越发哭起来了，说：“我是小足伶仃，怎会逃难？跟你去也是折磨死了。住在这里，明日官府捉去，谋死亲夫，也是六刀之罪。我前后总是一死。你索性把我杀了，倒是给我一个爽快，省着受许多惊恐！”说着揪住富明的衣服，只是不放，叫道：“你要想走吗？”富明听了这句言语，见他真个不肯放他，不觉一时怒起，用他左手对着他胸前



只一掌，打个正着。那妇人怎禁得这一下，把手一松，仰面朝天，往后噗咚的一跤，跌倒在地。也是活该，这一跤跌下去，可巧他的脑袋碰在柱礅石上，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登时脑浆迸出，一命呜呼！富明见了，哈哈一笑说：“这是你自己讨死，与我无干。”

李爷恐被他前门走了，一翻身跳下瓦房到来庭心，飞身而来，悄悄走到房门之外，也不进去捉他，只在房门外等着，看他在里面做什么。却说富明见妇人已死，把手内切菜刀抛在一旁，走过去把箱笼物件，乱翻乱倒，见了值钱的金银首饰，就向兜肚内乱塞；虽是小经纪人家，倒也有好几十两银子的东西。那知他翻来覆去，随手抓得一件东西，又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果然是你拿的。想你平日与我恩爱，都是哄我哪！你死得一点也不冤枉。”李爷听了，在门缝内瞧着，见他手内拿的黄澄澄的正是一根金钗，把手也放在兜肚之内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有了这些东西，难道没了老婆吗？到处好过日子。老爷走他娘！”说着走出房门。不防李爷闪在旁边，等他走到近身，喝声“慢着！”把他夹颈皮抓柱，小鸡般提将过来。富明这一吓，几乎失落了三魂七魄，口中只叫：“老爷饶命！”李爷说：“你自己不肯饶人，倒叫人饶你。也罢，你把兜肚解下来献了我，我便不来杀你。”富明无奈，自己性命要紧，只得将兜肚解下来，说：“爷爷拿去，放了我吧！”李爷一手接过兜肚说：“且慢，我得了你的贿赂，应许下不杀你，你只管放心吧！”说着话，将他放在地下，找了一根绳子，把他四马攒蹄捆起，然后将兜肚束在自己腰间，一手提了富明，直奔围墙而来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七回

### 曹义仆当堂释罪 富木匠就地判断

却说李公然提了富明，来到西厢屋内，只听得外面正打四更。把富明抛在地下，自己斜卧炕上，略息片时，天光大亮。只闻邓虎在里面说：“恭喜二哥，差使得了。”公然连忙起身，来到上房，见了三杰。一同坐下说：“兄弟此刻欲往何处？要没事何不与小弟同往奉新驿？兄弟们也得畅叙几时。”甘亮说：“贤弟公事在身，理当先去交差，一路保着大人，建立奇功伟绩，争个名扬后世，荫子封妻，就是愚兄面上也光彩。我等现在要访探友人，与贤弟后会有期。”李爷说：“小弟就此告辞。”叫伙计出去雇了车子，把富明安放车上，用一个大蒲包，套在富明身上。李爷不喜坐车，跟着步行。甘亮等三人送至外面，未免大家有些依恋之情。邓虎更加难舍二哥，定要独送一程。李爷挡住说：“兄弟请留贵步，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’。我等后会非遥，何用如此？”邓虎也只得罢了，四人各自一拱而别，不提。

单说李公然押了车子，出得静海城，一路往奉新驿而来，路上无话。不多时到了公馆门首，李爷唤叫从人伴当，把蒲包提到里屋，吩咐他们：“留心看守，此乃要犯！”自己与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郭起凤等见礼。只见计全坐在那里，瞧见公然进来，早已迎将出来，又谢了盗药之情。李爷说：“计哥哥贵体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多谢贤弟。这个丹药真是仙丹，如今竟无一毫毛病。贤弟访得案情，且见大人交差，再与你贺喜。”李昆即到里面，见了大人，行礼已毕。大人吩咐一旁坐下。李爷叫富明带来。此时从人早已开发了车子回去，把蒲包除了，将富明解开脚上绳索，单捆两手，将他押到施公面前来。李爷便说：“未将交差。”施公便问：“此系何人？”李爷就把昨日私访的情由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说着话，向兜肚内摸出一支金钗，两手奉与大人。大人接了金钗，满脸堆笑说：“李贤弟，又是一件头功，可喜可贺。”吩咐从人：“叫军士们站班伺候。”施公居中坐下，叫把富明带上来。从人答应一声，两个军士，押了富明，朝上跪下。

施公便说：“富明，你便把得金钗，调戏周氏之事，从实供来，来院从轻发落；若有半句唐突，我请上方宝剑斩你脑袋，后悔莫及。”富明一想，左右是死，不如招了，免受刑罚。便说：“小人情愿招来，只因小人在翰林家中做工，曹翰林有个小妾周氏，年方二十多岁，生得风流标致，常到做工的地方看小人做工。小人一见生得俊俏，心甚爱她，恨不得把她一口囫囵吞下肚去。可巧她见了小人，常把言语搭讪。小人心中昏了，当她看中了小人，夜夜思念于她。这一日，玉凤送茶壶来，说道：“我家姨奶奶的好茶，叫我送与你吃的。”我听了此言，内心就想：姨娘怎地要好，把自己用的茶壶，给我木匠司务吃茶呢？及至呷了几口，这个味道，自出世以来也没吃过，我就开了壶盖，看

看什么样子的茶叶。岂知一看,只见黄澄澄的一支金钗。我想金钗怎么在茶壶内呢?一定是姨娘看中了我,叫我夜里进去,这个金钗就是表记。我就收在身旁,到了黄昏时候,在门房内一问,今夜曹老爷不回来了,我想越发对了。这个时候,小人脚上没穿着鞋子呢。走进去,见有双鞋子放在那里,心中一想:若是赤脚到姨娘房里,究竟不雅,我就借用一借用吧。谁知穿上鞋子,走到姨娘房中,灯火也没。我就轻轻叫了几声‘姨奶奶’,并不答应。我当她等得性急了,睡熟在床上呢,我就摸来摸去,摸到床上,并没有人。正想要出来,只听得脚步声响,我心中欢喜,以为是姨娘来了,连忙将她一抱,就与她亲个嘴儿。那里晓得一嘴毛烘烘的。就听她喊叫起来,方才晓得曹老爷到了。我吓得生出急智,就把鞋子脱在房内,赤脚逃走出来。倘然老爷追究起来,让曹必成去晦气,与我不相干了。如今遇着大人是青天,小人怎敢说谎,这就是以往实事,求大人笔下超生。”

施公说:“你杀死王成衣夫妻,从实招来!”富明一想:“此事被他们在窗外都听去了,当时就把我捉住。再也赖不过去,我横竖一死,索性说了,免得零碎受苦。”就把向来与王成衣妻子通奸,后来怎样躲在庙内,又进城去,将王成衣杀死一事,从头细说了一遍。施公吩咐记了口供,叫计全、何路通二人带护卫军士,押着富明,一封书信连着供单,送到静海县去。计、何二人上马,取了家伙。军士押了犯人在前,一路进城,到了县衙,二人下马。计全把书信取出,呈与知县。陈太爷见书信,知道前案已得,今又有两条命案:“只怕我的前程有些不保。”吩咐伺候站堂;一面差人去请曹步云到来,一面监内提曹必成。不多时案犯齐集,知县升坐大堂,两旁衙役、书吏、皂隶一齐伺候。陈景隆先请曹翰林到堂,曹必成跪在下面。知县吩咐带木匠富明上来。差人传说:“带凶手!”曹步云一看,认得是叫过来在家做工的富木匠。他见了知县,全不翻改,照前番的样子,一五一十地说了遍。曹翰林方知冤死了爱妾,屈害了这个仪仆,心中好生难受。陈景隆审明了富木匠的亲供,书吏记了供单,随即当堂与曹必成除去刑具,换了衣服;将富明钉镣收监,吩咐狱官,格外留心。一面叫差人快些备一乘小轿,一匹牲口,自己也不敢打道了,单传提轿伺候。先请计全、何路通二位上马先行,陈景隆坐上轿子,曹步云乘了小轿,老家人骑了牲口,只用四个公人,一顶红伞,立刻出南门,到奉新驿而来。不多时,到了公馆门首,下马的下马,出轿的出轿。门上报知施公说:“静海县到了。”大人吩咐道:“请。”陈景隆、曹步云主仆进公馆,来到书房,参见钦差大人已毕。大人吩咐:“看坐。”曹步云谦逊一回坐下。陈知县跪在地下,连连叩首说:“卑职该死。回禀大人,现今曹必成一案,已将富明木匠审明口供。曹必成实情冤枉,今已开释。富明连伤三命,请大人谕下。”施公定了“立斩”罪名,因他尚有余党,不必详文上去,就于明日就地正法。岂知仍然不安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八回

### 关小西私探玄坛庙 黄天霸护囚静海城

却说施贤臣代理巡按，可以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。富木匠连伤三命，罪无可逃，定了斩决；因为他尚有余党，恐其反牢劫狱，沿途邀截为阻，就命明日午时在本城处决。陈景隆理事糊涂，理应开革，姑且从宽，俾其改过自新，记了大过三次。曹步云枉为翰林，见事草率，诬告义仆，申斥一翻；着将曹必成领回，好好看等。曹翰林诺诺连声，同了曹必成谢了大人，先回去不提。静海县知县启禀大人说：“城中只有右营城守，别无武将，恐其临刑劫夺，请大人给发能员保护法场，方为妥当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贵县先回衙理事。王成衣家内尸首，可曾料理？”陈景隆说：“卑职昨日清晨，就得报王成衣家被盗，杀死二命。卑职立刻前去相验：就见大门打坏，王成衣夫妇被杀死房内，箱笼物件，倒翻满地。卑职也只道强人所为，怎想到因奸被杀的呢？就命地方买棺木成殓，房屋封锁入官。及至回到衙门，大人的书信连凶手也就到了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就是糊涂。你不想要是强盗，岂有带刀剑，怎么凶器倒是切菜刀呢？你以后若不实心任事，照此糊涂，少不得要去了前程。”陈知县连连磕头称是，说：“卑职再不敢粗心草率了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就回衙去吧，明日我打发黄副将并王、郭二守备，一同保护法场便了。”陈景隆谢了大人，告辞出去，提轿回衙去了，不必细说。

本来施公平反了曹必成冤狱，斩了凶手便可起身。只因玄坛庙凶僧吴成，结连了于七——改名薛酬，若不除去，终是百姓的祸根。便与黄天霸、李公然、计全三人商议此事。李公然说：“我听富明说，玄坛庙内又到了吴成的师父师弟，这二人本领非常，不知叫做什么。如今庙内设下重重埋伏，全有准备，不斩只怕为祸不小。”施公说：“我不虑他行刺，所忧者：只怕此时不将他除了，将来养痍遗患，陷害良民百姓。”计全说：“行刺最要严防。我料他们时常到来，只因防备得紧，故此不敢下手。”

正在议论，只见关小西、王殿臣二人回来，见了大人行礼，又与众弟兄一拱手。大家还礼。大人吩咐一同坐下，便问：“二位今日私访如何？”小西说：“我听说曹必成案情得了哪！”施公说：“这个案已结了。我问你玄坛庙的消息如何？”关小西说：“这玄坛庙的事，我也打听明白了。今日我与王爷出去的时节，就商议好了，同走一路到唐官屯玄坛庙去。因为恐怕恶僧看破形踪，孤掌难鸣，所以二人同去，有个斟酌。到了唐官屯一看，却是个热闹去处。这条镇头南到北，也有二里多长，就在双塘儿的腹里。南头冷静，有个郑家花园，极其宽大的。这玄坛庙就在北头市梢，离开市镇有一箭之遥，房屋倒也不少，大约总有数十间，四面围墙高峻。和尚不过十几个，都是念经拜忏的客师，并无本领。只有当家和尚静修，是个飞贼出身，就是行刺的这个吴成哪！如

今来了这于七，法名叫静喜，与他一师门下。今日这两个贼秃不在庙里，我二人胆大了，就走到里边各处游玩，并不见什么踪迹。去了些香钱就出庙，来到镇上走了两趟，在一家大茶馆内啜茶。正听讲得高兴，一个说：“我实在劳不起了，趁他这几个钱，不是买命钱吗？”一个说：“原来倒还好哪，自从静喜师父来了，直闹的黄河浑了。时常半夜三更出去，回来时要茶要酒。伺候一天已经乏了，巴不得放倒头就睡，他还要时刻叫唤，要长要短，实在不体恤旁人了。”一个说：“前日又来什么师父了？王二哥我且问你，为什么当家的师父、师弟，都是拖辫子的？”一个说：“你不晓得，这个师父不是出家和尚的师父，只是他拜从学习刀枪拳棒的师父呢！这是江湖上有名的大本领，叫活阎王李天寿，人家遇见了他就是遇见阎王了。王二哥，我昨日听得施主人家讲，说咱们南头那个郑家花园出了妖精。我们回去，你就多辛苦点儿，我对当家说，叫他多加你多少钱就是了。”说着话出去。我与王爷见时候不早，也就回来了。据我看这玄坛庙，很有些费手。”

施公听了，愁眉不展，沉默了良久，才问：“众位贤弟，有何计较擒这几个贼人，与百姓除害？”天霸说：“明日待咱进城，保护法场。斩了富明之后，就教知县着右营城守，调二百名官兵，于黄昏时候在双塘儿取齐。二更到唐官屯，三更围住玄坛庙。我等众弟兄杀进庙内，一齐动手，把他们拿住。”李公然说：“众弟兄不能一齐进去，只宜进去一半，其余要在外面，分头埋伏，把守各路，方为妥当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五弟之言有理，各人预先派定，谁进庙，谁守那一路，在那里埋伏，俱各有汛地。”说罢，天霸同着王殿臣、郭起凤入城保护法场。多时进了南门，到得知县衙门，丢鞭下马，来到花厅。陈景隆迎接三位入内。景隆升堂，传齐衙役。在监内提出富明，捆绑停当，判了斩条，就请天霸等仨人上马。城守冯老爷带领二百名军士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在前开路。黄副将同王、郭二守备押着犯人而行。随后，陈知县摆道，亲自监斩。一路来到校场，上演武厅升座。旁边客位，坐着黄天霸。捆绑手把犯人推在校场中间，朝南跪着。二百军民把犯人团团围住，发一声喊。城守冯老爷骑在马上，手执大砍刀四面巡哨。王殿臣、郭起凤各抓兵器，在演武厅下左右保护。当时看的人拥挤不开。这时正交午时二刻，只等三刻开刀，就没事了。岂知祸从肘腋起，变在转眼间。要知抢劫法场的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九回 设埋伏阎王定计 劫法场众贼乔装

且说静修头陀去行刺，无奈防备得紧急难以下手，两次俱是空劳跋涉。那一天吴成的学武老师活阎王李天寿，同了小徒弟朱镰到来。吴成大喜，摆酒款待，就把于七报仇之事对他说了，又提起外甥藏躲的情节，道：“如今施不全那里知晓咱们在此，少不得迟早要来相犯我们。这施不全手下皆有能为之人。我正恐寡不敌众，幸得师父、师弟到来，这是徒弟的万幸。”活阎王便问：“施不全手下之人共有多少？”于七说：“旧时不过四五人。”吴成说：“如今不满十个，内中还有几个平常的。”活阎王李天寿听罢此言，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只道有一百与八十，倒要费我手脚。原来这些小辈，杀鸡焉用牛刀？我料他们心肠狠毒，日间必不到，恐怕我们逃走。一定半夜三更调了官兵把守庙宇，团团围住。咱各路设下伏兵，让他进来，一网打尽。”于七拍手说：“师尊料事如见，一些也不曾差错。”吴成说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活阎王吩咐：赶紧埋伏，等到黄昏，一切俱齐。活阎王李天寿教他按法埋伏，吴成以后每天关山门就设埋伏；到天明，先行收了，然后开门。把这玄坛庙，摆布得铁桶相似。那知到了天明，就得着富明被擒的消息。吴成、于七连忙进城打听。就是关小西到庙里的这一日，他们两个探得明白，明日午时，在县城处斩富明，商议要反牢劫狱。等到二更后，两人飞身上了监墙，四面观看，无奈把守得连风都吹不进去，三回五次，不敢涉险，只得越墙而出回转庙内，告诉了师父、师弟。活阎王说：“天已将亮，反牢狱神仙也来不及了。横竖明日午时处斩，我去抢法场吧！”当下四人计议停当。

一到天明，吃饱了酒饭，各人改扮，分服色方可混人眼目。活阎王李天寿善用一把铁桨，铁桨中间暗藏一把利刀，共重六十四斤，长有三尺五寸；他杀得性起，从桨柄内抽出刀来，左手舞桨，右手挥刀，凭你千军万马，所到之处，但见血肉交飞。此时就扮做一个渔翁，头上原戴的露顶凉帽，身穿葛布大袖衫，下系蓝裙，足下草鞋，把桨拿在肋下。那赛猿猴朱镰形如病鬼，还有谁人起疑，不用更换，便将一对双刀藏在身旁。吴成除去了头上金箍，将头发挽个结皱儿，身穿一套破衫破裤，手中拿一条硬树扁担，腰别一柄铁斧，扮个樵柴的汉子。于七也把金箍子去了，就用个紫檀道冠，将发盘上，插了一枝竹簪儿，身穿蓝布道袍，足上穿一双半旧朱履，背上把宝剑，手中拿着白布招牌，上写：“神符治病，不取分文”，就算个走江湖的画符道士。这等的乔装改扮，极是容易，立刻扮换停当，陆续出庙，直奔静海县来。

到城内，吴成远远望见校场内，人山人海，都是看杀人的。那差使还没来，只有当地保在校场伺候。这些看的人有的吃酒，有的吃点心食物，有的看把戏，有的看耍

拳弄棒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纷纷扰攘。吴成四面寻找，只是看不见他们三人。走到演武厅那里，地方拿着藤条，不许别人过去。吴成望了一望，他们也不在此处，回身再去寻找。走到一个人圈子里，就挤将进去一看，正是于七在那里鬼画符哪！口中说道：“不论什么打伤跌伤，无名肿毒，一不用刀针，二不用丹药，只要三道灵符，立刻痊愈。有毛病的请过来，当面见效，分文不取，有缘遇我，错过难逢。”吴成在旁边听得笑出来，就把身子往后一鞠。那背后的人，直跳起来，骂说：“你这卖柴的王八，只管好笑，把身子鞠什么呢？把腰内斧头柄，搠得我卵脬都穿破了。”吴成一听骂他王八，那里忍耐得住，就顿然大怒，一把揪住那人，把扁担扬起就打。那些看画符的人，看他动手，一齐喊道：“容你不讲理哪？我们大家来打呀！”这一乱，不知可要闹出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回

### 狠吴成欣逢好友 七煞神大闹校场

却说吴成正要用强，众人乱嚷，于七恐怕弄出事来，不当稳便，连忙过来解劝说：“这位卖柴的朋友，你碰了人家，还要动手，是你的不是了。”一手把吴成扯住说：“算了吧！”又向众人作一甩网揖，说道：“众位施主，看出家人分上，让我医治人家毛病吧！”众人说：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也不与他较量。”闲话休提。吴成会同了于七聚在一处，东寻西看，只是寻不见活阎王、赛猿猴两个，走到一个人圈子里，二人挤到中间，见是卖拳的在那里打对子。看的人齐声叫：“好！”于七一看，这两个卖拳的，年纪都不上三十岁，上身赤着膊，下面都是兜裆扯裤，足上紧统骁靴。一个使一根三节连环镔铁棍，一个使两柄板斧，丁丁当当，打得真是好看。这使棍的中等身材，白净皮面，竖眉弯眼，露着杀气；那使斧的，魁伟长大，面如锅底，精眉大眼，阔口招耳。颌下俱无须髯，像一对好汉。只见两人把一趟斧、棍打完，向众人拱手，借助盘川。顷刻间丢了一吊多钱。二人把钱收拾起来，只见吴成走过去把手一抬说：“二位贤弟久违了！”二人看见，就是一怔，便说：“哥哥你怎的？”以下还没说出，吴成丢了一个眼色，二人就说：“你怎地也来看杀人哪？”吴成说：“不错，我把柴卖了，时候还早，听说今日杀人，因此来瞧瞧热闹儿。”二人便把场子散了，穿了衣服，拿了家伙，同着吴成来到校场门首一条横街上。

看见一座酒楼，三人走上楼，里面阁子里头，拣了一副座儿。只见一个游方道士也跟了进来，吴成拖他一同坐下。酒保问过了酒菜，立刻搬来，摆放桌上，自去应酬别的主顾去了。吴成就对二人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来见见。这位便是于六的兄弟于七，现今改名薛酬，从了我师立本禅师出家，法名叫做静喜。”二人立起来，作了一揖，齐说：“久仰大名，无缘拜会。”于七连忙答礼。吴成指着那个白脸的说：“这位就是玉面虎马英。”指着黑脸的说：“那位便是七煞神张玉。他们都是卧牛山的寨主。”于七说：“久闻二位英雄盖世，难得今日相会，真是万幸。”四人谦让坐下，马英便问：“二位哥哥为着何事，乔装打扮到来？莫非今日所斩这个人，与二位哥哥相关吗？”吴成笑道：“马贤弟真是机灵，一些也不错。这件事说也话长。”就把双塘儿遇见于七要报仇的话说起，直至同了师父李天寿、师弟朱镰改扮进城，意欲抢劫法场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今日天赐其便，巧遇二位贤弟到此，望拔刀相助。”马英、张宝同说：“自己弟兄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？”四人一头吃酒，便一头说话。吴成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为何在此卖艺？”马英说：“我们的事，也是一言难尽，现下时候，午牌快到，不能细说，过后再告诉哥哥吧。只是今日这件事，也须定个主意，少停救了你的外甥打那里走？或者他们有了准备，



施不全派下能人保护，少不得一场厮杀，倘然失散了，可到那里叙会？”吴成说：“我们全算计定了，少停等阴阳官报午时三刻，刽子手朝上打千，请刀为号，我们一齐发作。于七弟杀死刽子手开路，我就抢了犯人背着，跟他一直杀出南门，直奔正南四五里路，有个大松林会齐，一同回唐官屯，正乙玄坛庙。我师父李天寿、朱镰，他二人抵敌施不全部将。诸事安排，就是缺少挡住官兵、城守并这民壮马快，这些为难，又没一个喽兵伴当。正在忧心，幸得二位贤弟到来，岂非愚兄的万幸吗？”马英说：“弟弟放心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得远远锣声响亮，那街坊上的人向东乱奔，嚷喊道：“快去看呀！差使来的了！”吴成一个腾步，直蹿到前面楼窗上，向下一望，就见官兵官将，纷纷攘攘，已到校场里面。望到后边一顶红伞，如飞般的抢进去了。连忙回转身来，把手一抬，说：“三位快走！”说着自己先下楼去，背后于七、马英、张宝，急忙取了家伙，随后连蹿带蹦，下了扶梯，直奔出来。酒保喊道：“四位出来会帐，共吃一两二钱三分。”那知他们连理也不理，直奔街上去了。掌柜的看这光景不好，准是要赊吃了，还亏他心灵手快，隔柜台一把扯住了张宝的肩膊。那知恰巧撞着这七煞神，顺手一巴掌摔去，怎挡他蛮牛般的力气，就直转去，只听得哗啦啦的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把案头上的鱼肉荤腥，碗盏家伙，打碎个精光。伙计连忙过来，将他扶起一看，头也跌破了，手也跌直了，还倒了一身油腻汤水。掌柜的直气的眼睛发定，又是气恨，又是疼痛，人又跑了。今天的人千千万万，那里去追？只有把他们骂一场，见旁边留落一条硬树扁担，这就算赚头了。一言表过不提。

且说四条好汉，离酒楼，出横街，跟着众人拥进校场。正见静海县知县出了轿，上演武厅坐下。那一营五百官兵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团团围绕着圈子。四人要想轧进去，却被官兵吆喝住了。四人不敢发作，暂且忍气，只得就在他们背后张望着。这演武厅上，居中坐着陈景隆太爷，旁边坐着黄天霸，捧着单刀威风凛凛。背后站着多少刑房书吏人等。厅下王殿臣、郭起凤分立两旁。犯人跪在中央，捆绑手、刽子手四围保定。只听阴阳官报说：“午时二刻。”就见右营城守冯老爷提着大刀，周围巡哨。此时看的人都在四面远看，谁也不能挤得进圈子里去。吴成心内明白，却不知师父、师弟可在这里，暗与于七、马英、张宝仨人丢了个眼色，就直跳地咆哮起来，乱叫了一声，犹如半天里起了一个霹雳。他提起碗大的拳头，照着那官兵乱打。就这一阵乱嚷，里头阴阳官正报午时三刻。不知富木匠生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一回

### 校军场要犯被劫 静海城百姓遭殃

话说阴阳官报：“午时三刻。”陈知县吩咐：“推下去！”左右把犯人双臂绑定，飞奔到校场中心，朝外跪倒。只见那刽子手捧着那把勾魂落魄的鬼头刀，抢步上演武厅，单屈膝一跪，禀请行刑。陈知县说声：“快砍！”忽听那边发一声喊，四下里噗通通如猛虎般地跳进五六个人来。陈景隆只吓得浑身发抖，心头别别地跳个不住，二十四对牙齿，捉对儿厮打。那刽子手刚刚才举刀，不料于七在人丛中直钻进来，一个滚地龙之势早到跟前，把背上宝剑嗖地拔出，顺手一剑，刽子手脑袋已离却颈项，噗通尸首栽倒。吴成早把官兵推倒，腰间拔出砍柴斧头，连蹿带蹦，也就到了外甥身旁，叫声：“外甥，不要惊慌，我来救你出去。”口中这般说，手中柴斧起处，早把几个捆绑手砍倒。有几个机灵的，见势头不好，走得快，就算便宜。于七将绑富明的绳索割断，吴成背了外甥，抡柴斧一路使着，撒腿就跑；于七舞动宝剑，在前开路，把这些官兵，如砍瓜菜般地乱杀。

有黄天霸一见，燕子般的飞进几个人来，就知事情坏了，站起身来大喝一声：“好大胆的强徒！擅敢抢劫要犯，我来也！”提了钢刀，直奔下演武厅来。劈面正迎着一个老者，须发皆白，长发打了个结儿，头戴草帽，身穿渔翁的服色，手中提着一把船桨，正是活阎王李天寿。黄天霸不问是谁，将刀照头就劈。只见那老者不慌不忙，把桨往上一提将黄天霸的刀架开。这二人刀来桨去杀在一堆。旁边郭起凤正要上前帮助天霸，又恐不是这老头儿对手。忽见来了一个痲病孩子，手舞双刀直扑过来。郭起凤忖想：“也是我的时运转了。遇着这个痲病鬼，一定稳稳的拿来。”他便要讨这个便宜，那知恰撞着了硬头货哪！起凤大喝一声，舞动铁锏，迎身上去。赛猿猴把双足一登，往上打了个旋风，身在空中滴溜溜旋转，两脚未踏实地，双刀先劈下来。王殿臣过来相帮，照定病孩子夹背一刀。朱镰年纪虽小，跟着活阎王遇过大敌，早已旋转一闪，还刀便砍。三个人杀在一处，只是王、郭二人那里抵敌得住赛猿猴呢？再说马英、张宝正与官兵争打，忽见大家动手，马英把三节镔铁连环棍施展开来；张宝拔出两柄板斧，不管军民百姓，男女大小，只要碰在板斧边总归送命。当时校场内众百姓，顿时大乱，齐声喊叫：“反了！快些逃命，强盗杀人呀！”大家乱窜奔逃，惊天动地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活阎王把铁桨挥动，天霸用尽平身之力，只是抵挡不住。幸亏李天寿无心伤他，见吴成已将犯人救出，便打了一个呼哨，虚晃一桨杀奔南门而去。赛猿猴朱镰把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杀得不能招架的时候，忽听得师父呼哨，也便吼了一声，撇下二人追上活阎王去了。

黄天霸与王、郭二人会在一处。天霸说：“差使被他劫去，如何回见大人？我们不能不赶。”王殿臣、郭起凤听了没法，只得说：“我们并力追到南门，看他们怎出南门。”三人追了一回，听逃命的百姓嚷说：“方才一个道士背了犯人，逃出东门去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招呼王、郭二人一齐追到东门。守城的军士说：“果然有个卖柴人模样，使着柴斧在前；有个道士背着一人，跟着出城。我们正要拦阻，被他们伤了三人，幸亏不死，如今躺在门房间里。”天霸说：“这也难怪你们，如今好生把守。”搭讪着与王、郭二人回转校场而来，一声喊，把马英、张宝围在垓心。冯老爷吩咐：四面分派弓箭手，若然强盗冲夺过来，将他射住。自己带领手下兵丁，杀上前拿贼。元如马英、张宝来的凶猛，如何近得？正在难解难分，恰好黄天霸三人到来，大叫一声，冲进围子。冯大老爷胆就壮了十倍，抡开金背大砍刀，催开坐骑向张宝砍来。张宝并不作声，将两柄板斧向刀盘上嗒当地一架，真是力气大了，就把这柄金背大砍刀，直荡开去，几乎磕飞了。冯爷大惊失色，幸得黄天霸看见冯爷不好，一纵身跳过来，举刀就往黑脸大汉砍来。张宝将斧招架天霸的刀，冯老爷方得兜转马头，险些失了性命。王殿臣、郭起凤战住了马英。马英的三节镔铁连环棍，非常厉害。王、郭二人看看敌挡不住，冯老爷上前相助。三个杀一个，恰是正好。忽见平空跳进几只大虫来。黄天霸大惊，暗想：“贼兵还有接应，今日我就难以抵挡了。”毕竟来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二回 李公然弹打玉面虎 白马李力战活阎王

且说施公自从黄天霸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三人起身之后，只是放心不下，遂同计全、李昆等商议。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如今黄副将与王、郭二守备，虽去静海城保护法场，犹恐贼党人多，难以万全，须商议个尽善之计。”李公然说：“大人既放心不下，李某不才，愿同李七侯进城接应。这里有计大哥同关贤弟保护大人，万无一失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李贤弟一行，诸事见机行事。”公然说：“不须大人嘱咐。”随即同了李七侯带了家伙，辞别众人，出了公馆，直奔静海城去了。

岂知这一会恼了一个英雄，关小西见大人进内去了，便把计全拖到外边说：“计大哥，我自从跟随大人，哪一件不是我上前？如今大人只宠用李五哥，凡事皆他去干，你我得面上无光。”计全说：“由他去吧！”小西说：“我同你前去，倘有抢劫犯人之事，多少也得些功劳。”计全说：“只怕使不得吧。”小西说：“到了城中远远窥探，若然法场上没事咱们暗暗跑回，难道有会失事吗？你若不去，我一人也要去的。”计全被他缠住，只得应允。暗暗嘱咐了何路通：“小心伺候大人。倘然大人问起，只说我们在近处走走就回来的。”何路通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们只管去吧，把大人交给我就是了。”

当下小西同计全扎束停当，也不乘马，就出了公馆，一溜烟向北而行。虽说这时已经迟了，也是鬼使神差，叫他二人前去，却不料救了二李的性命。且说李公然同着白马李来到静海城，但见家家闭户，街上百姓纷纷逃出城来。公然扯住一个年老的人，问他为什这般光景，那人便把法场上闹事，强盗抢去犯人，把百姓杀了无数的话说了一遍。李爷撒腿就跑。二人直到校场，正逢在那里杀得烟雾弥空的时节，李七侯大叫一声，舞动铁钢刀，公然使开了单刀，托地跳到里边。就把黄天霸吓了一跳，只道是贼人救应，岂知却是自己的人到了。李七侯早飞刀迎上去，大叫：“强盗休逞能！俺李爷爷来结果你们！”将刀一摆，就与张宝交锋。那张宝原系与天霸战个平手，还是黑白棋子呢，如今添上一个李七来，如何挡得？渐渐的刀法乱了。李公然只是站在官军队里，不上去助战，把那弹弓取下，扣上弹丸，将弓弦拉满，觑定了使三节棍的人面门之上一弹打去。马英要算眼明手快，听见嗖一声，一物直奔面门来，连忙一闪，弹丸从颈旁插过，带去一片皮肉，鲜血直淌下来。他咬牙切齿，撇下三人来战公然。公然也就扯出刀来动手。这一会经不起添上两员虎将，那马英、张宝就抵挡不住，正要想脱身之计，忽见正南上官军大乱，好似竹排般地往两边倒去，中间杀出了一条路来；奔进三个好汉：一个就是活阎王李天寿，跟着飞山虎吴成、赛猿猴朱镰，舞动军器，如旋风般杀来，把官兵伤了无数。

原来李天寿同着徒弟朱镰，杀出南门，只是不见吴成、于七。师徒二人等了一回，商议着且到约会地方再议，二人就奔大松林而来。恰巧于七背了富明，后面跟着吴成，从东门出来，绕在大松林东面穿林而出，碰个正着。于七把富明放下来。他手足绑得麻木，现也活络了，神也定了，便向舅舅磕头，并向于七、李天寿、朱镰等逐一磕头道劳。大众还礼。吴成便把遇见张宝、马英的话，告诉师父们一遍。活阎王说：“这事不妥，为何他两个还不来？”再说吴成打发于七同外甥回去，自己就同师父、师弟反复进静海城南门。要算他们泼天大胆，直把个皇家城池，就当作自己房屋，看得了然不在心上。

且说陈知县没能干，在校场内，见了贼人抢劫犯人，就吓得满身出汗，目定口呆，连句话也说不出。从人连忙唤轿，哪知轿班都逃命去了，只有三四个二爷等，同几个心腹从人，保护着老爷，从校场后面逃走，到小户人家，躲过了半日。从人出来打探，见街上人清静了些，方同老爷回转衙门。陈景隆方才定心，然后打发人出来打听贼人消息，并天霸等怎样了，快回来报。及至打发的人探明白回报，活阎王已经二次又到校场了。

且说活阎王师徒，把官兵乱斩乱劈，杀得众三军东倒西歪。马英、张宝正要走时节，忽见他们到了，顿然勇力百倍。黄天霸同着王、郭二守备晓得这几个人的厉害，难免心中着慌。只有李七侯、李公然不知高低。一见仨人进来，李七侯撇了张宝，挥刀便照活阎王砍来。天寿把桨招架。李七侯就知不好，这家伙倒难受的了，只得使那花刀巧战之法，不让他家伙碰着才好。那知这活阎王李天寿是个老辈英雄，行行懂得，随你什么战法，也是不行。黄天霸要想上前相助，又有张宝战住，不能脱身，如今又添上一个吴成，自顾尚且不暇。再说李公然撇了马英，来战赛猿猴朱镰，又是遇着了对头。朱镰飞跑蹿纵，身轻灵便，他在半空中打旋，两把刀如雨点般劈来。公然难以招架，只杀得遍体汗流，吁吁气喘。真叫做一番反复：方才来了二李，立时占了上风；经不起如今活阎王师徒到来，分着四堆儿厮杀。毕竟谁胜败谁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三回 关小西私出救二李 活阎王力托千斤闸

却说李天寿见自己的人尽占了上风，此时正好脱身。若是只管恋战，他们把城门关闭，打发人讨了救兵到来，那时就要吃亏。要像我师徒三个，还可越城而走，无奈这马英、张宝不会高来高去，倘被他拿住，如何是好？那活阎王到底是个老贼，他就风转篷，便将手中铁桨柄内嗖地抽出刀来，左手执桨，把李七侯的单刀挡开右手嗖的一刀砍去。李七侯不防这个招儿，几乎把脑袋削去，要算躲得快当，把个头巾削去一半，只得跳出圈子外来。活阎王大叫一声：“我们去也！”连打几声呼哨，使动手中刀桨，直冲出围来；背后马英、张宝、吴成，鱼贯跟着他走，赛猿猴朱镗断后，如五只猛虎。官兵怎敢拦阻？只得虚张声势，假做抵敌上来。冯守备把令旗一挥，官兵从两旁抄来，层层只管向前围裹。无奈贼人厉害，只苦了三军，死伤的不少。一直到了南门大街，两旁无路可抄了，官兵也死得多了，只好随着天霸在后追赶罢了。

活阎王抢到城门的时候，恰巧刚要闭城。守城官得知县飞报，传令关闭城门，守城官立刻叫军士将千斤闸放下。军士奔上城头，那绳索盘车早已整理了舒齐。众军士一齐动手，立刻把绞桩带定绳索，左右平匀，然后将盘车转动，那千斤闸板，轧轧地慢慢下来。那知这闸板下得还不到一半，可巧活阎王抢到。他见城上放闸，一跳有丈外地步，直到闸板底下，把桨刀插在腰内，双手把闸板托住，大叫：“你们快走！”吴成便叫：“二位贤弟快抢城门。”马英、张宝随后也到，一齐连蹿带蹦，逃出城门去了。那城上的军士，见闸板停住不下，说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到跟前一望，连说：“下面有个老强盗托住呢！我们来相帮，你用力盘绞，闸死这老王八的。”上来的几个军士，一齐相帮，拼命地盘绞。这个时候有许多闲人百姓，正在城头上观望校场里厮杀，还没下去，军士就叫众位都来当个差使。果然依着他的话说，一齐都吊在闸板上。众军士配合一齐着力盘绞。这一下手，城门洞内活阎王真正要见阎王了！今这盘车教天寿如何当得？且说赛猿猴朱镗在后面断后，黄天霸追赶上来，朱镗回身又战。他们几个人左右齐上，朱镗虽勇究竟难抵敌，又不敢放他们溜到前面，只得且战且走，因此落后。那活阎王双手托住了闸板，过了吴成、马英、张宝，三人出城走了，只不见朱镗到来。正在着急，忽上面顿时着力起来，好似泰山一般压将下来，老贼两手发抖，汗如雨下。正在万分难忍之时，忽见朱镗到来，离到城门不到一箭之地。朱镗看见师父正托住闸板，头上汗如雨下，两臂东西摇摆，知道来不得了，连忙大叫：“师父休慌，小徒来也！”他便撇了黄天霸众人向前飞也似的奔来。正抢到城门相近，只有几丈地步。岂料背后的黄天霸也就看见了活阎王手托闸板，站在城门洞内，忙向袋内摸出一只金镖，照

准了李天寿的咽喉，嗖地就是一镖。那李天寿看见黄天霸紧跟在朱镛背后，早已用心提防，见他把手一扬，就知是暗器来了，一道金光直奔自己身上而来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只苦的双手托住闸板，本系正在性命交关的时节，他的身子那里还好躲吗，连忙把头一偏，这只金镖正中肩头上。李天寿吼叫一声，也顾不得徒弟了，把双手一松，身子向外一个脊背翻身跳将出来。这闸板“砰”的一声，就直闸到底。李天寿见闸板已下，也不能顾着朱镛，且回玄坛庙而去。

那知赛猿猴朱镛，赶到城门，只离二三丈之遥，忽见师父中了暗器，将闸板放下了。朱镛把牙齿一咬，旋转身来，与天霸拼命，将双刀没命地砍来。天霸见他来势凶恶，向后退让，把手对了二李一摆。二李会意，便同了王殿臣、郭起凤一齐上前，连着城守老爷，刀铜并举，只望朱镛砍来。四周围团团裹住，好似走马灯儿一般。朱镛心中着急，只怕难以脱身，战斗多时，刀法疏慢，正是急中生着计来；抬头见左边四五丈地步有一排楼房——家家关门闭户，便有心上屋。他越杀越过去，将近一二丈，跃身一跳，直蹿到楼房之上。一弯腰就抽起数块瓦片，望下面雨点般的飞来，把那些官兵官将打得飞跑。黄天霸同那二李，虽说俱有轻身本领，只是跳上平房。等寻打平房上面接脚，及至上了楼房，那里这朱镛早上了城头；黄天霸等也上了城头，朱镛已越城而下。天霸同二李虽能下去，只是要用百链索方可下得。急忙向袋中掏出百练索来，把铁钩住城墙上面，然后将身溜下。三人来到城外，收了钩索，藏好袋中，一望朱镛去得不远，三人就直追下去。一路来到三岔路口，黄天霸望见前面有个大松林，当下就放心追赶，岂知几乎没了性命。要知三人怎样遇险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四回

### 两英雄双中金镖 活阎王松林遭困

且说李天寿虽然中了一金镖，打伤了肩头，弄得鲜血淋漓，却不打紧。为何缘故呢？只因中的所在，正是穿骨锁地方，莫说黄天霸打的时候，离开较远，镖已脱力，就使穿肩而过，也没甚要紧。所以活阎王全不在心，不过当时吃了一惊罢了。及至行到松林，早将金镖拔出。进了松林之内，正见吴成、马英、张宝在那里探头探脑，他们见了李天寿到来，便问：“你老人家怎地肩上着伤呢？”李天寿摇着头道：“这倒不妨，只是把你师弟陷在城内了。”吴成同马、张二人听了，一齐着急，同说：“这便怎么处置呢？”李天寿说：“谅也不至被擒，停歇再做道理！”不多一时，吴成跑进林来忙说：“师弟被三个人追过来了，离此不到半里路咧！”李天寿说：“不要慌，等他到来，我们如此的对他就是了。”吴成、马英、张宝依计而行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半里的路程，转眼就到。黄天霸在前，李公然正中，李七侯在后，三个人鱼贯着追来，看看赶上，只离着四五丈地步，见赛猿猴逃进路旁树林里去。天霸因为路熟，放心追赶进去。可巧这林里路径虽是宽阔，却有弯曲，黄天霸就追入乱林之中，东张西望，忽见前面树后，露出衣襟。天霸顾不得道路艰难，侧着身子低着头，便七弯八曲地钻到那里，人又不见了。天霸心内焦躁，定神细看，忽见树缝内一隐一现的，反往北去。天霸暗想：“凭你怎样藏躲，我终归跟定你了。”便高高低低一路追去，却是个大坟挡住，看他转过坟后去了，天霸也就转到坟后。那知后面的李公然、李七侯两人，起初见天霸追入乱林之中，公然知道朱镗厉害，动起手来，他一人难以抵住，他因此叫七侯倘见贼徒逃出林来，快些叫喊。李七侯答应：“晓得。”公然即追上天霸，相帮拿贼。那知公然见天霸东一弯，西一拐，穿得眼花缭乱，后来连影响都不见了，公然心中犯疑大叫：“黄大哥！在那里？”连叫两声，全不答应。只因树荫浓密，声音被树木隔住，况且离着又远，再有高坟挡住，因此听不见了。

李公然正在疑想，东寻西找，不妨斜刺里嗖地一只镖打出来，一时措手不及，正中右肩，当地撒手抛刀，噗咚跌倒在地。李七侯在林外张望，不见公然身影，忽听得隐隐的“哎哟”一声，知道不好，连忙依着公然走的路径进来观看，望见五哥栽倒在地，旁边并无别人在彼。暗想必定遭了暗算。抬头四望，忽见右首不多远，树头顶上隐着一人，正要上前，又是一镖早到，直奔咽喉而来。李七偏得快，当打在脖颈上咽喉的旁边，这只镖直穿过去，颈中开了一个窟窿。李七侯疼痛难当，一时站立不住，也就栽倒树杈之内。这树顶上发镖之人哈哈大笑，跳将下来，嗖的一声，从桨柄内抽出刀来，纵步上前，说声：“小辈，叫你认识活阎王李爷爷的手段。”走到跟前，举刀望着李昆就砍。



若说七侯中这一鏢，究竟不是中的要害之处，还可抵敌，只苦的夹在树杈之内，身子脱空，无从着力，一时间挣扎不起，只得束手待毙。那李公然打中右臂，更是硬伤，论理亦不妨事，又苦右手疼痛，难以熬住，不能执刀厮杀。正要托起身，早被“活阎王”一脚踹住，举起刀来，正要砍下，李公然也是伸颈等死。

忽见树林之中，嗖地飞进一把大大的飞刀，正砍在活阎王手腕之上。那活阎王再想不到半天里忽来这件东西，正是冷不防备，右手腕上着一刀来，虽则刀锋偏着，不很得力，只是手中捏不住家伙。只听当当的两响，那飞刀连李天寿自己的刀，一齐落地。活阎王勃然大怒，怪眼一瞧，只见跟着飞刀蹿进一个人来，遍身军装打扮，直扑过来，就地上抢刀。活阎王大喝一声“好个大胆的奴才！擅敢暗算爷爷，教你尸分万段，才出得俺心头之气！”你道此人是谁，原来是关太。因他贪得功劳，拖了计全一同私自进城。刚到大松林三岔口，计全望见前面树林下有人，便把小西一扯，低低说道：“关贤弟，你瞧见吗？吴成这厮在前面林子里，鬼头鬼脑，想是他们败下来，躲在此地呢。”小西说：“我倒没留心哪！这厮即在此间，我与你拿住他再讲。”计全说：“且慢粗莽。我同你只拣树密之处隐着身子，轻轻过去，不要惊动了他们。”向北走去，离着他们数丈地步，在树叶丛深之处，隐着身子，侧耳细听，把活阎王吩咐他们言语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果见黄天霸被朱鏢引进后面林内，及至二李进来，活阎王连发两鏢，打倒二李，见他跳下树来，一脚踏住李公然，举刀便砍。小西急透了，并无别样救法，只得把手中这把倭刀飞将过来，正中活阎王手腕，活阎王撒手抛刀。小西不管好歹，蹿过去就地上抢刀。不妨李天寿右手虽伤，左手尚在，嗖地抽出桨来，照准小西背上着力一下。不知关太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五回

### 黄副将追贼遇险 陈知县失囚请罪

却说关太见李天寿伤腕抛刀，大胆向前抢刀，一手正把两柄刀抓住，却被李天寿夹背心一桨，打得口喷鲜血。恰好神眼计全也到，把泼风刀望着活阎王乱砍。这番活阎王大受其累，只因松树紧密，地方狭窄，他的铁桨足有三尺五寸之长，抡使不开；况且单是左手，更是不灵，东碰西撞，十分吃力。又遇神眼计全，只是没头没脑的一阵乱劈。关小西咬牙切齿，两人使着两柄单刀，直上直下地刺来，只杀得活阎王连连呼喊。此时李公然也将左手拾起刀来，李七侯也从树杈内爬出，拿了单刀，一齐上前并力帮助。李天寿情知不好，吼了一声，纵身蹿上树头逃出林子去了。四人互问黄天霸，不知下落，齐到坟后找来。

只见四个人围住了黄天霸，杀得他遍体汗流，两臂酥麻，前面招架了赛猿猴的双刀，后面就来飞山虎的柴斧，左边才拦开了玉面虎的三节连环棍，右边又砍到了七煞神的两柄板斧。随你腾挪躲闪，终是招架不住。长叹一声：“罢了！”便欲将刀来自刎，免得落于强人之手，受他们的羞辱。忽听噌噌噌跳进四个弟兄来了，顿觉精神倍长，心中大喜，便叫：“列位哥哥，快些来助我！”四人异口同音，说：“老兄弟不必惊慌，咱们来也！”四人舞动兵器，一齐直扑上去，那边赛猿猴、飞山虎等，见他们添了生力救应，究竟贼人心虚，又不知活阎王怎样，个个心内着慌，无心恋战，明知难占便宜，打了一声呼哨一哄走了。

且说强盗已去，天霸便问：“众位哥哥，怎么到此？”李公然说：“大人见你与王殿臣、郭起凤去后，放心不下，又恐强人多，寡不敌众，所以命小弟同着七侯前来接应。不知计大哥、关贤弟又来了，却救了我与李七弟的性命，若是迟来一刻，我二人也就早上鬼门关去了。”关小西笑道：“这也是吉人天相。实不相瞒，我见李五哥连连得功，我就赌着气，立时拖了计大哥，要私自进城去分些功劳。不道来到此处，看见吴成在林子中鬼头鬼脑地探望，我料他必是探看追兵，故隐在树林内等着。后来见这老贼连发二镖，打伤二位哥哥，跳下树来，要害二位性命，我着急了，就把手内倭刀飞来了。可巧地就飞伤了他手腕，因此这老贼才走了。”天霸说：“这事怎样回复大人？要犯被劫，强人逃遁，官兵百姓，死伤无数。莫说罪应该死，就是羞也羞死了。”关太说：“这个也是没法的事，我们回去，由他怎样定罪便了。”李昆说：“不是这个说法，既然事已做出来了，难道罢了不成？我们回去见了大人，商议个主意吧。”正在说着，只见王殿臣、郭起凤到来。天霸问：“城内怎样了？”二人说：“现下诸事都安排好了。校场里共杀死军兵七十三人，带伤者五十余个，其余各处百姓死的也有一百余口，伤者不计其数。现

今有人认领者，各自领归买棺成殓，其余无人认的，并官兵等情，都是县官买棺收葬。一面传令合城百姓知道：强盗全逃去了，大家照常行事，不许谣言惑众。如今城门也开了，店铺也开了，各处尸首也收拾清了。受伤的官军，让官医序治。县太爷由水路动身，已到公馆去见大人请罪了。我们二人因为挂念你们三位追得怎样了，故此不肯上船，就走到这里。你们到底怎样？事情如何？关、计二位也在此呢。”黄天霸就把方才的事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王殿臣听了说：“怪不得二位李兄都带着损伤，还算是邀天之幸了。”

众人着话，就此动身，一同回转奉新驿。到了门道，就见陈景隆在外面伺候。众位直到里面见了大人，一齐跪倒磕头，趴在地下，立不起来的了。口称：“我等罪该万死，望大人按律治罪吧！”又见那陈景隆也跪在那里请罪。大人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你们且起来作速定下计策，拿捉在逃贼党和被劫凶犯要紧。”众人只得谢了大人站立一旁。如今有静海县知县在此，不能叫众人坐下，单单吩咐拿一个座儿，让知县坐在旁边。知县那里敢坐？施公说：“坐了也好计议。”陈景隆方才告过罪，然后坐下。

施公便问被劫情形。黄天霸从头至尾，细细禀告了一遍。施公说：“强盗如此大胆，若不急为剿除，将来为祸不小。请问众位有何良策？”陈景隆说：“卑职才疏学浅，实是无能。但不知贼人逃往何处，只怕不在玄坛庙的了。”黄天霸说：“不然，他们的玄坛庙内，摆设的重重埋伏，铜墙铁壁一般。他们正当做泰山之靠，藐视官军，全不放在心上，故此决不抛了玄坛庙而走。只怕他又往别处找寻羽党前来相助倒是有的。为今之计，及早调了官兵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夜间悄悄前去，把庙四面围定。众将们等拼命进去，把众贼连囚犯一鼓而擒，方为上策。”施公点头称是。李公然说：“我看另派三员勇将，各带二百官兵，准备绊马索，挖陷坑，拿钩绳索，分头埋伏，守住了必由之路。等他漏网到此，稳稳将他拿住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李壮士此计甚妙。”众人同声叫好。施公说：“这是几时去好？还须预定日期，好去调兵前来。”黄天霸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明日就去。”施公说：“这个来不及。要调一千五百人马，须到省城或是府城，方能调得。此地最近的就算天津，也有一百四十里路程，来去极快，也须三日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迟这几日倒还不碍事，就不过防他邀请救应。就算添些蠢贼，也不防事。”施公说：“准是三日后吧。”随即吩咐备了一角文书交与陈景隆，叫他连夜赶到天津府，拣选一千五百马步精兵，三日后黄昏时候，悄悄到双塘儿会齐。陈知县接了文书，立刻辞别大人动身，赶到天津去了。这一去，玄坛庙登时作战场，众英雄一番大恶斗。未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六回

陈知县连夜征兵  
施总漕安排拿贼

却说陈景隆来日已牌时候，已到天津府里，立刻请见，将文书呈上。知府看了，怎敢怠慢？立刻乘轿亲到镇台衙门，请挑选一千五百马步精兵，着参将孙大老爷同着副统带游击衙张都司，立刻挑选精壮军兵；都是身長力大，山东、关西等汉。辞了总镇，同着陈知县连夜赶路，直奔静海城来。在一路偃旗息鼓，衔枚疾走，到了来日夜间，四更过后，已到静海城北门，喊开城门，直到校场，扎下浮营，一切停当。

陈景隆回到衙门恰好天亮。那日正是第三日了，幸亏并不过期。县太爷用了茶点，立刻跨马出城，径到奉新驿公馆，见了大人交差。施公吩咐说：“贵县路途辛苦，早早回衙歇息。等到申酉之间，同着孙统带及早暗暗陆续而行。领将号衣军器藏着，扮作民人样子，五个一起，十个一起，同到双塘儿四散埋伏，切勿打草惊蛇，走漏风声。到了黄昏过后，贵县可同孙统带在朱家店里面等候听调。冯守备，嘱伊看守县城，不必前往。”陈景隆连连声诺，拜辞了大人，出公馆上马自回静海城去，知会了孙、张两统带，将施公嘱咐言语学说了一遍。全在城中等候动身，都不必细表。

且说施大人打发陈景隆动身之后，就与众位豪杰聚谈。施大人吩咐摆上丰盛酒席，叫众位弟兄坐下。施大人开言道：“众位贤弟，方才探子报说，唐官屯玄坛庙昨日黄昏时候，从南面到的人不少，都是野头野脑，面生之人，陆陆续续全进庙里去了。直到今日早晨，尚有许多进去，只没见一个出来。大约进去的人，倒有几百光景。我想必是别处山头上调了喽兵来了。众位以为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大人所见不差。”公然说：“论差使实在嫌人少了，只是大人这里干系重大，岂可走个干净吗？王老爷精明老练，本是去得，留着他在保护大人，其余全去好不好？”众人都说：“使得。”王殿臣说：“把大人交给我。”天霸把手一拱说：“全仗王老爷了。我们到唐官屯的话，依我愚见，也要改装。日间就去，又怕他们认识面目。”关太说：“还是夜里好，也不改装。”天霸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两起走吧，大家申初动脚。李五哥同了李七侯二位到双塘儿约会孙统带，限戌末亥初同到唐官屯北口。我们全在那里等着，一同把庙围住，再分派各处理伏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也不必如此，何不我们七人一同到双塘儿，会见了陈知县并孙统带，我与李七侯、计大哥，分兵六百，陆续先到唐官屯南口，就在郑家园屯扎。到了二更时候，计大哥带兵二百，并绊索拿钩等物，到沧州去的路口林子里埋伏。李七侯也带官兵二百，并绊索拿钩等物，在奉新驿的去路上，苇草内埋伏。小弟也带兵二百，就花园左边往双塘儿去的小路上埋伏。你们四位共领了九百人马，一同直到玄坛庙，围住了，就好攻打进去，岂不省事？”天霸说：“李五哥这话不错，咱们准定这样办吧。”当时

说明口号是“得胜”两字，服色认是发际飘一条白布，就是自家人，黑夜也看得见。暗号是：两声炮响，围寺；三声炮响，贼兵漏网，加紧追随；四声炮响，拿住了强盗要犯，得胜班师；若是一声炮响，这就是我兵吃紧，要败阵走了；击鼓是进兵交战；若听乱锣，就是讨救兵了；倘然当当的慢锣响，这才是收兵锣呢。进庙章程，到时见机而行，不提。

且说活阎王跳出松林，往唐官屯路上行来。不多时，后面吴成、朱龛、张宝、马英一齐追上。见了李天寿，在家诉说了一遍。李天寿云：“我们且回庙去，料他们必来寻事。”说着话，已到庙里。吴成等五位定了神，净脸吃茶，然后入席饮酒。李天寿居中朝外，上首是马英、张宝、下首朱龛、于七，那吴成就打了横头坐下。敬过了三巡酒，吴成便问：“马、张二位寨主，何事到来此地？”马英说：“哥哥有所不知，只因前月有小偷九头鸟王庆，从北京回来，路过沧州，他与我们东方雄大哥有一面之交，到俺卧牛山来看望大哥。就留他吃酒，问进京何事？他说香河县有个陶员外，先前做过大官，出使暹罗，得着无数奇珍异宝，至后来退归林下，家财百万，家中珍宝堆积如山。别的不要说起，就中有两样奇宝，真是世所罕有。”吴成听了，便问：“什么宝呢？”马英说：“一个叫做水火乌金甲，净用乌金做成，锁子连环式样，内用火浣布做的夹里，凭你刀枪剑响炮，一概不入，而且穿了此甲，水火不能损伤。还有一件是瓦瓮，名叫积银瓮，内能容一石米的大瓮，瓮内放了一锭母银，只要过得六十花甲，就是两个月之久，便变成满满的一瓮银子。但只一件，若换别样金宝，便是不得，单能积聚银子，故此叫做积银瓮，欲想盗此二宝，特地来的。我们就同了王庆一同起身，直到了香河县，下了寓所，商量着夜静了到八里庄去。谁知刚吃晚膳，就闯进来十几个做公的捕快，带了眼线，闯到屋里，一索子把那九头鸟捉去。我与张兄弟不知为了何事，吓得连包袱银两全都没拿，趁着嚷乱之时一溜烟走了。只得就此回来，身边又没盘费，因此一路卖艺。来到此城，正巧遇见了哥哥。”活阎王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此事我久已知晓，一向要想前去。如今只等此事平静，我与小徒同二位前去，务要拿他个干净，才称我的心愿。”于七说：“今日劫了法场，他们岂肯罢休？我料他们必然调了官兵，前来拿捉。如何是好？”张宝说：“不妨！不妨！”不知张宝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七回

### 狠吴成沧州讨救 神弹子花园降妖

却说张宝说：“他们若要兵马调来攻打，我便回转卧牛山去统一千孩子们来，帮助哥哥。怕他什么？我家二哥有八百名飞鸦兵，都是自己训练的，善用诸葛连弩，一人可抵十人。随你超等大将，也被他射得走投无路。此地离着沧州不过一日之程，朝发夕至。哥哥要时，何不借来一用？”吴成听了说：“五百喽兵，谅东方大哥亦肯赏脸哪！”马英说：“若说东方大哥，最是仗义疏财，专爱结识朋友，所以他的交情广阔。就是吴大哥要去时，连书信也不必，我的护身兵，他亦能作主提调。哥哥要多少借多少就是了。”吴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一准我明日去走一遭。”李天寿说：“这诸葛连弩之法，久已失传，马兄弟那里得来？”马英说：“这也是一个朋友传授我的。此人姓柴，名叫柴继光，天生的聪明机玄。他得着诸葛武侯的秘本，希奇的东西制造了不少。他的家中也好玩的很，连这做工的人都是木头做的，也会打米磨麦，也会开门闭户，也会耕田车水。自己骑的驴儿都是木的，只要人坐上鞍轿，就会奔跑，那绳缰带动机关，要左就左，要右就右，比着活驴子还灵哪！门前看家的木狗也会吠叫。还制造多少攻城守御的器具，都是依了旧法，翻出新样来，比前更好了。此人现在沧州百宝村，耕种田地度日，却也家道小康，真有隐逸风致，不愧小诸葛的外号了。”活阎王称赞一番道：“可惜此人没会过。”当夜各去安歇。

到明日起身，吴成别了众人，奔沧州而来。到了卧牛山下，伏路兵问了来历，报上山去。东方雄亲自下山迎接，同到聚义厅上摆酒相待。吴成先将自己同于七的事，说了一遍。又把校场内遇见马英、张宝，拔刀相助，怎短怎长，直说到恐怕施不全调兵前来，故此昨日马、张二位说起卧牛山借兵一番言语，原原本本学说了一遍。东方雄满口应承，立刻差唤蔡猛、花豹两个小头目，速速挑选五百喽兵，三百飞鸦连弩手，跟随吴太师连夜下山，暗藏兵器，改扮买卖人服色。蔡猛领了五百喽兵，花豹管领三百飞鸦兵，陆续而行。吴成谢别了东方寨主，一躬到底。东方雄连忙还礼相送。

吴成下山。明日下午纷纷来到唐官屯，陆续都进了玄坛庙。有的先到，就黄昏时进去，后到的就在客店耽搁，直到次日早晨，才得齐到了庙内。于七安排杀牛宰马，款待众喽兵，吩咐富明管理酒席的职事。然后叫吴成把四面墙内，赶造云梯，下面有轮轴，可以推动，倘有官兵到来，就好运连爬手爬上云梯，在墙上发弩，把官兵杀退。庙门之内，连夜起了三重木棚，密排鹿角，两旁梅花桩，四围里陷坑绊索，设立得风息不透，任你开直了山门，看他怎样进来？吴成办理停当，请活阎王看了一遍不表。

再说奉新驿公馆之内，等到未时过后，施公亲自与众人敬了一杯，打发众位动身。

众人谢过大人，把酒一饮而尽。大家站起身来回到自己屋内，装束停当，带了应用物件，随身家伙，从人跟着，辞别了大人。又嘱咐一番。众英雄一共七人：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公然、李七侯、郭起凤，一齐离了公馆，直奔双塘儿而来，一路无事，不多时已到双塘儿。只见日光西坠，正在傍晚时候，街上还是热闹；只因今日多了这一千五百个官兵扮的客人，故此各店家生意倍觉闹忙。天霸等走到一家酒楼底下，抬头看见招牌上写着“得胜馆”三字，心中大喜说：“我们饮酒吧。”众人都说：“使得。”正要上楼，只见门前柳荫之下，摆着一张桌子，有三个人在那里乘凉吃酒。内中走出一个人来，抢步到天霸面前，把手一拱。众人一瞧，见原来是陈景隆县太爷。一同到了楼上，拣一张圆台团团坐下。酒保过来，问了酒菜，搬到楼上，酒保自去应酬别的主顾了。黄天霸一看，楼上吃酒的人倒不少。陈知县说：“这些人大概都是三军扮的，我们说话不必避讳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孙统带、张帮带可在这里？”陈景隆指着楼下树荫里桌子旁边坐着的两个人说：“这上首的紫长脸，就是孙大老爷，下首白面皮的便是张都司。”天霸说：“你去请来相见。”陈景隆就在楼窗上把手一招，二人走上楼来。知县说：“你们二位来见过黄大人与二位老爷。”二人抢步上前，向天霸要磕头。天霸一把拦住说：“我们不用这些套儿。”叫过二位统带官来，耳边说了几句。二人点着头走去，知会哨长，吩咐他们分头陆续而去。这里张帮带跟着计全、二李辞过黄大人，下楼下奔郑家花园而来，谁知却遇着了妖怪。要知李昆捉妖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八回 战妖魔喜得青虹剑 拿凶僧兵围玄坛庙

却说李公然同了计全、李七侯、张帮带到了郑家花园。四人直到里面，点上灯火，把后门开了。张都司同着众人到后门外，招呼官兵陆续到来——从后门进来，不必到前面去惊动大街上人了。这花园实在不小，进去了六百多人全然不觉。张帮带吩咐哨长、棚头把兵丁分为三队驻扎，自己带着从人来会二李、计全。将行到假后，见一只旱艇子，造得十分精巧，即带从人进内张望不意跳出一个精怪，十分凶恶，直向张帮带扑来。张帮带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吓得魂飞魄散，立脚不住，倒在舱内，人事不醒。从人一见，吓得转身飞跑，拼命叫喊。那妖怪吼了一声，随后追来。

却说公然与计全二人正讲说埋伏的事。军士说：“张帮带老爷从假山过去，见一支旱艇子，进去看看。忽来了一精怪，眼似铜铃，口似血盆，抓住张老爷要吃。我们吓得逃了出来，送信与老爷们知道，快些去吧！人快要吃完了。”二人出了楠木厅，跟随军士转过太湖石，就见李七侯直奔出来。他满头汗出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老五快来，妖怪厉害呀！”公然说道：“怎样的妖怪，这等厉害？”李七侯领着公然、计全，一边走一头说：“前面就到了，你看吧，我是被他吓怕了。看见它这副面孔，就一身肉都酥软了。”说着话，就见众官兵从假山内乱跑出来，有的从假山上跳下来，四散奔逃。只见这妖怪跟着众军士，在假山洞内追赶，跳将出来。李公然抬头一看，实在可怕。它的身子不大，遍体绿毛，周身瘦的骨节都露出来，好象一层薄皮包在骨头上面，毫无一些肉的样子。这个脑袋，方方的倒不小，脸似瓜皮，两道红眉，直竖到额尖上。这一双凶怪眼睛，怒气百倍。短鼻阔口，四个獠牙，露出在唇外，足有四五寸长。手爪好似利刃一般，两手张开。别的还可以，最可怕得面皮紧包着，骨骼全露出来。见了众人这一怒，眼睛一竖，金光乱闪，鼻子这么一皱，嘴这么一翕，实在怕人得很，把人的汗毛都根根竖起来，再加上咆哮的声音，更加可怕，看它不知有多大力气哪！它把头一低，身子噗地直蹿起来，足有一丈多高，对着李公然一看，迎面直扑过来。

李公然将身一偏，妖怪扑了一个空。公然早已拔刀在手，顺势就是一刀，却砍在怪物的后背。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妖怪全然不觉。此时公然在前，计全跟着在后走来。不料公然一偏，那妖怪扑了一空，向前面撞去，正与计全对面相逢，把计全吓的往后直跳。岂知妖怪直快，一抬手早将计全的佩刀，拔在他手中去。那妖怪被公然砍了一刀，顿发狂怒，吼一声叫噗地转身来，举刀望着公然就砍。公然见了这妖怪抢刀砍来，十分大怒，大喝一声：“逆畜！胆敢抢人刀子？”便把自己刀往上招架。那妖怪跳纵如飞，铜筋铁骨，任你砍它几刀，全然不怕。计全同着李七要想上前帮助，只是心中胆



怯。公然一头与妖怪动手，一头想道这个畜生如此顽皮，纵然砍着它，也是徒然。我且把手中刀掷去，然后这么一下手，看它怎样。若然不行，今日我命难保。想定主意，让它一切砍来，公然将身一侧，偏过刀，趁势一抬腿，照准妖怪的手腕骱上，狠命一踢，用的力大，妖怪经不起，刀一脱手，直飞到假山那边去了。妖怪大怒咆哮，直向前抓他。公然将自己的刀也不要了。望着妖怪面上掷去。妖怪并不躲避，就象着在地面上，当的一响，毫无损伤。妖怪只管把双手来抓他的上身，不防公然顺手将身往下一蹲，向左边扭转来来，双手把妖怪两足捏住，大喝一声，跳起身来，把妖怪倒提在手。妖怪被他提空了，用不出气力来，只是两手乱舞，没法子了。李公然便将妖怪顺着势，照准太湖石峰上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呼地掼去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把个妖怪掼的不见了，倒把那李爷吓了一跳。

计全同李七侯也是一怔，说：“妖怪那里去了？”公然见妖怪没了，自己手内还是捏着一件东西哪，提起来一看，却变了一柄耀目争光的宝剑。李七侯即走过来，说：“五哥，妖怪那里去了？”公然把宝剑递过说：“妖怪在这里呢！”李七惊道：“怎么变成了这一把剑呢？”计全也走过来，便说：“恭喜贤弟，这一定是口宝剑了。”伸手接来一看，但见有三尺六七寸长，三指开阔的宽，青光闪烁，冷气侵人，顺手把假山石剁了一下，这块石头随即应手而断，犹如砍了泥土一般。公然见了，心中喜欢，知道真是口宝剑，计全说的不差。计全说：“这是天赐与李贤弟的宝物，只是不知此剑何名？”说着话将剑递与公然。公然接剑在手，拎起自己的刀来，插在腰间。计全也把佩刀拾起。李七侯说：“我们且去看看张帮带怎样了。”

三人进了假山，走到里面，见有个小小金鱼池，池内起造一只楼船，就像真的船一般无二。走上船头，就见张帮带倒在船舱里面。计全忙唤从人：“快取热水来！”从人答应，转身去了。计全与公然走到舱内，见里面也有炕床，就把张帮带扶起卧在炕上。计全便问李七侯：“怎地看见妖怪？”李七说：“我在月洞门那里走过，就听见这里大惊小怪的喊叫。我就依着声音，跑过假山来，正见妖怪望着张帮带直扑上去，要象咬他的样子。我就拔刀出来，跳到船上，照妖怪头上狠命地一刀。只听得铮的一声，火星乱爆，妖怪望着张帮带叫了一声，他并无伤损。吓得我回身就走，回转头一路偷看，见妖怪东蹿西跳，追逐兵丁。我正要来叫你们，可巧你们就进来了。”正在说话，从人取到热水。李公然将张帮带牙关撬开；计全将水灌了几口，将身子扶着，把手按在他胸前，轻轻叫唤。张帮带缓缓醒转过来了，停了一会，方与计全、李昆道劳。说：“那个妖怪怎样了？”二人把变了宝剑话说了。帮带不信，公然将宝剑与他看，方才相信。

张帮带与李七说：“我们上楼去看看。”李七说：“我做头站。”公然跟着，三人同到楼上。从人点了火把照着，四面一看，空空如也，连桌椅东西一些也没有。正要下楼，公然抬头一看，忽见上面挂了一个剑鞘，连忙摘将下来，把剑插入鞘内，恰是原配。计全接过来，就亮光之下细看，见是缕金嵌宝，十分精工，雕刻龙凤纹，中间用珍珠嵌成“青虹”二字。计全看罢，说：“怪不得了，原来是魏武帝的青虹宝剑，乃价值连城之物。”三人就下了楼来。猛听得“咕冬！咕冬！”两声炮响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九回 李天寿大战黄天霸 赛猿猴力败何路通

话说李公然把宝剑接来，佩在腰间。仨人下了扶梯，听得两声炮响，知道天霸等大兵已到。计全说：“我们速速分头埋伏吧！”张帮带忙叫：“哨官，快将军士们分为三队，每队二百，各带应用物件，跟随三位老爷分头埋伏。”计全领了一队出南口，一箭之遥有座树林。计全吩咐众三军：就在林子北首，先把绊索安放；一面在林子南首，赶紧掘个陷坑，面上铺着芦苇，芦席上盖些浮土，只等恶僧逃走出来，就好拿人。李七侯也带了一队，从花园后门出去，一路从后街抄出北口，安排隐坑绊索；三军都照吩咐，就分开两边埋伏，不表。再说李公然同张帮带，也带一队，就在园内屋内埋，相近大街的口子，安了绊索；在花墙旁边要道之所，连掘二重陷坑，自己在园内后轩中等候。差军士一路探听，倘有动静，速速传报信息。按下了三路埋伏。

且说黄天霸见计全等都走动了，又饮了数杯，同着小西、何路通、郭起凤、孙统带、陈知县，大家起身下楼，会过酒钞，出了店门。黄天霸先自一人来到玄坛庙门前，只见皓月当空，四下并无声息。听那庙里巡更的，正打三更。轻轻跳上围墙，往里面一看，但见梅花桩鹿角，排得密密层层，四下里喽兵号衣打扮，都在云梯下，连环躺着。一对对巡哨喽兵，背弓插箭，手执钢刀，四周巡察。天霸正要回身，早被一个巡兵看见，说了声：“有奸细！”弯弓便射。只听得当当的一阵锣响处，众喽兵全上云梯。黄天霸躲过了箭，飘身下来了，喝叫：“开炮！”掌炮的放了两个号炮，众三军抽出竹筒，扯出皮套，将火把灯球亮将出来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这九百官兵齐齐地发一声喊，将玄坛庙团团围定。只听得那庙内当当的一阵锣响，从喽兵全上云梯，梆子一响，弩箭如雨般的射来，三军们哪敢来逼，只得退后，口中但只呐唤：“捉凶犯！拿和尚呀！”脚步渐渐退后。

黄天霸领头说：“众位亲兄们，随俺进寺。郭守备与孙统带在外监督三军。”关小西、何路通一齐答应，冒着箭林弩雨冲上前来。黄天霸挥动钢刀，但听呼呼风响，弩箭纷纷落地。到了墙边，便踊身跳上围墙，踢倒墙边云梯，把飞鸦兵乱砍。关小西使动倭刀，何路通舞开钩枪拐，跟着天霸，一齐上前把喽兵砍倒，大家飘身而下。那知这庙内好比虎穴龙潭，如何进去得呢？黄天霸望见大殿上灯火明亮，吴成、于七、富明，三个人坐着，正在饮酒，全不放在心上。天霸见了大怒，说：“死囚贼秃，死到临头，还敢如此大胆？”奋勇上前，连跳了三重鹿角，抢进大殿而来。那仨人回身便走，转入屏风背后去了。天霸招呼：“关小西、何路通，快些追上，今夜务将这三个要犯，拿住方休。事到其间，不得不然。我们索性上前，看了个水落石出，只是留心着埋伏便了。此地

原系不是贼人建造，地内并无消息，如今他们一时也来不及做什么机关，只要防着绊腿绳、陷马坑、窝弓地箭，别的没有险处。”小西听得这话说得有理，胆一壮；何路通本是个浑人，什么也不管。三个人一路进来。

到里面七间后殿，只见露台上站着一人。跑到临近一看，却是七煞神张宝，舞动二柄板斧，在白露台上耀武扬威喊道：“黄天霸你是我手中败将，还敢来吗？”黄天霸喝道：“我与你拼个死活。”张宝说：“好，快来领死！”天霸怒道：“好狗强盗，死在目前，还敢口出大言。”张宝说：“我是强盗，你倒没做过？好个清白良民！”荡开两柄板斧，张牙舞爪迎来。二人杀了七八个来回。小西与何路通，因见占不得便宜，就左右夹攻。张宝也不管人多人少，一味地酣战。只见殿内嗖嗖的跳出三个来，第一个就是活阎王李天寿，将铁桨一摆冲将过来。跟梢就是赛猿猴朱镰，舞动双刀，从殿内打个旋风出来，滴溜溜从半空中连打翻身，人未着地，双刀先下。后面的就是玉面虎马英，撒开三节连环棍，上下扫将出来，直奔关太。关太忙把倭刀招架，两个人杀在一处。李天寿舞动铁桨，奔了黄天霸。天霸竭力抵住，与活阎王杀在一处。张宝见李天寿到来，他便撇了黄天霸，把双斧一摆来助马英，夹攻关小西。这赛猿猴朱镰的刀滴溜花花的直旋出来，正对着何路通溜头劈下来。何路通没见过这样的战法，倒吓了一跳，这是个人呢，还是个猴子哪？见他来势真怪，脚未点地，双刀已下，连忙将手中的钩枪拐向上招架。只见他烁的一闪，跳在后面，就把两把刀使个玉带围腰之势戳过来。何路通急速转身，将拐分开，要想还手。他两刀使个朝天切菜，又下来了。何路通刚要把拐来隔开，只见他左手一个白蛇吐芯。右手使个叶底偷桃，早从下三路直杀进来。何路连忙把拐挡住，要想还手，总是不能。朱镰一趟双刀，只杀得何路通满身是汗，吼叫连声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兵之力。黄天霸战住了李天寿，也是棋低一着。幸亏李天寿还是老了些年纪，一上手不肯使出全力，只用耐战之功，因为恐怕一时的奋力厮杀，用得力尽，后首不能久战，故此黄天霸能够勉力支持。只是战到二十余个回合，渐渐两臂酥麻，额尖汗流，刀法渐渐乱了。那边关小西力敌马英、张宝，躲闪腾挪，勉强对垒，然总是下风。蔡猛、花豹调动喽兵，一面在围墙之上看守，外面的官兵上前，便发连弩，把官兵射退；一面分兵一半，全到大殿露台上来，甬道两旁，齐齐地围着，口中呐喊助威。天霸等愈加着忙，战了一个更次，看看抵敌不住。忽听喽兵叫说道：“二位师爷来了”天霸偷眼一看，只见吴成提了钢鞭在前，于七举着单刀在后，从甬道上杀来。黄天霸暗想：“今日断难活命。”吴成举起钢鞭望着何路通打来，于七挺着单刀向黄天霸就刺。这两个一来战了多时，已不能支，再加上吴成、于七前来夹攻，越发心慌，料想不能胜了。他们仨人也不想活命了，正要行个拙计自刎，落个忠臣的英名。忽然看见半空中噗地落下一个人来，仨人一看全然不识，料想必是贼人一党，只吓得魂飞天外。究竟不知此人是谁，是否贼人的党徒，前来抵敌官兵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回 小元霸锤打赛猿猴 三义士并力助官兵

却说黄天霸同着关小西、何路通仁人在玄坛庙内，被围困露台之上，又见吴成、于七到来相帮，实是再经不起的了。正在性命交关之际，忽见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，天霸一看并不是自己的兄弟。见他偏身皂罗紧靠，面如烟熏，大嘴缩颈，二目圆睁，骨瘦如柴，手执一对八角紫金锤，足有碗口大小，犹如李元霸再世。黑煞神临凡，大叫一声，好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。黄天霸只道又是强人一党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只听得那人喝道：“我把你这些杀不尽的狗强盗，擅敢拒敌官兵，目无王法，照俺小爷的家伙！”举起双锤，望着赛猿猴朱镰当头打下。朱镰叫声：“黑小子，休得逞能。”把身一侧，将刀向上一抬，只听得当当的两响，就火星乱爆。朱镰连说：“好家伙！”正要还手，那晓得他右手的单锤又到；朱镰急急招架，他左手锤又来，要想还手，万万不能。一连五六锤，只打得赛猿猴乱纵乱跳，连连吼叫。黄天霸、关小西见了，知道是帮官兵来的，心中暗暗称赞，真好本领，感得自己精神顿旺。那活阎王与吴成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众贼见了，个个吃惊，却又认他不得。正在大家着忙，忽听得一声叱咤，从殿上又飞下两个人来了，都是紧身装束，头一个白面青须，剑眉虎目，手执朴刀，打一个施风儿，从半空落下来，说声：“狗强盗，看老子的刀。”照着活阎王便砍。活阎王将铁桨招架，那知他的朴刀沉重异常，只觉得虎口震痛，暗道：“此人本领甚大，不在我下。”那里敢怠慢，二人交手厮杀。此时黄天霸与何路通两人却是好了，天霸单敌于七，何路通单敌吴成，就轻松得多了，胆也更加壮了，力也有了。又见那个紫脸大汉，手执一对雪亮的护手钩，也是一个旋风，从殿脊上跟稍而下，大喝一声，挥动双钩，直奔了马英、张宝。但见他舞动了两柄护手钩，好似一团白光，滚来滚上，杀得马英、张宝，只有招架，那能还手。

列公，你道三位是谁？这也不消说得，一定是金陵三杰了。如何来到此间呢？只因甘亮同邓氏兄弟，在招商客店与李公然别后，仍寓店内，并未动身。到了明日就打听街坊百姓哄动，都到校场内看杀人去。三杰正在午饭时节，忽然外面大乱，店家纷纷地上排门关店，都说：“来了无数的强盗，在校场劫抢犯人哪！”三杰回到上房坐定，甘亮说：“昨日李兄弟说的，这囚犯的母舅倒是玄坛庙的恶僧吴成，并那头陀于七、活阎王、赛猿猴等，这几个狗男女，原系都是绿林飞贼。今日劫了法场抢去犯人，不消说是这班强盗所为。我想这件事，必然施钦差派人到玄坛庙拿贼。闻得庙内层层埋伏，只怕大人左右虽有能人，难保万全。我们一来为大义起见，二来为兄弟情分，先要打听几时动手。”邓虎说：“待小弟去探来。”一霎时回来，邓虎说：“晓得了，施大人差了

陈知县上天津调官兵，三日准到静海城，约定第三日下午时分，扮做百姓样子，陆续到双塘儿会齐。黄昏过后，施大人派定手下弟兄，在双塘儿领官兵到唐官屯，把玄坛庙团团围住。一面进庙擒拿强盗，一面在要道埋伏。我们只要等第三日上，等天津的官兵动身，暗暗跟着前去，就好见机而行。”甘亮听了，点头称善。当夜各自安歇。

到了明日，甘亮同了邓氏兄弟，赶到玄坛庙后面飞身上屋。仨人的轻身本领，算是超等，声息全无。在屋面施展夜行术的功夫，蹿房跃脊，来到居中所在殿脊之上，坐着乘凉。不多时光，听得前面当当的小锣响，就是黄天霸初次进庙的时候。随后就听得“咕冬！咕冬！”的两声炮响，众三军一声叱咤，霎时间灯救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官兵团团围住。后来就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何路通仨人进了甬道，直到二层露台上，被活阎王师徒、卧牛山二寇围住大战一场。后来又到了吴成、于七、并蔡猛、花豹上来。邓虎那里还忍耐得住呢！大叫一声，飞身而下；随后邓龙、甘亮一齐都下，帮着将爷们动手。这边赛猿猴正迎着小元霸邓虎。两个都是渺小身材，一个儿形同病鬼，一个儿骨瘦如柴，他俩一对双刀迎着两柄铜锤，乒乒乓乓打到十余个回合。那朱镗怎敌得小元霸神力，只杀得汗流遍体，两臂酥麻。邓虎使一个流星赶月的架儿，朱镗使一个双燕穿帘，把双刀用尽平生之力，将他左手锤剪住，被邓虎右手锤加一击，朱镗经不起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双刀往下直沉。这柄锤头正打在朱镗的天灵盖上，只听得脑浆迸出，“噗咚！”地栽倒在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一回

### 玄坛庙吴成漏网 唐官屯于七遭擒

却说小元霸邓虎一锤把赛猿猴打死在露台之上。活阎王吃了一惊，手内一松，被白面狻猊一朴刀劈来，削去一片头皮，慌忙逃上房屋。甘亮那里肯放，随后追上房屋，不提防活阎王回手掏出一只金镖，正打中甘亮的肩头。天霸看见，叫声：“强徒休走，俺来也！”赶紧跳上瓦房。何路通见了，知道活阎王厉害，恐怕天霸追去吃亏，喊了一声：“黄老兄弟，我帮你同捉这厮！”说着也上房。天霸在前，路通在后，一路紧紧赶去，不表。

再说甘亮正中了一镖，掉下房来，幸亏伤得不重，浮伤罢了，镖已擦肩而过。白面狻猊随手抓了一把泥土，按一按伤处，提刀赶过来。一望见天霸、路通二人追赶活阎王去了，料想他们两个斗一个，不至吃亏，自己且把要犯拿住要紧。就将手中朴刀一挥，直奔吴成而来。且说吴成、于七同着马英、张宝，见赛猿猴打死，活阎王逃走，心内吃了一大惊，要想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；只苦的被邓氏兄弟逼得手忙脚乱，招架还来不及。怎能脱身？幸喜白面狻猊中了金镖，掉下房来的时候，天霸、路通追赶活阎王李天寿，邓氏弟兄手中未免一慢，吴成第一个撒腿就望着殿内而走；恰巧甘亮跟着追进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于七跳上瓦房，被他漏网。此时小西结果了蔡猛、花豹，并杀散飞鸦兵、连弩手。列公，你道喽兵四散的奔逃，小西任情追杀，那知把要紧的吴成、于七皆逃走去了。只苦得马英、张宝二人，又不会高来高去，邓氏兄弟逼得他没处藏躲，自己的人全是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帮手全无，被邓虎双双擒住。关小西过来把他二人四马倒攒蹄，捆了个结结实实，然后过来向邓氏兄弟道劳行礼：“请问豪杰贵姓大名？”邓氏弟兄慌忙答礼，连称：“关大老爷，我们都是小民，怎敢与老爷抗礼。”就把仨人的姓名，对小西说了。小西一听，不胜大喜说：“原来李五兄说起过大名，我等久慕金陵三杰的英雄，今日却来救了我等的性命。”邓龙连称：“好说好说。关大老爷，李五哥为何不见？”小西说：“在郑家花园埋伏。我有句话，告诉二位，我们都是兄弟，今后再不要闹这个老爷、小爷，实在难听不过了。”邓龙、邓虎同说：“关大哥，我们遵命便了。”关小西说：“他们虽则逃去，四面都有埋伏，横竖逃不了的。我们先来搜寻富明这凶犯要紧。”邓龙、邓虎连称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仨人把马英、张宝提在二殿内神柜里面，同猪羊一般抛在里面。仨人到各处搜寻，遇人便杀，逢人便砍，苦了这些喽兵了。

关小西同邓氏兄弟四处搜寻。这富明被冤魂缠住，在卧室内床底下安身，一想更不好，正然钻出来，恰好小西进来，一把抓住。此时庙门已开，孙统带同裨将牙将来到里面。小西吩咐军士：与二殿内相里捆着的两个强盗扛来，一同看守。

先说逃回的喽兵，纷纷奔到卧牛山，报与大寨主东方雄知道。说：“马、张二位寨主爷都被擒住，大概凶多吉少。”因此东方雄才和施不全结下了深仇阔恨，后文再讲。

且说甘亮追赶吴成，进了二殿，穿出后院。究竟吴成是熟路，藏在夹墙之内，心中想道：“若是被人看见，准死无疑。倘能邀天之幸，这厮不留心，只道我跳出墙去了，不回来细寻，就有命了。”那知甘亮果然认做他越墙而去，赶紧追出去了，见官军远远的围住，便高声便问道：“只见一个强盗逃出来吗？”官兵说：“有的有的，五个强盗，拿住了四个，被他走了一个。”甘亮一想，不消说得，这逃的准是吴成。就撒开大步，一直赶去，赶了一程，不见踪迹。忽见前面一条黑影，从斜刺里闪过。甘亮看得分明，见头上披着头发，想道：“吴成这厮好快腿，怎地倒从那边过来呢？”随跟着赶上去。不多远，只听前面一声吆喝，两旁跳出一彪人来，为首一位英雄手执单刀，喝声：“捆了！”但见头陀早被军士绳捆索绑拿下。甘亮上前相见，各通姓名。李七侯大喜！甘亮上去把头陀一看，却不是吴成，原来正是于七。当下李七同甘亮，一同来到玄坛庙内，与小西等人相见不表。

却说黄天霸同何路通追赶活阎王。活阎王不敢恋战，一直向南大路奔来。到了郑家花园，沿墙小路上转弯。不料掘下两重陷坑，走不多远，噗咚一声，他栽倒陷入坑内。天霸到了前面，活阎王已跳出坑来。何路通大叫：“强盗逃到那里去？”就从花墙上面飘身而下，那知正踏在陷坑上面。噗咚一声，跌下陷坑去了。活阎王跳过陷坑，哈哈大笑，向前奔去。未知可能擒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二回

### 活阎王夜走卧牛山 黄天霸兵回奉新驿

却说黄天霸望见活阎王跳出陷坑，直奔前去，军兵不敢阻挡，自己在后大叫：“李天寿往那里走？”跳过陷坑，在后追赶。忽见何路通从墙头跳下，跌入陷坑，倒被活阎王趁势跳过陷坑而去。天霸也把第二个陷坑跳过，紧紧追来。想道：“这厮夜行术的功夫甚好，难以赶上，待俺赏他一镖。”想定主意，一手向豹皮囊内摸出一只金镖，照准李天寿后心一镖打去。那知李天寿乃是走关东闯关西，经过大敌的老贼，虽则向前直奔，一路眼梢，前后照着，觉得黄天霸把手一扬，嗖的一阵风来，知是暗器，便将身一侧；这只镖擦身而过，险些打着，只离一线，直奔到前面而去。天霸见老贼躲过此镖，心中大怒，却不道这一镖打坏了事咧！这一镖若然不发，今夜活阎王稳稳被他们拿住，只因这一镖，倒把个活阎王打逃走了。你道什么缘故呢？原来此地的埋伏，正是李公然的汛地，他晓得活阎王师徒本领高强，因此掘下了两重陷坑，自己又在花墙近处，躲于草内；带了二十名军士，两旁扯着绊腿索，藏身草中。如今果见活阎王逃过陷坑而来，他跳将出来，拦住去路。只要活阎王冲上前来拼命，两旁的军士一齐将绳提起，活阎王一定栽倒，就可立时伸手拿来，全不费事。那知黄天霸发了一镖，偏偏的又被活阎王躲过，这镖向前打去，镖中在李公然肋肋之上，李爷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活阎王直冲前去，两旁军士正要提绳，忽见自己主将“哎呀”跌倒，大家吃了一惊，手中呆了一呆，就被活阎王连蹿带跳，已过绊索的地方，一直往双塘儿而去。出了双塘儿南口，一直望沧州进发，投奔卧牛山去了。

且说黄天霸见镖误中了李昆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赶上前来。料想活阎王命不该绝，追赶也是无益的，急将李公然扶起。忙问：“李五兄受伤怎样了？小弟罪该万死。”李公然说：“不妨不妨，伤得还好。”天霸将他胸前一看，见他肋下淌血，这只金镖落在地下。幸亏隔的地步太远，镖已脱力，只打进半寸光景，就没了力，落于地下。况且公然跳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活阎王忽然将身一侧，就觉有一件东西，烁地过来，公然知道不好，连忙也是将身一侧，虽然躲闪不及，那身子却已带偏，故此不甚着力。黄天霸心上好生不安，连连告罪。公然说：“老兄弟不必挂怀，并非是你有意打我，况且浮伤罢了，有什么要紧？”只见何路通已从陷坑里出来，随后也到。黄天霸便把方才玄坛庙内，如何被困，几乎送命，幸而有三个豪杰相助，怎长怎短，细说了一遍。李公然心中大喜，便说道：“这三个就是金陵三杰。”又把前日在客店结拜的话，告诉了天霸。天霸听了大喜，如今有了好帮手了。那公然又把郑家园降妖得剑之事，亦说了一遍。天霸、何路



通将宝剑看了，连声说：“好！真是希世奇珍，切金断玉的宝物。”李公然叫张帮带去吩咐兵丁，将陷坑填平，一齐到玄坛庙来，自己同了黄天霸、何路通先行。

仨人到了玄坛庙，与甘亮、邓龙、龙虎相见道劳，各人行礼，彼此客套几句，也不必多说。众人都在大殿上，分宾坐下。黄天霸吩咐：“放四声收兵炮。”小西已早教偏将们都到大厨房内去，搜采吃食东西。那左右从人，听了个个高兴，闹了半夜，腹中都有些饥饿，大家赶到大厨房内一看哪，好有兴头。但见梁上壁上挂的风鱼腊肉、火腿野味，笼子内养的鸡鸭鹅鹑，缸内养的鱼鳝鳊鲤，柜内放的蘑菇香蕈、燕窝海参，钩上悬的猪肉、羊肉、牛肉，壁角内高高的一囤白米，墙脚跟堆着数十瓮五彩花坛泥头陈绍酒。一座五眼灶上，一切应用家伙齐备。旁边一只橱内，开了一看，更好了，都是现成煮好的肴馔，一盘盘，一碗碗，样样都有。众人见了好不快活，你拿柴，他烧火，先把熟的热了一热，先发出去，到大殿上教将爷们先吃起来。厨房内手忙脚乱，向那里斩的斩，洗的洗，煮的煮，十分高兴。那黄天霸请甘亮首座，甘亮那里肯坐？黄天霸一定不依。李公然同众人都说：“不用推让了！”甘亮没法，只得向上坐了首位。其余谦谦让让，团团儿坐下。关小西执壶斟酒，甘亮一把夺了。李公然吩咐从人把盏。大家正要举杯，只听得门外一阵大乱，众人立起来一看，只见神眼计全带了埋伏兵到来，随后张帮带也到。众军士纷纷攘攘，在庙内四面歇息。天霸吩咐：“将厨房内东西分给众军士，埋锅造饭，犒赏酒馔，就请计大哥、张都司同入席。”计全、张都司与金陵三杰行礼，彼通过名姓。黄天霸又将金陵相助，活阎王、吴成漏网的话，又对计全说了一遍。计全重新向三杰作揖道劳，三杰还礼，大家坐下来饮酒。黄天霸便问：“于七怎的擒了呢？”白马李七将方才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李公然问起甘亮：“怎样到来相助我们？”甘亮就将前日听得劫法场，邓虎打听信息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李公然又将郑家园降妖得剑的话，对大众说了一遍。众人无不称赞道喜。

众英雄开怀畅饮，吃到天光大亮，众人用饱了饮食，同出庙来。黄天霸吩咐众三军守护四个要犯，传令起身。把玄坛庙前后门封锁着，着唐官屯地保管守。自己同了甘亮、邓龙、邓虎、计全、李昆、关太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郭起凤、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，并裨将牙将，一齐往奉新驿而来。路上说说谈谈，好不快活。都道：“这件公事，虽走了吴成、李天寿两个，幸而正犯已得，全亏甘大哥三位的功劳。”甘亮说：“我看这两个逃走，必然再有风波。众位保护大人赴淮安上任，路途尚远，还须加意提防为要。”天霸、公然连称：“是，多承指教。”说着已到大松林三岔口，天霸吩咐郭起凤，先到城内县衙门送信说：“陈太爷吩咐：叫差役人等备了棺木等件，到玄坛庙收尸埋葬。目今天时正热，不能耽搁，庙内庙外死的人多那。独有朱镗的首级须要割下来，装了木桶，只怕还要号令呢！”郭起凤同了陈知县的一个从人，分路到城内去了，少不得停会儿，回转公馆，一言表过不提。

当时众人一团高兴，押了四个盗犯，众三军敲着得胜鼓，浩浩荡荡，往奉新驿而来。过了三岔口，离奉新驿不远，不多时来到公馆门口，众人押着犯人在门口等候。天霸命军士在外站着，然后叫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，并金陵三杰在外等着，自己同

了众弟兄走到了里面。只见公馆内众人落乱纷纷，王殿臣急得面如灰色。从人们慌慌张张，见了众弟兄进来，多说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如今了不得了！我们大家都没有命了！”不知端的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六十三回

## 恶霸行劫丢失大人 杰士设谋暗解要犯

却说黄天霸同众弟兄走进公馆，公馆里正闹的落乱，黄天霸好生疑虑。王殿臣一见黄天霸，就说：“老兄弟，我活不成了，昨夜门不开，户不敞，把个大人丢了！我便同了施安自三更天找起，直找到天亮，四处都找遍了，并无踪迹。这却如何是好！”天霸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。自己回到外面，且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、金陵三杰，让到里边客堂里坐下，吩咐把强盗逃犯带到屋内；就把丢大人的话对大众说一遍。众人尽皆失色。那知县吓得目瞪口呆。李公然说：“依小弟看来，只怕有夜行人把大人盗了去呢！”关小西说：“对了，这不是吴成来盗了，还有谁呢？”甘亮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眼见吴成往南逃去的。”何路通说：“我晓得了，一准是活阎王盗的。他不是往双塘儿路上去的吗？到了双塘儿，他想起公馆，今夜无人保护，遂起意把大人盗去了。”黄天霸摇头道：“也不是的，这里三更天就丢了大人，我们追赶活阎王的时候，已有四更天了。双塘儿到这里足有四十里路，任你走得快，到公馆天也亮了。”计全说：“莫非李五弟的师叔方世杰盗的？”李公然说：“他与大人无冤无仇，风马无关。前番盗他解毒丹，不过见怪着我，怎么盗了大人去呢？”甘亮说：“此地可有恶霸，或是绿林，与大人有仇恨的吗？”黄天霸、关小西都说：“没有。”大家猜疑了半天，并无头绪。

计全说：“老兄弟且把三军同犯人如何发放了，然后再行商量。”天霸说：“三军极是容易，只要孙统领老爷带了回文回转天津交差便了。只是犯人倒是件难事。若是大人在此，不消说，就地砍了完事，如今我们又无权柄。”甘亮说：“依我的愚见，解进京都为是。若怕路上有失，只要明日在外倡言，只说三日后解犯进京。到了第三日，备四辆囚车，装了四个应死的犯人，扮了富明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，就命天津调来的三营官兵押送进京，及至到了天津，就好销差。将犯人带转途中，倘有差失，也不要紧。我这里就在今夜，将富明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悄悄下了舟船，叫我们邓虎兄弟沿途保护，一路赶到天津。叫天津府叫了一班戏班，只说王爷府里来的戏文，要做差戏，暗暗把四个凶人装在戏箱里面，只要稍露微缝，不致将他闷死。就上了车辆，一直进京，交到刑部衙门销差，万无一失。请众位商议商议这条计好不好？”众人听了，个个称赞：“好计！”都说：“甘大哥见识多广。”甘亮又说：“就是奏折一节，昨夜丢了大人，今日去的奏章，一准不要提起。即使日后晓得，只差一日工夫，未必追究到此。”黄天霸听了，就依计而行。立时吩咐排酒款待众人，一面请师爷准备回文，并起了折稿。立刻誊写好了，将文书交与孙统带收了，叫他进城屯扎，到第三日护送假犯人囚车回天津销差。孙统带诺诺连声，饮过了三杯，同着陈知县、张帮带起身告辞，众人送出公馆。

仨人一揖到底，扳鞍上马，带领三军回到城中。孙统带将人马屯扎校场，陈知县回衙理事，早派差役先到玄坛庙收尸埋葬，另派和尚管理庙事，将朱镰脑袋放在木桶之内。到了第三日，备下四辆囚车，监内提出四个死罪的囚犯，假充真犯，就打发孙统带带了人马，命：“左堂捕厅老爷并四个公人，一同送到天津，就同公差将原犯带回静海。倘沿路有党羽劫夺，你们丢下囚车逃命。”孙统带领了计策，辞别了陈景隆，同着张捕厅老爷并张帮带，引领三军保护囚车，出了城门，一路回转天津，把公事交卸了。捕厅老爷就同公差押了犯人，回转静海县销差。

且说公馆之中，到了黄昏时候，郭起凤城中回来，黄天霸就叫备了船，悄悄把四个犯人下在船舱里面，只作民船模样，便叫施安藏了奏折文书，带了从人伴当，请邓虎保护着进京。邓虎一身担任，带了两柄锤头，同施安连夜起身，依计而行。众人悄悄相送，然后回到里面，用过了晚膳，大家商议如何寻找大人。仍然测摸不着头脑，说来说去，只有出去私访。李公然说：“我倒想起一句话来了，但不知可走这条路吗？”众人听了，都要请教什么路道，说出来大家猜想。毕竟李公然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众豪杰商议访总漕 第一百六十四回 十义士月夜下沧州

话说要五爷忽然想起一条路来，大家齐问什么路，公然便对神眼计全说：“计大哥，你前会私访的时节，不是在双塘儿酒店听得于七说的，他改名薛酬，在沧州薛家窝遇见薛家五虎，认了本家？想这薛家五兄弟，强凶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原是恶霸。莫非他那里有细作在此，将大人盗去，也未可知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只怕不是吧。一来沧州有百里之遥，二来他们与大人无冤无仇，怎么来管此事呢？”计全翻着眼睛一想说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这件事倒有七八分是薛家兄弟干的。”众人说：“计大哥，却是什么缘故呢？”计全说：“老兄弟，你说他们与大人无仇，内中有个委曲。这薛家窝薛氏兄弟总共五个：大的叫薛龙，二的叫薛虎，三叫薛凤，四叫薛彪，顶小的叫薛豹。这薛凤的妻子，名叫谢素贞，一身好本事，使两把双刀，会高来高去，比男子还胜三分，乃是河南怀庆人氏。你道是谁？我却晓得根底，就是一枝桃谢虎的妹子。当初施大人把他哥哥杀了，他岂不怀恨在心？如今听得于七说出行刺之事，必然撺掇男人打听消息帮助于七，因此才到玄坛庙。恰遇见我们围庙捉拿吴成等凶犯，他就赶到公馆将大人盗了，也是有的。”天霸与众人都说：“有理，只是怎样办呢？”计全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到薛家窝去探实了消息，再行商议。”众人都说：“有理，我们大家同去。”天霸即吩咐从人：“小心看守公馆。”就命带过坐骑。众英雄各自上马，乃是甘亮、邓龙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公然、李七侯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总共十位，都是客商打扮，马上拴着包裹，带了自己从人，离了奉新驿，望着沧州一路而来。

路上说说谈谈，颇不寂寞。只是天气好热，正在中伏，太阳犹如炭火一般。走了五十多里，将近申牌时分，方才到了市镇。众人肚中也饿了，而且热得周身湿透，口中炎出，看见镇上一家酒店，各人纷纷下马。黄天霸让甘亮等都进里面。计全说：“天气甚热，你先拿几大碗凉茶来，我们渴得很呢！”李公然一面吃茶，一面观看屋内。只见靠着后窗一张桌上，坐着一个青年，看来二十岁光景，生得粗眉狼目，身材雄壮，十分凶恶之相，赤着膊，独自畅饮。窗槛上搭着一件青纱短衫，旁边桌上坐着两个人，约莫是他的伴当，主仆三个人。那天霸转侧了脸来瞧了一瞧，暗暗点头，众人都觉着了。众人都喝了一回酒，看那太阳渐渐下沉，大气也凉快了。用过些饭菜，天霸叫酒保过来，算清酒钞，大家出门上马，只见那人也同着伴当一路在后跟着走咧。不到十多里路，天色渐渐晚了。前面有条岔路，众人要到沧州，由大路而行。回头见他主仆仨个从那条小路去了。李公然说：“这是通方家堡去的。往沧州，小路比大路远好许多了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前面没有宿店，横竖白昼走路太热，倒不如我们放夜行吧，落得凉快

些。”众人说：“不错。”

不知不觉天色大亮，来到沧州地界，离城五里之遥，地名叫做沙家集，是个热闹的所在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兄弟，此处离薛家窝只有七八里之遥，我们找个寓所安置吧。”众人道：“好。”只见前面有所客寓，叫做顺隆店。众人下马，进了店门。从人自去牵马遛汗上槽。这里众伙计迎接众英雄到里面。黄天霸看了五间上房。伙计打脸水，烹茶。众人脱了衣裳，坐下吃茶，吩咐伙计打酒做点心。不多时伙计打上酒来，托着一大盘面食、点心、牛肉、鸡子、饽饽、薄饼、锅贴、包子，大家饮酒用点膳。黄天霸开言问说：“甘大哥，我们既到此地，未知大人究竟在不在薛家窝呢，如今怎样办法？”甘亮说：“这个薛家窝，我虽没有到过，只听人家说，倒有些棘手啦！他们住的庄子，是个断水圩，四周围都是水路，进去恐不能出来。他们既将大人盗去，岂无准备？须精细之人，深通水性，本领高强，方可去得。”李七侯、何路通说道：“咱们今夜泅水过去，务要探个水落石出。若然大人在内，就可救了出来。”甘亮带笑说：“二位本领，果然出众。”天霸说：“二位不可造次，须要想条妙计，方保万全。咱们若打草惊蛇，反为不美。”李七侯说：“黄兄弟虽说得是。只怕大人果真是他们盗了，耽延一两日，性命难保。”不知施公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六十五回

## 施仕纶窝中受困 白马李私探遭擒

且说薛家窝的薛凤要的就一枝桃谢虎的妹子，名叫谢素贞，生得娇娆标致，本领高强，善用双刀。自从施公杀了谢虎，那妹子就要与他哥哥报仇，在他丈夫面前撒娇撒痴的。薛凤允许他妻子：“且等施不全进京，我就与他报仇。”谢素贞时常叫丈夫差人打听，晓得施公升了总漕，奉旨出京，到淮安上任。这一日庄丁进来报说：“施不全到了静海，在奉新驿住下公馆。”恰巧于七说起杀兄之事，那笑面虎薛凤说：“酬大哥，你若要报此仇，有何难哉？现在施不全住在奉新驿，何不前去刺了就完事咧。”于七说：“他手下颇有能耐之人，教我双拳难敌四手。”薛凤说：“酬大哥你又来了，唐官屯玄坛庙的当家和尚，就是飞山虎吴成，你我都是好朋友，而且与你一师门下出的家。”于七说：“我就到静海走一遭。”到了明日，薛家五虎排酒饯行，于七就别了薛氏五虎，来到双塘儿，就遇见了吴成在酒店内说话，被计全听得的一段节目，前文表过不提。

却说薛家窝内发出探事的人不少，静海所做之事，薛家窝无有不知。那一日早晨，探事的庄丁来报说：“昨夜二更过后，有无数的官兵把玄坛庙团团围住了，杀声震地。”薛氏兄弟听得正在惊慌，随后连连得信，说：“官兵打进庙内，只怕事情不好咧！”不多时，只见吴成踉踉跄跄地进来。薛氏兄弟连忙上前迎接。到了厅上，彼此见礼坐下。庄丁送上茶来。薛龙便问：“吴大哥，庙中怎样了？我们薛酬兄弟事体如何？”吴成未曾开言，眼中早已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如今大事休矣！”薛家弟兄听了此言，知道薛酬凶多吉少，大家心慌。吴成便把遇见薛酬，头尾细细说了一遍：“昨夜跳出墙来，藏在夹墙之内。幸亏到了天明，官兵官将回转静海去了，我们才敢出来，遇见庙内佣工，逃得性命。我想只得逃入深山，埋名隐姓，也无面目见天下好汉的了。”说罢就大哭起来。

薛龙听了他一片言语，心中惭愧。薛虎急得拍案大叫说：“吴大哥，太长他人志气了！我只独自一人，要去见个高低。不杀施不全与黄天霸这两个刁娘养的誓不为人。”薛凤说道：“吴大哥被人如此欺负，莫说由薛酬而起，就是单为他外甥之事，弄到这般地位，我们当拔刀相助。咱们哥儿四个，何不同去静海走一遭？一来与吴大哥报仇雪恨，二来设法相救薛酬等四人。”薛龙说：“四弟言之有理，只是五弟尚未回来，不知探听得怎样的了。”正在说着，只见庄门外乱嚷嚷地拥进一起人来，扛着一个人，四马攒蹄，倒捆做一团，背后跟着薛豹兴冲冲地进来。众人一齐站起身来。只见庄丁们将那人丢在地下，吴成一看，认得是施不全，心中大喜，便问：“怎样地把他捉得来了？”

薛豹道：“我们自到静海境内，就有酉牌时分，吩咐舟船停在方家堡。到方世杰家

内,世杰排酒款待我。说起来意,方世杰也是怀恨他们,因为施不全差遣他师侄神弹子李昆去盗他的丹药,把他伤着。故此就把一个熏香匣子借我,教我到奉新驿公馆,将众人熏倒,一并杀却,斩草除根。我就带了两个庄丁赶到奉新驿公馆,吩咐庄丁在后边竹林内等候。我跳上瓦房,四周瞧看一番,那知道这一班手下之人,都不在公馆之中,只有几个从人,杀他也是无益。到上房一看,但见椅子上坐着个家人,在那里打盹,施不全睡在炕上打呼。我就飘身下去,将香点着,从窗孔内送进烟头。过了一刻,想必熏倒的了,我就进去,从炕上扛了施不全,回身出来,仍旧上屋,到了后面下去;到竹林内唤出庄丁二人,扛了施不全,悄悄回到方家堡。恰巧方世杰家内用午餐了,就拉着入席。世杰谈及昨夜官兵官将攻破玄坛庙,活捉静喜和尚,并当家和尚的外甥,还有卧牛山两位寨主。那当家和尚同他师父逃命去了。如今玄坛庙封锁,被擒之人,都带到静海城去了。我听此言,就说:怪道昨夜公馆内没见这班贼将,原来他们这样狠心,下这毒手。幸亏天网恢恢,把施不全拿到,也好出口怨气。当时就把施不全关在空屋之内,然后与方世杰商量劫救众人。吃到天晚,略息片刻。天一明我就起身,带了两个庄丁,到唐官屯玄坛庙看看形景。那知静海城中发下差人、官军,正在收尸埋葬。我只得回转方家堡去。在半路上酒店内打尖,遇见十来个人,也到店内饮酒,却是客商打扮,带着从人。细看他们行为不象平民百姓,面上都是雄风杀气。我心中估量莫非施不全手下之人,找寻主人来的。后来吃完了酒,跟着他们一路往沧州大路而来。我找到岔路,自回方家堡,约定了方世杰即日准来帮助,我就带了施不全下船,一路回来了。众位哥哥须要留心着奸细进窝咧!”薛龙听了,立刻吩咐庄丁传话:各处加意小心,防有奸细进来,若有陌生人的船过来,不问好歹,一并拿住。那知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恰巧到来私探,就着了道儿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百六十六回

## 吊打钦差吴成泄恨 审问奸细薛凤诤言

且说吴成见了施公，顿时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拔出佩刀，要杀施公。施大人到此时，情知一死罢了，闭着眼睛等死。薛氏兄弟一齐拦阻，都说：“吴大哥暂息雷霆之怒，若然把他一刀挥为两段，倒是便宜他了。不如将他吊起来，打他一顿，将他禁在水牢里面，慢慢地消遣他，怕他插翅飞去不成？”薛凤吩咐庄丁们将施公带到水牢里，不提。

只说沙家集顺隆店内，众英雄席散之后，李七侯扯了何路通到冷静所在，说道：“他们看你我不上。估量不能成事。我与你今晚去走一遭，倘然大人在内，就将他救了出来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劳吗？你我脸上多少光彩！”何路通也是个浑人，听了白马李之言，心中大喜，就说：“李七弟说得不错，我心上也是这样想。”那知李、何二人，到了二更之后，众人全都睡了，李七侯悄悄起身，扯着何路通，各把夜行衣靠扎束停当；李七侯带了单刀，路通带了钩枪拐，轻轻走到庭心，跃上房屋，一路出了店房，从后面跃下房来，离了沙家集，向薛家窝而来。路上施展夜行术功夫，不多时已到滩边。但见一派大水，望见对面黑森森一座大庄子，便是薛家窝了。二人咕咚咕咚钻入水内，泅着水来到对岸。只见水苇内摇出两只小船来，每船三人，两个划桨，一个拿着钩镰枪站在船头，从小港内出来，李七侯与何路通踏着水，在芦苇旁边伏着，等他两只船过去了，就从这条港内进去，约有半里之遥，在水内摸着行走。那知走来走去都是浅滩，并无出路，二人慌了。不知这个薛家窝有七十二条港，都是有名目的。何路通说：“我们不管它，就在水苇里走去，总是要到了岸上的。”李七说：“咱们不管它，只望乌丛丛林子里走去，必定是庄子了。”二人趁着月色向左边水苇内过去，只是实在难走，水倒甚浅，只苦的淤泥很深。二人爬上岸来，好象泥乌龟一般。这苇叶好比利刃，划得满面血痕。那知到岸上，更不好了，东寻西找，并无路径，一派都是丛林密竹，身子总挨不过去，满地都是竹签，锋利异常，而且七高八低。到了此时，进退两难。二个心中懊恼，向前望去，瞧见树空当中，露出围墙来了。二人心中大喜，直奔过去。

忽所得豁喇喇一声响亮，二人一齐跌入陷坑。旁边树林内走出两个人来，手中拿个竹管，嘘哩嘘哩一吹，只听得四下里发一声喊：“拿奸细呀！”立刻奔来二十几个庄丁，手中都是挠钩、飞抓，都往陷坑内乱伸下来，将李七侯、何路通两个横拖倒拽捉了上来。庄丁七手八脚，用麻绳四马攒蹄，捆个结实，拉的拉，拖的拖，将二人带进庄门。早有人里面去送信。

薛家兄弟与吴成听说，在东团湾陷坑内捉住两个奸细，一齐出来，在大厅上坐下，

吩咐庄丁：“将奸细带上来！”庄丁一声答应，将二人扛上厅来，寒鸭浮水式，丢在地下。众人见他俩浑身污泥，好似活鬼一般。薛豹走下来扯住辫发，将脸面翻将过来。只见满脸泥土，夹着七横八竖的血痕。薛龙说：“拉去砍了就完事！”薛凤说：“大哥使不得，待我审问他一番，然后杀他不迟。”只见薛豹说：“哥哥，小弟认出来了，这两个狗男女，就是途中酒店内遇见一伙客商打扮的十人之内的。我看准是施不全手下之人，倒要细细敲打他的底细才好呢！”薛凤叫庄丁把二人提到面前。就问道：“你两个姓什么名谁？何人指使？若然说一句谎话，我生平最恼，休怪我将你二人一刀一个，送到妈妈家里去。你到底叫做什么名字？”

列公，这何路通本是个浑人，李七侯也是个直汉子，听了薛凤的甜言蜜语，只道当真了，就说出自家姓名，果然是来探大人下落。便问：“如今大人在于何处？若然放了我二人回去，寻见了大人，我二人准在大人面前，保举你的功名，多少有些好处。”薛凤说：“这倒不消，我们颇有田地，也不要做官，也不要银钱。我只为见你两个都系好汉。常言道：‘英雄惜英雄，好汉惜好汉。’我们问你，你们来的时候，总共十个人，还有八个人现在那里住？他们叫什么名字？”何路通正要开言，还是李七侯机灵，对他丢了个眼色，何路通就缩住了口。李七侯接说：“你既肯告诉我们大人的下落，先对我说出地方，放我们去寻找。若是不肯说，也不必问三问四了。”薛凤正要开言，只见薛虎跳将过来，就把李七侯吧的一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刁娘养的，问你一句话，也不肯直说，倒与他做眉做目，却要想访得施不全的下落，我老实对你说吧！”下句还没出口，吴成恐怕薛虎说出真情，连忙过来劝阻。薛龙接口说：“二弟，你又来胡闹了，这事不用你多管。”吴成也接着说：“我看李七是个好男子，同那何路通两个，都是我们线上的朋友咧！”薛虎早被薛豹拖过去。不知何、李两人可要骗出真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七回 好汉认死不露情真 恶霸机灵暗设消息

却说李七侯、何路通两个虽是浑人，到底是老江湖了，他们任你软功硬功，只是不理。薛凤又细细套问一番，并无实话。吩咐庄丁将他二人锁在后园空房之内，打发四个心腹庄丁看守。众兄弟与吴成商议此事。吴成说：“这般贼将，我多半认得他们面相。待我带几个庄丁，要拣认识黄天霸、关太的人，分头出去访查，只要看见一个，暗暗跟着他到寓所，就知众人住处了。常言道：‘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’休等他来犯我境界，咱们哥儿先去杀他个措手不及。”薛凤摇手说道：“不必与他动手，若然晓得了他们住处，只要如此如此，就可一网打尽，永无后患，薛家名声更大了。”吴成说：“三弟机灵，怪不得人称笑面大虫呢！”当时，薛凤唤来几个心腹精细庄丁，吩咐：“去探访黄天霸、关太等在那里住，若然访着了住处，赏银一百两。”众庄丁听了，个个高兴，立刻跟着吴成渡河过来，往四下里打探去了。

薛家弟兄送了吴成上船，回进庄内坐定，就见庄丁进来通报：“方家堡方员外到来，要见我家五位员外，现在庄外等候。”薛龙大喜，一摆手叫：“大开庄门，说我兄弟出接。”庄丁回身出去，薛龙带领四个兄弟，一齐迎将出来。就见方世杰带着一伴当，走进庄内。彼此见面，无非说几句久不相见的话，不必细说。薛龙吩咐：“排酒款待。”五员外让方员外坐了首位。各人敬过三杯酒。薛龙便道：“李、何私进薛家窝，在陷坑内拿住。审出是来找施不全。共有十人，其余不知住处。我家三弟的主意，欲想如此这般办法，全仗大力帮助。不知老员外的意下如何？”方世杰说：“老夫正当效力。”薛凤说：“老员外，我们这里难得到来，请你老人家四周瞧瞧形势好不好？”方世杰说：“正要请教请教。”薛氏兄弟一同陪了方员外，先在庄内各处走了一回，只见房屋曲折，门户众多，东穿西走，认不出左右前后；有的所在好象不通，其实却有暗门，就在门内的背后，先要进去了，把门关好，方能开那暗门。若是不懂的人一直走去，里面有扇假门，踏进去就是翻板，跌下去二三丈深的陷坑。有的所在看去四通八达，许多门房；那知到了里面，穿来穿去，没有出路，四面好比铜墙铁壁，插翅也难飞出去。而且踏着机关走过的门户，自己关闭，又无门闩，又无拉手，任你千斤之力，也开不来的。地内埋着窝弓药箭，上去准死无疑。还有一处叫做留宾馆，是个小小厅堂，对面两间，中间隔着一方庭心。对面屋内居中有一只百灵台式的圆桌，只要桌面一转，那留宾馆立时旋转，有门处变成墙壁，无门处变成山林。门外有也庭心，庭心过去，也有对面屋子，屋子中间也有圆桌，与方才的一式一样。若然走过去的时节，里面许多埋伏，一定送命。这个圆桌，也有消息，转不得的。若然桌子转动，机关一齐发作。还有一处叫望山堂，

却是五开间一所花厅，庭心极其宽大，庭中尽是假山，堆得玲珑奇巧，穿来穿去，洞门极多。若要走到里面去时，必须要穿走那假山，方能过去。他这假山里头做就的消息，自己人都有记认，若是外人不知，惊动了机关，那上面的石条，一齐坍下，将人压在中间，或被打死，或被关住，再也不得出来。除非要等自己人在外面，将假山石条逐一搭好，也不费什么大力，都是四两拨千斤的借劲，就能假山归原，里面洞门依旧开通，方能出来。还有许多机关，尽是希奇，做的灵巧无比，说道不尽！

薛氏弟兄领着方员外一处一处地与他细看，方员外赞不绝口。便问：“这些关纽子，都是三贤侄造的吗？”薛凤说：“小侄也不甚精通，幸亏我的师父指教，方才造得完成。”方世杰说：“我倒不晓得令师姓什名谁，何方人氏？”薛凤说：“他就是沧州南门外七十里，地名百宝村的人氏，姓柴名继光的便是。”方世杰不待他说完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他的老子叫做柴荣，与我拜把子弟兄，从小就看他十分聪明。他有三位哥哥，都做买卖，惟有老四他读书，十五岁就考了秀才。那柴荣就叫他安居家内，靠着些田地，经营好日子。他就听了父命，在家教几个学生。直到去年他老父故世，我还去吊奠的哪！”薛凤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员外是我的师伯公呢！”众人说着话，一路出来，又到庄外四周走了一遍。看那七十二港，九汉十八曲的地势，各处险要，都有埋伏。方世杰连连道好，说：“此地若然把守的坚固，任你千军万马也难进得。黄天霸呀！看你此番有多大的通天手段，放出来吧！”大众回进庄，天色已晚。薛龙吩咐：“在荷花厅上用晚膳。”庄丁一声答应，不多时，排上丰盛的酒肴。薛氏兄弟陪着方员外到荷花厅上落坐饮酒。这几句话，就漏了消息。不知怎样的缘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六十八回

## 黄天霸初探薛家窝 甘教师鏢打笑面虎

却说方世杰在薛家窝荷花厅上与薛家五虎讲论施公之事，其时正在二更过后，月亮渐渐升高。只因天气炎热，开齐了窗格。薛凤说：“将酒席移到厅前露台上。”一头指使家人，一头眼望荷花池内，忽然叫声：“不好！有奸细来了！”众人一齐着惊。薛凤早已跳出厅去，薛虎、薛豹，跟着，薛龙、薛彪、方世杰，并一众家人，都到外面来向屋上瞧看。

原来沙家集顺隆店内，到了来日天明，大家起身洗脸用茶点，却不见了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个。黄天霸走进卧室一看，那二人的家伙，也不在里头了，就顿足说：“这两个呆子，一准到薛家窝去的，必是弄出不好来。此时不见回转，不消说，被他们拿住了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大人也是他们盗的；如今倒饶上两个，更加费事了。”甘亮说：“待俺先去见机而行。”黄天霸说：“甘大哥去时，小弟与你巡风。”甘亮说：“小兄弟不必客套，什么巡风呢？”那邓龙说：“小弟也去着走一遭。”李公然、关小西也说要去。白面狻猊说：“这件事不过私去探信。关贤弟与李五哥且在此听信吧！我看这薛家窝，将来必定有一番大大的厮杀，此去却不必多人。”就叫王殿臣出去备只划桨快船，带领四个从人，在江边等候。

到得黄昏时候，众兄弟用过晚膳。黄天霸与甘亮、邓龙换上夜行衣靠，带了随身器械，扎束停当，三人穿戴一般。霎时间到了江边，就见一棵杨柳底下，停着一只船在那里。早见王殿臣在船头上打招呼，天霸等三人噌的跳到船上。王殿臣解去缆索，四个从人摇动飞桨，望对港斜行。远远望见薛家窝芦苇荡内，摇出一只浪里钻小船来，看看渐近。那船头上立着一个庄丁，手拿钩镰枪高声叫道：“进来的是什么船？快些报名。”王殿臣回答：“我们沧州报船，有紧急公文上天津哪！”说话之间，二船交肩过去。不多时，看这小船远了，天霸吩咐快抢进港去，幸没人看见。就与甘亮、邓龙三个上岸，叮嘱王殿臣速速摇过对岸，在芦苇内隐藏。天霸等望着庄院而行，走不多远，前面水阻了，只得往横路过去，看看离院落不远，只是左旋右转，无路进去。正在纳闷，忽见前面有人来了，天霸等闪在旁边树后。

只见来的是两个巡丁，一个拿钢叉，提了灯笼，一个手内提着灯笼、梆锣，腰挎佩刀，一路讲说而来。天霸等他们来到树旁，暗暗将左脚伸出草内。那巡丁只说话，不防脚下多出了一件东西来了，天霸脚下一绊，噗地跌了个狗吃屎，那盏灯也灭了。后面的那个人不防前面的跌下，自己留脚不住，对准前面人的身上，也扑了一跤，梆锣撒在草内，口中埋怨道：“王第六的，你怎么走熟的路，倒也会绊跌了呢！”话还未完，天

霸、邓龙一齐跳出来，一人一个，将脖子按住，把刀在他脸上晃一晃，喝道：“你嚷，就是一刀！”巡丁吓得魂都没了，只叫：“好汉饶命！”天霸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们这里的路怎样走法才是通道？你只老实说出，我不杀你。千万快快说来！”巡丁说：“好汉，我们这里的旱道，遇着松树右手转弯，遇着柏树左手转弯，你们再不会走错的。”天霸说：“你可知道施大人藏在那里？”巡丁说：“就是施不全呀？现在关在水牢里面。”天霸说：“水牢却在何处？”巡丁说：“水牢进了庄门，东北角上，约来十多间房屋，走过一座假山，有个月洞门，进去就是水牢了。”天霸说：“昨夜可曾有两个人进来？”巡丁说：“有的，有的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何，他们不知路径，走到死路上去了。那死路上看着是宽阔的平路，那知埋伏甚多，不是窝弓，就是陷坑。他们跌在陷坑里面所以拿住了，现在锁在花园中空屋内。我索性告诉你吧，在花园正北，过了长廊六角亭，旁边有四个人看守咧，以上句句实话，放我起来吧！”天霸与邓龙将他两个身上带子解下，四马攒蹄捆了，将刀割下一片衣襟，塞在口内，把他们提到树林里面，放在树丫内夹着。说道：“你们睡一觉儿，我回头来放你。”甘亮早把钢叉、灯笼、梆锣丢在林子深处。

三人依着巡丁的说话，不过几个弯曲，果然到了庄门。远远望去，庄门外有人巡走。甘亮领着头，天霸跟在后面，绕着大墙向西过去一箭之遥，望见前面屋内灯火明亮，人声嘈杂。三人走到窗前，将指尖蘸了口唾湿了窗纸，戳个月牙小孔，往屋内张看，原来是大厨房，有七八个厨丁怨恨道：“姓吴的才滚去，又来了什么方员外了。吃了一天的酒还不够，弄到半夜三更，再要添长添短，不顾别人性命。”那厨丁说：“姓吴的那里去了？不说还要来吗？”那提木盘的说：“听得说带了二十个兄弟们，各处访查施不全的手下人哪，怎说不来呢？”天霸、邓龙看过了，将头昂起，把耳朵贴在檐头，听他们说话，恰巧提起施公之事，忽然听得下面说：“有奸细！”把天霸吓了一跳。

你道笑面虎薛凤怎样晓得屋上有奸细呢？原来黄天霸躲在东边屋檐之上，那时月轮渐渐升高，把他的影子照在荷花池内。薛凤看见荷叶上映出人头的影子，所以晓得屋上有了人了。当时薛凤蹿出厅来，望见屋上东西两条黑影，薛凤便就跃上屋，但见一件东西直奔面门而来。薛凤知道是暗器，只是眼见他们两个从两边过去，再不防从对面来了暗器哪！要想躲闪，怎得能够？将头偏得快，当！在肩上中了一镖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身子往后栽倒，跌将下来。方世杰同薛氏兄弟上前，扶起了薛凤，自己与他拔下镖来一看，这镖上后面有个环儿，环上有三个小小铃儿。薛彪知道到了江南名家了。这个名叫铃儿镖，又叫响镖，只有金陵白面狻猊一人用的，成了一代名家，临了得道，成了地仙，这是后话。且说薛彪将镖拔出，即取出金创药来，与哥哥敷上，用布扎好，教他躺着自在吧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六十九回

## 薛虎刀隔天霸金镖 邓龙大战五彩飞驼

且说薛凤中镖，伤了肩头，当时薛氏弟兄一齐大怒。薛虎扯出朴刀，跳上屋去，薛龙扯出单刀，薛豹扯出一对铁抓，方世杰也拔出佩刀，扑哧扑哧都蹿上屋来。四个人赶到厅屋前面。望见左首跨院屋上站着一人，一扬手，哧的一道金光，直奔薛虎面门。薛虎忙把朴刀隔着面门遮蔽。只听得当的一响，金镖当啷地落在瓦楞内去了。众人都往左边过来。天霸发了一镖，见打不中他们，暗想今夜露了踪迹，谅难救得大人，不如趁早出去，免得吃他的亏了。想罢回转身来，跟上甘亮来了。却说甘亮明知他们必要上来，就掉身来窜上屋顶，一回身从身边取出一只响镖来。恰好薛凤上屋，脚还没有踏定，甘亮就是一镖，把薛凤打翻下去。天霸心中好胜，要在甘大哥面前显能，知道他们再有几个上来的。天霸立定身子，向袋内摸出金镖在手，只见薛虎跳上屋来，随手发了一镖，偏偏被他把朴刀挡住。后面薛龙、薛豹、方世杰跳上屋来。天霸回头一瞧，又望不见甘亮、邓龙二人，谅想已先走远了，自己也就无心恋战。

单说薛豹跃上屋面，周围一瞧，忽见右边一所房屋之上，有一条黑影，如飞地越墙过屋而去。薛豹独自向着这个所在，赶奔过去。那邓龙觉得背后有人追赶，心内暗想道：“这厮追来，待我将他结果了，然后好找寻大哥与黄兄弟。”想定主意，见前面屋上有一垛分开的五岳朝天墙，越过墙去，将身伏在墙下，等待薛豹过来，出其不意，把他一钩斩了，岂不省事。那晓得这薛豹乃薛家五虎之中最厉害的东西，年纪虽然顶小，本领却是独大，外号人称飞驼子，又叫五彩驼，使发了一对铁拐，随你千军万马，也能滚进滚出；而且性情乖觉，智谋颇多，虽不及笑面虎，却也诡计多端，机灵得多。他见邓龙越过分开墙去，心中就疑着这个招儿，却不直跃过去，有意从那边绕道而行，反到了邓龙背后。

邓龙见势头不佳，即便扭转身来，恰好飞驼子奔到，就是左手单拐，豁地夹背敲来。那赛姜维将右手钩挡铁拐，将左手钩分心便刺，列公，邓龙用的家伙叫护手钩，俗名叫做虎头钩，却是怎样的一件东西呢？这件兵器在十八般之外，共有两柄，各长三尺六寸，其形似剑，两面有锋，它的头上却是弯转三四寸，好像钩子一般，所以又好向直刺，又好向里钩拖，又好两面再砍，又好钩开人家的家伙。若是个流星锤、边环棍、七节鞭，这许多厉害军器遇着了，那便是遇克星了。而且它的捏手柄更是希奇，与那刀柄、剑柄、斧柄全然各别，却与半升方天戟无二，翰尖头反向下生，将手捏在方孔之内，若遇刀剑削他手指，却有四围护住，所以叫做护手钩，是极厉害的军器，只有它破别的，没有别的去破它；今单遇见了铁拐，好似下属见了上司。且说薛豹见邓龙一钩

分心刺来，将右手单拐一靠，趁热把右手拐一折，直冲他腰肋。邓龙见来得快当手活，将身一闪，旋转来将双钩拦腰而进，使个玉带围腰之势。这飞驼子薛豹，就使个双龙出海的解数，将双拐往下一沉，向左右分开，顺手还他个樵子劈柴之势，二拐一齐而下。赛姜维把头一偏，将双钩使个王母献蟠桃，架开双拐，趁他荡开之势，撒下左手钩，侧身转来，名为敬德倒拖鞭，一钩削他的右腿。飞驼子右脚退步，向后退一偏，就将双拐往下直沉，唤做刀劈华山，将钩荡开，再又还手。二人钩来拐挡，战了十几个回合。飞驼子见赢他不得，想一条计策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百七十回 方世杰惊走黄天霸 赛姜维误入望山堂

话说白面俊倪甘亮，单见三人追赶天霸过来，不见邓龙形迹，心中纳闷，暗想邓龙那里去了？转眼之间，天霸已到。甘亮便问：“黄贤弟，我家老三那里去了？”天霸说：“不要被他们战住在那里，俺与你去找寻一回。”甘亮说：“使得。”二人正要回身，那后面追的人已到。只有方世杰却先追到，离着天霸只有七八丈之遥。这老贼看见他二人站立在屋脊之上，好似等候厮杀的光景；那后面薛龙、薛虎隔着尚远，若是单身向前，又恐他们的飞镖厉害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他就一路用心算计，早把弩箭捏在手内，觑定天霸的咽喉，哧的一箭射来。这枝弩箭正贯头发之际，把头发铲去一路。天霸知道毒弩厉害，有名的见血封喉，此时无心厮杀。方世杰也怕他的飞镖，任他逃窜。后面薛龙、薛虎赶到，便问：“方员外何不追赶？”方世杰悦：“这厮被我射了一药箭，少不得回去也是个死；况且这个长须的好象江南甘亮，善用响镖，四海闻名，与我素无仇恨，由他去吧。”薛龙、薛虎明知他胆怯，只得说：“方员外言之有理，咱们回去看看三弟的伤重不重吧。”

方世杰就同薛龙、薛虎回转荷花厅，仍到露台上落下。这时候薛彪刚将金创药与老三敷好，见他三人到来，告诉说：“三哥中的暗器，并非黄天霸的金镖，却是有铃儿的响镖哪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将镖拿出与薛龙等观看。方世杰说：“如何？我说这厮象是甘亮。我六七年前在豪州做趟买卖，遇见一起大镖银，二十辆太平车，尽是大宝。旗号上并没镖局的记号，单只红布上画一只白粉的狮子。我见这位达官，认他不得，就打听人家，这是那个镖局里来的？大家都说：‘老客人，这就是上元县的甘亮甘教师，都认不得吗？你看他旗画的白俊貌，便是他的外号。他的飞镖，有三个铃，发出来百不失一，有名的阎王帖子。’我所以认得他相貌，极其体面。薛龙说：“老员外，一些不错，准是他了。你看这镖上不刻着一个小狮子吗？”薛虎一瞧，果然有只狮子在根上。薛彪说：“我倒没留心。”也过来瞧着说道：“里面还嵌着白粉呢，只是小的很哪！”方世杰说：“怎地共天霸一路呢？咱们倒要留神才好。”回头一瞧，便道：“五贤侄那里去了？”薛彪说：“他也跟你们上去的，你们没见他吗？”薛虎同方世杰说：“忙乱之间，不曾留心他。”那知方世杰同薛龙、薛虎复纵身上屋面来找寻的时候，各处看遍，并无踪迹。

你道他们两个那里去了？原来飞驼子薛豹见战不了邓龙，心生一计，他便假做力怯，渐渐退后，诈败下来。把邓龙一步步赶上，直到望山堂来。邓龙回头不见了甘亮、天霸，再也不去追他了。实因这飞驼子心刁竟恶，到了望山堂屋面上，直退到滴水檐前，假做两足踏空，背翻身跌将下来，叫声：“哎哟！不好了！”噗咚的躺在庭心，庭心内

都是假山。薛豹跌倒在地，邓龙便飘身下来，脚踏实地，举起右手钩砍去。只见薛豹就地一滚，望着假山洞内钻了进去。邓龙叫声：“小辈往那里走？俺邓龙若不杀你，也不叫做赛姜维了。”一下子跟进了假山洞来。那知薛豹早已穿到消息的地方，抽动机关，只听得豁喇喇一声响亮，假山忽然坍倒下来，把邓龙压在中间。邓龙吃了一惊，好似天翻地覆，连自己死活都没有弄清楚！定一回神，唯有闭目等死。

且说飞驼子薛豹把那邓龙压在假山洞内，心中大喜，就上来跑回去。这假山做得灵巧非常。此时方世杰同薛龙、薛虎，各处遍寻不着薛豹，正然走到望山堂左近屋上，忽听得崩塌之声，三人一齐蹿到望山堂上来，向庭中一看，正是飞驼子在假山上面跑了过来。四人一同回到厅上。薛豹意气洋洋，精神百倍，把方才跃上屋去追奸细，与赛姜维邓龙厮杀，把他引到望山堂上，压在假山内，一套言语说了一遍。薛龙说：“我去架起石条来，瞧瞧瞧瞧他死也没死。若还活着，将他审问一番。”薛凤说：“此人与五弟战个平手，眼见得有本领。倘若没有压死，将石条架起，他出来拼命，就费手脚了。今后庄子内外水旱各路，须要多添庄丁加意防护，他们必然再要来那！”薛豹、薛龙、薛虎叫家人把残肴搬去，重整杯盘，与方世杰饮酒谈心，直到天明，不表。

再说黄天霸同着甘亮下了庄院，仍由旧路依着柏树右转，松树左转，来到静处。天霸走进林内，在树杈内提出两个巡丁，一刀割断了带子，回身出来。甘亮赞道：“黄贤弟精细哪！这巡丁放得很好，不然，被薛家兄弟晓得，审问出泄漏道路的话，他们把松柏砍去了，我们就难进去了，如今这两个奴才饶他，不敢说出被缚的话来。”这两个巡丁得了性命，在草内找得钢叉与梆锣、灯笼悄悄回去，果然不敢去声张。到了明日，薛龙查问水旱各路巡丁，都说：“没有奸细进来。”薛龙骂了众人一顿，吩咐：“今后需要小心。”众庄丁诺诺答应。这事就瞒过去了。且说黄天霸与甘亮来到江边，并不见邓龙踪迹。不知此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七十一回 寻朋友有心临险地 传捕役无意得功劳

却说金镖黄天霸、白猿猴甘亮同至江边，不见邓龙踪迹。天霸心中好生难受，好歹要寻见邓龙，方不失个义字。便道：“甘大哥，你看王殿臣的船就在芦苇内哪，趁此无人，你先上船渡了，仍到原处藏躲。待俺回进庄去，务要找到邓三哥一同回去。”二人复返身依着旧路，遇见巡丁，早就避匿林中，等巡丁过去再走。幸而识了路径，不多时便到庄院。跃进里面，各处找寻，并无影响。天霸好生焦躁，同着甘亮一路来到望山堂上，听得下面有人说话。伏在瓦楞之上，细细窃听，原来薛豹正在告诉薛龙、薛虎，将赛姜维压在假山洞口，生死未知的話。后来四个人都回厅上去。天霸、甘亮在后面跟来，又听他们告诉薛凤一番言话。甘亮情知不能相救，只听得金鸡三唱，东方渐渐发白，甘亮扯着天霸一同出来，依着熟路容易进出。

二人来到江边，遥见芦中有人过来。听得一声呼哨，有人吩咐从人，急扳动水桨，犹如箭射般的过来。天霸、甘亮跳上舟船，立命掉转头来。王殿臣说：“邓三哥还没到来吗？”天霸说：“不要说起，邓三哥被他们压在假山内了。”王殿臣说：“这件事倒有些棘手啦。”正在一面回答，说：“你瞧那边巡船来了。”立刻将船摇出港口，却被巡船瞧见，扳着飞桨追赶上来。口中喊骂道：“窝内出来的什么船？快停住了，问明白才好走那！”王殿臣吩咐从人快快扳划，一面回答说：“你瞎了眼吧？我们是静海来的公事船，什么窝内窝外问我的？”鸟巡船一路紧追，喊说：“我看明明白白，你们从桃花港内出来，莫非是贼船到窝内偷盗？快快停船！若不停船，咱们要放箭哪！”天霸从舱内瞧见巡船上共有五六人，扳桨的扳桨，把舵的把舵，一个站立船头拉着弓正要放箭。天霸一见气往上升，回手摸出一只金镖，等来船够得着，嗖地一镖打去。只见拉弓的那个人，噗咚一声，跌入江中去了。巡船上慌了手脚，那把舵的庄丁，见他们打死了巡船上的人，连忙取出锣来，呛啷啷！呛啷啷！一阵乱敲，顷刻间四周芦苇内，抢出许多巡船来了。王殿臣自己相帮动手，好似箭般地快当。众巡船追赶不上，只得回转窝内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黄天霸、甘亮一起回到沙家集，进了口子。众人上岸，一齐回到顺隆店内，直至上房。计全、李昆、关太、郭起凤大家接着落座。伙计烹茶，打脸水。计全便问：“邓三弟怎不见回来呢？”天霸就把昨夜两番进窝的事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主意。李公然说：“昨夜这一趟，虽则失陷了邓三弟，幸亏里面细底并进去的道路，都打听了明白。为今之计，到沧州衙门去一角公文，说明：暗访大人下落，却在你境内，问他要了通班民壮，马快公差，四号大船、四号舱船，我们众兄弟一齐同去。去

的时节，不可声张，装做客船模样，夜间暗暗进去。大家上岸之后，将大小船只四散停泊，在对港等候接应。捕快、差人不必上岸，都在船内听令。弟兄们悄悄进庄，先将大人并三位兄弟救了出来，护送了上船。只是先要派定职司，救大人的只管救大人，救兄弟的只管救兄弟，与他们对敌的，只管敌住他们厮杀。若等救到手，就着救的人保护大人上船，对垒的人就着他挡追兵。及至上船之后，捕快公人一齐动手，捉拿追赶的人，这就叫软进硬出。你众位斟酌可能行得吗？”甘亮说：“也好行得。只是一件，依你这样说来，但恐兄弟们太少呢。”关太说：“沧州城内的参将、城守，难道境内有了这种恶霸，做出泼天大事，还不该去吗？甘大哥，我看李三哥之计，很可行得。”甘亮说：“除了此计，也无别法，只得如此干去。只要大家协力同心，必然成事。”

天霸立刻备了文书，叫从人备马过来，亲自到沧州前去。天霸投了文书，将薛家窝劫去大人，告诉一遍。州官吓得一惊，一面命家人催请参将崔老爷、城守阎老爷、千总刁老爷，一面传齐捕快立刻要到，有紧急公案。家人领命而去。不多时，三位武官都到衙前伺候。黄天霸同计全、李昆辞别了魏知州，与崔、阎、刁三位武官，出了衙门上马，带着通班捕快公差，就此出城。那知无意之中，遇见一个紧要之人，正是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要知所遇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七十二回

计李生擒贼吴成  
天霸二进薛家窝

却说吴成自从领带了二十名庄丁，自己除下了金箍，打了发辫，改扮买卖人模样，越过对岸，分派众庄丁，分头各处缉访黄天霸、关小西这一班人的住处；自己单带一从人，到沧州城内，落下寓所，在州衙左近。吴成在城内各处闲逛，忽听得背后一人叫道：“这不是净师父吗？”吴成回过头将他一看，忽然省悟，原来是卧牛山的小头目，叫做蒋国祥——当时跟随蔡猛、花豹来到玄坛庙会过面的，后来逃得性命回去。李天寿到了寨，将玄坛庙之事告诉了东方雄一遍。东方雄打发蒋国祥到沧州城内打听消息。当即吴成说道：“蒋头领，我们吃酒去吧。”就到前面酒肆，二人同着从人都进店门，叫伙计快拿壶酒，多搬些下口菜来。蒋国祥开言，便问：“静师父为何如此打扮？小人一时不敢叫应哪！”吴成叹一口气，就把前事告诉一遍，道：“如今因为打听天霸等住所，故改俗装。到了城内，并无踪迹。各处派去访事的人，还没来回复哪！”蒋国祥说：“现在令师李寨主，到我们山上住着，因此我们寨主吩咐我出来探听你们的信息。既然遇见了师父，晓得情形，我就回山复命，静师父何不也到山去。”吴成说：“现在因薛家兄弟义气深重，十分相待，俺只得就在薛家窝住了。你若回山，相烦你传话在我师父面前，并在东方寨主处请安。”吴成抢着会了酒钞，同出店门，二人一揖而别。蒋国祥同了伴当，回转卧牛山去了。

且说吴成同庄丁一路向州衙前走来，刚巧黄天霸同了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职老爷，带领通班捕役出州衙而来。吴成一眼就瞧见了天霸，吓得转入小巷口躲避。等他们一行人走过去了，吴成同着庄丁从小巷出来，远远地跟着他们走，看他们往那里地方去的。将近城门，不防背后计全同李公然闲逛着走来。那计全这双眼睛，有名的神眼，何等厉害，早已认出是吴成来了，就把李公然的手击了一下，朝吴成的背后一指，转向公然的耳边说：“李五弟认得他吗？”李公然仔细留神一看说：“计大哥，可是吴成吗？”计全说：“还有谁呢，我与你一前一后守着，防他跑了，待我来动手。”计全把左手搭在吴成的肩上，叫声：“吴大哥到那里去？”吴成听了，只道自己弟兄，将头回转身一看，认得是神眼计全，那里还有魂魄。正欲逃走，早被计全将颈项一把扯住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将他直拉下去。那吴成不曾防备，被他栽倒在地。李公然将膝盖抵住他的背脊，二人将吴成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。那吴成的从人看见事情不佳，早已趁着热闹，一溜烟逃出城来，在街坊上打听了底细：知道被施公手下姓计、姓李的擒住，同了黄天霸并三位武官，带领捕役同到沙家集去了。立时撤开两腿，奔回薛家窝去了。

天霸得信，听说擒了吴成，心中大喜，停住了马，等候押了吴成到来。计全、李昆

同说：“仗黄兄弟洪福。”吩咐马快班头用木棍扛了吴成；叫从人牵过马来。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老爷，都过来贺喜。计全、李昆谦逊了几句，大家上马兴冲冲回转沙家集，来到顺隆店内。掌柜的见来了许多人，连忙出来迎接。上前一看，本城的参将、城守、通班捕快全来了，心内着慌。黄天霸吩咐：“快备丰盛酒席，不用惊疑。俺告诉你知道：我们众弟兄，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手下的部将，为剿除薛家窝的恶霸而来，今日在你店中住歇。你把别的主顾尽行回却了。将店关闭无事。”掌柜的诺诺连声，爬起来去了。天霸先叫将吴成关在店房之内，轮流看守。

且说甘亮、关太等，见了崔、阎、刁三位老爷各个见礼，彼此通过姓名。店伙计端上酒席，众兄弟一同坐下，饮了三杯。天霸开言：“施大人与弟兄们陷在窝内，死生难测。要去救时，以速为贵。今夜费众位兄弟，并三位老爷大力，须要协办同心，一战成功。只是这里沙家集可有大船没有？”阎守备说：“多着呢，此地是个运河口子，船只极多。”天霸就命阎守备先去备下四号浪里钻来，停在北口江边等候。阎守备答应，去了不多时，阎守备回来说：“黄大人，船只照说备齐，都在北口等候了。”大家饮了一回酒，用了饭食。却有三更光景，众人站起身来，各去扎束停当，带了应用物件，随身家伙。叫那捕快公人，全都带了军器。吩咐军人看好了要犯。众英雄悄悄出了店门，一齐到沙家集北口下船。不知此去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七十三回 黄天霸误投问路石 薛庄丁回窝送急信

却说黄天霸同了众兄弟，并崔、阎、刁三位大老爷，五十余名公人马快，自己的七八个从人，各执长短家伙，出了沙家集北口，望见江边一字儿排开四只麻阳大船、四只浪里钻板桨船。黄天霸对三位武官说道：“你们三位各领十多个捕快公人，登在四只大船上，停泊在薛家窝对岸等候，听我们打呼哨，一齐开出来助威抵敌。”只见那姓刁的总兵回答道：“黄大人吩咐的极是。我等敬遵军令，但卑职本领虽则没有，若说高来高去，略还懂得。大人若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”天霸听了大喜，便问：“刁老爷怎地也会夜行功夫？这是极好。即是如此，你到底什么出身？”刁千总面上一红说：“黄大人问下来，卑职不敢隐瞒。我本是夜行人出身。一枝桃谢虎是我师兄，我叫做草上飞刁庆。后来弃邪归正，在营内吃粮。承蒙管带提拔，逐渐升了千总。”说话间，早到了船边。

崔、阎二人叫公人捕快分坐四只大船，往上流头驶去。甘亮说：“黄兄弟，既然刁老爷一同进去，咱们总共八人，分驾四只小船，每船上两兄弟、两个从人，恰好均匀了。”天霸说：“如此甚好。”说着就同甘亮一船，关太同刁庆一船，计全同李昆一船，殿臣同起凤一船，那从人也都纷纷下船。黄天霸把手一挥，众水手扳动飞桨，四只浪里钻，好像在水面上跑马射箭，望着前面的大船追赶上去。天霸说：“这不是前日来的港呢！”甘亮说：“管他是不是，我们横竖晓得了进法：只要依着松柏记认，到处可通庄里。若要一定旧路，此地港汊杂乱，耽搁了时刻，被他们巡船看见，就有许多坏处了。”天霸说：“大哥说得不错。”那后面的三只浪里钻也跟进港内，天霸吩咐停船。八位好汉，一齐上岸。甘亮交代从人：不可出去，此地多是水苇荡啦，只消将船扳到水苇中间。水手依着叮咛安排，扳进芦苇，等候主人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那八位英雄跟着，天霸、甘亮领头，各施展夜行功夫，直奔庄院而来。依着前法，不管路宽路窄，大道小道，见了松树就向右转，见了柏树就向左转，不多时已到庄院。列公，这薛家窝到底什么图形呢？它那里四面是水，中央是一片平阳之地，好似一只伏虎，头向南方，蹲在中间，并无旱道可通，所以风水极好，当出虎将。可惜薛氏兄弟不归正道，以致不得收梢。他们造这庄子，就放肆得了不得，虽然地方不大，周围也有几十方里。他庄子差不多二十里围墙，房屋四面接连，成了八角式的形状，东西南北开四个庄门，出入别无他路可通，岂不像一座城池了吗？不过没有城墙罢了。他把朝南的一面当做正门，庄内西北角上并无房屋，都是膏沃之地，良田数千亩。外面障着坚固的土城，他的庄丁共有千余人，都与他耕田种地。年年十分收成，又不完粮，

故而越威越富；起了不善之心，私藏军器，暗收埋伏。庄里也有街市，与城内一般。此番众好汉进来的地方，叫做大树港。港内进去，正在东南角上，并无庄门的所在。天霸说：“众位哥哥们，你看这薛家窝怎地修得这样好哪？团团数十里，四面都是丛林密树，包住了庄子。”甘亮说：“咱们进去看明了道路，方可下手。”众好汉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“噗、噗、噗！”大家跃上围墙，就那有屋处走。天霸细细瞧看一回，说道：“公然哥哥，你往右手东去，就是花园，只要找寻长廊尽头六角亭，就好救李、何二人了。”李公然点头在屋上直奔东面去了。天霸吩咐计全、关太、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六位好汉，四散埋伏屋面了，若有风声，彼此救应。六人依着他言语，四处分开去了。

天霸自己同白猿猴甘亮向左首直奔望山堂而来。到了屋面之上，看庭心中的假山，依旧没有架起。堂上也寂然无声。天霸投了一块问路石子，丢在假山上，啪的一声，往右边咕噜噜滚了下去，碰在一块假山石上，也是巧事，这石子往旁边花墙的双钱内，直跳出去。那花墙外面，却是回廊，石子啪地落在方砖地上。恰巧有一个尴尬人经过，听得声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块小石子。偏偏此人是个行家，晓得是问路石子，必定有夜行人到了，轻轻地走到墙边，在花墙眼内瞧看，正见黄天霸同甘亮飘身下来。你说此人是谁？原来是薛凤的妻子、一枝桃的妹子，名叫谢素贞，善用两把飞刀，飞檐走壁的好本事，还有一件暗器发出，拿人百不失一。这个时候，他还不睡觉？出来做什么？内中有一个缘故。只因跟随吴成的庄丁，见吴成被计全、李昆拿住了，他就趁着熟路一溜烟走出城来，打听得底细，慌忙回转薛家窝报信。薛虎见报，怒发冲冠提了朴刀，一直奔出去，不知为着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七十四回 方世杰回取熏香盒 谢素贞力战白猿猴

却说薛虎听罢庄丁说话，提刀要去劫救吴成。薛龙一把扯住喝道：“呆子！这容易吗？你只仗着血气之勇，凡事须商量，岂可莽撞？”薛虎方才气哼哼地坐下。方世杰说：“不要忙，我自有道理，包管救得吴家兄弟。”再说薛龙请问方员外有何妙计救得？方员外说：“如今晓得他们的住处，就好干了。只要到黄昏过后，悄悄去一两个人到沙家集，去寻着他的住处，暗暗进去，用熏香把众人一齐闷倒，将他们一人一刀，杀个干净。然后将吴成带了回来，就完事了。”薛凤三人便问：“庄丁回来，还送什么急信来了？”薛龙就把此事又说了一遍。薛凤说：“他们既然请了中军、守备、通班捕快，料想今夜不来，必然歇息一夜，明日昼前来攻打，或者明夜前来偷杀。常言道：‘先下手为强，慢下手遭殃。’方员外既肯相助我们弟兄，事不宜迟。现在还是午牌，过午日子甚长，速备快船，架起八只倒扳桨，就请方老员外到府上，取了熏香盒子，赶紧回来。此地到方家堡来回不过四十里足路，吩咐庄丁两班人替换着，拼命赶到，二更天就可以回来。趁今夜前去，将他们结果了，省得明日来惊动庄上，把天大一桩事情化为乌有。天下的好汉绿林，都得着方员外的好处，我等弟兄不消说，感恩不尽了。”方世杰听了薛凤之言，慨然应允。薛氏五虎一齐站起来，对方世杰一揖到地，说：“快去准备一号浪里钻，赶紧送方员外到方家堡，限二更准要回庄。”薛彪答应出去，不多时进来说：“船只水手一应齐备。”薛家兄弟相送方世杰到了船上，一拱而别。众庄丁扳动木桨，那只船如飞的一般，望上流头去了。

再说薛氏五弟兄回到书房，薛龙立刻吩咐将合庄庄丁传齐，叫他们四散在房屋内，各处看守，上下半夜替换梭巡。薛彪说：“但是上房内院，都是女人的所在，难道也叫他们巡走不成。”薛龙说：“这个容易。相烦你三嫂嫂辛苦些，他有八个丫环，亦有些武艺，亦可相帮替换，在各处房头看守保护。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把警锣敲起来，外面就好救应了。”薛凤说：“如此甚好，一准依计而行。”到了里面，对老婆谢素贞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谢素贞答应。他到了晚上，花手帕将乌云裹住，加上人生得标致，好似嫦娥降世。正在院内梭巡，忽见这块石子，他本是个女贼，岂有不知是夜行人的门道？在墙孔内望见二人从屋上飞身而下，落在假山上，声息全无，知道是有能耐之人。这谢素贞打量这年轻的人，腰间挂着镖袋，准是黄天霸，今日自来送死，正好与哥哥报仇。他便悄悄转到院外而来，一面叫个小丫环到丈夫、伯叔面前送信，自己先到望山堂来捉两个奸细。

且说薛氏兄弟用过晚膳，只等方员外来到，就叫飞驼子薛豹跟随了他，就将原船

走水路，直到沙家集行事；一面早已差两个能干家人，先到沙家集打听黄天霸寓处，打探着实信，约在沙家集北口孙家酒店相会报信，免得临时找寻。诸事停当，听那巡更的打过三更，只不见方员外回来。薛氏弟兄，正在心中焦躁，只见庄丁出来通报说：“对港来了四号麻阳船，每船连水手约有十八九人，故此特来禀报。”笑面虎正要出去，就见里面帘子扯起，跑出老婆房内的小丫环，慌慌张张地报说：“望山堂内有奸细哪！”薛氏兄弟听得，各人拔出兵器，一齐进里面而来。

且说黄天霸同甘亮飘身而下，甘亮闪在太湖石背后。只见进来五个巡丁，拿着刀枪，从屏门背后出来，一路出庭心上假山而来。内中一个庄丁道：“今天操演了半天，还要巡夜。时候三更天快亮了，换班的还不来替，我实在熬不住了。”一个说：“我们到水牢门口走了一趟，就在屏门背后睡他娘的。”一路说着，已上假山。甘亮提了朴刀，在石峰背后，等着那说话的两人方到石峰旁边经过。甘亮等他过来，将刀从背后削去。那两人只见石峰背后闪出一位好汉，手中雪亮的钢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要想转身逃走，那里能够？只喊得一声：“快来，有奸细了！”就被甘亮一刀一个，杀了二人；那末后的一个，往后一跳，从假山上滚了下来。甘亮正要上前结果那人性命，只见旁边闪出一个标致脸貌的妇人，浑身打扮得俊俏，手执一对鸾刀，好似燕子般地飞跳过来。甘亮迎下假山，直抢上望山堂而来。那妇人叫声：“好大胆的奸贼！敢来送死。”说罢两把刀朝天切菜，留头劈下。甘亮将朴刀往上一迎。谢素贞究竟是个女子，气力有限，怎能敌得过白猿猴的神力。当的一响，两把鸾刀往后荡开，把大门开得直了。谢素贞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七十五回

## 甘教师大战五虎 黄副将独救主人

却说谢素贞气力单弱，亏得轻身跳纵的本领却是头等。被白面狻猊一刀砍来，躲闪不及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趁着仰后之势，只得背翻身，直贯转去。跌个仰面朝天。甘亮踏一步上前，正待便刺。那知这妇人身法快当，把两只小足往上一挺，身子在地上咕噜噜一个地滚，噗地跳将起来，挥动双刀向着甘亮拦腰便刺。甘亮见他身子灵便，暗暗称赞：“好一个女贼，真有能为，生得又端正，可惜错嫁了人了。”忽想着一件心事，暗道：“不可伤害于他，留一条性命，后来却有用处。”若说谢素贞与甘亮交手。随你轻身跳纵侥幸一时，总不出十个回合，要丢性命。只因甘亮有了存心，手下留情，所以在望山堂上，两人跳来跳去，战了十多个回合，杀得香汗淋淋。

此时，五虎已到。薛凤第一个手挥七星宝剑，对着甘亮分心就刺进来。甘亮用刀格开。那没毛虎薛龙夹背的又是一刀，甘亮扭转身来，虾蟆腰躲过。薛虎的朴刀，泰山压顶势劈下来，甘亮将刀架开。那飞驼子铁拐，从脚踝骨上直扫过来，甘亮一跃而过，照准薛虎连肩搭背地一刀砍去。轰天炮用尽平生之力，将刀往上迎来。幸得病太岁薛彪背地里偷步过来，在甘亮后心一刀戳来。甘亮觉的有人暗算，将身一侧，收转刀来，使个拖鞭势，当一声，将薛彪的单刀荡开；那边薛凤的宝剑又砍来了。甘亮不慌不忙，力战五虎，全无惧色，只是要还手，却也来不及了。那谢素贞见五弟兄来了，他便撇下甘亮，一心要找对头的仇人，飞身跃上假山，过去寻天霸去了。

且说天霸过了假山，转过弯，却见一片空地，对面有个月洞门，却是两扇朱红漆的蝴蝶门关着，金亮锁锁在上面。门旁一条大板凳上，两个庄丁面对面地骑马势坐着，中间摆了一碗酒一碗肉，你呷一口，我呷一口，正然吃得高兴。不防天霸斜刺里奔过来，手起一刀先杀了一个。那一个还有魂吧？只叫得一声“好汉……”好“饶命”二字，还未出口，噗的一声，脑袋早已落地。天霸将刀砍去锁头，推开那蝴蝶门，向内一望，却是二丈见方一间大屋子，四周尽是石头砌成，下面好似石驳岸，有六尺多深，方到水面。那位施大人垂头闭目，绑在中间柱子上面，只露上半身子在水面上哪！天霸见了施大人这般光景，不管水的浅深，向着水牢内噗咚便跳，幸亏只有三尺来深。将施大人抱住腰肋，托将起来，走到门边，叫大人趴在石驳岸上，自己跳将起来，然后将大人扯到上面。施公方才开眼说：“快快离此险地！”天霸连声道“是”。也顾不得身上淋漓，把施公挟出水牢门，自己蹲下身，叫大人趴在背上，忙将腰带解下，把施公拴上，在胸前打一个蜻蜓结儿，站起身来。刚才举步，只见劈面跑进一个妇人，浑身紧靠，手执双刀。知道必定是谢素贞了。平日听见计全说起他善用飞抓拿人，百发百中，一眼瞧

见，他腰悬两个袋儿，不消说是暗器，今日撞见这贱人，倒要留神。想着，将手中刀一摆，迎上前来，举刀便砍。谢素贞叫声：“好贼！擅敢到来偷盗，却是自来送死。”说罢，将双刀往上迎来，二人放胆儿厮杀。只因天霸浑身湿透，衣裤卷住两腿；更加背上驮着大人，因此闪了下风，渐渐抵敌不住。

此时屋面上的计全、关太、刁庆、李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难道睡着吗？却也全来了。方才天霸同甘亮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六人在屋上四散分开，都在上面留心各处的动静。郭起凤的地方，离着望山堂最近，正在上面鹭行鹤伏，四面兜抄往下面巡看，但见巡丁们拥着兵器，穿来走去，并无动静。来到望山堂左近，就听得叮叮当当兵刃相接之声。依着声音，走到望山堂屋上，听得底下正杀得热闹。将身伏在檐头往下探看，正是薛氏五虎围住了甘亮厮杀不停。要想下去帮助甘亮，又恐自己本领平常，寡不敌众。正在踌躇，要想去知会关太、计全等五人，一同下去，并力厮杀，只见他们如燕子般地来了。原来计全在屋面上侧耳细听，听得脚下有人讲话之声，屋内灯光射到庭心内。计全悄悄到了檐前，将脚尖钩在瓦楞，做了倒挂金钩之势，将身横挂檐头，倒瞧屋内，正是薛家兄弟，讲起方员外还不回来。随后庄丁来报“对港有船停泊，来历不正”的话，薛凤正要出去，只见薛氏五弟兄各拔出兵刃，如飞地直奔进去。

计全得了此信，知道走了风声，心中吃惊，连忙翻过身来，蹿上屋脊。关太见了跟着过来。计全打了一声呼哨，依着他们走的方向，撒腿就跑。那王殿臣与刁庆听得计全打呼哨，知道下面有变，望见计全飞奔过去，也就跟着计全追赶上来。刁庆指着一处说：“我们快去。”遥见屋檐之上伏着一人，正是郭起凤。他瞧见他们了，连忙用手打过照会，胆也大了，将手中双铜一摆，噗的跳到下面，叫声：“恶霸休得猖狂！老爷来结果你们性命。”舞动双铜，直奔前来，随后屋面上关太、计全、刁庆、王殿臣一齐飘身而下，大吼一声，四人齐上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七十六回

## 神弹子有心打薛凤 黄天霸无意中吴成

却说白面狻猊甘亮，恨不能脱身，正在为难，忽见计全等五人齐到，他便抽身蹿出庭中，跃上假山，直奔过来，正见黄天霸汗流满面十分危急。谢素贞要想用飞抓拿他，只因跳不出圈子外来，一味地把两柄绣鸾刀，直上直下地紧逼。好天霸背着大人在身，跳跃不便，听得外面乱纷纷，又在那里厮杀，心中正在着急。急见甘亮抢步进来，直奔谢素贞了，自想：“有此空隙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”天霸背了大人从假山上跳到屋面，往外撒腿飞跑。

且说计全等五人奔上望山堂来。计全接住薛虎，王殿臣战住了薛龙，关太与刁庆二人共战薛豹，连了郭志凤与薛彪九个人，分做四对儿相拼。旁边众庄丁高擎着灯球亮子呐喊助威。只有那笑面虎薛凤空闲，提着双锋剑东斩西劈，忽见天霸背着一人，从假山上跃上屋去，明知把不全盗了，这还了得？慌忙撇了众人飞身上屋。瞧见天霸在前不远，他便紧紧追赶上来，大叫：“庄丁们！快快阻挡奸细，不可放走了！”下面众庄丁一声答应，蜂拥地赶奔前来。天霸正在奔逃，听得有人追赶，暗想：“我背了大人厮杀不便，况且被谢素贞杀了一场，如今再难对敌。若再耽延时刻，被众庄丁裹住了，怎得脱身？不如待我赏他一镖，方能出去。”想定主意，一回手向袋内掏出一只金镖，照着薛凤劈面打来。薛凤将头一闪，这只镖从耳旁擦过，当啷啷地落在瓦楞内去了。天霸见打他不中，越发心慌，连打三镖，俱被他闪过。这时已被薛凤追上。天霸见他已到背后，惟恐伤了大人，只得回身抵敌。薛凤把七星宝剑直刺过来。天霸正待将刀招架，忽听得一声弓弦响处，薛凤应声而到。天霸吃了一惊，往下一看，原来是神弹子李五发了一弹，把笑面虎打倒。天霸见他栽倒，举刀便砍，连肩搭背，鲜血直流，眼见得不活的了。

天霸便问：“李五哥，怎地到此相救小弟？李、何二位兄长怎样了？”李公然插了弹弓，跑到面前说：“黄兄弟，咱们且救大人上船要紧。”二人一同向前，直奔出庄院，出了薛家窝。不多时杀到江边，二人连打唿哨，崔参将、阎城守听得，将大船直放过江。天霸背了大人跳上麻阳大船，便说：“李五哥，他们都在东南角上混战，未知胜败如何。你且接应他们，俺保了大人先回客店了。”李公然把手一挥说：“老兄弟放心吧！”掉转身来，回进薛家窝去了。天霸吩咐阎守备带领二号大船仍泊原处，接应他们要紧；自己同着崔参将驾了二只大船，二十余名公人捕快，保护着大人。

看看将近沙家集，忽见远远的一只小船，架着八把扳桨，如飞地过来。天霸眼快，就见船内水手之外，站着两个人，都有些认识，前面的却是方世杰，后面的便是吴成。

原来方世杰回到方家堡，从家内取了熏香盒子立刻下船，一路回转沧州。想道：“不如我先到沙家集救吴成回转窝中，叫薛氏弟兄佩服我英雄手段。”心中想定念头，吩咐庄丁不回窝去，先到沙家集而来，直奔孙家客店与探事庄丁相见。庄丁便说：“老员外，小人们打探得明明白白，他们都在南市顺隆店居住。公差人等住在外面，施不全的手下贼将，都住在里面上房哪！”方世杰知了底细，回身出来，一直奔顺隆店后面，蹿上后院房屋，挨身进去，里外瞧看。世杰转到后面套房之内，侧耳细听，只听得两个从人，正在说话：“此番进去，有这许多帮手，料想成功的了。”一个说：“都为了这个贼头陀，好似守死尸的一般，不然也去瞧瞧热闹。”一个说：“还是这样地安逸吧！”方世杰知道吴成在内，意欲救出吴成便了。就在身上取出盒子来，将千里火点着，轻轻拨动，将铜管对着帘子内透将进去，立时把两个家人一齐醉倒。方世杰掀帘进去，但见二人东倒西歪，只是不见吴成。仔细看来，那吴成四马攒蹄捆着，丢在坑内。方世杰把他拖到外面，一刀割断了绳索，见桌上放了一钵冷茶，连忙舀了一碗，将吴成灌醒转来。他一时间不能转动，先向方世杰道劳称谢。世杰想他们既到窝中，必有一番争战，还须早早回去。便对吴成说明缘故，把吴成背到庭心，上了瓦房，仍由后面落下，一路出了沙家集，直到江边。跳上船来，放下吴成。便叫：“庄丁，快快开船回庄吧！”八个庄丁一声答应，扳动飞桨，往薛家窝行来了。恰巧遇见了黄天霸带领了崔参将，乘二号大船顺流而下。早被天霸看见。等得两船相近，天霸执镖在手，觑定方世杰心窝，嗖的一镖打来。只听得“哎哟！”一声，红光崩现，噗咚地栽倒船上，原来黄天霸嗖的一镖，直冲江心过来。方世杰是个行家，连忙将身一侧，这镖擦胸而过。却不道正打中了吴成，正中要害，鲜血直流。不知吴成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七十七回 郭起凤贪功被获 众好汉江边受困

却说方世杰知道吴成丢了性命，只叫快赶回庄。那船来得正快，转眼之间，交肩而过，与大船相离已远。天霸一来保护大人回寓要紧，二来又没有好帮手在旁；那方世杰不是好惹的，只得让他过去，并不追赶。况且吴成虽被劫去，幸而误中金镖，正在咽喉之处，必然废命的了，即去禀知大人。施大人心中欢喜。不多时，到了沙家集，黄、崔二人与公差捕快二十余人簇拥着施公，来到顺隆店内。进了上房，天霸快唤从人快取衣服与大人更换，自己亦要了衣服换上，吩咐排酒筵上来，与大人压惊。

且说神弹子李五回身复进薛家窝，依着原路来到庄前。庄前的巡丁齐齐守着。李公然即往后兜抄，蹿上房屋，一眼瞥见薛凤的尸首偃倒在瓦楞之上。李公然左手掀起他辫子，右手扯出宝剑，将首级割下。直跑到灯光之下，站住往下一看，只见一人大庭心内，围绕无数兵丁，各执刀枪器械、灯球亮子，口中只是呐喊。中间薛龙、薛虎、薛彪、薛豹，正与关太、计全、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捉对厮杀。正在酣战之际，细看薛豹的本领颇好，两根铁拐使得神出鬼没，那刁庆实在抵敌不住，渐渐刀法散乱。李公然看得清楚，提起薛凤的脑袋，照准薛豹劈脸打将下去，叫声：“看俺的法宝！”薛家兄弟留神一看，知是薛凤的脑袋，个个咬牙切齿。好些庄丁们，见了薛凤的首级，吓得同声叫喊。把个谢素贞急得没了魂咧！虚砍一刀，撇下了甘亮，直奔假山而来。薛彪高叫：“嫂嫂！背后墙上有人暗算。”谢素贞扭转头来，瞥见李五在墙上，扯开弹弓，正在照着自己一弹打来。谢素贞见了一点寒星，直往下来，即忙将头偏过。两旁的庄丁喊道：“杀三员外的，就是此人哪！”谢素贞听了丈夫被他杀了，牙关一咬，随手摸出一块飞蝗石，往上便打。李公然急躲，险些打着面颊。知道贼婆娘必然要来拼命，我且避他锋头。托地跃到屋后去了。再说甘亮见谢素贞走了，随即追赶出来，正遇着薛豹接住厮杀。忽听李公然在屋上高声唤叫说道：“大人出去已久，众兄弟随俺就走吧！”这一时忙乱得了不得，谢素贞一头上屋追赶李五、随后关太、甘亮、计全、刁庆、主殿臣、郭起凤各个跳出圈子，撒腿就跑上屋。薛家兄弟也上屋追赶。恰巧方世杰到了，众英雄几乎被困。

且说谢素贞跳上房屋，要捉拿李五。那知方才上屋，随后关小西紧贴着跟上来的，起手就是一倭刀砍上来了。谢素贞只得招架关小西家伙，二人杀在一处。那薛龙、薛虎追上了甘亮厮杀，那薛豹、薛彪追上了计全、王殿臣厮杀，都在屋面上蹿来蹿去地混战。那郭起凤舞动双铜来助关小西，两人并力齐上。谢素贞暗忖：“若不离开他们，被他缠住了，不好下手。”心生一计，渐渐向西北角上败走。关、郭二人贪功追

去,谢素贞摸出一块飞蝗石,回手打来。郭起凤将身躲过,看看追上了,忽然瞧见谢素贞又是一回手打来。郭起凤只道仍是飞蝗石子,急忙一闪,那知这一件东西,好像似渔翁的摔网,金亮亮有二尺大小,叉开五个指头,往头上直落下来。起凤将头一偏,那里躲闪得及,煞唧一声,在背肩上抓住。谢素贞将绒绳一扯,将郭起凤拖翻,一把提将起来。往下一丢,喝叫:“捆了!”关小西要救已来不及了。谢素贞复翻身来战小西,二人又杀将起来。

且说甘亮等与薛氏兄弟混战一场,也无心恋战,且战且走,一路杀到前庄而来。关太见弟兄都去了,心内慌乱,卖个破绽,跳出圈子,撒腿就跑。谢素贞紧紧追来。将近庄前,见自己兄弟全下围墙去了,小西正到前厅屋脊上面,刚要翻越过去,不料谢素贞一飞抓夹背打来。关小西忙把倭刀向上一挥,那知飞抓的绒绳再也割不断的,这飞抓已在肩背上着了二指,连衣带肉地抓住。小西叫声:“不好!”自思性命难保,忽见屋脊前面伏着一人在那里等候。他见谢素贞一飞抓抓住了敌人,正待要扯,就从屋面那里忽地蹿出一条黑影,嗖的一剑,将绒绳割断,连飞抓都失落了。原来李昆在前,看见他们追赶而来,在此等候,意欲出其不意,将这贼人擒了回去;恰巧关小西着了飞抓,故此他把宝剑斩割绳索,同小西出围墙去了。甘亮等一众好汉杀出薛家窝,被庄丁乱箭射住。幸亏甘亮使发了朴刀,在前开路。箭如飞蝗射来,遇着甘亮到处,俱从四面分开。保得众弟兄杀到江边;不免有几个着箭。计全打着呼哨,对江阁守备听得,忙将二号麻阳船开放过来,却被三四只巡船拦江截住。巡船强弓硬弩,两下里对垒。后面薛家兄弟、谢素贞狠命的相拼。弟兄们慌乱,一路沿江且战且走,向东而来。不料前面有一条港汊,截住去路,众弟兄越发心慌。李昆、关太被谢素贞打了几下飞蝗石子,头面着伤。正在危急之际,又见那芦荡内飞箭也似地摇出四只浪里钻。原来这条港恰巧正是进来的路,从人早把船扳到港内,摇过来接应。幸亏江内贼船去拦阻大船去了,港内并无阻挡。众弟兄瞧见自己船到来,打了一个照会,纷纷跳上船来。众水手竭力划桨,如飞的向南走了。阁守备也就回转沙家集而去。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百七十八回

## 草上飞单身救友 王头目途中泄机

却说薛氏弟兄回到窝内，方世杰说明救吴成一节：“如今仍被天霸一镖打死。”薛家弟兄只得吩咐：把船上吴成尸首抬上岸来；一面到屋内把薛凤死尸抬下来，将脑袋缝在一处，备棺木成殓。谢素贞哭得死去还魂，换了一身缟素，要替丈夫报仇。薛氏弟兄将杀死的庄丁们一应料理停当，与方世杰商议要到卧牛山讨救兵。

众英雄一同回店，见了大人请安。再说甘亮等回到沙家集，只不见刁庆回来，谅必失落在薛家窝。把窝内动手的话说了一遍。此番虽杀了一个薛凤，只见失陷了郭起凤、刁庆二人，存亡未卜。施贤臣安慰众人一番，吩咐款待甘亮，且允以保奏官职。甘亮谦逊一番，回答说：“我等弟兄仁人散懒惯了，不愿为官。”贤臣称赞说道：“既然甘壮士不愿为官，施某也不好相强。还望把薛家窝的事定妥，然后听凭壮士去留。”甘亮应允。这一天大排筵席，庆贺众兄弟，犒赏公差从人。只见施安、施孝、邓虎及一班幕友一齐都到，见过大人。邓虎把到天津唤戏班，将犯人藏在戏箱内暗解进京，交到刑部的话说了一遍。身旁取出回文。施贤臣见了邓虎年纪虽小，却有如此本领，十分敬重，夸奖了一番，就叫：“一同入席饮酒吧！”只有甘亮心中不乐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草上飞刁庆到底怎样了？原来刁庆正在屋上，瞧见下面庄丁蜂拥而来，内中一人被他们横拖倒拽地过去。刁庆细看，认得是郭起凤，他便轻轻地飘身而下跟在后面，一路追赶上前，大叫一声，举起单刀将众庄丁乱砍，连杀五六个庄丁。众人弃了郭起凤，四散而逃。刁庆用刀割断了绳索，把郭起凤放了。起凤向刁庆道劳称谢。刁庆说：“他们都出去了，我同你快些走吧！”刁庆把起凤扯到芦苇内藏着，等到巡船临近，突然跳出来，大喝一声，刁庆噗地先蹿到船上，起手一刀，把个巡丁杀了。郭起凤也跳上船，二人一齐动手，把几个摇船的杀个精光。刁、郭二人自己划桨摇出港汊，望着对江摇去。到了岸边，跳将上去。那知此处却在沧州城西门外的大路，离沙家集甚远。二人走到一个镇市，日已高高的了。来到一家茶楼，洗脸喝茶，用过了点膳，走到对门酒店内，叫伙计打二角酒来，摆上几样下口菜，二人慢慢地饮酒。

忽见外面进来一人，身上打扮好似营内当差的模样。那刁庆是个飞贼出身，岂有看不出路道？便轻轻对郭起凤说：“郭大哥，你看此人，来路不正。”郭起凤说：“谅来是个光蛋便了。”只见伙计拿了一角酒，一大盘菜，还有鱼、蛋、饽饽。那人吃着酒菜，便问伙计：“此地到薛家窝还有多远，从那里走？”伙计说：“爷们要到薛家窝路还远啦！出了市镇一直向北走，约五里之遥，来到十字路口向东走，再三四里就见三岔路；往东北那条路上走去，到沿江又向东去，又是三四里，望见对江一大圈树木丛深的地方，就

是薛家窝。总共有二十里足路。而且小路极多，你到前面再问吧！”说完，伙计走开去了。

郭起凤对着刁庆抛了一个眼色，刁庆站起身来，对着那人一拱手，叫道：“尊兄请了。”那人连忙起身答礼。刁庆说：“请问兄台贵姓，是到薛家窝去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敢，在下姓王，排行第三。正是要到薛家窝。请问二位老兄贵姓？”刁庆说：“小弟姓张。”指着郭起凤道：“他是我的哥哥张大，我叫做张二，咱们哥儿两个都在薛家窝薛员外庄上帮闲。前日到乡下去取讨旧欠，今日正要回窝。方才听说王三哥要到薛家窝，我们吃了酒，三个人一齐同行，路上也不寂寞。我们说起来，都是自己弟兄，未知王三哥与我们第几位员外交好的？”王三说：“张大哥，实不相瞒，小弟并不认得你家员外，也是别人差遣，到你员外处送信去的。”王三见了他哥儿两个十分要好，心中只道遇见了好朋友了，就你一杯，我一杯，说说谈谈，不料中了刁郭二人的计，顿使薛家窝土崩瓦解，血肉交飞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七十九回

施钦差将计就计  
崔中军调取三军

话说郭起凤、刁庆在酒楼上遇着王三。王三只当他二人真是薛氏兄弟心腹家人了，岂知他们一派的鬼话。刁庆说：“王三哥，我与你也是有缘。你既然来送信与员外，我告诉你句实话。”王三说：“多承张二哥指教，却是什么呢？”刁庆说：“我们员外庄上很不安静。前日有个姓吴的，也是员外的朋友，到沧州城内，遇见卧牛山东方寨主手下的头目，在酒店内吃酒，说了一番言语，就被人听出风声，因此被他们捉住了。王三哥你想，说话应该谨慎些嘛！”王三说：“张二哥，实不相瞒，小弟也是东方寨主手下的头目。自从那日蒋国祥回转山头，东方寨主就命他上京都打听马、张二位寨主，并于寨主的消息去了。今日李寨主要与五位员外去捉黄天霸等一班对头，写了一封书信，差我到你们员外庄上。”刁庆听了，又套出他许多底细，用过了些饭食，吩咐伙计把酒帐算清了。伙计说：“这银子还有几钱多呢！”郭起凤说：“多下的赏了你吧！”伙计千欢万悦说：“谢了三位爷们，下次再来照顾小店。”仨人直出店门。

且说刁庆、郭起凤同王三出了店门，向北市梢行来。刁庆说：“哥哥，我腹中忽然疼痛，行不得了，你与我去雇只小船来。”说着向郭起凤丢了个眼色，刁庆装腹痛哼哼的叫唤。不多时，郭起凤雇了船来。仨人一同下船，沿着塘岸一路开去。王三也不知路径。那知郭起凤叮嘱船家过了口内，只说到薛家窝，其实一径向东直行，赶着双桨望沙家集而来。不上二十里水路，只消一个时辰，就赶到沙家集镇上。王三看见象个市镇模样，便问：“张大哥，这就是薛家窝吗？”刁庆接着说：“不是哩！这叫做薛家店。薛家窝只有一里多路，走出市镇，就望见了。我们员外在镇上开这许多店铺，时常到店内往来。我同你先去瞧一瞧，若是在此店内，就同员外一起回去了。”王三信以为真，就跟着刁、郭二人同上岸来。那船钱郭起凤早已付清，船人自己回去，不提。

且说三人走到市上，正是顺隆店门前。王三一见仿佛此地来过，只是一时想不起什么地名，心里犯疑，脚就站住了。刁庆一把扯住王三的手说：“王三哥，我们员外正在店内哪，你快进来。”郭起凤在背后推着他肩背说：“走呀！”也不由王三作主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一直拥进顺隆店内，来到上房。施公正然与众兄弟饮酒开怀，看见郭、刁二人进来，心中大喜。刁庆上前行礼，回转身来，就把王三的手弯转来，郭起凤将绳捆住两手。王三知道不好，中了他们的计了，只不言语。刁庆过来见了大人，一同坐下。郭起凤便把昨夜被他们捉住以后，幸亏刁庆相救的话说起，直说到：“酒店遇见此人——原来是卧牛山头目，叫王三，要到薛家窝送信。被我们二人将言语哄他，说出真情来。后来骗下舟船，将他摇到这里。”天霸上前扯开衣服，在胸前取出书信，呈与

施大人观看。施大人遂拆开，从头至尾与众人观看，原来是李天寿给薛氏弟兄的，说：现今天霸在沙家集，叫他同吴成并力同心，先把施不全并擒住的贼将，一齐杀却；然后约定一个日子，李天寿带领卧牛山喽兵，同到沙家集，两路夹攻，把沙家集扫为平地，无论黄天霸与百姓，杀个鸡犬不留。然后再议私进京都，劫救于七、富明、马英、张宝。现已差蒋国祥进京打听信息去了。就叫王三带转回信。众人看了大怒，都说：“这贼好狠心哪！”甘亮说：“我有一计，如此如此。”施贤臣听了说：“甘壮士与我同心，我也是将计就计之法，先救了他三人，就好行事了。”

施公吩咐：“把王三推上来！”众人动手，推到大人面前。施公细问一番：“李天寿怎样到你山上？如何要来害我左右？你们山上多少人马？多少山寨？你只从实说了，饶你性命。”王三看事到其间，不容不说，便一五一十的细说一遍：“只求大人超生，小人家中还有老母，实因家寒，不得已在山上落草。”大人点头，吩咐说：“将他锁在后面屋内，不可绝他饮食，日后再行发落。”从人答应，将王三带到后面关锁不提。当晚席散之后，施公进内请了幕友，教他照收信的笔迹换写一信，只说：李天寿约会薛家兄弟并吴成，于后日一早在沙家集会齐，五更起身，不可误了时刻。今特差头目王三到来送信，并且帮助动手；此人颇有本领，乃是东方寨主手下心腹之人，今特地借他来相助动手。其余加上救于、富、马、张的话头。那幕友照他笔迹写成。

到了天明，大众起身。施公来到外面，众兄弟也到外面，接着坐下。施公便对甘亮说道：“此事非邓壮士不行，未知邓壮士肯去否？”甘亮说：“不错，只有他可以去得”便向邓虎道：“贤弟，你兄长压在假山之下，未知生死如何。如今先叫你假冒王三，到薛家窝送信，先救得兄长，并何、李二位好汉。未知你肯去否？”邓虎大叫道：“小弟岂是贪生怕死之人？”施公道：“壮士诚能如此，何愁大事不成。但须从西面进去，方是卧牛山到薛家窝去的道路。见了薛氏兄弟，若然盘问你山中之事，昨日王三供的，你都听见了，就可照样回答，取出书信之后，他们必然另眼相看你了。你就用言语套问他何、李二人关禁的所在，并望山堂假山的机关。到了黄昏，叫他们早早歇息。天明就要起身，谅来有一场争斗，他们必然听信。你得空就把你兄长放出，并将何、李二人放了。我们这里到二更天，带领沧州城内官兵并公差捕快，一齐到来剿灭庄子。你们四人就做内应，你叫邓龙、李七、路通三人埋伏，你就先把薛豹、方世杰两个之中打死一个，就好办了。”说罢，将信递与邓虎接了。施公吩咐施安，快去把王三的衣服换了下来，叫邓虎穿上；又与他些人参饼，邓虎收了，辞了大人并众位英雄，带了书信、家伙，出了顺隆店，往薛家窝而去。再说施公打发邓虎去后，便叫崔参将、阎守备进城调齐了全营兵丁，傍晚时候，扮了百姓样子，三三五五悄悄来到此处。参将签应，同了阎守备告辞起身，入城去了。施公又叫施安、施孝二人，出去整备大小舟船四五十只，约定于黄昏时分到北市取齐，须要暗暗行事，不可走漏风声。未知此番进去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四回 小元霸混入薛家窝 没毛虎泄机留宾馆

却说邓虎到了薛家窝，叫船过渡上岸。早被庄丁看见，便问：“那里去？来此做什么？”邓虎说：“我要求见薛员外。”庄丁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从那里来的？”邓虎说：“我叫做王三。我乃卧牛山东方寨主命我来的，面见薛员外，有要紧的事，相烦大哥引领进去。”那庄丁听说是卧牛山来的，忙说道：“原来是东方寨主差来的好兄弟。你跟我来吧！”邓虎即跟了庄丁来到书房，只见薛家四弟兄并方世杰，都在那里。

一见他进来，一齐站起来相接。邓虎抢步上前见礼，一一问过了姓名。大众让他坐下。薛龙便问：“王头领怎地今日才到呢？”那邓虎是个机灵鬼，听得才到二字，打量他这里有信息的了，便道：“大员外不要说起，我在山上动身之时，多吃了油腻东西，心头作恶，因此耽误了公事。”说罢，便将书信呈上。薛龙接了书信，吩咐摆酒。家人答应，摆上酒筵款待邓虎。邓虎略为谦让。大家坐下，吃了三杯。薛龙拆开书信看了一遍，连连点头，又送与大众看过了。方世杰盘问了邓虎卧牛山上的事情，邓虎一一回答，众人大喜。原来薛家窝昨日差人到过卧牛山去，回来告诉说：“李天寿、东方雄说早已打发头目王三送信到员外处来了，因此未写回信。但叫员外等王三到了，约定日子同到沙家集动手。”薛龙说：“我们这里未有人来。但说约的日子，是叫我们约他呢，还是他已定下日子了呢？怎么王三不来呢？”正在猜疑，恰巧邓虎到来，故见了信心中大喜，全不疑心。方世杰是个老贼，他就细细盘问，因问不出漏洞来，也就相信了。大家相劝饮酒，讲说黄天霸两次进来，怎样长短。邓虎便探问何、李二人拘禁的地方，薛龙告诉他捆在留宾馆里面，任他们本领大，总不能进此馆内去的。

邓虎趁此套问留宾馆并望山堂的机关。薛氏弟兄把他当做心腹之人，便把消息说了，领了邓虎到各处去看了一遍。邓虎道：“我们去看看两个贼将。”薛龙说：“使得。”便引了邓虎来到留宾馆内。邓虎一看，方方两间屋子，四通八达，屋内并无别物，也不见何、李二人，便问：“大员外，为何没贼将呢？”薛龙说：“王头领与我到对面轩子里去。”邓虎同他过了庭心，薛龙把桌轧轧的转动，只见走过来的门户不见，庭心那边变成了墙壁，单存一间斋轩了。邓虎说：“贼将在那里哪？”薛龙说：“你要看贼囚在那里，极其容易。”说着话，把桌子向左转动，只见对面依然现出门户来。薛龙说：“王头领你过去瞧。”邓虎走到留宾馆一看，仍是先前的样子，只听得轧轧地桌子转动。到里面的屋子，定神一看，对面轩子一切都在，单不见薛龙。邓虎走到对面，只见柱子上绑着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。邓虎上前轻轻地送了个信说：“二位哥不用心焦，今夜必来相救你们。”李、何二人点头，心中欢喜。邓虎心中明白这留宾馆共有三处屋子。薛龙立

在百灵台旁，哈哈大笑说：“王头领，这个消息做的好吗？”邓虎说：“实在巧妙。”假意称赞，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我一个人决不能救他二人，须要等大众到来，有人进去了，我方好我在外面转桌子。”薛龙吩咐摆上夜宴。邓虎说：“李寨主千万叮嘱，明日五更要到沙家集会齐，不可错误。众位可要早些歇息，明天定有一番狠战呢！”薛氏兄弟都说：“有理，我们用几杯，吃了晚饭大家歇息，准备明日厮杀。”邓虎说：“员外说得是。”用过晚饭，邓虎、方世杰就在书房内安歇。邓虎假意装醉，倾在炕上就睡。方世杰也就安歇。邓虎见世杰睡熟，轻身穿出窗外到了望山堂内，跃上假山，细细瞧看，只见顶上一条路径，心中一想：“莫非在这下面？”未知果能救出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一回 赛姜维逃出望山亭 黄天霸三进薛家窝

却说邓虎细看假山石峰：“我哥哥定在这石板底下，只是怎样拿开石板，方好救他出来？”四面寻看，只见假山孔内露出铁柄儿。邓虎用力抽将出来，只见石板一头压住的假山石，早滚在一旁，那石板竖了起来。邓虎往下面一看，下面还有两块石板，如同人字架式，想哥哥必在里面。连将人字石板往上一拔，那块石板就立直了，下面却露出个山洞来。邓虎大喜，跳下假山走进洞去。只见他哥哥坐在里面，便轻轻叫道：“哥哥，兄弟前来救你。”

邓龙自从压在中间，自分断无生理。忽听有人呼唤，是兄弟的声音，便睁开二目说：“我却没事，只是肚中饥饿。”邓虎便取了两个人参饼与哥哥吃了。邓龙吃了人参饼，渐渐有力了，拾起兵器，同了邓虎正要走出门来，只见劈面来了个女子，浑身穿白，邓家兄弟知道是谢素贞了。邓虎道：“哥哥退后，待兄弟打死这贱人。”邓龙道：“兄弟，你小心他暗器哪！”邓虎已穿出门来。那谢素贞见望山堂内穿出一人来，便问：“你是何人？在此做什？”邓虎随口答道：“俺乃卧牛山东方寨主手下一等头目王三是也。你这贱人姓什名谁？”谢素贞说：“王头领休得胡说，奴乃三员外之妻谢素贞是也。”邓虎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多多有罪。”便把手中双锤向上一拱，道声：“请了。”谢素贞只道他行礼，把刀并在左手，也将两臂一抬说：“王头领请。”说着话，身已走过。那知邓虎就势将两柄锤头，望着谢素贞夹背打来，谢素贞连忙将身一闪。叫声：“王三，你来做奸细吗？为何暗算老娘？”谢素贞一面招架，一面高叫：“望山堂有奸细了！兄弟们快去通知四位员外。”

一时间，各巡夜庄丁都听到，大众奔望山堂而来。谢素贞见方世杰到来，便说：“老员外，他不是王三，乃是黄天霸一路的。快来捉住他。”方世杰一听，便叫退下，自己赶上前来，薛龙、薛虎、薛彪、薛豹一齐都到。邓虎一人，怎好抵敌？正在心慌，只听得一声喊，跳出许多好汉来：头一个手执单刀，直奔方世杰砍来，乃是黄天霸；随后关小西、神眼计全、白猿猴甘亮、神弹子李昆、草上飞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各人上前厮杀。邓龙见他们动手，将护手钩一摆，也出来动手。邓虎看见弟兄全到，即招呼邓龙，一溜烟直奔望山堂来，就将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放了下来，仍将百灵台桌左转，走过庭心，只见他三人都在外面了。李、何二人忙与邓虎道谢。四人一同出了留宾馆，只见自己兄弟与薛氏四虎，并谢素贞、方世杰正杀得难解难分。平空地加上四只大虫，薛氏弟兄抵挡不住，渐渐地往外退败。黄天霸一声大叫：“恶霸听着！今日天兵已到，特来捣巢灭穴，还不快快受缚！”薛氏弟兄不能脱身。庄外来了无数官兵，已把庄门打开。庄丁四散奔逃。不知薛氏兄弟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二回

### 邓虎锤打方世杰 甘亮活捉谢素贞

却说薛氏兄弟见庄门打破，更加忙乱。薛龙手内一松，被黄天霸一刀，红光崩现，一命呜呼。方世杰见大势已去，若不逃走性命难保，将刀架开邓虎的锤头要走。只见崔、阎二位老爷，一口刀，一条枪，拦住了庭心里面。一众三军，如潮水般地拥进来。方世杰知道难以夺门而出，只得纵身上屋，摸出神弩，翻身照邓虎咽喉一弩射来，邓虎将头偏躲擦过。方世杰见射不中邓虎，心内着忙。那知邓虎在方世杰背后手起一锤，正打在老贼顶门之上，尸身倒在地下。薛虎、薛彪、薛豹见大哥已死，方世杰也死去，无心恋战。薛虎被李昆一剑削去右臂，大叫一声倒在地下，被众人踏死。薛彪见了，魂不附体，被关太一刀刺中肋下，计全又一朴刀，劈倒在地，结果了性命。谢素贞看见家破人亡，心中难受，将手中双刀荡开了甘亮的朴刀，踊身一跃，飞上瓦房。甘亮随手掏出一只响镖来，打将上去。谢素贞脚尖方踏着屋面，听得后面暗器到了，要想躲闪，那里能够？一镖正中肩头，翻身跌下，被甘亮擒了。薛豹见一门皆死，一声大叫，将刀向咽喉一拖，鲜血直冒，尸首栽倒在地。黄天霸见薛氏弟兄尽皆诛灭，又见甘亮将谢素贞捉住，即吩咐快放船到沙家集迎接大人到来。

等到巳牌时分，大人并施安、施孝一班人等都到。黄天霸同甘亮带领了众兄弟，并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老爷出迎，三军跪接。施公笑容满面进了庄门，来到大厅坐下，众弟兄站立两旁。黄天霸上前告禀了：“薛氏五虎尽皆格杀，方世杰亦被打死，活捉了谢素贞，听大人发落。”施公一一问明，便道：“首恶乃薛氏五弟兄，今已皆死。若论谢素贞助夫作恶，陷害钦差，本应斩首，姑念妇女无知，免其死罪，交官媒择配，得身价入官。其余薛氏妻子，无罪释放；所有市镇店房，留与妇女小子过活”。押着即日渡江，一言表过不提。且说甘亮回禀：“大人，我同邓龙兄弟今已除却恶霸，我等便要回转金陵，就此告别。”施公道：“甘壮士虽不愿为官，只是施某多蒙相救，尚未酬报，怎说便去？”甘亮道：“既蒙大人抬爱，我的拜弟邓龙新丧妻室，望大人将谢素贞配与邓龙为妻，是为德便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使得，叫邓壮士带去。”于是甘亮到谢素贞面前，与他解去绳索。施大人叫到面前叮嘱一番，叫她跟随了邓壮士回去，休生歹念。谢素贞含羞，诺诺连声。甘亮就要动身，施大人摆酒饯行，众好汉依次而坐，直饮到黄昏以后，大家就在庄上歇了。

到了明日一早，大家梳洗已毕，用过早膳。甘亮等辞别了大人，又与从兄弟作别。施公就命众兄弟代送，直至江边。黄天霸备好一只大船，吩咐船上好好送到山东地方。甘亮、邓龙、邓虎并谢素贞上了船，一拱而别。众兄弟见他扬帆而去，方才回庄。



大人亦然要回沙家集，恰巧知州到来，见大人请罪。施公倒安慰一番，就把米粮银钱房屋田产，吩咐入官，尸首用棺木成殓，掘土掩埋。施公说道：“贵州就在此料理公事，本院要赶赴淮安到任。”知州连连称是，相送大人并众好汉上船。崔中军、阎守备、刁庆辞了大人回城中。后来施公表奏刁庆功劳，擢升都司之职，崔、阎亦然。一言表过，知州在薛家窝料理已毕，自回沧州去了。

且言施公与众好汉回转沙家集顺隆店内，吩咐给了船人官价，叫幕友写本入奏圣上：薛家窝这事，某某等出力，有功人等，圣旨下来，嘉奖甚优不表。大人在店养息一日，叫天霸算清了店钱，施安雇了马匹牲口，就此起行。天色将晚，见一座高山，十分险恶，忽听山上一棒锣声，林内约蹿出二百喽兵，为首一家寨主阻住去路，不知施公等如何过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三回

### 黄副将活捉东方雄 施钦差剿灭卧牛山

却说施公行到山下，树林中一棒锣声，出来一个好汉，带领二百喽兵，一字儿排开，大叫：“留下买路钱来，放你们过去！”天霸见贼生得面如活蟹，眼似虾睛，阔口大鼻，颌下短短钢须，身高八尺，年纪不过三十；坐下战马，手持镔铁镗金镜，一马冲来。黄天霸大叫：“山贼！快快通个名来。可知钦差大人在此！”那人扣住马，叫声：“小子听者！俺乃卧牛山寨主爷东方雄便是。小子你留下姓名厮杀！”黄天霸喝声：“草寇站稳了！俺乃钦差施大人麾下大将黄天霸是也。俺们大人正要剿灭你这班蠢贼，与民除害。”东方雄大怒，举起镗金镜，向天霸泰山压顶般打来。黄天霸用刀往上迎来，只震得两臂酥麻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将镗金镜抬开；正要还刀，恰好关小西赶到，直奔贼人马前，一刀砍去。东方雄将刀招架。关小西扑到后面，举刀又砍。那边何路通又一马飞来，提起钩枪拐，望东方雄劈头就打。黄天霸拦腰砍来。东方雄连挡三般兵器，全不放在心上。

喽兵连忙报上山去，说：“施不全已到山下，我家寨主被三个贼将围住。”活阎王听报，起身绰了铁桨，带领二百喽兵，四个头目，一路冲下山来。只见东方雄与三人交手。施不全同着伴当人等，约离半里之遥，在树林边站里。活阎王吩咐：“孩子们，快从小路抄去捉施不全要紧。”二百喽兵发一声喊，一齐蜂拥上来。计全正在观看，只见一贼手提铁桨，步行如飞杀来，正是李天寿。计全知他厉害，忙说：“五弟保护大人，小心。”自己同了李七，将手中刀挥动，迎将上去，大叫：“杀不尽的强盗！胆敢有犯大人。”李天寿大骂：“我把你这班助纣为虐的匹夫！今日将你们碎尸万段，与薛家五虎报仇。”说罢，将铁桨舞动，力敌计、李二位好汉。那四个头目，吩咐喽兵一半呐喊助威，一半来抢施公。王殿臣、郭起凤把四个头目拦住厮杀。李公然拔出宝剑，护了大人。施安、施孝也各抽出佩刀，护住行李牲口。看看天已昏黑，喽兵高擎灯球，如同白昼。李公然便将弹弓取下，悄悄把马一拎，冲到山坡之上，觑定东方雄，嗖的一弹，正中面门，打得头目昏花。他手中一慢，被天霸一刀，直刺进来。东方雄要让已来不及，被黄天霸狠命一扯，倒拖下来；何路通一钩枪，打在东方雄手腕之上，将镗金镜打落。路通、天霸上前将东方雄捉住，解下带子，就将他四马攒蹄捆了。各人收拾兵器，抬了东方雄，到施大人那里看守。天霸叫声：“关大哥，我们去捉李天寿那厮。”路通、关太、天霸一同来帮助计、李二人。李天寿情知不好，把桨挡开二人兵器，撒腿就跑。黄天霸三人随后赶来；计全、李七也追了上来。关太与何路通赶杀喽兵，如砍瓜切菜一般。且说计全、李七、天霸追了一程，追赶不上。天霸说：“二位大哥，我等且到山上破他巢

穴要紧。”施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一同登山。”众英雄一齐上山，将寨栅毁了。施公在山上歇息。天色已明，施公吩咐天霸将东方雄斩了，放火烧了房屋寨栅，免得日后窝藏盗贼。众人上马下山，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四回 黄花镇又遇风波 朱家店夜逢刺客

却道施公下山，在马上与天霸说道：“我自出京以来，至今始得安稳，赶紧到淮安上任为是。”一路谈谈说说，已到日落西山，前面到一个市集。施公便问：“此处什么地名？”左右有人答应道：“此地唤做黄花镇。”施公点头。不多时，到了镇市，只见一座大客店，招牌上写：“朱家老店，安寓客商。”黄天霸在前，然刚走到店门前，只见店内走出四五个伙计来拦住马，将马嚼环扯住，口中齐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请爷们照顾小店吧！”天霸说：“咱们且到前面走一遭。”施公说：“黄兄弟，就在此处住了也好。”天霸、大人一同下马，进了店门。

只见那掌柜的站起身来，把手一拱，满面堆下笑来说：“诸位爷们到来，小人未曾远迎，多多有罪。请到里面选看房屋。”黄天霸人扶了大人一路到了里面，拣了三上三下六间楼房。伙计把窗推开。天霸走到后窗一看，后面还有一带平屋，还有后园，种些瓜茄之类，四周全是竹篱围住。便问：“大人，此地可好？”施公说：“甚好。”伙计送上脸水、香茗。施公吩咐：“拣好酒菜拿来。”伙计答应一声去了。计全说：“黄兄弟到这里来。”遂扯了天霸，低低说道：“黄兄弟，我看这掌柜的，不像善良之辈。”天霸说：“我也疑心，”李七便说：“这朱家店是十余年的老店了，我也住过了多次，可从无别事。”天霸心内释然。计全把酒斟了，大众坐下饮酒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不到两巡，壶内空空。黄天霸唤叫添酒，伙计答应来了。施公吩咐：“楼下从人们，也添上些酒去。”伙计连忙答应了，不多时提了酒进来。李公然酒量不佳，饮了两三杯就不吃了。黄天霸将要举杯，忽然一阵肚疼，锁了双眉。施公说：“黄兄弟怎么不自在？”天霸说：“肚中疼痛，要大解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请便。”伙计说：“小人引爷上茅厕去。”

天霸起身，随了伙计进了茅厕去，扯去底衣，大泻一阵。正要起身收衣，忽见一条黑影在茅厕外面掠过。定睛细看，只见一人细条身材，浑身穿着夜行衣，背上插了一把钢刀，穿上厕所，连跃到楼屋上面，将身伏在瓦楞之内，倒垂金钩之势，一手扳住檐瓦，向楼内观瞧。天霸知道不好，不知兄弟们可曾知道防备。急得天霸搓手无措。不知此人是谁，黄天霸怎地救护大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五回

李天寿报怨被捉  
朱继祖为兄逃命

却说黄天霸一见此人，细看原来就是活阎王李天寿。这朱家店原系姓李，与李天寿嫡堂兄弟，后来入赘朱家，改名朱继祖。天寿就把前事说了，要兄弟与他报仇。朱继祖听了，连连摇头说：“大哥，他们能人甚多，我们有多大能为，如何能行此事呢？”天寿说：“不妨，咱们只要如此如此，那怕大事不成？”天寿说罢，双膝跪下。朱继祖无奈，只得应允，就叫伙计们留心了。众伙计一见天霸等走到，连忙出来接住，把马带进。施公等进了店，李天寿早已安排停妥。天寿来到后园飞身上屋，正要进去下手，才向背上拔刀；恰巧黄天霸在茅厕看见，掏出一只金镖，急望天寿打去，这镖正打在腰肢之上，噗咚！跌入楼窗之内。天霸大叫：“兄弟们快拿刺客！”自己进了后门，直到上房。只见楼下从人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：知道中了贼人奸计。连奔上楼，只见李公然已将贼人捉住。其余弟兄并大人，尽皆口角流涎，醉倒席上。李公然见了天霸便道：“黄兄弟，此地原来黑店，我同你快杀到外面。”天霸说：“咱们将大人并众兄弟灌醒了方好。”李公然应答，天霸扯出自己单刀，吹灭灯火，下楼拦门守住。

且说朱继祖手中提了钢刀，跟着十四五个体壮的伙计，各执长短家伙，一路赶奔上房而来。黄天霸听得一阵脚步声响，知道他们来了，啪的将帘子放下，自己闪在一旁，等他进来杀他个措手不及。那知朱继祖是个行家，到了门口，挑开帘子，先用朴刀伸进来一探。黄天霸年轻性急，嗖的一刀，正砍在朱继祖的刀上。继祖一手扯开帘子，一手舞动朴刀进内。黄天霸连忙接住厮杀，这些伙计相帮助杀。

且说李公然灌醒了施公并众弟兄。公然说：“落在黑店了，黄兄弟在楼下与他们厮杀。待我先下楼去助他。”说罢直奔下楼，叫声：“黄兄弟，我来帮你杀这班狗男女。”手提宝剑，跳将过来。朱继祖正一刀砍来，被李公然的剑往上一迎，只听得啷一声，朱继祖倒吓了一跳，朴刀只存半截在手，转身向外飞逃。黄天霸随后追赶。李公然见天霸追去，自己挥动宝剑，将众伙计乱杀。关大、计全听得楼下相杀，就叫李、郭、王、何四人保了大人，抽出家伙，一齐赶下楼来，见李五已把众伙计开发停当。关太便问：“黄兄弟呢？”李五说：“追赶贼人去了！”

且说黄天霸追赶朱继祖，出了店门，一路出了黄花镇，直赶了三里之遥。朱继祖见前面有一座大树林子，心中想着：有了救星了！往树林中钻进。不知黄天霸可追进林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六回 黄天霸放走朱继祖 施贤臣限捉张桂兰

却说黄天霸见他逃入林中，说声：“便宜你了！”回身走来。见李公然提剑赶来，黄天霸就把他逃入林中的话，告诉李五。二人同回朱家店内，来到上房，将贼人逃走的话说了。施公只得罢了，吩咐：“把李天寿带上！”跪下。大人细细审问，天寿从头至尾供了一遍。大人又吩咐：“将女掌柜带上来。”可怜朱氏，跪在大人面前求饶。大人道：“你从实招来，与你无干。”朱氏便说：“父母开朱家店数十余年，后来李继祖入赘，改姓朱氏，自从到了我家未做犯法之事。”大人又把四邻叫来细问一遍，都说素来安分。大人吩咐：“起去。传地保上来：将格杀伙计，备棺木成殓。朱家店既然素来安分，罪归朱继祖一人，着地方官行文捕捉正法。”一面叫黄天霸押了李天寿，请上方剑就地斩决不提。

且说施公来日与众人起身，一路向南而行，已进了山东地界，来到乐陵县境内。知县周钊闻得施公到来，会同文武迎接钦差，备了公馆。施公一到乐陵城内，哄动了一城百姓，都说施青天到了，专审无头案件。施贤臣一连接下十几张状子，都是血案，求大人追捕。施公传了知县，启口说：“贵县既为民之父母，应该除暴安良，捕捉盗贼，是分内之事。为何境内盗贼横行，采花血案连出一二十件？”周钊回禀：“此地有个盗贼来去无迹，许多案件乃一人所做。此人名叫张桂兰，卑职踏勘时节，皆见墙上画有一枝兰花，一枝桂花。卑职起初严行追捕，一日早上睡觉醒来，只见脖子边一柄匕首，柄上刻着一枝兰花，一枝桂花。卑职吓得一身冷汗，因此只得缓了下来，望大人恩典。”施公听了，回顾黄天霸众人说：“尔等可晓得此人否？”众兄弟说：“回大人，末将们但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闻得他的外号，人称飞来燕，来去如风。只是不归正道，最喜欢女色。”施公道：“他是那里人氏？现在居住何方？”计全说：“闻他就是本处乐陵县人氏。”施公对周钊道：“张桂兰即是本地人，公差捕快难道认他不得？我今限你三天，务要交到此案。”知县诺诺连声退下。回到衙门，传齐了通班捕快，限三天要破此案。通班捕快退下。那捕班头姓张名叫凤山，手下有个伙计叫做彭二，最是机灵，人都叫他百晓。当下张凤山与彭百晓商量此事。不知百晓说出什么话来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百八十七回

## 彭百晓畏死泄底 飞来燕偷盗金牌

却说彭二说：“张头儿你去回复本官，张桂兰我们实在拿他不住。要求施大人发下将爷来，我们领着做个眼线。”张凤山回明知县，禀了大人。施公说：“先将张桂兰存身之所打听明白，我便命人相帮捉拿便了。”周知县回衙叫张凤山去打听。凤山回到班房，对彭二说明。

彭二到了日落西山，到斜桥打听，走来走去，不见张桂兰影儿。到了明日，彭二又去打听，仍然踪迹全无。刚要回去，走到一条巷口，只见巷内走出一人将彭二扯住，叫声：“彭百晓，这里来说句话儿。”拉了彭二往僻巷内便走，提起彭二飞身上屋，直到一座花园下来，说道：“姓彭的认得我吗？”彭二听说，就在星月之下细细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认得是飞来燕张桂兰。彭二说：“张大爷，与你素来客气，从来没得罪于你。”张桂兰哼了一声，回手扯出一把刀来，说：“姓彭的，你不用花言巧语，假作不知。你这两天里在斜桥要找那个？实说了，便饶你不死，如有半字虚言，立刻送你回去！”彭二不敢撒慌，只得说道：“施大人奉了旨出京，升任淮安总漕，代理巡按。御赐金牌一面：‘如朕亲临’。一路访拿恶霸，扫除绿林，前日来到此地。那些百姓到他公馆告状，一连收十七张状子，都说你老人家做的。施公大怒，立刻传了本官，严限三日拿到凶身；如拿不到，知县太爷听参离任，我们张头儿立毙杖下。我吃了张头的饭，个敢违拗，故此同伙计四处访探你老人家下落，好去回复本官。”张桂兰听了此话，便把彭二的带子解下来，捆了彭二，又扯了一片衣襟，塞他口内，把他提到假山洞口，说声：“姓彭的，你耐了性儿在此，我去了。”说罢，张桂兰去了。到了第二日，那看祠堂的老儿到园内拔草，听得哼声，见假山洞口有个人在内，老儿倒吓了一跳。细细一看，方知口内塞有东西，便与他取了口中衣片，解了带子。彭二吐了一会，方才开口，把前事告诉了老儿一遍，谢了回去不提。

且言那夜张头儿，不见彭二回来，正然猜摸不出。到了次日听得钦差大人公馆内又出了重案，急得屁滚尿流。原来张桂兰听了彭二所说底细，一路来到施大人公馆，飞身上屋，到了跨院屋上，侧耳细听。只闻众兄弟一处谈闲话儿呢！张桂兰飘身而上，蹑住足来到窗前，将指甲在窗上戳个孔儿，往内观看。见炕上卧了一人，谅来是施不全了，旁边谅必是从人。张桂兰便将身从窗外穿到屋内，如燕子相仿，走到施公身旁，将大人胸前的金链子割断，把那块“如朕亲临”御赐金牌拿在手内，回身便走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八回 失金牌施贤臣表胆 访盗迹计千总捕风

却说次日天明，施公醒来，见金牌失落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面如土色。便向施安问道：“我那块御赐的金牌，昨晚明明挂在胸前，为何今日不见？甚是奇怪，难道又有强人盗去吗？”施安听说，以为丢落在炕上，便去寻找了一回，只是不见。施公再将胸前仔细一看，那挂金牌的金链子，尚有二尺多长的双环头，挂在项上，两头的斩齐，却是用刀割断的样子。施公看罢，大惊道：“不用说，一定是强人盗去了。”但是失了此物，如何是好？便叫施安将外边众爷们请来，大家商议。黄天霸等正在那里炕上梳洗，只见施安慌慌张张走来，说道：“众爷们不好了！昨日大人好端端的卧在炕上，今早醒来，把挂在颈项上御赐的金牌失落了。门不开，窗不启，凭空的不知去向。现在大人在那里着急，叫请众爷们快去商议呢！”大家听了这话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即便跟着施安，进了书房，先与施公请了早安，然后依次坐下。

施公便将失去金牌的话，又说了一遍。大家复站起来，回头来看形迹，却没一点影响，复又坐下商议。只见计全说道：“大人明鉴：依卑职看来，这盗取金牌的强人，一定是那个一枝兰无疑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计大哥，何以见得定是他呢？”计全道：“昨晚在那里议论，全是说他的话，又兼黄贤弟赌气，要去捉他，难保一枝兰不伏在暗处听见。等到咱们去睡觉，他便进来盗去金牌。此是钦赐物什，必须赶紧查缉，若访得踪迹，任他是龙潭虎穴，总要将金牌寻回，才可销案。但有一层，万万不可声张出去，被他知道是要紧之物，他便远走高飞，那时可格外棘手了。”施公听说道：“计将军真善筹划。众位就照此办法，但愈速愈妙。因本院限期在限，须赶赴淮安上任。况且漕粮又须开办，若耽延日久，误了限期，本院就要被议。”计全等唯唯应诺，便站起来告退。

计全就向黄天霸道：“我看这无头公案，非是十朝半月可以破案的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且不管什么限期不限期，只要寻到金牌就好了。计大哥机谋见识比我等强些，又仔细，又精明。若我等这暴躁性子，不但访不实在，就是访的确了，稍不机密，走漏风声，依然是无用。”关小西也道：“最好。”计全不能推托，当即改换服色，扮作江湖上卖卜的朋友，带了几两碎银子，又将朴刀藏好，即辞别众人，悄悄的出了公馆。先往乐陵城内访了一日，全无影响。当晚并未回到公馆，就在城内客寓坐下。等到三更时分，又由房屋上去去访查，仍无半点消息。次日，即将房钱算还店主，便去城外一带查访。又访了一日，仍访不出来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回城不及，见有个过路的走来，便上前问道：“借问你老，咱是要往乐陵去的，此间离城还有多远？借问一声。”那过路的道：“此去乐陵，还有三十多里。”今晚赶不及，不如就在东边那个镇上歇一宿，



明早再进城罢。”计全便拱拱手道：“多承你老指点。”说着掉转头望东而去。

一会子，又到王家集，计全就拣了一家客店，放步进去。当有小二上前招呼，计全拣了个座坐下。店小二问道：“你可用什么酒？听你老拣。”计全道：“我酒是不大会饮，随便打一角来，可有什么投口的菜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有的是牛脯、烤鸡、粗肉圆子。”计全道：“你把牛脯并烤鸡，拿两件来，你把薄饼拿一斤来。”店小二答应着去取，一会子将牛脯、烧鸡、薄饼全拿来，放在桌上，又打了一壶酒，摆在计全面前。他就自酌自饮起来。正在那里吃喝，忽见对面桌上，两个老头说道：“这半月乐陵城内，到了一位新放总漕的施大人。听说这施大人为官清正，审了多少无头案子，赛如宋朝包龙图，因此那些糊涂官，人人都有些害怕。”那个道：“我还听说，去告状的人不少。这半施大人没有一件不准的。”这个又道：“前庄赤三家媳妇忽然不见，寻找两三日，全无下落。不知他家告状没有。”那个道：“赤三要不知道便罢，要知道有这位青天大人，他还不去告吗？”这个又道：“说来实在奇怪，怎么到龙王庙里烧烧香，就不见他回来？难道被和尚藏了不成？”那个道：“这也就定，你道那龙王庙的和尚是好人吗？我曾听得人说，庙里那个方丈，叫做什么普清先是强盗出身，后来犯了案，才出家的。还听有人说，他现在还同绿林中朋友来往呢！我们却是没有看见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计全听得真切，想道：“莫要那盗牌的人，就藏在龙王庙里？我何不过去问那老者这龙王庙在何处？”正要去问，后又想道：“我此时前去问他，他必见疑，反为不美。不若他走了，问那店小二，便知明白。”主意已定，仍然饮酒吃饭。一会子，那两人老者出了门，计全也吃完了酒饭，店小二走来收拾。毕竟计全问出什么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十九回

### 招商店李四泄机 龙王庙计全得信

却说计全在王家集饭店内，忽听两老在旁边桌上议论，因想店小二，可以问个明白。却好店小二见计全酒饭已用过，前来收拾碗盏。计全便问道：“小二哥姓什么？”那店小二道：“我姓李，名叫李四。还没请教官客尊姓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也姓李。你这店里掌柜的姓什么呢？”李四道：“姓王。”计全道：“咱问你刚才那边桌上两个老者，也是姓王吗？”李四道：“他不姓王，姓张，是张家甸的人，离此有一里多路。”计全道：“这王家集是乐陵所管吗？”李四道：“是归乐陵所管。”计全道：“咱听见那两个，讲什么前庄人家的老婆，早间出去烧香，怎么就不见了？”李四说道：“那老儿讲那不见了老婆的，那家姓郝。老夫妻两个，颇有些田地。生平只有一子，叫做赵为富，今年二十二岁，去年上冬才讨的家小。这郝为富的家小，也是个财主的女儿，生得颇为美貌，更兼小两口极其恩爱。今春三月里，那郝为富得了一病，几乎要死，后来渐渐好了。听说病重的时候，曾在龙王庙内许愿。前日郝为富的家小因去还愿，进庙烧香，不知怎么样就不见了。现在郝家各处寻找，全不知下落。有人说有个总漕施青天，现在乐陵城里，断了多少无头案件，他家还去告状伸冤呢！”计全道：“难道这庙日时有歹人吗？”李四道：“这庙内住持和尚，叫什么普清，原来是强盗，因犯了案，才出了家。从前倒也安分，渐渐不如从前，闻得专结交江湖上的朋友。近来更坏，听说拉来一个师弟，也是江湖上的大盗，日与他助纣为虐。”计全道：“你可瞧见过吗？是怎样一个人？”李四道：“我可没瞧见，但听说罢了。”计全道：“这龙王庙离镇有多远呢？”李四道：“就在镇东，约有一里多路，黑丛丛一带树林，那就是了。”李四将碗盏收拾去了。

计全也便回房，暗道：“才听店小二所说的，恐怕一枝兰就是这和尚的师弟吧！”靠在床子上，歇了一会。半夜时分，走出房门，仍旧将门带上，蹑着脚走到院落中间，使一个燕子穿帘的架式，轻身一纵，上了墙头，复飘身跳下去，照着店小二的话，往东看去，一带丛林，四周环绕。计全到了树林，定神一看，见树林左边有一条小路。顺着小路走入林内，复轻身跃上树梢，只见一带红土墙，墙中间有座山门，星月模糊，匾上的字，看不真切。计全在那时设想，往腰间掏出一块石子，往下一掷，探了路径。见里面毫无动静，跳将下去，四面一望，见东首是个三间屋，内有灯光。计全悄悄走到那里，就从后墙上了屋顶，将身伏下，侧身窃听。忽见有人喊道：“张三！酒焖鸡子做好没有？师父等着下酒。”计全暗道：“原来此处是厨房。”又听道：“我们师父这两日更闹得不象样！怎么将良家妇女藏在暗室，逼人家从他；人家不从，还要杀他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又听一个人说道：“你道这是咱师父的本意吧？这个行为都是那个来的师叔叫他

做的。他向来到处奸淫妇女，不知糟踏了多少人！他又仗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厉害；他如果没有本事，做了大案，还敢画兰花？这明明是叫人晓得他做的，却又叫人捉他不住。”又一个道：“闻说施大人手下能人颇多，就是县里捕快没用，难道施大人就不得好手捉他吗？”正在那里说话，忽听又有人来催快焖鸡子，并红烧猪首。厨房里人，赶着将鸡子、猪首用碗盛好，给来人端去。

计全听得真切，瞧得明白，想道：“果然这一枝兰在此下落。今日访得实在，也不枉走一趟。”想罢，就暗暗跟端菜的人前去，转了几个弯子，见西首一座五间的房屋，那人走到里边。原来此间就是普清和尚的方丈。计全蹑着足，走到檐口，将身子轻轻一伏，往下又使个燕子倒垂帘的势子，两只眼睛，探望进去。只见隔着窗格，里面灯烛雪亮，靠着窗边，设了一张方桌，对面坐着一僧一俗，桌上排列着酒肴。只见那和尚粗眉大眼，凶恶异常，不是良善之辈。另一人却生得仪表堂堂，年约三十岁光景，颇似书生模样，却不像是个采花大盗。计全颇为惊异。只见那和尚，一杯在手，喝了一口酒说道：“你前日做的那个勾当，胆子也过大了！幸亏他手下人还没访到；若竟访了出来，晓得是你盗的，再知道你住在此处，调了官兵来寻捉，那不是闹大了吗？现在既然如此，到底那块金牌藏在那里？还须埋藏好了，不要走漏风声才好。”一枝兰道：“大哥，你老放心。小弟干的这件事，自古道：‘一人做事一人当’。不做则已，既做还怕什么？至于那块金牌，咱也藏顿好了，就在这殿后大仙楼上，神龛内第二层夹板里，再没有人知道的。你老钦酒吧！”说着端起酒杯来，彼此痛饮。计全听得明白，便想道：“咱何不趁此先到殿后，将金牌盗回？”不知计全如何盗取金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回 神眼计乐陵城送信 铁头僧龙王庙遭擒

话说计全正欲趁着一枝兰与普清饮酒之时，去到殿后大仙楼神龕下盗取金牌。不意两脚挂在屋檐口瓦上，要将身子缩上屋面，因左足在瓦上用了点劲，那瓦咯噔一声响。房里的人知道，当下喊出来说：“屋上有人！”普清与一枝兰就赶了出来。却好计全身子灵捷，一缩身已上了屋，随将朴刀抽出，一面预备抵敌，一面就往原处走去了，幸喜一枝兰四面一看，见无影响，普清也就丢了不问。

且说计全出了龙王庙，仍由原路回到饭店，已是三更时分，便悄悄地进了房，就在铺上睡下，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天明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唤进店小二，算明饭食，带点心都没吃，背上包袱直往乐陵而去。约有巳牌时分，已到公馆。黄天霸等人正在那里盼望，大家都说：“计大哥去了两天，怎么没有消息？难道那个强盗不在境内吗？”有的道：“本来这无头的公案是最难办的。两三日工夫，怎么就会得确信呢？而且计大哥是最精细的，不访得确实，他断不表暴躁。”正在说着，只见计全从外面进来。大家一见，忙着招呼坐下。黄天霸本来性急，计全尚未坐定，他即抢着问道：“计大哥，所访之事如何？还有些消息吧？”这计全便将在王家饭店内，如何听那老者谈论，如何问店小二情形，如何到龙王庙私访，如何听见普清、一枝兰二人饮酒对话，如何要想盗回金牌说了一遍。黄天霸听到此处，便大喜道：“敢是你老已将金牌盗回吗？”计全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且莫急，听愚兄说来。咱正要趁他们饮酒时，悄悄的先将金牌取回，不是一件美事吗？不想咱的两只脚挂在瓦檐上，缩身子的时候，脚上劲用重了，将那檐口上瓦踏碎，咯噔一声，里面早喊出来。幸亏愚兄走得快，还算不曾叫他瞧见。不然，要是叫那处瞧见了，心定争斗，到时反不美，金牌固不曾取到，而且是打草惊蛇。咱所以直跑回来，约同众兄弟同去，方可无失。”大家听了这席话，个个欢喜，金牌有了着落，只要取回就没事。

正说之间，施安已从里面出来，见计全已经回来。众人又将计全的话，大略告诉一遍，施安也是欢喜。大家就跟着施安进去。施安回明施公，即刻传见。计全等见了施公，行礼已毕，分两旁坐定。施公先向计全道乏，然后便问私访情形。计全又将对众人所说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深为叹赏。计全便道：“大人的洪福，金牌虽有了下落，但事不可迟，今晚就须前去，恐那一枝兰走向别处，不免又多一番周折。”施公听说，亦深以为然。于是计全等人退去。

用过了晚饭，约有申牌时分，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何路通、计全五个人扎束停当：内穿夜行衣靠，各藏兵器宝囊，外罩大衣，陆续前去，只留郭起凤、王殿臣、李七侯

在公馆保护。且说计全等出了公馆，直向王家集，日落时分方到。仍住王家老店。吃喝已毕，计全说道：“咱们今夜前去：李五哥、黄贤弟、直奔方丈去捉一枝兰、普清；关贤弟与何贤弟接应，务要将一枝兰敌住；咱便往取金牌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顾。咱将金牌取来，可就先要回店，将此紧要物件寄顿妥当，然后再来助力。”商量已毕，即靠在铺上，歇息一会。已是二更将近，各人起来揉了揉眼睛，将外面大衣全行脱去，带了兵器，一个个皆从院墙跳出。

计全在前引路，不上一会，已到龙王庙树林里。计全引着众人，仍由厨房后墙上了屋，一直来到方丈厅。计全又说了暗号，便独自往殿后大仙楼而去。这里黄天霸、李五到了方丈，黄天霸使一个猿猴升木，李五使一个单龙出水，皆从屋檐上挂着身子，探了进去。只见房内灯烛微明，毫无动静。两个心中大喜，以为今日一枝兰，合当该死，如何一点声息没有？两人想罢，就将朴刀、宝剑拔出，从屋檐口飘身落下，直奔普清卧室。到得房门首，见两扇门紧紧闭着。黄天霸便上去，轻轻撬开房门，进了卧室。李公然亦跟着进去，四面寻找，没有踪迹。但见房间上首，设着一副床帐，紧靠床头有张书橱，亦是闭着。黄天霸心中疑惑，李公然说道：“黄贤弟，你看这书橱设在这里，其中必有缘故。那两个杂种，或者躲在里间，也不可定。咱们何不将橱子搬过来，看是什么东西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五哥之言有理。”两人正要上前搬移，书橱内忽闻隐隐有啼哭之声。再细细一听，却是妇女声音从书橱内透出。两人听得真切，李五道：“黄贤弟，那两个杂种一定藏在里面，必要掠得民间妇女，在那面逼奸。不然，何以有妇女哭泣声音呢？”黄贤弟道：“不错。”李五道：“咱们先将橱门打开，如果实系暗室，里面人知道必然出来。咱们可藏在黑暗之下，等他出来时节，叫他出其不意，将他捉住，可不省许多力吗？”李五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二人主意已定，黄天霸便走上前去，要将书橱搬过来，那知这橱子是砌在墙内的。黄天霸见书橱搬移不动，便将朴刀在橱门上劈。只见橱门呀的一声，开了一扇，里面响铃一阵乱响。李五道：“黄天霸须要小心，恐有人出来。”正说之间，忽见里面跳出两人：一个胖大和尚，手执禅杖，一个少年美男子，手执双钩镰枪，大声喝道：“何处狂奴，半夜三更，擅敢闯入卧室？可知道铁头和尚、一枝兰两人厉害吗？”黄天霸见普清跳出，劈面一刀。普清知道是有能人到此，赶着闪过天霸朴刀，一纵身跳出房外。黄天霸紧紧追来。才到房门，普清的禅杖当头打下。天霸见来势凶猛，隔开普清的禅杖，就势一个旋风从肋下扫到。普清那里肯放？赶一步直奔天霸。刚进房门，忽听噗咚一声，普清栽倒在地。天霸赶上一刀正中背上，复一刀将背膊砍下一段。毕竟普清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一回 九龙龕神眼盗金牌 一枝兰独力退天霸

话说天霸将普清背膊砍下一段，迈前一看，仍恐普清爬起，又将他右手剁下，然后跳出房来擒一枝兰。你道一枝兰是何时出去的？在天霸战普清的时节，李五就接着一枝兰，两下争斗起来。一枝兰因房内褊窄，不便厮杀，他就一个纵身，一腿将窗格打落，从此跳出。李五急忙来赶，立脚尚未稳，一枝兰早将钩镰枪抓住在手，向李五胸前刺来。李五赶着用剑接住。一枝兰右手的枪又来，李五复用剑架住。一枝兰左手的枪，从肘下又到。李五左架右格，仅能拦住，不能回手。正酣战之际，关小西从屋上跳下，就在一枝兰背后，举起倭刀，连头夹背砍下。一枝兰觉得背后一阵风过去，知有人来帮助，忽掉转身来，却好关小西的刀已到。一枝兰赶着让开，关小西的刀砍了空。一枝兰就势一钩镰枪，从关太左肘刺来。关太急拿回刀，将枪隔在一边，正欲还刀去砍，李五一剑又从一枝兰腰内刺下。一枝兰赶快招架，关太的刀又从迎面砍来。一枝兰力敌两人，毫不惧怯。三个人在院落内斗有数十个回合。此时黄天霸已到，举起朴刀向一枝兰便砍。一枝兰虽然勇猛，现放着李五、关小西已成劲敌，再加上天霸，看看抵敌不住，便将钩镰枪望黄天霸虚刺一下，就势四面一扫，只见两足一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跳上层顶，站在上面说道：“姓黄的，你们这一起杂种，敢上来与老子杀吗？倘不上来，咱老子就少陪你了。”一枝兰只顾上望下说，不提防何路通走在后面，当头一拐。一枝兰赶着躲闪，已中在肩上，急忙转身来迎何路通。此时黄天霸，已跳上屋，接着李五、关小西俱已跳上。四人围住厮杀。一枝兰且战且走，黄天霸等紧紧追赶。看看到了大仙楼，一枝兰正往前走，忽然计全迎面撞来，两下接着又战。这一回计全被一枝兰的钩连枪，在腿上刺了一下，计全立足不定，就从大仙楼第二层屋上直滚下来。一枝兰见计全着枪滚下去，他也跟着往下一跳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随将金镖取出，一撒手直向一枝兰打来。一枝兰见金光一闪。知是暗器，赶着闪开金镖，虽不曾着伤，李五的弹子却早到了，一枝兰却躲不及，面门早中一弹，打的血流满面。一枝兰遂不敢再战，认定了方向往下就走。等黄天霸赶了下去，一枝兰已不向去向。

大家分头寻找，却好计全迎着李五、关小西二人，各处去寻，皆寻不着。三人走到大殿前面，方欲转弯，又遇着何路通。一抬头，见两个人影一闪。李五喝道：“前面何人？”但见那两个黑影，躲在墙下。李五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两个粗大汉，便问道：“汝等何人？快快说明。”那两个抖抖地说道：“小的们是庙里看香火的。因听得喊杀之声，小的们害怕，疑是来抢庙的，因此小的要想躲藏。不想碰得好汉到此，还求饶命。”李五道：“尔等不须害怕。你家庙里那个外来的师叔，逃到那里去了？”那两个粗汉道：

“小的们见那个大人追着师叔，一直去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如此你带老爷前去。”那两个粗汉在前引路，一阵出了后门。走了有一里多路，有三条岔路，不知到那道去，那大汉道：“正中一条路，是到茂州；西南一条路，是到乐陵；正西一条路，是到王家集。”计全一想：“乐陵、三家集，一枝兰必不敢去，必是往茂州去了。”便道：“汝等带着我，向茂州赶去。”那两大汉听说，仍在前引路，直向中间那条路而去。

大家走入树林，忽听西北角上，有喊杀之声。计全跳上树顶一看，正是黄天霸与一枝兰战斗。他跳下树来，往西北赶去，看见黄天霸渐渐地抵敌不住。李五即取出弹子，打了出去。一枝兰正与黄天霸杀个对敌，渐渐地黄天霸要败下来了。忽听见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是一枝兰躲避不及，额角上正中了一弹。一枝兰晓得厉害，便舍了黄天霸就走。天霸抢去追赶，转过几个弯，已是不见，只得回头。李五等接着问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从楼上跳下，在那里寻着这厮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小弟正寻到后院，厨房背后，见有个人影一闪，咱便悄悄地赶上一刀，却好就砍中了一枝兰的肩背。小弟以为那厮杀了一刀，总可将他捉住。那知他本领果然厉害，虽中一刀，毫不畏惧，掉转身躯，复战起来。且战且走，直至追出后门，他便窜入树林。咱也知道遇林不可追，只因他案情重大，不便轻放，因此又追了下来。那里晓得这厮依然逃去，倒是咱们白跑一趟。”李五道：“一枝兰虽然放走，却喜计大哥已将金牌取回，已可在大人面前销差了。”天霸道：“计大哥去取金牌，是怎么取法的？”计全道：“愚兄与贤弟分头去后，即到大仙楼第二层，九龙龕子内，将夹板壁开，果然金牌藏在里内，咱即取出，握在怀中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将来大人保你头功。”大家一路谈说，已至庙内。

此时天已大亮，黄天霸仍到方丈里面，见普清依旧躺在地面，进前仔细一看，已是奄奄一息。又叫那两个粗大汉，带领着去看暗室。大家进去，但见里面有个妇人，赤着体，被缚在铺上。计全便上前解了缚，叫他穿好了衣服，然后问道：“怎么来的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小妇人姓赵，家住前村。因我丈夫病好来还愿，前日被这庙内和尚骗到此间，当晚就要强奸；还有那个少年，也助纣为虐。两人正欲强行，忽听外面响铃乱响，他们就提刀出去，正好老爷们来。妇人要不是老爷们杀来，也只得拼了一死罢了。”说着便磕下头去，谢了计全等人。计全道：“你不要怕，咱们已将那和尚杀死。等会子，叫人到你家内送信，着你丈夫来接你便了。”说着计全等又到方丈，就叫那粗大汉将地甲喊来，把普清叫他看管。然后大家同到饭店，就着店小二去到那妇人家送信，叫他丈夫前来。诸事已毕，这才进城销差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二回

### 思报仇谢豹行刺 急中黄天霸发镖

话说黄天霸等见了施公，就将各节情形，及一枝兰逃去的话细细禀明。施公慰劳几句，一面去传乐陵知县，往王家集踏勘。乐陵知县当即前去，比及至龙王庙，普清已死，也不追究，即着人掩埋去讫。庙内僧众，及香火等人，一概免究；随后另招清真和尚住持。各事办毕，仍回公馆。施公歇息一日，即往淮安而发。

这日到了茂州，知州林士元当即上了手本禀安。施公随即传见林士元，便问了些风俗民情。林士元一一禀毕，然后退出。送来许多酒席，大家就开怀畅饮。酒过数巡，计全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这茂州地界，风俗强悍，难保无歹人匿迹其间，今晚格外防备才好。”一会子酒席已散，惟黄天霸、李昆二人进房安歇，其余皆各执其事。施公连日亦觉困倦，晚膳后也就安歇。施安、施孝不敢全睡，留着一人在房内。关小西、何路通在屋下防备。约到三更时分，忽见窗外有个黑影一晃。关小西正要向外面看去，又见桌上丢着一把七寸长的利刃。关小西知道有了刺客，遂将利刃就灯下一看，上面有四个小字：“茂州谢豹。”小西看罢，即击了一下掌。何路通也知有人，一个飞步跳也户外，复一纵上了屋顶，追赶前去不提。

却说那日枝兰败走，赴奔茂州而来，投栖谢家庄，恳求谢豹为他报仇。谢豹满口应许。次日就着人迎上乐陵，沿途打听施公。谢豹得了信息，算准日期，何时可到。他便预先一日，伏在茂州僻静处所，复又着人暗暗侦探。施公已到了行辕，即得报信。因此，施公日间才到，他夜间便去行刺，以显自己江湖本领。却想不到施公这里防备甚严。比及到了行辕，寻找施公卧室，将身挂在檐口，往里一看，还未曾睡，关小西与施安在那里。谢豹便知有了准备，所以将利刃丢在里面。那里晓得刀是丢进去了，只不见里面的人出来，但听噗的一下掌声。谢豹知道此计不行，因此赶着逃走。到了大堂屋上，只见前面一人，也是短衣扎靠，举着朴刀，迎面砍来。谢豹急架来迎。两个人就屋上大战起来。

此时何路通也就追到，只见前面两人双刀并举，杀得难解难分。何路通举起拐来，当头便击。谢豹见背后有人打来，急从旁边一让，何路通拐已落空。就此势闪电穿针，谢豹的单刀已向何路通左肋搠到。路通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从旁边一跳，约有五六尺远，让过谢豹的刀；却好计全乘势，用了个枯树盘根的刀法，直往谢豹足下砍来。谢豹来的灵便，向上一跃，也就乘势将刀一举，用一个雪花盖顶，向着计全连肩带背砍下。计全躲避不及，即将刀往上架上。何路通一个猛虎下山，双拐一起，直往谢豹搠进。谢豹急转身躯，使了个金蝉脱壳，跳出圈子外面，只见一抬手，早将袖箭放出，直望计



全射来。计全瞧得明白，见谢豹放了暗器，赶着避让，那枝箭已从肩上擦过，险些射中咽喉。谢豹见走了箭，不曾射着，复抢一步，提刀又砍。计全急架相迎，何路通亦赶着来助。

谢豹抵敌两人，紧紧招架，忽听一声大喝：“老爷黄天霸来也！”谢豹一听，即撇下何路通、计全来迎天霸。却好天霸的朴刀已到，谢豹赶即架开，也便喝道：“姓黄的，休得夸嘴！知道爷爷厉害吗？咱若不将汝拿住，给江湖上朋友报仇，咱就不算好汉。是好汉休仗人多，咱与你双手两拳杀个对敌。”黄天霸一听此话，气往上冲。两人斗战有三十余个回合，谢豹渐渐力乏，不能取胜，往天霸虚砍一刀，说道：“姓黄的，咱爷杀尔不过，今夜算输在尔小辈手里。”天霸手一慢，早被谢豹跳出圈外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抬手又将袖箭放出，直往计全射来。计全赶着躲闪，已是不及，肩窝上中了一箭，受伤虽不过重，却吓一跳，立脚不稳，身子一倒，跌落下来。只听谢豹复又喝道：“姓黄的休要赶，咱爷爷去也！”黄天霸不睬，仍是追上前去。谢豹猛回头，将手一抬。何路通在天霸背后，看得亲切，急喊道：“谢豹你这囚娘养的，休得暗箭伤人。”天霸听见，知道谢豹的袖箭又到，赶着闪过。不意那枝箭不曾射中天霸，反将何路通面门上着了一箭。只因何路通不曾防，因此中了一箭，即刻眼花缭乱，由房跌落在地，所幸不曾跌伤。天霸见何路通、计全两人，俱被袖箭打落，大怒喝道：“狗强盗！咱老爷今若不将尔捉住，誓不为人！”说着复又赶去，转过大堂屋面，绕到上房，谢豹已不知去向。

黄天霸正望各处找寻，忽见对屋上一条黑影，直奔自己而来。天霸晓得又是暗器，赶着将身子伏下，果然不曾射中，咯的一声落将下来。原来谢豹见袖箭射中了何路通，他即撒腿就走，转过大堂屋面，并未跑至上房，却伏在瓦沟以内，想：“万一再添上两个帮助擒捉，那时更难逃走，不若先发制人，将天霸射倒，先行回家，再作计议。”因此又发了一枝袖箭，指望天霸出其不意，必然受伤，不知天霸又躲过去。此时谢豹不能再伏在那里，只得提刀抢步前来，又与天霸交手。却好天霸躲过袖箭，已站起来，两个人接着又大杀一阵，仍是不分胜负。却好关小西、李昆、李候七大家一齐跃上屋面，齐声嚷道：“不要放走了刺客！”谢豹虚砍一刀，认走路径，纵身一跃，跳出五六丈外，一声大喝：“看箭！”说着手一抬，箭已放出。大家听说看箭，个个防备躲让，谢豹却一溜烟，趁此走了。天霸仍是不舍，还赶着追出，约离射豹一箭之地，遂掏出金镖，撒手打去。谢豹冷不提防，腿上中了一镖，带着镖跳出墙来，逃走去了。此时已有五更时分，只得回转行辕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三回 一枝兰茂州庙遭擒 黄天霸谢家庄施勇

却说黄天霸、李昆等人追赶谢豹不着，回转行辕，已是天亮。施公已是起身。黄天霸等先去看了计全、何路通，幸喜二人受伤不重，尚自无碍，只要歇息数日，就可痊愈，黄天霸等也就放心。看视已毕，便向内室去见施公，行过早参礼。施公就问起夜间捉拿刺客的缘由。关小西、黄天霸把前后说了一遍：只是追拿不住，已是逃走。施公听罢，当即面谕：仍宜严加防范，恐其复来；一面探访踪迹，以便捕获。各人唯唯退出。

施公又饬传知州林士元来见。却好知州稟见，当下施公传人。林士元行过常礼，坐在一旁。施公便将夜间行刺的话，告诉一遍。士元听说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目瞪口呆，半晌方向施公请罪，说道：“这总是卑职防范不严，有惊大人贵体。待卑职回去，赶紧加差缉捕，务获归案，尚求大人从宽。”施公道：“贵州为民父母，既具呈请缉获，姑免惩究。务要限日擒拿谢豹来辕，听候发落。若再延宕，定行参处。”士元唯唯听令，当即告退回衙，加差勒限悬赏缉获，不提。

再说谢豹自中黄天霸一镖，当即逃走，等到天亮，暗暗径回谢家庄去。黄天霸但知谢豹行刺，带镖而沈，不曾捉拿得住，却不知他窝巢在于何处。次日，施公即命金大力：“改扮一个补锅的模样，挑了担子出去私访。如有消息，却不可独自冒险致误大事，可赶紧回来报信，大家并力去擒。”金大力奉命去后，访了四五天。这日探到实迹便赶回来，先与大家相见，然后见着施公，慢慢稟道：“自从奉大人命前去私访，这日走到离城八十里外谢家庄上。小人便叫：‘补锅！’庄前有座大庙，庙内走出一人，唤小人进去。那人就拿出一口煮四五斗米的大锅，叫我修补。我见那口锅太大，便先要了价钱。然后问他：‘你用这大锅，庙里有多少和尚吃饭？’那人道：‘咱庙里和尚倒没有，英雄倒多着呢！’我就假装问道：‘什么叫做英雄？要这些英雄何事？’那人道：‘你不知道咱家庄主，数日前给人家吃了亏，现要在这庙里大家聚义，前去报仇雪恨。’我又问道：‘你家庄主叫什么名字呢？’那人道：‘谁不知咱庄主叫谢豹呢？’我又问他：‘为首的共有几人？’他又说道：‘这有个一枝兰，本领是好的。’小人听说，便假词说：‘这口锅须要火补才能坚固，今日我家伙不曾带了出来，明日再补吧。’小人就此走了。后又细细探访，果是一枝兰、谢豹聚集绿林豪客，要等大人经过那个地方，前来抢劫。因此小人就赶着回来了。”施公听罢便向计全、黄天霸等说道：“诸位看这件事，是怎样办法呢？”计全道：“此事还宜从速。谢豹、一枝兰二人本领高强，非大家并力前去不可。在卑职愚见，只留关贤弟与王、郭三位保护大人，其余一同前往。今夜黄昏起身，到他庄上，不

过四更光景。”那时计全说罢，施公点头，大家称善，于是各各退出。时将日落，便饱餐饮食，换了夜行衣靠，各藏兵器。一到黄昏，即悄悄出了行辕，直往谢家庄进发，沿路无事。

约有四更将尽，已到庄口。金大力在前引路，大家走进庄内，四面一看，见西首一带庄房，周围树林丛密。距庄房处约有两箭远，是一座倒后三进的庙宇，群房亦颇不少，四面围墙甚高，也有树木围绕。金大力遂指着说道：“那就是茂州庙了。”大家看罢，悄悄走去。却喜静无人声，钻入树林。忽见远远来了二人。金大力等却躲在树后。一会子，两个更夫敲着锣，走了过来。金大力冷不提防，举起生铁齐眉棍，望着前头那个打更的腿上扫。那更夫“哎呀！”一声，栽倒在地，已是昏晕过去。后头一个，正要喊：“有人”，计全跳出，将刀在那人面上一晃，说道：“尔若要喊，咱便一刀。”那人吓跪在地。计全悄悄问道：“尔可是谢豹家打更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是。”又道：“谢豹与一枝兰皆住前面庙内。因这两日议论拦劫总漕施大人的事，故此常住在此。”计全又问道：“这庙里就是他两人吗？”那人又道：“现在不止他两人，有百十名庄丁。听说还请了两位好汉，尚不曾到。”计全道：“一枝兰住在这庙里第几间呢？”那人道：“住在末了一间，各住各处。”计全听罢，便将两人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，又将刀在两个身上割下衣襟，塞在口内。

黄天霸等在树上听得真切，当时下了树直往茂州庙前进。这里四人即由后墙上去，一看是一所院落，当先投石问路，里面无有动静，四人飘身落下。且说李昆由檐口挂下，望见窗内灯光未熄，将指尖着些津唾，在纸窗上浸湿，戳了一个小眼，闭着一目窃窥。一看，只见上炕上睡着一人，面却向外。李五定睛细看，正是一枝兰卧在那里酣呼大睡。李五不敢惊动，赶着取出香盒，燃着闷香，送了进去。这也是一枝兰恶贯满盈，合该当死，一会子，药料已到，一枝兰闻着这个香味，周身同酥的一般，躺在炕上不能动弹。李五满心欢喜，赶着招呼计全，一齐飘身落下，脚踏实地，轻轻把窗格推开蹿进房内。将桌上灯剔明，取出一根绳索，两人走到炕边，便将一枝兰翻转身来，四马倒攒蹄，捆缚个结实。二人欢喜，计全道：“不若就烦五哥同金大哥，先将一枝兰送回行辕去。”

再说计全见一枝兰已由金大力、李昆押送回去，当即翻身蹿到第二进屋上，大喝道：“谢豹！尔这狗娘养的还于此处拒敌，死在头上，尚且不知。尔的小伙伴一枝兰，已经捉住送回城去了。”谢豹听了，暗暗惊心。那些庄丁个个从梦中惊醒，爬起来点上灯火，各执兵器，围绕上来。谢豹见有人接应，也就起了劲，一把刀力敌二人。计全在屋上见庄丁上来围绕，一箭步跳落院心，刀一起逢人便砍。那些庄丁远远的呐喊助威。谢豹正杀之间，见屋上又跳下一人，把那些庄丁杀得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心中更加着急。将刀望望着天霸一虚砍，便踊身跳出圈外有二三丈远。复一跃上了房屋。白马李跟着蹿上，不提防谢豹的袖箭打出。白马李尚没站稳脚，面上已中了一箭，立脚不住，咕呼跌落下来。却好黄天霸见白马李跟着谢豹跃上屋的时候，他也跃上屋顶，站在谢豹背后。谢豹见背后有人，一翻身又想放出袖箭，正要抬手，黄天霸的刀已到，

两人就在屋上大斗起来。

计全见白马李中箭落地，赶着上前砍倒了两个庄丁，将白马李扶起，拉着就走。那些庄丁见他俩之中倒有一人带伤，便又围绕上来。计全一面挥刀乱砍，一面说道：“尔等皆是良民，赶紧散去。”只见那些庄丁一闻此言，都忙向门外逃走。计全又说道：“尔等既然知罪，不帮恶霸逞强，且慢开门出去；门外尚有埋伏，尔等不知底细，此时出去必遭杀戮。”众人听说，果然不走。计全就将白马李交与庄丁好好看守，众庄丁答应。计全又翻身进来，只见黄天霸与谢豹仍在屋上厮杀，便大喝一声：“黄贤弟，咱来帮你捉这狗娘养的！”谢豹自知不好，难以抵敌，便想逃走，复又虚砍一刀，将身一跳，蹿到第三进屋上。黄天霸也越屋而走，赶着掏出金镖，对准他小腿打将出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谢豹小心提防，左腿上已中了一镖。谢豹仍想带镖而逃，正要越屋，天霸又来一镖，打中右腿。谢豹站立不住，载倒下来。计全见谢豹从屋上落下，知已受伤，急忙跑到后进，但见谢豹躺在院落以内。计全走上前想来按住，那知谢豹等计全走到逼近，一举手仍发出一枝袖箭。计全眼快，赶紧躲让，那枝箭仍在大腿上擦了一下。此时天霸已由屋上跳下，举朴刀背，就在谢豹右背上用劲搨了一刀。谢豹喊了一声，真是不能动弹。于是天霸、计全取出绳索，将谢豹背缚起来。却好天已大明，计全便走到前殿，开了大门，让何路通进来，把那些庄丁放了出去。计全又跟着两个庄丁到谢豹家内，向着他妻子说明缘由，家慰一番，计全又唤了两个庄丁。将谢豹抬起来大家押解回城而去。施公当即升堂，一一讯明，就地正法。此案已结，施公便吩咐次日起身，往淮安赴任。此一去生出一桩奇事来，下回便见分明。

## 第一百九十四回 安乐镇遇盗又失金牌 褚家庄副将走访英雄

却说施公往淮安赴任，这日已至徐州府所属安乐镇。也是一个通衢要道，镇市上店铺林立。只因天已黑暗，施公使命人找了客店。大家进去，自有店小二上招呼。施公道：“小二，就在店后腾出一所上房，共计四间。”施公宿在上首一间，施安、施孝，黄天霸、计全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关小西、李昆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金大力各人，分别住下。小二送进水来。大家擦了面，用过茶，问小二：“有什么菜？拣那合口的，只管拿来。”小二答应出去，一会，先将酒菜搬进，摆开座位，只是两桌。自施公以下，挨次入座，饮了一回酒。店小二又将饭送进来，大家用饭已毕，陪施公闲话。施公道：“你们很辛苦，早些去歇息吧，我亦要睡了。”各人退去安睡，不表。到三更时分，忽然施公喊道：“你们快起来，有窃贼咧！我的那件东西，又不见了。”大家惊醒，四面一看，连影都没有。无奈何，只得回房禀告。但见施公拿着一张白纸帖儿，在灯下观看。口里说道：“上面分明写着：‘桂兰女子赛云飞到此，盗去金牌。着黄天霸去取。’你道此事，不是愈出愈奇吗？难道真是个女子盗去不成吗？若真是女子盗的，这女子可比得当年的红线盗盒了。”大家听着发怔。惟有黄天霸咬牙说道：“既是这帖子上写明，要卑职去取，请大人家宽限十日，卑职若取不回来，提头请见。”施公道：“黄贤弟不必尚血气之勇。他若无把握，何敢指明贤弟去取？正激之以速去也。贤弟受其激，是入其圈套矣！”计全道：“据卑职愚见：要去访，须请一人帮助，才得妥当。”施公道：“是那一个呢？”计全道：“离此约有百里，名叫褚家庄。有一人姓褚，名标，从前也是绿林出身，江湖上很有名声，早已洗手不做。今年六十多岁。生得精神满足，最为爱友，而且慷慨好施。北路一带，无不知他名字的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喜道：“计贤弟之言，甚合吾意，就此办法便了。”说罢，大家仍去歇息。

翌日，施公一人逛至店堂外面，与掌柜的说道：“要寻个热闹处去逛一逛。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此地没有大窑子，只有两家土娼，也不见怎么好。倒是前数日，从海外来了个走马卖艺的女子，约有二十来岁，生得怪体面的。而且有一手好武艺，能在马上飞舞，惯使双刀，还有好几枝袖箭，能在百步之外，打折香头，百发百中。在绳上走路，就同飞的一般。更有一件奇技，拿着数十斤的东西，可以站在人的掌上舞。并不是在他同来人的掌上，是我们本地人去看他的把戏，站在那里他随便拉着一人，不论老婆子、小女子——却不拉汉子，叫人伸出手来，他就轻轻跳上，舞起来咧！这托他的人，好像没有个人似的。”施公听说，心内有点明白，又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可知他姓什名谁？”掌柜的说：“这姓名倒没听说。”施公道：“你知他住在那家店里？”掌柜道：“听说住在西大路

陆四房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去喊了，陪咱们闲话一会子，多给他些钱，不知可做得到吗？”掌柜的正要回答，只见店小二在旁说道：“你老要去叫他，待咱给你老先去问他，可行不行？”施公道：“你且快去快来。”店小二答应，就出门去了。施公也进上房，便将刚才掌柜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大众俱也会意。一会子，店小二回来，向施公说话：“你老可不要怪，小的跑到陆四房去叫，说是今天带亮走了。”大家听说，便道：“一定是他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就此赶去，将他擒了来。”李昆道：“黄兄弟，不要心急。他此一去，你知他往那条路走路？依我说，是计大哥那一着好。”施公到了晚间，将那房饭钱算明，给了店主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大家起身，不过未末申初，即抵徐州境界。施公进城，就行辕住下。府县又递呈了手本，施公即刻传见。府县行过衙参，坐列一旁。施公先问些风俗人情。知府杜家槐一一禀过。施公道：“如贵府所言，是定有一番善政了。”杜家槐道：“卑府才疏识浅，还求大人训示，俾得遵循。”施公听徐州府这一番话说，已知是个好官。又与铜山县杨继曾谈了一会，也觉为人尚属清正。施公便道：“前日住在安乐镇，夜间约有三更时分，忽将金牌盗去，还留下一张字帖，自称桂兰女子赛云飞，到此盗去。贵府平日曾有所闻之女子名号吗？”杜家槐、杨继曾见说此话，站起来告罪道：“此皆卑府等缉捕不力，以致如此。俟卑职等赶紧加差，勒限严缉，按律惩办。”说着就此告辞。诸事已完，黄天霸向施公道：“大人金牌失落，卑职要往褚家庄访那褚标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一人独去，我却放心不下。不若仍烦计贤弟同去，彼此好有个商议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谨遵大人吩咐。”计全当时答应。施公道：“你们明日再去吧！”两人唯唯听命，计、黄将应带之物收拾妥当，先去安歇。次日一早，带了盘费，各藏兵器，便向施公告辞。

走了三日，到了褚家庄上，但见黄叶半凋，清流徐绕。行去约半里，便是庄屋。只见朝南三座大门。中间大门外站立两个庄丁，在那里闲话。二人上前，问了一声道：“伙计们，你们这里可是褚家庄吗？”庄丁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家老庄主在家吧？”庄丁道：“在家呢！”黄天霸又道：“烦你进去说一声，说外面有两个人，叫黄天霸、计全，特来拜访，务要相见。”庄丁答应进去，走入偏室，望着褚标说道：“现在门外有两人，一叫黄天霸，一叫计全，特来拜访的。”褚标听说，便命庄丁开了正门。庄丁出来说：“我家老庄主，有请二位相见。”黄、计二人听见，跟着进去，过了院落，但见有个老者，约有六十开外年纪，须发半白，步履雄壮，从厅上走下来。计全心中早已敬服，忙同天霸赶着走上前去说道：“上面敢是褚老英雄吗？”褚标见二人恭敬和平，英雄气概，不觉暗暗夸奖。遂道：“二位远来，有失迎讶，尚乞恕罪。”黄天霸、计全亦同声答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说着已走上阶台。褚标让进客厅，彼此行礼，分宾主坐下，庄丁献了茶。黄天霸、计全道：“晚辈久仰老英雄大名，无由得见，今幸不弃。得见英颜，足为钦慕。然冒昧造府，还求原谅。”褚标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老朽家居株守，日逐颓唐，回忆少年，皆成往事。惟闻二少年英雄名世，弃暗投明，上为国家栋梁，下为苍生造福，前程远大，功业昭垂。老夫散闲，望尘莫及，惭愧之至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晚辈无知，过蒙厚奖，实不敢当。虽现在博得一官半职，而绿林强人，与晚辈等不共戴天，欲复仇寻衅。

晚辈等又因施大人忠心为国，不敢遇事畏避，故此，皇上愈看重晚辈，晚辈之仇，愈结愈深。甚至以杀兄逼嫂为名，欲将晚辈至之死地。不知恶党庄之事，亦迫于不得已为之，岂好为此残忍之举？老英雄高才卓识，不知以为然否？”褚标道：“令兄令嫂，同时弃世。依老朽看来，实他二人不识时务，非怪贤弟残忍不仁。”黄天霸复说道：“老英雄明见鉴。使晚辈得明心迹，惟恨相见太晚。既蒙知许，以后请以叔侄称呼。”褚标大笑道：“既如此说法，老朽便放肆了。”计全、黄天霸二人齐道：“这是当得呢！”

褚标道：“今二位贤侄到此，是从那里来的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小侄实不敢瞒，有一事奉求老叔帮助。前数日行抵安乐镇，大人那块金牌，三更时分盗去，留下一个纸帖，上写：‘桂兰女子赛云飞盗去金牌’，并指明要小侄去取。小侄当时就要上访，后来大人一再拦阻，复经计大哥在大人前说项：欲知金牌失落何方，桂兰女子究住何处，必得叩问老叔，方可明白。今特奉大人之命，与计大哥竭诚到此，叩求老叔指教，帮助一二。”褚标道：“原来他也要去同贤侄作对，可就难说了。这桂兰女子，老朽是知道的。他本姓张，住海州凤凰岭上，就是凤凰岭张七的女儿。这凤凰岭张七，在江湖上也是大大有名的人。他却只生一女，生得极其美貌。可是生性骄傲，跟着他老子学得一身好本领，飞檐走壁，身如轻云。所以自己起个外号，叫做赛云飞，都是名实相符。又惯使袖箭，百步之外，百发百中。若要去捉此人，贤侄可不要恼，却是有些棘手。旁的不说，就是他那住处，就不容易上去。四面埋伏，不知道的践踏埋伏，就要被擒。更兼他父女两个英勇无敌。贤侄一人恐不能料其必胜，就是计贤侄同去也未必能拿到手。”只见黄天霸勃然变色道：“老叔不必见怪，小侄偏要前去，看他怎样厉害。连计大哥也不要同去，只小侄一人独往。若不将他父女或拿或杀，我黄天霸誓不为人！”褚标一面听他说，一面见他形色，真是敢作敢为，暗暗称赞，方欲开口，计全一旁说道：“黄兄弟听不了半句话，便要跳起来。褚老叔既认得姓张的，此事便好了。还求褚老叔设个法儿，能够善开交更好。”褚标道：“曾因一件买卖，我劝张七不要做，他不信，因此恼了。现已好久不来。金事必得请个人来，方能了结。”计全道：“老叔所说这个人，姓什名谁？还求指教。”褚标道：“说起这人，大约二位也可知道。此人姓朱，名光祖。”计全道：“就是朱大哥，小侄等也会过的，这就更好了。”说罢，褚标就写了一封书，叫庄丁往请朱光祖，不表。再说计全、黄天霸二人，等褚标去请朱光祖前来。恰好朱光祖忽然而来。欲知朱光祖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五回

### 群雄聚议褚家庄 光祖独上凤凰岭

却说朱光祖并未接着褚标的信，偶然来访。忽见黄天霸、计全在此，惊喜交集。大家相见已毕，他便问黄、计二人道：“闻说大人已赴淮安，你二位何以到此？”计全道：“自别以后，沿途多有磨折，一言难尽。现在是保护大人前往淮安。不意在安乐镇被张桂兰盗去金牌。素知大哥与凤凰岭张七交情甚厚，本意登门奉求。但大哥行踪无定。后闻褚老叔知道大哥踪迹，因与黄贤弟先拜褚老叔，转烦褚老叔指明路径，再行登门奉求。乃褚老叔体贴小的等跋涉之苦，嘱小弟等住在此处，山老叔作书奉请。今幸大驾不速而来，是真天假之幸也。”褚标道：“朱贤弟，你却不可推诿，须去走一遭才好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小弟本欲独往，褚老叔相阻，故未前去。最恨金牌盗去，还留下字帖，定要小弟去讨，可耐他何？今幸大哥前来。”光祖道：“贤弟休急。愚兄既受褚老英雄之托，又得贤弟叮咛，岂敢推诿？但此事必须从长计议，想个尽善尽美的法儿。”

说着，庄丁摆上酒肴。朱光祖首位，计全对面，黄天霸上横头，褚标主位。三巡以后，只见朱光祖走到褚标面前，将手一拉道：“老英雄这里来斟酌。你老可知张桂兰盗去金牌，颇有用意吗？”褚标道：“猜详不出来。”光祖道：“张七久知天霸本领高强，欲将张桂兰匹配与他；又怕天霸虽是绿林出身，现在做了官，要闹起官派来，不肯同你做亲，此件是一。又恐天霸虽肯，施大人不行，岂不徒然落一话柄。因此无意中与女儿谈起天霸本领来。张桂兰道‘爹爹你常说天霸的本领高强，你女儿倒要同他比个高低。’后来张桂兰大约打听得施公有钦锡的金牌，他便前去盗来，并指明天霸去取，这其中就有了深意了。明日先去一遭，姑作前去做媒。他若肯了，将金牌取回。我再去见了施公，说明此事，以便择日迎娶；他若不肯，随后再作商量。总之，张七并无杀害之心，而且时常夸奖天霸。无奈张桂兰骄傲太甚。如果叫他见着天霸，也是愿意相从的，只恐天霸不肯。”褚标道：“据老弟所说，固怕天霸不肯，还得由桂兰与天霸比高下。”光祖道：“看你老这话，实在明白。我们现在去，可向黄天霸如此如此，先将他定住；然后再去那里，善为说法，看是如何，便好计议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老弟之言，甚合我意，就此做法。”说着走了出来，仍然归座。

庄丁捧上热酒。褚标端杯在手，先望计全丢了个眼色，计全会意，褚标向天霸说道：“老朽与朱贤弟计议了一个绝妙主见，此时却不便告诉。可是要贤侄先答应了，事成之日，不能改齿。”天霸不知他二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满腹狐疑，不便启口。计全道：“贤弟你只管答应，不要学那妇人见识，疑疑惑惑的。”天霸不得已，只得允了。计全见天霸已允。复向二人说道：“黄贤弟业已遵命，倘金牌取不回来，那时褚老叔与朱



大哥，又将如何？”褚标、朱光祖道：“如果金牌取不回来，咱俩定然以手代足，来见你俩；但是天霸若有更改，咱俩便唯你是问。”停了一会子，饭已用毕，抽着空，褚标又将前话对计全说明，计全好不欢喜，一宿无话。次日朱光祖便辞了褚标，并天霸、计全直向凤凰岭而来。

走了两日，这天已到。先在门口问：“压主在家不在家？”庄丁回道：“朱爷是今天来的，如果十日前来，可碰不见庄主了。咱庄主回来刚有五天，现在家呢。你老请进去吧！”朱光祖听说，便知张七是同他女儿一齐去盗金牌了。只见庄丁引着，朱光祖到了里面。请光祖在客厅上坐下，庄丁进去通报。一会张七出见，彼此一揖坐下，有人献上茶。张七说道：“贤弟何来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兄得快婿，特来道喜！”张七道：“此话怎讲？愚兄并无此事，贤弟莫非误闻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兄与弟情同手足，何作此欺人之语？兄无快婿，弟何敢言？而且有人欲为令爱作伐，虽红丝相系，千里姻缘若无人执柯，亦属不成体统。弟今此来，一则为兄道喜，要做个毛遂自荐，自居冰人。弟所谓兄得快婿者，即兄常言之人也。今日天假之缘，以钦赐金牌为媒。褚大哥本拟与弟同来，但恐老哥难释前愆，相见反而不美。因此兼嘱小弟先为致意；做媒吃酒，缺一不行。尚望老哥成事不说，和好如初。若以弟言为然，则褚大哥改日必当登门敬谢。”张七半晌答道：“褚大哥前者之事，贤弟是尽知的。愚兄虽有不是，褚大哥亦未免过于激烈，因此才老羞变怒的，事后也是过意不去。屡想前去，恐他念起旧恶，使愚兄难以为情。今既蒙褚大哥不弃，又得老弟前来，愚兄敢不遵命？至于小女之事，黄天霸虽称英勇，愚兄亦不过偶尔道及，何得以闲谈之言，据以为实？且施不全金牌已为小女盗来，现在彼此已成仇敌，况小女盗那金牌之时曾留下字帖一纸，指明要黄天霸来取，是小女与天霸又成仇敌了。以此两重仇怨，方欲报之不可，还说什么姻缘呢？请勿复言，实难从命。若谓贤弟极思饮酒，愚兄好酒是现成的，决不鄙吝。”毕竟朱光祖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六回

### 凤凰岭光祖牵线 褚家庄天霸负气

话说朱光祖与张七彼此说了一番，张七不肯应允。朱光祖恐怕再说便决裂，以为不好再言，前把张七的话说道：“且先饮酒，有话再说。”张七便命庄丁取出酒来，并端出几碗菜，摆开座头。两人对饮，决不提起要金牌联姻的话，只说些没要紧闲话。谈了一会，彼此倒也觉得畅快。

只见朱光祖端杯在手，喝了一口酒，自叹气道：“古今多少英雄，只为这‘名利’两字，争出许多气来。其实名利皆身外之物，可惜人皆看不破。还有一说，身前赫赫，到处闻名，岂知人生不过百年，到那一块黄土的时候，连自家妻子骨肉总不能顾了，还说什么名利呢？最可笑者，有一种情痴之人，自己固以名为重，还要在儿女身上争个不了。即如施公，他要做个清官，不落骂名，所以到外吃苦。再加江湖上那班朋友也不服气，偏要出头来争个高下，到后来人亡家破，留下骂名，这是何苦呢！”张七听得这番话，晓得朱光祖是说的自己，说道：“朱贤弟这话固然不错，但是为父母的，在儿女身上也要用点情才好。若说天霸虽是英勇，只不过道听途说，我又不曾见过，品貌武艺究竟如何？况且我女儿生性骄傲，也是我过于溺爱，此时后悔无及。实不瞒老弟说，就是盗取金牌，那里是我的意思？也是你侄女存了个好胜的心，料想黄天霸晓得此事，必然亲自前来，那时你侄女与他交锋，本领如果真好，品貌也真好，再作计较。今日贤弟既来为他说项，我若坚执不允，不但对不住贤弟，更叫褚贤弟恼我了。实对你说，如果黄天霸依我三件事，我便将女儿与他；若有一件不肯，可莫怪我执傲。”朱光祖听说：“是。但不知那三件，七哥你说。”这张七道：“第一件，要黄天霸亲自前来，我与他比个高下，再与你侄女比试比试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件事做得来。”“第二件，我女儿过门之后，我便将此间一切物件，全行搬到他那里，与他合住，要他养我终身。我女儿添了外孙，第一个要过继与我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“第三件却要施不全出名，为天霸择配，应用婚帖，要写施不全的名字，还要施不全去请褚贤弟与老弟作伐。如果答应，叫他即日纳彩，我便将金牌送去；倘若不行，断不遵命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以上两件，总可依得。惟有第三件，七哥似过于作难了。小弟且将上两件，先行允下，那第三件，俟同褚大哥商议后，三日当来复命。且还有一说，若黄天霸赢得老哥，赢不得令受，那时又便如何？”张七道：“既是老弟为他所虑，只要他赢得愚兄，也就遵命了。”光祖道：“七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张七道：“难道愚兄还有更改吗？”光祖道：“好极了，承爱承爱，小弟就此告辞，改日再来复命。”说着便站起身来就走。张七也不复留，送出大门而去。

光祖不敢耽搁，走了一日，已到褚家庄内，当即进去。褚标一见，即问道：“贤弟，

如何说法？”计、黄二人也向他道了乏。朱光祖坐下，望褚标说：“行是行了，话却长呢！”将张七的话说了一遍。褚标道：“第二件最易做，那第一件，却不可与天霸说明有婚姻一事，只说张七要他前去比个高下，无论输赢，就把金牌送出。我与贤弟，同他前去。惟有第三件，实是难办。如何是好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小弟也是这般想法，必得出个妙计，将此圆了才好。”正说之间，计全走了进来，褚标便将张七对光祖的话，光祖答应张七的话，告诉了一遍。又将与光祖所议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计全颇喜，道：“明日我便赶回徐州，将这话对大人说明。等大人允定了，我便赶上凤凰岭去送信，将金牌先行取回，然后择日迎亲。万一不行，也另想别法。但是黄贤弟面前万不可说出。连第二件的话，也不可说。只照褚老叔所议最妙，少时再见事论事。”褚标、朱光祖大喜，复走出来，厅上酒也摆好，各人归座。

朱光祖肚里饿得鬼叫，胡乱吃了两杯酒，先自吃饭。褚标复向天霸说道：“刚才据朱贤弟所说，张七并非有意要害大人，也非与老侄为难，不过张桂兰好名心重，且仰慕老侄的英勇，欲老侄前去一走。今朱贤弟与他说明老侄不是无能之辈，他本拟要自己到贵处亲取金牌，是我等苦苦相留，因此彼此皆有会路，何必因此致伤和气？所以特地前来解和。今既无相害之心，系因仰慕所致，彼此欲相会相会，这也有何不可？就便比试比试，也无甚要紧。因此朱贤弟约定张七，三日后我与朱贤弟同了老侄，三人前去相会。谈论些刀枪棍棒，以后便可往来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早知张七这等说法，又何必烦朱大哥偏劳一趟。今既如此，咱黄天霸不是受人挟制的，咱便与他较量较量。倘若将他伤了，褚老叔，朱大哥，你二位可不要怪咱作事卤莽，不懂交情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愚兄已向他说过，贤弟不是胆怯之人，所以才有这番举动。明日咱褚大哥同着贤弟前去，看你们一决雌雄便了。”天霸打定主意，暗说：“咱若与他二人同去，便觉得我不敢独去，岂不败坏咱一世英名？”因此存了这个心，负了气，遂瞒着人竟连夜越墙而出。欲知黄天霸前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七回 天霸夜走凤凰岭 计全急回徐州城

却说黄天霸越屋而走，众人天明方知，计全道：“天霸此走，必是负气往凤凰而去了。但此一去恐闹出岔枝儿来，还要请褚老叔、朱大哥同去一趟。到了那里，便可与他们和解。我要赶回徐州禀知大人，讨个示下，即去凤凰成就公私两事。二位意下如何？”褚标、朱光祖道：“使得使得，就照此办法。”

单说黄天霸离了褚家，急急前进，走了两日。这天已晚，才到凤凰岭地方，便捡了个客店住下，自有小二招呼。天霸用了晚饭，便问道：“店小二，此地离凤凰岭，还有多远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不过六七里地。你老果是要到那里寻张七吗？”天霸道：“你可知道上岭路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小人听人说过。由此上岭先是大路，约有半里的光景，就要改走曲折小路；若仍向大路走去，那里皆是埋伏，如若陷在埋伏里面，他便将人带回庄盘问。若是好人便自罢了，倘若不对，关锁起来，不放下岭。”天霸又问道：“他家有多少屋子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你看那岭上，所有的房子，全是他家的。你老请早点歇吧。”说着，小二走出去。天霸暗暗说道：“幸亏问了人，不然，还要遭他擒了。”便靠在铺上歇了一回。约有三更，便起来换上夜行衣靠，带了百宝囊，藏了金镖，提着朴刀，悄悄出门，越屋直望凤凰岭去。不一会，已到岭下。登时上了岭，记着店小二的言语，先由大路去约走了半里，借着星光向前面一看黑丛丛只见一带树林，中间有所庄屋，前后约共三五进房屋。再向路旁一看，果然有条小路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顺着小路而去。又走了约有半里已至庄上。四面一看，一带围墙，墙头上密排着三尖刀、铁蒺藜，若要越墙过去，万万不能。复上前又看了一个土墩，天霸上了土墩四面看去，就在此墩右首，围墙转角城那里有道小小的双开门，却是关着。

天霸看罢，想道：“此必是他家后门了。既负气到此，若不进去，那里还有脸见他们？”说着，便向百宝囊中掏出软索来，一抬手，拔出几根铁蒺藜，将脚立在围墙上，复将软索收起。转过身来向里面望下去，乃是一座坑厕，还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灯。天霸跳在坑厕屋上，便由此跳上正屋，却正好是上房。遂蹑住脚蹑到檐口，将身挂下，窃一细听。只听房里有女子声音，说道：“爹爹若果赢得天霸便罢了。如天霸赢得爹爹，或赢得你女儿这两口刀，那时便听爹爹作主。”又听一人说道：“我儿不是这样说法。为父的已预备下两把竹刀，天霸此来必同着褚伯父、朱老叔到此。见面之后，为父的便同他先行比试。我儿若要与他比个高下，我便将竹刀拿了出去，你与他再比，免得动了兵器总有一伤。我儿且听为父的话，不要过于执傲，由着自己的性子。你今年也二十二岁了。”底下便听不真切。天霸听了一会，又从窗格根内望下一瞧，见上面

设着两张炕床，右首两张椅子，坐着两人：一个老的是男子，一个美貌佳人。看罢心中暗道：“难道张七说这话，还要将他女儿嫁我不成？他若果有此心，我得了一个才貌兼全的老婆，也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我此时倒不能先行下手，不要埋没人家一片好心。但不可不给他个凭据，要他知道我已经来过，听见这话才去的。一来显显本领，二来就是褚老叔、朱老哥明日来了，也好卖个情在他二人身上。”主意想定，便取一只金镖，对准房内他们坐的那椅子后面壁上，一撒手打了进去，却好中在上面。天霸见金镖已中，一缩身如风吹落叶一般，登时出了围墙，直住客店而去。张七正与张桂兰坐在椅上，忽见嗖的一声响，由窗眼外飞进一件东西，在后面壁上钉住。张七与张桂兰赶着上前一看，原来是只金镖。张七笑道：“此镖只有天霸会使，再无旁人能用。”桂兰听说“黄天霸”三字，便取了朴刀，蹿出房外，一个箭步跃上屋去赶天霸。那晓得天霸早已走了。前后寻了一会，连个影儿都没有，只是仍跳下来，心中暗道：“人说黄天霸本领高强，照此看来，果然不错。他若答应我爹爹之话，张桂兰就终身有靠了。”想着回房安睡，不提。

且说施公，自从黄天霸、计全俩人往褚家庄探信，七八天不见回来。忽见施安禀道：“计千总回来了。”一会子，计全跟着施安走进书房，行了礼，又代天霸请安。施公命他坐下，计全坐在一旁。施公问道：“褚家庄所访之事如何？黄贤弟为什么不同回来？”计全便将以上情形，前后说一遍。施公听罢，便向计全笑道：“照你如此说法，本部堂失去金牌，黄天霸得了一个妻小，实是意料不到。如今金牌可曾取回吗？”计全道：“只因张七要大人出名主婚。还要大人去请褚标、光祖两人作伐，即日纳彩，然后方将金牌送去。此事天霸还不晓得，惟恐告诉他这件事就要决裂了。而且张七父女本领出众，天霸恐非敌手。光祖不过说张七要与他比试，比及天明卑职等方知他越墙而走，这特请褚标、朱光祖二人赶去，料想绝无妨碍。故卑职先回给大人送信，二则面求大人许了张七之言，好使黄贤弟成就好事，取回金牌，公私两济。卑职等有个变通章程：只须如此如此。”不知计全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八回

### 英雄尚义遇良朋 金牌无言系鸾凤

却说计全想出变通法儿，向施公说道：“卑职愚见：最妙下一道札谕，先云招安，后说为天霸择妇。在大人既不失身分，在张七又有光辉，即天霸亦感激大人的恩德。卑职再前去作说，此事断无不成。至褚标、朱光祖二人，只须拿大人的名贴向他们说一声，他两个自会答应。此外别无难事。”施公听说，遂道：“照此办法，甚合吾意。”即令施安请幕府议稿，即刻缮就，交计全带去。

且说黄天霸在张七家内留下金镖，仍回客店，不过四更时分。天霸独自靠在炕上，胡思乱想道：“张桂兰那个女子真算是才貌双全。我若得了这个老婆，平生之愿已足。只可惜张桂兰你既有心于我，大不该去盗金牌。”又想到：“我幸亏不曾莽撞，若把他父女伤了，不是负了褚老叔他们的好心吗？”一人只管乱想，想困极了，方才睡去。次早起身，二送进面水，天霸洗了脸，便到外面四处观望。走到店堂，忽觉褚标、朱光祖二人走进店来。天霸正在招呼，褚标已经看见，便唤道：“黄贤侄，你是几时到的？”天霸道：“昨日晚上到的。”褚标道：“你叫咱们赶得好苦呀！”说着，天霸将他二人让进里面，招呼店小二拿茶。小二答应，将茶摆在桌上，便自出去。褚标道：“贤侄既如此，为何还不去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不瞒你老说，昨夜已去过了。”褚标道：“既已前去，为何又转回来？莫非不识路径，恐陷入埋伏吗？”天霸道：“这也不是，小侄前去的时候，本是负气而行。及至在那里在他房上，只听里面一男一女唧唧啾啾的说话。小侄听了一会，只听出两句。说什么‘等你褚伯父、朱老叔来再议。’知是张七父女，因此小侄不曾下去，恐怕有负你二位盛情。后又想到我既到此，若不给他们个凭据，也免空跑一趟。遂将金镖取出一只，由窗外打入房内。一来显显小侄的本领；二来叫他们知道，不敢藐视；三来给你们二位做个见证。不然，小侄说去过了，你二位都不相信。”褚标听说，便望朱光祖丢了个眼色，说道：“黄贤弟，据你说来，碍着老夫与朱贤弟面上，我看来倒可不必。如果要去，今晚我等在这里等候，看贤侄建功立业，你能将桂兰擒下岭来，或竟将他杀了，老夫便从此佩服。何必碍着我两个薄面。致使贤侄不能速取此牌，未免有负豪兴。”天霸被褚标这一番话，说得哑口无言。朱光祖在旁，赶着说道：“褚大哥，不是这个说法。黄贤弟既看你我薄面，这也是他的好处，不可埋没人心。为今之计，吃过饭便同黄贤弟一阵上岭，见着张七，大家说开了，便没有事。万一张七要与黄贤弟比试，贤弟就计较计较，也是我辈应分之事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二位先去，咱初更时分，仍是由高而进。那时二位等咱下来，比这同去较为体面，却不可先行说出。此去见着张七，还要假作问他，咱曾去过没有？等到去的时节，以后之事，便由二位作主了，可不

要叫咱太弱。”褚标道：“既这样说法，我便依你。”说着，店小二已送进午饭。仨人用毕，擦了脸，又吃了茶。褚标道：“咱们好去了。”朱光祖答应，登时出了店门，径望凤凰岭而去。

不一会已到，当由庄丁通报，张七便笑迎出来。三人到了厅上。张七先向褚标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足介怀？既已说明，更当格外相契。”彼此又重见了礼，然后坐下。庄丁献上茶。张七又道：“咱俩数年不见，老哥竟老得多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贤弟也老好些。我们皆无能为了，只好看那些后辈作一番事业吧！”说着，张七便叫庄丁将张桂兰唤出来。庄丁答应进去。少时桂兰出来，张七便叫桂兰给褚伯父、朱老叔见礼。桂兰一一见礼毕，站在一旁。褚标说道：“这位侄女越发长得窈窕了。竟不是女孩子气派，居然能做出一件惊人事来，可羨，可羨。”张桂兰转身向里走去。褚标停住口不说此话，复问张七道：“黄天霸曾来过没有？”张七道：“他是来过了，还留下一只金镖。等我们出去追寻，不知去向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我们本来约他同来的，忽然夜间不见了，我就晓得他是一定到此，所以我们也赶着下来，不料他来而复去。他要与我们同来，觉得面子上不好看；到此不即动手，是看的我们的薄面；留下金镖，是显得他的武艺，这便是他用意了。”褚标道：“此话有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今晚他必前来，我们可要留心，等他来时，硬把他叫了下来，拜见丈人老子。”张七道：“贤弟不要戏谑，愚兄前说之话，他究允与不允呢？”褚标道：“有什么不允！得了这样好老婆、好丈人，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莫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也是依的。老弟你放心，将来还要得封呢！”说得仨人笑了一阵。张七道：“老哥你这么大年纪，还要戏谑，这是何必呢？”褚标又向张七说道：“如果天霸今夜来时，我们叫他下来，你倒怎么说法？”张七道：“不瞒老哥说，总与他比个高下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此时且不必作急，等他来商量不迟。”说着天已黑，摆上酒来，仨人入座用酒。一会饭毕，又坐在那里闲话。忽听见院中有块石子一响，张七听得真切，即便走到院落内，一个箭步跃上屋面。毕竟张七如何与天霸比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十九回

# 鸳鸯楼天霸大战 凤凰岭计全下书

却说张七看见有个人站在鸳鸯楼屋上，便一个箭步跃上屋面。褚标、朱光祖知道天霸到了，便跟出来。看见两个人在屋上已交起手来。遮拦隔架，蹿跳蹦纵。煞是好看。真是“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”。俩人正在酣战之际，忽见后屋上一条黑影，如燕子穿帘一样飞了过来，并不打话，举起朴刀直往天霸便砍。天霸急架相迎。朱光祖知道是张桂兰来战天霸。只见天霸毫不惧怯，一把刀力敌俩人，挡过张七，便砍桂兰，又搠张七。只见三人战在一处，难分难解。忽听张桂兰说一声：“姓黄的！你张小姐战你不过，咱走了。”说着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。天霸见张桂兰并无破绽，忽然不战，知是他要放暗器，便一面防着，一面仍战张七。忽听嗖的一声，天霸眼快，已见一枝袖箭到了面前。天霸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顺手用刀一拨，那枝箭落在屋上。他转手才要去战张七，只见自己的刀早被张七隔在一旁，张桂兰第二枝袖箭又到了。天霸身子一偏，一个箭步离了原处，将第二枝袖箭又让过去。天霸急取出金镖，一抬手直望张桂兰腿上打去。张桂兰看得真切，两足一纵，这只镖在屋面上擦了过去。张桂兰躲过金镖，复又起手，第三枝袖箭又望着天霸射来。却好天霸见前一只镖被张桂兰让过去，也急急地将第二只镖取出，对准张桂兰肩头打去。俩人各放暗器，一转眼俱在面前。黄天霸便伸出右手，半腰里将那枝袖箭抓住。张桂兰见天霸的金镖又到，说一声：“好，留着配个对儿！”一举手将镖接在手里。褚标、朱光祖二人看得真切，便喝一声彩道：“真是配对呀！”张桂兰知此话大意，遂一转身蹿过后屋。褚标见张桂兰已走，便向上喊道：“张贤弟，黄贤弟，够了，不要杀了，你俩下来歇一会儿再议吧！”又道：“张贤弟，你未免坐家欺人了。黄贤侄一人独战你两上，咱姓褚的不服气。你下来，咱与你战二十合。黄贤侄，你也下来帮着你老叔，还他个两战一。”张七、黄天霸两人听道，只听噗噗两声，都跳下鸳鸯楼。

褚标上前，遂拉着天霸说道：“独自来要给他家父女欺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老莫这样说，你说天霸给人家欺，咱说天霸很愿意呢！”褚标道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光祖道：“天霸若与咱们同来，必不会同他们这样大战。那时天霸既不能卖弄武艺，怎能杀得配对呢？你道他愿意不愿意呢？”说着，已将褚标邀到厅上，大家坐下。褚标道：“黄贤侄，好镖呀！”朱光祖道：“如果没有这样好镖，怎么配这样好箭呢？要好是大家好，不好倒不能配对了！”天霸道：“你们不要说闲话。请你老给姓张的说一句，叫他将金牌速速交出，咱回去销差。”褚标听着，便喊道：“张老七，你还不出来招呼招呼人家。”张七即来到厅上。大家又复行坐下。褚标又望张七说道：“特来为你们解和。天霸的本领你



是见过了；你父女两个的武艺，他也见过了，都是不相上下的。咱都知道的，只等一个人来，便好计议。但现在可将金牌交出了。”张七道：“金牌是在这里，咱要它没用处，我便给他。难道他这会子就走吗？且有你俩和好，不能不尽地主之情。”褚标道：“好，咱就遵命。”张七道：“你们今日可早点歇息吧！我去睡了。”说着转身向后而去。褚标等安息。

次日一早，褚标等尚未起来，张七已出来敲着房门，喊道：“还不起来吗？”褚标听见，大家起来，净面漱口。张七又出来陪用早点，方才用过。只见庄丁进来禀道：“门外有个姓计的，从徐州而来，要见庄主与朱爷呢！”褚标忙叫开正门迎接。计全已从门外走进，望着褚标道：“违教又两三日。”褚标接着说道：“你这来倒快，那件事怎么说了？”计全道：“托庇行了。”一回头，见张七在侧，彼此见了礼坐下。计全见天霸在旁边，即带笑道：“恭喜呀！”天霸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计全道：“这样喜事，还不喜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计贤弟，你上门欺人了。只知给黄贤弟道喜，难道不给张七哥道喜吗？”计全道：“不错，是我荒唐。”于是又给张七道喜，张七也谢了。计全这才坐下，庄丁就献茶。褚标又问道：“施大人怎么个说法？请教请教！”计全便在身上将那件札谕取出来递与褚标。褚标拆开一看，但见上面写道：

钦差大臣、头品顶戴、一等侯爵、漕河总督部堂，兼巡按都御史施，为示谕事照得：自古英雄，半居草莽；从来巾帼，难输须眉。豪杰奋与，皆属国家之助；各媛静好，尤为父母之光。此所以版筑渔盐，建一代承平之治；关雎麟趾，启万年风化之原。本部堂恭膺简命，总督漕河，所经大邑通都，无不采风问俗，凡遇英豪与杰士，必将虚己以求。侠女名侏、要使择人而字。上为朝廷储国器，俾草野共庆明良；下为斯世重人伦，使内外皆无旷怨。兹访得凤凰岭张七，老夫未耄，犹有雄心；有女及笄，偏多侠骨。何事隐身涧谷，朽木同摧？莫教待字深闺，标梅兴叹。兹有本部堂随员黄天霸者，官居副将，不世奇英，勇冠群伦，干城上选。正谱求凰之曲。欲歌鸣凤之章。乃千里姻缘，牵于一线；三生夙约，订自百年。所望月老多情，早修谱牒；差幸冰人有属，愿执斧柯。六礼既成，吉期待卜；百两以迓，佳话永传。从兹夫唱妇随，喜看佳人附凤；更美冰清玉润，竞夸快婿乘龙。本部堂有厚望焉！尔壮士其亟凛之毋违，特谕。右谕壮士张某遵此。

年 月 日谕

大家看毕，褚标向张七说道：“贤弟，施大人如此，可谓恩威并用。你再有何说？若有疑难题目，不妨想两件，好让计贤侄趁此去求大人。”张七笑而不答，已是满心欢喜。便命庄丁，赶紧整備酒席，给老爷们洗尘。计全道：“就算是褚老叔、朱大哥俩人请媒酒吧。”褚标、朱光祖道：“请媒酒，也是要吃的。今日先洗尘，明日再说别的话。”大家又笑了一阵。计全又道：“张大哥，大人那件谕帖你可收好了。我们这位黄贤弟反复无常，恐怕他后来不认丈人，你可拿这谕帖同他讲理。”说得大家又笑了一会。酒席摆好了，张七让计全首座，褚标对座，朱光祖在褚标肩下，黄天霸上横头，张七主位，真是开怀畅饮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回

### 凤凰岭天霸联姻 菊花庄其鸾行劫

话说大家席散，张七便将金牌亲送出来，交给天霸收好。于是各人闲谈了一会，厅上已点得灯烛辉煌。约至初更以后，张七又备出酒来，大家仍然原位入席痛饮。等到散席，已是三更将尽，各人且去安歇。次日又留计全、褚标、朱光祖、黄天霸四人盘桓了一日，依旧盛席款待，不必细讲。第四日，天霸、计全皆要告别。张七不敢久留，只得答应。二人便辞了张七，并褚、朱二人。张七托计全代谢施公，并求施公就近择吉迎娶。计全答应。于是二人一揖而别，直回徐州。褚标、朱光祖也各自回去，不表。

再说黄天霸、计全取了金牌，赶回行辕复命。施公当即召入内室。黄天霸上前给施公请了安，又谢了准其婚配张桂兰的恩，然后将金牌呈上。施公接去，望着金牌说道：“不料钦赐这宝物，竟为黄贤弟结下姻缘。”施公又问下书情形，计全一一禀过，并将张七求代谢恩、就近择吉为天霸迎娶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遂二人坐下，说道：“黄贤弟大娶吉期，今择定出月初六，是个上吉良辰。但迎娶一层，途中颇为不便，莫若就在凤凰山人赘，两有裨益。今送黄贤弟纹银三百两，以二百两置备衣服首饰，及新房动用物件；以一百两给张七为赘费。计贤弟可同李五贤弟，相送前去。顺道再将褚壮士与朱壮士请其为媒。若张七不肯招赘，可在凤凰岭左近，租所房屋，就近迎娶。但有一件，我却不能在此耽延，早晚就须起身。我沿途无事，自可克日接印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实在无微不至。但蒙赏银两，卑职万不敢领。其余各节，悉遵吩咐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若以此为太菲，竟却之不受可也。否则，不必出这些客气。”黄天霸不敢再辞，只得谢了恩，然后将三百银子收起。施公又道：“你今前去，能将你丈人及褚标、朱光祖仨人，一齐约上淮安，为国家出点力，帮助帮助，更好。”计全道：“张七是一定去的。他从前三件事内，就有叫黄贤弟与他同住，养老送终。还说黄贤弟将来添了儿子，长子要过继他为孙，接继张氏的一脉。以此看来，是不用说的，淮安他是一定去的。至于褚标、朱光祖，也不便勉强。”说罢，天霸、计全退去。施公安歇。天霸又将施公所说之话，告诉李五，即请同行。李昆道：“大人委我送亲，怎敢辞却？但是愚兄也要预备菲礼才好。”天霸道：“五哥，劳你前去已是万分感激，贺敬实不敢当。”次日，计全、李五便同天霸出外置买物件，诸事齐备。第三日，即拜别施公，前往凤凰岭招赘。到了初六日，洞房花烛，不过那些俗事，不表。

单说施公见天霸去后，过两日即起身前往淮安。行抵宿迁县境菊花庄口，忽见前面土岗子上，冲下一阵人来。当先一人坐在马上，头戴英雄巾，身穿玄色湖绉洒花战袄，下踏薄底快靴，坐下一匹黄骠马，手端一杆方天画戟，生得颇为英勇。率领着多人

蜂拥而至，直往施公刺来。关小西赶即催开坐骑，迎了上去，大喝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强盗，留下名来，可知钦差大人在此，敢来行劫，难道瞎了吗？”那人亦大声喝道：“好小子听着！咱乃菊花庄庄主郝其鸾爷爷是也！尔亦将姓名留下，俺爷爷戟上不挑无名之人。”关太大怒，喝声：“草寇坐稳了！咱仍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参镇府关太是也。咱大人正要剿灭尔等这一伙草寇，与百姓除害。今敢行劫，是自来送死。”郝其鸾大怒，劈面就是一戟往关太刺来。关太急架相迎，将倭刀往上一搠，那支戟已折了一段。郝其鸾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又将戟杆挡住。那知关太的倭也是削铁如泥，这戟杆刚一碰着，又削去一节。郝其鸾将马一拍，跳出圈子外，赶着拿出宝剑兜转马头，复与关太交手。两人大战约有三四十合，不分胜负。

这边白马李飞舞朴刀，前去助战。郝其鸾见又来了一将，并不惧怯，仍是飞动宝剑，往关太胸前刺来。关太将宝剑拨开，白马李朴刀又砍过去。郝其鸾赶即招架，才算撇开朴刀，关太的倭刀又到。郝其鸾力敌两将，抖擞雄威，大喝一声，这一剑往白马李面上刺去。白马李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急躲开，肩膀上已刺了一剑，幸亏不重。关太见白马李被剑刺中。复喝一声：“狗强盗！休得猖狂，咱关老爷取你狗命。”话了倭刀已往郝其鸾颈上砍来。郝其鸾说声“不好！”身子一让，险些儿被刀砍中，此时二马过门，郝其鸾才兜转马头。关太来得快，复又一刀往郝其鸾迎面砍来。郝其鸾一声喊叫，把马一拍如飞逃去。关太那里肯舍？紧紧相追，看看追上，郝其鸾带转马头，与关太战了数合，复又逃走。

关太仍是紧追，约赶有五六里路，前面有座土山，郝其鸾转过土山忽然不见。关太仍在后相赶，一抬头见前面马上来了一个女贼，生得颇美貌：头扎玄色湖绉包脑，身穿玄色湖绉洒花紧身，下穿玄色湖绉洒花扎脚战裤，窄窄的一双小脚，踏着镫，坐下一匹银鬃马，手执两柄绣鸾刀，愈显得丰姿绝世，窈窕动人。关太在马上，已看得魂出窍了，忽然听得娇滴滴一声喝道：“来将快报名来！咱姑奶奶刀下不伤无名之辈。”关太听得呼唤，赶紧答道：“俺老爷乃钦差总督施大人标下参镇府关太是也。”只听那女子说道：“俺姑奶奶，乃菊花庄庄主郝其鸾之胞妹，郝素玉便是。”关太道：“你的哥哥郝其鸾，已被咱老爷杀败。你这小小女子，有何武艺，敢与老爷对敌吗？”郝素玉大怒，飞马舞刀，直望关太杀来。欲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一回 关小西大战郝素玉 何路通私探菊花庄

话说郝素玉大怒，舞动绣鸾刀，直往小西砍到。小西急忙接住，俩人交上手，大战起来，那知郝素玉的绣鸾刀，是异人所赠，刀法亦名师所传，更兼他有两柄软索铜锤打人，百发百中，也不亚张桂兰的袖箭。关小西见他刀法精纯，暗惊道：“看这小女子，年纪甚小，武艺高强。倘不经心，败于女子之手。岂不为众人耻笑，坏了半世英名？”于是抖擞神威，你来我往，只见刀光闪烁，马足奔腾，两人战有三四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郝素玉见不能取胜，便卖了个破绽，往关小西虚砍一刀，喝道：“咱姑奶奶战尔不下，今日算输与你了！”说着拨转马头，奔驰而去。关小西紧紧相赶，约离一箭之地。忽见郝素玉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休得追赶！看姑奶奶的利器，取尔狗头！”关小西听得亲切，猛一抬头，郝素玉用软索铜锤，已向自己的面门打至。关小西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身子一偏，左手将偏缰一领，那马从旁边跑了过去，软索锤竟被他躲过。郝素玉见打不中，才将那锤收回，忽见关小西的马已至身右。关小西来得急快，举起倭刀便在郝素玉右腿上搠来。郝素玉也来得灵捷，那马已跑远了。又战了有二十个回合，仍是不分胜负。两边齐声喝彩，他二人也各自暗暗夸赞。忽见郝素玉将绣鸾刀架住关小西的兵器，口中说道：“姓关的，今日天晚，姑奶奶要回庄歇息，明日再战吧！”说罢，将刀一撇，把马一拍，如腾云驾雾一般平空飞去。关小西那里肯舍，仍追赶一程，因赶不上只得回来。见着施公，俱告一切，并禀明郝素玉约定明日再战。施公答应，遂命众人就近觅了客房住下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关小西饱餐早饭，取了兵器，请施公并众人督战。施公允准。关小西上马，大家也上马同行。走了一里多路，已至昨日大战之处。却好郝素玉也骑着马而来。关小西一马冲出，两人又交起手来。一个如猛虎归山，一个似蛟龙出水。一男一女，又整整战了五十回合，仍是不分胜负。关小西敌不过，暗想道：“咱何不用拖刀计，擒他便了。”主意想定，猛然卖了破绽拍马便走。郝素玉拍马也就赶来。看看赶得切近，忽见关小西突然将身翻转，一刀直往郝素玉砍到。郝素玉本来防备着的，见关小西用出拖刀计便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将绣鸾刀把倭刀隔开，复一刀往关小西肩上砍下。关小西赶即架住。二人复又交手，又战了五十合。关小西道：“尔敢步战吗？”郝素玉道：“你不要疑惑你姑奶奶不能步战胜你。”说着跳下马来。关小西也下了马。郝素玉道：“咱再与你战一百合。”关小西先抢了上首，摆开架式，两人正战起来，一来一往，战到三十回合，仍是不分胜负。施公远远看着，遂命人喝道：“关将军与那女子，今日且各歇息！明日再决雌雄。”关小西听得明白，不敢违拗，便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说：“咱

老爷奉命罢战，留你再活一日，明日擒你便了。”郝素玉也住了手。彼此皆极佩服，两人各自上马回去。

施公率领众人回至客店，大众坐下，夸赞郝素玉不已。关小西也是赞叹，惟有何路通不语。你道他为何不语？他却另有个意思：要在夜间，私自前去将郝素玉劫来。何路通待人睡静，便悄悄的换了夜行衣靠，藏好了拐，越屋出了客店，直奔菊花庄而来，这且慢表。且说郝素玉，回至庄上，郝其鸾接了进去，兄妹两人坐下。郝其鸾问道：“妹妹今日出战胜负如何？”郝素玉道：“那个姓关的，本领果然高强，若以力敌，恐不能取胜，明日当以计取之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愚兄自被那厮昨日砍了一刀，虽然不致妨碍，但不知何日才能出战。恨不能就愈，便可同妹子出去将他擒来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妹子闻得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，飞檐走壁的不少。我们不可不防他夜间到此，暗地行劫。”郝其鸾说：“妹子所见不差，愚兄早已虑到此。但是咱这庄上四面皆水，水中都有埋伏。”兄妹两人谈了一会，也各自去歇息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何路通出得店门，往菊花庄而来。不多时已到庄口，但见四面皆水，中间一座黑丛丛大庄，房屋倒也不少。何路通暗道：“这就是菊花庄了。”又各处看了一遍，无路可通，白茫茫一带皆水。何路通便噗咚一声，跳入水内，泅着水来到对岸。只见芦苇内摇出一只小船来，船上两人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扳着桨从小港内荡出。何路通在芦苇旁边将身伏住，等那只小船过去，就从这条港进来。约有半里之遥，好容易看到对岸。又走了两步到了岸边，就趴到岸上。弄得遍体淤泥，不成人样，又兼那水苇的叶子，其利如刀，将脸止割得满面血痕，甚是疼痛。何路通咬着牙关仍往前走，又走了一会才有一条路径。何路通顺着路走去，急听豁喇喇一声，跌入陷坑去了。欲知何路通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二回 落陷坑放走何路通 比拳勇诱敌郝素玉

却说何路通跌入陷坑，暗说：“不好，此番要遭恶人毒手。”正想间，只听有人大嚷：“拿奸细呀！”登时挠钩并下，将何路通擒上坑来，用绳索缚好，抬到庄上，进去通报。庄主吩咐：“等天明审问。”庄丁复将何路通抬入门内，紧紧看守。才交天明，忽听庄主说道：“叫你们把昨夜拿的奸细押来审问吧！”只听外面答应，房门一开，进来两个庄丁，叫声：“朋友，咱庄主爷叫你去问个明白。”何路通也不答应。庄丁走上来，连推带拉。拥出房门。何路通道：“尔等这些狗徒，何必拉拉扯扯？咱老爷既误中奸计，还怕什么？”说着又转了七八个弯儿，才到一处所在。何路通仔细观看，见是三间厅房。庄丁走到此处便不走了，就将他抛在地下。又见厅上，走下一人道：“带上来！”庄丁不敢怠慢，答应一声，把他推上台阶。

何路通往里一看，厅上坐着一男一女：男的是郝其鸾，女的是郝素玉。何路通站在那里，两眼圆睁，大声喝道：“尔这一对童男童女！你们老爷到此，还敢这大模样的坐在那里摆架子，实在不知抬举。尔若知罪，应该亲自下阶，亲解其缚，加以上位，摆酒压惊。或者你何老爷见我如此款待，过意不去，那时等大人到此，代你求个情，死罪改成活罪，留你在世上多活两年，也显得咱老爷好生之德。尔等如此，那时可不要怪咱老爷。”那知郝其鸾兄妹，并不动气，反笑说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在施不全跟前作个什么官儿？好好说来，让咱老爷知道。”何路通大喝道：“尔既问咱姓名，尔等坐稳了，咱老爷姓何，名路通，官居千总之职。”郝素玉道：“这千总是几品呀？”何路通道：“八品。”郝素玉道：“昨日那个红脸的，他是什么官职？位居几品呢？”何路通道：“你又问他，他是参将大老爷，位居四品。”郝素玉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你比他小了。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个无名小卒。你姑奶奶开好生之德，放你回去。还叫你那个红脸的出来，与姑奶奶步战。与尔这小卒不屑相斗，就便把你杀了，也不享名。”说着，叫：“将他解了绑，把他兵器还他，令他速速回去。”庄丁答应，立刻把绳索解下。何路通听了这话，把脸都气紫了，已见把绳索解下，遂望着郝素玉道：“你这毛丫头休得大言，是好的，敢与你何祖宗战个几合。”郝素玉道：“你速回去叫那个红脸的来，你奶奶不屑与你相见。”何路通没法，只得转身往外出了庄门。看看天色尚早，太阳才出。一面走，一面暗道：“我回去何辞以对？”忽然说道：“我可如此如此。”主意想定，一会已至客店。

大家见何路通走外面进来，又见他脸上都是血痕，忙问道：“何大哥，你昨夜到哪里去的？敢是上菊花庄去过了吧？”何路通答道：“正是。”众人又道：“你为何脸上都是血痕？”何路通道：“不瞒诸位讲，咱昨夜由水路而去。到了那里，那知他四面护庄河内

全种着水苇，咱又寻不出路径，只在水苇内蹿出去了。那水苇的叶子，其快如锋。后来到了岸上又中着埋伏。跌入隐坑，被他们擒住，将我绑了抬着庄上，见郝其鸾兄妹两个。被我用话激了他们一阵，他后来见我的话有理，我是用话谎了出来的。算是他庄上路径我已熟了；不过不能拿他们一个回来，有些惭愧。”说罢，又去见施公告禀一切。施公也说：“你辛苦了，且去歇息吧！”何路通答应了出来。关小西一心念着：“昨日与郝素玉步战了五十合，尚无胜负，今日若不将他擒住，何能再有面目见人。”心中想罢，便去请了施公，并大众一齐跨上了马，复到昨日战斗之处。

施公等勒住马站在后面，关小西踊跃上前。只见郝素玉已先到了。关小西便跳下马，抢在上首立定脚步。郝素玉也下马。二人更不搭话，交上手又战起来。只见郝素玉一个斜插花势，执定绣鸾刀，猛向关小西左肋下刺进。小西正跑得飞快，忽见左肋下有刀刺到。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赶着用刀将刀往下磕，指望这一刀磕下去，就要将郝素玉的刀打落在地。那知郝素玉更加灵便，见关小西一刀磕来，知道他力已用足，必要将手内的刀打落，赶紧把刀收回。关小西一刀磕了个空。两人一来一往，又战了二十几个回合，仍杀个对敌。郝素玉道：“你昨日说马上战的不好，要步战。今天步战过了，也是难分胜负。咱姑奶奶另想个法儿，咱们不用兵器，在这拳脚上比些功夫，来往再战一百合。姓关的，你敢同姑奶奶比试吗？”关小西闻听这话，正中心怀。关小西就摆开架式，搭上手复又战斗起来。只见两个人，一拳一脚，真不愧：“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”。郝素玉更有一桩好看，一对金莲小脚，盘旋飞舞，煞是令人目眩神迷。毕竟关小西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三回 素玉深感关小西 其鸾巧败金大力

话说关小西、郝素玉二人正在酣斗之际。忽见郝素玉飞起一脚，关小西看得真切，顺着来势身子往后一倒，跌了个四仰八叉睡在地上。此一套拳，叫醉八仙。郝素玉见关小西跌倒在地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以为中了妙计，就赶着飞起一脚，认定关小西腹下踏来。小西不慌不忙，见他来得切近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右腿一起，一个鲤鱼挺子，就把郝素玉裹住。郝素玉却不认这拳法，但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急想跳出圈外，那里能够？郝素玉暗暗惊道：“今番上了当。”关小西睡在地上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可认得你拳祖宗吗？”郝素玉听说，脸上好不惭愧，口中气喘。此时关小西见他这个形景，忽然生出一团怜爱之心，复说道：“我看你这样还要取胜，逃走亦不可得。今放你一着，让你跳出圈外。赶紧回庄将你哥哥劝醒，叫他快快改邪归正，即来大人处请罪。咱家大人是最仁慈，不但不加罪，将来尚有保举。如若他执意不悟，杀身难免。”此时但见关小西已放松了一着。郝素玉就此一跳，就离了圈，口中大喊一声：“姑奶奶力乏了，明日再战吧！”说着转身就走，心中颇为感激。

关小西见素玉走了，即便起来，牵了马跨上也就回去。到了施公面前，小西禀道：“卑职向大人请罪，恨不能将他擒来，实是有罪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莫要这等说。”他这才同施公回店。这句话本是关小西的假词——因为他自己放走郝素玉，怕得施公看出来，要问罪于他，故尔假些谎词，掩饰耳目。施公说道：“你已辛苦几日。黄天霸等不在这里；在这里的，又要保着本部堂。”这话也是真话，那知旁边恼了一人，暗道：“大人独把关太看得那么高而且重，偏是他有本领，能战斗，咱们就不如他？明日偏要将姓郝的拿来，看大人还把他抬得这样重吗？”这人一肚子气不忿，但在施公前，不敢说出，及至到了客店，还是暗暗地愠气——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就是好汉金大力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郝素玉回到庄内，暗想道：“我看那姓关的武艺实是扎手，拳法更是出众。今日不亏他松一着，我一定被他擒住；不但性命难保，而且十几年的声名全行抛弃。他叫我劝哥哥改邪归正，矢志投诚。原知他是好话，但我如何说得出口？但有一件，明日索战，何辞以对？有何面目见他？不若推病不出，以观动静，再作计议。”一人想了一会，主意已定，便即装起病来。当有丫环禀知郝其鸾去。一夕无话。到了次日，郝其鸾一早起来，就到妹子房内看病。郝素玉困在铺上，听说哥哥进来，故意勉强坐起，先请安了一声。郝其鸾问道：“妹子今日身上觉得那里不好？”素玉道：“也不觉怎么，只是浑身困惫，头痛得很，心里慌慌的。哥哥不要挂念。想是受了些寒凉，睡一天该



就好了。”郝其鸾道：“寒凉固自有的，连日与那姓关的也战辛苦了。且歇息两日再说吧！”郝素玉道：“旁的倒不甚要紧，可是那姓关的今日还是要来，哥哥刀伤尚未全好，谁人与他对敌？”郝其鸾道：“妹子放心，如果他来，为兄的自有主意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庄丁慌慌忙忙跑进来说道：“禀爷得知，外面有个大汉骑在马上，手提一根铁棍，声称：奉施大人之命，特来擒捉姑娘与爷两个。差不多要杀进庄了。速请爷的示下。”郝其鸾听说，赶即出来，取了兵器，跨上马迎了出去。

刚到庄口，只见金大力已到，坐在马上，口里不住的乱嚷。郝其鸾一声大喝：“来者是谁？快通名来，咱爷爷不杀无名小卒！”金大力听说，亦大声喝道：“小子听了，咱金大力爷爷是也！特奉大人之命，来捉贱婢郝素玉。尔可唤他出来受缚。”郝其鸾闻听大怒，将马一拍，手端方天画戟，直向金大力刺去。大力赶着迎接，将镔铁齐眉棍，用足了劲，往画戟上一挡，说声：“去吧！”郝其鸾的戟，被他拨在一旁，险些儿打在地，郝其鸾暗道：“好家伙！力量真有。不愧为‘金大力’三字。”正说之间，金大力的铁棍已当头打来。郝其鸾往上挡，两膀用足了劲，好不容易才将他铁棍拨开，郝其鸾趋势又刺一戟，金大力仍是架住。你来我往，才战有七八个回合，郝其鸾渐渐抵敌不住，他心中作慌，便架住大力铁棍说道：“咱马上战不过你。尔敢与咱步战吗？倘若步战还是你强，咱情愿与你捆缚去见大人。”金大力道：“步战你老爷还怕吗？”说着跳下马来。郝其鸾才跳下马来，金大力赶着就是一棍。郝其鸾往旁边一纵。金大力打了个空，复赶着举棍打来。郝其鸾又跳了过去，蹿跳蹦纵，闹个不了。把金大力闹得个跟着打，赶着转，终没一根打到他身上，只是自己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郝其鸾见他力已乏了，与金大力复战起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四回 黄天霸辞别凤凰岭 金大力怒打菊花庄

话说金大力被郝其鸾出其不意刺中一戟。金大力连马都不要了，撒腿就跑，大声嚷道：“咱金老爷算上了你这小子当了！待咱养好了伤，再来要你的狗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跑了个不住。郝其鸾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狗娘养的慢跑，咱爷不追你就是了。若要跑死了，明日便不能复战了。”说罢，也自回庄不提。

且说金大力回到客店，也不与人知道，遂悄悄的进了自己房间拿出刀创药，在腿上敷了，又用布裹好，躺在那里气闷。事又凑巧，关小西自从那日放走郝素玉，是夜便害起病来。他却是感冒风寒，因此身发寒热，不能动弹。这也罢了，可怪何路通自从私探菊花庄，在水里闹了一夜，被苇叶将脸上割破，又兼跌入陷坑，吊了一夜，不免又受些寒凉，因此也病在那里。李七侯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三人要保护施公，不敢稍离左右。施公只急得无法可想。

不说施公在客店暂住，再说黄天霸当日奉施公之命，同计全、李五、前往凤凰岭招亲。洞房花烛，极其热闹。翁婿亦极相契，夫妻是不必说得。招亲三日，天霸便与张七说道：“岳父！今小婿有一事奉禀：只因大人当小婿临行之时，谆嘱再三，一经姻事办毕，即须前去保护，往淮安上任；叮嘱转请岳父同行，还有褚老叔与朱大哥，也吩咐一齐同去。”张七道：“贤婿保护大人性急，这与是个正理，我女儿亦非不懂道理的；小女今既嫁你，各事自应听你作主了。施大人那里万一有了岔枝儿，他还可以帮助。我去淮安一层，就照那样说法：等贤婿到了淮安，将各事料理清楚，再来接我。那时我琐碎的事也可完结，就好一劳永逸，与你久住，免得心挂两地。但是明日还要留你一天，你算是自家人，无什客气；计老兄与李五二人总是客，我不能不尽地主之情，畅畅快。后日动身便了。”天霸也就答应。一会，张七便招呼房预备酒席，明日早晚两顿，菜要丰足，厨子答应下去。张七又叫桂兰将自己应带物件料理料理，与天霸同行。张七回房安息。二人也回房内。天霸道：“我本意想贤妻随后与岳父同去，岳父反叫你同着我前去，未免叫贤妻有些父女难别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只是一件，与你同行，路上怪有些不好意思。若再让计、李说句笑话，那可更难受了。”天霸听说，也笑了一阵，于是二人安睡。

到了次日，张桂兰就将应带物件收拾妥当。外面摆出酒席，张七与褚标、朱光祖、计全、李昆、黄天霸五人，又算谢媒，又算饯行，早晚两顿均是畅饮高谈，其及快乐。席间，朱光祖望着黄天霸等说道：“见着大人，代为先言，就说一经事毕，即便前来。”大家欢呼痛饮，直到二更将尽，方才散席。众人回房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天明，大家都已起

身，将行囊等件捆绑停当。庄丁装上驮车，各人暗藏兵器，扎束妥当，又向张七告别。张七一一答礼。末后张桂兰拜辞。张七又勉励了几句“夫唱妇随”的话。张桂兰口中答应，眼眶却流下许多泪来。张七见这光景，也不免依依不舍，终究是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只得忍得泪送至下山。看看众人与女儿、女婿上了马，张七方才回去。黄天霸等下了山，走了一日。褚标、朱光祖二人先分了路，各自回去。黄天霸夫妇，及计全、李昆四人，还有两个庄丁，直向淮南的这条路而来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施公住在客店，日望黄天霸等回来。看看又过了五六日，仍是未到，施公颇为着急。所幸关小西、何路通的病，已渐渐好了起来。金大力的伤，已是全好。这日金大力正在那里纳闷，忽然起进一个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今有菊花庄差人来此，说郝其鸾约金老爷明日一决雌雄。若是不允，他便今夜前来行劫了。”金大力一闻此言，重又大怒，即叫来人去告诉他：“明日准战。”来人回去。金大力便见施公，禀告一切，道：“依卑职愚见，今日便去他庄上，给他个出其不意，打他个落花流水。”李七侯在旁说道：“卑职愿与金大哥同去，以便做个帮手。好在大人这里有王、郭、何、关四人保护，料想也无他事。郝其鸾这厮若不早去除灭，万一他再去伙了别处强盗，那可更加费事。”施公应允，吩咐小心要紧。二人答应，挨至日落，便取了兵器，直往菊花庄而来。二人沿途商议妥当，已到庄口。猛见对岸有个人，在那里拉曳吊桥。李七侯便一箭步蹿到桥上，举起刀来便将那人砍倒。金大力也过了桥，直奔庄上。李七侯绕至后墙从高而下，金大力直向大门打进。此时大力如吃了虎肉一般，举起大铁棍，走到郝其鸾的门首，打倒了两个庄丁，一直冲杀进去。毕竟郝其鸾曾否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零五回 郝其鸾中棍遭擒 李七侯奋勇杀敌

却说金大力打到庄上，庄丁飞跑进来，说道：“庄主爷！外面有个大汉，手持铁棍，打死了好些庄丁，现在冲进来了。”郝其鸾闻言，才要转身去取兵器，只见金大力打了起来，庄丁拦堵不住。郝其鸾一面叫人赶紧将大门堵住，不要放他出外，一面一个箭步跳到院落。

金大力瞥眼看见，举起大棍劈头打来。忽见庄丁围绕上来，各执铁棒，齐声喊杀。郝其鸾此时也杀上前来。金大力一看，说声：“好呀！”将铁棍往下一沉，庄丁跌倒了十几个。金大力说：“这才打得畅快。”话犹未了，但见郝其鸾道：“狗囚休得逞能！郝爷爷取你狗命。”说着一戟。金大力看得真切，猛将铁棍往上一架。郝其鸾虎口一震疼痛难忍，手一松，那枝画戟已经打落在地。郝其鸾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往外一跳。金大力第二棍又到，却好庄丁赶来。郝其鸾抽个空，叫人将宝剑取出，他便执剑在手又杀进来，只在金大力前后左右，遇空就刺。此时金大力杀得性起，不辨青红皂白，将棍举起来乱舞一阵。郝其鸾赶紧要让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已是咕咚栽倒在地，几乎送命。那些庄丁见主人打倒，一窝蜂还要上来相杀。怎奈金大力那棍厉害，不敢近前。金大力复大声喝道：“尔等快拿绳索，将他绑起。”那些庄丁站在那里，口中答应，身子不动。大力又喝道：“你等既不拿绳索，快快给我退出大门之外！”金大力见郝其鸾躺在地下，已是动弹不得，便将他腰带及裤带一齐解下，把郝其鸾四马倒攒蹄，捆得结实；又撕了一块衣襟塞在他口内，然后抛在黑暗之中。又将大门关好，用杠子闩起来，便提着棍子，直往后面而去。转过厅房到了内宅第一进，只听屋上叮叮当当，打个不住。金大力仰上一望，正是李七侯在那里与郝素玉厮杀呢。金大力看得清切，遂喊道：“老七使劲儿，底下那小厮已经捉住了。这个不要给他放走呀！”李七侯一听此话，便知金大力已将郝其鸾捉住，一面与素玉对敌，一面招呼底下道：“金大哥，那小厮既已捉住，你可先把他背回去见大人，不要再给他跑了。”金大力即刻退出来，将郝其鸾背在肩上，开了大门，舞着铁棍，大踏步直往客店而去，按下休表。

再说郝素玉正与李七侯在瓦上厮杀，足足杀了两个时辰，彼此不分胜负。两人正是酣战，忽见素玉虚晃一刀，往后便走。李七侯疑惑他欲要逃去，遂在后面紧紧相追。看看追得切近，只见素玉一转身，将软索锤放下，直往李七侯打到。李七侯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向旁边躲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饶他让得快，肩膀上已着了一下。李七侯站立不住，只听咕咚一声，已从屋上滚到地下。郝素玉见李七侯中锤跌下，也赶着跳了下来。李七侯虽然中了一锤，还可以挣扎起来，瞥见郝素玉从屋上跳下。便就地一滚，

两脚一使劲往上一撑，已站立在院落之内。等到郝素玉跳下，他已一刀刺了过去。郝素玉往旁边一闪让过一刀，顺着势复一刀，直往李七侯胸前刺去。李七侯用刀架住，拨在一旁。此时李七侯却换了刀法，喝声：“着！”一刀往郝素玉足下砍来。郝素玉便将砍索锤取在手中，一转身放了出去，正击中李七侯手腕，李七侯的朴刀，已打落地下。李七侯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不敢恋战，转身就跑。郝素玉也不敢追赶，恐外面更有能人。只得回转厅房，复从屋上跳下，检点庄丁，死伤的共有十五六个。当时将受伤的人，抬去歇息；已死的，明日掩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六回 李公然仗义释其鸾 张桂兰有心结素玉

却说金大力背着郝其鸾赶回客店，天色已晚。施公等俱已起来，金大力禀明各节。施公便命将郝其鸾锁在空房，等将郝素玉捉住，一齐押入宿迁。说着，忽听店外车马之声，吵嚷不已。施公便命施安往外观看，究系何事。施安一见，计全等已行囊搬进店内，也就与李公然进去。公然给施公请了安，然后将天霸招亲，张桂兰同来，朱光祖答应因要将自己事料理清楚，随后就到的话，一一禀知。却好黄天霸进来，见施公请安道谢，站立一旁，便将褚标不愿前来，同张七等到淮安再去的话，又细细说了一番。施公道：“你的房间，刚才已招呼店内另腾一间女屋，好让你夫妇同住。”天霸道：“卑职感大人的恩典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妻子少停片刻，本部堂是要请他见见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少停，卑职就命他前来给大人请安谢罪。”又道：“卑职岳父还道先给大人请安，从前冒犯，还求恕罪。”施公道：“不是当日那一番举动，如何有今日这段奇缘？我生平是不念旧恶的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不知为何事，耽延至今？”施公见问，便将郝其鸾如何行劫，关小西如何大战郝素玉，何路通如何侦探菊花庄，后来二人有病起来，如何金大力与李七夜打菊花庄，郝其鸾使大力擒住现在此间，李七因战素玉尚未回来，才派王殿臣、郭起凤去接应的话，告诉了一番。黄天霸未及回答，只见李公然站起来说道：“这郝其鸾卑职是知道的。他向来领着妹子安分守业，并不恃强恶霸，却是一身武艺。郝素玉曾得异人传授，比他哥哥还高强。今已被捉，可否还求大人不咎既往，以警将来。让卑职令他矢志归诚，将功赎罪？”施公道：“贤弟既知其底细，当准如所请便了。”李五又谢了恩，然后退出。

关小西等迎接上来，给黄天霸道喜，还要请张桂兰出见。黄天霸又与大家叙谈了一会，接着李七侯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也回来了，彼此问讯了两句。李七即往施公前，将与郝素玉大战的话，禀告了一番，这才退出，与大家同叙一番。黄天霸又将自己的住房安置妥当，即便叫张桂兰却见施公。张桂兰当即换了衣服，随着天霸前去。天霸先向施公说知，然后张桂兰进去先给施公行了个全礼。施公也还半礼。张桂兰复又磕头谢罪，施公又让了一回。张桂兰这才立一旁，娇声道：“前者冒犯虎威，自知罪不容赦。乃蒙大人恩施格外，俯准玉成，小妇人理当随着夫主竭效犬马之力。即小妇之父，亦嘱转致谢恩，恕其前罪。”施公道：“从前之事，虽属冒昧而行，亦复天缘凑合，本部堂断不追究。以后能随天霸立功报国，夫唱妇随，不负本部堂撮合之心就是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谢大人的恩典，吾辈敢不竭力报国！”说罢，施公即命他回房。张桂兰也就退出。黄天霸又与众兄弟相次见礼已毕，这才归房。

此时李五已至郝其鸾房内，见他闭着二目，缚在那里。便上前喊道：“贤弟不要惊慌，愚兄已在大人前给你求过。大人已准不咎既往，特嘱愚兄为你前来解缚。”郝其鸾听说，将二目睁开一望道：“原来是李五哥，你老为何也在此处？小弟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了。”李五一面将他背缚解下，一面说道：“贤弟你为何也要学那一流人物？今日若非愚兄到此，贤弟少不得有灭门之祸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此话说来甚长，只因前者谢豹来信，甚言施公贪鄙异常，嘱小弟前去帮助。小弟及至到了那里，闻见他已经被捉。因此探听施公必走此地，才生出这个主意来。等到后来，已成骑虎之势。今蒙老哥搭救，小弟粉身碎骨不足以报大恩。”李五道：“好在愚兄在成人前代你辨白清楚，只须同着贤弟去大人那里谢个罪就是了。”郝其鸾跟着李五先禀知大人，施公答应。郝其鸾磕头请罪。施公见他人品还不俗，当即申斥了几句。招呼他戴罪立功。郝其鸾唯唯听命，磕头退出；又与众人各各相见，然后回菊花庄而去。

于是大家复聚在一处，谈谈郝其鸾的事。关小西又言：“郝素玉的武艺高强，若遇着黄嫂嫂，二人大战起来那才好看。”李五道：“据我看，不必一定要战起来才知高下。不妨今黄贤弟、弟媳将他请来比比，大家就可看见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五哥此话不错，等明天教贱内去，请他来比试比试。”说着即站起身来去往自己房内，与张桂兰说知一切。张桂兰道：“即是郝家女子有这等武艺，只得明天我去会他。不知大人可否允准。倘若应允，我也可显显我的武艺，并叫姓郝的也知道此间有我这么一个人。”黄天霸欣然到了施公房里，缓缓说道：“卑职妻子闻说郝素玉武艺高强，实在心下羡慕。拟赶此时大人未曾启节，前去结识了他。或者随后有用他的时候，就可用卑职的妻子前去招呼。卑职因大人已将该兄开罪在前，卑职故敢斗胆请命，行否即求裁夺。”施公沉吟了一回说：“此事未尝不可。但能与郝素玉说明，以后如有用他之处，悉听调遣，不得违拗。本部堂也可得一员女将。贤弟可将此话与尔妻说明便了。”黄天霸唯唯退出，当即告知张桂兰，张桂兰喜出望外。次日一早，张桂兰暗藏了些兵器，又禀告施公，上马而去。欲知张桂兰见了郝素玉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七回 话衷肠佳人重义 联手足侠女同心

却说张桂兰奉了施公之命，前往结识郝素玉。到次日，他便结束个簇新，身穿一件大红湖绉密扣剡云紧身小棉袄，上加湖色摹本缎通体镶滚灰鼠大衫，外罩玄色湖绉洒花披风，下穿玄色湖绉洒花百褶裙，内衬玄色湖绉洒边滚脚罩裤，大红缎绣花弓鞋；头上盘了一个螺丝髻，八宝镶嵌足赤金簪，耳戴一副八宝镶嵌珠环，玄色湖绉抹额，当中钉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，一朵白绒球，颤巍巍高插顶门上面；腰间斜佩着八宝镶嵌剑，匣内藏一口七星宝剑，肋下暗藏两把朴刀，随带袖箭；备一匹银鬃马，金辔勒，大红缨。结束停当，先往施公前请安禀辞。施公看那样装束，不愧为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，实是可羨。便说：“你可速去速回，毋须耽搁。”张桂兰答应，随即出了客店，跨上鞍马，随带几个家丁，直往菊花庄而去。沿途观者，无不啧啧称羨。

停了一回，赶着进庄。到了郝家门口，对家丁说声：“今有施大人跟前官居副将黄天霸大老爷的太太张桂兰，特奉大人之命，前来拜望你家素玉姑娘。请你进去通报一声。”庄丁听说，瞥见后面马上一个绝色的女子，也是武艺打扮，便问道：“马上坐着的就是那黄太太吗？”夫人答道：“正是，你快去通报吧！”那庄丁转身向里路跑去。张桂兰骑在马上，在门口等了一会。只见正门开处。迎出一女子，约在二十左右，生得颇为美貌：头挽凤翅髻，玄色湖绉包中，当中安着一块翡翠，两鬓斜插一对蝴蝶双飞镶八宝珠花，一朵朱缨，顶门高插。耳戴乾绿翡翠珍珠环；外穿一件大红湖绉金银鼠袄，内衬湖色湖绉玄缎镶滚密扣紧身，腰挂佩剑，下穿玄色绣花百褶裙，藉花色玄缎剡云滚脚罩裤，脚着湖色绣花弓鞋。紧系玄色兜根缎带，窄窄的一双三寸金莲；薄敷白粉，淡点胭脂。后跟着两个丫环，缓缓的迎了出来，只听得一个“请”字，张桂兰赶着下马，走了进去。郝素玉让至厅上，见礼已毕。

张桂兰道：“小妹久仰贤姐英名，无由相见。昨日同拙夫由凤凰岭到此，始知贤姐令兄误信人言，前去行劫。多亏李五老爷在大人前力保，始将令兄解释回庄。小妹因闻关老爷道及贤姐武艺精通，真是女中豪杰。小妹因此禀求大人，冒昧前来拜谒，一来叩教，二来藉慰平生。但恨相见太迟，不能久相共处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小妹荒村陋质，蒲柳之姿，敢云技艺高强？不过略知一二。久闻贤姐芳名远播，本领惊人，妹子亦相见恨晚。从今以后，还要时常请教，朝夕共聚。今日驾既到此，务留贤姐痛饮一日，彼此得能畅所欲言，不知贤姐尚肯不弃否？”张桂兰道：“乃小妹固所愿也。无如临时大人坚嘱再三，可早来早去，恐留此不免见责，且稍坐片刻，再行告辞便了。”又道：“小妹尚有一言奉告：顷者奉命至此，大人之意，令兄既不见罪，将来戴罪立功。还要求贤



姐，如以后有借重之处，尚拟奉烦大力帮助。特嘱小妹务请贤姐应允，但不知可否俯从？”郝素玉道：“施公手下，能者颇多。即如那关姓之人，武艺亦颇出众，足以抗敌几辈。况有姊丈、贤姐共相保护，则施公左右亦可谓‘人才济济，猛将如云’。小妹不才，何敢滥施其侧。倘施公既有此意，小妹亦不敢辞。如有召见之时，只须一纸书，小妹当奉命前往。非敢谓足供驱使，藉以与贤姐把晤。”张桂兰道：“既承不弃，小妹是心感不忘了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小妹得一睹芳颜，便是三生有幸。前者贤姐去盗金牌，又是何用意呢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当日闻得拙夫本领素著。那时小妹赌气，去将金牌盗来，偏指名拙夫上山去取，意在要瞻仰他的意思。现在细细想来，终觉荒唐太甚。”郝素玉道：“贤姐如此做出，后来姊丈究竟去否？本领究竟能如人言否？”张桂兰道：“此事说来，颇觉惭愧。既蒙见爱，不妨直道其详，尚望贤姐勿作笑柄。”郝素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叹了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姐夫与贤姐是怨偶反成佳偶了。可羨可羨！”

张桂兰听素玉话内有因，便跟着口气问了进去道：“此亦天缘凑合，莫之为而为。自古婚姻，大半天作之合。但不知贤姐青春如此，想定许字多时了。”郝素玉听说，脸上一红，腴腆说道：“小妹自父母去世后，随兄嫂度日。况且曾经自誓，非技艺出众者，宁作孤凰，不为双凤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不知贤必如何人而可事之乎？”郝素玉道：“如姊丈一流，可毕夙愿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贤姐青春，今年几许呢？”郝素玉道：“痴长二十一岁。贤姐尊庚几何呢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占长一岁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小妹今有一言，愿与姐姐联为异姓手足，不足贤姐果肯赏光否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小妹亦有此心，今承见爱，适合初心了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彼此盟心可矣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若谓焚香燃烛，徒然见笑于人。”郝素玉大喜。因道：“自此以往，便以姊妹称呼，不可稍存客气。”张桂兰亦唯唯答应。此时酒席摆出，张桂兰又请郝素玉的嫂子出来相见，然后入席畅饮。直到未申时候，方才散席。张桂兰即便告辞了。毕竟张桂兰代郝素玉物色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八回 施公为关太议婚 李昆代素玉作伐

却说张桂兰辞别菊花庄，径回客店。便将天霸请进，于是把郝素玉的话说了一遍。因道：“妾意欲为小西择配，彼此年岁均各相当，武艺又不相上下。且小西口气，亦颇属意；素玉心内，也极赏识。而况大人曾言，有需用他的时候，还要教他应命来此。既是闺中的朋友，而且他又与我结了姊妹，彼此皆情投意合，将来要做同帮同助的，你道此话如何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怎么向大人开口呢？让我同计大哥商量商量看。”说罢，黄天霸便走出房，寻着计全，却好李五也在那里，天霸便将张桂兰所说的话，学说了一遍。计全尚未开言，李五便道：“此事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了。”计全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就请老五向大人说吧。”李五道：“计大哥，你代姓关的说不行，必得将他找来，叫他当面答应了。才得算数。就如黄贤弟把老婆带了来咧，到今朝咱还不曾吃他一顿。”天霸道：“五哥你不要挖苦咧！等你们到了淮安，大人请你们吃一顿就是了。”大家笑了一回，于是就将关太找来，叫他先给李五允下谢媒酒，关太只得答应。

晚饭用毕，天霸去见施公。施公便问郝素玉话。天霸道：“卑职妻子向素玉说过，素玉也曾答应。那女子在先虽犯大罪，此时颇知悔过，且盛感大人赦他哥哥之恩。彼此谈吐之下，他颇佩服关太的武艺；探他口气，似亦属意于关太。似求大人，玉成其事；不过卑职为招致人才起见。未识有当，还求裁夺。”施公沉吟道：“据尔妻言，亦甚有理。但不知郝其鸾可否应允？”天霸道：“如蒙大人俯允，只须李昆前去，向他说项。”施公听了，招呼昆商议。李五赶着进去。施公道：“顷据天霸述及张桂兰听言，郝素玉颇知感戴；且与张桂兰志气相投，并极佩服关太。现欲为他二人撮合。本爵之意，亦可允许。但不知素玉为人。”李五道：“若论素玉，是卑职素知的。武艺高强，为人贤惠，且具有忠义之气。如蒙大人恩准，关太既成就家室，素玉亦幸托终身。即大人亦可得一女将，张桂兰也可添一帮手。将来同赴淮安，定能夫义妇顺了。”施公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就烦贤弟明日即去作伐，以定回信，便定行止。”李昆道：“大人吩咐，实是经权两便。卑职当前去便了。”说着，天霸退出。李五就将此言告诉众人，并同关太说了一会笑话。此时天霸进了自己的房，正欲将施公允从的话告知桂兰。只见桂兰说道：“你不要讲了，我通听见过，知道了。”二人且自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李公然即辞施公，前往菊花庄而去。到了庄上，先着庄丁通报了。郝其鸾即便迎出。两人同到厅上，分宾主坐下。郝其鸾便先谢解救之德。李五让了一回，这才将奉施公之命，特来作伐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郝其鸾听说，赶着答道：“承大人之命，虽极谆谆。但小弟刑余之人，安敢上希荣宠？且舍妹质同蒲柳，亦难配松柏之姿。

还希李五哥为我说辞，非小弟故违方命，实不敢妄攀。”李五道：“贤弟不愿俯从，愚兄亦不敢相强。若云高攀不上，如天霸之与张桂兰，这是前车之鉴，贤弟岂未有所闻吗？今令妹之与张桂兰事同一体，还有什么高攀不高攀呢？且大人之意，实为怜才起见。英雄侠女，天假姻缘，若故事推辞，竟是贤弟不许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承兄之爱，词意谆谆，倘再故辞，必拂盛意。小弟只好不自量力，请从台命便了。”李五大喜，便道：“还有一件顺人之意，拟在月内，即行择日，就近成亲。以后好带同令妹随赴淮安，作一劳永逸之举，免得随后又多往返之鉴。若因诸事猝办不及，两边均宜从省，将应用的稍办少许，其余概不奢办。至于妆奁一项，如贤弟应付令妹的，不妨随后陆续再置。并且大人恐怕尊处无多女眷，内事未切，多有未谙，已拟留天霸之夫人张桂兰，前来帮助令妹料理了。即请贤弟示下。”郝其鸾听说便道：“且待商量，容当报命。”不知郝其鸾能答应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零九回 代子申冤老妇告状 为民辩屈贤臣准词

却说李五见郝其鸾踌躇未定，因道：“贤弟无须踌躇。在愚兄看来，只须粗备各物，数日即可齐全。倘然说独力难为，愚兄尚可帮助。且大人留下一位同事，姓计名全，以备将来他作男媒，兄作女媒之计。愚兄径可将他约来相帮料理。若以后到了淮安再来迎娶，时候虽觉宽展，不免跋涉多劳。倒不好趁此各从省俭，究觉两有裨益。贤弟还请三思。”郝其鸾听说，也觉有理，便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只得遵命。但各事粗鄙，礼节不周，还请老兄善为说辞，求大人曲为原谅。一经择定吉日，便请老兄与计大兄前来帮助帮助。内事一切，则请黄夫人帮着贱内襄理。请先转达一言，那时再当具贴过来。”李五道：“今承尊命，三日后当先纳采。愚兄回去便请大人选择良辰便了。至于一概俗例，还望涵容一二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既为至戚，区区末节，何足讲求。”说罢，便命人摆酒。一会子摆上酒来，彼此用了午饭，李五就告辞回店。见了施公，备言郝其鸾已遵命应允；即请施公，选择吉日。施公闻说大喜，当即择定十一月十五日入赘。又拿出三百两银子，为关小西的赘费。便命计全、李昆为媒。又招呼桂兰，即日移住菊花庄，帮郝素玉料理一切。大家均唯唯听命。次日，施公即吩咐动身，往宿迁而去。三日后，李昆、计全即至菊花庄纳采，仍与小西住在客店。张桂兰即于是日，移住郝素玉家。真是姊妹情深，痛谈衷曲。直吉日一到，关小西便去入赘。

不言郝家预备招赘，如何忙碌。且言施公到了宿迁，早有地方官出城来迎。施公便换坐大轿进城。轿子未入城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个白发苍苍、年有七十以外的老婆子，头顶状词，拦着轿子，跪在地上，口称冤枉。施公便命住轿，招呼手下人，将呈子递上。手下人答应，便将呈词递上来。施公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告的是：谋害亲夫，毒毙幼女，两条人命重案。施公细细看毕，便望下问道：“老婆子，你就是王陆氏吗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孀妇正是王陆氏。”施公道：“这王李氏，是你的媳妇吗？”王陆氏答：“是。”施公又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，你儿子王开槐，孙女秀珍，是尔媳妇谋害的呢？有何凭据？可从实讲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定照诬害从重治罪。本部堂看尔这所告的呈词，你儿子的命，或是你媳妇所害；天下岂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也肯将他毒死吗？此中显有不实之处，尔可细细讲来。”

王陆氏跪在下面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容孀妇上禀：孀妇今年七十二岁。四十岁上，才得儿子。不到两年，亡夫就病故了，其时儿子才三岁。孀妇就苦苦抚养，长到十六岁，便给他学了个鞋子店的生意。也算他知道艰难，每月除养孀妇外，省吃俭用，历年积聚了百吊钱。到二十七岁，就凭媒说合，讨了一房家小，颇为勤俭。过门第二年，就

生这个孙女。那知第三年冬间，因嘱儿子给他做条湖绉棉袄。儿子便道：“你我这寒苦人家，要这样衣服何用？”媳妇就不愿意，因此两人就吵闹起来。孀妇将媳妇劝了一番。媳妇后来赌气回娘家去了。一连过了八九天，这日回来，便见他穿一件桃红湖绉棉袄，他们又吵起来了。那里晓得，媳妇由此就时常回云母家，动辄就与儿子吵闹，迥非初来的光景，今年八月初一时，孀妇女儿来接霜妇去过了两日。初六早上，忽然邻居一叫小毛，跑来送信，说是：儿子同孙女昨夜暴疾身死。孀妇听这话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着同女儿回来，果然见儿子、孙女都已死了。该应凑巧，那小毛在暗地就告诉女儿，说他夜里先听见儿子声音，求人饶命；后来又闻孙女大哭起来。到了天亮，便听见我媳妇就惊慌起来，说是儿子同孙女，都得了急病死了。怕得此中有别的怪事，孀妇向县里去喊冤。后来乃是太爷就来相验。两个人周身验到，并无一处伤痕，就说是实得暴病而死。孀妇此时无法子，只得备棺收殓。不料媳妇的父亲李卜仁，因县大老爷验得无伤，反告孀妇诬告。幸亏县大老爷百般开导，李卜仁才算没事。媳妇便由李卜仁接回娘家，只落得孀妇一人。所幸我女儿搬在一处。于今三月，忽然前夜三更时分，见儿子满头鲜血站在床面前，说他身死不明，今有施大人到此，叫孀妇代他伸冤。忽然妇人惊醒，乃是一梦。次日起来，在外面打听打听，说是果有个施大人早晚就到。因此孀妇叩求大人，给儿子申冤。”说罢，又磕了两个头。施公听了这番话，当即说道：“王陆氏，你先好好回去听候传讯。本部堂代你儿子申冤就是了。”王陆氏起来。施公也就进城。到了行辕集英轩，立刻签提小毛，并淫妇王李氏对质。毕竟如何决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回

### 酌理准情差提淫妇 蹈瑕乘隙追指奸夫

却说施公立刻签差去提见证小毛、淫妇王李氏，并父李卜仁，就县署升堂复讯。宿迁县旁坐案侧。施公便命提原告王陆氏，跪在下面。王陆氏与前词相同。又命提被告。差役将李氏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观看李氏，颇有娆态，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你丈夫王开槐、女儿秀珍，究竟因何身死？尔可从实招来。”李氏道：“大人容禀。小妇人二十三岁，凭媒说合，嫁与王开槐为妻。二年就生了秀珍女儿。我婆婆见我易于生育，也是欢喜。至今年搭交六年，从未怨过他家一句，不意祸从天降，八月初五夜间，忽然丈夫口称腹痛，女儿亦是如是。其时婆婆到小妇人姑子家去咧。小妇人只好起来烧了些姜汤，与丈夫并女儿服下，那知仍然疼痛。又当夜深人静，无处延医诊治，小妇人心想等到明天再去将婆婆、姑子接回，请医生前来代他两个诊治。不料天尚未明，丈夫与女儿两个一齐死了。小妇人已是魂不附体，天明便去隔壁朱家，请他家小毛去接我婆婆、姑子回来。他就说儿子与孙女儿全是小妇人谋害死的了，便到县里告过。当经县太爷相验：并无伤痕，委系暴病而死。我婆婆才算没事。小妇人实在冤枉，总要求大人天断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且问你，那一件湖绉的棉袄，是谁送你的咧？”李氏道：“小妇人回到娘家，向父亲要。后来父亲做给小妇人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丈夫既死，为什么不在夫家守节，服侍孀姑，竟至回到母家，这又是何缘故呢？”李氏道：“当丈夫死后，小妇人也曾力劝婆婆：儿子虽死，也有你媳妇奉养，你老人家不必过恻哀切。争奈婆婆骂小妇人。因想：丈夫是死了，还要遭婆婆辱骂，实在忍气不过去，屡欲自尽；又恐为人议论，说小妇人害死亲夫，畏罪自死。因此小妇人父，才将小妇人接了回去——过了一二月，等婆婆气稍平些，再回夫家，并无别故。”

施公听说，把惊堂一拍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妇！现在有见证在此，等与你对质明白，那时尚有何说？”命提见证。差役即刻将小毛带到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就是小毛？姓什么，多大岁数了？王开槐究竟怎样身死？你可从实讲来。”小毛道：“小的姓韩，在朱家放牛，今年十五岁。八月初五夜，约三更时分，忽听隔壁王家有人喊‘救命！’声音却不高。后来又听见他家小女儿大哭两声，也就是不哭了。小的当时也不知何事。等到天明，忽然王家大奶奶起来，说是他家大爷与女儿，全得病死了。复又到小的主人家中，央小的去接你婆婆。后来小的闲谈中，说起夜间喊求饶命的话，他家老奶奶，就说是‘谋死亲夫，毒毙幼女’，就去往县里告咧！这就是小的实供，别无虚谎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问你：他平时夫妻吵闹，你可知道吗？”小毛道：“小的间或知道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可知王开槐不在家，有什么人到他家走动吗？”小毛道：“外人并不曾看见过。”施公

又道：“这李氏回娘家，一月去几次呢？”小毛道：“有时今日去明天来，也有两三天、三五天不等。”

施公听罢，又命带李卜仁。差役答应，即刻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向来作何营生？年纪几何？为什么纵容女儿在家宣淫，不加防范，以致谋死亲夫，毒毙幼女？尔可从实一一招来，本部堂尚可从宽，免尔之罪。”李卜仁在下磕了个头，回道：“小的今年五十八岁，向为裁缝生理。女儿虽时常回家，只时暂来暂去，连三天都没在家过的。因为女婿的母亲年纪甚大，无人服侍，亦门户要紧。若问女婿是女儿谋害死的，小的实在不知底细。说害死的时节，小的也只得道女儿不端，听凭夫家去告。即到县大老爷前来相验，说是：实系暴病而死，因此小的才告他的诬告。后来经人说开，小的也就罢了。至于将女儿带回，因据女儿说，他婆婆任意辱骂，万难相处。后来女儿气忿不过，欲寻个自尽，小的因此先将女儿带回来，这一两月，再送他回去。若说奸夫究竟何人，小的不敢妄指的，还求大人明察。”

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再问你：你女儿所穿的桃红湖绉的棉袄，究系何人与他的？”卜仁道：“这日女儿回来，就说是与女婿赌气。因为叫女婿做湖绉棉袄，女婿不肯，后来女儿又说：‘爹呀！这件衣服要多少钱呢？’小的告诉他，差不多要十一二吊钱做得成功。后来女儿就拿出四两银子。小的当时问这银子从哪里来的？因为女婿不过手艺人，难得难出这许多银子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却问的不错。他便怎么回答你呢？”又说：“我女儿说：‘这银子是女婿的一个舅表兄，现在江南跟官，不久回来，看见表弟娶了新妇给的见面礼儿。’小的听说这话，也就不追问了。当时把银子拿了过来，做了一件桃红湖绉的棉袄。”施公听罢，有了表兄，便问王陆氏道：“你可有个在江南跟官的外甥吗？”王陆氏道：“这个外甥，还是娶媳妇这年来了一趟，从此并不曾来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外甥把四两银子，给你媳妇做见面礼的吗？”王陆氏道：“却不知道。”

施公又问王李氏道：“你这四两银子从何而来？快讲。”王李氏道：“委实是表大伯给的。当时婆婆不在面前，丈夫那日还在家，亲眼见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婆婆既不知道，你丈夫又死无对证。本部堂不动刑，你不肯招来。拖下去先掌嘴四十。”差役答应，当即一面打了二十。王李氏仍是不招，施公又命鞭背。差役又将外衣扯下，即一五一十，鞭了二十下背花。王李氏但喊“冤枉！”并无口供。施公便命且先收监，李卜仁着一并收押。施公退堂。欲知王李氏如何谋害亲夫，毒毙幼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一回

### 集英轩因梦悟诗 枯树岭开棺检验

却说施公回辕，参详了一回，只得安寝。睡至三更时分，忽觉信步走出集英轩；走有半里之路，便是宿迁县门；又望城外走去，过了吊桥，见左首有座大庙，庙前丛聚多人在那里。又闻人说：“三齐庙门口死了一人，不知是那家的儿子。”施公听说，便走过去看，及至走到跟前，并无死尸，只是一班江湖上卖艺的人在那里变戏法。围着一堆人，在那里看热闹。施公也站下来去看。只见那变戏法的先变了些瓜果，又变了两只雀子、一只山鸡，到后来竟变出一具棺材；旁边立着了一个人，好像公门中件作模样，手中掌了一柄斧头，忽然又不见了。一会子又装出一男一女，男的是书生打扮，女的是俊俏佳人，在那里彼此戏谑。倏忽间一男一女杳无踪影。又装出一个儒生，摇摇摆摆，走了出来，手中执了一柄白纸扇，嘴咿咿呀呀念着诗。施公仔细听去，只听念道：

花事阑珊梦醒迟，玉人斜立倚花枝。

春光已逐东风去，害杀相思弱不支！

施公听罢暗道：“这不是咏的伤春诗吗？”正自说着，又见那儒生去换了衣服，仍就是卖武艺的打扮，复到当场耍起拳来。看了一回，以前变戏法，以后打卖拳。单这中间变棺材、装儒士，是个什么意思呢？一会子人也散了，拳也不打了，施公也走了。忽听人说：“宿迁县衙门失火。”施公赶紧往城根跑去。不料人多路挤，走到吊桥，忽然桥梁坍下一角，许多人跌入城河。施公一惊，醒来乃是一梦。又听了一听，正打三更。施公便将梦中所见情形，参详一遍。因道：“棺材旁首立个一人，手执斧头，难道叫我开棺复验吗？”又想那儒生咏的那首诗，起句是“‘花事阑珊梦醒迟’，这头一个安着花字；第二、三句‘玉人斜立倚花枝’、‘春光已逐东风去’这两头句上，安着玉春二字。末句便是‘害杀相思弱不支’，分明是‘花玉春害杀’五字。难道这王陆氏的儿子王开槐，是花玉春谋害的吗？”又道：“王开槐是个手艺人，如何是儒生打扮的？”想来想去，实是可疑。不觉又入梦境：只见一人生得颇为粗俗，手携幼女，立在床前，口称：“冤枉。”施公仔细一看，见那粗汉满头血汗，甚是可怜。施公问他姓名，已倏然不见。又见一武生打扮的，生得颇为俊秀，跪在床前，若作惧怕之状。施公也欲问他名姓，只听更锣乱响，惊醒仍是一梦。施公又悉心解悟道：“难道王开槐竟是被那武生谋害的吗？且等明日再行严讯，务要追出了，才好为民治理。”于是施公复睡了一觉，已是东方已白，红日高上。

施公起来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。当命传知宿迁县，听候亲临午堂，复讯王陆氏控告一案。并着原差将原告人证传齐。手下人去讫。日将晌午，施公便往县署，就在县



署用过午饭。知县禀称：“原告人证均已传到，请大人升堂。”施公随即恭坐大堂，悉心复讯，先问王李氏道：“本部堂昨已住邑庙求神示梦，已蒙城隍神明示清楚：尔丈夫王开槐与尔女秀珍，实系尔与武生同谋一并害死。尔尚有何言抵赖？可从实招来！”只见王李氏说道：“大人明鉴，小妇人丈夫实系暴病身亡，委无谋害情事。且不知什么武生谋害。若果真是谋害死的。难道县大老爷与小妇人也有什么奸情，有伤反说无伤，有心袒护吗？”施公听说，大怒喝道：“好大胆刁恶淫妇！还敢强词顶撞！不用大刑定不肯招，快取夹棍上来。”差役答应，随将王李氏拖翻在地，将夹棍在腿上夹起，两旁将绳子收起。只见李氏大声哭道：“小妇人实在冤枉！”施公便命松了，道：“本部堂明日再复开棺检验，那时给你个凭据。验出伤来，看尔尚有何说！尔敢具开棺请验的甘结吗？”李氏道：“小妇人甘愿具结。但有一件，如验不出伤来，大人又将何以对小妇人丈夫呀？”施公道：“若验不出，本部堂自行参处，给你请予旌表何如？”李氏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妇人情具甘结便了。”施公便命具上来甘结，着即仍然收监。一面传谕知县，预备搭盖尸厂。另传著名老手仵作一名，明日随往枯树岭开棺复验。吩咐已毕，施公回辕。

次日，知县早将原被告、人证，及书差、仵作等人，在枯树岭旁伺候。施公亦出城五六里，便至枯树岭，早见尸厂搭盖齐全。施公下了轿，升坐公案。知县参见已毕。便命尸母王陆氏、尸妻王李氏，率领地甲、书差、仵作人等前去伐墓，现出尸棺。仵作用斧子将棺盖砍开，把尸身翻出。先由原验仵作，周身复验，喝报：“仍无伤痕。”施公又命另带著名老手仵作复验。据报：“由上至下，周身验到，委系因病而死，实无致命之处。”施公闻报，便离公座，与知县亲临检地，也看不出何处有伤，但只见尸身肉烂皮腐而已。施公看过，心中好不难受，只好命他盖棺，道：“再作计议。本部堂准备自行参处，给李氏旌表便了。”正自暗想，命人封棺。忽从身边陡起一阵狂风，吹得各人毛发皆悚，两目皆难开展。施公颇为诧异，暗自说道：“本部堂为尔有冤，特来开棺检验，怎奈毫无伤痕。若果致命部位，实系难验。尔今夜再去本部堂那里托梦，明日指诉，以便本部堂作主。”于是便命人先行盖棺，加了封条，并派地方妥为看守。王李氏仍然收监。吩咐已毕，便命回辕。毕竟如何验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二回

### 淫妇狠心冤魂不散 奸夫毒手弱女何辜

话说施公开棺验毕，然后打道回辕。施公回到行辕，左思右想，实在忧闷，只得暂且丢开，有什么动静，等到夜间再作计较。这夜施公才睡了一会，便梦见自己到了枯树岭，四旁无人，只有尸身睡在棺内。可怪那尸身，见了施公到跟前，便由棺内爬起来，望着施公磕了一个头，嘴里说了许多话，只是不解。后来又站起来，满头仍是血汗，又用手指指头顶；忽然用手一招，从旁来了个小女孩子。只见那女孩子，望着施公也磕了个头，站起来用手指指腹上，又指心口。倏然间女孩子已经不见了，那尸身仍在棺内。施公醒来，重复详解，明日再作主意。

到次日，将那个著名老件作金标传来，望他说道：“本部堂昨夜梦城隍神示兆，说王开槐实是中伤致命。尔亦明知其情，有意蒙混。本部堂定将尔照知情不报、得贿卖法例，加一等从重治罪。”那金标正欲辩白，施公不由他分说，忙喝道：“毋许多言，速速前去！若三日验出，本部堂重重有赏。”金标不敢再说，且先行回去，与老婆商量商量，有何不可。一会的到了家中，他老婆便问道：“施大人传你去，究为何事？”金标听说，便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。只见他老婆说道：“你说死者周身无伤，你曾细细检验吗？”金标道：“那一处不曾验过！”他老婆道：“头顶上果曾验过吗？”这句话把金标提醒了，忙道：“只有头顶未曾验过。”也是冤魂未散，合该金标的老婆要在施公手上犯案——你道金标老婆，为何犯案呢？他本来姓花，名玉春，前夫是个读书未成家中又苦之人。后来他看上一个公门中人，与之通奸。花玉春就瞒了这个公门中人，将前夫害死跟了他。后来那公门中人不到一年死，他才嫁了金标为妻，此是前话。

且说金标听了老婆花玉春的话，次日便去施公那里悄悄告诉。施公便道：“你前日坚说不知，现在怎么可得知？”金标说：“乃小的妻子向小的问，头顶曾否验过？小的说不曾验到，他就说出这句话来。”施公听说此话，就疑惑起来：怎么一个妇人就有这等见识？便往下问道：“你妻子姓什么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妻子姓花名叫玉春。”施公听说：“花玉春”三字，忽又触起梦中那道诗来，暗想这里有什么岔事？因道：“你妻子见识很好，如明日果能验出伤来，本部堂有赏，尔且退去。”次日，施公又到枯树岭，先验封条，次命李卜仁及李氏同到棺前，跟同开棺。件作将棺盖开下，复验一周。据报：“仍无伤痕。”施公喝令将头发打开，细验头顶。说着，留神察看李氏形色。只见李氏登时变了颜色，两眼的睛都瞪瞪了。施公知道有异，旋据件作喝报：“验得头顶中间有四五寸长铁子一根，委系被钉死。”施公听报，又命将钉拔出。件作答应，遂将铁钉呈上公案。施公便命宿迁县同看，又命将李氏带上，把铁钉与李氏看过。即叫人将棺盖好，仍旧用土封墓。一面带同原被告、人证，及书差、件作，径回县署复讯。

施公升座大堂，问李氏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妇，今本部堂验出真伤，尔尚有何辩驳？”李氏尚未回答，只见李卜仁禀道：“小的生出这不孝之女，做出如此的大案，小的实不知情，求大人尽法惩治，好申我女婿之冤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既不知情，姑从宽发落，尔当听候判断。”又问李氏道：“尔是招与不招？”李氏见抵赖不过，只得招出，因道：“小妇人听信人言，下此毒手。只因母家前庄有个姓吴的，名叫吴良，是一个武举出身，家中颇有些钱文。前年三月初二日，小妇人在门口买菜，吴良从此经过，见小妇人稍有姿色，起了邪心。于是两情相合，就此成奸。”施公道：“那吴良难道没有家小吗？”李氏道：“妻子新死。”又问道：“他家尚有何人？”李氏道：“他有个祖母，今年已七十多岁，双目不明。还有前妻生的儿子，今年三岁，寄在他丈人家过活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与他有奸，后来便怎么害你亲夫与你女儿呢？”李氏道：“由此日往月来，至今年已整二年多了。小妇人凡到婆家去，皆系而头说谎，因此娘、婆两家皆不知道情节。这日小妇人刚从吴良家走未多远，先见丈夫走来。其时丈夫并未看见，小妇人终是胆怯，当晚也就回来夫家。过了几日，又去吴良家内，将这话告诉吴良，原欲与他拆散。那知吴良甜言蜜语，小妇人受骗，就答应了，也不料起这歹心。到八月初五，他听我婆婆到姑子家去了，约到了二更时分，他就一人到了夫家，手上拿了一把刀把门打开，见了丈夫就要杀他。小妇人见他那种杀象，就要喊叫。他又指着小妇人说道：‘你如喊叫，就是一刀。’小妇人被他吓得也不敢唤了。我丈夫也就被他吓昏了。他便将刀抛在地下，就把丈夫背绑起来。此时丈夫也醒了，使哀求他饶命。他那里肯依？小妇人也去求他，他也不睬。复又撕了块布，将丈夫嘴塞住，就从身上掏出一根钉来。又在地下拿了刀，用手提刀，将钉在丈夫头顶上钉下，登时丈夫就死了。此时小妇人已吓软了，话也说不出，只眼睁睁地望了他动手。我那秀珍女儿，从床上忽然爬起来，哭个不了。吴良一见说道：‘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留了这小孩子，终久是祸，不如一起斩草除根。’说着，又将秀珍抱起来，在桌子抽屉内，寻出根针来，在秀珍肚脐戳进去。天尚未明，女儿就也死了。他见二人皆死，复向小妇人说道：‘你不能说出来，你若是露了风声，你的性命立刻难保。你就说他父女两个暴病死的。即使有人告你，虽把包老爷请来，都验不出伤来。’彼时小妇人也是无法，只得依允他了。”说罢，大骂。施公听罢，叫人录了口供，仍旧收监，候提吴良到案，再行断结。

一面飞差签提吴良。当日就将吴良提到。施公遂坐晚堂，先问了一遍。吴良仍思抵赖。后命带到李氏对质。吴良也一一招认道：“王开槐实系由小的一人用钉钉死，其小女儿秀珍，亦是小的用针戳死是实，情甘抵罪。”施公道：“用钉钉头这个法儿，你实在想得好毒！”吴良道：“此法并非小的想到。十年前小的方十岁多，在外婆家房内住着。那房里墙上有个洞，那夜见隔壁邻居家有个妇人，用钉钉他男子。十年来总未破案，因此才想出这个计策来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这外婆家姓什？住在何处？”吴良道：“小人外婆姓杨，住在桃花坞，名叫杨秀。”施公又道：“你记得钉那男人的那家姓什么？”吴良道：“小人记不清了。”施公也不往下问，但命将吴良口供录下，分别收监，听候拟罪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三回 奸里奸以奸从奸 案中案因案破案

话说施公审明王李氏听奸夫吴良谋死亲夫，虽未帮凶，实系因奸致害。仍与谋害亲夫事同一律，照谋害亲夫例拟以处死。吴良奸淫有夫之妇，复又谋死亲夫，又戳死幼女，实系罪大恶极，本拟斩监候，着照例加一等，拟以斩立决，王李氏之父李卜仁，虽不知情，究属教训不严，拟杖二十。王陆氏守节抚孤，老年丧子，实属可怜，着于亲房中择其应嗣者立继。着宿迁县捐廉助银一百两，给以王陆氏身后之用，以示体恤，而悯孤贫。宿迁知县胡礼听断不明，办事草率，于此等重大之案，不能悉心讯察，实属心地糊涂。本应参处，姑念尚未贿赂，着记大过一次，罚俸半年，以示惩戒。此案断结，随即签差去提件作金标，并该妇花玉春，即时到堂，听候严讯。宿迁县见了这个公案，茫无头绪，不知金标犯了何罪；又提花玉春实为何因，而又不据问，只得伤差去讫。

施公退堂一会子，金标与花玉春都行提到。施公随即升堂，命先带金标提讯。金标跪在下面，望上禀道：“小的蒙大人恩提，不知身犯何罪？求大人谕示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本无罪，办事勤劳，本应重赏。但有一事不得不问尔明白。尔妻花玉春系个原配，抑系奸占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是续娶。”施公道：“还是处女，还是再醮呢？”金标道：“是再醮。”施公道：“花玉春前夫，你可知道作何生理吗？”金标道：“花玉春前夫，小的是知道的，姓卜名唤卜干，是本县里粮差。只因卜干七年前死了，花玉春因无养育，凭媒说合，再醮小的为妻，于今已有七年了。”又问：“花玉春今年多大岁数？”金标道：“现年三十九岁，三十二岁上来娶她为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四十六岁。”施公道：“尔知花玉春嫁卜干时节是处女，是再醮？”金标道：“这个小的记不清楚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花玉春如何知道验王开槐的头顶的？”金标道：“那日小的心下愁烦，因此对小的妻子说出。后来小的妻子就问我头上曾验看，小的被他提醒了，就此来禀大人。”施公道：“他怎么就知道头顶上有伤呢？”金标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施公道：“他现在娘家还有人吗？”金标道：“他只有个内侄，今年方交六岁，有个寡妇弟媳在家守节抚孤，小的还不时帮助他些银两。”施公道：“他兄弟在日，作什么生业呢？”金标道：“也是小的这行业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且下去，听候本部堂赏他银两。”金标磕头退下。

施公又命带花玉春。花玉春跪倒，慌忙伏在地下。施公道：“你就叫花玉春吗？”下面答应：“正是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昨夜忽得一梦，见有个书生，在本部堂面前告你：说是你同什么姓卜的，把他谋害毒死的。本部堂正要问他姓什名谁，忽然来了个粮差的打扮，与那书生对驳诘。那粮差说是他不知情，全是你一人主意。本部堂不能不将

尔略问一问，好让本部堂解此疑惑。”只见花玉春听了此言就呆了，跪在下面回道：“小妇人自嫁前夫卜干，不到两年就死了，再嫁金标，于今已有七年。向来安分，不敢为非，恩求明察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初嫁时是几岁呢？”玉春道：“初嫁是二十五岁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这话有些不明白。据你说今年三十九岁，再嫁金标，已有七年，定实是三十二岁嫁金标的了。你又说嫁与卜干不到二年就死了，则是嫁卜干的时候，已有三十岁了，你怎么又说初嫁是二十五岁呢？”这话把花玉春问得目瞪口呆，一时难以回答。施公大怒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女！你可记得住桃花坞杨秀家隔壁，那日三更时分，用钉将尔亲夫钉死的事吗？快将谋死亲夫实话招出，免得动刑。”花玉春禀道：“小妇人只知亲夫卜干，委实因病身死的，别的不知。”施公道：“左右来将他夹起。”立刻拖倒在地，用夹棍夹起来。金标站在阶下，只吓得乱抖。

花玉春被夹不过，只得喊道：“愿招。”施公命松刑。花玉春跪在地下叫道：“小妇人自初时与卜干住在一街。二十岁就与卜干有染，其时即以终身相拖。后来小妇人父亲，因做了件作行当，公门中饭吃怕了，一心一意将小妇人嫁个读书之人。还有个姓宋的，名叫宋忠，是本县的人，却不曾进学。又因他单身人，于是就央媒说合，将小妇人嫁他。那时小妇人年才二十五岁。自嫁宋忠两年后，便与卜干决不来往。这日宋忠去考，小妇人在门口买东西，忽见卜干走此经过，于是又惹起孽缘。后来忽被宋忠撞见，当时宋忠碍着体面，不曾声张，决意搬下乡云——就在桃花坞杨秀家隔壁租了三间屋子，两间教书，一间做房。因此小妇人自知惭愧，极思改过。不料神差鬼使，这日卜干下乡催粮，又走门口经过。千巧万巧，丈夫刚进城去，故此又与卜干做了无耻之事。后因丈夫教这蒙童，竟弄得衣不周身，食不充口；彼时卜干时常托人带些银钱与小妇人，因此小妇人就生出这个毒计，把宋忠钉死，声称暴病而死，其时小妇人的父亲已死，无人责问，小妇人便跟了卜干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怎么想得到用钉钉死的呢？”花玉春道：“只因小妇人从小时，曾听见过我父亲说过一回，却记不得什么案子了。后来竟未验出，直至二三十年，还是凶手自己说出来才破案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自嫁了卜干，怎么嫁金标？卜干又怎么死的呢？”花玉春道：“小妇人既嫁卜干，以为遂我初愿。那知卜干得疯疾病，不到二年，他又死了。小妇人自叹命苦，且又无得养育。适值金标常走门口，竟被他勾引上了，后来才跟他的。”施公命人录了口供，又问金标道：“尔娶花玉春，是否先奸后娶？”金标道：“实因卜士死后，然后娶的。”施公提笔判道：“花玉春因奸谋死亲夫宋忠，照例拟以凌迟处死。卜干虽无帮凶情事，然不应奸占有夫之妇，亦应问罪；姑念已死，着无庸拟。金标奸娶犯妇，虽不知情，究有应得之罪，着从宽杖二十释放。”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四回 吉日良辰小西入赘 佳肴美酒计全闹房

且说关小西自聘郝素玉之后，便与计全、李昆同住客店，只等吉期一到就去招亲。张桂兰却在菊花庄帮同素玉料理各事。李昆、计全亦时往他家帮助郝其鸾料理料理。光阴迅速，这日已是十一月十三日，计全、李昆、郝其鸾三人，早将新收拾焕然一新。郝家又接许多亲友来吃喜酒，前后的房，都挂了红灯。到了十四晚上，便备了好几桌酒席，一来为的是暖房，二来又算请媒。另有一桌专为关小西而设，因他这日尚不便前来，关小西便收了酒席，晚间便将店主人约来同饮，倒也不甚寂寞。郝家这日晚上，前后的灯点得如同白昼。新房内高烧的一对红烛。桌上摆些许多珍奇宝玩，房内前后陈设一切，簇簇生新。中间列着一桌盛席，计全首座，李昆对座，郝其鸾的姑夫王明亮坐在上横头，主人坐了主席。四人欢呼畅饮，说不尽绮丽风光。里面这便是张桂兰首座，其客便是郝其鸾的姑妈、姨娘、舅母、表姊、表妹、妻嫂等人，皆按次坐下，他妻子相陪。也是欢呼畅饮，直饮至三更，方才散席。计全、李昆仍回客店。次日一早，便有鼓手到客店，伺候关小西换了衣服，坐了轿子。计全、李昆先行，鼓手引着小西，往菊花庄而来。

不刻及至，郝其鸾早迎出来。关小西即便下轿，到了厅上，先行过礼，然后坐下。计全、李昆相陪。三道茶罢，又与诸亲六戚，挨次见礼。诸事已毕，大家又谈笑了一会。光阴迅速，日落西山。傧相出来，迎请了新贵人与新娘，一同参拜天地，只见得鼓手齐鸣，笙哥聒耳。小西穿了新衣，由计全、李昆送入后堂；但见张桂兰、郝其鸾盟嫂并喜娘，拥出新娘。傧相又请关小西将新娘盖头揭去。大家一看，但见郝素玉打扮如同仙子一般：头戴凤冠，身穿蟒服，低垂二目，若有不胜羞涩之状，迥非阵上进战交锋那种雄赳赳的光景。于是关小西、郝素玉并立红毡之上，傧相赞礼，二人拜过了天地。傧相又请新人进房合卺，安床撤帐。吃过交杯酒，由喜娘通报出来；外面傧相，复请新人登堂见客。于是双双走出房门，郝素玉由喜娘搀扶，两人分上下并立。傧相先请媒人二位见礼，计全、李昆赶着上去，傧相请新人，须下全礼。计全、李昆赶急叫住道：“不可。”郝其鸾道：“谢媒须得全礼。”计全、李昆同道：“真正媒人，还要算那八仙软索锤呢！”这句话，把关小西、郝素玉二人说得脸上通红，大家也是哈哈大笑。傧相又请郝府亲戚见礼。于是姑丈人、姑丈母、姨丈人、姨丈母、舅丈人、舅丈母，以及表舅子、表舅嫂，还有未曾娶出门的表小舅子、表小姨子，接着郝其鸾夫妇的顶门真舅爷、舅嫂一一参见已毕。桂兰与郝其鸾李翠凤，两位全福的太太收了拜。新娘子进房，小西仍在外陪客。一会子摆上喜筵，前后男女共四桌。真个是觥筹交错，水陆杂陈，说不尽

喜气盈门，欢呼满室。直至二鼓已尽，方才散席。

计全、李昆早留下，以便闹房。只候相来请全福老爷送房，好让新贵人洞房花烛。计全、李昆一人执了一枝红烛，将关小西送入洞房内。随即招呼人，摆了桌子座位，叫厨房内把六碗八碟，一坛酒送了进来。一会子厨房里送进来，摆在桌上。计全便走到郝素玉跟前，先作了个揖。说道：“今日告罪在先，减去授受不亲之礼，即请贤弟媳一齐畅叙一番，以便说笑说笑。过此以往，见着面，你只叫我们渗濼大伯，我们只有老实地叫你声弟媳。快赏个脸吧！”郝素玉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旁边喜娘说道：“姑娘理应相陪，只是初见面儿怪臊的，请老爷包涵着。还是姑老爷代姑娘陪着老爷们饮一会吧！”计全只是不依。李昆道：“既是喜娘这么说，就依着他吧！譬如关贤弟本分一杯，却叫他吃双，陪那一杯，是给代弟媳的。”计全道：“如此也还使得。”说着，就拉关小西及诸人坐下。计全就叫人折了一枝花，拿出一面鼓来，效当日唐明皇击鼓催花的故事：将花由各人传递，只要花传到那人手里，外里鼓声停住，便是那人吃酒。大家皆道甚好。于是就传起鼓来，由计全递花，各人递传了一遍。可巧关小西来接着花。外面鼓声停了。计全就斟上两杯酒来，给小西喝。小西也无推辞，只得喝了。计全又叫起鼓，这回却是计全喝。由是传了六七遍。关小西倒喝了大半。李昆等又筛了六杯，小西要端起来喝。只见喜娘走了过来说道：“诸位老爷赏个脸，姑爷这六杯酒，给小娘代吃了吧。”说着就去端杯。计全道：“这个酒不准你吃。你要润嗓子，另给你吃吧。”喜娘道：“且吃了这六杯，然后再请诸位老爷赏罢！”李昆说道：“也好，你既要吃，且先把这六杯吃了；在席共计六人，你再代每人共吃六杯，共计三十六杯。你吃完了，咱们大家就散，好给你服侍姑爷、姑娘安寝。”喜娘道：“诸位老爷们赏酒，小娘怎敢不吃？但吃了三十六杯，小娘可不是要醉了吗？平时尚无妨碍，今日是服侍姑爷、姑娘的时候，只是不敢吃。还要请诸位老爷们赏个情、明日再讨老爷们赏吧。”李昆道：“既是你这样说法，吃醉了不好服侍姑爷、姑娘。你代他每人再吃一杯，好好地给姑娘、姑爷服侍安寝。叫他们明天早，多赏你些白白蜜、胡桃粉，做早点心，把你这两边嘴吃甜了，再给咱们陪酒。”说得大家笑不住。喜娘又吃了六杯，大家才散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五回 郝素玉嫁夫从夫 郎如豹知法犯法

次日天明，关小西、郝素玉都一早起来，昨夜恩爱，自不必说。关小西梳洗已毕，就到外面陪计全、李昆等人。郝素玉仍在房内妆饰一会子，妆饰已毕，便去兄嫂前请安。又去张桂兰及诸女眷处，一一问好已毕。大家也回看了一回。一连热闹了一月；其中三朝满月，不必絮谈，早是完姻一月，关小西又要带了郝素玉动身。郝其鸾因小西是个有公事的人，计全、李昆也是不能耽搁，只得备了两桌饯行筵，与妹夫、妹子及计全、李昆饯别。酒席筵前郝其鸾又嘱托李昆、计全，在施公面前善为说辞：本来要去效力，怎奈家务难丢，不能如愿。计全亦唯唯笑应，也道谢：“打扰。”郝其鸾谦逊一番，酒席散后，又命庄丁备两乘骡轿、两辆大车、四匹骏马，又进去与他妹子说了许多话。已是十一月二十，大家收拾动身。郝素玉的东西，已经料理好的，七手八脚装上大车，于是各人拜别。郝素玉含些眼泪，与兄嫂说了一声，郝其鸾还送了一程，然后回庄不表。

且说关小西等人，走了一日，已到睢宁。当时进城，找着行辕，计全先去通报。黄天霸等见他们回来了，也就同着计全到施公前禀知，施公听着大喜道：“本部堂正拟后日起程，却好你们来了，好一阵走了。”正自说着，只见关小西、李五同走进来，先给施公请安谢恩。张桂兰、郝素玉进了房，换了衣服，也准备给施公请安。收拾已毕，张桂兰便出去与天霸说了，一同至施公前。关小西、郝素玉两人磕下头。素玉复又给施公谢罪。施公也让了一回，然后叫站在一处。施公见他们两人，生的皆是美色不相上下，且皆绝妙武艺。不禁大喜。郝素玉便又说道：“贱妾胞兄，给大人请安告罪。本拟遵命前来效力，藉赎前罪。怎奈家务烦冗，急切不能分身，有负提拔，实在抱罪，还求宽恕！”施公道：“这也不便勉强。”说罢，就命退出。张桂兰、郝素玉退了出去。施公又叫人将计全、李昆请进来。将所办的案件，告诉了一遍。计全、李昆、关小西皆道：“这是大人的明察。”施公又道：“后天一早起程。”黄天霸等退出。过了一日，施公命驾起程，各官恭送。

这一日已抵沭阳，施公换坐大轿，刚要进城，只见一丛人扶老携女，手中执些神香，哀哀喊道：“求青天大人伸冤呀！小民等望了有两个月啦！”只听得一片人声喊个不停。施公便命住轿，当即招呼，将喊冤人带上。那些百姓一个个环跪轿前。施公先把那年老的问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有何冤枉？为着什么积聚这许多人，前来控告？快快从实讲来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小民等各人都有冤枉，并非积聚，皆是不约而同。小民姓于，名唤存仁，家住李海坞。只因为本处有个郎如豹，是个监生，专交结衙门公差，因



此强霸一方，无恶不作，周围一方，受累不浅。就如小民，祖遗田产一分，此田却是极好，无论水旱，皆有粮谷。郎如豹爱小的田好，先叫人来向小的说，叫小民卖把他。小民不肯，他后来做了一张假契，去县里报了案，硬说这分田是他的。小民也曾到县里喊冤，经不起书差架词蒙混。把个县大老爷，弄得糊里糊涂，直截就断把他了。到现在原契尚在小民身上呢！大人如不相信，有原契可凭。”施公点头，施公又问那个老婆子道：“你又是什么冤枉？”只见那老婆子道：“民妇的冤枉更比他深了。民妇姓周，娘家胡姓。丈大早已去世，儿子也早死了，只有个媳妇郑氏，孙女巧儿。这巧儿今年十六岁，生得有些姿色。郎如豹一见，便叫人来与民妇说，他给三十吊钱，叫卖与他做小。民妇同媳妇不肯，为的是过两年招个孙女婿回来，好给民妇与媳妇养老送终。那知郎如豹见民妇不肯卖与他，他便将孙女抢去了。民妇与媳妇见他用霸道抢去孙女，那时就跟了他去，准备同他拼命。他又喝令多人，便将民妇与媳妇用乱棒打回。民妇与媳妇没法，只得去县里喊冤。那知县太爷不但不准，反说民妇诬告他。因此来求青天伸冤的！”施公也点点头。又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，也跪在地下。施公道：“你这小孩子，又有什么冤枉呢？要来告谁？”那小孩子道：“小民姓赵，名唤六十子。父亲叫赵三，母亲钱氏。因上月郎如豹说我父亲欠他债，要叫父亲把住房抵他。我父亲实不欠他，因此不肯。他就把父亲送到县里收起来。押交住房抵债。现在父亲仍收在县里，母亲又病在家里，故此小民才来喊冤。”施公问了好几处，不是谋夺田产，就是奸占妇女。施公便命各人补词，明日到行辕来呈递。各人答应一声，纷纷退去。

施公进城，就在行辕住下。随来各官及张桂兰、郝素玉等，俱安住已毕。沭阳县知县钱星通，呈上了手本请安禀见。施公便命传见。钱星通见了施公，行礼已毕，坐在下首。施公问道：“贵县莅任几时了？”钱星通道：“卑职是去年十月到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闻得贵县政声颇好。”钱星通道：“卑职愚鲁不才，倘有不是，还求大人宽宥！”施公道：“贵县暂回署候传便了。”欲知施公如何准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六回

### 郎如豹闻风行刺 张桂兰捉贼立功

且说郎如豹在李海坞强霸一方。独有县署内这一班书差衙役，与他最为莫逆。当日那些被害受累之家，纷纷的在施公处控告，早有县差刁仁连夜就奔出城，前去送信。到了李海坞，郎如豹迎接进去。刁仁坐下便道：“郎大哥，你今被人告发了。这回可不是在本县里告，却是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的。而且这施大人很古怪，莫说是钱不要的，就是金珠宝贝，他也毫不笑纳。沿途办了无数大案，没有一个不怕的。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盗，也被他办了多少。今日老哥那些案，告在他手里，只怕有些不妥。”郎如豹听了这番，也觉心惊胆战。因道：“老弟，据你看，有什么打点呢？”刁仁道：“施大人面前，有个差官，从前小弟与他拜过把子的。听说施大人无论什么公事，总要差他。为今之计，只好用点银子，叫他稍迟两日下乡，让老兄一面打点主意。再不然，能将施大人暗中害死，虽有天大的事，也就没要紧了。”这一句把个郎如豹提醒过来，因道：“老弟且拿一二百两银子，去那里按捺公事。我就一面打点主意。不瞒老弟说，我有个极好朋友，武艺精通，飞檐走壁，江湖上称得个好汉。只须请他前去，将施不全暗地刺死，那时就没事了。”郎如豹便拿出二百银子来，交给刁仁去讫。

郎如豹就将他的那个好友请出来。你道这个人是谁？原来是个光蛋出身，自幼学习些枪棒，武艺颇精，本是山东登州府人，姓蒋名熊。外人因他生得胖大，就给他个绰号，叫他做“赛门神”。后来在原籍误伤人命逃走下来。郎如豹这日行路，遇着一伙强盗，打枪他银钱；刚碰着蒋熊，走此经过，一时将那些强盗打败，因此郎如豹把他留在家中保家，闲话休提。且说蒋熊见郎如豹前去请他，他便出来，彼此坐定。郎如豹便将刁仁所说的这番话，原原本本，告诉一遍。蒋熊道：“小弟素闻施不全之名，甚是扎手。今既如此，必得早为打点才好。”郎如豹道：“小弟有一心腹话，只是不便开口。如蒙兄台见允，小弟才敢奉闻。”蒋熊道：“老哥有话快讲，如有用小弟之处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聊以报效平生养育之德。”郎如豹道：“只因施不全如此如彼，因思兄台武艺精强，必有什么妙计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蒋熊站起来道：“老兄莫非是要小弟去行劫刺吗？”郎如豹道：“小弟虽有此意，还请老哥三思而行，不必冒险。”蒋熊道：“咱为人半生只为个性直。老哥既有此意，小弟虽万死不辞，就此请去一走。”郎如豹道：“何必如此急急，且待稍备酒肴，以壮行色。”蒋熊道：“事不可迟，迟则生变。”郎如豹只得说道：“有劳大驾，仗兄之力，定然马列成功。今日之事，小弟生死不忘。受小弟一拜。”说着拜了下去。蒋熊随着扶起道：“就此告辞了。”到了自己房内，换了衣服，藏了利刃，一直出门往沭阳而去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施公在行辕内，已见人送进十九张状词。施公当将状词检阅一遍，然后派黄、李、关、何四人前去李海坞，妥速将郎如豹锁拿来辕，以便严讯。黄天霸四人当即换了衣服，带了兵刃，直往李海坞而去。且说张桂兰与郝素玉说道：“妹妹，你今同我二人，皆受了夫主之嘱，必将大人保护得平安无事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姐姐此话，甚是有理。但据小妹愚见，须要在大人房外，东西各安一人。说不得一夜辛苦是要吃的。万一有什么动静，只须你我打个暗号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只须拍掌便了。”二人便换了夜行衣服，通体漆黑，各执朴刀、袖箭、铜锤，按东西两处，黑暗中藏躲稳当。直至三更过后，猛一抬头，只见围墙上一道黑影一闪。张桂兰知道有变，且不惊动，单看怎样下来，又听见一块石头，往下一抛，噗的一声响，张桂兰便觉有异，还不声张。少停，见东墙上落下一人，蹑足潜踪，倒垂而下。张桂兰看得真切。只见那人跳在下面，四面瞧了瞧，是要顺那路径的样子。张桂兰在外蹲藏好了，细看那人，如何动手。又见那人复由下面蹿上屋顶，要往施公书房而去。此时张桂兰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跳出，向外一看，见屋上那人正往前走。张桂兰急急地拿出袖箭，对准那人手一扬，一枝箭早放出去。只见那人往下一蹲。张桂兰恐怕箭未打中，复一箭直往那人左腿打去。但听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张桂兰忙击一掌，郝素玉已早听见，一个箭步飞了过来。两人齐上前去，将那个人按住，将他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。又将那人扛了起来，带回自己房内看守，以便报功。欲知这刺客是何人所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七回

施贤臣严讯寨门神  
黄天霸巧捉郎如豹

却说捉住刺客，到了天明，施公起来。张桂兰、郝素玉当即禀知施公道：“贱妾张桂兰偕同郝素玉，于昨夜三更时分，见有一刺客，由东围墙而进。贱妾出其不意，用袖箭打中该贼右腿，复发一箭，打中该贼左腿，由此从屋面跌下。当下贱妾招呼郝素玉，一同捆绑起来，带回空房，看守一夜，请示定夺。”施公闻言大喜道：“若非黄夫人与关夫人捉住刺客，本部堂性命几不可保。”张桂兰、郝素玉齐道：“大人那里话来？贱妾等重感大恩，无以为报。”施公道：“俟到淮安之后，再行论功。二位夫人且先回房歇息。”

施公升常，喝道：“带刺客审问！”手下人即刻将蒋熊随换了手铐脚镣，然后解去捆绑，推倒跪在下面。施公喝道：“尔姓什名谁？何人指使，胆敢前来行刺？快快从实招来！”蒋熊暗道：“咱是好汉，明人不作暗事。”便说道：“只因你收了告郎如豹的那些状词，当有县差刁仁去郎如豹那里报信，叫他早为打点。郎如豹就重托刁仁，代他设法。后来刁仁说：‘这里有个人，是与他结盟的兄弟，所有提差案件，均是他办理。只要与他说明，先送他些银子，请他将公事延搁两日，稍缓下乡，便有法想。你就一面打点主意，或逃走也好，倘能叫他终久不去捉拿，那就更妙。’郎如豹听了这话，当时送他二百两银子，叫他先去捺施公事。刁仁去后，如豹就来叫咱前来行刺。咱听这话，因他素日待咱甚好，咱住在他那里已有三年，终日款待，父母亦不过如此。咱所以欲报答他，一闻此言，就答应他前来。活该咱命运不好，被你的人用暗器打伤，不然你的这个头，也莫想在脖子上了。这就是咱来行刺的情形，也不知道什么虚不虚。”施公听了他这番言语，果系实情，便又问道：“你刺的是直认不讳。若他平日作的事，咱可不知道。”施公又道：“郎如豹现在还在家吗？”蒋熊道：“他要逃走，倒不叫咱来行刺咧！今咱被捉，倒不算什么事。县里那些差役，也要捉几个来问问罪；郎如豹平时所作之事，皆是他们那狗头作出来的。若非刁仁去送信，与他说出那些话来，郎如豹也决不会叫咱做刺客。”施公听了，命人录了口供，不必发县收监，仍行锁在行辕穿房，着人看守。

施公又命人传沭阳县谕话。手下人答应。一会子沭阳县钱星通进来。施公道：“贵县署中有个差役刁仁，本部堂闻得他很有干办。今因郎如豹作恶多端，又因李海坞路径不熟，欲差刁仁带领本部差官，前去捉拿郎如豹。”沭阳知县唯唯退出，当即回署，立将刁仁传到，并将施公所说之话，转谕了一遍。刁仁听说，只吓得目瞪口呆，暗道：“难道我那事件，施不全已知道？就便施不全晓得，也没有杀头之罪，说不得前去一趟。”主意已定，当即奉谕去往行辕。一会子到了辕门，便请值日的进去通知。施公遂命手下人，将刁仁先传进来，上了刑具，严加看守，听候质对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四人，星夜赶到李海坞。先在客店访了一访，知道郎如豹只倚着县里这班差役。心中暗想：“难保无人到此通风。我何不装作县差役模样，就说是头儿叫我来此送信，看他如何？”心中想罢，便将此事同计全等商议妥当，即改扮了县差，直望郎如豹家而来。计全等亦陆续而来。黄天霸到了郎家门口便问道：“你家太爷可在家吗？咱是衙门里来的，烦你回去通报一声。我叫黄老三。”庄丁听说，赶些进去通报。郎如豹听说是县差，即叫：“请他进来。”庄丁走出。望着天霸说道：“大爷请你进去呢！”天霸答应，跟着庄丁走了进去，瞥见厅上立着一人，兔耳鹰腮，打量必是他了。即忙走到厅上说：“咱们头儿昨日从这里去后……”底下一句，尚未说出，郎如豹忙着问道：“那事曾办妥了不曾？”黄天霸听说，暗道：“上了路咧！”即跟着说下去：“办是办了，但是还差点儿。”郎如豹道：“难道那个整数还不敷用吗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叫我前来，请你老进城一趟。还有许多话，非同你面谈不可。但事不可迟，迟内则生变，你老自主吧！”

郎如豹想道：“同我商量？莫若就同他去一趟，好在蒋熊今日才去，断没有那样快法。如果刁仁代咱弥缝得一点事没有，咱也可将蒋熊寻回，省得那样做法。”主意已定，因道：“黄老三，既是你头儿招呼咱去城里，又累你这跑一趟，我就与你同走吧！”说着就叫庄丁备了两匹骡子，给黄天霸一匹，他自骑一匹，二人出了庄，款款而去。计全等早已看见，便在后面跟了下来。走未多远，黄天霸打了个暗号，只见计全等一拥而上，将郎如豹从骡子上捉下。黄天霸也跳下骡子，把他捆绑起来，带回城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八回 真土豪伏法受诛 假知县虐民酷吏

却说黄天霸将郎如豹骗到庄外，就骡子上捉将下来，当时捆绑停当，就把他缚在骡子上，连夜押解进城。到了沐阳，天才大亮，当下来到行辕，将郎如豹交人看守。黄天霸等施公起来，便进去将谎诬骗郎如豹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大喜。施公也将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夜间捉住刺客的话，告知天霸、小西等人，又嘉奖了几句。天霸等退出，施公便命速传沐阳知县；即刻来辕讯案；又命将原告人等传齐，听候发落。一会子，沐阳县到辕讯室，他命将原告人等传齐，听候发落。一会子，全部到齐，知县参见毕。施公升了座，知县坐在横头。郎如豹已经换上刑具，跪在下面。

施公问道：“郎如豹，尔平日所作所为，皆是大逆不赦之罪。尔可从实招来，免得本部堂动刑审问。”郎如豹道：“小人素来安分，不知所犯何罪。”施公道：“将原告带上。”即刻，那些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环跪阶下，齐声喊道：“青天大人伸冤呀！我们这些小民，全被郎如豹害得家败人亡了。他仗着知县太爷、书差等通同一气，狼狈为奸。”有的道：“我的田，被他假做契，自去县里投税，硬占去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我的孙女儿，被他抢去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我的房子，被他谋占了。”喊得一片哭声不住。施公先望沐阳县道：“只是贵县与郎如豹是何交情，帮着他殃民害百姓？”沐阳县躬身说道：“卑队办事不明，或者有之；若说狼狈为奸，断断不敢！”施公又道：“郎如豹，你说平时素来安分，因何他们都来告你恶迹呢？快讲！”郎如豹道：“小人在李海坞惯打抱不平，并无奸占谋夺的事情。这所告的皆是素日刁顽之辈，全无实据。”施公尚未开口，又听那些人齐声喊道：“青天大人明见，小人等皆是安分良民，不敢为非作歹，大人万万不可听郎如豹的话！”施公喝令：“不许嘈杂！本部堂自有主见。”又问郎如豹道：“尔说这些告你的，全是刁顽之辈，他们却都不姓刁。到有个姓刁的，与你最为相契。”说着，喝令带刁仁。

少刻刁仁带到。施公问道：“刁仁，你的好朋友在此，你有什么心腹，可以在本部堂这里同他讲说讲说。”刁仁见说，只是低头不语。施公又道：“刁仁，你看下面跪的可是你的好友不是？”刁仁回头一望，见是郎如豹，只吓得汗流浹背，望上磕头，说道：“小的知罪，求大人开恩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所做之事，尔但从实招来，本部堂或可从宽发落；倘有半字虚谎，定即从重治罪！”刁仁没法，只得将从前以往之事，一一供出；但不敢说出指使郎如豹行刺的话。施公冷笑一声，又喝令带蒋熊，少刻蒋熊带到。施公便叫蒋熊与郎如豹对质。蒋熊便望郎如豹道：“在咱看，你招了罢！咱与你生来是好友，将来死了，还同你在一处。你还有什么办不来的事，还可以叫咱给你去做。咱今日虽为你而

死，咱却不怨你。咱只恨那个县差刁仁，他叫你这个主意，前来行刺，以致咱与你都死在眼下。郎大哥，你快些从实招罢，免受刑具之苦。而且人都是要死的，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，算什么呢？你平时做的事，咱也曾劝过你两回，你都仗着县太爷与那一班王八羔子的势，直不相信。今日被人告了，也算抵充得过来咧。”郎如豹抵赖不过，只得一一招出；又将刁仁如何指使的话，也招了出来。刁仁也无可抵赖。施公又命他三人画了供，当即批了；就地正法！立刻绑赴市曹示众。又命知县先将赵三放出，所有郎如豹占夺民间的田产，一概断还原主执业。又命知县，妥速往李海坞查抄郎如豹家产，并将周胡氏孙女巧儿交出；着于郎如豹家产中，拨了纹银一百两，交周胡氏带回，好为巧儿将来出嫁之奁资。知县唯唯退出。赶急前去办毕。百姓欢声载道。施公又将休阳知县，拟了罪名，说他：纵容差役，交结土豪，不恤民情，私收贿赂。着即行革职，发往军台效力；递遗员缺，再行拣员选补。诸事已毕，隔了一日，大家动身，县城印委各官，恭送如仪，不必细说。

这日刚到了赣榆县界，只见一伙人，跪在轿前，手捧呈词，口称：“冤枉！”施公随即命人，将呈词接上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个公禀。只见上面写着：

具禀绅士、民人、书吏为赃官不法，酷吏虐民，环求伸雪事。窃因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自上年七月间到任，不恤民情，诛求无厌；广结强徒，奸淫妇女。境内盗案迭出，大半皆是本县亲随家丁所做。民间何罪？书吏何辜？若再容留，不堪民命。为此，绅士等情急，上求青天大人，迅赐拿问，以重国典，而安民命，实为公便，上禀。再，谢养儒，凶恶异常，似宜不动声色，密拿到案，庶不漏网，合并声明。

施公看罢，招呼众人先回，道：“本部堂当为尔等除害。”众人俱各退去。施公等趲赶前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九回 施贤臣闲话论赃官 黄天霸卖拳逢恶仆

却说施公当晚寻了客店歇下，自有店小二招呼不表。施公当与计全等商议道：“刚才那一起控赣榆知县谢养儒的人不少，竟有此事。本院想那谢养儒，是个两榜出身，而且都选出来的。我想此事，恐怕另有别情。本爵的意思，欲去暗访暗访。就于明日，假传本爵感冒风寒，不能前进，我却暗暗地轻车简从。计贤弟与黄贤弟，打扮江湖卖艺的模样，同本爵前去。在客店内住下，访了三两日，等得了实在情形，再行拿办。”大家齐道：“大人明鉴。”计全道：“卑职与天霸，自然跟大人同行，但是沿途保护，还嫌其少。卑职之意，可再令李昆、关太等，陆续前进，俾有备无患。”施公遂命：“关太、李昆，为第二起；金大力、何路通、李七侯，为第三起；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张桂兰、郝素玉为第四起。进城以后，可在城隍庙探听住所。”吩咐已毕，一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里面传出话来：“大人今日身体不爽，再缓动身。”施公便与黄天霸、计全、施安、施孝，悄悄地出了店门。离镇不远，施公雇了一匹骡子，在后慢走。黄天霸、计全扮作卖拳的在前。行程不过一日，已抵赣榆县。施公开发了骡钱，五个人进城，寻了客寓，分开住下。当晚施公便与店主人谈道：“在下是从京都走此经过，闻得贵处是个热闹地方，在下意欲在此摆个命馆，相烦代在下租赁一间房屋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还未请教贵客尊姓大名。”施公道：“在下姓方，名也人，外号一豆山人。店东尊姓呢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小子姓吴，名唤天祐。”于是吴天祐便向施公开谈起来，说道：“先生你老不是本地人，不知道敝地风俗。从来敝地向来风俗淳厚，只因得去年来了一位新任县太爷，叫个谢养儒，一到此间，就把我们本地闹到个不成话说。奸淫妇女，苛征钱粮，终日派出亲随专在那热闹地方勒收规费，无论何项生意，他总要捐收银钱。还有一件，只要看见人家稍有姿色的妇女，便叫他亲随人暗地访明住址，于夜间劫去，任其所为。书差中家眷如有好的，亦是如此。而巨盗案迭出，无处拿法；即访出，皆系本衙门所做的。因此人人侧目，个个含冤。先生你说要开命馆，不是在下劝先生不必，即是每日赚钱，也是替狗打食，这是何必呢？”

施公道：“地方上有这样的官，难道绅士不告吗？”吴天祐道：“怎么不去控告？我们此地属海州所管，也曾公禀海州。争奈州大老爷懦弱无能，虽传谕下来，令其改过，县太爷终是不睬。现在听说有位总漕施大人，早晚要到了。他老人家最是精明有胆量的，大约本县乡绅民人，以及书差人等，候他老人家到了还要去告，求他老人家申冤呢！”施公听说，暗恨道：“谢养儒你如此作为。枉将两榜与你了。”因道：“承你指教，咱就不去租房开命馆。但你们贵地有什么最热闹的地方，可以玩耍玩耍呢？”吴天祐道：



“离此不远，有一座都天庙，里面最为热闹。”施公听罢一切，当说了一句：“明天再会吧！”就此进房安歇。黄天霸、计全二人，也听得清清楚楚，就到房内说道：“卑职的愚见：明天大人可无须出店。等卑职二人去都天庙内卖拳，单看如何情形，回来禀复。”施公道：“此话也好。”

到了次日，黄天霸、计全二人便带了枪棒，出了店门，望都天庙而去。一会的工夫，二人捡了一处宽阔地方，打了场子。黄天霸走在当中，将手一拱，四面打了个揖，口里说道：“在下姓王，名唤英标；这位朋友姓李名唤天龙，都是北直隶人氏。因往南边寻个朋友，到此脱了盘费，只得耍两手拳，给诸位爷们瞧瞧。耍得好，望诸位帮个盘费。”于是计全执棒，天霸执枪，对面耍了一套。只见那些看的人十个八个、三个两个的钱，掷了下来。黄天霸、计全将钱拾起，约了约数，有百文光景，拿在手内。忽见有人走到面前喝道：“你这两厮！拳是卖了，得了钱了。咱们的规矩，尔可知道吗？”黄天霸说：“不知道。你尊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咱叫王六。”黄天霸道：“王老六，咱看你倒是个朋友，怎么闹到窝里来了？”王六道：“咱不知道什么窝不窝，奉了县太爷的命，按地收钱，以助公费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县太爷是谁？这么狐假虎威，可笑不可笑？”王六举手就向天霸要打。黄天霸见他来得切近，不慌不忙的说道：“别动手，有话慢讲。”说着顺手就在他胳膊拐上一捏。只见王六脸一苦，“哎哟”一声没喊出，但见一只手伸得笔直，还是恶狠狠的，不住的乱嚷。计全又骂了他两句。王六不敢再去动手。但说：“是好的，咱同你见县太爷去。”旁边站的闲人，见他们争闹起来，就有上来解和，因望黄天霸道：“你初到此地，不知这里风俗，你就随乡入乡吧！”计全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也罢！只得看着众位的面子，给他规矩便了！”说着便将刚才收的钱递给王六。黄天霸、计全也收了枪棒，望客寓而去。毕竟施公访出何等真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回

假知县纵仆行凶  
真钦差定计除害

却说黄天霸、计全收了枪棒，刚到客店，碰见李五、小西众人。又走到施公房内，将都天庙卖拳，遇见恶仆王六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暗暗切齿。天霸将关太、李五来的话告诉施公。施公点头，便命天霸悄悄到外面去，将关太、李五二人传进来。天霸答应出来，打了一个暗号。李五、关太全知道了，当即跟了进去，先给施公请了安。施公就把前项的话，告诉一遍。因道：“此事须怎么个办法，好早代民除害？”李昆等大说道：“不知这知县生得是什么模样，等卑职们前往县衙，且去撞撞。能遇见他出来，或访得些消息，便好去捉他来问。”施公道：“此话甚是有理。”

正自说着，只听得一片喊杀之声，在于店内，施公赶着走出店堂，往外一看，只见两个大汉，拉着两个做生意的人，他们一面走一面哭道：“我们一天能赚几个钱？那里有这许多供应？求你们这些二太爷们积积德，在县太爷面前方便一句，我们五日后定然照缴。若至期不将款项缴出，情愿领罪。”许多人说罢又哭。那两个大汉那里肯听，拉着就跑。街上的人却没有一个敢开口多话。施公只是切齿。李昆走到天霸跟前，低低说了一声：“咱去看看，到底怎样。”天霸答应，于是李昆就跟了下去。一会子李昆已看了回来。施公见他已回，也就进去。李昆说道：“卑职跟着他们去看，指望那个赃官要坐堂审问。不意将那两人交差之后，那两个大汉就去衙里。一会了又跑出来，走到班房里，向差人要了两根绳子，将那两个四马倒攒蹄，吊在梁上，用马鞭子周身打了一遍。直打到那人哀哀啼哭，说道：‘二太爷饶命，三日完缴。’那大汉才撒手走了的。临走的时候还叫差人不准放下，要等他将钱拿来，才放他回去。说罢，恶狠狠的进去。其时，卑职实在耐烦不得，就想上前将那两个大汉擒住，一刀一个杀了，才解心头之恨。又恐惊动了里面人，反为不美，只得忍些气。等大汉走了，悄悄问那两个人，到底欠着什么款项？那两人说是：一个开杂货店，一个开小饭店，皆系小本营生，借此糊口。‘自从这个瘟官到任后，他硬定下这一条例来，硬派我们每月出一吊钱，叫做规矩，到期就要。若过了期，就不答应。我们刚刚过了两天，他就将我们拉了来，拷打我们。这才是有冤无处申。’那些差役，也个个在那里骂。卑职听见这些话，就问他们道：‘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去告他呢？’那差役又道：‘不必说是告他，不瞒你说，什么法儿都想到，都不中用。后来大家齐心，暗暗的进去行刺，只要将他刺死了，送出一人抵偿，都是上算的。怎奈他防备甚密，是好武艺人。又有两三个皆能飞檐走壁，明说是亲随，如同大盗一样。刚才两个大汉，一叫薛霸，一叫朱龙，还算衙门顶好的呢，卑职还想问他底细，忽然说里头喊，他们即刻走了，卑职也就回来。据卑职看起来，总不是

正路，须得想个法儿将他擒住，好为民除害。”

施公道：“本爵倒有个计较，只是对不起二位贤弟。”小西闻言说：“卑职受恩深重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。”天霸说道：“大人的意思，卑职已猜八九分：莫非还要卑职内里暗助吗？”施公道：“正是此意。我因这知县，是个好色之徒，思用美人计赚之。”二人齐声说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卑职等定叫妻子前去，作为内应。莫若叫施安星夜赶回，将他们一起招来，以便并力擒捉。”说罢，各人出去，计全向街坊上，豁然眼目，忽然见有一人，好象朱光祖的模样。欲知朱光祖说出什么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一回

朱光祖暗地说原因  
施贤臣巧使美人计

话说计全在客店门首闲望，忽望见朱光祖从门外走过。计全赶出门将朱光祖喊住，一齐进入店里。计全即将光祖带入后面，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。施公叫他坐下。朱光祖坐在一旁说道：“民人前在凤凰岭，奉到钧谕，请计守备转禀下情，现在还未料理清楚。只因昨在一处，风闻江湖中人云：‘有一著名强客，半途截杀知县，他便冒充将去。’当时不知是何县分。后又闻得这假知县姓毛，名如虎，是奉天人氏。武艺出众，本领惊人。手下有两个结拜兄弟：一名于亮，一名毕超，这两个人也是绝好武艺。但知在江苏、山东交界地方，今闻如此，恐怕便是这人。若果是毛如虎，民人见过他一次。待他出来，让民人看他一看，如果真是他，却不可以势力去捉，只能以计诱之，或可易于擒获。不然，这毛如虎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本领，所以人都不能奈何他。将来捉住，必须用檀木削成圆棍，由彼谷道捣入，他便畏惧。不然，断不惧怕。到那问罪的时节，亦必如此，然后刀才能入。”

施公听罢笑道：“壮士因何得知这个法儿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民人早知有人做此功夫，这叫运气功。将周身的气，运在一处，便可刀枪不入。刚才听说，系得诸传授，非此断不能行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壮士尚有妙计否？”光祖道：“愚鲁不才，何得有计？”施公道：“某有一计，已与他们言过，拟须如此如此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民人说出，有恼于黄贤弟。”计全道：“朱光兄弟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关贤弟现在也蒙大人恩典，给他娶了弟妇了。你说怕恼黄贤弟，独不怕恼关贤弟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关贤弟是何时娶妻的？愚兄却不知道，失敬失敬！”计全又将郝素玉的缘由说出来，光祖大喜，望施公说道：“有此二位内助，此天助成功也。但临去之时，民人还有一物给他带去，以便临时应用。因为毛如虎奸狡异常。就是那张、郝两位弟媳给他赚去，起先万不可就允，必得故意留难；等他将要动怒，彼时再勉强行之。只因毛如虎疑心颇大，若一口便允恐被他看破，反为不美。必待将他骗定，然后以此物散入酒中，使彼迷乱，便可动手。一面大家接应，如此便稳当了。”施公道：“据某之见，俟张桂兰、郝素玉明日到此，着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，同他们往都天庙去卖艺；以何路通、金大力作为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胞兄，能叫毛如虎一齐赚去，里面就有个帮助。”

次早，施安就回去调取张桂兰等人。朱光祖用过早点，出去闲逛。走了两条街，听得锣声响亮，街上人说：“县太爷出来。”稍停，轿子已到。光祖仔细望去，正是毛如虎；前后随从，除本署差役而外，大半皆是绿林中人。朱光祖看了直切，等他的轿子过去，朱光祖也就回去禀知施公，众人均各大喜。过了一日。张桂兰、郝素玉等人皆到，

大家仍分开住下，陆陆续续给施公请了安。到了晚间，寓中人都睡尽，施公才将众人传齐，并张桂兰、郝素玉说明道：“二位夫人，此事本不应有屈二位，但事关除害，不得不聊以行权。待事成之后，本部堂定当具奏入告，请旨嘉奖。”张桂兰、郝素玉齐声说道：“愿效犬马之劳，断不敢有负大人恩委。但不知如何去法。”施公道：“张夫人前盗本爵金牌时，曾扮作江湖卖艺女子，今仍以此法去赚强人。此地有座都天庙，内中颇为热闹，你二人可到此庙中耍演起来；另有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一同前去，作为兄妹。一面再请朱光祖暗地探听，只要该贼来请你们进署耍演杂剧，何路通、金大力自然是一齐进署。到署之后，务要劝他多饮。朱壮士另有下酒妙物，临时放下，总期他沉醉不醒。我自遣天霸、小西众人前来接应。尚有好些话，可去问天霸、小西。”施公吩咐已毕，大家退出。黄天霸、关小西将朱光祖昨日所说之话，告诉桂兰、素玉二人，然后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张桂兰、郝素玉便打扮了走马卖艺的模样。何路通、金大力亦改扮停妥，都名暗藏兵器。张、郝两人又藏袖箭、铜锤，直往都天庙而去，耍演杂剧。欲知张桂兰等如何到得县衙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二回

都天庙姊妹双卖艺  
赣榆县强寇中机关

却说张桂兰、郝素玉随同何路通、金大力，到都天庙耍演杂剧。到了庙内，先拣了一块地方，将木架支起，绳子拉平，棍棒丢在一处。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打开场子，庙内的闲人就团团的站了下来。又兼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生得美貌，因此看的人愈聚愈多。只见何路通、金大力望着说道：“老伙计，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咱们先耍一回枪棒，算个请客的请帖，邀人的邀单吧！看得好，多多赏钱。”说罢，何路通执枪，金大力拿了齐眉棍，一人打了一回，看的人虽然喝彩，只是没有人把钱。金大力道：“老伙计，咱们歇一会，换咱们女伙计来耍。”因唤道：“女伙计，咱们耍乏了，又要得不好。诸位老爷们说：‘要看你们的玩意呢！’若要得好，大家把大块银子赏你们，你们快来耍吧！”只听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齐声应道：“来也！”

那一声真是娇柔可爱，带上个脆而酥。那些看的人个个目不转睛，只向他二人看去。两个美人慢慢的走在当中，桂兰招呼一声，说道：“诸位老的少的，咱姊妹两个出乖露丑，为的是家道贫寒，随些哥子出外，混些钱糊口。你们诸位看的人，都是大老官，只要咱们耍的好，便成大把的银子赏了。有那看得不够的，还要把咱们请到家里，叫他们闺女、媳妇看。咱们耍个全套儿，多给几两银子。”郝素玉道：“此话不错。咱们耍起来吧！”张桂兰又道：“诸位们听真，咱姊妹们耍的是拳棒，不是耍的戏法。”说罢，只见两人立了架势，一拳一脚的打了起来。起先还是慢慢的拳来脚去，后来便或上或下，或高或低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后，飞舞跳踢，蹿跳退纵，各尽所长，两人打在一团。看的人已目不暇给，只听喝彩之声，不绝于耳。众人正在目不转睛去望，瞥眼间见他二人，各立一边。手拉手望着众人笑道：“咱姊妹俩已经耍了一套，耳内听得喝彩之声倒也不少，光景咱们俩没有大错，现在可要讨钱了。”一言未了，只见那些人，掏出钱来，望着他二人如雨点般打下来。金大力、何路通二人将钱拾起来，约有二三百文光景。张桂兰、郝素玉看了看钱，便向金大力二人说道：“哥呀，不是再上你的当了。耍了一会，费了多少气力，你说有人家把银子，连铜钱还不上百十文呢！咱们是不耍了。”何路通道：“还是走两套索，给诸位看个热闹，包你有人赏你们大块的银子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咱是不耍。看着这许多人，还不如前个月在徐州，那个徐公馆里面耍了半日。除老爷太太赏的不算，就是那个二少爷一人还赏了四两银子，想留着咱们吃饭。”金大力道：“可不要这样说。你们俩再将那索子走了两套，诸位老爷看高兴了，却说不定也会把咱们唤到公馆里去耍，那就有了银子了。你们没有货，怎样要人家的钱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妹子，咱俩就上去耍两套给大家看看，或者有几个阔绅官看高兴了，叫咱们到他

家去耍,也未可知。”

说罢,于是二人取了竹竿子,两头绑些沙袋,张桂兰由东边绳子上去,郝素玉由西边绳子上去。两人在绳子上走来走去,又做了许多的张飞卖肉、猿猴坠枝、燕子穿帘、双龙戏水架式,真是人人喝彩,个个称扬。一套耍毕,两人坐在绳子上歇息。金大力、何路通四面收钱。忽见人堆里进来了一人,望着何路通说道:“呔!你们在这里耍这行当,可知道这里规矩吗?”何路通听说,将那人打量了一回,知道是那个路道,忙着笑嘻嘻说道:“你老人家尊姓?在下所带着两个妹子,在贵地借借光,赚两个钱。贵地有什么规矩,你老请讲,在下当得效力。”只见那人道:“咱姓薛,单名个霸字。咱是奉县太爷命:大凡什么行当,都要收些规费,去充善举。咱今见尔这厮倒还和气。咱不要你的费了。咱且问你姓什名谁。那两个女子,叫什么名字?”何路通道:“在下姓赵,名唤赵大。”指着金大力道:“是我的兄弟赵二。那两个妹子,大的唤兰香,小的唤梅香。”薛霸道:“咱家县太爷平时最喜看这玩意。你等不要在这里耍了,跟我到衙门里去耍一会子。若是咱家县太爷看合了适,自然一定有赏的,比在这里凑钱的好。”何路通道:“原来尊驾是县太爷亲随,在下倒多多失敬,即承见爱,定当遵命。但是我那两个妹子,武艺粗疏,恐怕不中县太爷的意,还是请尊驾在县太爷前说一句,请他老人家包涵些才好。”薛霸道:“那个自然。”何路通掉转脸,望着张桂兰喊道:“妹子下来吧!现有县衙门里的薛太爷在此,唤咱们到他衙门里去耍。又因为县太爷最喜耍艺,咱们快收拾,跟薛太爷去。”张桂兰、郝素玉听说,登时跳了下来,把木架拉倒,绳子卷起,棍枪扎好。那些人也就一哄而散。张桂兰等收了家伙,穿了衣服,就跟着薛霸往赣榆县署而来。

一会子已到,薛霸先进去说明。毛如虎听见此话,好不欢喜,便叫他进来。薛霸复走出来喊道:“赵老大、太爷唤你们进去呢!”何路通、金大力等走了进去,一直来至上房。只见毛如虎坐在当中,生得虽属俊秀,只是满脸凶气。薛霸在旁说道:“这就是太爷,你们须要大礼相见。”何路通、金大力等强屈了屈腿,便叫张桂兰、郝素玉上前行礼。毛如虎赶着拦道:“你二人就叫梅香、兰香吗?”桂兰道:“咱叫兰香,她叫梅香。”毛如虎道:“你多大年纪了?”张桂兰道:“咱今年二十,他十九。咱是姊妹两个。”毛如虎又道:“你俩会走索吗?”张桂兰道:“虽说会走,只是不精。如太爷赏脸,还要请包涵。”毛如虎道:“本县是最喜欢的。你叫他俩哥哥在外面吃饭,兰香、梅香留在里面吃。等吃完了饭,便叫他们耍起来。”手下答应,将何路通、金大力领了出去。毛如虎见二人出去,又叫人将于亮、毕超请来。一会子都到,一见张桂兰、郝素玉皆是魂不附体,坐下来便言三语四,评头评足。张桂兰、郝素玉见了这样,恨不能立刻将他三人捉住,碎尸万段,才出心头之恨。只是不敢造次,恐怕有失,还要做出那勾引的样子来。少刻摆上午饭,五个人入座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也不客气,拣好的吃了一饱。毛如虎在席上便问道:“你这女子两个,曾有婆家不曾?”张桂兰道:“都不曾有。”毛如虎道:“如本县这样人物,你可愿意嫁他吗?”张桂兰道:“但须六礼周备,还要我哥哥答应,方可允从。”要知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之事,如何说谎,如何捉拿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三回

毛如虎醉后被擒  
黄天霸急中诱敌

话说毛如虎见色心迷，欲得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成为夫妇。张桂兰遂以哥哥作主为辞。毛如虎暗想道：“据咱看来，她两个哥哥不过得些钱便可允从，咱何不如此？待她吃了饭，便将她哥子唤进来与他说明，谅他不敢推辞。万一有什么不允，只须硬做，他又其奈我何？”主意已定，饭也吃完，即叫将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喊来，说道：“赵大，你两个妹子生得颇好，本县适才问他们曾否嫁人，她说还不曾择配。本县的太太不久因病死了，正欲续娶，又因无此美人。今见妹子如此人品，本县意欲娶了她，成为夫妇，眼见得是两位县太太；你们也是算老爷了。再给你们二百银子，做个别的买卖，免得去打卖拳。你们两人可斟酌一会子，可愿意不愿意？”何路通听说，赶着回道：“这是太爷的抬举，有何不愿？但是小妹粗俗得很，恐怕不能如太爷的愿。服侍不到，还求太爷宽恕。”毛如虎道：“你这话太客气了。只要你应允，本县就心满意足了，还有什么不到呢？”

何路通又望着张桂兰、郝素玉道：“妹子，这是你们大大好遭际，难得县太爷错爱你们，这是那里的造化。你们可要把太爷服侍好了，不要使太爷憎怪。咱到后来，还要沾妹子的光呢！”郝素玉道：“大哥，咱是不嫁他！这样深的房屋，咱们进来容易，随后要出去倒不容你了。再死在这里面，才不上算呢！”何路通道：“妹子，你要出去逛逛，太爷有什么不肯呢？你们不要耍闹孩子脾气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大哥，你还是常在这里，还是就要走呢？”何路通道：“你们嫁了太爷，咱与你二哥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自然是走呀！”张桂兰道：“我也不嫁他了。我们在这里，连个亲人也瞧不见，他要欺负我们，申冤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们要常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。”何路通道：“我虽要在这里，我不能作主，要是太爷答应呢！”毛如虎听了这番话，即赶着说道：“赵大，你们俩可不要怪我怠慢，就请你们常住下，令妹才能心安。”何路通对知县说道：“咱们既在此地，又没有事，可请太爷招呼一个人，带着咱们在衙门里各处逛逛，给咱们见见世面。”毛如虎也就答应，当即叫人带出去各处去逛。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将各处出路，暗暗记清，以便夜间动手。再说毛如虎，见平白得了两个美人，心中好不畅快。厨房里将酒席摆出，大家痛饮慢表。且说朱光祖在都天庙内，混在人丛里，见张桂兰等已被毛如虎赚去，即刻回去客寓，明白告知。施公便命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公然、李七侯四人前去接应，便留朱光祖、计全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在店保护。黄天霸等，只俟二更时分，便去县衙，准备捉拿强盗。

话分两头。毛如虎当晚先在外面陪着大家饮了一回。席还未终，就命人端整一



席送入新房。他辞别众人，自入房内与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合盃。到了房中，见张桂兰二人，早有丫环仆妇在那里陪伴。一见毛如虎进房，便站起来迎接进去。毛如虎当邀二人入座，丫环仆妇，将酒斟上。毛如虎便同二人传杯弄盏，饮了一会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也轮流相劝，其中戏谑情状，不必细说。张、郝二人，见毛如虎稍有醉意。毛如虎也思与他二人同入罗帏，便道：“咱们酒已饮不少了，请两位娘子安歇吧。莫要负此良宵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咱姊妹每人再敬三杯。”素玉端着杯子，在嘴唇上靠了一靠，遂与毛如虎说道：“咱俩喝个快活酒，等会给你就去成仙。”趁这时候，张桂兰已将朱光祖那包蒙汗药倾入壶内。毛如虎见郝素玉敬上酒来，当即一口饮尽；张桂兰已将斟上一杯，毛如虎又一气饮下。一连七八杯，通通饮了下去。此时被蒙汗药酒灌得多了，他已动弹不得。张桂兰闭上房门，郝素玉将他拖翻在地，于是二人卸去外衣，抽出佩刀，取出暗器，拿了一根粗麻绳，将他四马倒攒蹄捆了结实。郝素玉用佩刀在毛如虎大腿上一连搨了四五刀。张桂兰将他两只膀子，砍离了骨节。毛如虎连哼都没有哼一声。但见身子在他下一动一不动的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各事妥当。张桂兰便轻轻开了窗格，蹿了出去，就往屋上一跳。早见上面有个黑影子，彼此击了掌，知道他是自家人。桂兰近前一看，正是黄天霸，当即说了个暗号。天霸就招呼李公然、李七侯。他二人答应。关小西不惯上高，只在墙外接应。于是天霸等人同着张桂兰，轻轻的跳下屋来，仍叫张桂兰、郝素玉看守毛如虎。

黄天霸与二李，便到各处搜寻伙伴。刚转到花厅后面，却巧遇着何路通。天霸三人去捉毕超、于亮。到了毕超房门口，黄天霸便大喊一声：“好大胆的强盗！”毕超正自睡觉，忽听得这声喊叫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取了朴刀，即迎将出来，望着黄天霸举刀便砍。此时合署的人，俱已惊醒。凡是毛如虎的人，俱帮着毕超厮杀；其余的就帮了黄天霸等，喊叫：“拿人！”黄天霸与毕超刀来刀往，两个只是不能取胜，却好杀个平手。李公然见状，忙取了弹子，望着毕超打去，正中毕超额角。毕超吃了一惊，虚砍一刀，跳出院落，复一纵跳上屋面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手一扬，一只金镖打了出去。毕超出其不意，躲避不及，正中手腕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朴刀抛落屋上。天霸来得飞快，赶上一刀，认定毕超胸前搨进，就势将他向屋下一推，只听噗咚一声，跌落在地。却好李公然赶上前，将他按住，用绳索绑好抛在一旁。此时黄天霸正拟去擒于亮，只见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赶着一人去杀，忽然不见。欲知于亮曾否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四回 于亮败走何路通 施公严讯毛如虎

话说金大力听见黄天霸那一声喊，早知毛如虎被擒，他便提了齐眉棍打了出来。刚到花厅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人，却是薛霸，也拿着木棍出来。金大力大声喊道：“你这杂种王八羔子，看规矩吧！”说罢，便是一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：“哎呀！”一声，咕咚栽倒在地。只见薛霸血流满面，躺在地下，一会的子就一命呜呼了。于是金大力又往各处寻那亲随仆役，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李公然便望黄天霸道：“毛如虎今已被捉，他的党羽都已擒住，只走了于亮。好在路通、七侯已经赶去，谅那厮也逃不了。咱的愚见，此时已经天亮，不如将大人接来，免得放心不下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此话甚是有理。”因说道：“咱先给小西个信儿，叫他先去客寓送信。”却好小西尚在墙外等信，一见天霸便问如何。天霸道：“得咧！你先去给施大人送个信吧！”关小西答应去讫。

黄天霸仍回县署，刚过堂口，忽见何路通满面血污，用衣襟包住额角，李七侯搀扶着，踉跄而来。黄天霸问道：“何大哥怎么了？”何路通低垂二目，将头摇了一摇。李七侯道：“咱俩去追于亮，忽然那厮不见。咱俩各处搜寻，那知这厮暗躲在墙夹道内。何大哥刚要进内寻找，忽被那厮跳出，劈面一刀。幸亏何大哥让得快，额上已中一刀。咱虽追进夹道，那知这夹道是通的，又不见了。只得回头来，看何大哥额角上被劈，因此将衣襟撕下来，给他包好了。搀扶他回来，只可恨放走了于亮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何大哥到里面安歇一会子吧！”于是寻了一张铺，给他卧下。又叫人烧了些米汤给他喝了。然后来看毛如虎。此时已经苏醒，躺在地上，被捆得一点不能动弹；又兼两膀两腰，俱受了刀伤甚重。但听他嘴里嚷道：“咱被你这两个丫头所赚，也是活该咱的气数已到了。”黄天霸走近前来，望着毛如虎道：“好大胆的贼囚，尔敢截杀命官，冒充知县，荼毒生灵。”二人在那里痛骂。只见有人匆匆进来说道：“大人来到。”天霸等一闻此言，仍命张桂兰、郝素玉看守，自己迎接出去。

施公进了暖阁，各人跟随，来至书房。施公坐下。当有合署差役，上来给施公磕头请安，齐声说道：“蒙大人恩典，今将本县捉住，万民感恩不尽！”施公道：“这知县实非姓谢，却系大盗毛如虎。那姓谢的本是个好官，被毛如虎半途杀死，他便前来冒充。尔等今可出去招告，将所有原告等人，限明日早堂，齐集本署，听候提讯。齐磕了头，遵谕退出。施公又命人传知本城守备，即刻到署谕话。毛如虎收监看守。所有民间妇女，为毛如虎奸占，悉数清查，不得隐瞒蒙混。毛如虎党羽分别寄监，候讯治罪。大家遵命而去。一会子。张桂兰、郝素玉前来请安。施公又慰劳了好些话，然后退出。此时本城守备吴邦干，前来禀见，行礼已毕。施公话说：“尔可知本县不是姓谢，实是

大盗毛如虎？半途截杀谢养儒，他便冒领文凭来为民政，地方安得不受其害？尔虽武职，亦有缉捕之责，何以平时漫不经心，殊为忽略之至？”吴邦干吓得战战兢兢，跪下求道：“守备实在不知，罪该万死。还求大人格外施恩！”施公便喝：“明日督同全营兵丁，前来听候本部堂严讯毛如虎！”吴邦干遵谕退出。只见奉命去查毛如虎的家眷的人，回来禀道：“只有主客仆役十人，除首犯不计外，今已格杀三人，身伤五人，在逃一人。所有署内妇女，共计六人，皆是名为价买，实则奸占。”施公听罢，又命将妇女六人一并收押，明早候讯。吩咐已毕，黄天霸才将何路通被于亮刀砍额角，受伤甚重，致被于亮在逃，现在何路通必须静养数日，方可痊愈的话禀告施公。施公答应，大家退出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守备吴邦干督同合营兵丁，早到署堂伺候。一会子，施公升堂，各官环列左右，兵丁手执刀枪，环立阶下。施公命传原告。少刻，本城绅士、书差、乡民，环跪堂上。施公晓谕一番，命先退下：“听候本部堂审问该贼。”说罢，便命提毛如虎。立刻将毛如虎提出，押解到堂。施公喝令跪下，毛如虎大骂道：“咱被你诡计所算，要杀便杀，何得跪尔？”施公大怒喝道：“尔这大胆的狗强盗！胆敢截杀命官，盗取文凭，冒充知县，残害百姓，奸盗邪淫。今既为本部堂缉获，即碎尸万段，亦不足以蔽其辜。”喝令用刑。差役答应一声，即刻把他拖翻在地，用头号大板打了二百。又命鞭背。刑差答应，又鞭了二百背花。又命夹起来。差役将夹棍在毛如虎腿上夹起，两边绳子一紧：只听咯噔一声，夹棍截作两段。堂上堂下，无不惊讶。毕竟毛如虎审出真情，是如何办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五回 用奇刑假知县招供 梟逆首勇副将监斩

却说毛如虎使出运气功夫，施公笑道：“好大胆的逆贼，本部堂早已制下一物，预备给你受用。今尔挺刑如此，本部堂必给你受用了。”说着便命施安将新制刑具取来。施安即刻取到，摆在堂上。书差人等，但见此物檀木做成。约一尺长短，通体圆滑，上粗下细一根木棍，安在一张檀木板凳中间，下面有关扭子消息，仿佛木驴形式。朱光祖、关小西、黄天霸三人一齐走下，将毛如虎拖上板凳，左右按定。朱光祖便将木棍，从裤子外钻入谷道。施公又命人鞭背，叫两人在他腰上，用夹棍夹起。毛如虎此时被木棍捣入，气运不来，又兼夹棍、背花，痛楚难受，只得喊道：“罢了罢了，施不全，你不要动手了，咱招出，给你去邀功吧！”施公命松了夹棍，住了鞭背，便喝道：“你可从实招来！若是所招不实，刑法从事。”

毛如虎道：“咱不招则已，即招尚有什么虚言？”因道：“去年八月间，咱从奉天同着伙伴：一叫于亮，一叫毕超，欲往南方干一趟买卖，便到北京，看看风景。这日走至山东兖州府境内青草山，见有三个过客，骑了牲口。咱只道他是经商大贾，便上前劫取财物。及至被我们三人一人杀了一人，搜其身畔，只有一百多两银子，另有一张文凭。咱将银子取了，将文凭藏好，复将三人俱埋于青草山内。因思有了文凭，何不就去到任？做个现任官儿，也觉有趣，于是就将毕超、于亮两人充作官亲，另外又伙了几个亡命到此。这是截杀谢养儒，冒充知县的实话。若问残害百姓，咱只知道索取规费，勒派地丁。有那做赃官的带来的脏银，被咱知道了，同着于亮、毕超，前去劫掠他的财物。他就到县里来告，咱只说他这宗财物，也是暗中劫来，就被人家劫去，也还可以抵其实，就是咱们取来使用了。至于奸占妇女，也是有的，现在此间，还留着五六个。有的是名为价买，实是奸占；有的是暗劫而来，图其欢乐。咱若不在这色上用功，也不至于遭你这美人计所赚。这都是咱爷爷的莫大功德，一生作为，别的事，咱就不知道了。”

施公听罢，命人录了口供，又叫人将那些被奸的妇女提来。施公一一问道：“你等为何被他所骗？”只见堂下好些妇女，有的道：“他本来说是买来作妾，及至父兄向他讨价，便霸占不放。”有的说：“是夜间被他劫来，家中父母还不知道呢！这种强盗行为，若非大人将他治罪，我等便受苦不尽。有冤难申了。”施公一一问明姓名住址，当饬差役，传知父兄，当堂领回。又命将那受伤未死的提来审问。一会的提到，跪在地上。施公问道：“你等叫什么名字？胆敢随着毛如虎作恶。你等从实招来，若有半个虚浮，不免皮肉受苦！”只听到下面说道：“小的名唤张三，本是莱州人氏。因到南方寻亲不

遇,毛如虎他说是现任知县,欲雇家丁服役,因此小的才来跟他,不知道是假的。自到此地,并不敢助纣为虐,衙内所有一切经手事件,皆是薛霸所为。”施公便问:“谁叫薛霸?”金大力便上前回道:“薛霸前夜已被小人用棍击死。”施公听罢,又问别人所供,大半相同,皆是为毛如虎所雇。施公又问本署差役,是否属实,有无作恶情事?本署书差也是说:“薛霸最为可恶,所有勒索规费,诱骗妇女等情,皆出薛霸一人之手。”施公便命各责一百板,备文递解回籍。差役答应,就将各人责罚已毕,先行收监,俟备文递解。施公即判道:“毛如虎系著名巨盗,伙合党羽于亮、毕超,于山东兖州府界,截杀部选原任赣榆知县谢养儒等主仆三人,即盗取文凭,顶名冒替,驰赴县任。半年以来,奸盗邪淫,残害百姓,无恶不作,小民受害匪轻。国法难容,天理何在?应照例加一等治罪。着即绑赴市曹。凌迟处死,以重国法,而恤民辜。被害之家,听其伸雪。毕超、薛霸相助为虐,律应处斩,既经格杀,应无庸议。于亮甘为党羽,仍敢刀伤千总何路通,虽经在逃,仍着悬赏严加缉获到案,以清盗源。”判毕,即命黄天霸督同守备吴邦干,率领本营兵丁,押犯赴市曹。并着李昆、关太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金大力、李七侯护押前行。

各官遵命,天霸立即换了服色:头戴大红贡缎风帽,身穿大红胡绉披风,腰挂宝刀,坐下战马。将毛如虎捆绑停当,当堂赏给盞酒片肉,两人推着犯人前行,刽子手执刀在后。李昆等七人各执钢刀,周围押护,城守兵丁,亦手持刀刃,围护而行。守备吴邦干恭请王命牌,一会子到了法场。黄天霸升座公案,毛如虎跪在一旁,李昆等紧紧相护,营兵环列四面,围得如铁桶相似。只听炮声一响,刽子手走上一刀,毛如虎头已落地,复由刽子手凌迟。即将首级送监斩官验实,便命带赴县署,悬竿示众。然后各官回衙。施公便命计全暂行署理县事,一面具奏请补,一面札飭山东兖州府前往青草山,起验谢养儒及家丁尸身三具,妥为封殓,并传家属领取尸棺;再由该管地方官,发给恤银一千两,为谢养儒家属养贍之费。当晚,施公又具了一道本章,写道。

头品顶戴漕运总督兼巡按御史世袭一等侯爵臣施仕伦,跪奏:

为巨盗要杀命官,顶名冒替,伪充知县,残害百姓,当经访拿审明,就地正法;并请旨简选知县,恭折仰祈圣鉴事。窃臣行抵江南海州赣榆县界,据该县绅商士庶,出境拦控现任赣榆县知县谢养儒,贪赃枉法,勒索规费,诱占妇女,无所不为,具告前来,臣当即准词,飭令原告,听候查办。一面遂带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小西改装服色,潜入赣榆县城,明查暗访该县劣迹,与原告相符,询谋佥同,毫无捏饰。当时,颇深所惑。查谢养儒由进士出身,补授斯缺,何致辜恩枉法,至于斯极?其中颇有不实不尽之处。

正在疑虑之间,忽据壮士朱光祖驰赴前来,密报:该县系为著名巨盗毛如虎,曾于上年八月间,伙同党羽于亮、毕超,在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,杀害知县,窃取文凭,冒赴斯任;并称:情愿协同缉获等语。臣遂派朱光祖详加侦探,是否属实,具实呈报。后复据朱光祖报称:该县实系毛如虎,不但为著名巨盗,而且异常精悍,素有刀枪不入之功,非力敌可以擒获。唯好色太甚,可否以美人计去赚等情。臣聆察朱壮士光祖之

言,似尚有当。唯难得貌勇兼备之妇女,堪当此任。正深筹划,旋据副将黄天霸之妻张挂兰、参将关太之妻郝素玉,奋勇当先,呈请前去。臣当即准如所请。复派千总何路通、把总金大力随同张桂兰、郝素玉,改扮江湖卖艺脚色,在于县城都天庙内,耍卖杂剧,藉以引诱。并派千总计全,暗地侦探,是否为其所诱。

迨经千总计全报称:张桂兰等即于本日,由该盗头目伪充县署之家丁薛霸,招往署内演剧。臣据报后,遂派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太等协同擒拿,毋任漏网。该副将等去后,旋于次日报称:张桂兰与郝素玉,自为该盗头目薛霸招往县署,即于当晚用酒将毛如虎灌醉,因而擒获。其党羽毕超、头目薛霸,亦于是夜格杀身死;唯于亮逞凶拒捕,勇悍异常。当经千总何路通与之格斗多时,身受重伤,因被该盗逃逸未获……臣当就县署将毛如虎提案严讯,始则挺刑不认,复经严讯,始称:于上年八月间,伙同党羽行经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,见有过客三人,疑为商贾,上前截杀身死;搜其身畔,见有文凭,知系候补赣榆县知县谢养儒,领凭赴任。该盗便将该故县及家丁二人之尸身,同埋青草山内;一面窃取该故知县文凭,冒名顶替,前赴任所。迨经到任赣榆县后,遂又使纵该盗头目冒充家丁之薛霸,在外勒索规费,诱劫妇女,以供该任贼欲壑。并于黑夜,伙同党羽毕超、于亮潜出,劫掠民间财物等情。

臣研讯再三,供认如一。当经臣派副将黄天霸,及赣榆县守备吴邦干押赴市曹,就地正法。其党羽毕超、头目薛霸均格杀身死,应毋庸议。至拒捕在逃之该盗党羽于亮一名,复由臣通札各地方官暨防营,一体悬赏,认真缉拿,务获到案,毋任远飏。并一面札饬兖州府,起殓原任赣榆县知县尸身,妥为殓殮;仍由该管等地方官,传知该故县家属领取尸棺,并着给恤银一千两,交故县家属,为养贍之费,以示体恤,而安亡魂。所遗赣榆县知县员缺,查系繁难要缺,非精明强干之员,不足以资治理。现经臣暂委臣千总计全,暂行护理。应请旨饬下部臣妥速遴选干员,前往补授,以重要缺,而安地方。臣访拿却杀命官,冒充知县之著名巨盗,遵例就地正法。并请旨简选赣榆县知县员缺。

理合恭折县陈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,谨奏。

施公将奏稿起毕,当命幕友誊缮,以便入奏。欲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六回

逃强盗还去投强盗  
嫉仇人偏遇有仇人

却说施公诸事已毕，此时已交年底，不及赶赴淮安，便在赣榆度岁，不表。再说于亮逃走之后，便思无处栖身，因想海州地方有个落马湖，内里有座水寨。寨主姓李名配，外号叫猴儿李配，专交结江湖上好汉。他有两个结拜弟兄：一名赛玄坛赵虎，一名出水蛟孙龙，皆是一身武艺。便想到这个所在，何不前去投他？一则有了栖身，二则也可请他帮同报仇雪恨。主意已定，便趲赶前去。

走了两日，这日已到落马湖。原来这湖内，寻常人不能进去，因湖之四面，皆有排栅，暗藏响铃。碰着消息，机关一动，船翻下去，喽卒将人拖出水面，押到寨中，听候李配发落。这于亮到了落马湖，便雇了一船，上得船时就叫开到寨内。使船的也不知道这湖内有那些故事，也就答应着，一直摇了进去。荡了一会，刚到栅口，只听得一阵铃声响，使船的也不晓得是触动机关消息。倒是于亮听见，赶着喝令：“且慢！”那使船的，只顾用力向前驶去，又见水上一个漩涡，把那只船旋的滴溜溜圆转。霎时间支持不住，已翻入水底里去了。里面守栅的知道有了人，立刻取挠钩，把人从水底拖出来，用绳索绑好，押进寨内。头目说道：“奉大王的命，把刚才拿住的两人押进去问话。”喽罗将于亮、船家送到了大寨厅上，推在下面跪倒。

李配坐在虎皮交椅上问道：“你这两个猪羊，因何来做奸细？快快从实招来，好凭大王爷的发落。”只见于亮说道：“咱姓于名亮。这个使船的，咱却不知他姓名。望大王容禀：咱与毛如虎是结拜弟兄。只因毛大哥在山东劫杀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窃取他的文凭，冒做了赣榆县知县。咱兄弟在他任上快活了一年有余，无人知觉。今因来了钦放总漕施不全走此经过，不知他怎么访出真情。先使美人计，将毛大哥灌醉；复又派黄天霸等人，里应外合，三更时分，一齐动手，将毛大哥捉住，并杀了许多伙伴。咱幸亏跑得快，跑出城外。思因毛大哥已死，咱又被拿得紧，无处栖身。忽然起意，因想毛大哥在日，常说有一至好朋友在此，这才决意来投。大王若念江湖上的义气，替咱毛大哥报了仇，咱情愿投在您老名下，做一名小卒。”于亮说罢此话，只见李配大叫一声道：“气死我也！咱若不将这赃官拿住，把黄天霸这小子擒来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。”说着将于亮绳索亲自解去，让在上面坐下，一面叫人将船户放了，一面说道：“于大哥既系自家人，你我可同心协力，共守此寨，不可稍存异心。”又叫人将二大王赵虎、三大王孙龙、总管张才请来相见。不到一刻都已到了，大家相见已毕，讲论了许多闲话：杀人放火那一派强盗行为，少时摆上酒席，五个人一齐畅饮起来。

只见那张才，在下暗想怀思，代施公担忧。你道这张才是为何人呢？为什么他要

代施公担忧？原来这张才，从前是恶霸罗似虎家一个总管。施公去访罗似虎，因见张才是个老成人，后来将罗似虎捉住，张才不曾问罪，当时放走。张才去后，就弄了几个钱去贩布卖。这日又因亏本过多，布又不能去贩，走在半路，要寻自尽，巧遇着施公私访。施公因此又助他些银钱，叫他添本再贩卖布卖。那知张才运气太坏，走至落马湖被这伙强盗劫去，几乎送命。也是他命不该绝，偏偏李配看他老实，就把他留在寨内。数年以来，也还相安无事。此时听李配要去捉施公，所以在那里担忧。李配酒至半酣，与于亮谈得合式，又结拜了兄弟，当即命人喊于亮为四大王。于亮好不欢喜。

再说施公到了海州，就在行辕安歇。约在三更时分，忽然梦见一只马猴？迎面扑来。施公惊醒，却是一梦。暗暗推测这梦真是奇怪，难道是又有什么冤枉的案件？细细的推详一番道：“是了，定是此地有这侯姓，不是强霸，定是土豪。咱不免明日出去私访一回。”到得天明，施公瞒了众人，换了衣服，仍旧扮作算命的模样，悄悄地出了行辕，信步走出城。约走了二三里路，前面便是运河。施公正在那里临流叹赏，忽见那边河边，来了一只渔船。施公即招呼渡船摆渡。只见摆渡的赶着笑道：“你老可是叫船吗？”施公道：“我要过河，你可将我渡过河去，再把你船钱便了。”船上那个人将施公扶入舱内，开船而去。你道这人是谁，原来就是于亮，欲知施公有无性命之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百二十七回 落马湖施公被难 阴山洞张才设计

却说于亮在渡船上巧遇施公，当即将施公诓骗上船。原来李配这日派他出来巡哨，打探客商买卖。这运河却有一条汉港通落马湖内，可巧冤家路窄，偏遇施公叫船。于亮将船摇到河心，便将船头拨转，相望上流摇去。施公在船内说道：“船家，咱是过河呢！为什么往上流摇去？”于亮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河内水急，若不提一提溜，如何过得河呢？”施公听说，也还有理，便不再问，听了于亮往上流尽摇。不一时进了汉港，于亮将篙子插在港内，将船系好，进得舱来，向施公说道：“咱请你上岸罢！”施公听说，即站起来，往舱外便走。只见于亮出其不意，猛抬起右腿踢去，将施公打倒舱内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认得大王爷爷于亮吗？咱大哥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，你便将他杀害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绑缚起他来，抛在一旁。仍然走到船头将缆解开，操着桨，直往落马湖而发。施公在舱里面，只是讨饶道：“咱委实是算命糊口的，大王可不要错认了，望你将我放去。咱家中尚有老母、妻子，等着我赚了几个钱，回家买米度日。”又暗中说道：“我施某今日可不能活命了。即使黄天霸等见我不回，各处找寻，也不知我死在这人手里。”

再说于亮将船尽力摇去，将船摇到栅口，将响铃摇动。守栅的开了栅门，放船进去了。于亮先叫人将施公看守好了，直入寨内。李配、孙龙、赵虎，并总管张才，迎接进去。李配问道：“贤弟今去巡哨，有什么大宗买卖探听回来？”于亮道：“买卖倒没有，却有一件喜事，说来可痛快人心。小弟前去海州，将船泊在北门运河内。忽有算命的，叫声：‘过河。’小弟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咱兄弟们一个大仇人呢！”李配道：“莫非就是施不全吗？”于亮道：“专待大哥发落。”李配等大喜，便叫剖心沥酒，祭奠亡鬼。一面又叫人备办酒席，等祭奠后，好大排筵宴，给于亮庆功。一会子，众喽罗将施公押到厅上，李配喝令下跪。施公站立不睬。李配又道：“施不全，咱大王爷久闻你的大名，惯与咱江湖上的朋友为难。你还仗着那黄天霸小子等人助着，杀害我等。往事不说了，咱只问你，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？为什么将他捉住杀死了他？你今日也到了爷爷们手里，你尚有何话说？可能再叫黄天霸小子等人前来吗？”施公道：“大王不可错认，我委实姓任，名唤也方，借此算命度日。家中还有老小，望大王详察，不可以耳代目。咱且不知毛如虎是何等样人，更不知施不全是何等样人，怎么将我任也方，错认作施不全？且硬说我任也方杀害毛如虎，这可不是冤枉！”李配大怒道：“咱把你这赃官，嘴能舌辩！且不管是任也方、施不全，今既被我捉住，你真是任也方，也将你当作施不全剜出心来，为那些死去朋友祭奠。”说了，随叫人将施公拖至下面，把衣服脱去缚在柱子上。

于亮执刀在手，只等上前开刀。张才站在一旁，暗暗叫苦。只见于亮手执钢刀，恶狠狠的走到施公面前，将刀尖对准胸膛，一刀刺去，只听当啷一声，刀落在地。再看于亮，站在一边发怔。李配道：“我不信，难道有个鬼不成！”说着，便拾起刀来，也是恶狠狠的对准施公心口刺去。刚欲刺进，只觉手腕一酸，刀持不住，当啷一声，也似于亮那样，把钢刀又落在地下。李配等颇为诧异。只见张才上前说道：“大王两次刺他，刀落在地，一定今日不能杀人。”李配道：“且让他多活几日。必须派个诚实可靠的人看守，不致于误事。”张才道：“大王如可放心，即交与小人，包管无事。”李配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想这后面有个阴山洞，四面皆是水，且将他关在里面，每日不与他饮食。他纵不被刀杀死，也叫他活活饿坏。贤弟再多派几人看守。等到那天霸小子捉住，一齐问他的罪名。”张才答应，遂将施公放下，带入阴山洞去，却暗暗送些饮食与施公；并与施公说道：“大人不必害怕。小人名叫张才，前在罗四虎家当总管。后蒙大人救出，又蒙大人赏钱贩布。只因路过此处，被这伙强盗劫去布匹，捉到此间，硬叫小的当了总管。今见大人被他们诓骗，小人已是心胆俱裂。不意大人洪福齐天，他们不得强害，故此小人才在他们面前，叫将大人交给小的，为的是要救得大人。不知大人手下那些将官现在何处，小人打算去送一个信，叫他们前来。一则好救大人，二则可以将这伙强盗拿住，为民除害。”

施公听说，又仔细一看，果然不是别人，却是张才。此时施公稍放下心，便将天霸等现在海州，告诉了张才。张才又请施公且自忍耐，三日后必然救出。张才便即告辞出去，招呼了两个心腹前来看守，又叫人时常暗暗送些茶水之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八回 褚家庄天霸送信 悦来店张才陈辞

话说黄天霸各人寻找施公，寻了一夜不见踪迹，知道又为恶人诓骗，大家惊疑不定。李五道：“愚兄倒有一计：欲知大人消息，必到褚家庄褚老英雄那里一访，或可得其消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小弟便去一行。”李五道：“贤弟须快去快回。我们这里仍各处寻找。贤弟一有消息，万不可冒昧行事，必须斟酌尽善，方好前去。”天霸答应，当即辞别众人，出了行辕，直往褚家庄而来。

不过一日已到，遂令庄丁进去通报。一会子里面叫：“请。”黄天霸大踏步进入里间，褚标已迎了出来。彼此见了礼，分宾主在厅上坐下。庄丁献上茶。褚标问道：“贤侄久已不见。大人想已安抵淮安。侄媳当亦安好，众朋友想皆如意。”天霸道：“众兄弟都好，侄媳亦好，都给你老请安。惟大人沿途耽搁，至今仍未到淮，现在驻扎海州。今小侄特地前来，因大人前日早间瞒着众人出去私访，至晚未归。小侄等各处寻找，杳无踪迹，定又有恶人将大人诓去。”褚标听说大惊道：“据贤侄说来，敢是大人又为强人劫去？海州左近，倒无甚强人；惟有那落马湖猴儿李配，颇不安静。莫非大人是他劫去不成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落马湖离此多远？那猴儿李配，又是怎样一个人物？”

褚标道：“讲起李配这人，武艺精通，儿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且兼惯熟水性，能在水底下伏三昼夜，故此占了落马湖，专劫客商船只。若说他那湖的地势，曲折连环，周围有十数里宽大。不识路径，湖中必不能去。贤侄若要前去，找一人前来与你同行，或者可以进去；若无此人，虽插翅也不能入此湖。”天霸道：“请问老叔，此人姓甚名谁？”褚标道：“此人姓万，名君召。那年偶至湖内，为李配所劫，即与李配比较一回武艺，还可以敌得过。因此李配爱他武艺，就将女儿与他，成了翁婿。但是万君召安分守业，不与李配同为，也曾劝过他改邪归正。争奈李配不听，万君召也无法，实是貌和心不和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说，这万君召家住何处？”褚标道：“其实不远，要去落马湖，必由他那里经过。”天霸道：“可否请老叔同小侄一行，将万君召请出来，好使小侄同他前去。”褚标道：“此事非是我不肯同贤侄前往，奈因我有件事，与君召不和，不便前去；不若贤侄独自去访，见着他将真话说出，他必答应。不但他可以与你同行，还可给你设计。我若一去，恐反于事无济，不是我催促贤侄，你是要紧前去才好。万君召家，从咱那里去，向东南大路而行，不过二十里即到万家庄了。贤侄恕老朽不留，就此请去吧！”天霸答应，辞了褚标，匆匆而行。

走了半日，已到了万家庄上。天霸问明门路，走到万家门口，向庄丁说明来历，请他进内通报。庄丁回道：“咱家大爷前三日去往淮安，说是早晚就要回来，你老有什么

话,请留下名帖。”天霸回道:“我来因要去落马湖拜望李配,不知那里的路径。因你家大爷,是他的女婿,故此前来约你家大爷同去。他既不在家,那里的路,究竟怎么走法?还是坐船去,还是有旱路可通呢?”那庄丁回道:“不瞒你老说,落马湖不曾去过。但是听说这湖内路颇为难走。四面皆有消息,若不知路径,触动机关,恐有性命之虞。”说罢,走进去了。黄天霸寻找客店住了,问了落马湖,店家说道:“前去只有十里路,就是落马湖的地界。”天霸回头一看,见东首有个小小市集。天霸走到市集上,瞥眼见街口有一座楼,外面挂着招牌,上写“悦来客店,安寓客商。”天霸踏步进内。店小二迎接出来。天霸又拣了个座头坐下,店小二在旁伺候。天霸便叫:“店小二,拿两角酒,端两碟下酒的菜来。”店小二答应,少停酒菜全送上来。天霸一面斟酒,一面望店小二问道:“你姓什名谁?”店小二道:“小人唤作胡四。”便回问道:“你老敢是从徐州来?到这里作什么贵干?”黄天霸道:“我要到海州做一买卖。此地是那里所管?离海州还有多远呢?”胡四道:“此地便是海州所管,到海州尚有四五十里。你老可是错走了道儿了?从徐州来,到海州去,应一直向东,怎么走到这里来呢?而且此地有个落马湖,其中歹人颇多,那些作买卖的,皆要越此过去,不敢经过此地,你老怎么倒反走来?”天霸道:“我是偶经此地,向不出门,因此走了错路。但不知你刚才说落马湖有些歹人,怎么叫个歹人?我实在不懂。”胡四道:“你老真是没出过门了。那落马湖内有三个大王,皆是浑身武艺。凡在客商经过,他也不问贫富,务要将钱留下;若是客商们不肯,即刻就害了性命。”说着斟了一大杯酒,放在天霸面前。

天霸端起酒杯正要喝,忽听下首桌上,有个人在那里叹气。天霸掉转头来一看,象似熟人,于是也叹了一口气。两个人看得发怔。忽见那人走到面前说道:“尊驾敢是姓黄,下面是个天字吗?”天霸道:“正是。不知你怎么晓得贱名呢?”那人道:“可记得五年前罗四虎家,有个总管张才吗?”天霸仔细一看道:“咱的眼力太钝,咱竟全不记得了。”又道:“你为何也在此?来干什么呢?”张才又道:“若不是在此遇见你老,小人竟要跑到海州去了。”黄天霸道:“这是为何?”张才道:“正是小人有件要事,要去寻找你老。难得在此巧遇,真是大幸。”说罢,便叫店小二将自己的酒菜取过来,又叫店小二出去另拿两样新鲜可口的菜进来下酒。店小二答应着,出去叫菜。张才见店小二走了,又看一看左右无人,便悄悄的说道:“只因大人被毛如虎的党羽于亮诓入摇般,送到落马湖孝配那里。那知大人的洪福齐天,不知怎的,李配手上的刀忽然落下。彼时小人也在那里,便谎说了两句话,将大人送至阴山洞内;故此又在李配跟前,讨了个巡哨差役,借着赶海州,给你老送信,前来搭救大人。不期在此巧遇,真是万幸!”天霸听说,又问道:“你为何在落马湖呢?”张才见问,便将以往之事述了一遍。天霸大喜。张才还欲说话,只见店小二拿进酒来,张才便住口不言。欲知张才说出什么话来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九回

张才设计救施公  
路通独力擒李配

却说张才叫小二出去：“等喊你再来！”店小二答应。张才复又说道：“你老可想个什么法儿，将大人救出来才好。你老不知那水寨里面，到处有埋伏。依小人的愚见，你老还得去海州一趟，将保护大人的那些老爷全请了来。约定明日二更时分，一齐进寨。小人预先在水寨外面，拣那有埋伏的所在插了柳树。你老就看定柳树，随弯就弯。直走进去，必须绕道湖后。因这湖面宽阔有十余里、前、左、右三面，皆是大水，非船不行。惟有后面一交冬令，那湖里水就涸了，不要船可以由湖上走得进去。却要由西南那条小道，才可走到后湖。你老切记，须从那道而去。小人到二更时分，即着心腹赶往前面放火，烧他寨栅。李配等看见前寨火起，必然出去看视。你们但见前面有了火光，此时我便将大人放出洞外。你老可一面专派两人接应，保护大人出去；一面由后寨杀人前寨，使李配出其不意，也可一股而擒。”彼此商议已定，张才抢去会帐，仍然进湖。

天霸赶回海州送信。走了半日，已到海州城里。进了行辕，大家见天霸已回，个个前来问道：“如今大人在于何处？可有点消息不曾？”天霸见问，即将如何在酒店内遇见张才，如何与张才定计，说了一遍。大家好不欢喜。黄天霸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即须前去。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人，可暗暗伏在落马湖前寨左右，以防李配凫水而逃；关贤弟、金大哥专为接应，保护大人；张桂兰、郝贤妹，专等大人出了后湖，可即保护大人在僻静处所等候；殿臣哥、起凤哥前来接应，一齐送大人入城。关贤弟、金大哥将大人交给桂兰、素玉，仍即转回水寨，帮同杀贼。我与李五哥先行杀人前寨。务要将李配等人拿住，不可放走一人。一来为大人报仇，二来为民除害。”大家齐声道好。又命施安去本城衙门送信。一会的俱已装束停当，各带兵刃暗器，分头前往。将近傍晚，已到落马湖。何路通、李七侯便在僻静地方，换了水行衣，悄悄的钻入湖内，直往水寨左右伏身，专等捉拿李配。黄天霸等一干人，照着张才的话，认定柳树，随弯就弯，直奔后湖而去。

且说张才回去，将酒店与黄天霸如何计议的话，一一告诉了施公。又遣了两个心腹人，密去前寨放火。诸事已定，只等二更时，便好去救施公。看看时候已到，忽听前面喧嚷之声，张才知是火起，赶即来到阴山洞，将施公放出，急急送往后湖。此时黄天霸等人也看见火光。关小西、金大力一看，前去接应。却好天霸已将李五等人伏在左近一带，只等火起，便好行事。张才刚出寨中，遇见黄天霸，正好送出施公。关小西接着，便把施公背起，直奔过湖，交给张桂兰、郝素玉两人保护；随即仍赶回头，以便接应。

天霸、李昆。再说天霸与李昆，见张才救出施公，由关小西、金大力保去，他二人也就跟着张才，直望前寨杀去，

再说李配、孙虎、赵龙、于亮四人，吃过晚饭，刚欲睡觉，忽听前面吵嚷。正欲着人去问，只见有两个喽罗，飞奔前来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，前寨起了火，寨栅已烧去了一大半，特报大王知道。”李配等闻报，吃惊不小，随手拿了件兵器，一齐赶奔前寨。只见火光烛大，寨栅已烧去大半，连忙喝令：“扑灭！”正扰乱之时，猛然知道背后有了奸细，即刻分派赵虎去往阴山洞，防备走了施公；又令孙龙去往右寨救火；自己与于亮督率喽罗，竭力灭火。正在扰乱之时，猛觉背后一刀砍来，李配赶着招架。天霸复又一刀，望着李配肩窝上刺。李配将天霸的刀拨开，复还一刀，直奔天霸胸前刺进。天霸赶着相迎。二人一来一往，拚命的大杀起来。于亮正欲上前来助李配，那边李五的刀如旋风般，一路砍来。于亮接着便杀。四个人分两边，直杀得难舍难分。正在酣战之时，忽见李五虚闪一刀，一溜烟跑了出去。于亮不舍，随后紧紧追来。李五取出弹弓，按定弹子，觑得切近，对定于亮左眼打去。于亮躲闪不及，一弹正中左眼，登时站立不住，栽倒在地。李五一个箭步跳到了面前，举起一刀，砍在于亮肩膊上砍下。那于亮“哎呀”一声，已不省人事，躺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李五又用刀，在他胫骨上尽力打了几下。于亮的胫骨，又成粉碎。李五复将他拖在一旁，再来帮助天霸去战李配。

只见天霸与李配，杀了个对手。李五看得着急，顺手摸出一弹，扯起弹弓，拍的一声，认定李配面上打来。李配正杀之间。耳边听有弹弓声，知有暗器打到，赶紧躲开。天霸见李配躲闪暗器，乘此一个闪电穿针，一刀从李配肋下刺进。李配从旁一让，不提防第二弹扫来，正中右耳。天霸见一刀未曾刺中，便用了鲤鱼翻身，跳入左边，一刀望李配左肋刺进。李配复又让过。那知李五第三弹又飞了过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配万万让不过去，面门上中了一弹，打得鲜血直流。李配知不是对手。忍着痛向天霸虚砍一刀，直往寨外跑去。天霸率李五紧紧追赶，赶到寨外，但见李配望湖内一跳，噗咚一声，钻入水底去了。天霸等见李配已经入水，便不追赶。复又到寨内探寻赵虎、孙龙。才转了两三个弯子，却好关小西迎面而来，左手执刀，右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——却是孙龙已被杀了。三人会合一处，复向前去寻党羽。刚到阴山洞，只见金大力与赵虎，正在那里厮杀。黄天霸取出金镖，出其不意，打了出来，赵虎未曾防备，腿上中了一镖，略吃一惊，手中的朴刀一乱，金大力来得快速，用足了劲，执定齐眉棍，使了个枯树盘根的架式，望着赵虎扫来。这一棍赵虎不曾让得及，已被打倒在地。关小西来得急速，复一刀，将赵虎的右腿砍断，在地上不能动弹了。那些喽罗见寨主全然丧命，也就一齐跪倒求降。

再说李配跳入湖中，以为可以保全性命。那知何路通在水底下等得正不耐烦，忽听湖上噗咚一声响，知道有人下来，赶着将眼睁开。仔细一看；果然有个人踏着水缓缓而来，何路通即先抄在前面，等李配来时，急切将拐照李配身上一钩，李配正望前去，不曾防得，站立不稳，被他钩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回 落马湖众寇伏诛 淮安府施公赴任

却说李配逃入湖内，被何路通用拐钩倒；又将李配肩膊上刺了几下。李配被刺，已是动弹不得。何路通便招呼李七侯，一同将李配拖出水面，捆绑停当。两个人横拖倒拉，一直拉进寨栅，去寻天霸等。却好天霸等来前寨打听李配的消息。正遇着何路通、李七侯从外面而来。黄天霸便问道：“何大哥，怎么样？果曾捉住没有？”何路通道：“擒住了，现在这里。”天霸等好不欢喜，走上前来先看了一看，复叫人扛抬到那三人一起。李五道：“如今是一个没有漏，全被我们捉了，倒是要去大人那里送信。最好就请大人到寨内安歇一夜，明天传知海州文武各官，将贼就地正法。”金大力道：“甚是有理。咱即便去请大人。”说着掉转飞跑，一直跑到后湖，不知施公躲在那里，大声喊道：“大人在那里？落马湖的强盗通捉了，请大人到寨内歇息发落吧！”一连叫了几声，方听见西北角上，树林子内，有人答应；却是女人声音，说道：“大人在这里。那可是金老爷吧？”金大力听得真切，知道是张桂兰答应，也就应道：“咱家里金大力。大人在那里？”张桂兰道：“金老爷不要来咧！咱们保大人去吧！你在那儿等着。”金大力也就不往前去，只在湖岸上等。

一会子，见施公扶着两个人前行，后跟着两人！原来王殿臣、郭起凤在前搀扶着，正要请施公回城。又听见金大力说话，施公便扶着王、郭两人缓缓前走，张桂兰、郝素玉在后跟随。金大力迎着施公，便先请了安。施公问其情形。大力一一回答。一路正在那里讲话：孙龙被关小西如何枭了首级，赵虎如何被棍打倒，于亮如何被李昆弹子打中左眼，李配如何凫水而逃，如何被何路通在水底里捉住。只见前面许多灯笼火把迎接出来。黄天霸等走到施公面前，请了安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又慰劳了数语，然后携同二人缓步入寨。到了寨内，就厅上坐下。就有张才前来磕头。施公着实安慰了他一番，又命他随便坐下。张才只得告座，众人又谢张才保护施公之力。张才只是谦逊，并道：“小人前蒙大人不杀之恩，又蒙慨助资本，虽粉身碎骨，难报大恩。而况此是应分，且不免有罪。今蒙大人不罪，还敢劳老爷们道谢吗？”于是，大家又说了一会捉拿李配的话。正欲叫人将李配押来讯问，只见两个喽罗，走到面前说道：“酒饭已备办好了。”张才答应一声，即站起来对施公道：“小人已招呼厨房，随便做了几件饭菜，请！”张、郝另设一桌。大家吃毕，此时天已大亮，只见人报进来道：“今有海州营参将王立本、海州知州李穆在寨外禀见。”施公听说，即令传见。张桂兰、郝素玉避入后面。

少停，海州参将及州官进来给施公行礼，请安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二人坐下。知州李穆禀道：“卑职等谬膺民社，地方上有这等大盗，不知预为缉获，以致残害百姓，

并累及大人。卑职等实在罪无可恕。即求大人从重参革,以儆效尤?”施公道:“贵州在此几年了?”李穆道:“卑职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才接印任事的。”施公不语。又问参将王立本道:“老兄光景也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印的?”王立本道:“参将是去年二月间,即补是缺。”施公道:“既是老兄到此,已届一年,为何连这起强贼全不知觉呢?”王立本道:“参将也曾风闻,颇思剪除,以绝民患;但未据地方百姓禀报,境内亦尚安静。参将的愚见: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若真正前去缉捕,特恐那盗贼拒捕起来,卑营的兵力固自不足,且恐激成大变。等到激变,势必详报上宪。在上宪知道的,立刻派营助剿,说参将尚为认真理事;若不知道的,不但不添兵前往,反说参将好名太甚,不自量力,癣疥之患,也须大动干戈?一纸札文,做成个‘办理不善,调省察看’,这还算是万幸;甚至奏参上去,连功名总不能保。因思好容易补了这个缺,大宪衙门,花费了若干,还各处请托当道说项。总想署缺后,藉此弥缝,兼可顾及一家妻子老小。怎么将此缺不要,做那好名之事呢?这样一想,便将此事懈怠下来了。那知大人又落在那强盗手里,参将是万万想不到的。今既如此,只有听大人奏参便了。”施公听罢,拈须微笑道:“据老兄所说,并非掩饰之词,倒是出于本心,本部堂原可曲谅。但不过你上负国恩,下误民事,即此两事,本部堂可不敢容情,只得据实奏参,听候圣上处置。”说罢,便将李配押解上来讯问。

手下人答应,即刻押李配、于亮、赵虎三人来到。孙龙已被杀死,自毋庸议。施公将李配等问了口供,李配等亦直认不讳。施公当命立刻就地正法,并同孙龙首级,一齐悬竿示众。又着海州知州查点钱粮数目,一一运入州库,以备正用。将房屋拆毁,众喽罗解散。诸事已毕,施公又向知州说道:“贵州为地方父母,理应剪除民害,除莠安民。今盗贼充塞,任意姑容,殊觉有负民望。姑念到任未久,着记大过一次。自后务要不避艰难,遇事认真。若再懈怠,本部堂定即参处。”州官唯唯应诺,复又叩头谢罪。施公这才起身,喝令:“回城。”早有人将绿呢大轿抬入。施公上了轿。知州与参将先行,施公在中,天霸等人骑马跟随在后。在路走了一日,进入海州,施公仍旧在行辕驻节。海州知州及参将,进来请安,然后禀见,各回本衙门而去。施公当晚即将海州营参将王立本,奏参出去。迟了两日,即望淮安而去。施公又命施安先行到淮去投红谕讷,这才乘坐官船,趲赶而行。

不一日,已到淮安。当有漕标各营统领、管带,淮扬兵备道,淮安知府,清河知县,南河各厅,佐贰杂职,以及闲官、候补人员,齐立码头迎接。施公船泊码头,有前任漕河总督上船恭请圣安。施公代安毕,彼此茗谈片刻而回。接着淮扬道、淮安府、清河县、所属各厅、佐贰杂职,分班禀见。后又是漕标中军、各营统带、淮安参将,一起一起,先后问安禀见毕。施公这才上岸,乘坐绿呢大轿,导以执事衙牌。只见金锣鸣处,一对对清道旗、飞虎旗、肃静回避牌、钦命牌;继以;头品顶戴、漕河总督部堂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淮安巡抚大臣、钦赐金牌、世袭一等侯爵、仓场总督、山东查赈大臣、特授江都县正堂诸衔;以后金瓜隔路,令箭令旗,对子马、顶马、亲兵、护勇、红黑旗、刽子手,前呼后拥,直往行辕而去。不一会已至行辕,施公在暖阁下轿,进了后堂,早见陈设齐



备。施公坐下，各官重复进见。施公又一一答礼毕，各官辞去。施公便择定次日辰刻接印。当有听差的传谕下去。到了次日，有本标中军，赍送王命、旗牌、关防前来。施公排设香案，行三跪九叩礼，望阙谢恩，领职任事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一回 褚壮士一意顺施公 贺人杰千里投天霸

且说自黄天霸去褚家庄，打听落马湖消息以后，褚标逐日探访，后来知道业已救出施公，猴儿李配俱已拿获正法。又闻施公已赴漕督本任，此时褚标就想前去淮安。忽有个至好的旧友，适从淮安到来，顺道来访。褚标便留他吃饭。席中他谈起施公许多好处，褚标听了，恨不得即刻前去看施公的新政，因此决计前去。他那朋友，过了一日，也就他往。褚标即打点行装，又买了好些土产，诸事停妥。这日带了一个庄丁，家里现成的骡车，将所有的行李各物装上车子，又带了防身的兵器，直往淮安进发。

不一日已至淮安，褚标并不另住客店，一直就往总督衙门而来。在辕门外将骡车停住，叫庄丁看守，他却进了头门，也不问清白，大踏步直向里走。那辕门上文武巡捕官，见着褚标那种样子：头戴灰色毡帽，身穿土布大袍，脚着尖脊蓝布百衲鞋，腰系一根蓝布束腰；黑黑的面庞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圆眼，大鼻梁，阔口，颌下一部银一般白须，雄赳赳走了进来，不知他是个什么人，遂上前喝道：“你这老头子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不曾见辕门口挂着虎头牌，上写督辕重地。快走出去！”说着就有两个亲兵前来赶他。褚标见此光景，也知道自己卤莽，并不见怪，忙对巡捕官打了一躬，堆着满脸的笑，向巡捕说道：“诸位老爷们有所不知，咱有个至好的朋友，姓黄名叫天霸。现在施大人前做中军副将。咱特来寻他叙谈叙谈。既是衙门内不许闲人擅进，就烦诸位派个人向黄天霸通报一声，就说褚家庄褚标特来与他相会。一来与他叙谈，二来结大人请安。”那巡捕官听了这话，暗道：“这老头还与咱们大人相好，又与咱们中军官是至好的朋友。看他这样，大概也是强盗出身。咱们幸而不曾得罪他，不然，要被黄天霸副将知道，咱们定然要讨没趣。”巡捕官一面暗想，一面也带笑答道：“原来你老与咱们衙门里黄老爷至好，咱们实在不知，倒多有得罪。但是黄老爷虽是督辕的中军官儿，他却另有自己的衙门，除三八衙门期来此办公，平时却不在这里。有时大人传见，他才来呢！咱们派个人领你老前去。”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亲兵，带领褚标向黄天霸衙门而去。褚标亦喝令庄丁赶着骡车，一同前去。

不一会已到，当由亲兵到号房内，先说明原委。那当差的即通报进去。此时褚标站在大堂上立等。不过一刻，只听里面传出一声：“伺候！”那衙门内兵役，个个齐立两旁。又见暖阁门开，黄天霸打从暖阁后走出，赶着走到褚标面前说道：“老叔远来，未曾迎接，多有得罪。请里面坐吧！”说着，便打了一躬，随即拉着褚标的手，一齐进入里面。当由管仪门的人，将暖阁仍然关闭。黄天霸将褚标让入书房，天霸重新见礼。彼此坐下，有家人献了茶。天霸便问道：“老叔行李，现在何处？”褚标道：“现在大门外，

还带了一个庄丁，一辆骡车。”天霸当即着人将行李等物搬进来安放停当。庄丁自有人照应，不必细说。天霸又道：“自去年腊月间与老叔别后，不觉又过新年两个月了，老叔精神是康健的。此间大人亦时常念及老叔，极思老叔到来叙谈叙谈。等一会儿，小侄当同老叔去大人那里。”褚标道：“便是老朽，也是时常念记大人。去年就要前来，后因又是家中有些琐事，所以直到今日。昨因有个朋友，从这里经过，到老朽那里说及大人许多的好处，实在难得。老朽听了此话，恨不得即日就到，看看大人的德政。今到此间，看这城内的光景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极了。还有那计贤侄、李五哥、关贤侄等人，并张家侄媳，想也都好。”天霸道：“计、李等人都好，便是你老侄媳妇也好。”说着就唤当差的道：“你快进去告诉太太，说褚老爷子来了，叫太太出来见礼。”褚标正欲阻挡，当差的已答应着进去。

不一会子，张桂兰带了两个丫环走了出来。褚标看见忙着起身。张桂兰已进了书房，向着褚标叫了一声，这才向上端端正正拜了两拜。褚标回了一礼，赶着拦住。张桂兰也就起身，在对面下首坐定。丫环站立背后。张桂兰向褚标说道：“自去年在咱家里见过老叔，不觉又是半年了，时常念记你老人家。今日见了面，你老人家的精神倒是怪好的。你老人家此来可在此多住些时日了。”褚标道：“便是咱也时常挂念你。自见你出嫁以后，半年多不见，今日见了，比你在家做闺女的时节，越发出落的多了。我那老兄弟可有信来？他几时来此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咱爹不久尚有信到，就是三月底四月初定来，大概到此也不远了。”褚标道：“咱极思与我那老兄弟谈谈。既是来得快，咱便在此等他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你老人家在这里多住些时，好在咱爹也来得快，你老两兄弟又谈的来，便住了一二年也不为多。要是怠慢你老人家，可不要见怪。”褚标、张桂兰、黄天霸三人正在闲谈，忽见有个当差的走到天霸面前说道：“回爷话：现在门外有个小孩子，年约十三四岁，口称姓贺名唤人杰；他爷子名天保——说与爷是结拜的兄弟。这贺人杰是奉他母亲之命，特从山东前来见爷，说有话面禀。爷还见他不见？”欲知黄天霸见与不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二回 黄天霸仗义抚孤儿 施贤臣诚心留壮士

却说黄天霸叫当差的将贺人杰带进来。那当差的答应着出去，一会子，将贺人杰领进。黄天霸远远看见，但见贺人杰年约十三四岁。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俊眼，高鼻梁、阔口；头戴一顶童子冠，一朵朱缨，战巍巍顶门高插，身穿一件月白湖绉洒花直裰，内衬大红绣花紧身短袄，葱绿束腰，长拖至足；下穿玄色湖绉洒花棉布马裤，脚着薄底绯缎绣花快鞋。满脸忠义形容，浑身英雄气概。大踏步跟着当差的走进书房。站定了脚步，望着当差的问道：“谁是咱四叔爷”当差的便指了一指，贺人杰便抢三步，走到黄天霸面前说道：“咱侄儿贺人杰给叔父叩头。”说罢，叩头下去。此时褚标、张桂兰二人见了这年幼英雄，不由得极口夸奖。独有黄天霸见此情形，不由心内一酸，扑簌簌落下两行英雄眼泪，哽咽着说：“侄儿罢了，且起来讲话。”贺人杰当即站起。黄天霸复指着褚标道：“这是褚老英雄，贤侄当得以祖父礼相见。”贺人杰听罢，复又恭恭敬敬，给褚标见过礼，站了起来，又指着张桂兰问黄天霸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黄天霸道：“此是你婶娘。”贺人杰听罢，又至张桂兰面前说道：“婶娘在上，侄儿有礼。”说着，也叩下头去。张桂兰赶着还了半礼，即拉他起来。

黄天霸便命贺人杰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贺人杰道：“今年十三岁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母亲康健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咱娘甚是康旺。叫给叔父请安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怎么这老远的路独自前来？你母亲怎么放心的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咱娘闻得叔父现在已作了官，跟着施大人在此。因此，咱娘叫侄儿前来投奔叔父。在大人跟前图个小小前程，将来替皇帝家出点力。一来不负咱爹生前的志愿，二来自己也可借着叔父的力，图个功名。咱娘还叫给叔父讲，请叔父看侄儿是个孤儿，不要忘与咱爹结拜之义。就便侄儿有什么不好，请叔父看侄年幼，只顾当着叔父亲生的儿子管束，将来好让侄儿成人。再，施大人面前，也请叔父转求大人，念咱爹生前有志向上，不意半途忽遭惨死，未能报大人一些恩德；还恳大人看顾侄儿，好教侄儿代咱爹报报大人的恩德。”黄天霸听了这些话，心中甚是难受；就是褚标、张桂兰听了，也觉代为叹惜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与你父亲虽是结拜，义胜同胞。咱正恨不能远顾贤侄，今既到此，咱自当格外照顾。但是你年纪太小，无事可做，且在咱这里习学些武艺。再过两年，等你大些。咱自当给你转求大人，图个前程与你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叔父在上，不是侄儿放肆，敢出大言。若说武艺一层，虽不十分精熟，咱在咱娘教授了几年，那刀枪棍棒倒也会耍几套。就侄儿背后这一口单刀，是侄儿最心爱的，一刻不离身畔。叔父如果不信，请在叔父前试一试。若有不精之处，即请叔父指教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将那月白湖绉外罩

脱去,右手在背后将单刀掣出,脸向着褚标、黄天霸、张桂兰说了一声:“放肆。”噗一声如一阵旋风般。一个箭步纵入院落。在当中站定,摆了架式,手执单刀舞将起来。先还慢慢的飞舞,愈逼愈紧。直到末后,只见一道白光盘旋上下,对面看不见人。褚标、黄天霸、张桂兰三人看到此处,齐声喝彩道:“小小年纪,有这刀法,真不愧了。”喝彩声未完,贺人杰已收住刀,复打个箭步,跳入书房以内,说道:“侄儿放肆,还求褚老爷子、叔父、婶娘指教。”褚标等再看贺人杰面不改色。大家更自惊爱,却好当差的来请吃午饭,张桂兰便辞入内室。

饮酒之间,黄天霸又将自己当日在江都县,如何行刺,如何投顺;施公如何劝濮天雕等,二人立志不行,后来三雄绝义;贺天保被于六飞抓抓死……前后对褚标说了一遍。褚标说道:“老朽当日听人说及贤侄逼死义嫂,砍死义兄,也怪贤侄不义。后来知道有那些情节,才知贤侄是迫不得已。就便天保贤侄,也是一团美意劝他们向上,争奈他们恩将仇报,反忘了当年情义。贺天保贤侄后死于非命。今日看来,天保贤侄有这样一个好小子,也不负他当年一番苦心。咱明日见施大人,倒要给人杰这孩儿,在大人跟前竭力的保举,求大人格外看顾。”人杰听这活当即出了位,走到褚标跟前,请了个安,说道:“谢老爷子关切。”褚标赶着拉起来,便笑对天霸道:“这小子倒乖巧,很有些武艺,有些聪明,将来不在你我之下。”褚标极其称赞,贺人杰重行入座,三人吃完了饭。黄天霸又叫当差,将关小西、李公然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等人请来。一会有子,关小西等人都到,统与褚标行过了礼。黄天霸又叫贺人杰与众人行礼,皆以伯叔上称。此时计全尚署赣榆县印;朱光祖自帮同捉了毛如虎,他自有事,不在淮安。除此二人外,大家挨次坐下,无非谈叙些阔别的话。后来说到关小西娶了郝素玉的事,褚标颇为欢喜。大家说说笑笑,不一会已是日落,大家就在此痛饮。席间褚标对着从人,甚夸贺人杰武艺高强,聪明伶俐,众人也自随声附和。饮酒已毕,众人散去。天霸就请褚标在小书房安歇;将贺人杰带入上房,又嘱咐张桂兰妥为照应,褚标到了小书房,便将带来的土产取出来,叫人送了进去;又吩咐庄丁明日先回,骡车仍带回庄。

褚标次早起来,梳洗毕,用过早点。换了服式,央黄天霸一同到漕督衙门,见施大人请安。黄天霸答应,当即同褚标出了自己衙门,直望漕署而去。到了漕督衙门,黄天霸即进入里面见施公,请过早安,便将褚标求见的話禀明。施公大喜,随即请见。施安出来,见着褚标,彼时便先行了礼,然后施安带领褚标入内。褚标一见施公,便行下礼去。施公赶着拉起道:“老英雄切不可如此,且请起来!”褚标立起,施公请他坐下,便叫人献茶来。然后施公说道:“某时刻纪念老英雄,为何直至今日才到?”褚标先将以上各情,回答了一遍,复又说道:“还求大人恕民人来迟之罪。”施公道:“老英雄说那里话来!但有一件,老英雄既已到此,可不能急急就去。”欲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三回

贺人杰神技取风旗  
余成龙巧智盗印信

话说褚标既见了施公，施公便留褚标在淮安多住些时。褚标本有此意，今见施公实意相留，也就当面答应。当日施公就留褚标在衙门内吃午饭；并将众英雄齐集衙内，招呼厨内备下两席酒。施公、褚标、黄天霸仨人一桌。关太、李昆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等一桌。大家皆略言别情，欢呼畅饮。酒席中间，施公谈起往事道：“某初任江都，巧逢贺义士改邪归正；因他一人，后来引荐了许多豪杰，某所以得有今日者，皆贺义士之力也。可惜贺义士中途猝遭惨死！今日诸君皆身受国恩，得皇家官禄，独贺义士不能享受，实是可叹！”

黄天霸、褚标二人，正欲说贺人杰已来，转求施公照应，难得施公先自说起，却是绝好的机会。当下褚标便开口说道：“贺天保中途惨死，也是他命该使然。仍蒙大人念念不忘，足见大人恩高义重。民人正为此事，拟欲转求大人，只是不敢启齿。”施公听了忙问道：“壮士有何事件只顾说来，大家斟酌便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自从贺天保死后，留下一子，名叫人杰。彼时才得六岁，跟着贺天保的妻子抚养，今年已十三岁了。昨日由山东来此投黄副将。适值民人先在黄副将衙门里，见了这贺人杰，年纪虽小，颇有胆识。民人当时以为他这小小年纪，必然同着伴儿，或是与他母亲同来。及至问他，他说是奉母命，一来因他父亲受大人的大恩，未曾报答，使他前来给大人请安，借图报效；二来知黄副将现已做官，他来投黄副将图个前程，因此辞了母亲，独自到此。”黄副将听他这话，便与他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前来给大人请安，力图报效则可；若说投我图个前程，我看你年纪又小，力量又小，有什么事可做呢？不如且在这里学习些武艺。过了三五年，等你武艺会了，再说吧！”那知贺人杰闻了黄副将之言，不由的发躁起来，当即说道：“若说年纪小，我已是十三岁了；若说武艺，那刀枪棍棒虽不能精熟，也还件件会使。”说着，他就将外面大衣掀去，在背后拔下单刀。一个箭步跳入院落之中，便使起刀来。民人与黄副将看他舞了一回，却是刀法精纯，毫无破绽，不愧他夸口。而且这小小年纪有此武艺，有此胆识，实在难得。今早黄副将本拟带他前来给大人请安，后来又怕冒昧，意欲先禀知大人，等大人示下之后，再带他来见。现在既蒙大人提及他父亲，故此民人斗胆，在大人面前面禀一切。可否求大人示下，唤他前来给大人请安？”施公听了，不由的笑容满脸。因叹道：“贺义士虽死，得有此子，也算后继有人了。而且据老英雄说，他的武艺高强，自然真实不错。黄副将可即将他领来与某相见，也算是故人之子了。”

黄天霸听了此言，一面谢了施公，一面答应出席而去。走出辕门，即拉了一匹马

跨上。一刻的工夫，已是到了自己衙门。黄天霸跳下马来，走入里面，不见贺人杰。正在询问，贺人杰已走进来，望着天霸道：“叔父一人回来吗？褚老爷子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赶快去换衣服。”张桂兰已将衣服拿出，贺人杰接过穿好，天霸又叫人备了一匹马，于是叔侄二人，上马而去。到了辕门，二人跳下马来。天霸在先，人杰在后，跟着径入书房。黄天霸便叫人杰给施公叩头。人杰即忙磕下头去，一连叩了三个头起来，复请了安，站立一旁。施公见人杰仪表非俗，满脸的英雄气概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即唤人杰添上座头，命人杰也入席吃饭。人杰复给施公谢了座，又请了安，然后在天霸下首坐定。

施公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十三岁。”施公又道：“本部堂才闻褚老英雄说，你的武艺很好。我看这小小年纪，有什么武艺？可对本部堂说来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咱才八岁，咱娘就教咱棍棒。后来到了十岁，咱娘又教咱刀枪，并教咱飞檐走壁，咱有时不肯学，咱娘就要打咱，还说爹是一身好武艺，又说咱这黄叔叔本领更高。叫咱学好了武艺来见大人，求大人赏个官儿给咱，一来给咱爹报恩，二来咱好图上进。如果大人要试试，咱便勉强使两套。”施公道：“那院落中旗杆上那面顺风旗，你可取得下来吗？”贺人杰见说，掉转头一望，即便道：“谨遵大人的吩咐。”说罢转了身，他已一个箭步到了院落。施公与褚标等一齐向外观看。只见贺人杰如猴儿上树般，已是上了旗杆顶上。再一转眼，贺人杰已将顺风旗取在手中。又复轻转身躯，用了个坠枝架式，将两只脚倒挂在旗杆尖子上面，手中执着顺风旗，迎风舞了一回。复将身子向后一缩，又向前一纵，便如燕子穿帘一般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贺人杰已由旗杆上落下，蹿入厅前。彼时施公见贺人杰由旗杆上忽跳下来，口里虽然喝彩，心内甚担惊。及至贺人杰已到了面前，又见他请了个安，双手将顺风旗呈上。不但施公极口赞赏，就是褚标、黄天霸等人，个个无不惊讶。施公一面叫贺人杰入座，一面叫施安去取十两银子，赏他买一套衣服。黄天霸又叫贺人杰谢了施公，这才入座。施公因叹道：贺义士义勇半生，今得有此子，虽在黄泉；亦当含笑。本部堂自当另眼看待，即黄贤弟亦要加意抚育，不负当年结义之情。黄天霸亦即唯唯道：“末将敢不遵命！”于是大家畅饮，直至日落方散。

从来乐极生忧，是一定不移之道。只因施公自放了漕督，从出京来直至到了淮安，沿路上访拿那些恶棍土豪，强梁大盗，实在不少，怎能一律肃清？且说淮安府东北，与海州交界地方，有座高山，这山名叫做摩天岭。这摩天岭高与天齐，岩峭壁，实是险峻，内中有伙强人，为首的姓余，名唤成龙，率领着头目喽罗在此占据。平时并不劫掠往来过客，专门扫劫富贵人家，因此左右颇为安静。余成龙具着一身本领，飞檐走壁，无一不精。闻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，他偏要显显本领，因此前来盗取印信。毕竟印信能否盗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四回

施贤臣丢失印信  
众英雄议访强人

却说施公正在书房秉烛观书，忽见由窗户外送进简帖一纸。施公赶过来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“过天星特借印信一用，日后着人去取。”施公看罢大惊，一面飭令施安去守印信，一面飞传黄天霸、李昆等人。少时黄天霸等齐集，连褚标也跟进来。施公即将简帖与大家看了。褚标忙问道：“大人可曾差人去看印没有？”施公道：“已着施安去看守了。”褚标不胜惊讶道：“大人中了那人投石问路的计了。”施公问：“怎么为投石问路？”褚标道：“来人本不知印信在于何处，所以投此简帖，令人设疑。若不使人看视，他却无法可想；今已着人去看，是领了他去，印信必失无疑”。正议论间，忽听东首一片声喧，报称失火。褚标等赶紧前去看视，乃是东首耳房前面。窗户纸烧着，无甚紧要。黄天霸等知道衙门内有了强人，正拟分头去捉，一眼瞧见施安也在那里张罗救火。褚标忙问道：“施大爷，你看视印信如何？”施安道：“刚才那里看了，丝毫没动。”褚标道：“你又中了他的计了，你再去看看！”施安听说，即刻飞奔前去看视，见那印箱仍摆在那里，只见上面铜锁已落了下来。施安忙将印箱开了，望里一看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果然黄金印已不在箱内了。施安忙着跑出来告知众人。黄天霸等一闻此言，一个个纵上房屋，四面寻找，那里有个影响？大家只得下来。此时已交四鼓，施公便命众人暂且散去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黄天霸仍到衙门内聚议，访拿强寇。黄天霸才进衙门，只见施安送上一枝弩箭。黄天霸接过一看，只见箭杆上写着“余成龙”三字。黄天霸看罢，便问施安道：“施贤弟，你这枝箭从哪里得了来？”施安道：“今日咱去登厕，走在花园门首经过，顺便到花园内去看看。才进得园门，只见太湖石上横着一枝箭，咱便拾起来一看，见箭杆上有‘余成龙’三字。且等大人起来，送给大人过目再说吧！”此时施公已派人出来传呼，施安当即进内伺候，见施公梳洗已毕，便将拾取弩箭的话，细细回明。施公便问道：“黄副将曾进来吗？”施安道：“来了。”施公便命：“请进来。”施安答应去请。黄天霸闻施公呼唤，赶着同李昆、关太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金大力等人，一齐到了书房，给施公请了早安。施公命大家会下，然后说道：“刚才据施安说，在花园内太湖石上拾了一枝弩箭，箭杆上有‘余成龙’三字。本部堂仔细想来，余成龙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人，昨夜来盗印信的，十分就是他了。众位贤弟可有知道这余成龙是何等样人，仕在何处的吗？”大家听了，俱各面面相觑，不能回答。黄天霸道：“昨夜来盗印信的那人，据末将看来，定是那余成龙无疑。唯这余成龙，末将等向未听见这个名字，也不知住在何处，或者是后起的，亦未可知。好在褚标现在这里，待末将回去问问褚标，或者他



可以知道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此话，甚合吾意。不必要贤弟回去，就请褚老英雄进来，大家商议便了。”说着就命人去请。

一会子褚标已到，给施公请过安坐下。施公便将施安拾到弩箭的事，告诉褚标一遍，褚标道：“但这余成龙，民人虽有些晓得，却不甚清楚，不知果是此人不是。数年前曾闻人说：离此淮安东北，海州交界处，近东海口地面，有座摩天岭，这摩天岭上有伙强人。为首的听说姓余，其人武艺高强，惯会飞檐走壁，而且能使弩箭暗器。平时却不劫掠往来客众，打听有那富贵人家，或是为官的赃物。要被他知道了，昼则明抢，夜则暗劫，定然劫掠一空。还有一件，周围百里之内，他并不骚扰。如此，其居心可想而知。大人的印信若果是被他盗去，他一定有个用意。定是闻大人手下有许多能人，他赌作气，偏要前来试试众人的本事；就是效张桂兰盗金牌的事。不然，他岂不知大人为官清正，他要来此盗取印信呢？”施公听了这番话，连连点头，便道：“老英雄所见，甚是有理。但印信既为他盗去。必得设法取回才好。”褚标正欲回答，那黄天霸听说，不由得气往上撞。“那怕他三头六臂，咱也要将他擒来，取回印信。”褚标见黄天霸发躁，赶着拦道：“黄贤侄，你总是这样性躁！凡事总须计议而行。况且我虽这样说法，也料不定就是摩天岭上那个姓余的盗去。万一不是，黄贤侄你又便如何？依我的愚见，明日可请一人先去那里打听清楚。如果真是他盗去，咱们再设法向他要回，能再说他改邪归正，投顺大人更好。若不能如愿，就将他擒来问罪、亦未为晚。若依着自己性子，一味好胜，我知黄贤侄的本领不在人下，要知‘强人更有强人，高手更有高手’。何能自恃己勇，蔑视一切？如此莽撞，甚至误却大事，也未可知。”施公听说极称道：“老英雄所说，真是在情在理。黄贤弟勇固有余，见识究竟不足。”

此时黄天霸被褚标说了这一番的话，已是退下火去。便向褚标说：“依老叔所见，须先派人前去打听。但是印信是要紧的物件，有碍大人前程，须得赶紧去取回，不能迟缓时日。究竟应派何人去打听呢？”褚标道：“诸位老兄弟、老贤侄，可不要怪老朽多事，却要在大人前讨个差使，一来聊报大人的恩德，二来帮帮诸位的忙。等打听的确，咱即回来送信，不知诸位以为然否？”施公说道：“某本拟相烦老英雄去走一趟，只是不便奉请。难得老英雄不辞劳苦，某即一切奉托。”大家见施公一口应允，又重托了褚标，皆有些暗暗不平之意，却又不能形于面色。一来碍着施公，不敢违拗；二来褚标究竟是个前辈。当下议论已毕，各人散出衙门。褚标仍与黄天霸同回到了衙门，褚标即打点包裹，带了防身兵器，预备前行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五回

张桂兰缓言劝人杰  
褚壮士暗地访成龙

话说黄天霸回了衙门，将褚标极称余成龙武艺高强，自己讨差去摩天岭的话，告诉了张桂兰。彼时张桂兰并未有甚不愤。但道：“褚老叔既是讨差前去，他自有他的把握；老爷虽不惧人，能得褚老叔将印信讨回，也省却许多事件。老爷何必有不平呢？”黄天霸听了，也只无言。此时贺人杰也在旁边，先听黄天霸那一番言语，已是不平的很；及见张桂兰又说出这些话来，实在按捺不下，便厉声说道：“婶娘此言差矣！我叔父自随大人以来，立了多少功劳，捉了多少强寇，江湖上谁不知叔父武艺高强？今日大人失去印信，如叔父再去取回，这件功劳定是不小。褚老爷子到此，不过顽耍顽耍，他便要夺我叔父的功劳，其实甘心不得。就便叔父容纳得下，侄儿也不肯将这件功劳让于褚老爷子。那怕那余成龙三头六臂，不要叔父去。就凭着侄儿一人，若不将那印信盗回，把余成龙捉住，誓不见叔爷、婶娘之面。褚老爷子未免欺人太甚了！”说罢忿忿不已。

黄天霸、张桂兰二人听了此话，心下颇为喜悦。皆夸他年纪虽小，志气甚大。桂兰当即拦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知道什么事情？褚老爷子他是一片盛意，我且让着他三分，尔何得如此粗卤？是在背地说，褚老爷子不知道；若叫他听见了，岂不给他遭怪？若说你的武艺高强，究竟力量不足。安知余成龙是何等样人？连我，褚老爷子尚且叫我不去，他要见机而行，保况你是他的孙儿辈呢？以后切不可如此。要给大人知道了，一定要说你不遵命，若怪罪下来，如何担当得起？况且你母亲使你到此，虽说叫你来投你叔父，你叔父与我自然把你做子侄般看待。不然，固属对不起你母亲，也对不起你爹爹。但是无论何事，你既要图前程，总要仗仰大人的恩德。大人若见罪下来，就是你叔父也不能为力。还有一说，你爹爹死后，你母亲只有你一个儿子，将来养老送终，全靠在你身上。你若前去摩天岭，能将那姓余的捉住，把印信取回，自然名震一世；万一敌不过那姓余的，闹出别的乱子来，不但我们对不起你母亲，即是你也对不起你母亲，那时叫你母亲怎样呢？侄儿你是个极聪明、极乖巧的人。好宝贝儿，你听婶娘的话。”贺人杰听了张桂兰的一番言话，才将一盆极旺的火熄下去。

再说褚标在施公前，讨了差使，同黄天霸回来后，也不耽搁。打了个小包裹，带了几两散碎银子，又将防身的兵器藏好，当即出了淮安城，直往摩天岭而去。不过一日路程，已至海州交界，当下寻了客店住下。褚标即与店小二闲谈起来，先说无关紧要的话。慢慢问道：“小二！咱问你这里有座摩天岭，走那里去？离此有多远？”那店小二道：“你老问这摩天岭，是干什么呢？”褚标道：“咱有个亲戚，住在那里。咱去寻亲

戚去呢!”店小二道:“摩天岭就在东北,离此还有十来里就到了。”褚标又说道:“这摩天岭上有强盗吗?”那小二又道:“岭上强盗虽有,是不打劫客商的。而且那个大王,为人最好。摩天岭左近一带,凡那没衣没食的穷民,山上的大王还有时给他们衣食,从来不与人为难。”褚标道:“你道他不打劫客商,他的钱从那里来呢?”店小二道:“听说从远方打劫来的,皆是些脏钱。”褚标道:“那大王名唤什么?”店小二道:“那山上共有三个大王:大大王姓余,名成龙,绰号过天星。二大王姓陆,名文豹,绰号铁臂汉。三大王姓任,名唤勇,绰号穿山甲。皆是全身武艺,飞檐走壁,无一不能。”褚标道:“他们三个大王,有多大年纪了?”店小二道:“据人说,都在二十来岁。”褚标听说,心下大喜,暗道:“印信定是他盗去。咱既到此,莫如前去会他,先以厉害说之,却看他如何回答,再做商议。”主意想定,又吃了些面饭。此时已是日落,就拣了一间卧房,歇息一夜。

次早起来,梳洗已毕。唤小二打了一角酒,取了两块面饼,独自吃过。便将兵器藏好,又将包裹寄交店小二道:“咱去看看亲戚就来。这个包裹,暂且寄下。房饭钱待咱回来再算。”店小二答应,将包裹接去。褚标大踏步出了客店,直望摩天岭而去,不一会已至。褚标抬头一看,见那摩天岭甚是高险,四面皆是峭壁峻岩,山顶上有十来间房屋。在山的左首有一条石路,由山根下直达山顶,约有五里之遥。半山有一道栅栏,上面钉着许多三棱钉,栅栏里面有好些人看守在那里。褚标在山前看一遍,复绕至山脚背后又看了一会,只是看不到头。原来这摩天岭背后是海口,不通旱道。虽有出路,非船不能进口。褚标察看已毕,复到山前,顺着石路走上山去。刚至栅门,就有人问道:“来者是谁?可通名来,好报与大王知道。”褚标答道:“烦你向你家寨主说声:咱海州褚标慕名前来拜望,并有要话面叙。”当下喽罗闻说,即去通报。余成龙闻说,便问陆文豹、任勇说道:“这褚标此来,定有缘故。咱们若不见他,他还道咱们胆怯。莫若将他请进来,看他说什么话,咱们再作商议。”陆文豹道:“咱素闻褚标是江湖上的老前辈。此人颇有声名,武艺亦很过得去。就是他那口单刀,亦实在不弱。忽然到此,决非访慕咱们的名儿来,定有别的缘故。”余成龙道:“贤弟有所不知,这褚标现在施公那里,与黄天霸等人同在一起。今日此来,一定为前日愚兄干的那件事。咱们且将他迎接上来,再说便了。”因此就叫:“排队相迎!”余成龙仨人也换了衣服,迎将出去。

褚标在栅门外,等了一会,正在着急。忽见栅门大开,里面一队队走出,有二三百喽罗;末后有三个少年人。当首一人,身長七尺开外,头戴一顶英雄冠,身穿一件月白洒花直裰。脚踏乌缎粉底靴;面如满月,眼若流星,弯弯的两道浓眉,大鼻梁,阔口。后跟着一个,身長也有七尺。淡黄色面皮,一双怪眼,两道扫帚眉。尖鼻梁,瓢儿嘴;身穿玄色直裰,脚登薄底快靴。末后一人,却是个五短身材,黑漆漆一个团脸。一双环眼,两道浓眉,生得颇为粗笨。褚标看罢,正欲上前打话。只见那为首的迎至面前,双手一拱,一声高叫:“褚老英雄到此,我等有失远迎,多有得罪。”说着就邀褚标进入栅门。褚标亦回道:“便是老夫,亦久慕大名,拜访来迟,亦望恕罪。但不知那位是余

贤弟？”那为首的问道：“岂敢，在下便是。”褚标亦望余成龙拱了拱手。余成龙便与褚标进内。一会子已至厅上，彼此重新见礼。褚标又与陆文豹、任勇两人通了姓名，这才坐下。余成龙首先问道：“闻得老英雄一向皆在总漕施公那里，同黄天霸等人帮着施公建功立业，除暴安民。今日老英雄何以有暇光降到此呢？”褚标听说，知道余成龙已知自己的来意，便道：“老夫久慕贤弟的大名，早要来此拜访。只因承总漕施大人不弃，留在衙门，帮同照料。数日内衙门内出了一件事，施大人的印信，忽然被人盗去。当时追擒不着，后来拾得一枝弩箭，那箭上写着大名，因此老夫知道是贤弟前去，故意卖弄武艺，将印信取来。所以今日特地前来索取，但不知贤弟肯否见还？”欲知余成龙果肯交还印信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六回 余成龙激走褚标 贺人杰智诱任勇

却说褚标向余成龙索取印信，余成龙道：“施公印信却现在这里。老英雄此来，非是某等有却大面不给，当日议取印信的时节，在这山上设了一座凌虚楼，预备将来把印信取来，存在这凌虚楼上，为的是素闻黄天霸武艺高强，随了施大人建了许多功劳，立了许多事业，我们江湖上，绿林中的朋友，不知被他害了多少。我等去取印信并非要害施公，亦非假词给那江湖绿林的朋友图个报复，只因要与天霸比试比试。我能将印信盗来，他再能将印信盗去，我等便甘心拜服他是天下的第一个好汉。虽使我等拜他为师，我等亦心甘情愿。若他没有这等本领，不能将印信盗回，我等要这印信有何用处？便叫他亲自前来，拜求上山，我等也可将印信取出，交给他回去消差。我等并无他意，不过要与黄天霸比一比手段罢了！”褚标道：“贤弟言之差矣！黄天霸又与贤弟毫无意见，贤弟等又说别无他意。今日将印信盗来，贤弟此举得在老汉看来，并非与黄天霸过不去，直是与施大人过不去了。这印信是圣上赐与施大人的，施大人失了印信，圣上知道必然要见罪于他。黄天霸虽在那里当差，大人失了印信，他寻得着固是他的功劳；就便寻不着，他也没有什么大罪，不过难为施大人罢了。贤弟等与施大人平日又无意见，这是何苦做此举呢？若说要与黄天霸比试比试。自古‘好汉爱好汉，惺惺惜惺惺’，你既慕他的名，改一日等老汉带领他来，或是请贤弟等到淮安去，与他比试比试，又何必借作这个事儿挟制呢？还有一说，实不相瞒，老汉未来之先，黄天霸早要到此，是老汉再三阻拦，并在施大人面前讨了这个差使；以为赖着老面子，与老弟说个三言两语，叫贤弟将印信送去。一来免得黄天霸与贤弟伤了和气，二来老汉也可在施大人面前要个脸儿。我看贤弟也是个英雄好汉，老汉既来，又在施大人面前夸了口，非是老汉太弱惧怕老弟，谅老弟也该知道我。能予把个脸面，即时将印信送交出来，咱们认个好朋友，以后还得来来往往。如果一定执意，老汉虽不能遽伤和气，即施大却也不是好惹的。就将黄天霸丢开，他那里素来有名武艺出众的，也还不少。贤弟虽有此山寨，恐怕众人都到，贤弟也不得易于维持。势成骑虎，好时老汉也好过问了。贤弟还请三思！”余成龙道：“老英雄言之差矣！我等既有成议，何能不践前言？非是我等不看老英雄大面，争奈凌虚楼既建造不易，又因我等既将那印信盗来，何可轻易送去？若要如此，给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，不说我等是因老英雄万难有却，只道我等终是胆怯，岂不见笑于旁人？若说施公不是好惹的，把手下能人亦甚多，老英雄这句话，更觉得有些错了！除非我等在先不做此事；既做此事，难道还惧怕不成？任那施以难惹，手下能人甚多，他虽三头六臂，且放着我这小小山寨他们来打便了，我等

又何惧哉？还请老英雄不必干预。你我是好朋友，不必因此翻脸。”褚标听了这番话，已是气往上撞。恨不得即刻拔出刀来，与他等争个高下。复一思想，因道：“贤弟等既是不看老汉的薄面，定要与黄天霸比试，老汉亦不能勉强；就便勉强，贤弟等不信老汉的话，也是枉然！老汉就此告辞，日后却不要悔恨。”余成龙道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何悔之有？就烦老英雄回去将这话告诉黄天霸，说他来此盗取印信便了。”褚标辞去，余成龙等送至山下而别。褚标回至客店算明房饭钱，回淮安送信。

再说贺人杰被张桂兰劝了一顿，当时虽默默不语，后来独自暗想道：“我奉母亲之命前来投奔黄叔叔。要想立点功劳，图个小小前程。现在眼见得有此机会，我也好借此图个出身。叔父、婶娘不让我去，好不闷杀人也！我何不瞒了叔父、婶娘，悄悄的前去一趟？将那印信盗回，也可显显我的本领。”主意想定，吃过晚饭，乘着张桂兰不在房内，便悄悄将夜行衣靠、单刀偷去，放在一旁。等到黄天霸、张桂兰睡熟，他便换了夜行衣；又将随身衣服打了个包袱，系在身后，又将那单刀暗藏在身旁。贺人杰还有个绝技，惯使金钱镖，能在黑夜打人，百步之内，百发百中。时将三鼓，贺人杰悄悄开了厅门，施展出飞檐走壁之能，由后院墙绕越而去，所幸无一人知道。他更心中大喜，直往摩天岭而去。路行一日，已离摩天岭不远，就在左近寻了客店，吃了些饭食。先与店小二谈了一会，又问了摩天岭上一番风景。只见那店小二答道：“摩天岭现有三位大王：大大王姓余名成龙，二大王姓陆名文豹，三大王姓任名勇。这三个人皆是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。闻得前数日还将漕督施大人印信盗来，现藏在楼上。小客官，你想想看：总漕施大人那里有多少能人，那印信尚且被他盗去，何况你个小客官，不过十来岁，就有多大本领，可以敌挡得住那三个强人？终不然白白的将命送在那里。这是何苦？”贺人杰听了这一番话，暗自好笑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极承指教！”说罢，将房饭钱算还，直往摩天岭而去。

走了半日，已到岭上，便望寨栅前门行去。却好今日是任勇巡哨，刚至栅门，猛见山下走上一个年幼小子。但见：头戴玄色湖绉洒花包脑，周围安着一排雪亮镜光，顶门上打着一个英雄结，身穿玄色衣靠，脚登薄底快靴，背后结束着一个包裹，胯下藏着一柄单刀；雪白面孔，两道浓眉，一双秀眼，高鼻梁、阔口，约有十三四岁年纪，任勇看罢，暗自称羨，便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敢探咱爷爷山寨！”贺人杰正往前走，忽听里面有人喝问，也便喝道：“上面听着，咱小爷爷乃江南四大霸天贺天保之子贺人杰是也！尔是何人？可是山寨之主吗？快通名来，小爷爷有话要讲。”任勇答道：“咱便是第三寨主任勇。尔既闻咱爷爷大名，有何话讲，即便讲来！”贺人杰道：“此间非讲话之所。快开寨门，让咱进去与你说话。”任勇听罢，即着小喽罗开了栅门。贺人杰大踏步走入，望着那任勇拱一拱手，说声：“请了。”任勇也回了一回，复问道：“有何话讲？请道其详。”贺人杰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若寨主不弃，请至里面，细陈衷肠。”此时任勇不知何意，也就将贺人杰邀入里面。贺人杰重行施礼，这才彼此坐下。贺人杰当下开口说道：“在下向闻大名，未经识面，刚才多多得罪，尚求见容。在下祖籍山东，父亲贺天保，同称四大霸天，江湖上谁人不晓？只因黄天霸投顺了赃官施不全，他只恋富贵功

名，忘却当年结义，勒逼我父亲投顺。我父亲不肯，看结义之情，勉强相从。”因胡诌道：“他又逼着我父亲往恶虎村，说濮天雕、武天虬二位叔父。怎奈濮天雕二位叔父不从，黄天霸就杀死武天虬，逼死我两位婶母。濮天雕虽然逃走，他心中却疑我父亲忘绝结义之情，后来狭路相逢，濮天雕暗用飞抓，将我父亲打死。虽说濮天雕后亦被黄天霸所杀，总之不为黄天霸绝义，我父亲、叔父、婶母，如何得死？彼时在下才交六岁，可怜我母亲抚我成人，今年已是十三岁了。此种父仇，如何不报？又恨孤立无援，因此竭诚不远千里，来投寨下。若念江湖上义气，即容收留，愿助一臂之力去捉赃官，同擒天霸，报仇雪恨。若不容收留，即使告辞，去投他处，再图报复，不敢勉强。”任勇听了这一番话，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七回 余成龙误留贺人杰 施贤臣独遣李公然

却说任勇听了贺人杰一番假话，心中疑惑不定。欲便留住，又恐余成龙、陆文豹不肯；欲待不留，又深爱贺人杰小小年纪，有些胆识。只得叫贺人杰权且等待，他与余成龙、陆文豹商量妥当，再定行止，当下贺人杰便在外厢，暂且歇下。

任勇随即进内，将以上的话与余成龙、陆文豹二人说明，余成龙道：“这小子现在何处？”任勇道：“现在外面，小弟因不敢自主，特地禀明两位哥哥。如可收留，小弟便带他进来；若还不然，便叫他去投奔别处。”余成龙道：“这小子你曾问他，多大年纪？”任勇道：“小弟也曾问过了，今年一十三岁，倒生得伶俐乖巧。”余成龙道：“你曾问他会有什么武艺？”任勇道：“却不曾问得。但见他腰下藏一口单刀，想来也知一二。”余成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带他来看看再作计议。”任勇答应，复至外间将贺人杰带进大寨。贺人杰站立身躯，望着余成龙、陆文豹行了礼。余成龙看见贺人杰年纪虽小，颇有英雄气概，也自暗喜。因道：“你这小孩子，多大年纪了？到此因何事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后辈今年入校一十三岁。只因图报父仇，不远千里而来，竭诚投效，望助我一臂之力！”余成龙道：“据你所言，要报父仇。但是你父亲贺天保，系死在濮天雕手内，并非黄天霸害死，何得冤屈好人？就便你父亲是黄天霸所害，要知他的武艺高强，施不全防护甚严，何能便去报仇雪恨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大王言之差矣！若说咱父亲不是黄天霸所害，反说他是好人，果大王名为江湖上朋友的义气，实与黄天霸一类，即不肯助后辈去报父仇。若说黄天霸武艺高强，难道真个是三头六臂？虽后辈年幼，不有力敌，有大王的英勇，何患不能？今大王盛称他本领高强，不但无心帮助后辈，全无那江湖上的义气，是直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若说那脏官施不全防护甚严，前闻丢失金牌，即系一女子盗去；女流之辈尚且有此胆量，何况大王四海知名？在后辈看来，施不全防备虽严，亦不在大王意下。但恐大王无意于此，只得借此相推，后辈亦不能强勉而行，只好再投他处了。”

余成龙听了此话，正欲收留。忽然心中一动，便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畜生！看你这小小年纪，胆敢在爷爷前蒙混！显见你那脏官指使，叫你来探听虚实，还敢来蒙混爷爷吗？下面听着：速将之小畜生绑去斩了！”但见贺人杰并不惊骇，复怒目而视，道：“大王既不见容，复相疑忌。某父仇固不可报，反落不美之名，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？与其身遭冤屈，不若刎颈自明。一死之后，有好知道亦不免耻笑大王：不顾义敢，不知好人，但存疑忌之心，逼煞孤儿自刎。被江湖上唾骂。”说罢，嗖的一声，将腰下所藏的单刀抽出，即向颈上刎去。当时任勇在旁，赶即上前，将刀夺去。余成龙出位，向



贺人杰道：“前言不过相戏，何必认真？”叫声：“贤侄，你若果真为报父仇而来，咱自当同助贤侄一臂之力，但是贤侄亦不可稍怀二心。”贺人杰道：“父仇不共戴天，既承叔父等见容，何能心怀异志？请叔父等放心。”余成龙听罢大喜，当下让贺人杰坐下，又与贺人杰谈论些武艺。贺人杰又使了一回刀法，却不敢过显手段，十分本领，尚留着三分，好使余成龙等不为防备。由此贺人杰暂且住下，专等得便，即将印信盗回，在施公前立功。

且说黄天霸与张桂兰，次日起来，不见了贺人杰。又见厅门大开，知道贺人杰负气而走，必要往摩天岭去盗印信。当下黄天霸却是大喜，以为：这小孩子有此胆量，有此武艺，将来大有作用；却又甚忧：此去摩天岭虽不过二日路程，沿途却无妨碍，但闻得余成龙颇有武艺，他若负着豪气，万一被余成龙所算，我如何对得起哥哥？自思自想，只得仍回上房，说与张桂兰知道，张桂兰听说，颇为着急。二人商量毕，黄天霸用过早饭，即便往总督衙门而来。却好施公已经升帐，黄天霸先与众人见过，说明贺人杰黑夜逃走，径往摩天岭捉余成龙，盗回印信。大家皆为贺人杰担忧，必须赶去，方保无虞。黄天霸道：“正为此要回禀大人，亲自向前去。”正说话间，见施安出来问道：“黄老爷今早可曾来？大人要传见问话。”黄天霸闻说，即便同施安入内，先给施公请了安，站立一旁。施公道：“前日褚老英雄前去摩天岭，访拿余成龙，不知究竟如何，印信可能取得回来？使我放心不下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正为此事，要禀明大人：只因贺天保子人杰，因大人失去印信，他便负气前往，欲去将余成龙捉住，印信盗回。未将见他年幼，恐非余成龙敌手，竭力拦阻；未将之妻张桂兰亦竭力阻止。他彼时虽未前去，等到夜半，他竟私自越墙而去，未将等全然不知。今早天明，却才知道。因此禀明大人，未将欲亲去一走——恐这小孩子有失，未将便对不起贺天保。特来申明，求赏一行。”施公闻言，又惊又喜。因道：“黄贤弟你自前去，固是好极，免得小英雄有失。但本部堂这里何人保护？在本部堂看来，好在褚老英雄现在那里，贺人杰虽然前去，褚老英雄必然是见面的。万一贺人杰与那余成龙交起手来，褚老英雄断无不帮助之理。在本部堂之意，黄贤弟之去且从缓。莫若使李五贤弟前去一探，便知分晓。而且这贺人杰年纪虽小，他那一番举止动静，不是个一莽之夫，此去必有计谋。本部堂印信，由他取回，亦未可知。更兼他武艺出众，又有褚老英雄，这事决无妨碍。”黄天霸见说，亦不便再言，心中却是很不放心。

施公因立传李公然进内，将上项话说了一遍。李公然那敢怠慢？立刻收拾，出了衙门，直望摩天岭而去。走有十来里路，只见褚标迎面回来。李公然走上一步，便先问道：“褚老英雄所办之事如何？曾看见贺人杰吗？”褚标惊讶问道：“你怎么问我这话？我不曾见过小厮。”李公然便将贺人杰私往摩天岭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褚标颇为惊恐。复又将余成龙建造凌虚楼，藏收印信，定要黄天霸来取，不肯送还的话，亦告知李公然。二人说了一会，李昆复请褚标同往摩天岭一走，褚标当即答应。二人趑趄赶往前进，不一会已到山脚下面。正要分路，忽见一人好似贺人杰模样，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八回 李公然前往摩天岭 贺人杰初探凌虚楼

且说李昆拉着褚标望岭上看去，发明是人杰。李昆递了个暗号。贺人杰听见暗号，知道是自家人，因也递了暗号下来，说道：“雁儿落下海滩去了。”李昆听兑，知道叫他在僻静处等候，有话回说。他心中大喜。即拉着褚标望往山后行来。走了有半里多路，但见一带树林，浓荫密布，甚为僻静。二人行入林内，坐下歇息。约有半个时辰，只见贺人杰也入林来。大家一见，好不欢喜。

贺人杰便与褚标、李昆行过礼，然后坐下，望褚标说道：“孙儿自那日大人失去印信，当时孙儿就欲前来。后因黄叔父与婶母二人再三拦阻，不肯放行。不然，与老爷子同来，也可会会那姓余的是什么样。因气闷不过，只得黑夜暗暗出来，打算打此路走，定然碰着老爷子，彼此有个帮手。及至到了山下细细打听，知道老爷子说他不听，已经回淮安去。孙儿暗想：既已到此，终不然还自回去，算白跑一趟不成？又恐怕那姓余的果然厉害，孙儿敌不过他，不但无功，反要见罪。因此想了个法儿，前去骗他。假说：黄叔父只图富贵功名，不顾当年结义，逼死爹爹等人；我特地前来，请他助一臂之力，前去报仇雪恨。余成龙等被我一片假言，把他说的居然相信，便留我寨内玩耍；还说等过两年，再给我做个头目，共图大事。我这两日已将他岭上出入门路，看了个熟悉。惟有那藏印信的所在，叫做凌虚楼。还未去过。但听说这楼上四面皆有消息，若不知道路径，踏着消息，便是死路。我今日已与那姓任的说过，叫他带我到楼上去看看，他已答应。我将这凌虚楼探看清楚，得便就将印信盗回，前去见大人立功。今日老爷子与伯父前来，却更天假其便。最好在附近客店暂住一两天，一经将凌虚楼路径探明，便悄悄地前来报信。就请老爷子或李伯父赶往淮安，禀明大人，即日请黄叔父与诸位伯父叔父发兵前来，拿捉强人，烧毁山寨，但是印信包在我身上盗回便了。此间不便耽搁，早晚便来送信。还有一层，老爷子所住客店的门首，却要做个暗记，以便孙儿易见。”褚标、李昆二人听贺人杰这一番说话，实在夸奖他真有见识，因道：“看你这小小年纪，倒做出这一番惊人出色事来。你可牢记，我等住的客寓门口，有石灰手指印的便是。那里一经探实，即便前来传信，一来免得大人担忧，二来也可早去立功领赏。此去小心看记！莫要画虎不成，反被他害。切记！切记！”贺人杰答应，随即起身告辞，匆匆而去。褚标、李昆，也就赶路而行。离这摩天岭约有二里多路，已到褚标前次住的好客店。褚标等就这店内住下。那店小二见是熟客，便上来照应一切。二人饮酒中间，皆夸奖人杰有见识。有胆量，将来不在你我之下。饮酒已毕，褚标即与李昆出店闲逛，乘便就在石灰店内买了些石灰，暗暗地在客店门口打了一个手印，

然后进店安歇，专等贺人杰前来送信，不表。

再说贺人杰别了褚标，再入山寨，还是如两日前的一样，各处玩耍。余成龙等亦爱他少年英勇，听他自便。却好走到凌虚楼前，遇见余成龙由楼上下来。贺人杰故作不知，站立一旁，等余成龙走到面前，贺人杰上前说道：“叔父，这楼造得很好，侄儿来了几日，时常听见任叔父夸奖这楼的妙处。侄儿极想上去玩耍玩耍，任叔父只不许侄儿独自上去，说只这楼上有什么消息，如果踏着机关，便要死于非命。请问叔父，究竟这楼上有什么消息？当日造这楼，究为着何事？请叔父告知侄儿，以便知道此中奥妙。”余成龙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今既问我，便告诉你，谅也无妨碍。只因三年前，那凤凰岭张七的女儿张桂兰，盗去施不全那赃官的金牌，后来被黄天霸前往讨回；凤凰岭张桂兰又许配黄天霸为妻。我听见此话，甚为负气，因此造了这座凌虚楼，共计三层，将施不全那赃官的印信盗来，藏在最顶上一层。指明要黄天霸来取。在贤侄未到前一日，施不全那里就着褚标那老儿前来问说，叫咱讲些交情，看褚老儿薄面，将那印信交出，他从中讲和，两不相扰。咱却未曾应允，并叫他带信：速令黄天霸来自取。却把那老儿气走了。但是那老儿一去，必然回到淮安说明此事。黄天霸听说此话，两三日内必定前来。眼见得黄天霸那小子，不久要死于这楼上了。”贺人杰又问道：“叔父讲了一回，侄儿还是不明白，怎么黄天霸上了这楼，就要死的？别人到这楼上就不死吗？”余成龙道：“侄儿你那里知道？不是黄天霸到这楼上就要死，别人就不死。只因这楼四面皆有消息，知道路径的便不会死，不知的便要送死的。黄天霸从来未到此地，现在要取那赃官的印信，如何不来？既来这里，不知这楼的路径，不是就要死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照叔父所言，黄天霸不来则已，既来定要死的了！果真如此，不但叔父宿气可消，就便侄儿冤仇也算报了。但是有一件可虑：若黄天霸前来盗那印信，料不定要与他厮杀。在三位叔父对这楼上路径是熟的，固然不怕；万一那时叔父等凑手不及，侄儿与他交手起来，这楼上的路径，侄儿又不熟，不是白白送一条性命在这楼上吗？”余成龙道：“贤侄之言，甚是有理。你就随我到这楼上去看一看，把那路径认明，以备一时的缓急。”贺人杰心中暗喜，当时就与余成龙走上楼去。由那扶梯走上，一层层的共计有二十四级。上了楼面，迎着扶梯有一黑漆板门，半开半掩。余成龙却不进去，偏从板门侧首扶梯左边月亮门走进。贺人杰问道：“为何不走这正门，偏从只小门进去，却是何故？”余成龙见问，复转身走到黑板门口，先将右脚在门外站定，后将左脚送入门内，轻轻的在楼板上踏了一脚，只听响了一声，一块板滚了下去。贺人杰走到跟前主滚板上一看：但见下面漆黑无光，深不见底。余成龙道：“这下面便叫陷人坑。不知道的从这门进去，踏着这滚板，人就落下去了。不要刀杀枪刺，也便活活饿死。”贺人杰看罢，随着余成龙走入月亮门，向左首转了三四个月牙弯，才到第一层楼面。但见楼面当中，设着一座朱漆神龛，龛后有两扇暗门。余成龙将暗门一推，吱呀一声开了。二人进内仍在左首转了一个弯，却是扶梯。由下至上只有二十四级，也是黑漆板门两扇，左首也有月亮门一个。却不从月亮门进去，偏从正门走入。贺人杰又问道：“因何这一层又不从月亮门走呢？”余成龙道：“这叫做疑兵计。万一有人上来，知道头一层是从月

亮门走进的，到了第二层定是仍然如此，他就上当了。这第二层的月亮门内也装着滚板，下面尽是套索。有人落下，就被套索缚了。”贺人杰答应。二人走入正门，便是第三层楼面。中间也设着神龛，扶梯却不在龛内；由神龛背后有一小门，门内装有扶梯，也是二十四级。上得楼来，但见四面窗棂俱皆关闭。贺人杰便去开那窗棂，并无格门钩搭，只是开不下来。余成龙见贺人杰不知此中消息。便道：“贤侄我开与你看。”说着用手在东首柱子上将机关一按，窗格全开。余成龙便往中梁上一指道：“贤侄你看那盒子内，便是赃官施不全的印信了。”贺人杰抬头一看，只见中悬一盒，四面皆是铁丝做成的细网，任他神仙也飞不出铁网。贺人杰暗暗记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九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壮士回署搬兵

话说贺人杰将余成龙诱人凌虚楼，探明路径，并知印信悬挂中梁上面，一一谨记，复与余成龙在楼上耍了一会，然后同下楼来。又将转弯抹角，暗埋的消息所在，到处记明，遂与余成龙回至厅上。却好陆文豹、任勇也在那里，大家便坐下。贺人杰又对着余成龙盛夸凌虚楼如何险峻，如何奥妙。余成龙见贺人杰极口夸奖，自己也喜不自胜，因夸道：“贤侄，不是咱夸这大口，那赃官的印信藏在那里，任他黄天霸三头六臂，到了此地，也算到望乡台了。”随时，余成龙等即命摆酒，彼此畅饮，欢呼而散。

到了夜半，贺人杰乘大家睡熟独自起来，换了夜行衣靠，手执朴刀，藏了金钱镖，悄悄的来到凌虚楼。先将四面一望，见那看守楼门及打更的小喽罗俱已睡着，他便展出飞檐走壁的武艺，拨开楼门，复将楼门掩起，捏着步上了扶梯，记着路径，走到第一层楼面。真是身如飞燕，毫无声息。彼时不敢怠慢，复至第二层上面。略为喘息，便向第三层而来。到了三层上面，先将火光一亮。认定中梁右首。一个箭步纵上神龛。略一垫脚，复望上一纵，将右手搭住中梁；随将两脚一缩，一弯腰将两脚在梁上挂定，变了个猿猴坠枝的架式，左手执刀，右手便去摘那印信的盒子。正欲摘下，忽然想道：“此时若即取下，如何下得此岭？不得下岭，事必泄漏。不但印信复失，连我的性命难保。好在此楼上已熟悉，取回印信，这又何难？且待等数天，明日先去报知，约定日期，叫褚老爷子同李柏父赶回淮安，禀明大人。等我黄叔父等人到来，约定行事，里应外合，还怕这三个狗强盗捉拿不住，印信失去不成吗？”主意想定，随即由楼上跳下，轻轻站立楼面，复将各处扇窗格，关闭停妥，一层层走下楼来。开了楼门，复又四面一看，见看守楼门的仍然睡着，即打更的也已走了出去，幸喜一人均未知觉。贺人杰赶着一溜烟如旋风般回到了自己房内。先将房门关上，然后卸去夜行衣靠上床。略一歇息，已是天明。即便起来。梳洗已毕。用过早点，便向余成龙说道：“今日天气甚好，侄儿意欲下岭玩耍一回。约至当午，即便回岭，特与叔父说知。”余成龙道：“贤侄既要去岭下玩耍，须得早去早回。”贺人杰答应退出，心中大喜。走至房内，换了衣服，藏起腰刀暗器，复与余成龙等三人告别，然后往岭下走来。

到了岭下，顺着大路匆匆而行，沿途留心客店。走有三四里路，见东首有一小镇市，便望镇上行来。走至街头，见西首有家酒店，檐口挂着一面招牌，写：“悦来店安寓客商”。贺人杰走进酒店，见吃酒的人甚多。因拣了座头坐下，便叫小二打壶酒来。店小二才答应着去打酒。只见李昆从店后走出来。贺人杰一见，便递了暗号。李昆回头一看，见了贺人杰，彼此会了意。贺人杰坐着，仍然不动。一会儿店小二将酒打

来,并有两碟小菜。贺人杰对店小二道:“你这店内人多嘈杂,这店后面有座头吗?”店小二道:“店后座头倒有,但是钱要双倍的。”贺人杰道:“你给我移到后面去,我就给你双倍钱,又有什么大事?”店小二答应,赶着将酒菜移至后面。贺人杰亦跟了进来。却好李昆已在那里等着。于是贺人杰拣了一个净室,店小二将酒菜排好,又赶着进内问道:“小客官有何吩咐?”贺人杰指着李昆说道:“不意在这里巧遇这位客人,他是咱的亲戚。你给我再添一副杯箸,再打一壶酒来。”说罢,店小二出去。二人方吃得两杯酒,店小二已将菜送进,却是一盘牛脯、一盘白煮鸡,排在桌上,问道:“你老还要什么菜?”李昆道:“你且等着,咱们再要什么,招呼你们便了。”店小二出去。李昆因问道:“贤侄此来,定有消息。”贺人杰道:“伯父,小侄特来送信。那凌虚楼果然造得厉害!不是小侄用语言将余成龙同骗上楼,探明路径,问明消息,不必说黄叔父不能上去,便是神仙也难将印信取回来。”遂将凌虚楼共计三层,上面如何埋伏,如何暗装消息机关,铁网如何厉害,如何灵巧,细细说了一遍。又道:“小侄昨夜乘余成龙等人睡熟,却暗暗上去一次,观了路径。所以特赶前来,请伯父赶紧回到淮安,禀明大人知道。请大人快差我黄叔父及诸位伯父、叔父,悄的前来。约期五日后——二十六日,夜半子时,齐到岭上,在栅门前举火为号。余成龙等看见栅外火起,必然出来看视,小侄便乘其不备,去凌虚楼将印信盗出,便请伯父至凌虚楼后岭接应。但看楼上火起,便是小侄盗回印信的时候。但这岭上只有一条小路,且只能一人行走,余成龙又得派人在那里防守隘口。伯父到时,务将那把守的人先行打死,然后方无挡绊,小侄盗出印信,岭上的各事,便不能兼顾,却只管将印信星夜送回淮安。捉拿强人,焚毁山寨,皆仗诸位伯父、叔父之力。”正说到此,褚标亦从外面走进,瞥见贺人杰与李昆在那里密语。褚标赶至跟前说道:“好话不瞒人,瞒人非好话。”李昆二人听见吃了一惊,再一抬头,见是褚标,赶着让坐。贺人杰又向褚标行了礼,然后坐下,复将前言细细说了一遍。只喜得褚标拍案叫绝。三人又密议了片刻。贺人杰又将店小二喊进,算明酒菜各帐,当时将钱付出,即告辞褚、李二人,仍回摩天岭而去。

单说褚标见人杰走后,即与李昆说道:“这回去淮安送信这个差使,不是老夫与贤侄争夺,最好让老夫且去走一趟。一来贤侄二十六夜要去接应人杰,不能误事;二来老夫是个闲人,借此好去遛遛腿;三则好让贤侄在此养歇几日,等到那夜好立大功。”李昆道:“既是你要去,小侄那敢违拗?但日期急迫,须得如期而来,大家皆要扮作客商模样,在此会齐,一同行事。”褚标道:“贤侄放心,毋须叮嘱。”当即打了包裹,又与店主算还房饭钱,即刻起身,回淮安去。黄天霸等人,单看见褚标一人回来,倒吓了一跳。及至问了细底,才知贺人杰所为,大家欢喜。又见褚标与大家说明一切,即刻同去禀见。

施公见褚标回来,满心欢喜,忙问:“贺人杰曾否遇见?印信究在哪里?”褚标先上前行了礼,然的坐下,将以往之事禀说一遍。施公听说,拈着髭须,赞不绝口。因说:“这贺人杰年纪虽小,却有如此见识,真不愧义士之子。不但本部堂多一勇士,即国家亦多一栋梁。今既如此,自黄贤弟以次,可急速前往,毋令小英雄望眼欲穿。褚老英

雄业已往返两次,不能再劳,即请在署安歇。王殿臣、郭起凤亦毋须同行,留在淮安,听候调遣。”施公吩咐已毕,黄天霸唯唯而退。当即收束停当,各带兵刃暗器,连夜分三起出城。头一起是黄天霸、何路通二人,扮作卖艺模样。第二起是李七侯、关太、金大力三人,扮作客商模样;第三起是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,扮作村妇模样。共计七人,直往摩天岭进发。正走之间,只见李昆从对面迎来,彼此照会,分别投店歇下,只等夜半行事,去捉强人。毕竟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回 黄天霸大破摩天岭 贺人杰火烧凌虚楼

话说黄天霸等男女七人，猛然巧遇李昆，分别投店歇下。到了初更时分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吹得那草木齐鸣。黄天霸心中大悦，暗道：“有此好风，今夜去烧山寨，正是天假其便。”大家不言而喻，略微歇息。到了二更时分，一个个都换了夜行衣靠，饱餐饮食，手执利刃，各将暗器藏好；又各带火种，越出店门，打了暗号，齐奔摩天岭而去。

且说李昆因贺人杰约定在凌虚楼背后岭下接应，他便望这条路而去。一会儿已至山岭背后。趁着星光，定睛看去，果然是一条窄径，两旁皆峭壁岩，笔陡直上，只容一人。李昆顺着路，一步步望上而行，走到半腰，有一排木栅，将人挡住。李昆正要越栅而过，只听栅内有人说道：“好大风，咱弟兄们在这里值更，遇见这样的天气，便是咱们的好日子到了。”又听一人答道：“老三，你不要嫌苦，听见昨日大王还吩咐我们：小心看守。这条路虽无人知道，却逼近凌虚楼后面。万一有了奸细，偷过木栅，到了楼上将印信盗去，我们可了不得咧！”李昆在黑暗中听了细切，一个纵步蹿上木栅，定睛一看，见里面有个更栅，栅内露出灯光。他一箭步蹿跳下来，如秋风落叶，轻而且快。脚踏实地，先将弹子掏出几枚捏在左手，右手执定单刀，大踏步跨入更房，飞的一刀劈去，只听咕咚一声，一个栽倒在地。又一个正要喊叫，李昆来得飞快，趁手一刀，又复砍死。旁边又有一个，见两人已经杀死在地，赶着跪倒，向李昆哀求饶命。李昆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看木栅的。”李昆道：“此去凌虚楼还有多远？”那人道：“还有半里路光景。”李昆道：“这凌虚楼何人把守？”那人道：“是两个头目把守三大王任勇不时巡察。”李昆道：“你们这看更的共有几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四个一班，共有八人。这上夜是派我们的班。”李昆道：“你这里只有三人，还有一人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那一个今日病了未来。”李昆问话已毕，即将那人背缚起来，抛在一旁。李昆便坐在更栅，专等凌虚楼火起，好出去接应。

且说黄天霸等七人到了岭上，望前一看，见上面一排木栅，甚是坚固。木栅里面，还露着灯光未熄，耳内听得更锣声响。黄天霸等便低低的打了个暗号，大家明白，便将火种取出。除关太、金大力两个不能上高，其余五个，一个个如燕子穿帘，齐跳上木栅。一声呐喊，大家将火种抛下，随即跳进木栅里面。关太、金大力趁势将木栅砍开，一拥而进。只见那更房里面着了火种，又兼狂风不息，霎时风助火势，火仗风威，将一排寨栅及更房等屋，尽烧得一片通红。再加呐喊之声不绝于耳。那些小喽罗从睡梦中惊醒，急急报知余成龙等三人。余成龙、陆文豹、任勇三人，忽听报栅门火起，赶忙提了兵刃走将出来。却好黄天霸等已入了里面，一见余成龙等迎将出来，便大声齐喊



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强盗！胆敢将漕督的印信盗去！你可认得爷爷黄天霸吗？特来取尔的狗命。”余成龙听罢，哈哈大笑，也不答话，抡刀便杀过来。黄天霸接着，两兵相接，真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，二人一来一往，在火光中杀得真真是好看。陆文豹在旁见余成龙杀黄天霸不下，赶着一刀，往天霸砍来。关太赶一步，迎了上去，两以儿杀得团团转。金大力持着镔铁棍，只顾在那里打扫喽罗；可怜好些喽罗，遇着棍不是头破，就是脑裂，李七侯便往各处放火。何路通此时已抢入大寨，放起火来。张桂兰在旁，看见黄开霸战余成龙不下，即将袖箭放出，嗖的一声，直向余成龙面门打来。余成龙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往旁边一闪，让过袖箭，复虚砍一刀，回身就走。黄天霸紧紧赶来。正赶之间，忽见余成龙将手一抬，嗖的一声，一枝弩箭正往黄天霸射来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赶着用刀一拨，那支弩箭落在地。正要还他一镖，余成龙一个箭步已至天霸面前，举手一刀，即往天霸顶砍来，天霸往上一迎，将刀架住，趁势一个卧虎翻身，直往余成龙胸前滚来。余成龙又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跳出圈外。黄天霸来得飞快，赶紧前进一刀，认定余成龙左肩砍下。余成龙将身一偏，转身一刀，望天霸大腿搠到。天霸往后一退，一招手将镖飞去，认着余成龙面门打来。余成龙眼尖手快，一面将头一埋，那只金镖从头顶上擦过，后进一刀，从天霸裆下棚来。天霸赶着让过，复一镖往余成龙腿上打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镖余成龙却让不过去，小腿上着了一镖。余成龙连说：“不好！”负着痛带镖而逃。黄天霸追赶上去。

再说陆文豹同关小西两个，战到七十余合了。关小西杀得兴起，大喝一声，一刀将陆文豹砍下一只膀臂。陆文豹正待要走，关小西又赶上一刀，砍倒在地。此时张桂兰见黄天霸追赶余成龙，恐怕天霸有失，因亦赶去，却走错了路，不意向凌虚楼而来。刚到楼下，只见贺人杰同着一个矮大汉，在那里浑杀，看看贺人杰抵敌不住。张桂兰便大喊一声道：“人杰快使劲儿！你婶娘在此。”说着一个箭步纵到跟前，抡起一刀，直望那大汉砍下。你道这矮大汉是谁？就是任勇。本来同余成龙、陆文豹两个出去看栅门前失火，因听见黄天霸等到来，知道大势有变，急赶着望凌虚楼而来，恐怕印信有失。才到楼下，看见贺人杰在那里，已经杀死几个喽罗，正欲上楼去盗印信。任勇赶将上前，同贺人杰杀将起来。贺人杰虽然武艺高强，究竟气力薄弱，怎当得任勇力大如牛？看看抵敌不住，却好张桂兰一声喊叫，贺人杰听得清楚，犹如猛虎添翼，登时精神陡长，气力倍加。只说得一句：“婶母，这王八羔子交付你了，我上楼去也！”说罢舍了任勇，竟上凌虚楼而去。

任勇正杀得高兴，眼见贺人杰要死在手内，忽然听见张桂兰来助，不免心中一慌；加之张桂兰刀法神速，他招架不及，只虚砍一刀，转身逃走。张桂兰那里肯放？随即一枝袖箭，直望任勇打来。只听得咕咚一声，任勇栽倒在地。桂兰复赶上一步，举起刀来，认定胳膊上溯了几下。那两只胳膊，已经离了肩窝，复一刀结果了性命。张桂兰见任勇已死，抛在一旁，再去寻找天霸。才转过两个弯，见天霸迎面而来，后跟着关小西、郝素玉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。天霸开口，便向张桂兰问道：“你曾看见人杰么？”张桂兰道：“他上凌虚楼去了！余成龙那厮曾捉住吗？”天霸道：“结果了！”原来余成龙着了

一镖，转身逃走，正要从地道内逃，该应天网恢恢难逃，正遇见何路通烧了大寨，迎面而来，出其不意，当头一拐。余成龙不曾让得及，在肩上着了一下；接着黄天霸复一刀，从背后直穿过前胸，倒地而死。黄天霸等正在那里说话，猛一抬头，见前面火光冲天，直冲霄汉。此时凌虚楼，已被贺人杰将印信取得，从顶上一层放起火来。黄天霸等赶着火光前去，寻着贺人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一回

## 缴印信人杰立功 敬河神贤臣致祭

却说人杰既将印信取回，火烧了凌虚楼，同黄天霸等七人，寻了两间空屋，在那里歇息。再说李公然在凌虚楼背后，窄路旁边，更栅以内，专待凌虚楼火起，便来接应人杰，一直等到四更将尽，不见动静。正在心烦意乱，忽见凌虚楼火冲霄汉，知道贺人杰已经得手。他赶着提了刀，直奔岭上走来。赶到逼近，那条狭路已被凌虚楼上烧枯的木料，压落下来，将路塞断。李昆转身回走，复往岭前赶去，走了好一会，才到摩天岭面前。抬头望岭上一看，但见余火犹存，浓烟尚袅。李昆赶着上了岭，一路寻找前去，只见尸骸遍地，血肉模糊，寻了一会才到。天霸人众，彼此见说了原由，皆各欢喜无限。此时天已将明，大家又略坐片刻，已是大亮，于是大家将大寨内所有未经焚毁物件、银两财帛，逐一查明，聚在一处。又将未死的喽罗等众，皆叫到面前，发放回家，又留二三十名，押令着扛抬物件，并将余屋拆毁。所有死尸，概行掩埋起来。诸事已毕，喽罗扛着物件，贺人杰捧着印信，并带了余成龙等三首级，一齐下岭，走至悦来店。李昆又到店内，说明情由，算还房饭钱。那镇市上方才晓得是施大人暗里派了官兵，来捉拿岭上的强人。黄天霸等也将所住的客店房饭钱算交清楚，这对一齐望着淮安而去。

在路行了二日，已到淮安。当即入城，回到衙门，先报进去。施公闻报，即刻传见。黄天霸趋步进内，施公一一慰劳，众人又各各请安。末后贺人杰恭恭敬敬将印信送到，交与施公，道：“请大人验看收执。”施公接过了，将盒子开了，验明不错，当交施安收去掌管。施安接过去退下。施公因向贺人杰道：“本部堂一时疏忽，将国宝为强人盗去。若非小英雄设计取回，本部堂亦难逃处分。今多亏小英雄胆识兼备，致国宝失而复得，这件功劳，要算小英雄第一。本部堂却无以酬报，先只好给个千总顶戴，归本标差遣，聊以酬今日之劳；待随后另有功劳，再行申奏，请旨奖赏。”贺人杰赶着上前请安，禀道：“承蒙大人恩德。小民年幼，多有卤莽之处。今大人不加罪责，反蒙厚赏，小民断不敢领。等随后立有微劳，再请大人恩赏吧！”施公拈须微笑道：“小英雄不必过谦。一来为小英雄，稍承先志；二来使本部堂聊表寸心。倘若再辞，反使本部堂不安。”黄天霸见施公说得恳切，即命贺人杰道：“既承大人逾格栽培，厚加恩赏，却之反为不恭。且谢过大人，受了此职以后再图报效，不负大恩便了。”贺人杰因道：“卑职既受了大人恩赏，当效犬马之劳！”说罢，又叩了两个头，谢了恩，站立一旁。黄天霸复又禀道：“摩天岭大寨内，所有搜出银两物件。悉数命小喽罗扛抬回来；并余成龙、陆文豹、任勇三名首犯的首级。亦带到此，请祈发落。”施公道：“将余成龙等三人首级，于

头门外悬竿示众。所有财物，全行存库。小喽罗皆系赤子，尽放回家。”黄天霸答应，大家辞出，发落已毕，各回衙门。

且说贺人杰得了千总，心中十分欢喜。黄天霸、张桂兰夫妇二人，也是喜之无限，商议道：“人杰侄儿，今蒙大人赏了官职，咱们虽不是嫡亲叔婶，也如同胞一般，也得给他做个面子，备两席酒，请请大众。一来是我们的体面，二来也给大家喜欢喜欢，拚个一醉，老爷意下如何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夫人之言，甚合吾意，就是明日请酒便了。”张桂兰又道：“贺家嫂子，远在山东。他儿子今日作了官，也得寄封信与他，使他欢喜，以慰他抚养一番。”于是黄天霸就请人写好了一封信，寄往山东，并接他义嫂。次日又去备了两席酒，着本衙门差官，各处去请客。大家叨光，闻是喜酒，俱各前来。这个消息又传到施公耳里，施公又着施安送了五十两银子，给贺人杰为犒赏之费。黄天霸只得代他收下，当时便与施安说道：“本来也要请老弟到此小饮三杯，特恐被大人知道，诸多不便，故不曾去请。今蒙大人又有赏赐，贤弟可莫怪愚兄未曾下帖！屈留在此，大家欢喜一日。”施安也答应。

此日却正好是三月初三，上巳佳节。又兼天气晴朗，春意融和，大家举杯痛饮。自午至暮，无不欢呼快乐。其中有猜拳行令的，有击鼓催花的，满座纷纷，谈笑典雅，及至酒阑，犹有余兴。褚标在壁上，取下朴刀按一按，跳出院落，舞了一路单刀，耍了个四门。果然刀法精纯，不愧老当益壮。舞毕，褚标站在院落，对众笑道：“老夫不弹此调久矣！幸尚未生疏，将来还可凭这老伴儿解解闷。”大家极加夸赞。褚标复向贺人杰道：“你高兴么？咱与你杀个老少对手。”贺人杰道：“还望老爷子指教！”说着，便取了一柄单刀，跳出院落，与褚标对敌。立定脚步，摆了架式，说了一声：“请”。褚标还答了一句：“有占。”即将刀望人杰砍来，人杰赶着招架；一来一往，左拦右隔，前遮后挡，两人舞在一团，俨然如逢大敌。大家看着无不赞赏。二人舞毕，复入了座，彼此又夸赞了一回，又饮两杯酒，饭毕各散。

时光荏苒，又是四月初旬。这日正逢致祭河神之期，施公早三日前，挂出牌来：届期仰合署文武官员，军民人等，一体拈香。到了次日，施公五更起来，外面炮响三声，鼓乐齐鸣。施公出了辕门，前面本标中员，如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贺人杰等，皆各按本职公服，坐于马上先行。施公面前，有漕运总督亲兵一队，两旁戈什哈（蒙语：即王爷、将官的亲兵。）八名，扶着轿扛，一路上威武武，直往河神庙而来。不一会已到庙前，各官员纷纷下马。施公亦在庙门前下轿。此时早有淮扬兵备道，淮安府、县，暨各厅各委佐二杂职，候备人员，挨次排班，齐立两旁伺候。施公从容上殿，先奏了乐，施公上香已毕。礼生赞礼。施公及大小官员，一齐行礼。俟读祝后，礼毕，各官随着施公站立起来。当有庙中住持道士，延请施公至客厅用茗。然后施公起身，各官恭送如仪。施公至庙门外上轿，吩咐回衙，各官亦纷纷归署不提。

再说施公端坐轿中，忽见道旁有一少妇，身穿白衣麻裙，手持纸锭。系新丧模样，站立路旁，让施公轿子过去。忽然起一阵狂风，在那少妇前旋转不定，猛然将那少妇

麻裙吹开。施公瞥眼一看，见麻裙中露出红裤，心中大异。即于轿前，密令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道：“你暗暗尾随这妇人前去。看他所往何处，及家住那里，一一访明，回来禀告。”王、郭二人答应去探。施公回衙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二回

### 风卷麻裙含冤待白 尘埋绣履抱屈难申

话说王殿臣、郭起凤奉了施公密谕，尾随那风卷麻裙露出红裤的少妇，一直跟出东门。又行二三里，那妇人到了新坟面前，将纸镮焚化，席地而坐，掩着面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王、郭细听哭声，虽然呜咽，毫不哀痛。正在那里两相私议。忽然又见一阵狂风，先将纸镮灰吹得四散，复将那少妇麻裙前后裙门，一齐吹开，露出一条大红裤子。王、郭二人再仔细一看，见那裤子，乃是新的，心中更加疑惑。又见那少妇等旋风过去，在新坟上叩祝不已。脸上颜色，颇为惊恐。王、郭二人知道中间必有缘故。不一会，那少妇站起来，将身上灰尘扑了扑，即向原路回来。王、郭二人即闪入树林。却好那少妇从树林前经过，他二人仍然尾随在后，重复跟入东门，直至狮子巷，看着那妇人进门后，才向附近觅了一家茶店。

二人进了茶店，对坐下来，叫店小二泡了一壶茶。那店小二将茶泡上，王殿臣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那小二道：“小人姓王名叫小二。”王殿臣又问道：“你这店开了几时了？”王二道：“小人这店从前年就开了。”郭起凤道：“你在这里多少工钱一个月？”王二道：“这店是小人父亲开的。”王殿臣道：“你原来不是伙计，还是小老板呢！”郭起凤道：“离你这店南首第五个门，那一家死了个什么人？我看他家门首挂着重孝，还有个少妇穿着一身麻衣，才从门外走了进去，那是他家的什么人？还是媳妇，还是女儿呢？”王二道：“他家姓吴，死的这人名叫其仁，今年才二十四岁。那戴孝的妇人，就是吴其仁的老婆。”郭起凤道：“这小小年纪，把这样个年轻的老婆抛下来了，叫他在那里守寡，实也可怜！但这吴其仁是什么病死的呢？他还有父母兄弟没有？”王二道：“他无父母，又无兄弟，只有他一人。平日家道也还过得去，薄薄的也有些田房产业。就是这吴其仁年纪虽轻，身材相貌，却生得颇为丑陋。听说还有个暗病，终年的委委顿顿。若问他什么病死的？在死的前一日，我们还看见他在外面行走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忽然他家里人出来说，半夜时忽得了一个急病，施救不及，等到四更就死了。未及半日，经吴其仁老婆娘家的人来了几个，就收殓起来，在家停了七天，就抬出去葬了。”王殿臣道：“这吴其仁丈人家姓什么呢？”王二道：“听说姓何，住在北门大街，家内开着杂货店，家道也过得去。王殿臣道：“吴其仁既死，也就算了。只可怜他的老婆，这种青年，便叫他做个寡妇，又无儿女抚养，如何度日呢？”王二闻言，笑而不答。王殿臣、郭起凤亦心知有异，不便再问。遂将茶钱付讫，出门而去，又在附近一带，访问了一回。有说那少妇不甚端的，有说死者身死不明的，人言啧啧，莫衷一是。直到天晚，王殿臣、郭起凤才回衙门，将以上所见所闻，一一禀知施公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施公即传山阳县到署谕话。山阳县奉传，随即稟到。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，坐在一旁。施公说道：“本部堂奉请贵县，并无他事。只因昨早往河神庙拈香回来，途中见一少妇，身穿麻衣，手持纸镮。忽遇旋风，见少妇麻裙卷起，中露红裤。本部堂心颇滋疑，即刻密令差官侦探。后据差官稟复，谓那少妇系祭扫新坟。从旁微窥，该少妇既焚纸镮，哭而不哀。忽旋风吹其纸钱四散，又将麻裙卷起，那红裤露了出来；及风过处，该少妇仍然穿着麻裙。又见该少妇当旋风吹散纸钱时，形色仓皇，叩祝不已，颇有愧对惊惶之色。及跟随进城，至该少妇家附近访察，知死者为妇之夫，无病暴卒，卒后遂殓，殓之后遂葬，殊见草率。且该少妇颇有丑声。本部堂想其中必有冤枉，因此请贵县，务即访察明白，俾死者不致含冤，生者难逃法网。今具限三日，贵县即行详复，毋得含混宕延！”山阳县闻说，口内道是，心内却暗想道：“途中少妇，风卷麻裙，与他何涉？即有冤枉，也未据报，尽可不问。他偏闲得没事，寻件事出来做做，好博得他清正的名声。他又不肯自办，委我去访。你道这样无影无形的案件，从那里办起？”无可奈何，只得答应出来，且回本署，再作计议。山阳县才告退出去。

未及一刻，忽听大堂上鼓声打得乱响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施公即令施安去问何事。施安这才至二堂，已有值日差官，传报进来，施安忙问何事。值日的道：“是个老头子击鼓，代儿子喊冤，求大人申雪。”施安道：“他有状词吗？”值日的道：“没有。”施安道：“叫他候着，等回明大人再说。”施安说罢，当即进内禀明一切。施公听罢，分付坐堂。差役齐立两旁。施公命带原告。差役答应，顷刻从头门外，将原告带到，至公案前跪下。施公在上，望下看去，见那老头，年纪约六十岁光景，鬓发业已全白，生得颇为良善。因喝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枉？不向县里告去，却向本部院上控！你可知越控的罪吗？”

那老头儿道：“小的姓朱，叫朱四。只因有个侄女嫁与王家，已有六年。小的侄女婿叫王三郎，家住南门外河边口，向来撑船，在江湖上贸易。他夫妇两人，颇为和爱。小的儿子叫朱槐，也是撑船，在江湖上贸易，多在外少在家。前月二十四夜晚，从外面回来，因与他堂姐姐二年不见，顺便到王家探看，将船泊在岸边。不意到了王家，见他家后门虽开着，却无一人，喊了两声，却无人答应。小的儿子见没人回家，也就回船，当时觉得脚上穿的鞋子湿了，便脱下来，在火上焙干，吃了晚饭也就睡了。不料次日一旦，小的侄女婿王三郎即带了多人到小的儿子船上，望着儿子骂道：‘我同你无仇无隙，何得杀死吾妻？’小的儿子大惊，不知所措。王三郎又不分皂白，即将小的儿子捆绑在家，先打了一顿，随即送往山阳县。当蒙县太爷问王三郎道：‘你妻子被杀，怎么知是被尔妻弟杀的呢？’王三郎口称：‘二十三日，我往附近卖货，当日未回。至二十四晚回家，推开大门，走进里面，喊妻子不应。即点了火，向房内照去，又不见人。正在疑虑，将火各处去照，行至后门口，见地下杀死一人，血流满地。再一细看，正是妻子。又见脚下所穿的鞋子，又不在脚上。当即喊叫起来。左右邻舍皆说可随着血迹找去。次早即邀约邻舍跟着血迹，找至河岸，直至朱槐船上，都有血迹。并在泊船那岸畔，拾得女鞋一只，却是妻子所穿。因此方知妻子是朱槐所杀。’当时县太爷临场相验，实系

被刀戳伤咽喉，因而身死，县太爷因向小的儿子说道：‘真实凭据，你尚有何狡赖？’小的儿子虽欲辩驳，奈县太爷不问情由，即将小的儿子屈打成招，现在收禁监内。青天大人的明鉴：王三郎之妻是小的侄女，小的儿子便是王三郎妻弟，岂有堂弟去杀堂姐之理？即使王三郎之妻，为小的儿子所杀，亦断无将死者所穿的鞋子带去一只，抛在岸畔，做个杀人的实据。总要求大人给小的儿子并侄女申雪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施公听罢，觉得老头儿说的话颇有理，遂命带下，候明日传齐尸亲，再行复讯。朱老儿出去，施公即命人将尸亲王三郎，限即日传到，晚堂质讯。欲知是何妙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百四十三回 张挂榜文招寻绣履 追申冤屈拘质公堂

话说施公既将王三郎传到，讯了一堂，囑令三郎退下，听候申雪。次日，又出差至山阳县，调齐全卷，并将朱槐提到，细心严究。施公见朱槐亦颇为良善，断非杀人之人也，囑暂行收监，听候申雪。于是施公心甚不安。遂思得一计，即刻命人写了榜文，在各处张挂。那榜文上写道：

为悬赏招寻事：据王三郎妻朱氏，被人谋害身死一案，除已将凶手拿获知在案外，尚失绣鞋一只，特悬赏格招寻，不论军民人等，如有将绣鞋检得，呈送漕督衙门缴对者，本部堂定重赏大钱五十千文，当堂给发，决不食言。尔等慎毋观望自误，特示！

这榜文一出，那些观望的人尽作为新闻，到处谈论，却无一人拾得。看官，你道朱氏究为何人所害呢？原来王三郎家在淮安南门外，河岸上面。朱氏生得颇为美貌，夫妻亦极恩爱。只因对门有一家，姓李名唤宾如。其人先为府署书役，后来因误公事革去，性最刁恶，好色贪淫，见朱氏美貌屡欲相通，未便得手。这日忽见三郎清早出门，李宾如便到朱家问道：“王兄在家吗？”朱氏听见有人叫唤，因问道：“是谁？三郎早间上镇去了。”李宾如也不顾进退，即入里面，见朱氏道：“我有件事，特来相托，未知他即回吗？”朱氏因见李宾如是对门邻居，也不疑惑，因对他道：“三郎有事未完，至早也须日晚方回。”李宾如见朱氏云鬓半偏，朱唇轻启，不禁欲火上焚。因用手去拉朱氏道：“尊嫂且同坐，小可有事奉告，王兄回来，烦即转达。”朱氏见他有不良之意，因骂道：“你堂堂六尺身躯，不分内外，白昼到人家来调戏妇女，真是畜类不如。”说罢，进入房内去了。李宾如羞愧难禁，因即怀恨在心。自想：“倘若三郎回来，朱氏将此事告知，三郎岂不深怀仇恨？不如将朱氏杀死，既可泄我之恨，又可免泄其言。”因怀了利刃，复来三郎家内，见朱氏站在门里，李宾如突出利刃向朱氏咽喉刺下，朱氏倒地而死。李宾如见朱氏已死，知道不好，意欲移祸于人。因将朱氏绣鞋脱下，去近河亭子旁去埋，不料半途失落一只，李宾如走到河亭旁边来埋绣鞋，方知只剩一只，彼时也不顾回头去找，匆匆将一只鞋并一把利刃，埋入泥中而去。事有凑巧，遇朱槐来探朱氏溅了两脚的热血，一路回船。又遇着王三郎听了邻舍之言，追寻血迹，因此朱槐被捉，抱屈难申。你道这是那里说起呢？

话分两头，再说山阳县奉了施公委查风卷麻裙一案。回到衙门，即与幕友商议此案，如何办法。彼此商议许久，那幕友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必得先将那少妇提案，就硬说是他丈夫吴其仁的阴魂，在城隍庙前控拆尔谋死亲夫，城隍神托梦，请本县审断，先诈一

诈他,看他如何情形,再作商议。”山阳县答应,因即签差去提吴何氏。那山阳县差人奉县主之命,即刻到了吴家。却好何氏梳洗已毕,见着两名公差进来,先自吓了一跳。忙问道:“你这二位从何而来?为什么不分皂白,便往人家乱跑?”那县差便道:“你家可姓吴吗?”何氏道:“是”。县差又道:“吴何氏现在那里?”何氏道:“我便是何氏。有何话说?请讲。”那差人道:“这就是了。”因在袖中拿出铁索,向何氏道:“你的案犯了!你丈夫吴其仁告你谋死丈夫。本县太老爷奉了城隍之命,特来捉你!”何氏闻言,暗自吃惊不小。急道:“我的丈夫暴病身死,连丧都出了。左右邻舍谁人不知?你们二位忽然前来,凭空捏造什么谋死亲夫,敢是要索诈我寡妇的钱财吗?既然如此,我便同你们去到县里去。”公差早就将铁索向何氏颈上来套。何氏忙道:“且慢来,我又不逃,自同你们前去,何必用此呢?”县差不由分说,仍将铁索将何氏套起来,一直带往山阳县去。

县差报到,山阳县便传伺候,立刻升堂,将何氏带到。山阳县留心看那何氏,但见他身穿重孝,生得颇有几分姿色。且而一种妖娆之气现于形端,心中就有几分疑惑。只听那何氏先自开口说道:“请问大老爷签飭公差,拘孀妇到案,不知孀妇死了丈夫,犯着何罪?请大老爷明示!”山阳县闻言,暗说好个利口泼妇,因道:“你就是吴何氏吗?”何氏道:“孀妇正是吴何氏。”山阳县道:“你丈夫叫什么名字?”何氏道:“名唤其仁。”山阳县道:“你丈夫死了几时?是何病症死了?现在曾否下葬?”何氏道:“得病而亡,已过六七,现已下葬。”山阳县道:“我夫家尚有何人?”何氏道:“既无翁姑,又无伯叔,且无子女。”山阳县道:“你嫁与吴其仁几年了?”何氏道:“五年。”山阳县道:“为何并无生育?”何氏道:“人生有命,何可强求?”山阳县道:“尔可知尔所犯之罪吗?”何氏道:“孀妇只知夫死,尚未终七,不知所犯何事?”山阳县把惊堂木一拍,大声喝道:“好大胆的淫妇,尔敢谋害亲夫!本县奉城隍神托梦,说尔亲夫在城隍神前,告尔谋害身死,飭令本县提尔到堂,彻底根究,代尔亲夫申雪。尔尚敢故作不知,殊属淫泼已极!若不从实将奸夫招出,本县定用严刑拷你!快快招来,因何谋害?本县或可原宥,从宽减等!”何氏听说,因缓缓说道:“大老爷为民父母,民间有了冤屈,自己力有不能申雪的,求大老爷代为申雪,此固大老爷分内之事;从未闻民间本无冤枉,大老爷偏欲代人申雪。而且谬言神来托梦,是究竟有何实据?尝闻诬告加三等。大老爷即此一举,自问如何呢?”山阳县怒道:“尔仗这利口辩驳,便思驳倒本县吗?且再问你丈夫即使暴死身亡,尔何得死后遽殓?殓后即葬?足见情虚,恐致泄漏。所以草草葬了,即可杜绝人口了!如此狡谋,本县已洞悉尔的肺腑,尔尚有何强辩?”何氏道:“大老爷此言,更觉差矣!世界上随殓随葬的,不知凡几,难道都是谋害亲夫的吗?而且论国法,停柩不葬,是大干例禁。论人情,殓毕即葬,即所谓入土为安。孀妇以一妇人,既无翁姑伯叔。若将死者之柩,久停在室,万一风火不测,将何以对亡夫?在孀妇看,随殓随葬,于国法人情,两无偏废。大老爷以此借口,孀妇可不解大老爷何以谓为民父母了?”

山阳县被何氏这一顿话,驳得了禁口无言,不禁大怒道:“好大胆的淫泼妇!尔既

说未曾谋亲夫，本县明日申详上宪，请示开棺相验。彼时看尔尚能狡赖不成？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既要开棺相验，孀妇岂敢不遵？但有一件，如果验出伤来，孀妇情甘认罪。若竟无伤，大老爷擅翻尸骨，于律例上尚有处分吗？”山阳县道：“若验不出伤来，本县也愿自请处分。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既如此说，孀妇先具甘结；大老爷也得具一张甘结。申报上宪，将来方可为凭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四回

一官拼弃贤令开棺  
双履招来冤民出狱

话说山阳县将吴何氏供词，并各具开棺甘结，叠成文卷，分别申详上宪。这日施公接到申文，随行看了一遍。暗道：“这吴何氏反复辩驳，未为无理。但据亲眼所睹，风卷麻裙；又据王殿臣等探访各事，其中实有冤屈。今据山阳县呈请开棺相验，这山阳县不但胆识兼备，而且是个好官，本部堂不可不准。”因批道：“据详已悉，仰该县即日开棺，详加检验。务使水落石出，以彰国法，而做淫凶，毋任死者含冤，生者漏网。”批毕，随即发县。山阳县奉到批文，复又亲往漕督衙门面禀一切。施公大加赏识。当向山阳县道：“如果实非谋害，所有应得处分，本部堂当与贵县可共之。不过贵县临验时，恐有件作舞弊蒙混等情。”山阳县唯唯而退。当即回了衙门。立刻传知书差人役，件作人等，饬令预备尸场，明日早晨开棺。合署书差知道此事，皆谓“本官得了疯疾，硬说人家谋害亲夫。”

到了次日，各事备办停当，山阳县带领书差、件作，并吴何氏人等，一齐出了东门，直望吴其仁坟墓而来。相离不远，见尸场已经搭得整齐。不一会已到，山阳县下轿，先往坟前绕走一圈。忽然一阵旋风，直吹得尘灰高起。山阳县又在坟前暗祝了两句话，然后升人公座，喝令土工掘冢。将冢掘开，露出尸棺，便令件作开验。件作答应，即随手持铁斧，先在棺头砍了三斧，然后凿开棺盖，当有土工抬过。随即件作请官亲临，眼同检验。山阳县离了公座，亲到棺前，但见尸身毫不腐烂，因喝件作如法检验。件作不敢怠慢，遂即从头至足检验一周。喝报：“毫无伤痕，实系暴病身死。”山阳县又令再验，旋又报：“委实无伤。”山阳县无可奈何，只得命人盖棺封墓。何氏大声说道：“大老爷以莫须有之言。妖幻无凭之梦，开人之墓，启人之棺，翻倒人之尸骨。死者何辜，遭此荼毒？既启棺而又欲盖棺，开墓而又欲封墓，此非孀妇所敢遵命。”山阳县只得忍气吞声，缓言说道：“尔言诚是。但本县前已具了甘结，申详上宪。今既验无伤痕，本县自甘认罪。死者即已无辜，而再令其尸首暴露，本县更无以对死者，且先盖棺封墓。尔如不信，尔可上控大府，请定本县之罪便了！”何氏听罢，这才允为盖棺封墓。山阳县打道回衙，何氏暂行回家。

山阳县占香已毕，即便去见施以，禀知一发。施公颇为纳闷。因道：“贵县令遭此意外之事，皆本部堂的不是，随即自请参处，以分贵县之罪。”山阳县起身致谢，正欲告辞，忽见施安呈上一张词状，施公展开一看，就是吴何氏空告山阳县擅请开棺一案。施公当令施这传谕何氏：听候本部堂提参该县。施安传谕出来，何氏自行回家，心中颇为得意，以为从此可以无虞了。山阳县告辞出来，回到衙门，颇为愤恨。然亦无可

如可，只得密派心腹，详加探访；施公亦复如是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王三郎妻被人谋害，朱槐冤屈在狱，施公悬赏招寻绣履。那赏格已悬有十日，并无人拾得。李宾如竟然法外逍遥。这日李宾如在一饭店饮酒。这酒店妇人，却同李宾如有奸。李宾如酒至半酣——合该朱槐灾难要满，朱氏冤屈可申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李宾如忽向那淫妇人说道：“看你有心顾我，我从未有点好处与你的，今当以一宗财爻相报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你自来我家，何曾使用过你半文钱？既有财爻，你还要自取，何得与我？我不受你这油滑嘴来骗我。”李宾如道：“你可知道王三郎妻，被人谋害，朱槐现在监狱，将要抵偿；施大人出了榜文，招寻朱氏绣履，如有人拾得，当堂赏给大钱五十千文？我正知其绣履下落，今说与你知道，你可使你丈夫检出，送往施大人那里领赏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不相信。你怎么知道？”李宾如道：“我昨日走近东门外河亭旁边，脚下被一物绊了一跤，低头一看，见是女人一只绣履。并一把利刃埋在泥内。因此知之。”那妇人仍不相信，等李宾如去后，暗向丈夫说知，密令前往检拾。酒店主本来好利心重，一闻此言，即去找寻。走到河亭旁边，扒开松泥，果有女人绣鞋一只，利刃一把，忙取回来。那妇人一见大喜，即令其夫特将履呈送漕督施公。那酒店主到了衙门，先将绣履交与值日，由值日差送进。

施公正为此事在那里纳闷，忽见绣履，当即问道：“是何人送来？”值日差道：“是个开酒店的送来的。”施公一面飭令值日差传知来人，听候给赏，一面传伺候升堂，施公升了堂，将酒店主带至问道：“这绣鞋你是那里得来？”酒店主回道：“是从东门外河亭畔泥中检出。”施公道：“谁叫你在哪里去找？”答云：“是小人的妻子叫小人前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妻子又怎么知道呢？”答道：“是在店内饮酒的一个姓李的客人说的。小人妻子听见这话，叫小人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？常来你店吃酒的吗？”答云：“名宾如，是常来的。”施公遂令吏役如数给发赏钱，店主拜谢而去。施公复令王殿臣、郭起凤道：“你二人跟他前去侦探。倘遇该酒店妇女在家同人饮酒，即刻捉来。”王、郭二人，奉令前去。

却说那酒店主，将赏钱携到家中，他妻子喜之欲狂，因道：“你我得此赏钱，皆李某之力，可请他来取些分他。”那酒店主答应，即至李家，把李宾如请来。那妇人一见宾如，笑容可掬，越加奉承便邀入自己卧房，安排酒肴相待，三人共席而饮。那妇人复向李宾如说道：“我夫妻得此赏钱，皆是大郎指教，何能独得？应与大郎共分。”李宾如笑道：“此事虽我指引，却是你的财爻。”三人正在那里谈笑，王殿臣已在外面探听清楚，同郭起凤即抢入房中，将三人捉住，解回衙门。施公即刻升堂，先将该妇讯道：“尔如何知道被杀的妇人绣鞋所埋之处呢？”那妇人道：“系酒客李宾如所说。他说看见一只女子绣鞋、一把利刃，埋在泥中。因此小妇人才叫丈夫去拾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丈夫只将绣鞋送来，那利刃尚在何处？”那小妇人道：“现在小妇人家中。”施公即命人去调利刃，一面即提李宾如严讯。李宾如始则不招，后被严刑，抵赖不过，只得将上项各节，及与酒店人人通奸等情，一一招出。施公判令李宾如处死以抵朱氏。酒店妇，责竹仗四十，即交酒店主领回，严加管束。朱槐释放出狱，闻者快心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五回

抱布贸丝贤臣私访  
叩门投宿豪士泄机

话说施公即得绣履，朱槐与朱氏的冤屈，俱已申雪。唯风卷麻裙一案未得真情，心中颇为忧闷。因暗道：“莫若私访一番，或可知其原委。”即日改扮了一个贩布的客人，悄悄的出了衙门。先在城内茶坊酒肆，背街小巷，借着卖布为由，各处访了两日，亦未访有消息。只得回衙门闷闷不乐。

这日又去城外探访，天已大晚，不便进城。远远见一个村落，施公即向村庄上走去，四面一看，不过七八家人家，却又均已关门。施公正在踌躇，又见离村约有百十步有茅屋数间，灯光尚露。施公即往前去。但见柴门半掩，内有一老妇，约有六十多岁，就着灯光在那里缝纫。施公推门直入。老妇惊起，问施公道：“你这客人，从何处来？到我这村庄何事？”施公道：“我本卖布为生，只因日暮途穷，进城已来不及。这左右又无客店，故特来前请借一榻之地，暂宿一宵，以避风露。”那老妇对施公道：“借宿一宵，原无不可。但我家儿子生性极恶，虽老身亦无奈他何，恐他回来得罪客官，使老身何以相对？”施公道：“这倒不妨，即使你儿子回来，有甚言语污辱，我可忍耐。即不然，我与他请个罪，他断不能再与我为难了。”那老妇道：“既如此，但有屈客官在柴房内暂宿一宵。如闻不肖儿回来，客官幸勿声张，免致饶舌。”施公答应，老妇即引入柴房。施公便藉草作褥，姑且假寐，以待天明。

时交四鼓，忽听叩门声响，施公知为老妇之子回家，即屏声息气，侧耳潜听。只听老妇先去开门，复后骂道：“现在幸而年岁好可以度日，汝尚如此不长进，终日游荡，不顾家事，倘遇年荒，老娘要被你累死了！”骂了一顿，并不闻那儿子作声。他旋即取火，向厨房内觅食。复闻老妇说道：“今夜有一贩布的客人，因日暮不及进城在此借宿，现在柴房中睡卧。汝宜善为看视，毋许再如往日所为，多有得罪，致令客官羞忿！”其子也不答应，即持火到厨房来，到了厨房内，将火照向施公面上看了一会，微微笑道：“老娘不懂事，这位客人幸是个好人，留下来原无妨碍；若留下歹人来，家中原无家产，万一偷去物件，从那里找来？”说罢，竟呼施公起来。施公见来意甚好，也就起来，先问了姓名。那少年道：“姓曾，单名个志字。”复问施公。施公因说道：“姓方，名唤人也。”曾志又问道：“尊客从那里到此？”施公道：“是从山东到此，今日欲往淮安。因贪走路程，不觉穷途日暮。因此与令堂相商，在贵府借宿一宵，实在打扰之至。”曾志道：“不过敝屋蜗居，未免有屈尊驾！”说着，又向那老妇道：“母亲，这位客人曾否留晚饭？”老妇道：“此老娘失于检点，尚未留饭。”曾志好邀施人至客房坐下，随入内搬出些酒来，并鱼肉等类，同施人对饮，畅谈了些时势。

施公见曾志语言豪迈，颇为投气。因问：“平日作何生理？尊庚几何？”曾志又道：“痴长三十六岁，无所事事。唯喜饮酒赌博，他无所好。”施公复问道：“山阳县与某向曾有一面之交，但不知近来作官如何，尚肯为民出力吗？”曾志道：“此山阳县却是好官。但现有一事，不知若何了结，恐不免因此挂误。”施公故问道：“所因何事呢？”曾志道：“因山阳城内，有一少妇谋死亲夫，并无首告的人。这日山阳县因城隍神托梦，说那少妇亲夫在阴间诉告，转托山阳县彻底追究。山阳县即将那少妇提案，讯了一堂。那少妇坚不承认。山阳县欲为死者申雪，遂申详大宪，开棺检验，终不得伤痕。恐不免因此挂误。但山阳县未曾问我，若问着我，或可得其实在情形。”施公闻曾志语内有因。复又问曾志道：“那妇人真是谋杀亲夫的吗？”曾志笑而不答。施公复与曾志痛饮。酒至半酣，施公见曾志颇有豪爽的气概。便说道：“他乡异客，萍水相逢，甚是感激！但某意欲与君结拜了异姓兄弟，但不识尊意肯不弃否？”曾志道：“恐只妄攀，何敢言弃？既承见爱，敢以兄事何如？”施公大喜。曾志遂焚香燃烛，交拜起来，彼此行礼已毕，重复痛饮。

次日，施公欲行，曾志固留不放，盘桓一日。至晚，彼此又复对饮，施公复又问道：“昨日弟言山阳县所办某妇谋害亲夫一案，可惜未问贤弟，终不能得其实在情形。如此说来，贤弟当必尽悉，何妨为愚兄略言一二呢？”曾志闻言，仍笑而不答。施公便故作怒色道：“我辈既是异姓兄弟，便如骨肉一般。肺腑之言，皆可相告，岂容复有隐讳？今既如此，是弟终以兄为外人，怪某见识不明，徒以弟为知己。某何必再留，请从此去便了。”说着站起来便走。曾志赶着拉住，从容逊谢道：“兄长勿怒，请一言，弟非敢故为隐藏，但以关系甚大，不敢明言。今既如此，当为兄说明此事。但则出诸弟口，入诸兄耳，外人切不可稍有泄漏。”说毕，即将大门关掩起来，复请施公坐定，因笑对施公问道：“兄视弟为何如人也？”施公亦笑道：“江湖上之豪士，天地间之快人！”曾志道：“实不敢欺瞒兄弟平日所为。凡城乡内外，见有不义的财物，朝见之暮夜必往取。取来固为弟自用，并见有那种不堪自活，及急难无援的人，必分之于彼。行有十余年，所幸均未败露。月前闻城内任家暗匿客资千金，弟即愤急往取。不意误入死者的家内，伏在他家庭前槐树上，遥见内室有男女二人对饮，态极丑恶。忽有一人扣门，妇人急收饮具，男子藏入夹弄内，女子始出开门。复有一男子，步履歪斜，入房即倒卧床上。妇人唤他不醒，摇他不动，复扶他起来，忽又倒下。那妇人因出房，将夹弄中那男子唤入，又取出一根长针，向床上男子肚脐中刺入，停一会即死。夹弄中男子即开门出去。那妇人便呼四邻入视，众人均以为暴卒。及开验时，弟亦在场。见那共饮的男子，以一包银给山阳作。虽验及肚脐，他亦报无伤痕。故山阳县为彼蒙混，殊代不平。”欲知施公尚有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六回

再开棺甘为佐证  
重对质立破沉冤

话说曾志将吴何氏谋害亲夫的隐情，告诉施公，颇有不平气概。复与施公道：“弟是晚归来，虽吾母前，终未曾少有泄漏。今与兄长言之，慎勿轻泄，要紧要紧！”施公点头，复又笑道：“贤弟固视兄为何如人？”曾志道：“兄长已明言贩布的客商，尚有何说呢？”施公笑道：“贤弟固未识兄之为人，兄即贤弟所称的漕督施某。某因山阳县为民申屈，而又抱此‘诬良’之冤，某不忍坐视，特扮私访。今幸贤弟具呈各节，不但山阳县诬良之罪可释，死者之冤可申，即某亦庶报朝廷于万一。”曾志闻言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赶着望施公跪下请罪。施公笑扶曾志道：“贤弟不必怕，某与弟兰谱已定，岂可复更？以后痛改前愆，勉为良善，兄当另眼看视。但某回署后，必札飭山阳县重复开棺，某亦亲自检验。彼时不得不屈贤弟去作见证，贤弟却不可辞！”曾志道：“蒙公赦罪之恩，敢不公庭对质。”施公大喜，当晚仍宿其家，笑谈一夜。

次日施公进城，回至衙门，立刻传知山阳县进署谕话。山阳县亦即上院禀见。大人便将私访情形，细细述了一回。山阳县谢道：“卑职见识不明，惭任县令。非大人逾格培植，卑职只有听候参处！”施公道：“贵署回署后，切勿泄漏，可密饬妥人，赶买吸铁石一块备用。一面立提该犯妇到堂，就说本部堂心怀疑惑，定于后日，亲往该处再行开棺检验。另饬仵作，随同前往。”山阳县答应退出，回归本衙，遵谕奉行。施公又饬王殿臣将曾志传到，即暂寓漕督衙门。

过了一日，山阳县禀请莅场亲验。施公即带了黄天霸及曾志等人，亲往东门外而去。到了尸场，早见山阳县在那里伺候。施公下轿，升入公座，山阳县在公案横头坐定。施公命带何氏到案。何氏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尔是何氏，你可知谋毒亲夫，罪不容道？尔亲夫不但在城隍神案前控告，转饬山阳县讯问，本部堂亦复知尔的底细。那日本部堂河神庙拈香回衙，见尔手持纸锭，站立道旁。忽遇旋风将尔所穿麻裙卷起，露出红裤。本部堂即知有冤。当饬妥差密为侦探。见尔到此扫墓，又有旋风高起，将纸灰飞入半空，尔彼时亦颇惊恐，赶向墓前叩祝至再。据本部堂侦探的差官回来详说，本部堂更知其中定有冤屈，正欲札飭山阳县查办。旋据山阳县禀请开棺，本部堂以为检验之后，定能水落石出。尔敢大胆，贿赂仵作，匿报无伤；反控山阳县擅请开棺，坐诬良善，使死者冤沉海底，尔反得法外逍遥，天理何在？国法何在？本部堂爱民如子，不忍使死者含冤，亦不忍山阳县坐诬良善。尔即付亲夫不顾，忍心下此毒手。本部堂又何容淫妇藏奸，不使水落石出？你可从实招来，究竟如何谋死？免致再翻尸骨，使死者一再暴露。倘仍怙恶不悛，希图狡赖，本部堂定再开棺检验，还你个真凭实



据,那时看你尚有何言?”

何氏听了施公这一番话,句句刺心。心中虽有些害怕,但不得不仗作胆道:“孀妇只知丈夫暴病身亡,不知那谋害不谋害,前日县太爷既已开棺检验,并无痕迹,孀妇方且痛死者无辜,被令翻尸倒骨。今大人又欲检验,孀妇却不便阻拦;倘仍然无伤,大人可对得起死者吗?”施公道:“本部堂检验之后,倘验不出伤来,甘愿自行请旨参处,以抵擅自开棺、反诬良民之罪!”施公说罢,喝令启墓开棺,差役答应。此时看的人真个是如山如海。一会的子凿开棺盖,施公同山阳县离了公座,齐至尸棺面前,眼同件作检验。件作自头至足,腹背前后,检验一周,喝报:“毫无伤痕。”施公喝令:“重验!”件作回道:“委实无伤,不敢谎报。”施公大怒道:“尔前者得银一包,县太老爷被你蒙混过去。今日在本部堂面前,还敢逞此伎俩,殊属不法已极?待本部堂与尔全个真实凭据,那时再将尔按律惩办!”说罢,山阳县将吸铁石拿出,交与件作,件作一见此物,只吓得面如土色,拿在手中,只是乱抖。施公又令将何氏带到尸棺面前,令他眼同检验。何氏跪在一旁。施公喝令件作将吸铁石按放在肚脐上面,约有半个时辰,施公喝道:“将吸铁石拿起!”说也奇怪,件作才把吸铁石提起来时,只见吸出一根寸半长的铁针,上面还裹着些淤血。施公命件作呈上,复与大家看道:“这就是何氏谋害亲夫的实据。”何氏见此事验出实据,知道不容抵赖,复又说道:“大人的明鉴:孀妇的丈夫暴病而死,安知他不是误食铁针,因而身死?大人若指为谋害亲夫的实据,孀妇就为严刑屈死,不当谋害之名?”施公道:“此时任你强辩。等到带回本部堂那里讯问,本部堂与你对个证便了。”说罢复令盖棺封墓,打道回衙。

施公回了衙门,即刻升堂严讯。何氏仍然抵赖。施公即令曾志上堂,与何氏对质。曾志走到堂上,便向何氏说道:“你于那一夜,先有个男子在内房与你对饮,极尽丑态。后闻叩门声,你知道是你亲夫回家,赶紧将酒肴收起,将对饮的那个男子,藏在夹弄之中,然后才出去开门。你亲夫进门时步履歪斜,入房即倒卧床上。你又唤他不,推他不动,将他扶起来,他复又倒下。你那时即出房外,将夹弄中的男子唤入,将你亲夫按在床上。你便去拿了一根铁针出来,又将你亲夫胸口衣服解开,露出肚脐。你便将铁针刺入脐内。你丈夫卧在床上,过了一会,即飞滚起来。又滚了一会,这才不动。那夹弄中的男子就开门出去。你就呼唤四邻,你说丈夫是得了暴病身死。此是那夜间实在情形。即至山阳县开棺的时节。那时我亦在场,见那夜与你共饮的男子,暗中递了一大包银子给与件作;那件作得了他银子,验到肚脐伤处,件作即蒙混过去,说是无伤。这是开棺检验时的实在情形。”何氏被曾志这番话,说得汗流浹背,俯首无言,遂认:通同谋害,并供出奸夫姓名。施公立即将奸夫捉来。一讯而服。当拟何氏凌迟处死,奸夫亦拟抵命完案。曾志即令回家。施公与山阳县亦时常周济,后来也得了功名,此是后话。施公断案已毕,正欲退堂。忽闻头门外大声呼冤。毕竟又是何冤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七回 淮安府乡民告状 卧蜡庙巨寇行凶

话说施公断结何氏谋害亲夫一案。正欲退堂，忽闻头门外大声呼冤。施公即令将喊冤的带进。只见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皆有五十余岁，是个乡民打扮。走至公案下面，一同跪下。向上叩了三个头，口称：“青天在上，求大人申冤！”施公问道：“尔这两人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家住那里？有什么冤枉？从实说来，不准虚浮捏告。”

那老头儿先自说道：“小人姓吴名用，这是小人的老婆，家住海州招贤镇乡间。今年小人五十八岁，妻子五十七岁，没有生过儿子，只生了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已经嫁人，还有个小女儿，才交十八岁，已有个夫家，今年十二月里出嫁。三日前只因招贤镇卧蜡庙里唱戏，小人就将女儿带到卧蜡庙看戏。不料此一去，就惹下一场大祸来了。小人与妻子将女儿带至庙中，一出戏并未看完，只所有人说道：‘大王来了。’只见那个大王，凶恶得很。小人看了一眼，也就不敢看了，赶着回来，与小人的老婆、女儿说道：‘现在庙内来了歹人，我们走吧！不要惹出祸来。’因此就同女儿走了。那知冤家路窄，小人同妻子、女儿才走到庙门口，正欲出门，忽见两个大王从后走来，小人恐怕他出来看见我女儿，赶着将女儿一拉，叫他让开，好让那两个先走。那知他两个走出庙来，忽然回转头来，看见女儿，他两个便不走了。一个就将庙门拦住，一个走到小人跟前，指着女儿问小人道：‘这小闺女，是你的什么人？’小人回他道：‘是小人的女儿。’他便说：‘你这闺女生得颇为美貌，咱家大大王正少一个压寨夫人，你可将这个闺女，送咱家大大王做了夫人，将来你们老夫妻不愁没有快活。’当时小人听说这话，就吓去真魂，便与那两个大王哀求说道：‘我这女儿已经有了夫家，不久就要出嫁了。大王虽爱他生得好，无奈不能从命。算我女儿命薄，无福消受，请大王另寻吧！’那两个强盗听了这话，不但不去，反更恶狠狠地上来说道：‘咱不管你这女儿有夫家没有夫家，咱自看他生得好，咱便要他与咱大大王做夫人。’小人一再哀求，他两个那里肯依？不由分说，遂走上前来硬抢。小人与妻子见他那种恶相，因即骂声：‘清平世界，难道没有王法？放出强盗行为，硬抢人家闺女，不怕王法吗？’他见小人骂他，即将小人的妻子和小人打倒在地，他便硬将女儿抢去了。小人再爬起来追去，他已走得远了。此时小人的妻子，已被他打倒晕在地上。及至醒来，见女儿已被抢去，只得痛哭一场，要与那个强盗拼命，又不知那强盗住在何处。后来闻说是水龙窝的强盗，无恶不作，专抢人家财帛。大人的明鉴：小人的闺女是有了夫家的。这被强盗抢去的话，怎么好对女儿的夫家去讲？而况女儿生性极烈，此事断不相从，必至断送性命。可怜小人夫妇只生了两个女儿，今见女儿活活被强盗抢去，又不知性命如何，可舍得舍不得呢？为此前来

叩见大人，申冤雪恨，捉盗拿人，救回女儿，使小人夫妻骨肉重逢，感恩不已！”说罢大哭。

施公听了这一番话，只恨得咬牙切齿。因复问吴用道：“你那女儿被强盗抢去的时节，难道庙里那些人，眼看着那些强盗行凶，无人过问吗？”吴用道：“那强盗未来之先，庙前的人却也不少；一见好强盗进庙，走的走了，躲的躲了，只是剩下一半。及至那强盗来抢女儿的时节，不但人走了个干净，连庙上的戏都不唱了，戏子都跑完了。等到女儿被人抢去，才有些人前来说，那两个强盗极其厉害，常到镇上来骚扰人，若惹了他，便不肯罢休。因此没有一个不怕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怎么想到这里来喊冤的？”吴用道：“小人也是闻招镇上的人说：大人这里能人最多，专捉强盗，救好人性命。因此才与妻子连夜赶来，求大人申冤救命的！”施公听罢，当即吩咐吴用道：“尔等且好好回去，静候本部堂给你申冤，救你女儿便了。”吴用夫妻叩头而去，施公退堂不表。

却说这水龙窝，在海州境西北二十里一带。支河汊港，四处皆是水道，曲折弯环，颇难认识。相传前朝有一条水龙，在此兴波作浪，故名水龙窝。这内里有三个水寇。一名叫做费德功，一唤米龙，一唤窦虎。这三个水寇，推费德功为一，俱是结拜的兄弟，聚了有二三百喽罗，专在水面上打劫。那米龙、窦虎却又有两个分寨，离水龙窝有十里多路，一通清江，一通徐州，皆是水道要隘，往来客商必走此路。米龙却拦劫清江这条路，窦虎却拦劫徐州这条路。得了资财，皆送往水龙窝屯聚。从前落马湖未破以前，这费德功亦与猴儿李配，时常往来。那水龙窝的背后亦有水道，可通落马湖，现在却已绝迹。离这招贤镇，亦不过十余里地面，因此常到镇上，打探客人的资财，并未劫掠过妇女。这年因费德功过四十岁，米龙、窦虎要送他寿礼。又因珠宝财物、金银绸缎寨中屯积无数，毫不希罕，唯缺少美人。因此米龙、窦虎便思抢个美人来，献与费德功，作四十岁的寿礼，所以相约到招贤镇来。及至到了镇上，打听卧蜡庙唱戏，正合心意，遂一同来到庙里。米龙、窦虎前后看了一遍，并没有出色的女子，心中颇不高兴，也就走了。不期走至庙门口，在背后看见吴老儿夫妻带着一个闺女，匆匆出门，他二人心中一动，遂赶了过去。回头一看，见吴老儿的女儿不过十几岁，犹如一朵鲜花，生得甚美。因此二人就起了念头，将吴老儿的女儿抢去。大路趲赶前行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到水龙窝内。当即进了水寨，报与费德功知道。费德功大喜，亦即迎了出来。米龙、窦虎上前说道：“你老不日过四十大寿，咱们没有什么孝敬。现在抢了一个美貌闺女，一来与你老作为寿礼，二来你老可以朝夕快乐快乐。现带到外面，待小弟带他进来见见你老，你老看可合适不合适。”费德功道：“倒多谢你二位贤弟，大大的费心了。”说毕哈哈大笑。米龙、窦虎走出来，将抢来的女子带进，再看时，那女子已是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八回

### 因惊成病弱女全身 见色贪淫贞娘惨死

话说米龙、窦虎走出来，扶吴老儿的女儿进去。走到面前，忽见吴家女子晕倒在地，口角流涎，已是半死，把个米龙、窦虎吓呆了。站在面前呆看了一会，才大声喊道：“可怎么好？怎么这一个绝色美人，好端端的竟会死了，这可不是件岔事！”费德功正在那里等得着急，忽见小喽罗报了进去，说是：“新抢来的美人，已是死在外面了！”费德功一闻此语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完了，只是咱爷爷消受不起。”只见费德功旁边有个妇人，便向小喽罗问道：“你看那美人还有气吗？”小喽罗道：“气是有的，只是嘴里已经流出白沫来了！”那妇人道：“不妨，这是她受了惊吓，一时昏晕过去。快将姜汤去灌，尚可得活。”费德功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。”赶着叫人去煮姜汤，一面与那妇人亲自出来看。走至面前，看见吴家女子生得果然美貌，一叠连声催拿姜汤。一会子姜汤送来，那妇人将吴家女子扶坐起来，徐徐的将姜汤灌下，又将他抬入寨内的床上睡下。

过了一会，吴家女子果然苏醒过来，叹气一声，二目微启，慢慢的将眼睛睁开。四面一看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口内不住地爹娘乱叫。那妇人在旁再三劝慰，这吴家女子也不答应，只是呜呜咽咽的哭个不停；哭了一会，虚气上冲，又复昏过去了。费德功、米龙、窦虎三个人，急得两头乱跑。倒是那妇人，有点见识。因向费德功道：“大王且自随他。依我看来，莫若将他送到我房内，让我慢慢的给他调养。等他病好了，再行劝他，将他的心劝转过来，再送大王受用。”费德功没法，只得依从，任那妇人抬去调养。合该吴家女子有救，不当失身伤命，遇了那个妇人。你道那妇人果是好人吗？实在是个极滥的货色，他见着吴家女子有此美貌，他却存了一个小人心意——以为此时将他服侍好了，将来费德功必然宠爱此女子，他亦可因这女子，得到好处；虽然不是坏心，却成全了吴家女子名节。且说这吴家女子被抬到妇人房内，虽然被那妇人灌些姜汤醒过来了，不料受惊太重，因此就害起病来。那妇人倒也不嫌烦琐，每日寸步不离，殷勤服侍。吴家女子见这妇人也没甚坏意，也不甚过怕，专门地害病罢了。有时费德功进来问长问短，皆是那妇人代他说话，所以吴家女子虽被米龙、窦虎抢来，除害病外，同费德功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。

却说费德功自见吴家女子这样美貌，真是如获至宝。奈他又害起病来，看着不得到手，实在着急。大寨内虽然有许多妇人，又皆是司空见惯，毫无趣味。你道他耐烦不耐烦呢？因此，日日找着那些喽罗厮闹，甚至于打骂。那些喽罗明知他放着美人可望而不可及，耐烦不得，寻着人闹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内中却有两个心思甚狡，暗地里商议：快去外面寻个有姿色的，不论是妇人女子，抢了回来，送把于他；不但可以不寻吵

闹,而且可以得个大好处。就商议定了,暗暗的出去寻找。找了两日,居然碰到一个,是海州有名的土娼,名唤贞娘。这日到海州城外一家富户做喜事,酒罢回来,坐在轿内,行至半途,被小喽罗看见,觉得他甚为美貌;而且衣衫灿烂,装束鲜明,心中大喜,遂不分皂白,蜂拥上前,拿出兵刃,将轿夫赶走,他们便将轿子抬走,如飞也似向水龙窝抬去。贞娘此时已吓得如醉如痴,不知是什么情节。不一会已到,将轿子歇下,小喽罗搀出贞娘,对他说道:“我等抬你到这个所在,因为我家大王,想个美人前来受用。我等见你美貌,因此将你抬来献与大王,做个压寨的女寨主。不日你得了好处,可不要将我们忘记了,须见着我们领你来的情义!”贞娘闻说,如梦初觉,才知这班人不是青皮地棍,是强盗窝里小强盗。正欲与喽罗分说,那喽罗已经都跑走了。欲待逃走,又不知路径,正在那里啼哭不止。

正呜咽间,忽闻笑声纷起,呼唤不休,一路喊来:“美人在那里?”只见那喽罗在前引路,随着两个女人,后跟一个黑大粗莽、浓眉怪眼的大汉,一齐走了过来。贞娘看的亲切,不禁放声大哭,口中骂道:“你们这一起无耻的强盗!胆敢拦抢良家妇女!难道没了王法,不怕杀头吗?”正骂之间,那黑大汉已经走到面前,将贞娘一看,哈哈大笑道:“果然是个美人。咱费德功何福修此,病了一个,又来了一个。”说着便向贞娘说道:“美人,你不要啼哭,咱这里是个安乐窝。只要你顺从了咱,不必说吃的是珍馐美味,穿的是绫罗缎匹,就是打咱几下,骂咱几声,咱多不怪你,还说你打咱是情,骂咱是意;再封你做个压寨夫人,何等威风,可算快活。美人,你快不要啼哭了,既已到此,就是啼哭也是枉然。”说罢,便叫那两个妇人道:“你们快将咱爷爷这个新美人,扶了进去。多备香汤,给他沐浴。等到晚上,好让咱与他成亲。”那两个妇人,即刻走来。将贞娘硬拖硬扯,蜂拥着进去。贞娘一面哭,一面骂道:“不逢好死的狗强盗!要砍千刀的贼瘟人。”一路哭骂个不住。一会子到了寨内,当由那两个妇人唤进房中,打了一面盆水,叫贞娘洗面。那两个妇人,复又百般劝道:“就如我们当日被他抢来的时节,也似姑娘今日一般。后来没法,依从了他,现在倒也快活的很,不愁吃,不愁穿,胜如嫁了穷大汉。”那两个妇人一面劝说,贞娘还要百般痛骂。

正骂声不止,忽然费德功前来,百般戏谑。贞娘气忿不过,立起来一头撞入费德功怀内。费德功大喜,便趁势将贞娘搂抱起来,硬欲行事。贞娘抵死不从,却又挣脱不了。贞娘忽生一计,暗暗将手伸入费德功裆下,将他的肾囊拼命勒定,费德功忍痛不过,两手一松,贞娘才算挣脱。那知费德功此时怒从心上起,恶向胆边生,将贞娘按倒在地,一顿拳头。可怜贞娘不幸,做了娼妓,又遭恶寇凶淫,顿时惨死,也算是妓中贞妇了。欲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四十九回

漕督府老褚标献计  
招贤镇金大力卖拳

却说施公自准了吴老儿的状词，允许代他女儿申冤。即日将黄天霸、褚标、李昆、何路通、关太、计全、李七侯、金大力等人传齐，大家集议，去捉水龙窝强盗，给吴老儿父女申冤。诸人奉谕，齐集督院。施公向大家说道：“昨日乡民吴老儿所告水龙窝强盗，在招贤镇卧蜡庙将他女儿抢去，求本部堂申冤，捉拿强寇。但不知这水龙窝在海州那里，那强盗姓什名谁。诸位有何妙计，前去把强人捉住？”只见褚标应声答道：“要捉水龙窝强人，老民却有一计，不知大人以为如何？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既有妙计，某愿闻教。”

褚标道：“那水龙窝虽不知在海州那里，却知吴老的女儿，在海州招贤镇卧蜡庙内被强人抢去。老民向闻海州卧蜡庙有为热闹。相传四月初一，是卧蜡神诞。自三月半后，至四月初十，合镇四境乡民，比捐集资财，在该庙唱戏酬神。此二十几天内，四乡八镇，男女老少，皆去玩耍。那水龙窝的强人，必定也要前去。既然前去，他前次已经抢过一个女子，他此次再来看见有姿色的妇女，断不肯就此罢休。在老民之意，想在卧蜡神诞前二日，请两位朋友，改扮卖艺的人，先去往该庙卖艺，借此探听水龙窝强盗姓名。倘能当面遇见，务要设法将他姓名套问出来。一面老民随往招贤镇住下——此中却须一个美貌妇人，还要有武艺的，带一个少年孩子才好行事。只是小孩子倒有，妇人难得。”黄天霸听说，便问道：“老叔要这美貌妇人、小孩子何用？”褚标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要这美貌妇人，是为诱敌之计。能有这一人，老夫便装作乡民，那妇人便装作村妇，小孩子便装作妇人的儿子。老夫既扮作为乡人，便使妇人做老夫的女儿，小孩子做老夫的外孙，带着他们一同去卧蜡庙玩耍。那水寇见了必定来抢，老夫便让他抢；等他抢到手，老夫便沿途追寻前去，追至地头，便可知道他的窠巢。那时老夫却不进去，再至附近一带。打听他的窠巢旁边，可有别的暗道。再使那卖艺的两位朋友，候老夫追寻去后，他们也即远远随行，约隔二三里路光景，以便节节传信。黄贤侄等候老夫去后，即便同行在招贤镇，暗中分头住下，听候老夫的信。一经得信，即赶得前去，约在二更尽行事。所以要有个色艺兼全的美妇人，诱那强人抢去，这叫个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又叫做‘追本穷源’。只是色艺兼全的妇人难得。”施公听罢，忙拍案称道：“老英雄这条计策，的确万无一失。好个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。但是那妇人难得，可怎么好呢？”施公也明知褚标用意，欲借重张桂兰一走，但不好开口；郝素玉又值怀孕，行将足月，不便厮杀，所以也故意说这一个妇人难得，却是两只眼睛只望着天霸。

天霸心中好生焦躁，暗道：“我妻子张桂兰的本领，不在人下，何以大人与褚标叔绝不提及他？尽管只说难得，难道我妻子不能前去吗？”却暗暗的发怒起来，再忍不住，就向施公说道：“天霸受大人的恩，虽粉身碎骨，不足报于万一。今褚老叔所献之计，实在妙绝。就是天霸的妻子张桂兰，也是受恩深重，现在这里，虽不能算色艺双绝，也还可勉强一行。今大人与褚老叔绝不提，天霸却不知什么原故，还是张桂兰不配前去不成吗？”只见施公说道：“天霸，你可不要错怪人。咱可是因你妻子也是朝廷三品命妇，如何能使他去作美人计赚那强盗？所以想来想去，才说难得其人。”褚标也接口说道：“便是老民也是这般想法。而况老民更有一层难处。要教张夫人做老民的女儿，老民如何敢当？所以不敢启齿。今天霸错怪，可不冤屈了老民吗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天霸所以得有今日，皆大人恩德所致；即天霸之妻，得为三品命妇，亦皆大人所赐。既沐大人恩德，虽赴汤蹈火，又何敢辞？而况前者捉拿毛如虎，天霸之妻及关夫人，同授美人计策。难道关夫人现有身孕，不便前去，天霸之妻，即不能独行吗？至于褚老叔所言，不敢使天霸之妻作自己的亲女，天霸却更有所不解。张氏之父，与褚老叔系结？拜兄弟，褚老叔的年纪，又比咱岳父大，张氏既能为咱岳父其女，又何独不能为褚老叔之女呢？”

施公听了说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黄贤弟是千愿万愿的了。但不知夫人可愿前去吗？”天霸道：“便是张桂兰虽是女流，也知大义，敢保是一定愿意的。”施公道：“难得你夫妻好义急公，倒是本部堂与褚老叔见识不广了。今既如此，就烦褚老英雄率领张桂兰前去一走。”褚标道：“还要使贺人杰同往一回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老英雄实在想的周到，贺人杰为黄夫人之子，即为老英雄之外孙。又况武艺才貌，个个精强，岂但双绝，实成为三绝了！有此三绝，还怕那水龙窝的强盗不堕在手内吗？”说罢大笑。褚标又道：“那卧蜡庙卖艺，可请金贤弟同王、郭二位一同前去，彼此可以商量。留计贤侄在家中保护，其余皆烦同行。”大家欣然允诺，当日退出。黄天霸又向张桂兰说知，张桂兰亦欣然答应。贺人杰更是欢喜无限，因向褚标与张桂兰说道：“咱自今日起，但要改口喊褚老爷子做公公，婶娘做母亲了。就是婶娘也要改口，唤褚老爷子叫爹爹。咱叔父还要改口，唤褚老爷子叫岳父。”说得四人通笑了一回。到了次日，大家陆续起程，望海州招贤镇而去。

先说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三人，改扮了卖艺的模样，各拿兵刃棍棒到了招贤镇。却好是三月二十八，三人便找了客寓，暂宿一宵。次日即持了器械，前往卧蜡庙去，果然见庙内热闹非常。进庙来玩耍，只看见锣鼓喧阗，人声腾沸，好不拥挤。金大力等三人在庙内拣了一块空地，将器械排在地上，席地少坐一刻，便站起来说了两句走江湖的话。然后金大力拿了一根齐眉棍，向着众人说道：“咱姓金，名唤老大。咱这两个伙计，一叫张三，一叫李四。咱三人向来保镖为业。现因由山东下来，走到贵地，脱了盘费，因此卖两拳，向诸位爷台们，叨光借些盘费。自古道：‘帮衬帮衬’，咱就此耍一套起来。”金大力就用齐眉棍左旋右舞，耍了一回；王殿臣、郭起凤也耍了二套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回 张桂兰被劫卧蜡庙 老褚标追探水龙窝

话说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在卧蜡庙耍了一日拳棍，并无动静。一连三日，总未见强人的踪迹。三人私相计议道：“我等已来了三日，并没见什么水龙窝的强人。也许要来，说不得明日再去一趟。”于是三人即到街上各客店内寻访。才走了两条街已见李昆走来。金大力瞥眼看见，赶着上前唤住李昆，问明住处，并问褚标曾否到来，李昆回道：“全来了，只待行事。”金大力又将这三日情形告知李昆。彼此立谈了一刻，即同往褚标寓内又说明原委。褚标道：“且过了明日再作计议。”大家散去，各回客店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金大力三人自不必说，乃往卧蜡庙卖拳。褚标一早起来，即令张桂兰改扮。大家改扮齐全，实系一色乡民打扮，各藏了兵刃暗器，一起出了店门。张桂兰前引，褚标手挽贺人杰，跟随在后，直往卧蜡庙而来。进得庙来，果然热闹非常，游人丛集。他们三人先在庙内各处看了一回，然后偏向人多处走去。瞥见金大力等仍在那里耍枪弄棍。说个不停，看的人也团团的围了一大圈。褚标等也在那里站了一会，复又向庙内各处游玩。刚走到正殿东角门外，正欲进门，只见角门里迎面走出两个大汉。褚标瞥眼一看，那两个大汉，一穿大红绣花直裰，一穿玄色洒花直裰，头戴巍冠，脚登薄底快靴，状貌狰狞，形容凶恶。知道不是正路，便暗暗地与张桂兰递了消息。张桂兰会意，故意挽了贺人杰向那两个大汉迎上前去。

你道这两个大汉是谁呢？就是米龙、窦虎，他因抢去吴老儿的女儿，献与费德功为妻，不料吴家女子，因惊成病，费德功不能到手。后来喽罗又抢了一个娼妓贞娘。这贞娘不从，被费德功打死。因此费德功颇为不乐。米龙、窦虎又在费德功前献了奋勇，说：“卧蜡庙四月初一是卧蜡神圣诞。这日游人必多，内中必有美貌妇女，再抢一个回来作寿礼吧！”因此又到卧蜡庙来。却好米龙、窦虎才从东殿上出来，见迎面来了一个绝色女子，手挽着十三四岁的孩子，生得颇为美貌。米龙、窦虎一见，心中大喜，问道：“呔！你这妇人，姓什名谁？”张桂兰厉声说道：“你这两个好不奇怪？咱与你一面未识，要你问姓名则什？快快让开，让咱走路！”褚标亦赶着上前说道：“你这两人好不懂事！人家妇女姓名，与你这两人何干？各人走各人的路，为什么要拦住人家妇女？”米龙亦大声喝道：“咱爷爷爱他生得美貌，问她一声姓名，还是与他体面的。要你这老儿管什么闲事？”褚标亦喝道：“你这两个性什么？唤做什么？家住何处？你说咱多管闲事，你可知道这妇人是咱的女儿，这孩子是咱的外孙。你怎么大胆敢来调戏。难道不知王法吗？”米龙、窦虎大笑道：“老儿你站稳了吧！若问咱的姓名住处，咱叫米



龙、咱唤窦虎，同在水龙窝居住。但知美貌的妇人，见了便生欢喜心，把他带回家中。或是留作自己受用，或送与咱兄长快活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王法。”褚标骂道：“照你这两个贼囚攘的！行凶霸道，难道还把咱女儿抢去不成？”米龙道：“便抢了你的女儿，你又怎样奈何？”不由分说，就一起上前来抢。张桂兰也不退让，一面将贺人杰拉定，一面骂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府城脚下，胆敢抢劫妇女！你这狗强盗不是要造反吧？看你这一副杀形，免不得要被千刀万剐。”褚标也在旁大骂起来。这米龙、窦虎被他们骂得性起，大喝一声，蜂拥上前，将张桂兰抢抱起来，飞也似向大门外跑去。贺人杰牢牢挽着张桂兰假哭着，跟往前去。褚标即在后面，一路骂，一路追赶。此时金大力等三人，知道强盗中了计，也将棍棒收起，远远的追踪而来。那庙内玩耍的都跑空了。

米龙、窦虎抱着张桂兰，带拉着贺人杰，一路向水龙窝去。走了多时，也觉得有些困倦，将张桂兰放在地，两人歇息。张桂兰骂道：“你将姑奶奶抢到何处去？”米龙道：“将你献与咱大王费德功，做压寨夫人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既这么说，你两个可着一个驮咱，一个背着咱小子，慢慢前去。倘把咱小子累坏了，那时见了大王，可是与你这两个狗头不甘休的！”又道：“咱爹爹现在那里去了？”米龙道：“你那老儿想是追赶不上，他回家去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你将咱爹爹寻来，一并儿同去。”正说话间，褚标已后面追来，仍是骂声不绝。米龙、窦虎也不顾他，便将张桂兰、贺人杰各驮在背后，大踏步直往水龙窝而行。

一齐进入寨内，费德功一见好不欢喜，便问道：“这个孩子是那里来的？倒生得好。”窦虎道：“小孩子是这位美人的小子。”贺人杰在旁说道：“是你的祖宗！”费德功大笑。此时张桂兰坐在一旁。费德功便向张桂兰问道：“美人，你姓什名谁，你到了此地不要害羞，咱爷爷最是多情的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你不要问咱姓氏，你随后自然知道。但有一件，咱既到此地，料想也逃走不了。可是我有三件事，你如果答应咱便从你；倘若不答应，虽死不从。”费德功道：“美人莫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咱爷爷也是从的。美人你吩咐吧！”张桂兰道：“第一件，日间不许你到里面去，晚间房里不许有一个仆妇、丫环，只许你我对饮。第二件，咱这小子不能使他离咱左右，我一声喊，他就要应声而至。第三件多备些好酒肴，使咱与你同饮。这三件你若答应，我便从你。”费德功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，都准了你的吩咐。”毕竟张桂兰如何捉拿费德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一回

### 老褚标暗约黄天霸 张桂兰巧拿费德功

却说张桂兰与费德功约法三章，费德功亦俱应允。张桂兰就带了贺人杰进入里面。当时便有许多仆妇前来侍候。张桂兰要茶要水，呼唤个不住。忽然张桂兰想起一件事来，即向仆妇说道：“你去与大王说知，说咱这小爷要往各处去玩耍一会。叫大王派两个妥当人，带领着小爷同去各处玩耍。”贺人杰听见这话，早已明白是叫他探路，当即同了仆妇仍到大寨里来。仆妇与费德功说明，费德功便叫人同贺人杰往各处玩耍。

再说褚标追至水龙窝，认明寨门，便不进去。即向水龙窝左右前后，看了一会。又在左右探明了暗路，正待回去送信，只见金大力已到。褚标即将水寨一带的路径告诉大力，便叫大力立刻回招贤镇去，约天霸准于三更时分，一齐动手，务要初更时分赶到，不可有误。金大力听罢，随即转身回去。走有三五里路，却好王殿臣已来，金大力就把褚标的话，转告王殿臣，叫他前去传话；金大力仍转身回来，与褚标会合一处。王殿臣又将这话告知郭起凤，王殿臣又转身，节节转告。约有未末申初的时刻，黄天霸等人已得了信，当即飞奔水龙窝来，见褚标细细问了一遍。见褚标即向何路通说道：“何贤侄可往水龙窝北首三里那条汉港内埋伏，以防贼人由此逃往清江。待至明日天明，不见贼人到来，你们二位即到水寨相会。”二人答应，暗暗前去。褚标又向关小西、王殿臣道：“你二位于三更时分，可由水寨西首直杀进去。李公然与郭起凤二位，又于三更时分，从水寨南首直杀进去。老夫与天霸、金大力三人，亦于三更时分从大寨正门杀人。务要绝尽根株，并力寻捉。”大家答应，分别埋伏去了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贺人杰在寨内，各处玩耍了一会，已将径路认好，仍到寨内去寻张桂兰说明原委。此时已将日落，张桂兰又叫仆妇带贺人杰去外面吃饭。仆妇答应，将贺人杰带了出去，与费德功、米龙、窦虎一起饮酒晚饭。张桂兰又叫仆妇到厨房内，将那好菜、馒头等物，先拿些来吃。仆妇答应去拿，一会子端了进来。张桂兰独自一人，拣那投口的痛吃了一饱。余下来的，便赏与仆妇去吃。又要了些茶水进来。诸事已毕，仆妇又掌灯进来。张桂兰就灯下先将兵刃暗器预备在手内，又将房内的出路认好，然后就靠在铺上，歇息歇息，养些精神。一会子，贺人杰饭毕，先走了进来，与张桂兰悄悄地说了些话。张桂兰又将仆妇前来问道：“小爷的床铺。曾预备好了不曾？究竟铺在那里？”仆妇答道：“床铺已经端正齐备，就在这房外厢里面。”张桂兰道：“离咱这房有多远？”仆妇道：“紧连着这间正房。”张桂兰便叫人杰去歇息。仆妇随即掌了灯，领人杰去厢屋安歇。人杰进了厢房，关上房门，便将外面长衫脱下，又将朴刀取出拿在手中，

吹灭了灯光，靠在铺上，静等着动手厮杀。

不说张桂兰与贺人杰预备停妥，等到三更时分，好捉拿费德功。再说费德功在外面，与米龙、窦虎三人欢呼畅饮。米龙、窦虎道：“今日兄长洞房花烛，本不敢有误佳期，兄弟等看来时候还早，弟等每人再敬三杯，然后送我兄长进入洞房，与新美人成就好事。”费德功道：“愚兄今日得有美人，皆二位贤弟之力。”于是又饮了数杯，俱各有些醉意，方才撤去酒肴。费德功到了后面，当有仆妇传报进去，向张桂兰道：“大王进来了，请新娘出来迎接。”张桂兰靠在铺上，也不答应。只见费德功已进了房，张桂兰才立起身来，呼唤仆妇道：“尔等速与大王预备酒，拿些进来，咱与大王畅饮。”仆妇答应，立刻拿进两双杯筷，两大壶原泡高粱，八碟小菜。房内却点得灯烛辉煌。张桂兰便叫费德功坐下。费德功此时已然魂不附体，在烛下看着张桂兰，越看越美，开口问道：“娘子，今晚蒙你不弃，得了鱼水之欢。咱的酒已饮得不少了，再陪娘子少饮两杯，咱与娘子就睡了吧！”张桂兰道：“大王说那里话来？今日既是佳期，那有不痛饮之理？不但咱陪大王痛饮，还要使他们仆妇畅饮一回。”说着就教仆妇们出去饮酒。费德功也叫仆妇退出，尽管饮酒。仆妇谢了出去。

张桂兰便拿起杯来，连斟三大杯，送与费德功道：“大王请饮此三杯，以助豪兴！”费德功见如此殷勤，笑道：“真真难得！娘子如此情爱，咱就立饮了。”接过杯来，一饮而尽。当即也斟了三杯，亲手送与桂兰：“娘子也要立饮三杯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大王既然错爱，咱将这三杯酒都饮了，再来敬大王三杯。”费德功道：“好！”张桂兰便将三杯酒，各呷了一口，仍送过了杯。费德功道：“怎么娘子并未饮着，倒又送了过来。”张桂兰道：“方才咱原说三杯酒都饮了，再敬大王。今已三杯酒饮过，虽未饮尽，也算是都饮过了。大王不饮此酒，想是嫌奴吃剩的，说咱不恭，咱就再换三杯，请大王立饮。”于是左一杯，右一杯，把个费德功已灌到八分醉意。张桂兰听了听更鼓，已转三更，费德功遂站起身来，走到张桂兰跟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娘子时候不早了，咱与你上床睡吧！”张桂兰一听此言，不由的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，大声喝道：“狗强盗！你认得姑奶奶吗？咱是堂堂的总漕施大人辕下副将先锋官黄天霸的夫人张桂兰是也。”说着劈胸将费德功往后一推，衣底拔出单刀，认定费德功砍来。费德功随即一个转身，脚踏实地顺手提起一张椅子来挡。张桂兰一刀砍去，竟被那椅子挡去，赶着取出袖箭，手只一扬，一枝箭认定费德功面上打去；一面喊道：“人杰何在？”一言未毕，只见噗的一声，从窗外跳进一人，毕竟费德功如何就擒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二回 水龙窝众寇遭擒 招贤镇强徒示众

却说贺人杰从窗外跳进，执定单刀，对准费德功便砍。只听费德功“呵呀”一声，将一张椅子抛在一旁，一个偏身，栽倒在地，原来费德功头上中了张桂兰一枝袖箭，两眼一花，跌了下去。此时贺人杰的刀已到，见费德功已经跌倒，便举起一刀，望费德功右臂上砍来。只听咔嚓一声，费德功的右臂，已经砍下。外面的仆妇人众，从睡梦中惊醒，起身前来观看。但见房门大开，新来的妇人与那小孩子，拿刀乱舞。再看费德功已被砍倒，那些仆妇遂一溜烟出来喊道：“你们外面的人进来拿奸细呀！大王被人砍死了！”张桂兰忽听仆妇喊了出去，手执单刀，也追踪而去。赶得近切，手起一刀，将末后一个妇人砍倒在地。贺人杰正要从房内出来帮助张桂兰厮杀。忽然一想，恐怕费德功还不曾死，复转身进内，又将刀在费德功腿上砍了两刀，砍下一条腿，这才出去。走到院落，只听外面人声沸腾，赶着与张桂兰跑了出去。只见灯笼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窦虎、米龙带领着数十个喽罗，各持兵刃器械杀了进来。贺人杰一见大怒，不由得大喊一声：“来得好！让小爷杀个净绝！”说着举起刀来，直奔窦虎；张桂兰也执定单刀，直向米龙。贺人杰一刀砍去，窦虎即将左手锤挡开，随将右手锤往人杰的面门落下。人杰将刀架住，趁势一个箭步，刀这一抽，跳出圈外，便心生一计，向窦虎虚砍一刀，便向宽阔处跳去。窦虎那里肯舍，紧紧追来。贺人杰觑得切近，掏出金钱镖来，向窦虎打去。窦虎看得真切，见人杰右手一扬，知有暗器。赶着闪开，让过金钱镖，复又赶去。那边张桂兰敌住米龙，一刀一铜，正杀个对手，彼此不能取胜。两下正杀得难解难分。忽听一片声喧。从外面杀进两个人来。

桂兰仔细一看，正是黄天霸、褚标，两把钢刀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蜂拥而来。黄天霸一见桂兰，便问道：“人杰在那里？”桂兰回道：“向西面去了。”天霸刀起处，分开众喽罗，直向西首寻去。褚标见天霸去寻人杰，便舞动板刀来助桂兰。走到切近，见是米龙，便大吼一声说道：“好小子！认得褚老爷爷吗？”话犹未定，一把刀已往米龙左肩砍到。米龙更不打话，撇开张桂兰，便向褚标接住，二人交起手来。米龙抵敌不住，急思走脱。忽见一物从面上打来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噗的一声，正中额角。米龙当时中了暗器，铜法一乱，褚标赶上一刀，正中米龙肩膊。米龙支持不住，“哎呀”一声，栽倒下来。看官，你道米龙方才中了什么暗器？原来李昆从外面杀进来的时候，他便蹿上了房屋，赶到后面。见褚标与米龙在那里厮杀，恐怕褚标年老，敌不过米龙，便发了一个弹子，将米龙额上打了一下。此时李昆见米龙已经栽倒，他也跳下房来，帮助褚标将米龙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，即叫张桂兰在那里看守。他便又与褚标来寻人杰。

再说贺人杰正与窦虎对敌，看看已不能取胜。忽见天霸赶来，人杰一见，神勇陡长，高声喊道：“叔父来得好，婶娘已将那王八羔子费德功砍倒在房内了。你快来擒这个杂种！”天霸闻言，亦大喊道：“侄儿且撇了他，你去歇一会儿吧！这个杂种交与叔父便了。”说着便人喝道：“你这杂种！可认得老爷黄天霸吗？”活声未完，一路刀直向窦虎滚了进去。贺人杰撇下窦虎，站立一旁，略为歇息。窦虎闻得黄天霸三字，已是惊魂不定，晓得不是对手，便向天霸面门上虚落一锤，天霸才待来挡，窦虎的锤已收回去了，发转身躯飞奔而逃。却好关太从外面杀来。窦虎冷不提防，见对面又有个杀到，正待要向斜刺里逃走，关太早已看见，便将倭刀迎上，连肩带背，一倭刀砍了下来。窦虎万让不及，只听咕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天霸又复赶到，复一刀结果了性命。此时李昆、褚标俱已到来，大家聚集一起，又喊了人杰，一齐到了后面寻着张桂兰。再去看那费德功，已然死在地下。褚标道：“这寨内的头脑，不知道就是这三个，还有别人没有？”黄大霸道：“待咱寻个喽罗来问问他底细。”说着便寻了个喽罗问道：“你这里面共有几个强人？快快从实招来！”那喽罗吓的胆战心惊，哀哀跪求道：“小人该死！求老爷赏条狗命！小人不敢撒谎，这里共有三人：费德功为首，还有米龙、窦虎。今皆被老爷们捉住了。此外皆是被他们掳来的男女，共有三四百人，现在已死了三股之一了。”黄天霸问明，便叫他引路，各处去收寻妇女。喽罗不敢怠慢，便引着天霸前去。走到西首屋子门口，见金大力从里面带了一个妇人、一个女子出来。黄天霸问道：“这两个是谁”金大力指着子女道：“这便是吴老儿的闺女，这是服侍吴家女子的。咱本来要将这妇人杀了，后来这闺女说他是好人，咱便饶他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怎么，他这妇人难道也是良家妇女吗？”吴家女子赶着上前，将前后原委说了一遍。黄天霸这才明白，遂将这妇女两个带去。交与张桂兰。又去各处查点银钱物件，依然放在那里。待查点清楚，天已大明。

何路通、李七侯两人在支河汊内埋伏，等到天亮，未见有人，也就到大寨来。于是各人收拾清楚，将三个强盗割了首级，并埋了死尸。然后在附近雇了两三辆车，将寨内所有银钱物件装上车辆；张桂兰与那妇人、女子也坐了车子，一起出了水寨。天霸等人又将寨内各处房屋放火焚了，这才回奔淮安，在施公前禀了一切。施公当令将银钱各物寄库；吴家女子，着令传来吴用，自行领回；水龙窝带来的妇人，释放回家；费德功等三人的首级，悬竿示众。招贤镇上的人，无不欢声雷动，深感施公的恩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三回 韩侯庙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岁活遭殃

话说施公发落了费德功抢劫女子一案，真是人人感德，个个衔恩，欢声雷动。日来月往，早又过了中秋。众英雄平日在总漕衙门内，无非是饮酒谈天，论枪耍棒。倒也颇不寂寞。这日褚标闻得韩侯庙甚为幽雅，想去闲游一遭，瞻仰瞻仰，并赏看些古迹。便与黄天霸说知，还想约着天霸同去。天霸道：“小侄不陪，老叔一人去吧！”褚标也不勉强，即刻换了衣服，又带了一两碎银子使用，出了衙门，直往韩侯庙而去。不一会，走出东门，又走了一二里路，早看见庙宇巍峨，松篁掩映，好一个所在。

褚标信步进了韩侯庙，游人亦复不少，便去各处玩耍。但见一带红栏上面，排着三间高大房屋，檐口横列一方匾额。写着“花神祠”三字。走进祠内一看，原来是供奉着十二月花神。祠后一带回廊，一所大院落，中间种着数十株桂花，正是花蕊盛开。门内一块空地，搭着极大芦棚，内中摆设着许多兵器，架里面坐着许多人。内中有一少年，约有三旬左右，横眉竖目，旁若无人。褚标看见，觉得那少年断非善类。遂至外面，暗暗探听。方知此人姓花名振芳，绰号粉面太岁；他老子花淦，在淮安府当着班头。他遂借着老子势头，极其霸道，无恶不作。又请了个教师，养了无数打手，自己学了两套拳棒。因花神祠桂花盛开，他便搭了座芦棚，比试棍棒。一连几日，并无人来与他比试，褚标打听清楚。忽见外面多少穷凶极恶的人，架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子，进入芦棚里面去了。褚标不知是何缘故。忽又听从外面进来一个婆子嚷道：“你们这伙强盗！青天白日，就敢抢劫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？”众恶奴一面拦挡，一面吆喝。忽又见从棚内出来两个恶奴说道：“方才大爷说了，这女子是本府中丫头，私行逃走，总未寻着，并且拐了好些东西。今日既然见了，把他拿捉，还要追问他拐的东西呢！你这老婆子，快点走吧！倘若不依，我们大爷就要拿你到县里去，办你个拐带的罪名。”那婆子闻说，只急得嚎啕痛哭，又被众恶奴往外面拖拽，婆子抵死不走。

褚标看见这样光景，实在按捺不住，遂上前拦住说道：“你们有话好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那众恶奴听说，把褚标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朋友！这个事你别要管。我劝你有事做事，无事趁早儿请。别讨没趣！”褚标冷笑一声道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那有管不得的道理？你们既不向我说，咱亦不同你们讲，咱会去问那妈妈。”众恶奴听了道：“伙计们，可曾听见？这个光景，是管定我们的事了。”忽听婆子道：“你老的快救救婆子性命呀！”那些众恶奴见婆子说了这话，当即就要去打。褚标便走上前，把手一隔，那些恶奴即倒退了好几步，站立不住。褚标又向那婆子道：“妈妈不必害怕，只管慢慢讲来。”那婆子哭着道：“我姓姜，这女孩是我的邻居柳家的女儿。因他妈有病，韩侯庙曾许下

愿，她妈还不能出来，因请我同他女儿到此还愿。不意遇了这一起恶人，将柳家女子抢去。婆子怎样回去呢？求你老总要搭救搭救！”说罢，只见褚标怒目圆睁，大声喝道：“这不是反了吗！妈妈不要哭，咱给你寻来，交回与你便了。”说着就同这婆子大踏步向后面寻去。

转过芦棚，直奔后面，正要进那敞厅，只见那芦棚内的少年，率领着一队恶奴，蜂拥出来。那些恶奴望着褚标指手划脚道：“就是这个老儿。”粉面太岁眼一翻，喝道：“好狗才！谁许你管这事？那女子便是咱大爷抢的，你这狗才，又其奈我何？”褚标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难道没有王法，敢在府城脚下，抢劫良家女子吗？你既抢去，咱偏要你送还！”粉面太岁不禁大怒，说一声：“打！”飞起来就是一脚。褚标此时还按捺住气，见粉面太岁一脚踢来，他便在旁边立住，口中仍然说道：“你可放明白些，不要这样动手动脚，难道抢了人家女儿，不送还人家女儿吗？”褚标尚未说完，粉面太岁第二脚又到。褚标又让过，又说道：“你可不要欺咱老，咱可让了你两脚！你赶快将女子放出，万事皆休。你若再这样倚势欺人，你可不要讨没趣！”粉面太岁那里明白，第三脚又踢过来。此时褚标真按捺不住，不由的大骂一声道：“好杂种！试试你祖爷爷的手段吧！”一面骂，一面看着脚临切近，顺手就在粉面太岁胫骨上一捻，说声：“去吧！”话犹未完，只见粉面太岁“呀”的一声，站立不住，往下栽倒。褚标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样不中用的东西，也要动手动脚。”那些恶奴见粉面太岁被老头儿打倒，便嚷道：“你这老头竟敢动手，打倒咱家大爷。”遂一拥齐上，以为好汉打不过人多。谁知褚标将手往左右一分，一个个皆东倒西歪，再也不敢前去。

褚标又欲望后面寻那女子，忽听那边喊一声：“闪开，咱来也！”一人手执木棍，举过头顶，照褚标当头打来。褚标见来势凶猛，赶将身子往旁边一闪。粉面太岁刚刚站起，却好太岁的头不偏不倚受了此棍，直打得脑浆迸裂。众恶奴齐声嚷道：“了不得了！老头儿打死人了，快拿呀！”褚标道：“不要拿，咱自不走。你们可将本坊地保喊来，咱有话讲。”即刻地保到来，见闹下人命案来，问道：“凶手是谁，现在那里？”褚标向地保指着拿木棍的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你可知道他的名姓？”地保道：“他姓施名杰。”褚标道：“这死的姓甚名谁？”地保道：“他是府里班头淦大太爷的儿子花大爷。你今打死人，还噜苏什么？快跟我到这县里去！”褚标道：“慢着，咱还有话讲。这施杰也要同去。”那施杰大惊道：“咱不是好惹的，你配叫谁与你同去？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柳溪村李公然访案 陶家庙贺人杰赠金

### 第二百五十四回

却说施杰大声道：“谁敢拿我同去？”褚标赶了一步，上前将他木棍抓住，往怀里一带，说道：“你打死人不同去？偏看你好惹不好惹。”一句话未完，施杰已咕噜滚在一旁边。褚标即刻将他按住，因对地保说道：“这个人交把你了。后面还有个姓姜的妇人，一个姓柳的女子，一起带着，随咱同到总漕衙门里面去听审。”地保听说到总漕衙门，哪敢疏忽？随将施杰带住，又将那妇人、女子叫来，一行人随着褚标，直奔总漕衙门而去。一会子已到衙门，只见褚标进入衙门。那衙门的差役人等，一个个立起身来，垂着手两旁侍候。褚标笑望众人说道：“我今日在韩侯庙拿住一个恶霸，现在已经带来。诸位可到头门外招呼地保。叫他当心些，可不被那恶霸跑了。咱进去回禀大人。”褚标进去，将前后的话细细禀了一遍。施公即刻传谕升堂，又饬令差役赶往淮安府：立提班头花淦。施公升了堂，先将地保问了两句。又将姜婆子、柳家女子带上堂来，前后问了一遍。这才传提施杰到。施杰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就叫施杰？花振芳为何抢劫良家女子？你还助纣为虐！花振芳究系谁人打死？快讲？”施杰知道抵赖不过，只得从实招来。施公即刻判：“花振芳身死，以施杰相抵。柳氏女子，仍着姜氏妥送回家。”判毕正欲退堂，只见差役禀报上来，花淦提到。施公便叫带上来，花淦跪在下面磕了头。施公道：“你叫花淦吗？本部堂问你，你既身为差役，亦可知道纵子为恶，抢劫良家女子，聚众行凶，这应拟何罪？”花淦道：“罪该万死！但是儿子花振芳所为，固是儿子不肖，小的失于检束；也多因施杰这厮谋串。今儿子已死，小的实无怨言，求大人开恩。”施公道：“姑念你儿子已死，不再加罪于你，尔可自行备棺收殓。施杰，本部堂已将他给你儿子偿命了。尔自此以后，可要小心办公。下去！”花淦磕了头，爬了下去。施公退堂，众人各散。

次日早间，施公起来，梳洗已毕。才到书房。忽有两只斑鸠飞在施公面前，左右飞鸣，若有申冤之状。施公知道有异，便立住脚说道：“斑鸠！斑鸠！你若有甚冤枉，就一翅儿落将下来，本部堂好给你伸冤，若无甚事，你可赶快飞走。”施公话才说完，那两只斑鸠，已飞落在地，望着施公哀鸣不止。施公大奇，遂传进来两名差役，吩咐道：“你二人跟着斑鸠前去。无论是何地方，见有形迹可疑之人，即拿来见我。”忽见斑鸠望着施公叫了两声，一展翅向上飞去。张才、李勇那敢怠慢？只得赶了出去，望着斑鸠，不分高下，跟随前去。

再说施公见斑鸠飞去，进入书房。施安送上茶，拿进点心。施公用了早点，只见门皂在书房外面喊道：“施大爷！”施安听见出来，门皂即呈上一张状子。施安接在手



中，吩咐道：“你等着，不要走开。”门皂答应。施安将状词拿进书房，送与施公阅看。施公展开一看，原来柳溪村三官庙道士王紫霞替他师父赵气清鸣冤。施公看罢，吩咐候查明提讯。施安出外，传知门皂退出。施公复将王紫霞状词细看一遍，暗道：“怎么新任山阳县，就这样将老道屈打成招？这件事须得访明白，才好讯问。”随传黄天霸、计全等人，进内谕话。不一会，诸人已到，先给施公请了安，各人告坐已毕。计全问道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施公先将斑鸠的事，说了一遍，才说道：“王紫霞替师鸣冤，告的是新任山阳县屈打成招一案。本部堂想这件公案，必得须往柳溪村，细细先访一回。究竟三官庙道士，平时是否安分？访问明白然后才好提讯。”计全道：“大人明鉴。”施公道：“拟欲烦李五弟辛苦一趟。务要访明根底，以凭讯究。”李昆答应，当即退出，收拾预备，往柳溪村而来。此时贺人杰知道李昆外出私访，他便与天霸说道：“侄儿在此，终日无事。现在五叔出外私访，侄欲同李五叔一齐前去。借可习练。”天霸说：“事无不可，但要格外小心。”于是天霸便与李昆说明。李昆亦欣然允诺。二人收拾停妥，各藏了兵刃、银两出了衙门，往柳溪村而去。贺人杰又与李昆说道：“在侄儿意见，我们就在陶家庙住下。于早间出去分头探访，晚间仍回客店。五叔意下如何？”李昆道：“甚合吾意。”原来陶家庙离柳溪村只隔二三里路。二人在陶家庙投了客店，便去分头探访。

贺人杰就在集上，拣了一座酒店，要些酒菜，独自坐在那里饮酒。忽见有个老者形容枯槁，衣衫褴褛，进得店来，向旁边桌上那老者紧行几步，双膝跪倒，流泪不止，口中苦苦哀求。那老者仰面摇头，只是不允。贺人杰看见，好生不忍，便走过来问老者道：“你为何向他如此？有何事体，可对我说。”那老者将贺人杰一看，见是公子打扮，料非常人。口称：“公子有所不知。因小老儿前年欠了这位陶员外五两银子未还。员外要将小女抵偿，故此哀求员外，只是不允。”贺人杰道：“怎么五两银子就要以女儿抵偿？我可不解。”那座上的老者说道：“原欠我五两，三年未给利息就是三十两，共欠三十五两。”贺人杰听说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三年利息，就是三十两，这利息究竟太重了。”又道：“当初有借约没有？”老者道：“有借约。”人杰道：“既有借约，这银子咱给他还了。你可在此少待，咱便去取银。”说着转身出店，一口气跑回客寓，取了三十五两银子，复到酒店。向老者要出借约，当了大众银、约两交。老者收了银子，说声“不该”，出店而去。那老者磕头谢恩。人杰又向老者问明陶老儿居址，那老者这才出去。原来这陶老儿就是陶家庙人。他仗着儿子是个武生，一味盘剥重利，强霸一方，人人侧目。贺人杰也便还了酒饭钱，大踏步走出去了。访了一日，无什消息，晚间仍回客店，见李五尚未回来。因想起日间酒店之事，等到初更时分，遂改扮行装，带了兵刃，由店后越墙而出，直奔陶老儿庄上而去。欲知贺人杰潜往陶家庄，毕竟何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五回 贺人杰有心盗员外 李公然无意救公差

却说贺人杰改了行装，直奔陶家庄而来。但见他家房屋高大，里面灯光明亮。人杰悄立细听，正是陶老儿与他儿子在那里说日间还银子的事。他儿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年纪不小了，要这些银子何用？若说是留与儿子，我们也可以寻得出来。你老人家这一生也用不了，何必还将银子再做那盘剥重利的勾当呢？就使人家不敢与你老人家怎样，自己想想也有些损德，而况终久都要出乱子的。”这陶老儿骂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！以为那皮箱内，有了二三百两银子，并有些田产，就算是个富翁了？你这样不长进的东西！老子帮你赚钱挣家私，你不说感激老子，反说老子许多不是。”就罢气冲冲的拿了三十五两银子，进入内室去了。

贺人杰也就追踪而去。到了后面，见是三间内室，陶老儿走入东南一间。贺人杰便一伏身，由屋上倒垂下来，两只脚挂在檐口，探身向房内望去。但见陶老儿在房内开了皮箱，将那三十五两银子收入，又将箱盖关好，正欲下锁；贺人杰在檐下忽喊一声：“咱来也！”陶老儿一吓，赶出房外来看，并不见个人影，原来人杰喊了一声，即躲到夹弄里去。陶老儿见无人影，恐怕躲在那里，便往各处寻去。刚走到夹弄口，贺人杰便拔出刀来，跳出弄口，将刀向陶老儿一晃，说道：“要嚷我就砍一刀！”陶老儿吓得骨软筋酥，那里嚷得出来？人杰便上前将陶老儿按住口，即在他身上割了一块衣襟，塞在陶老儿之口，又将他捆绑结实，抛在地下，然后走出来了。来到房内，将皮箱内所存的银子，共有三百余两，一齐取出，藏在身边，这才出去。刚至廊下，是对面来了个丫环，手执灯盏，望里走去。贺人杰即躲在黑暗之中，等那丫环过去，复至丫环后面，一口气吹熄了灯光。那丫环吓了一跳，急急的走入里面去了。贺人杰就此上了房檐，仍回客店。丫环来到内室，原来是喊陶老儿去睡觉。谁知道到了房内，不见有人。又见箱盖大开，不知何故。正要到前面报信，刚走到夹弄口，只听里面有呻吟之声。那丫环也不敢看，急急的跑至前面，告诉陶老儿的大儿子道：“大爷！老员外不知那里去了。后边夹弄内，还听见有人在那里叹气，大爷赶去望望吧！不要有了强盗了！”陶老儿的儿子听说，赶着提了灯，手拿木棍，直奔后面夹弄而来。走进去一看，果然有个人睡在那弄内。仔细一望，正是他老子，被人缚倒在地，再看，口内还塞着衣襟。赶着将口内衣襟掏出，解了绑，扶起来，陶老儿已是不能说话。又停了一会，才抽了口气扶住儿子，同到房内，去看皮箱，见那三百多两银子，连一毫都没有了。准备明日报官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张才、李勇奉了施公之命，去赶斑鸠。出得衙来，一路赶去。直赶到柳溪村，

那斑鸠忽然不见了。张才、李勇道：“难道有什么冤枉在此吗？”二人跑的汗流侠背，便席地坐下，歇息歇息。忽见两个穿灰布衣的，一个大汉，一个后生，从小路上走来。那大汉在前，那后生在后跟不上，一着急即跌了一跤，把脚上穿的靴子脱落一只，露出尖尖的金莲来。那大汉看见，回转身来，将他扶起，又将靴子给他穿上。张才此时早赶过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汉子，要将这妇人拐到那里去？”一伸手就要拿人，那大汉眼快，反把张才的手腕拢住，往怀里一带。张才站不稳便趴下来。李勇见张才被大汉摔倒，赶着过来嚷道：“你这汉子，奸拐妇女，反将我们伙计拉倒，你这厮有多大胆？”说罢才要动手。只见那大汉劈面一推，李勇冷不防，应手也栽倒在地，仰面朝天，骂不绝口；却不敢站起来，与大汉较量。又听大汉对后生说道：“你顺着小路遇了树林，就是庄上了。叫他们庄丁赶紧前来绑人！”那后生答应，忙顺着小路而走。不多时来了许多庄丁，将张才、李勇捆绑个结实，带回庄去。

你道这庄主是谁？原来姓樊名洪，是山阳县的武举。其人广有田产，极为霸道，专与县里的差役结交。那大汉就是他家总管，姓林名魁，颇有些武艺；樊洪极为相信，无论何事总与他商量。他也借着樊洪的势力，无恶不作。张才、李勇到了庄上，樊洪叫林魁：“将这两厮吊起来，给我着实拷打。”林魁答应，当即吩咐庄丁将张才、李勇带进东屋，遂用绳索背绑起来，吊在二梁上，喝令庄丁拿了皮鞭，抽了张才，又抽李勇。庄丁一面打，林魁一面问道：“你这两个，究竟是那个衙门的狗腿，要想在爷面前索意诈？我实告诉你，那妇人是我拐来的，你又怎样？”张才、李勇两个，便放出泼皮，任他怎样打法，还是嘻嘻笑。林魁没法，复走过来又将张才抽了几下，正待要走，只见小童前来说道：“林大叔！！员外叫你去吃饭呢！”林魁一面答应走出，一面也叫庄丁去吃晚饭。张、李二人见他们走了，李勇便悄悄说道：“张大哥，方才要不是你递过话来，我可实在忍不住了。”张才道：“你等着吧，等一会儿他回来这顿打，才够你驮的呢！”李勇道：“这可怎么好呢？”忽见檐口有个人影一晃，再细一看，原来不是旁人，却是李公然。张才赶着喊道：“好了！李老爷来了！你老快救小的们才好。”李昆道：“不要忙，”从背后抽出刀来，将二人背缚割开。李昆问道：“你们二人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张、李便将追赶斑鸠，途遇大汉、后生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因亦问道：“你老也为何到此呢？”李昆道：“咱是奉了大王的命，因此间三官庙道士赵气清被冤，徒弟王紫霞前去给他师父鸣冤，大人派我到此私访。因打听这樊洪颇不安分，所以暗地到此，看他的动静。不料你们被他捉了。现在你们二人虽是不能动弹，待咱将你们送了出去。你们可赶紧奔往陶家庙王家饭店，请贺小爷赶速前来，同咱捉拿樊洪、林魁两个。不得有误！”李昆随将他二人，用绳子从院墙上系了出去。毕竟如何捉拿樊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六回

### 安人好德婆子陈情 恶霸惊心英雄除霸

话说李昆将张才、李勇送了出去——叫他赶往陶家庙去，喊贺人杰前来帮助他。便复转身，仍由屋上往各处探听。走到后面上房，见屋内灯光明亮。他却伏在檐前，往下细听。

只听一个婆子说道：“安人！你这一片好心，每日烧香念佛，只保小员外平安无事吧！”安人道：“今日听说又抢了一个女子来，还锁在那边屋里，不知又是什么主意。照这样不改，恐怕这我老命，还要送在儿子手里呢！我倒也罢了，死了死得了，只可怜我那媳妇，那样贤德，若再带累于他，岂不是冤枉！”婆子道：“可不是吗！今日抢来的女子，却顾不得了。另有了一个在那里了。”李昆听说，暗喜那女子尚未失身。又听那婆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可晓得，另外的这女子这宗事可作的太狠了！我们庄南不是有个锡匠？月前有病，小员外就时常上他家去。后来锡匠病才好，小员外就叫林管家施一计：叫冯氏告诉他男人。说他病时曾许下三官庙烧香。这庙内有个后院子，是一块空地，并埋着一口棺材，墙脚倒坍了。我们林魁就在那里等他。”安人问道：“等他做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这就是他们定的计策。那冯氏烧完了香，就要上后院子里小解，解下裙子来，搭在坟冢上；及至小解完了，那裙子就不见了。冯氏也不寻找，就回家去了。到了半夜，有人敲门喊道：‘送裙子来的。’冯氏叫他男人出去。那里晓得周二出去，就被人割了头去。这冯氏就告到县里：‘庙内昨日失去裙子，夜间丈夫就被人杀了。求申冤。’县官听罢，就疑惑是庙内和尚所为。随即派人前去查访。这三官庙却不是和尚，是道士。差人便带着道士，各处搜寻，寻到后院坟冢子旁边，见有浮土一堆。刨开看时，就是裙子包着周二的头。差人当时就把庙内道士赵气清拿去，用酷刑审问。他不招，竟被县官收在监内。谁知炁清有个徒弟王紫霞，募化回来听见此事，他要去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状，替他师父申冤。我们小员外听见这个风声，叫冯氏改装，藏在我们的家内。听说今晚成亲。你老人家想想，这是什么事。平白地生出这等毒计来。”

李昆在屋上，听得真切，原来那个道士是真冤枉。心中大喜。复绕至东跨厅，轻轻落下。只听得屋内说道：“漕督施大人断事如神，如今这个法子，谁想得到你在这里？这才是万年无忧呢。”又听妇人说道：“我今日来遇见两个公差，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，露出脚来，喜的好在拿住了！”樊洪道：“我已告诉林魁，三更时把他们结果，就完了事咧！”妇人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事情才得干净。”李昆听至此，暗道：“好一对恶毒的奸夫淫妇！”却轻轻进了帘栊，来到堂屋内，见那边挂着软帘。走至跟前，猛将软帘一掀，口中说道：“嚷！就是一刀。”却把刀晃了一晃，满屋里都有刀光。樊洪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便

在壁上抽出一把宝剑，迎了上来。李昆暗道：“这厮光景是个会手。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将刀砍过去。樊洪赶将宝剑来挡。李昆复想道：“这房内如何厮杀。”遂望着樊洪晃一刀，退出房外。樊洪追赶出来，李昆却在房外，将暗器拿出。樊洪冷不提防，腕上着了一弹，“呀”的一声，手指一松，宝剑脱落在地。李昆赶着一个纵步，跳到面前，手起一刀，当头砍来。樊洪用手来隔，却迎着刀锋，一只手迎刃而断，跌倒在地。李昆复向前，用刀背在樊洪背上，连搠了几下，樊洪已是不能开口。李昆又在他身上，割下一块衣襟，塞在口内。此时樊洪却穿着短衣。李昆顺手将他的丝绦拿过，把刀衔在口内，就把樊洪四马倒攒蹄，捆了个结实。再见那妇人已吓倒在地，顺手提将过来，却把拴帐钩的绦子割下，将妇人也捆在一处，又割下一副飘带，将妇人的口也塞住。正要回身出来。只听一声嚷——却是林魁到东院持刀杀人。不见张才、李勇，只得来禀樊洪。李昆亦早迎至院中，劈面就是一刀。林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往后一退，李昆便趁势一刀，正中左膊，林魁登时跌倒。不意屋上又跳下一人，李昆倒吓了一跳，再细看却是贺人杰。李昆这才明白，是贺人杰在屋上打出金钱镖，林魁着了一下。于是二人将林魁捆绑起来，此时庄丁都已来到。

李昆道：“咱奉大人命，特来捉拿樊洪、林魁。现在二人并淫妇冯氏都拿到。尔等自系良民，与尔等毫不干涉。还有昨日樊洪抢来的女子，现在何处？尔等快快放出，咱老爷不累无辜之人。”众庄丁一个个都跪下来，齐声说道：“求老爷开恩！”李昆道：“你速将那女子放出，万事皆休！”众庄丁又磕了两个头，才爬起来出去，一会的工夫，带了一个女子进来。李昆问道：“你这女子，因何被他抢进？你姓什么？家住那里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小女子姓陈，父亲叫陈德贵，家住陶家庙。昨日因往外婆家去，不料走错路途，走过他家庄前遇着这里一个少年人，就喝叫壮丁将小女儿抢来，关锁在屋内，不知是何道理。我家父母还不曾晓得。”说罢痛哭不已。李昆道：“你不要哭，咱叫你父母领你回家便了。”又将樊洪的母亲请出来，安慰了一番。樊洪的母亲道：“皆是老身管束不严，他们自作自受。只求老爷们在施大人跟前，方便两句就是了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施贤臣因公参县令 朱壮士仗义救书生

### 第二百五十七回

话说李公然捉拿樊洪、林魁，待至天明。却好陈德贵来领女儿回去，陈家感恩戴德，自不必说。李公然便令庄丁雇了两辆车子，将樊洪、林魁、冯氏三人绑在车上，便到陶家庙王家饭店，招呼李勇、张才，又还了饭钱房钱，这才押解三人一路进城销差。进得衙门，李昆将前后的话，一一禀明。施公先差人至山阳县，提赵气清到案，立刻升堂。将樊洪、林魁、冯氏等严加审讯。施公命他三人招了供，收禁按律定罪。此时赵气清已提到。又把王紫霞带上堂来，问他斑鸠一事。二人发怔。想了多时，才想起道：“原来这两个斑鸠，是三官庙内白果树上的。前因风雨吹落，雏鸠将翅膀摔伤，多亏赵气清养在笼内。养好了，任其飞去，不意竟然会鸣冤。施公听了，叹惜不已，因将二人释放回庙。施公退堂，贺人杰又将陶家庙赠金，夜间盗银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遂将所盗银两交存库中，施公点首称善。及至陶老儿报案，山阳县详报上来，施公早已知道。当传到山阳县，严讯了一番，说他：判断不明，因循致误，勒令休致。在本省候补人员内，拣选清明干练之员，请补斯缺。

再说朱光祖自从在赣榆县献计，捉拿了毛如虎，他就回去，一年有余。近因事情已清楚，思往淮安一走，去看看众家兄弟。并给施公请安。这日走至西坝，时将日落，忽然天下大雨。猛见一座庙宇，忙着走到山门避雨。只见一个小童，手内提着雨具，只呼：“相公在那里？”喊了两声，无人答应，便自往东去了。又见庵内角门开处，出来一个小尼，低低答道：“你家相公在这里呢！”朱光祖一见，颇为纳闷，站起来便去追赶小童，将小童赶上问道：“你喊那个？”小童道：“喊我家相公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喊你家相公做什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我家相公叫我回家去拿雨具，他说在山门口等我。现在雨具拿来，他不知那里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庵内，你家相公进去过吗？”小童道：“向来不曾去过。”朱光祖心知有异，便对小童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，待我去将你家相公找来。”小童答应，仍在山门上等着。

朱光祖便从角门飞身上墙，轻轻跳将下去。在黑暗中细细留神。见有个道姑一手托定方盘，里面热腾腾的素菜；一只手提定酒壶，进了角门。有一段粉油板墙，中间两扇板门，女尼将门一推，轻轻进来。朱光祖也挨进身躯，见屋内点着灯光。朱光祖悄悄立在窗外。只听屋内说道：“天已不早了，请相公多少用些酒饭，少时也好安息。难得今朝下雨，天上还有云雨之时，相公倒忘了云雨之意吗？”男子道：“我不懂什么云雨，只知读书人，心正而后身修。似这样无耻之为，断断不能苟且！”朱光祖在窗外听了，只是暗笑。又听女尼道：“读书也罢，修身也罢，且请吃了这杯酒，见见来意。”那男

子又道：“你到底要怎么？”只听得当啷一声，酒杯打落在地。那女尼嗔怒道：“我好意敬你酒，你如何不识抬举？且给你个对证；现在我们后面，还有一个卧在床上，那不是你的榜样吗？”男子听了着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不是你要害人了吗？”女尼道：“说不定。你要依我，我便殷殷勤勤的看待你；若你仍然固执，你不吃酒，我们就要请你吃刀了！”男子又道：“照这说，你是定要害人了。我却就要喊了！”女尼道：“我这地方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你便喊断嗓子，也没有人来过问。尽管喊吧！”那男子果真喊道：“院内尼姑要害人了，救人呀！救人呀！”朱光祖趁着喊叫，连忙将软帘一掀，答道：“咱来救你！”话犹未完，已经进了屋内。

女尼见有人跳进来，这一吓却非同小可。朱光祖便向那男子问道：“先生为何到此？尊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学生姓杨，名叫柳村，乃扬州人氏。只因探亲来到这里，就在前街居住。可巧今日无事，出来闲游，不期天降大雨，未带雨具，便在这庵前暂躲，叫小童回去取雨具来。小童走未移时，就承他开了角门，将我让进屋内。当时我并不肯进来；我却想道：此非僧道，恐有许多不便之处。他们就再三拉我进来，关我在这屋里，怎么云情雨欢，说了许多混话。足下明鉴：尼庵是清净之所，如何说出这些话来？你道可着急不着急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先生你也太没意思。他既请你进来，又这样殷勤待你，你未免在拘泥了！”只见杨生怒道：“足下如此说，请足下随遇而安呢！”朱光祖暗暗赞叹！只是女尼先前见朱光祖进来，倒吓了一跳；此时见朱光祖责备杨生，他便忘其所以，遂将一种柔情，都付在光祖身上。两个女尼一齐斟上两杯酒，送到光祖面前说道：“多情的相公，请吃了这两杯美酒！”

朱光祖接来一饮而尽。又将两尼的两只手拉了过来，抚摩玩弄。那边杨生看见，大声说道：“这还了得，你竟忘却了男女授受不亲，岂有此理！”杨生话犹未完，只见两尼口吐悲声，哀求说道：“痛死我也！”只听朱光祖一声喝道：“咱把你这两个淫尼！无端引诱人家子弟，废害好人，该当何罪？你等害了几人性命？还有几个淫尼？快快讲来！”二尼跪道：“庵中就是我师兄弟两个，还有一个道婆，一个徒弟。小尼等实实不曾害人性命；就是后面的蒋生，也是他自己不好，以致得了弱病，望乞老爷饶命！”杨生此时见朱光祖如此举动，方知也是个正人，向朱光祖说道：“足下幸稍存恻隐之心，饶他这一次吧！”朱光祖听说，也自好笑道：“今且饶你性命，尔可将后面那个蒋相公。速速给他家中送信，叫他回去。”两尼道：“小尼情愿给他送信，叫他回去，断不敢再留了。老爷快些放手吧！”朱光祖道：“便宜你了。”说罢，放了他两个。尼姑真如卸了拶子的一样。朱光祖于是同着杨生一齐出去。毕竟两尼曾否送出蒋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八回

### 报水灾贤臣查賑 勘河道父老拦輿

话说朱光祖在水云庵救出杨生，次日又往庵中走了一趟，问明那在庵得病的蒋生果然走了，朱光祖这才奔往淮安而来。到了总憎衙门，见着施公及大众家兄弟，无非彼此叙谈些阔别。朱光祖又将在水云庵救人的事，也略谈了一遍，众人无不畅快。这日施公忽然接到徐州一带各府州县的紧急公文，内中皆是禀报黄河决口，泛滥成灾。由德州以下，各州县被灾甚广，唯徐属一带尤甚，急急求賑，并呈请设法保护河堤。施公接着各处公文，心中颇为不乐。因道：“黄河为灾，何代没有？这是中国的大害。既据各属呈请放賑，设法保护河堤，以防冲塌。据此看来，本部堂不得不亲自前往一趟。”心中主意已定，一面札饬各府县，将被灾处所逐户查明，快赶具报；一面具折呈奏，查賑出巡，并声明总漕印信，暂委淮扬海道护理。在署各员，都知道此事，大家俱预为收搭，以备随行。不一日，奉旨已准，即着施公赶往灾区查勘，妥为賑济。施公当即将印信交与淮扬海道护理，并留褚标、朱光祖在署保护。一面传知本标各员弁，一体前往。此谕一出，早有山阳、清河两县将夫马、船只预备齐全。

这日，施公坐了大船，溯流而上，果见上流水势甚涌。因道：“如此水势，若不赶将运河堤岸加修坚固，必致刷塌难保。”沿途节节留心，并与熟悉河工各员细加商议。不一日已至海州境界。当有地方官出境迎接，施公传上船来，问了被灾情形，幸海州所属，不过淹没了些禾稻，尚无冲塌房屋各事。施公又吩咐海州府，果有被灾较重处所，准其核实具报给賑，唯不准借端浮冒。州官答应退出，随即开船，往徐州进发。这日已到徐州境界，但见两岸一片汪洋，房屋田亩冲浸之处，不可胜数。又远远的见那些百姓，皆在水浸之处搭了窝铺，借此栖身；儿哭女啼，凄惨情形，真是目不忍睹。此时徐州各属官员，俱已出来迎接。施公吩咐泊了船。各官上船禀见，施公大略问了一遍，当即上岸，乘轿与各官进城。黄天霸等众人，也一齐随着施公进城而去。

施公进了行辕，各官参见已毕。施公便问徐州府道：“本部堂所托贵府，将被灾处所逐户查明，想已查核清楚。计有多少户口？所坏田亩房屋，共有若干？淹毙人民，共有多少？”徐州府赶着回道：“卑职自奉大人札饬，当即督同委员逐段稽查，并转饬所属州县遵照。今徐州一府，经卑职业已查明，具造清册，并当给各人户牌票。求大人核对后，可即按户给发。所有外属，有因路途较远尚未报到的；有已据报查明，未将清册送府的。卑府连日已经加札各属，饬令赶速造具清册，以凭核实给賑，俾被灾之区，得以早日领賑，庶免饥寒交迫，相籍死亡。”施公听说点首。复又说道：“本部堂明日拟亲往灾区，踏勘一遍。贵府可与某同行。”徐州府道：“卑府自当伺候。”说毕，各官告



退，徐州府回衙后，即将查明被灾户口清册，伤人送来。施公检阅一遍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徐州府颇有干办。而且所造清册，皆是井井有条。待本部堂亲往查勘后，即可按户给发了。”次日，施公即带领随员，并徐州府印委各员，同至灾区查看一遍，果与所造清册无异。施公大加叹赏，并飭令传知：被灾之家，定即于明日在城内常平仓给賑。各灾户务持牌票，前往领取，毋得观望自误。当由各坊地保传知去了。施公回到行辕，徐州府退出，一到衙内，分派各事，每三日轮换。到了次日一早，便有灾情前来，扶老携幼，络绎于路。两处仓厂司事人员，又次发出粮米数目与灾民人数，核以不错。随即登缮清册，呈送到计，由府委员到仓盘查，再由委员出具盘查切结，三日一报。真是有条不紊，恩泽遍敷，那些灾民亦复欢声雷动。施公在徐州耽延了三日，见知府如此认真，极加赏识，所有徐州放賑之事，及各属各县应办事宜，全责成徐州知府办理。施公即日起节，查看运河一带河堤，以备加修坚固，预防刷塌，并测量河道，如遇有淤浅之处，须设法挑浚，以便疏通，使河可泄。

这日离徐州府城约有八十余里，龙王庙地方，施公弃舟登岸，乘坐大轿往龙王庙拈香。进香已毕，便在河堤上面，逐段查勘。忽听喧哗之声，震动远近。不一会，只见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跪在施公轿前，叩头不止，口称：“救命！”施公传谕：“不许众口嚣嚣。若有什么情节，或是要賑，或是冤枉，只要带上三四个人来回话。”手下人当即遵谕，传话下去，并带上四个乡民。但只见那乡民衣衫褴褛，形容枯槁，苦不可言。跪在轿前，只是口称“大人救命”。施公问道：“你们那里人氏？”那四个乡民回道：“小人们皆是徐州百姓。小民等现在忽遭水患，已是不幸；不想近日水中出了水怪，时常出来现形伤人。如遇腿快跑了，他便将小民等所住的窝铺全行拆毁，铺内所有的东西，它也全行劫掠而去，弄得小民一刻不能聊生。闻得大人手下能人甚多，因此，跪求大人，捉拿水怪，好让小民等得顾残生。”说罢痛哭不已。施公睹此情急之状，心中实实不安，便道：“尔等且自退去，本部堂自有主意，给尔等除害便了。”复又问道：“这水怪现在何处？尔等可知他从何处出来吗？”乡民又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一深潭，名曰白龙潭。又叫龙窝，那水怪就在这潭里。每夜约二三大更，就出来了。”施公听罢，便叫乡民带领前去查看。约有半里路，乡民指道：“就是那深水有漩涡的地方。”施公查看良久，又四面看了一回。只见满地窝铺，惨不忍睹，当令乡民且退。施公回船，到了船上心中实实不乐，便与大家商议道：“此间百姓不幸遭此水灾，已是可怜已极；再有水怪扰害，更是可惨了！”计全在旁说道：“据守备看来，照那乡民所说，既不伤人，而又拆毁窝铺，抢掠物件，其中定有原故。”黄天霸也就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：计守备之言，甚是有理。待末将今夜前去，以代百姓除害。”毕竟捉拿住水怪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五十九回 黄天霸怒擒水怪 何路通独探龙窝

话说黄天霸听了计全之言，便要前去察看动静，将水怪捉住，代百姓除害。施公听说道：“黄贤弟不可卤莽，须三思而行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此间百姓遭此大难，苦不胜言，水怪不除，水患又大，百姓不能免此苦恼。今晚定要前去。而况末将战争之事，已经历过多少，何怕一个水怪呢？大人不必疑虑！”计全道：“黄贤弟不必拘执，今夜前去看看动静，未为不可；若果真是水怪，咱们再作商量，总要将他除了，百姓方得安枕。”施公道：“计贤弟之言，甚合吾意。黄贤弟亦不必徒抱奋勇，见机而作便了！”黄天霸见施公准将前去，这才唯唯退下。

到了晚间，他便带上兵刃，独自上岸，来到窝铺面前。叫灾民腾出一个窝铺，进去坐下。又叫几个老民进来，大家席地而坐，细细问了水怪来踪去影，可有什么声息？众灾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声息。只是嗷嗷地乱叫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咱今夜给你们除怪，你们可仍在各处隐藏，咱就在这里等着。可有一件，你们不许乱嚷，恐怕水怪通灵，要被他知道他便不出来，咱也不好去拿了。”灾民齐道：“遵命。”登时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，只是悄语低言，努嘴打手势。黄天霸看了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可怜。后又问那水怪是什么形状，究竟怎样凶猛，龙窝究有多深。众灾民道：“那龙窝究竟多深，我们亦不知道。但是那里有个漩涡，那点儿地方，不知伤害了多少性命。平时客船往来，到了那里，没有一个不担心的；而况现在又出了怪物，此时若不除害，就水势平了，那点儿地方比从前更加难过了！老爷可真正要开恩，等今夜水怪出来，务要将他捉住，救我等性命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尔等休要声张，等那水怪出来，帮我拿他。”众灾民屏声敛气，只等水怪出来。

等至二更时分，只听水面上忽哗喇一声响，黄天霸将身躯一纵，跳出窝铺，伏在黑影之中，又将金镖掏出。只见水面上跳出一物，跳上岸来，只是披头散发，面目不分，竟奔窝铺而来。黄天霸等那水怪来得切近，便悄悄地尾在后面。忽听窝铺内众灾民齐声嚷道：“妖怪来了！”黄天霸也不答应，即将金镖拿在手中，在水怪后面，大吼一声道：“何方妖怪？往那里走？”刷的一声，一镖打去，正打在水怪背后。只听噗哧一声，水怪往前一栽，猛回头一看。黄天霸手急眼快，趁怪物回头的这个当儿，手一扬又是一镖打去，那水怪躲闪不及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面门之上，只听噗的一声响，那水怪“啊呀”一声，咕冬栽在地下。黄天霸急赶向前，将那怪按住。此时窝铺的灾民早已出来一齐拥上，将那怪物按住，抬入窝铺。那妖怪哼声不止。大家一看，原来不是水怪，却是个人，外穿皮套，装作水怪模样。急将他皮套扯去，见他血流满面，口吐悲声，哀哀

求道：“爷们饶命！”刚说至此，只听那边窝铺后，又长喊道：“怪来了！”黄天霸连忙赶出，仍然伏在黑暗之处，见是两个。天霸掏出两枝金镖，见那怪来得切近，手一扬，头一镖打去正中头一个水怪肋下，那水怪即刻栽倒在地。第二个水怪，见头一个被人用暗器打倒，知道已被人识破，赶着转身回去。黄天霸大吼一声道：“往那里跑？”急急追赶前去，那水怪听见有人追赶，更加跑走如飞。及至黄天霸赶得切近，一镖打去，早听见水面噗通一声，他已跳下水去。天霸只得回来，见那中镖的水怪，已被抬入窝铺里面。黄天霸也进了窝铺。但见那些灾民，早将那水怪皮套扯下，用绳索捆个结实，你一拳，我一脚，在那里乱打，以泄往日的忿恨。各人哓哓说道：“这几个水怪，平日那样凶恶。不是被老爷识破，谁知道它是假的，专来抢我们东西呢？”

黄天霸看着他们也实是可笑，随即叫他们将两个假水怪一齐抬了上船见施公。施公便叫将假怪物押在舱后，等到回至徐州，再行审问。黄天霸又禀道：“那龙窝以内，一定是这水寇的窝巢。并据灾民详说，不但现在假装水怪，出水现形，以图抢掠；即是平时，未有水灾的时候，那个漩涡的地方，凡遇往来客船，在那里沉没的，实在不少。据末将愚见：在先并非假装水怪，专门劫掠客船；现遇水灾，客船稀少，他们无可劫掠，遂想出这个主意，借此抢掠些东西。若不设法捉尽，虽现在有官兵，走后仍受其害。虽假水怪，暂时不敢出来，但是不尽拿完，将来商旅行船，还是要受其害的。”施公点头道：“据黄贤弟所言，非捉拿尽，不足以绝其害。但是他伏匿深潭，怎可以捉得尽？且不知他窝巢在于何处，如何拿捉呢？”只见何路通在旁说道：“大人这倒可以不必过虑，黄贤弟既能将岸上的擒捉，千总亦可将水内的擒来，一同为民除害，偏是千总不能去捉那水怪吗？”李七侯也便应声道：“何大哥既愿前去，小弟亦愿同往。”施公道：“二位既有此绝技，何方狂妖，不患不驱除殆尽了！”说罢，二人退下。何路通、李七侯当即饱餐饮食，各人换了水靠，何路通便携了钩镰拐，跳入水内，独探龙窝去了。不知那龙窝内如何情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回 假水怪抗敌尽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现

话说何路通拿了钩镰拐跳入水去，运动精神，睁开二目，直往龙窝而去。走了一会，已到那里。只见水势回环，深不见底。何路通四面一看，见左首有个窟窿，约容一人行走。何路通道：“难道这个窟窿里面，便是那假水怪的窝巢不成吗？我且进去探看探看。”主意已定，当即缓缓而入。走未移时，渐觉宽敞，又有了平坦大路。又走了一箭之地，但见一座房屋，但不高大，也有七八间。何路通又向那房屋处所走去。到了屋外，却不见人，只听屋里有人言语，便悄悄的立在屏外细听。只听里面说道：“昨日王二、张六被岸上的人捉住，不知今日是怎么样了。我们既是同伙，也该出去探听探听，不能叫他二人在那里受罪过。”何路通听的真切，复悄悄的走了出来，才出洞口，忽听后面水声泼刺，知道有人出来，赶着走了几步，向旁边一闪，睁开二目，侧目观看。但见由洞口走出一人。穿着皮套，一手提着铁棍，一手乱摸。何路通知此人水中不能睁目，心已放下一半，暗道：“任他再有本领，是难以手代目了。”即将钩镰拐拿在手内。等那人走过，他便从后面追来。赶得切近，对准那人背上，就是一拐，已将那人后背钩住，又复向怀里一拉，再向前一推。那人站立不住，连个“哎呀”也不曾喊，便脸望下背向上，趴在水底里。何路通又将钩镰拐往上一提，复在肋下刺过去，再向外抽出。可怜他一缕幽魂，已早在蛟宫安顿了。何路通正要注回而走，又见一个乱摸出来。何路通仍照前那个办法，即刻又了结一个。不到两个时辰，一连杀了两个，保路通暗道：“照此没用，再来几百个也毫不费力。我又何必去喊李七侯前来帮忙？不如独自进去，将这一起杀尽了，显得我何路通的手段。”复又沉吟道：“即使他们这一起毫无本领，他终究是以逸待劳，我究竟是深入险地。万一被他围在里面，我又不知旁的出路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不如仍去喊了七侯，到底有个帮手。”主意已定，即踏水走回原处，一立身钻出水来。

却好七侯仍在那里等候，一见何路通回来，便道：“探听如何？”何路通道：“探是探明白了，却已被我杀了两个。但是他们窝巢里面，不知还有多少。我恐寡不敌众，有误大事，因此前来约你同去。”说罢，二人一齐钻入水内。不一会已到龙窝，保路通在前，李七侯在后，再向窟窿中走进。到了有房屋的所在，遂大声一喊，直杀进去。那些水寇见外面有人杀进，提了兵刃，尽杀出来。何路通与七侯且战且走，将他们诱出洞口，两个人一口气连杀了四五个。正在杀得高兴，猛然见后面一刀，何路通看得切近，赶着知会七侯一齐闪开，让他过去。再一细看，他却比前几个不同。也能睁眼——原来就是水寇头领，叫做毛宏。因手下人被人杀了，他得了信，奔出来报仇。何路通见

他走过，便从后面跟来。毛宏见前面并无敌人，复又回头来杀。何路通来得飞快，就趁毛宏回头这个时候，便迎面刺了一拐。毛宏赶着拿刀来迎，不期李七侯已绕至毛宏后面，他便将钢刺在毛宏背后竭力一刺。毛宏不提防，已被钢刺着了一下，正欲转身去挡，迎面何路通的拐又复打来。前后夹攻，任他毛宏本领高强，已然站立不住，栽倒水内。何路通赶着上前，将他按住，又在他脚眼上，用磕膝一捺，他的气往上一排，不由得口一张，咕噜咕噜，连吸了几口水下去，登时把个毛宏呛得晕了。二人就在水内将他绑好，抛在一旁。此时李七侯已进了窟窿，寻了一寻，只捉得两个没用的东西。再一拷问，再没有别人了。李七侯就带了这两个复出洞来，与何路通合在一处，把毛宏也推在水面，就近上了岸。喊了些灾民，抬到船上，见施公禀明一切。施公即令：“将毛宏等，分别押赴徐州，先行收禁。候本部堂河工勘毕，再行审问，就命李七侯押赴前往。”当时拨了一只快船，将毛宏等五人一齐推入快船，押赴前往。施公也随即开船，往上流一带估工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河工看毕，即令河工委员分段修筑。施公仍回徐州，再办理灾民善后事宜。这日已到徐州城下，当有官员出来迎接。施公进城。仍在行辕住下，安歇一日。次日，将毛宏等提案，讯了一回。毛宏等直认不讳。也就立刻就地正法。又向徐州府所放之赈，近日如何情形？知府又回明了一切。施公知徐属各县灾民，俱可暂时安逸，心中不觉稍安。这日晚间，坐在行辕，拿着一本书，就灯下看视。时将夜半，星月满天。忽听后面楼上，一阵狂风吹了过来，将屋内灯光，吹得半明半火。施公吓了一跳，正要喊人。只见窗前有一个怪兽，眼如铜铃，口似血盆，头若巴斗，一身的绿毛约有七尺多长，跳跃飞腾，正从窗前扑进。施公被这一吓，遂大声喊道：“你们速来拿怪！”此时，大家俱已睡熟，唯有贺人杰睡在施公贴近那间房内。忽被施公喊了一声，将他吓醒，便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拉着朴刀，飞似的往外跑。一面说道：“大人勿怕，贺人杰来也！”话犹未毕，一转身，已经进了施公卧房。随即问道：“怪物现在那里？”施公道：“正在窗外。”人杰出外寻找一会，复至各处寻找，毫无影响；正欲回来，忽见后面一座高楼，心中暗想：“难道那怪物在这上面吗？”信步行来，到了楼下。但见楼前挂着匾额，上写“斗姥阁”三字。人杰仗着自己本事，将刀砍下锁头，推开楼门，直闯进去。人杰一时兴起，便将身一纵飞身而上，四面一看，空无所有。唯中间设一座神龛内供斗姥牌位。正欲凝神观看，忽神龛前一阵狂风。人杰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毕竟捉得住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一回 斗姥阁放胆独降妖 殷家堡同心议劫饷

话说贺人杰飞身上斗姥阁，只见神龛前一阵狂风大作。风过处便从神龛背后，跳出一物。直往人杰迎面扑来。人杰喝声：“来得好！何方妖魔，敢在小爷爷跟前放肆！不要走，待小爷爷擒你！”说着，也就一刀砍去。那妖见来得凶猛，一声大吼，平地又起一阵怪风，只吹得人杰站立不住。等风过处，妖怪已不知去向。人杰那里肯舍，便在楼上四面寻找，不见形影。忽见楼窗克嚓一声，那妖怪手执双锤，从窗外跳入，平空举起双锤，望人杰打下。人杰见来势凶猛，即往旁边一闪，只听得楼板噗咚一声，将楼上四面震得各处摇动。那妖见双锤未打倒，复转身躯，圆睁二目，又奔人杰打来。人杰仍往旁边一跳，那妖又打个空，只听乱吼起来，举起双锤，复又扑到。人杰此时已将金钱镖掏出，看他来得切近，手只一扬，两个金钱镖认定妖怪两眼打去。那个妖怪不知暗器打到，仍自张牙舞爪扑来，忽然迎面两物飞到，正中面门。那妖吼了一声，弃落双锤，反转身从窗外跑出。贺人杰死不肯舍，亦从窗外飞身下楼紧紧追去。妖精前跑，人杰后追。绕过斗姥阁有道院墙，中间有道小门，那妖怪进了小门。人杰直追进去。那妖精见了人杰追得切近，复返身将前爪一扬，猛然扑到。人杰手急眼快，将身一偏，那妖怪扑个空。人杰趁势一刀砍去，只听那妖又吼了一声，在地乱滚。人杰赶上一步，一磕膝将妖怪按住，正要举刀复砍。忽然二目昏迷，不能下手。约有半刻，才清明些，睁开二目，只见妖怪已毫无踪影，再一细看，自己膝下却磕着两柄铜锤，颜色斑斓，实在可爱。心中暗思：“怎么那怪物忽然变作铜锤呢？且莫管他。”说着拿起舞了一回，甚是称手。此时天已大亮。拿着铜锤，仔细一看，见上面还刻着字，写道：“山东贺人杰用，凭此建功立业。”贺人杰好不欢喜。

且说施公从人杰去后，静听动静。始则听楼下喊杀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渐渐听下去，又毫无动静。恐人杰有失，赶着将黄天霸等人喊起，同去捉怪。黄天霸等听了此说，也是吃惊不小，乱纷纷赶着前去。大家跑到楼上，连个人影儿也不见，只见满地灰尘，有许多脚迹。窗门是开在那里，心中颇为疑惑。复又下楼，各处去找。走至楼下，正见贺人杰笑嘻嘻的迎面走来，左手提刀，右手拿着双锤。人杰对天霸道：“叔父有所不知，铜锤便是妖怪！”天霸道：“这小子倒会撒谎，那有此事？”人杰道：“叔父不信，请看锤上还有字迹，说留与侄儿用的。”黄天霸听说，遂接过锤，大家一齐观看，见上面果有字迹。贺人杰又将捉怪情形说了一遍。李昆在旁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难道忘了咱的那柄宝剑，不是也如此得来吗？”大家称是。于是一同往见施公，禀明一切，施公啧啧称好。

不一会，徐州府进来禀见。施公叫请。知府进内，参见已毕，先谈了些公事。随后施公便将如何遇见怪物情事，说了一遍。知府当即贺道：“此皆大人的洪福，贺小将军的造化。贺小将军及所得兵器可能请来一见吗？”施公道：“使得使得。”当即命施安去传贺人杰，并令将铜锤带来。施安去后，一会子贺人杰持了铜锤，进了书房，先将铜锤摆下，后与知府行了礼，已毕。知府便先看了铜锤，已是啧啧称羨，然后又问了贺人杰的年纪，更是赞不绝口。施公又将贺天保在江都县如何解围，如何投诚，如何惨死；贺人杰如何奉母命前来，如何在摩天岭设计盗回印信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知府极加赞说道：“贺天保可谓义士，今日得有此儿，亦不负当年那番所为。虽然如此，若非大人知人善任，则诸位将军，亦何能愿为心腹，成为国家栋梁之臣。就这贺小将军，他亦未可限量，卑府实深钦佩！”施公又谦让一回。知府更赞了两句，方才告退。施公即传知各人，预备回辕。

过了一日，施公启节，各官恭送，不必细表。在路行程，不止一日，已抵淮安衙门。当由淮扬海道，送过印信。施公接了印，又将放赈灾民，动发仓谷，估修河工各情形，具了奏折，并发出去。过了半月，奉旨着照所请。旋又接到部文，装运本年应解粮米，并奉旨着一半给价，即行押运来京。施公接着部文，即札催粮道，及各府州县应解粮米，及给价银两，飞速如期交库。各府州县接到催札，赶即运赴到淮。施公一面派人收兑，一面催船装运，所有给价银两，装入木箱。即派计全、关太遵旨押运到京。谁知关、计二人不去解饷，不过无荣无辱，只这一去，闹出一个天大的乱子来了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二回 失饷银关太受伤 急搬兵计全报信

话说殷家堡因遇水灾，地方官未曾具报，那殷家堡内周围二千多户，忿忿不平，因与堡总商量。这堡总广有田产，家有饶裕，单名一个龙字，绰号镇山东。膝下有四男一女：长子名猛，绰号双枪手；次子名勇，绰号赛仁贵；三子名刚，绰号一声雷；四子名强，绰号飞天虎。父子五人俱练就一身武艺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唯有女儿名唤赛花，也有个绰号：云中雁却生得美貌异常，更是武艺精通，性情刚烈。还有绝技，惯用连珠弩箭，一百步外发射，万无一失。殷龙最为溺爱，今年才交十六岁，尚未配人。只因他平时常言，若非武艺精通可称对手的，虽老不嫁，至于品貌妍媸，亦有所不计，只要是个顶天立地的丈夫，他便甘心相从。因此留心选择甚苛，尚未许字。

这日殷龙在家无事，正与儿女讲些枪棒，谈谈家事，因说道：“各处大闹水灾，房屋田禾，伤的勿计其数。我们这堡内虽小有伤损，幸而水退得快，幸未大受其伤，还算不幸中之大幸！”父子五人正自讲说。忽见庄丁进来报说：“现有五团十六保到来，要见庄主，有要话面讲。”殷龙心中疑惑道：“有什么要紧事，都来会我？”即叫庄丁去请。那五团十六保，一齐进来，大家齐声说道：“只因为我们堡内遇了水灾，田禾产业，伤的不少。本处地方官不曾具报，这也罢了；唯有那总漕既然各处放赈，为何偏把我们堡内忘了？难道我们二千多户，全不是国家的黎民？他堂堂的一个总漕，不能从公办事，我们可也要对不起他了。现在探听得运粮北上，这粮米银饷，皆要走我们这里经过，我们是要借他些粮饷，大家赈济赈济。因此前来，说与你老知道。”殷龙听说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莫非是要造反吗？皇帝家的国课钱粮，就敢乱去打劫。若说施公未曾放赈，他也不是有心偏废，只怪我们这地方官混帐，他不曾具报上去，施公如何得知？若要求施公放赈，这件事亦未尝不可做。或是等施公到此，大家去求他。再不然，赶到淮安去告。你们这两层都未想到，偏要去劫饷银。不必说国课钱粮，运赴京师。沿途自有人保护；而况施公手下能人极多，诸如黄天霸等人谁人不晓？你们如此想法，岂不是活得不耐烦！”大家听了这番话，知道殷龙不肯，复齐声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如此说法，倒不是施不全偏心，反是我们不是了！也罢，你既惧怕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，更有黄天霸那厮英勇，我们也不便强求你老。我们拚着大家不要头，准备与施不全见个高下。”说着就一哄而散。

殷龙犹恨恨不已。此时殷猛等四人，便向殷龙说道：“他们一起恨恨而去，都怪父亲偏护施公。只怕一定要闹出事来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殷龙道：“孩子们不必多虑，为父的不应允，他们如何敢行？也不过嘴里说说狠话罢了！”殷猛等又道：“父亲倒不可不



防备。他们这一回，实做成个众怒难犯了！”殷龙道：“孩儿们也太过虑了，为父的自有把握。”殷猛等不敢再来多说。五团十六保诸人，从殷龙家出来，个个忿恨不已，都说他偏护施公，惧怕黄天霸。于是大家商议，将各团各保二千多户齐集赶来，先把殷龙这番话告诉了众人，都说不要殷龙作主，大家同心合力，偏要做出一番烈烈轰轰出色惊人的事来，偏要将饷银劫下，作为赈济。大家摊派。合该有事，这二千多户听了这话，便异口同音，竟没有一人不肯。分成各路探听，只等饷银经过，即便动手。

再说关太、计全奉了施公之命，押运粮饷，这日到了德州。那殷家堡内顽民早知道了，于是各带兵刃，暗藏在西山岭下。关太、计全押十几辆大车，正望前行，看看到了西山岭下。只听一声吵嚷，山岭下跑出五六百人，个个手执兵器，齐声说道：“我等皆是殷家堡良民，因遇水灾，总漕施大人不曾到我们这里放赈，我们现在没有得吃。田禾产业，俱被大水冲尽。我们奉了堡长殷龙之命，闻知总漕运解粮饷到此，特地叫我们前来，将这饷银借下，好让我们分派些，去买食物度命。”说着蜂拥上来。关太、计全看这光景，飞马上前，横刀拦住。那些顽民那里肯退，只顾抢着车辆，推了就跑。关太、计全分头去杀，那些顽民围绕不走，更以兵刃交加，不分轻重，乱杀一阵。关太、计全看看抵敌不住，正要逃起想回淮安，再行领兵前来问罪。那知那些顽民，围绕得如铁桶一般，冲突不出。关太杀得火起，大喝一声，手举倭刀，欲伤了两个，正要冲出，忽然马失前蹄，将关太跌落在地。那顽民见关太从马上跌下，大家一齐上前，举起兵刃，只是乱砍。关太赶着爬起来，手执倭刀复砍死两个，自己的大腿、背膊上面，却也着了两三刀，幸亏不在致命处。计全也被人围住，虽是乱冲乱杀，终久不得出来，正在着急，忽听一声吵嚷道：“饷银已尽推回去了，我们走吧！”那些顽民一哄而散。关太、计全不敢追赶，奔回淮安。到了衙门。随即去见施公，将上项话说了一遍。施公大惊。欲知后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三回 国法难容兴师问罪 天良不昧遣书通情

话说殷家堡顽民，假称殷龙之命，将关太、计全所解饷银劫去。关太受伤，计全赶回淮安，请兵问罪。当时施公命黄天霸统领漕标亲兵五营，二千五百人，着李昆为先锋，李七侯、何路通为左右翼。计全为行军参赞，贺人杰、金大力为随营将佐——关太现在身受重伤，一俟金疮痊愈，即着关太为副统兵官。施公派委已毕。当下郝素玉因关太受伤，要去看视；张桂兰也要随同黄天霸前去，剿灭奸民，一齐去禀施公，情愿随营效力。施公也就应允，随即分兵动身。黄天霸等人亦即带兵丁，陆续前进。

再说殷龙访知五团十六保诸人，齐集堡内，大众假自己的名字，在西山岭下已将饷银抢下，并伤了解饷官一员，打散护解亲兵等人，知道这个乱子闹大了。当即着人传知五团十六保，来庄议事。那五团十六保头领，闻殷龙传他们议事，也就齐集一处，大家议道：“堡总传我们进去，一定是为抢饷银一事。我们既做了下来，万不可虎头蛇尾。所有银子大家不许稍动一点儿，就是堡总问起，我们也是这种说法。”殷龙一见他们齐来，便大怒骂道：“尔等做的好事，胆敢聚众去劫饷银。不日大兵下来，尔等如何处置？”五团十六保一齐说道：“我们这堡内也有二千多户，一家出一个，也有二千多人。便齐心与他打仗，有什么要紧呢？”殷龙听了，更加大怒，即叫庄丁将他们个个缚了起来，听候送官，尽依法惩办。那五团十六保诸人听了这话，不等庄丁动手，一个个提起两条腿，飞跑个干净。把个殷龙只急得怒发冲冠。当有殷猛上前说道：“父亲不必如此发怒，依孩儿的主意，不若先写一封书信，将此中曲直辩明：并非父亲使令，他们假词，作此不法之事。等官兵到了，将此书送去，愿将饷银送还。他若答应，我便前去谢罪，并送还饷银；若不答应，只好让他来打。我们却不可与他对敌，只宜固守土围，不使他打破，以免玉石不分之惨。万一与他交手，切切不可伤他一人；一面我们将土围上面，多设檣木炮石，多派人看守。即使官兵前来攻打，只可将炮石放下，不许他前进。一来使他知我等实非有意，不过因求和未允，不得不自顾身家；二来也使他知道我等的厉害。可有一件，他的饷银却不能丝毫动用，必须知照五团十六保，说就此事。既已闹得如此，我们亦不得不出头。叫他们将饷银一起抬到我处，以便将来充用。还要叫那二千多户，等官兵到来那时或守或战，都要听我的号令。”殷龙听了点头道：“吾儿之言，甚合吾意。”当夜殷龙便传知五团十六保，便告明此话，叫他们传知各户，一齐预备。五团十六保听了这话，个个喜不自胜，一面将饷银抬送到殷龙家内，一面传知各户，赶紧预备抵敌。二千多户，也是家家情愿归殷龙约束。殷龙又连夜将土围上面，添设檣木炮石，护庄河内又钉下排钉，浮桥又重新修造坚固，各路要隘村口又

设下木栅，上下皆密钉排钉。每一处又添派多人，暗藏弓箭，以备自守，诸事已毕。又写了一封书信，专等官兵到来，遣人投递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李昆带领五百人马，一路上风驰电掣，直望殷家堡而来。路经小角镇，便至关大寓处，即说明一切。此时关太伤痕已好了一半，听见施公发了兵来，又命他为副统兵官，心中颇为得意。当下李昆稍谈了片刻，李昆即辞别关太，仍然赶紧前行。此时沿途人民，皆晓得殷家堡劫去饷银，施大人发兵剿灭，无不惧怕。这日李昆所带兵卒，已在西山扎驻。李昆正坐在帐中思想明日攻打的计策。忽见兵卒推推拥拥，拿进一个人来，喝令他跪下，望着李昆说道：“小的等拿住殷家堡一个奸细，请令定夺。”李昆道：“将那人推到帐下来，”那人便跪下说道：“大老爷在上、小民并非奸细、实因奉我家庄主的令，前来下书的。今有书在此，大老爷一看，便知端的。”李昆接在手中，拆开细看，但见上面写着道：

殷家堡堡总殷龙，谨致书于黄大总戎麾下：前者，因堡内偶遇水灾，伤及田禾房屋，本地方官未及具报，堡内村民，已自愤愤；嗣闻总漕施公开仓发粟，村民等又自窃喜，以为可得博施之惠，无不引颈而待。迨未沾恩泽，村民又聚众前来声称：闻在膺总应解饷银将经过，拟往截留，作为赈款。某以国法难容，晓谕人众，并且痛加责备：罪该万死。詎料因此衔恨，异口同声，皆以某趋附官长，不顾乡梓。暗地聚集堡内二千多户人民，不与某知，胆敢假某为名，肆行劫掠国帑。事后觉察，已无可及。似此目无法纪，实属罪不可逃！某亦知罪有攸归；事前既不能严密防闲，临时又未及驰往保护，以致变生仓卒。今大兵所指，虽将堡内人民杀灭殆尽，亦不为无辜。第念愚民无知，良莠不一。倘尽加屠戮，实足伤上天好生之心。所有国帑，丝毫未散，似与擅自动用者，略有区别。且该村民等并非敢效强寇所为，实迫于饥寒所致。某等敢冒死待罪，请为村民等乞命！倘蒙法外施仁，不加剿灭，某谨以国帑如数呈缴；并缚呈首犯，请申国法，不胜待命之至。某冒死谨上。

李昆看毕大怒，将原书撕得粉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四回 赛仁贵独挡护庄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

说话李昆将殷龙书信看罢大怒，喝令乱棒打出。那人抱头鼠窜，赶奔回庄，将以上的话，与殷龙说了一遍。殷龙便叫他退下，随与殷猛商议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殷猛道：“好在我们已有准备，等他来攻打便了！”殷龙亦无可奈何，只得传令各处，严加防守，布置得十分周密，不表。

再说李昆自将殷龙的下书人乱棒打出，便欲率兵攻打，后来一想：“各兵丁远行困乏，让他们休息一日，明日再行出兵。好在一个殷家堡，还怕他跑了不成？”因此当日并未出阵，却派了几名兵丁，往殷家堡去探听路径消息，以便进出。几个兵丁访了一日，回来禀道：“小的们奉令探访，现已探得真切。西山堡是殷家堡内二千多户总口，东西两庄口是殷龙庄上的分路。东庄口却是临河，非船不能进去；西庄口又是临山，有一条小路可通，只能容一人行走。护庄河是殷龙庄上的防御，四面皆有土围。现在已一律预备坚守；东西两庄口，添了木栅；西山嘴设了擂木滚石；护庄河一带土围上面，也有擂木滚石、鹿角灰瓶之类，预备得甚为坚固。”李昆听罢，飭令退下。次日，李昆即吩咐各兵丁，饱餐战饭，预备出阵。李昆戎服，手执烂银枪，腰佩宝剑，坐下快马。一声炮响，率了五百名兵卒，杀奔殷家堡而来。真是杀气腾腾，威风凛凛。看官，要知道这回打殷家堡，非同往日——皆是步战，或是夜间穿夜行衣，暗到人家将人捉住那种打法。此次因殷家堡抢劫国粮，题目极其重大，所以前来剿灭，也要冠冕堂皇。施公即派黄天霸为统帅，李昆为先锋，是师出有名，欲申天讨。所以李昆今日出阵，便不能如从前短衣束扎，手提朴刀，身藏暗器，不脱他本来面目，必要得戎装戎服，骑马端枪，才合先锋的身分。一路下来，不必说黄天霸等人是戎装戎服，就是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，也是女将的装束。只有一个金大力不善骑马，还是步行，趁此交代明白。

却说李昆带领五百兵丁，到了护庄河，排开阵势。李昆首先出马，喝令土围子庄丁：“叫殷龙死囚出来对话！”庄丁答应。即刻有殷勇站立土围，高声说道：“哪位将军呼唤，有何吩咐？”李昆一看，不是殷龙，乃是个少年，约有二十多岁，生得仪表堂堂，颇为不俗，手执方天画戟，也是戎装戎服。因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来答应？快叫殷龙那老逆贼早早出来受缚，免得你家堡内玉石俱焚。倘若不然，指日大兵到来，生灵涂炭，悔之晚矣！”殷勇答道：“某乃殷龙次子殷勇便是！将军尊姓大名？”李昆道：“咱乃漕总老爷标下实授千总，现为黄副将麾下先锋，姓李名昆是也！”殷勇笑道：“原来昨日所上的书，是送差了。本来送与黄统帅，送书人误送在将军那里，所以将军见怒。今将军既已到此，殷某尚有一言，气将军俯纳！昨日所上之书，本非怙恶。无奈将军不容，反

说殷某父亲狡猾，希图避重就轻。却原不能怪将军见疑。但是我父亲有不能亲自请罪者三：我父亲去请罪，万一将军不容，就此按了国法，我父之冤，如何可白？一也；合堡二千多户，大良不昧，密伺我父，待令出围，亦恐我父因事不关己，反遭执缚问罪，二也；我父亲既上书求赦，允将饷银、首犯交出。倘蒙大人俯允，我父亲便自押解麾下，肉袒负荆，谨谢失察之罪。将军既免得厮杀，念我父亦可辨其冤屈，三也。有此三件，所以才上书通诚。不料将军不容，某等亦无可如何，只好听之而已！”李昆大怒，遂拍马挺枪直杀过来。殷勇也即出了土围，上马出迎。各庄丁跟随在后，也是手执器械，摆开阵势。李昆一枪刺到，殷勇赶着架开，二马过门。李昆拨转马头，顺手一枪，从殷勇背后刺到。殷勇即将画戟就在枪上一拨，李昆觉得震手，暗道：“好大膂力！”急抽回枪来，复一枪杆，认定殷勇当头打下。殷勇往上一迎，说道：“将军且稍息雷霆，某已让了一枪，切勿谓某甘心相让。”李昆那里肯听，急将枪杆收回，复一枪对准殷勇胸前刺动。殷勇暗道：“好个不知进退的东西，他倚仗官势，欺压殷某，若不放点本领与他看看，他不知我的厉害。”想罢，即将画戟掀开李昆的枪，大声喝道：“将军休得十分相逼！殷某也不是懦弱之辈。不过村中顽民，自知闹出事来，某等不无微罪，所以不便与将军较量。若将军十分相逼，可莫怪殷某眼中认得将军，这画戟认不得将军了！”李昆大怒，也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匹夫！你敢抗敌大军。老爷若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，也不算堂堂的先锋。”说着又是一枪刺来。殷勇此时真是兴起，将手中画戟一摆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后，四面杀来。把个李昆杀得不必说不能取胜，真个是连一枪都不能还他，看看抵敌不住。殷勇也就虚晃一戟，说声：“将军请自回营，殷某去也！明日再比高下。”说罢，飞走入土围去了。李昆见殷勇退入土围，便喝令兵丁用力攻打。那五百名兵丁，一声喧嚷，个个皆横冲直撞，望土围进攻。毕竟能否攻打得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五回

双枪手巧敌关小西  
一声雷吓退金大力

却说各兵丁奋勇去冲土围，走至切近，只见土围上面檑木滚石，直打下来。各兵了不能进攻，打了半日，只是攻打不开。李昆见此情形，只得鸣金收军，退回本寨，休息一夜。次日带了兵丁又来攻打。殷勇却未来，李昆在马上便自辱骂，土围上毫不见怪。李昆喝令兵丁百般的辱骂，仍是不答。在土围外骂了半日，见里面闪出来一人，也是戎闭打扮，手执双枪，坐下白马，一声喝道：“来者休得无礼，咱来会你，大战一百合。”只见吊桥落下，飞马过来。李昆也不答话，见他马来得快，即将马头一领，迎面一枪，当胸刺到。殷猛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将左手枪一拨，右手枪在李昆腿上刺来，李昆赶着让过。两匹马各自过门，复兜转马头。李昆一枪从殷猛肋下刺进，殷猛便将右手枪往下一磕，左手枪急向李昆腰下刺来，李昆正欲来迎，殷猛已将左手枪收回，右手枪复向李昆左腿刺到。李昆赶着去架，殷猛枪又收回，只见他使出花枪的妙法，前后左右，共计六十四枪，把个李昆围裹得不能逃脱。杀到末了一枪，也似殷勇那样，喊了一声：“我去也！将军请自回营罢！”话犹未定，已飞过吊桥，进入土围去了。李昆还要赶去，只见吊桥高提。李昆没法，闷闷不乐，意欲晚间飞越进去，又恐寡不敌众，无计可使。只好等大兵到来，再作计议。

却好次日黄天霸等已率领大兵行抵，当下立了寨栅，安营已毕。李昆便去参见。黄天霸即刻相见。李昆见了天霸，将连日出战情形，说了一遍。又将下书求和各节，细告天霸。当下计全说道：“照此情形，这殷家堡急切难攻得下。且此人用意甚深，设险防守，甚为得当。倒不可小觑于他。”此时关太疮伤已愈，一齐前来，当下在旁怒道：“计大哥何得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前者是出其不意，又寡不敌众，所以小弟被他砍伤。今者，大兵到此，小弟伤痕已好，明日出阵。若不将这殷龙捉住，以消前日之恨，誓不回营！即烦诸位兄弟明日观阵便了！”说罢，李昆回营。大家亦各去安息。

次日一早，排齐队伍，直抵殷家堡护庄河前。关太戎装戎服，手提大砍刀，腰挂倭铁短刀一柄，坐下枣骝马。后面打着大纛旗，旗上显出斗大的“关”字。前面排立着一百校刀手，真个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关太催开坐马，扬鞭遥指着土围上面喝道：“尔等听着！咱关老爷特奉施大人将令，前来活捉殷龙问罪，尔等须早早将逆囚送出，若再迟延抗敌，咱老爷打破尔等的巢穴，必要杀个鸡犬不留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后犹未完，只见土围上栅门开处，冲出一个人来，手执以枪，坐下快马，到了吊桥口。关太大怒喝道：“尔系何人？快留下名来！”那人答道：“某乃殷龙长子双枪手殷猛是也！欲取某首级，殷某在此，将军来吧！”说着便飞马过来。关太举起大砍刀，连肩带背砍下。

殷猛不慌不忙，将双枪架开大砍刀。二马过门，关太趁势拦腰一刀砍到，殷猛急将右手枪隔开，右手枪望关太胸前便刺。关太急将刀拨开，殷猛左手枪复又刺来。关太正欲来迎，殷猛已将枪收回。关太见收回枪，便砍一刀，认定殷猛马头砍下。殷猛把马头一领跳出圈围。随即双枪并举，一从马腹刺进；一从关大腿上刺来。幸而两枝枪皆在一边，关太赶将刀平摆，往下一磕。殷猛不等他来磕，已将双枪收回。关大复一刀，向殷猛左腿上砍来，殷猛又将右后枪架住，左手枪急向关太肋下刺来。关太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忽将刀杆往开一拨。只听当啷一声，拨在一旁，正欲还手，殷猛的枪又在胸前刺进。二人一来一往，足有三十余合。两个人杀得兴起，各逞平生之力。但见刀到处寒光闪闪，不离头背肩腰；枪来时冷气飕飕，逼近胸前肋下。殷猛使出六十四路花枪妙法，关太亦使出六十四路花刀，此往彼来。两旁看的人，只见刀枪的光芒，不见一些人影，无不齐声喝彩。关太见不能取胜，正欲收兵，明日再用计来打。那知殷猛见关太武艺精强，也是极其佩服；况且他本来无心取胜，不过要显显自家本领，到此时已杀到筋疲力竭，再战下去，恐怕彼此有失。遂虚刺一枪，拨转马头，高声说道：“将军请暂回，殷某首级，明日再取吧！”说着，马已飞过，吊桥高悬。关太虽遂追赶，不能飞渡，只得收兵回营。

黄天霸等闻殷猛十分骁勇，便向大家议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计全道：“愚兄看来，非设计暗取，断难擒获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计将安在？”计全正欲开口，忽见金大力在旁说道：“咱有一计在此，说与你们知道。能用便用，不能用算我没有说，如何？”天霸道：“金大哥且请说来，大家商议。”金大力道：“咱今夜扮作庄丁模样，混入他们堡内，将各处进出路径探明，再混出来。约定时刻，我再混进去。到了约定时候，我便放起火来，你们就一齐杀进，岂不省了许多事。”计全道：“计虽可行，只怕你混不进去。”大力说道：“混不进去，我又不邀功，你们也不要见过，只算没有这件事。”天霸答应。金大力到了晚间，便改扮了庄丁模样，跑到西山嘴，却好遇见一起庄丁，他便混了进去。不料殷刚打从东庄口巡查到此，看见金大力不似庄丁，便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胆敢冒充庄丁，混入里面来做奸细！与我赶出！”金大力正往前进，忽听有人喝阻，那一声，便吓了一跳。再一细看：见栅门内一人，约二十多岁，生得仪表不俗，手提双刀，站在那里，喝令庄丁赶人。那些庄丁一齐答应，好似潮水一般，涌涌地来赶。金大另行见了已看破，跑了出来，奔回大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六回 何路通一探护庄河 黄天霸二打殷家堡

金大力一计未成，奔回本营。计全道：“我却另思得一计，但恐仍不能胜。意欲请何贤弟，今夜暗地从护庄河偷渡过去，转过东庄口，将那里木栅砍开，进入里面各处放起火来。他见各处火起，必然惊疑不定，前去救火。我等便分兵往西山嘴、护庄河两处攻打。他纵有准备，东庄口也得稍分其势，我等并力猛攻，或者可以攻破土围，擒获逆贼父子。”何路通道：“小弟非不愿往，但恐他那里防备甚固，不能中我等之计，那便如何？”计全道：“某亦正虑及此，且去走一趟见机而作；行则好极，不行可赶紧回来，再作计议。”何路通答应。

次日两边停战。待至夜间，约有二更时分，何路通换了水靠，提了双拐，暗暗地走到护庄河边，当即下了水。才走到两步，觉得刺脚。便钻入水底用手来摸。不摸犹可，只一摸方知河底下层层钉着梅花桩子。何路通一面拔桩，一面前进。那知愈拔愈多。越至前面，更难立定。何路通暗想：“此处系土围紧要的所在，他恐怕人偷渡过河，故而如此。莫若绕至河边，沿河边往东庄口走去，或者那里没有；就是有，也可少拔许多。”主意想定，复走回来，顺着河边悄悄向东庄口走去。走了一会复想渡河，仍是如此。复又绕到河岸，再向前行。忽见前面来了两只小船，正是东庄口防护水栅的巡船。何路通在水里看得真切，赶急藏入水底，居心等那巡船来至切近，即用钩镰拐将船钩翻。那知巡船上人早已看见水内有人，一声呐喊，说道：“河底下藏有奸细了！咱们放船回去，叫他们来捉呀！”何路通也不做声，伏在水内，静观举动。不到半刻，果然来了五六只巡船，如飞而至——每船上站着四五个人，每人手内一把挠钩，全望水底下去搭。何路通看见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回头，幸而跑得快，若慢一刻，已被他挠钩搭柱了。

何路通急急地跑了回来，回至营中，说明此事。黄天霸等颇为忧闷。当即传令五更造饭，黎明出战。关太、李昆、金大力率领兵丁一千，去打西山嘴；黄天霸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七侯统领大队，攻打护庄河；张桂兰、郝素玉、贺人杰往来接应。分拨已定。次日天明，兵分两路前去。再说殷家堡东庄口巡船，未能将何路通捉住，回至堡内，细细禀明殷龙。当下殷龙仍命他们：加意防备，就便大营内有人偷渡过来，切不可伤他性命，要捉拿活的。巡查船工人等，答应下去了。殷猛在旁说道：孩儿看官兵这两日未曾出战，定有暗谋，不是偷渡，就是养精蓄锐。总在这一二日必然督领会队，并力来攻。我们虽防备甚严，还须加意保守。西山嘴一处，最为紧要，可加派三弟去帮孩儿。护庄河虽有二弟在彼，仍须嘱咐四弟前往，以厚人力。其东庄口，官兵万难过来，西庄



口路狭难过，亦难飞越，父亲可与妹子往来接应，方可保全无事。”殷龙闻言，深为合意，当即派守停当。

次早天才黎明，即有护庄河看土围子的，西山嘴看守寨栅的庄丁，急急跑来禀道：“现在大队官兵，已分为两路，进攻护庄河与西山嘴。离此不远，请庄主定夺。”殷龙闻言，当即率同儿女披挂上马。各执兵刃，分往各处保护。且说殷勇、殷强二人才到护庄河，上了土围，见黄天霸等率领官兵，已将浮桥搭起，纷纷过来。殷勇见势不妙，赶着开了土围栅门，手执方天画戟，率领众庄丁，一齐冲出。庄丁奋勇直前。那些官兵正在过桥，抵挡不住，只得纷纷逃命。殷勇一面喝令庄下将浮桥拆毁；一面驰马端戟，驰过桥来。却好正遇黄天霸，两人通过姓名，随即交起手。黄天霸手执烂银枪，真是神出鬼没之技；殷勇那枝戟，亦不减天霸的枪法。两个约战有二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官兵阵上却恼了何路通，手执双拐冲出阵来助天霸。殷强在对面，也就手舞双锤飞出阵来，敌住路通。四个人四匹马，你来我往。这一场恶战，只杀得尘头高起，日色无光。看看何路通抵敌殷强不住，却好贺人杰那支兵接应前来。他在马上看得真切，遂大喊一声：“咱来也！”说着马已飞到，更不打话，举起双锤直向殷强当头落下。殷强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撇了路通，来抵人杰。四柄锤盘旋飞舞，直如流星赶月一般。贺人杰锤法虽精，究竟气力不足，要败下来，此时路通又赶着上去助战。官兵阵上，李七侯又手提鹅毛钢刺，冲杀出来；计全早已飞出去助天霸。只见殷强、殷勇弟兄两个架开枪，拨开马，隔开锤，迎住刺拐，混战在一处。毫无惧怯。自辰时战到午时，殷勇、殷强也觉力敌不住，只见殷龙手执银枪，前来助战。殷龙的那杆枪，真如出水蛟龙，翻江搅海。黄天霸看见上围里跑出一个老者出来，料是殷龙，赶着虚刺一枪撇开殷勇，直奔殷龙，殷龙接着又战。大家直杀到申刻，始各收兵。

再说西山嘴关太、李昆前去攻打，那里早已预备，也是接着就战。却是关太战住殷猛，李昆战那殷刚。金大力提了镔铁棍左右横冲直撞，去冲木栅。怎奈撞木滚石往下打来，不能前进。却好张桂兰、郝素玉前来接应，见关太、李昆二人不能取胜，也就催开坐马，直杀过来。那木栅里面殷赛花，一见官兵队里出来两员女将，他也抖擞精神，跨下桃花马，手执绣鸾刀，飞奔出来，娇声问道：“来者二位女将军，快通下名来，待咱姑娘前来会你。”张桂兰便道：“咱乃总漕标下黄副将夫人张桂兰是也！”郝素玉也道：“咱乃总漕标下关参将夫人郝素玉便是！你是何人？敢来与太太接战，快报名来，咱太太刀下不杀无名之辈。”殷赛花道：“咱乃云中雁殷赛花。”说着，举起绣鸾刀，直砍过来。张桂兰一面接住，郝素玉便一枪刺来。欲知胜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七回 贺人杰巧计败赛花 郝素玉软锤打殷勇

话说殷赛花来战张、郝二人。张桂兰迎住赛花的绣鸾刀，郝素玉便往斜刺里一枪刺进。殷赛花赶着抽回刀来，接着郝素玉，却好将素玉的枪架开，二马过门。张桂兰拨转马头，举起双刀，认定赛花砍来。赛花一面架住桂兰，一面防着素玉。此时素玉的马已转回，趁势就是一枪，照定赛花腰下刺进，赛花拨开桂兰的刀，紧来磕素玉的那枝枪，将把素玉的拨开，张桂兰的刀又当头砍下。殷赛花力敌两个，毫无畏惧，抽个空摆开绣鸾刀，向郝素玉拦腰砍去。郝素玉不及招架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将马一拍跳出圈外，那马忽然前蹄一跪，郝素玉坐身不稳，向前一栽，幸而未跌下来，赶将马缰一提，那马才算立定，此时殷赛花见郝素玉马失前蹄，颇有惊慌之色，忙着喊道：“姓郝的不要害怕！咱姑娘不来伤你，你好好回营去吧！”说声未完，张桂兰的双刀又盘旋砍到。殷赛花见素玉已经退下，便放着胆大战桂兰。两个人一往一来，足有三四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只听两边金声响亮，遂各自收兵。张桂兰、郝素玉、关太、李昆等人回到大营，与黄天霸等互相陈说鏖战情形。大家忧闷不已。黄天霸道：“且歇息两日，务要拼个你死我活，若不取胜。誓不回营。”

再说殷赛花收兵回堡，父子兄妹，齐集厅上，大家称说：“黄天霸这一班人，个个武艺高强。以后上阵，我们还要小心防备，恐他暗箭伤人。”到了第三日，黄天霸等又排齐队伍，冲杀进来。此次却用了声东击西的法子：把那大队排在护庄河，却留李公然、何路通在此攻打，黄天霸等皆暗到西山嘴去攻寨栅。殷猛、殷勇，当即出战，正遇着李昆、何路通二人，战未数合，殷猛忽然看见后队并无统帅，只有兵丁在那里大喊乱嚷，殷猛知道有诈，即令殷勇赶去西山嘴接应，以防疏失。殷勇听说，即望何路通虚刺一戟，奔回土围，与殷龙说知明白。殷龙当即令殷勇、殷强并赛花赶紧接应，自己却接应护庄河。

且说黄天霸等人到了西山嘴，一齐攻打寨栅，但见殷刚一个督率庄丁，死守住赛栅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栅门开处冲出四匹马来，马上坐着四人，却是三男一女，个个手中皆执着兵器。一齐大声说道：“黄将军仿那声东击西的诡计，怎样瞒得咱父子过去？咱们劝将军，就此停了战吧！”黄天霸闻言大怒，即催开战马，直奔殷刚杀来。关小西也就舞大砍刀，奔着殷强杀来。张桂兰一声大喝，飞舞双刀，直杀过去；殷赛花赶着接住。那郝素玉也就趁势冲杀过来，早有殷勇持戟敌住。此时八匹马，八个人，混战在一处。但见刀枪并举，锤戟交加。枪挑处犹如出水蛟龙，刀砍处好似归山猛虎；一枝画戟，不亚吕氏温侯，两柄铜锤，赛过岳家小将。大战了约有二三十个回合，只是

不分胜负。黄天霸心生一计，忽然把马一拍，跳出圈外。那知殷刚早已知道黄天霸诈败，要再用回马枪来挑他，却是故意去追，显显自己本领。但见他一枪刺到，殷刚不慌不忙，将手中兵器轻轻的接住，说声：“来得好。”即将天霸的枪拨在一边，顺手就是一刀，拦腰砍来。天霸说道：“不好！”赶着用枪望开一拨，乘势一枪杆，认定背上打来。殷刚知道难让，他赶着把马头一夹，那马嘶一声，如飞的跑向前去。黄天霸那里肯舍，急急追来，却一面小心防备。忽见殷刚马失前蹄，黄天霸赶得切近。正欲一枪刺去，殷刚却把马一拍，那马突然站起。他便趁势反将大砍刀猛向天霸马头上砍来。天霸说：“不好！”赶将马头一领，偏了过去，那刀已逼近左腿。天霸复将左手一提，殷刚的刀砍了个空，又兼用力过猛，就马上一倾。黄天霸顺手一枪，殷刚躲闪不及，正中马腹，那马负痛，唿喇喇一声，飞跑去了。

黄天霸犹欲追去，已是不及，只得仍回转来。到了西山嘴，只见张桂兰与殷赛花，还在那里对敌。一个双刀，一个绣鸾刀，飞舞盘旋，颇为有趣。张桂兰正欲设计取胜，忽听贺人杰高声喊道：“婶娘且稍息一会，待侄儿前来取这丫头的首级！”殷赛花耳中听得真切，眼中看得清楚。见是一个十五岁美貌的男儿，正在凝神观看。贺人杰的两柄铜锤，已是当头落下。殷赛花吃惊不小，赶将绣鸾刀往上迎住，颇觉得有些沉重。贺人杰来得飞快，忽将两柄铜锤收回，复把左手锤一起，认定赛花面门打去。赛花急急的架开，右手的锤复又打到。由是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如雨点一般落将下来。殷赛花左遮右隔，前避后躲，只有招架之力，并无还刀之功，直杀得香汗直淋，红云满面，看看抵敌不住，虚晃一刀，勒转马头，回身飞跑进入寨栅里去了，虽然败了一阵，却暗暗称羨不止。贺人杰见殷赛花败入寨栅，便想冲杀过去，趁势夺了寨栅。及追到寨门下面，已见樗木滚石打下，不能前进，只得退马而回。

再说郝素玉战住殷勇，两人斗杀有二十回合，郝素玉杀到兴起，暗思不用暗器取胜，等到何时。主意想定，把马往旁边一领，背转身来，急急将软索锤取在手中。殷勇此时虽不来赶，只因那马走得甚快，已逼近郝素玉背后。殷勇正欲用戟来刺，只见郝素玉将马头一拨，兜转过来手一扬，那柄软索锤，已经打出。殷勇不曾防备，忽见一个圆球儿飞了过来。说声：“不好！”那软索锤正打中殷勇肩窝，负痛而走。殷强正与关太杀得难解难分，忽见自己兄妹已败回去了，单个不敢恋战，只得拨转马头，飞跑入寨。关太等追到寨栅，殷强已进去了。上面樗木滚石又纷纷打下来，关太只得退兵回营。却好李公然弹伤殷猛额角，何路通拐刺殷龙的马腿，贺人杰打败了殷赛花，更是欢喜无限。欲知如何打破殷家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八回 发号令再渡护庄河 决夜战三打殷家堡

话说黄天霸等得胜而回，大家欢喜，唯有贺人杰最为喜悦。当下计全说道：“自带兵到此攻打，算是今日才胜了一阵。依某愚见，乘此锐气，今夜便去攻打。可分兵四路：何贤弟与李七侯设法偷过护庄河到东庄口。能将水栅斩开，并力攻进更好；万一不能，可虚张声势，使彼疑心。我便同李公然贤弟带五百名校刀手，初更时分暗至西庄口，同攻他的西路。关贤弟与夫人带领兵丁一千，也于二更时分，去攻打西山嘴。黄贤弟与夫人可领兵一千，也于二更时分，去攻打上围。贺贤侄、金大哥，可往来接应。所有人马，务要人衔枚，马疾走。我便可乘其不备，且攻其所不料，能早日攻打开了，即将贼将拿获过来，也好早日回辕缴令。诸位贤弟，意下如何？”大家闻言，齐声称：“是！”当即传了密令：黄昏造饭，初更出兵，各带灯笼、篋缆，衔枚疾走。等到逼近，一声号令，便将灯笼点起，猛力进攻，倘有不遵，或先已泄漏，定按军法从事。此令一出，各营兵丁，大家皆准备起来。到了初更时分，陆续进发，果然是衔枚疾走，但闻号令，不闻人马行走之声。

先说何路通、李七侯两人各执兵器，渡过护庄河，沿着河边一路进往东庄口去。约走了三里多路，远远见有巡船到来。二人便伏在水底，不敢稍动。等候来船切近，何路通便将钩镰拐向船头上一搭，用力往下一拖。那巡船未曾提防，即被一拐拖翻过来，船上水手落下水去。李七侯二人赶紧前来接住，用绳索绑了两个起来。这船上本有四个水手，因何路通等只有两人，不及全行绑缚，所以逃走了两人。何路通也不追赶，驾着原船直往东庄口而去。看看已到，忽见迎面又来了四五只巡船，船上点了灯光，照得如同白昼。那些水手一个个手执挠钩，往敌船杀来。原来逃走两个水手，已回去送了信，所以他们俱有了准备。何路通见敌人已有准备。遂大喝一声，驶着船飞杀过去。对面船上也即相迎，只见兵刃齐施，挠钩并举。何路通、李七侯二人抖擞精神，用力接杀；虽然勇猛，终是寡不敌众。杀了半会，见不能取胜，只得跳下水去，想凿他的船底，那知才跳下去，水底下全钉着梅花桩，不仅不能施展武艺，连行走都不便，而且腿脚皆被梅花桩戳了计多伤处。二人没法，只得赶着跑转过来。

再说计全与李公然到了西庄口，率领兵丁暗暗地渡过山去。果然那一条小路，只容一人行走，又在黑暗之中看不真切，那两条路旁皆排着荆棘，所有兵丁个个皆戳伤腿足，不能前进。计全、李昆喝令将灯球点起，照着好行。兵丁得令，即刻将灯球点得雪亮，手执短刀，斩去荆棘，并力前进，好容易出了小路，各兵了只得叫苦。原来前面路口，已被树木乱石塞断，不能前进。计全等没法，只得传令，以后队作前队，赶紧退

出，驰往西山嘴接应攻打。

再说关小西、黄天霸、两路兵到了护庄河、西山嘴两处，一声号泡，灯火齐明，并力攻打。果然堡内不曾防备，那守土围的庄丁，从梦中惊醒，一面赶将柵木滚石放下，一面驰报殷龙父子，殷龙等一闻此言，立刻端了兵器，飞身上马，分头前去。先说护庄河攻打了一阵，土围上面柵木滚石，已是行将告尽，救应若再不到，即刻就要被官兵打开。各庄丁正在盼望，忽见殷龙、殷猛、殷勇，父子三人，飞马而来，各庄丁一见救应已到，大家精神陡长，死力固守。黄天霸等人在外攻打甚急，看看已将攻破，冷不提防，忽见土围内冲出三匹马来，各执兵器，更不打话，直杀过来。黄天霸赶紧接住殷龙，张桂兰接住殷猛，四个人四匹马，马枪并举，往来驰杀，在那灯光之下，好不有趣。殷勇两手端戟，拦守土围，以防官兵冲突。两边正杀个难解难分之际，却好贺人杰、金大力接应兵到。贺人杰手持双锤，一马冲入，认定殷龙便打。殷龙留意，见是个小将，当即挡开天霸的枪，来接人杰的锤。贺人杰抖擞精神，只见那双锤如雨点一般纷纷打下。殷龙遮拦格架，得个空儿还要回他一刀。殷龙虽然力猛，却不知尖刁。一老一少，杀了有三四十合，两人对敌，不分胜败。人杰暗道：“若再不趁此时取胜，更待何时？”即将金钱镖掏出，一面舞锤，一面打镖，却好打中马眼。那马嘶一声，将殷龙掀下马来。贺人杰正要去捉，已被庄丁抢入土围去了。黄天霸与殷勇正战得难分难解，忽见殷龙跌下马来，黄天霸这一欢喜，又分了一点神，手中枪略慢了一下，被殷勇的画戟，在腿上刺了一下，鲜血迸流，不敢恋战。张桂兰见丈夫中戟，恐怕殷勇赶来，急将袖箭掏出，认定殷勇打去。殷勇未及防备，也却好打中右腿。殷勇赶着把马一夹，逃入土围。官兵见已得胜，个个奋勇进攻，怎奈土围上柵木滚石复又打下，众兵丁虽然突冒矢石，终是攻打不开。直到天明，大家力乏，只得收兵。

再说关小西进攻西山嘴，那边虽未防备，却比护庄河来得弯转。因关小西的兵到来稍迟，他那里已先得信，所以不至急迫。及至关小西所带大兵到来，他已防备妥当，却不出战，合力固守。关小西、郝素玉虽然督率兵丁奋力攻打，怎奈他柵木滚石，并弓箭一齐施放。众兵丁不能前进，攻打到四更时分，仍是攻不开来，大家也都力乏，各自席地而坐，稍息片刻，再去攻打。此时计全、李公然所带五百校刀手，已由西庄口驰回，看见关小西等皆席地而坐，上前问了情形。计全又喝令五百校刀手，上去攻打一阵。怎奈矢石如雨，攻打不开。直到天明，也只得收兵回去。

不说官兵旷日持久，攻打殷家堡。再说殷龙、殷勇、殷猛父子仨人，大败而回，各受微伤，心中颇为焦闷；又悬念西山嘴，不知如何。等到天明，见殷刚、殷强、殷寨花仨人回来，言明死守，未经攻破。殷龙等方始放心，又说明身受微伤情形。殷刚怒不可遏，当下说道：“孩儿明日出战，定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，若捉他一个回来，誓不回堡！”殷勇道：“贤弟且不心发怒，那黄天霸已被愚兄刺了一戟，也可稍泄其忿了！”殷刚这才稍为息怒。午后，殷龙复与他四个儿子说道：“现在官兵已与我等誓不两立，若不赶紧设法解围，我这堡内必然难保。”毕竟设出什么法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六十九回

### 恩罢战驰信请良朋 想求和甘心许幼女

话说殷龙因久战不停，已成誓不两立之势，心想：“抢饷银虽非自己的主意，究竟在我境内，罪不容辞。若赶早求和，或可保全身家性命。再相持日久，万一战争之际，再伤了国家将弁，更加罪不容逃。且必致再调大兵，终是寡不敌众。”因将这番话，与殷猛等四人商议。殷猛答道：“孩儿等亦知如此。但前次已经求和，怎奈他决意不行；此次再去相求，万一他仍然执意，却是如何呢？”殷龙道：“为父倒想了一个法子在此。我看官兵内，那员小将武艺固是高强，人品亦颇不俗。意欲将你妹子许他为妻，藉此以为赎罪。但不知那小将可曾定亲事，若还未曾，我却有个至好的朋友，离此地不远，就在山东、江苏交界地方朱家庄内，其人姓朱名叫光祖；先也是一个江湖上出色朋友，现在早已洗了手，曾经在施大人前献计，捉拿一枝桃，以及毛如虎，施公颇为信用；若得此人与施公说项，施公必然应允。但是朱光祖在前两个月，闻说去到淮安。但不知果曾回来。”那殷猛答道：“据孩儿看来，必然不在淮安。他若在那里，既与施公相得，又与父亲交好，岂有不从中调停之理？以此看来，定然还在家里。既然如此，孩儿便去走一遭，面请他来，好好息事。”殷龙道：“我儿前去固好，但他不认你，如何请得他来？必得要我写一封书信，与我儿带去方妥。”殷猛道：“既是这样，父亲可急速作书，孩儿即使前往。”殷龙随即写了书信，着令殷猛藏好书信，连夜偷出土围。

走了两日，已到朱家庄。先问了庄丁，朱光祖在家与否？恰好朱光祖自从到了淮安，在施公那里过了两个月，他又各处去看望朋友，耽搁了一个多月，不久才回庄来。殷猛便请庄丁进去通报。朱光祖听说殷龙的儿子，当即相请，各道契阔。殷猛便将书信拿了出来，递给光祖。光祖拆开，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现在贤侄那里，究竟是什么事情？可请一一说明。”殷猛便将以上各节，细说了一遍。朱光祖道：“这可不是令尊大人与贤侄等无辜遭屈吗？”殷猛道：“是！叔父明鉴。因此家父飭令小侄，星夜前来，务须请叔父大驾即日前去，好解此围。不然，一旦被官兵攻打开来，不但小侄一家难保，即合庄人众亦必生灵涂炭。务求叔父念家父的交情，与小侄一同前去，以救此难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贤侄那里后来？今日已来不及，明日某当与贤侄同往，力解此围便了。”殷猛拜谢。

次日天明，即备了马匹，二人上马，追赶前去。看看已到。朱光祖先令殷猛回堡，他便至大营，往见天霸。到了营门，通了名姓，飭令兵丁进去通报。黄天霸等人听说朱光祖到此，只说是施公请他前来帮助攻打，断不料是殷龙请他来说和。大家欢喜，当即相请。朱光祖进入大寨，大家相见已毕，先叙了阔别的话，又问了出战的情形。

黄大霸等也将上项各节情形，及近日交战事件，说了一遍。黄天霸首先说道：“难得朱老叔来帮助，这殷家堡指日可破了。”朱光祖听说大笑道：“黄老贤侄，只以为老朽前来是帮助你们诸位。老朽却有一言，请诸位贤弟、贤侄容纳。这殷龙向与老朽最为交好，也是多年弟兄。日前闻得人说，他抢了饷银，我就不甚相信。因他向来颇知礼法，必然有人诬害于他。后来又听说诸位带兵前来剿灭，近闻殷家堡被官兵昼夜攻打，危在旦夕，我故星夜赶来。为的是：殷龙果有前项事情，倒也罢了；若是被人诬害，岂不屈杀好人？今闻诸位说他已经上书求和，足见此事实非他的本意。另望诸位看老朽薄面，停战数日。让我亲会殷龙，看他那里是何光景，再行计议。”大家听说，始知朱光祖前来说和。当下计全说道：“非是小弟等不遵台命，怎奈大人差遣，何敢以私废公？既如此说，朱大哥且前往一走，咱们暂行停战三日。专候你老回复，再作商量。”朱光祖大喜，即刻辞了众人，到了殷家堡。

殷龙早已知道，一闻朱光祖前来，即率领着四个儿子出来迎接。两人一见，俱各执手言欢，进了内厅。先令四个儿子见礼已毕，便分宾主坐下。朱光祖首先说道：“老哥，你被屈了！只恨小弟在施公那里，早走了一个多月；若迟一个月不走，也不至闹到这样地步。现在既要求和，老哥是个什么主见呢？”殷龙道：“愚兄前次上书求和，本来说是献出首犯，并将饷银如数交出。后来那黄天霸未允，只得且战且守。前两日愚兄在阵上，与一个小将对敌，见那小将人品颇好，武艺亦复高强。愚兄却存了私心：因为你侄女赛花，今年已十六岁了，他平时却有个志愿，说是武艺不如他的人，他情愿一世不嫁。前者你侄女也与那小将对打过一次，并且被那小将打败而回。他却没有什么私心，但是做老子的，不能不代他留意。今彼此兵连祸结，愚兄的意思，意欲借此为题，将小女配与小将。就烦老弟以此前去说和，作为赎罪。但不知老弟意下如何，且不知那小将曾否婚配？”朱光祖听说大喜道：“老哥！你道那小将是谁？就是贺天保的儿子。施公因他盗回印信有功，特保举他为千总。在漕标当差，住在天霸那里。今年方十五岁，本领却是高强，而且智谋甚好，却未曾婚配。如果老哥愿意将侄女匹配与他，你老哥真是得了个快婿了！此事包在小弟身上，老哥你且放心吧！”此时酒已摆上，殷龙便请朱光祖饮酒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朱光祖力主和议 施贤臣慨诺良缘

### 第二百七十回

话说朱光祖饮酒之间，向殷龙说道：“我那侄女长得如此出脱，那贺人杰又生得仪表堂堂，真是一对天生的夫妇。将来作成了这段美事，老哥应谢我什么呢？”殷龙道：“如此从此罢兵，彼此和好，将来谢仪定然加倍。”朱光祖笑道：“老哥太小量小弟了。咱等作成这件事，咱自会讨谢。不怕你这老头儿作难，也不怕我那侄女儿不肯。将来再说便了。”大家大笑。于是开怀畅饮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朱光祖即辞了殷龙，来到大营，与天霸说道：“你们这场恶战，两边都有些吃亏，却有一个人最讨便宜。”说着望着贺人杰道：“你且过来，我同你说话。”贺人杰走到光祖面前。光祖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人杰道：“今年十五岁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是了，你先给我磕头，我再告诉你。”人杰站在那里发怔，大家也不知所以。计全抢着说道：“朱大哥，你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？拿人家小孩子在这里作耍，何必呢？”朱光祖笑道：“我说出来，可是要人杰给我磕一百个头、我才依你呢！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老只管说，如果应该磕头的，自然叫他给你老磕头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我实告诉你，咱到殷家堡内见了殷龙，先说了些交好事情。后来他就请我说和。我就说了他许多不是。他就发誓说：非是他的主意，实在被族众诬屈。我说这件事闹大了，若去求和，就便统帅应求，还恐大人不允。他再三又求我，我只得勉强应允。后来他又叫他女儿出来见我，这一见便触起一件事来，我想人杰年纪已不小了，也可以对亲了。我见赛花模样儿又好，武艺儿又好。因此就说：‘你若要我叫他罢兵，我却有件事要你应允。你女儿今年已是十六岁了，那贺天保儿子今年十五岁，模样儿又好，武艺又出众，现在是漕标千总大老爷。若将你女儿配了人杰，这罢兵的事，包在我身上。’他听见我这话，便问：‘贺人杰可在这里？’我就说：‘你应该看见过了。’他说：‘可是那舞锤的小将？’我说：‘一些不错，就是他了。’他还说：‘惭愧。’我问他：‘为什么惭愧？难道被那小将打败了不曾？’他说：‘我岂但被那小将打败，连你侄女儿也被他打败过的，可不是惭愧么？’我问他：‘你既被他打败，想必他的本领不在你之下了。我要给侄女儿做媒，到底可允不允呢？’他听我说，真个是千愿万愿，再没有半个不字。现在已答应将女儿配匹人杰，藉此赎罪。”大家听了这一番话，才得明白。

天霸道：“若论平时，应该磕头敬谢。但是现在公事未清，何敢谈及私事？虽承你老美意，恐于公事上有些违碍。不必说人杰侄儿不敢应允，就是吾也不敢轻于应承。只是随后再议吧！”朱光祖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贤弟是定要拚个你死我活了。”天霸道：“非是某拘执，只因大人之命，不敢违背，只得有违台命！”朱光祖道：“若恐怕大人不行，我



就前去淮安与大人面讲去。诸位若可体谅,免得咱去走一趟。就请你们据我的活,写封书去禀大人,将前后情节,细细写明,请大人批示,我等便可遵行。”天霸道:“朱大哥这个话儿,最为得体。我们就据你老的口气,作书去禀大人便了。”当就写了书信,将前后各情形,一一写好,差人星夜前去,过了五六日,施公的批示回来,大家上前观看。但见上写道:

据禀已悉。既据来壮士力保殷龙,实非本意,委系遭诬,姑从宽恕。着令将原解饷银如数交出,并为首要犯,押送来辕,听候按律惩办。至殷赛花由朱壮士促合,匹配贺人杰为妻,殷龙亦颇情愿;男婚女嫁,古礼皆然。贺人杰即作为出力酬劳。殷赛花即作为代父赎罪,着即邀同媒妁,先行择日行聘,俟贺人杰年交弱冠,再行完娶可也!其余一切应办善后事宜,仍着来壮士会同该副将等,妥为商酌。应解饷银,仍着参将关太、守备计全,克日护送到京交纳,毋得延误!切切此批!

大家看毕,朱光祖非常得意,黄天霸也是欢喜无限。当下就命贺人杰给朱光祖磕头道谢。贺人杰只是臊皮。此时郝素玉、张桂兰也都出来,望着贺人杰说道:“侄儿,现在有了老婆,就是大人了。可不能再有小孩儿的脾气了!”于是你一句,我一句,把他取笑,只说得贺人杰面上通红,站立不住,跑到张桂兰面前说道:“婶娘,你老可请他们不要取笑吧!怪臊皮的,咱可要急了。”张桂兰见他两只眼睛,已急得要流下泪来,又可怜又可笑,当向众人说道:“我替人杰说个情儿。等他大娶的时候,再闹新房吧!现在这小孩子,已臊得要哭了。”大家哄然大笑,方才住口不谈。此时合营俱已知道准备撤营回海州,是日营中大排筵宴,俱各尽欢痛饮。

次日,朱光祖便去殷家堡,说明各节。殷龙父子感激不已,当将银子如数缴出;又将首犯捆送到营,听候治罪。一会,又晓谕合堡人民撤防,各安本业,毋得再行借端生事。诸事已毕,殷龙又率领四子亲到大营,肉袒谢罪。黄天霸等亦款待甚殷。就此择了吉日,预备行聘。到了吉日,那男家黄天霸夫妇,代做主人,备了礼物,就请朱光祖为女帖,计全为男媒,贺人杰这日打扮得簇簇生新,由朱、计二人带往殷家堡求亲。殷龙甚为欢喜,当日就出了庚帖。这日大摆筵宴,直吃到日落,始各散席。朱光祖、计全仍带着贺人杰作谢而别。次日殷龙又亲自到营,给计全、朱光祖谢步。隔了一日,黄天霸带了贺人杰又去告辞。殷龙又备了许多礼物,前来犒师,又代黄天霸、计全、关太送行,并送众人。及至黄天霸撤队回营,面禀施公各节,施公亦甚喜悦。黄天霸命贺人杰给施公道了谢,诸事才算清楚,欲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七十一回

### 贺人杰奉命接慈亲 关小西无意逢强寇

话说贺人杰自离山东，已经三载，这日忽然想起他的母亲来。在前，本有书信寄回山东，接他母亲到淮安居住。他母亲居心要人杰在人前立些功劳，将来再讨一房家小，然后再去淮安居住，故此不曾来。现在贺人杰实在思念不已，这日便与黄天霸道：“叔父、婶母在上，侄儿有件心事，要与叔父、婶母商议。侄儿自奉了母亲之命，到此投奔叔父、婶母，承蒙不弃抚如己子。又蒙大人破格看待，赏了官职。今复蒙叔父、婶母及大人等成全，给侄儿定下这婚事。叔父、婶母的恩德，固是感谢不尽。但是母亲远在家乡，侄儿一别三年，实在思念得很。意欲回去一走，看看母亲精神如何，稍尽为子之道。请叔父给侄儿在大人前请三个月的假，不知叔父意下如何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这是贤侄的孝思。回籍省亲，自是正理。愚叔明日当代贤侄在大人前请假便了。但有一件，你母亲远在山东，贤侄又不免思念，最好一劳永逸，贤侄此去，就将你母亲接来，在此居住。贤侄既可朝夕侍奉；况贤侄且现已定下婚事，两三年后即要完娶，一家团聚，何等不好呢？贤侄你想这话可是不是吗？”人杰道：“承叔父指教，何敢不遵。但恐母亲不肯前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这倒不难，就说是奉大人之命，特地着你回籍迎亲，以尽子职。你母亲听了这说，他必然肯来。”

次日，天霸进了辕门，见着施公，便将人杰思亲，欲请三个月省亲的假回山东省亲，与施公禀明。施公当下说道：“难得小孩子不忘孝道，本部堂自应准许。但本部堂这意，母子各住一方，彼此究竟心悬两地。不若趁此就将他母亲接到此地，也不致悬念儿子。而况人杰即带本标，又不能常离职守，如此办法，倒觉一劳永逸。母子团聚，何等不好呢？天霸你看如何？”黄天霸道：“承大人格外恩典，此是极好的了。副将回去，当将大人的恩典，告诉人杰，叫他就遵大人的命，去接他母亲便了。”施公点头。黄天霸退出，当即回衙。天霸便将施公准假省亲，并着令迎养的话告诉人杰。人杰道：“虽承叔父、婶母如此厚爱，不免要搅扰叔父、婶母了。只好随后等侄儿稍有寸进，再为报答吧！”张桂兰闻言大笑道：“到底是要讨老婆的人，也会说这样的客气话了。而况你叔父与你父亲，如同亲骨肉一般。便是你母亲来了，咱与你母亲也同亲姐妹一样。一家人有什么搅扰？”黄天霸听说也是大笑。张桂兰见了复又笑道：“明日去大人那里谢了假，并禀知回籍迎养，到各处辞了行，三日后便可动身。早去早回，好让咱与你母亲早得相见。”贺人杰这才站起来，自去料理了一日。

次日，即到漕督衙门禀谢辞别。施公又将他传进去，吩咐了许多话，叫他赶紧将他母亲接来，听候差使；又叫施安在帐房内，取了一百两银子，赏他做了盘费。贺人杰

再三不肯领，施公命他收下。贺人杰却不敢再推，又与施公重谢了恩，这才带着银子退出。回见天霸，便将施公赏银的话，告诉了一遍，天霸也自然感激。此时同衙备人，俱已知道，大家就来给他饯行。郝素玉因关小西解饷未回，不便请他筵宴，只得送了几样点菜，又买许多土产，送给他母亲，贺人杰不敢推却，只得全收了。又去各处辞了行，道了谢。黄天霸也送了一百两银子，与他作盘费；又派了四名护勇，同他前往——随后好护送他母亲到淮。诸事已毕。这日贺人杰即拜辞了黄天霸夫妇，带着护勇回奔山东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关小西、计全等，将饷银押解赴京，交兑已毕，领了回批，即便出京，仍回淮安供职。沿途上早行暮宿，渴饮饥餐。一路直至山东交界，到处闻说这两省界内，出了一个采花大盗，闹得不成样子；便是各地方官妻妾，也有被他奸淫的，拐去的。所以自天津以至山东，无论军民人等个个皆知，大街小巷，无不纷纷传说。就便这样严拿得紧，那强盗还是照旧行事，不但不能将他擒获，连他的那个影儿，终不曾瞧见他一面。以致日久了，那些被害之家，反而不疑是强盗，倒反疑到妖怪身上去，或者建醮拿妖的，或有延僧超化的。关太、计全沿途上得了许多见闻，心中好不纳闷。急要访拿，为民除害，却又不見形迹，不知姓名，连个风声儿都不知道，这是怎么拿法？只得赶着回淮安衙门销了差，再行与施公说明，请示办理。彼此商议妥当，就赶速起程。这日已到了徐州草桥驿地界，关太等就在那镇上找了客店住下。到了三更将近，关太正一觉睡醒，忽见有个人影儿在窗外一闪，就如风飘落叶一般。关太一见，立刻从铺上爬起来，提着倭刀追了出去。计全此时也知道了，提了兵刃追赶出来。两人四面一看，那里有个人影？又四下寻找一回，一些影响都没有。只得仍自回房，取了火种，将灯点上。忽见桌上有封柬帖，计全拿起一看，但见上面写着：“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奉拜。”计全看毕，便低低的告诉关太说道：“那些采花案一定是这个人了。既知姓名便好办事。咱们且回去销了差，再作计议吧！”关太答应。两人复又睡了一会，已是天明，带着亲兵赶路，向淮安进发。不一日已到，当即到施公前缴了回批。施公大喜，便令二人坐下。关、计二人就将以上各情节说了一遍。欲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七十二回 施贤臣聚议访淫徒 贺人杰省亲谢恩公

话说关太、计体将沿途上闻说各项奸淫案件，并在草桥驿客店，遇见蔡天化留柬露名各情节，一一向施公禀明。施公闻言，大怒当下说道：“如此强人，贻害百姓。若不严行拿办，以正国法，本部堂何以对朝廷而安百姓呢？计贤弟与关贤弟，你二人沿途不免辛苦，且各回衙暂歇。”关、计二人唯唯退下，自去与黄天霸等说知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这蔡天化，系关东人氏，今年才交二十五岁，是飞来禅师的首徒，却是一身好武艺，不但刀枪剑戟，件件精通，飞檐走壁，般般熟悉；他更有一个绝技，善运神功，任你刀枪厉害，皆不能在他身上动人分毫。那飞来禅师是极爱他的。后来因天化仗着武艺高强，又喜一色字，师父就将他赶出了门。他见师父将自己赶出，却正中心怀，便往来于天津、直隶、山东各处，专以盗劫财物、奸淫妇女为事。他有一种闷香，叫做鸡鸣断魂香，只要将那闷香烧起，总要到鸡鸣时候，女子才会醒来。及至自己知道，却又不曾被谁人污辱。为此有含羞自尽的，不一而足。虽经各地方官悬赏缉获，无如他来无影去无形，又无一定的下落，故此拿他不住。这日因各处拿他得紧，又打听关小西等是施公面前得用的人，走此经过，沿途上不免听人传说，料定他们要在施公面前禀告的。又因施公向来专与他们为难，江湖上朋友，绿林中豪客，不知被他拿办了多少。因此要显显自己本领，露出姓名，偏激他派人拿捉。蔡天化存了这个心，所以才在草桥驿留了柬帖，通了姓名，使关小西、计全知道，回去向施公说知，好使施公差人擒捉。这便是蔡天化始末原由。

且说关小西自见过施公，退出衙门，便去黄天霸那里见着褚标、天霸，说明各节，并将施公传知各人聚议的话头，又告诉一遍。次日天霸等皆齐集辕门，见施公请安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便命大家坐下。因说道：“昨日关参将、计守备解饷回来，说及由天津至山东一带，近有采花大盗，专门奸淫绅商士庶人家妇女，被辱之家不可胜数。虽经各地方官悬赏缉获，怎奈该盗行迹无定，不易擒拿。又据关参将、计守备声称，于徐州交界草桥驿地方，有人留柬帖。上写‘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’。本部堂之意，或者该盗不是蔡天化，却与蔡天化有仇，借此挟嫌诬害，亦未可料。诸位贤弟英雄以为然否？”当下褚标即应声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在老民之意：那采花大盗一定是这留柬露名的蔡天化无疑。”施公道：“据老英雄所料自是不错，但是他犯法露名，却是何故呢？”褚标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大凡有武艺的人，无论英雄好汉，以及江湖上朋友，除非不闹出事来，若是已闹出大事，总不肯缩头缩尾，嫁祸于人。就是这个蔡天化，明知所犯之事于国法难容，他却仗着武艺高强，又因该处各地方官拿他不住，他便目空一切

起来。他料定此事终久要被人人知道，差人访捉他，却偏要显自己武艺高强。却值关参将等解饷回来，打从那道经过，他便留那么个柬帖，露出姓名，故意使关参将报知大人，由大人差人擒捉于他。偏叫人拿他不住，那才显他本领，显然如此。这天化既有此举，在老民看来，他的本领，恐亦不在我辈之下。只怕此人现已到了淮安，不过我等大家认不得他罢了！老民还有一说，大人贴身，还要格外防备才好！”施公道：“据老英雄所言，这天化是有些难捉了。这便如何是好？总不能使他逍遥法外，扰害良民，让那些閤閤佳人，含羞莫白！”褚标道：“那蔡天化如此行为，怎么能容他幸逃法网？但不过不宜太急，在老民之意，最好不动声色，先将他形迹访查确实，然后合力去擒，较为妥当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施公正欲开言，忽见黄天霸在旁大怒，便向褚标说道：“你老为何长他人之志气，灭了我等的威风？难道那蔡天化有三头六臂不成？就他真有三头六臂，须放着我众兄弟不死，也要将他擒获住了，碎尸万段，给那些被辱之家申雪。照你老这样说法，慢慢的捉他，倘一日不将他捉住，民间多被一日之害；不但如此，还要给他笑我等无能。我黄天霸是不能忍的！”褚标道：“贤侄所言，急于为民除害，固是贤侄的好心，不避艰难，敢为敢作。但老朽有句话要问贤侄：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？譬如当面见之，你可认得他吗？”天霸一闻此言，顿觉语塞。褚标复哈哈大笑道：“贤侄！依老朽的主意，定然是明查暗访。等有了实在消息，那时再并力合攻，不怕他插翅飞去。便是老朽也可助诸位一臂之力。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所见正合某意。黄贤弟不必性急，就照老英雄这样办法也罢了！”褚标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大人左右还须每夜得两人，轮班保护才好。得到那人消息，将那人捉住，大家就可庆太平宴了！”大家答应，又议论了一会如何明查，如何暗访的话，这才退出。

再说贺人杰由淮安起身，早行夜宿，在路上非止一日。这日已到家中，见着他母亲梁氏。在贺人杰是说不尽的那依恋之意，在梁氏也是说不尽的爱惜之情，本是极喜之事，更是极乐之事。那知乐极生悲，他母子二人倒反相视无言，对着面流下许多泪。觉得这三年之中有许多话，竟不知从哪里说起，对面流了一回泪。还是贺人杰破涕为笑道：“母亲，你老人家近来身体还健康吗？孩儿自那年离了母亲去淮安，不觉已经三载，何日不思念你老人家？刻刻想回来走走，无奈不得脱身。”梁氏听说，就把人杰拉到怀中来，望着他笑道：“难得孩儿有志向上，显亲扬名，不必说为娘的心上欢喜，便是你父亲在九泉之下，也要喜欢的。”于是贺人杰就将大闹殷家堡，奉命婚配殷赛花，以及迎养的话说了一遍。梁氏听说，好不欢喜。当下又问道：“孩儿，那殷家女子模样儿生得如何？你可不要害臊，照实说与为娘知道，好使为娘放心，为你欢喜。”人杰见问，便带羞又细说了一遍。梁氏更加欢喜，当下即命人杰将带来四名护勇安顿住下；一面料理择日动身到淮。毕竟梁氏何日起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七十三回

思尽孝幼子承欢  
因贪心老成遭骗

话说贺人杰回至家门，见了他母亲梁氏，将奉命迎养的话细说了一遍。梁氏见儿子做了官，前来接他，自是满心欢喜。当下就料理起来，收拾有半月光景，诸事已毕，择定日期动身。在路上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这日已至淮安城外。贺人杰即着带来的护勇先进城通报。黄天霸知道，一面命人出城迎接，一面命人将房屋打扫洁净，以便盟嫂安住。不一全，梁氏已与贺人杰来到。黄天霸即与张桂兰迎接出来。梁氏下了驮轿，张桂兰先让他进去。到了内室，黄天霸先给梁氏见了礼，又命张桂兰相见。梁氏回礼已毕，张桂兰让梁氏坐下，早有丫环献上茶来。梁氏便说道：“小儿在此，一向承叔叔、婶娘照顾，提拔他成人，愚嫂实是感谢不尽。”黄天霸、张桂兰也道：“便是侄儿在此，诸多简慢，有照应不到之处，还望嫂嫂包容！”梁氏谢道：“当今之际，就是同胞叔侄尚有如同仇寇的呢！何况异姓叔侄，抚养犹如己子，教养兼全。再说照应不周，却要怎样才好？”张桂兰又谦让了一会。此时带来的物件，已纷纷搬运进来，梁氏见黄天霸在那里招呼，委实过意不去，即命人杰进去自己收拾，将所有物件安放妥当。张桂兰即邀同梁氏到后面看了一回。梁氏复又谢道：“多累贤妹费心，实在过意不去，只得随后图报吧！”张桂兰道：“姐姐何必如此说，咱与姐姐虽是异性妯娌，却有你叔叔与大哥当日好番情义，如同骨内一般。”梁氏听说，知道张桂兰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也就答应。张桂兰大喜。此时日已正午，外面已开了饭，丫环进来请他二人吃饭，张桂兰就将梁氏邀了出来，彼此坐下。张桂兰道：“姐姐请来用饭吧。”于是二人吃了饭，张桂兰又帮着梁氏在房内收拾了一会，他两人就在房内畅谈起来，彼此倒着实心投意合。

梁氏忽想起一个人来，因问道：“咱曾闻你侄儿说起，此间有个褚老爷子，是怪疼你侄儿的。这褚老爷子现在这里吗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在这里。”梁氏道：“愚姐要去见他，给他行个礼，并谢谢一向关切。就请大妹着人出去通报一声，好使愚姐前去。”张桂兰答道：“愚妹倒把此事忘了，幸亏姐姐提起来。这褚老爷子可真是怪疼侄儿的，就是大人面前，也是他代侄儿说了许多话。姐姐既已到此，却是应该给他道谢；况且他前日还记念着姐姐与侄儿，不知何时可到这里，他老人家真是个好热肠古道人也！”说着就命人去外面通报。一会子家人进来回道：“褚老英雄说：挡贺太太的驾，断不敢当。如果贺太太定要出去，也可请贺太太见见，随后就好常见了。”张桂兰听说，一面拉着梁氏望外就走，一面笑道：“这个老儿真讨厌，你听见那种半推半就的

话吧！”梁氏觉也好笑。说着已到外面，便与褚标行了礼，又道谢了一回，这才与张桂兰进来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贺人杰一早到施公那里禀到，并禀明已将母亲梁氏接来。梁氏又取许多土仪，分送张桂兰与褚标。又取了一份，着人送与郝素玉。接着郝素玉又过来相见，隔了一日，张桂兰又备了一席盛筵，给梁氏接风，就请郝素玉相陪。郝素玉又备了一席请梁氏，便转还张桂兰的东道。梁氏隔了一日，也备了一席，复请张、郝二人，由此你来我往，好不亲热。更兼贺人杰朝夕侍奉，曲意承欢，梁氏甚为欢喜，这也不必细表。

且说清河县境坂浦地方，多系盐倅居住。内中有两家盐倅：一个姓李名唤成仁，一个姓刁名唤祖谋。这刁、李二家，即是贴邻居住，虽不能称为通家之好，却也颇谈得来。李成仁居心忠厚；刁祖谋却是好险无匹，更兼家道贫穷。这一日，刁祖谋忽然心生一计，走至李家门首，喊了一声：“李家仁兄回来吗？”李成仁见有人来问，他即走了出来。见是刁祖谋，便请他进去。刁祖谋道：“老哥此趟出门，一定是得法的。”李成仁道：“什么得法？不过料理些未完事罢了！”彼此就谈了一会，见已是晌午时候，李成仁留他午饭。饮酒之间，在先无非说些经纪的话。酒至半酣，刁祖谋忽然叹气说道：“小弟是苦于本短，看着一场大利不得到手，只好让着旁人去得。”李成仁原来为人虽然忠厚，却有一层，利心太重。刁祖谋又深知他是见利忘义的，故此拿这个话去诱他。

那里知道李成仁听得此话，不知是计，却认以为真，因问道：“刁兄！你说什么一场大利，这话可真吗？”刁祖谋道：“怎么不真？而且是千真万实的事。现在有个南京客人，贩了百十箱绸缎，到海州、徐州以上一带贩卖。不意走到海州，才知徐州以上一带，去年被了水灾，无人爱买，仅靠海州一处销售，那里能销得许多？若再盘运回去，往来水脚，沿途关税，更不上算。因此那南京客贩贬价贱售。若得数百金，将这宗绸缎买下来，随后再卖出去，虽不能对本对利，五分利钱靠得住的。小弟是短于财，见着此等大利不能到我手，你道可惜不可惜吗？”李成仁道：“如兄所言，究竟要多少银子，才得将这票货买下来呢？”刁祖谋道：“大约至少也须五百两纹银。”此时刁祖谋已早料定李成仁入了圈套，因此说道：“小弟昨日已经向友人借了一百两，自己凑了一百两，打算前往海州先买他一半。后来听人说起，那南京客人虽然贬价销售，却也不肯分几起售出，须要一起售去。小弟闻得此言，虽有二百两银子，仍是毫无用处，因此就将这一百两银子，就还了那个朋友。”李成仁道：“刁兄，你那一百两银子虽已还去，如果有人与你合本去做，这一百两银子可拿得回来吗？”刁祖谋道：“拿是拿得回来，那里有人肯与我合做呢？”李成仁道：“你如果真拿得回来，我便出三百两银子，与你合做。”刁祖谋道：“此话真吗？”李成仁道：“谁骗你来？”刁祖谋大喜，即刻吃完了饭，辞别而去。到了晚间，果然带了二百两银子来，当时交与李成仁道：“我们后日便可动身，约定一早下船。我先在码头上雇定船只等候，你可随后就来，愈早愈妙。”李成仁答应。刁祖谋辞去。此时李成仁的妻子王氏知道此事，

却不以为然，就极意阻拦。李成仁不听。到了第三日，天将微明，就起来带了五百两银子，出门而去。不一会已至码头，刁祖谋早已在那里守候。便将李成仁邀至酒店内且饮三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百七十四回 图财害命反告诬栽 托梦申冤据情互控

话说李成仁与刁祖谋同至酒店坐下，祖谋说道：“李兄清晨到此，尚未用点。”即招呼店小二打了一角酒来，又做了些面饼，二人就对饮起来。李成仁不知其中有计，那里晓得刁祖谋已暗带了蒙汗药，等到酒将饮毕，刁祖谋便将蒙汗药放入酒中，又斟了一杯与李成仁饮，说道：“饮此一杯，我们便吃些面饼，好动身赶路吧，船已是雇定了。”李成仁即将那蒙汗药酒饮了下去，接着就吃了些面饼，腹中已饱。二人带了包袱，一齐出门而去。走了一会，那酒已是药性发作，李成仁便向刁祖谋道：“刁兄！我头晕得很，不能走了，你且搀扶着我，同到船上睡吧！”刁祖谋没法，只得扶着李成仁慢慢前行。刚走到一个僻静河口，是向来无人经过的地方，那时节李成仁万难行动了，只觉得一阵眼花，就跌倒在地。刁祖谋看了大喜，当即赶上前来，找了一块大石头，用绳索缚在李成仁身上，复拖到河口，望河中一放。他便将所带的银子全行收下，据为己有，便绕道仍自回家，将银子安放好了。

到了午时，老刁走到李家门首向内喊道：“李兄！为什么耽搁在家，害我在那里等到这时候，都不见你前去，却是何故？”李成仁的妻子王氏听说，赶急开门出来，看见是刁祖谋来问，王氏便惊讶道：“刁伯伯！你怎么说我家大爷没有去？我家大爷天将微明，就带了包裹去了。莫非他走岔了路？”刁祖谋道：“我约他去的码头，是直通大路的，怎么会走错呢？”王氏道：“既是直通大路不会错的，这就奇怪了。伯伯且请回去，我家大爷去是去的，到了那里，不见伯伯，他必定也要回来，再叫他到伯伯那里去吧！”刁祖谋答应回去。到了晚间，刁祖谋又走过来问道：“李兄曾回来吗？”王氏道：“便是我也在这里疑惑，不知为什么到此时，还不回来？”刁祖谋登时变了脸怒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们串通一局，谎骗我那二百两银子，叫你在家糊混搪塞。我实告诉你，我姓刁的也不好惹。你要放明白些，把那银子还我，两相罢休了。我且再等他一夜，到明早若再不将银子交出，不要怪我无情了！”说罢，怒冲冲而去。王氏听了，好不着急，当下即着家僮向各亲友家寻找，那里寻得到？王氏更加着急，整整啼哭了一夜。到了天明，刁祖谋反过来催逼。可怜王氏不知是中了计，只得央着刁祖谋：“先到各处找寻，总要将丈夫寻回来，还你的银子吧！”刁祖谋始尚故意不行，即而勉强应允，复又说道：“嫂嫂！我是看你女流，照你这样光景，大约是真不知道你丈人躲藏何处。我且再限你三日，你可赶紧着人寻他。倘三日之后，再不还我银子，我一定到县里告他谋骗了。”说罢，又大怒而去。王氏听了这话，可怜急得他要寻死觅活。幸亏他家内丫环、仆妇再三相劝，只得仍请了许多人，帮着他四处找寻他丈夫的下落，一连又寻了三日，那里有

个影响？刁祖谋届期又至，王氏只得仍然回答他不曾回来。刁祖谋便恶狠狠的说道：“你不要瞒混了，你丈夫是一定与你串通的了。也罢，我合该与你丈夫是有些口舌，明日我们到县里去说吧！凡事经到官，都要有个水落石出的！”说罢掉头而去。

王氏听说他要到县里去告，这一吓非同小可，当即着人将自己的哥哥请来商议。他哥子原来清河县学的生员，名唤王有章，为人亦极其诚实。王有章听见妹子要被刁祖谋拉到县里告状的话，那晓得他一听此言，比王氏还要怕些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倒是李成仁平时用的家僮，名唤王福，他还有些主意，当下说道：“大奶奶不要着急，刁祖谋如果去县里探告，大奶奶不敢上堂，奴才愿去县里。不但与他对质，还要告他将我主人藏匿，后来诬告串骗我家，就此勒令他交出主人呢！”王氏被王福这一句话提醒了，心中反倒疑惑起来，一人坐在房中，不觉朦朧睡去。忽见他丈夫李成仁走进房来，满身的衣服湿淋淋，如同水内拖起来一般。正欲问他如何这等模样，又见李成仁苦着脸向自己说道：“我悔不听贤妻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。尚望贤妻念发之情，代我申雪，抚我幼子。虽在九泉，也是感激的。”说罢，忽然一阵清风，登时不见了。王氏惊醒，听了听正交三鼓，他放声大哭。这一哭，把那些家僮使女都惊醒了，全赶着进来，问是何事。王氏便将梦中所见，细说了一遍，只见家僮王福也哭着说道：“果不出奴才所料，一定是被刁祖谋见财起意，将主人害了。等到天明，奴才便与大奶奶前去县里控告，直告他图财害命。他若狡赖，就请县太爷勒令他交人，若交得出主人，我们情愿认诬；他若交不出主人，一定要他抵命。”王氏此时也有了主意，居心要代丈夫申冤。

等到天明，王氏就带了家僮王福，一齐到了清河县堂上，一面就将那面大鼓敲得冬冬的响，一面口中喊道：“求县太爷申冤呀！”此时清河县陈文亮刚梳洗已毕，忽听外面有人击鼓申冤，即刻吩咐坐堂，将喊冤的人带上堂来审问。家丁答应，也就立刻出来，将差役传齐。陈知县升了堂。当有值日差将王氏带上，跪在下面。王氏磕了个头，说道：“求太爷申冤呀！”陈知县先将王氏打量一回，见他是个正经人家的妇人，就开口问道：“汝姓什名谁？有何冤枉？可从实诉来。”

王氏又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小妇人王氏。丈夫李成仁。住居坂浦，向以铺售官盐为业。只因五日前，有贴邻刁祖谋，前来小妇人家内，伙合小妇人丈夫前往海州贩卖绸缎。小妇人丈夫素来忠厚，当时就允与刁祖谋合本，约定三日后再一齐动身。到了动身这日，天将微明，小妇人的丈夫就带了银两出门去——因刁祖谋约定丈夫愈早愈好，他在码头上先等。丈夫出门后，小妇人以为丈夫一定同刁祖谋去了。不意到了晌午时候，刁祖谋忽然回到小妇人门首喊道：‘李兄！你为何在家耽搁，到这时候还不来？把我等到这会。’小妇人听说，不觉诧异，当即告诉他，说：‘丈夫于天明时，已经带了银两寻你去，怎么说他未去？’刁祖谋又道：‘委实不曾去的。’小妇人便说道：‘既是伯伯未曾等到，我丈夫莫非走错了路不成？’刁祖谋又道：‘若说走错了路，此去码头一直通大道，断不会错的。’小妇人也就疑惑起来，复向刁祖谋说道：‘伯伯既不曾遇见我丈夫，等我丈夫回来，叫他到你家去吧！’那里知道一直等到晚上，丈夫都未回来。小妇人固自着急，遂疑惑丈夫果真昧良，将他银子骗去藏匿不出。只得央求他宽限三

日，准我将丈夫寻回，与他结理。因此小妇人就央了许多人四方找寻，那里有个影响？小妇人正在烦闷。不意昨夜三更时分，在睡梦中忽见丈夫回来，满身湿淋淋，如从水里拖起来一般，望着小妇人说道：‘悔不听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。’并嘱小妇人代他申雪。小妇人听了此言，正欲问他被何人所害，忽起一阵阴风，登时不见。小妇人惊醒，正交三更。因此知道丈夫被刁祖谋图财害命，特冒死前来，求县太爷申冤理枉！”陈知县听他申诉了一遍，正欲问王氏那“悔不听你之言”一句，忽见值堂的书差，送了一张状词上来。毕竟这状词内是何案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七十五回

### 刁祖谋欺心对质 李王氏上控鸣冤

话说陈知县见值堂差送上一张状词，打开一看，原来就是刁祖谋控告李成仁“因财串骗，远匿无踪”，求伤提家属押交一案。陈知县看罢，回头问原差道：“这告状的人，可在这里吗？”原差禀道：“现在外面。”陈知县道：“可将他带来，候本县审问。”原差答应下去。陈知县这才问王氏：“本县问你：你说你丈夫托梦于你，叫你给他申冤。但是你丈夫所说‘悔不听你之言’，究竟你曾对他说些什么话来？说与本县知道。”王氏道：“太爷容禀：只因那日刁祖谋到小妇人家内，与丈夫谈了一会，不知为何。小妇人因刁祖谋这人平时极其奸诈，就劝丈夫不要与他合本——为的丈夫老实，恐怕弄不过他，现在有本钱出去，将来无本钱回来，就怕他一人盘剥去。小妇人丈夫却不曾听信此言。也断不料老刁图财害命，将丈夫害了。所以丈夫托梦前来向小妇人说的那句‘悔不听你之言’，就是我拦阻丈夫不要与刁祖谋合本的话。太爷的明鉴：丈夫实在死得好苦。总要求太爷申冤！”说罢，又连连磕头。

陈知县听说，沉吟了一会，即命人将刁祖谋带上。只见原差禀道：“刁祖谋业已到案。”当下刁祖谋跪在下面。陈知县便开口问道：“你就叫刁祖谋吧？”刁祖谋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陈知县喝道：“刁祖谋你为何图财害命，谎骗李成仁合伙，将他害死，反要诬告他见财串骗？你可从实招来！现在尸亲已经将你告发。若有虚言，定即严刑讯问。”刁祖谋又磕了一个头，向上说道：“太爷的明鉴：小人与李成仁合伙是实，若谓图财害命，小人却不知从那里说起。况且小人先将二百银子送交与他，并未见他有银子出来，岂有图财反将银子送去的道理？若说小人将李成仁害死，究竟有何凭据？李成仁之妻素来悍泼，难保不因小人要告他丈夫见财串骗，他先将这个图财害命的大题目，在太爷前控告，逆料太爷见此人命重案，必然提审小人，又逆料小人一经太爷提讯，就可从中央人说和，再不追问。等到事毕，或一一年后，李成仁再行出来。即使小人向他说话，那时事隔一二的，却又毫无凭据，如何与他说得起话来？即不然，他隔一两日，暗地使人将家小搬居住他处，他反得安闲自在了。太爷的明鉴：却不能被他蒙棍过去。总要求太爷一来追他串骗款项，二来治他诬告之罪！不然小人不但失去银两，还要担那图财害命的罪名，那里担受得起？”

陈知县正要驳诘，只见王氏在旁哭道：“青天大人呀！小妇人的丈夫，实是被刁祖谋害死的呀！他说小妇人的丈夫串骗他的银两，小妇人的丈夫避匿不出，求太爷即着他指出小妇人丈夫避匿的处所，将小妇人丈夫交了出来。小妇人有了丈夫，情愿任诬反坐；若交不出来，还求太爷明察！”刁祖谋听说，便向王氏驳道：“你可不要在青天大

人案前撒泼。你将你丈夫藏匿起来，我知道他现在何处？我如果知道，我便要求太爷签差提他来。”陈知县听了他们两造的供词，俱是有理，便又沉吟了片刻。又问王氏道：“你丈夫是何时出门的？”王氏道：“是天才微明就带了包裹出去的。”陈知县又问刁祖谋道：“你既与李成仁贴邻居住，应该约他一齐出门，为何先自前去，要在码头上等？你又为何先将银子交付与他？既是他真与你合本，尽可各带银两，俟到地头再行交出不迟。此中显有情弊，快讲！”刁祖谋道：“太爷容禀：小人所以不与他同行者，因小人尚多俗事，要去料理；又因李成仁托小人雇船，所以小人才先走，为的是预先将船定好，李成仁一到便开，免得耽延时刻。若谓将银子先交付与他，这也是小人脚踏实地之处。因小人家贫，无人与小合本。难得李成仁答应，若不将银子先交与他，恐他回想起来，又不与小合本，所以小人先将银子交付，使他放心。”陈知县听了，亦似有理，一时难以决断，只得着两造取保，暂行回家，听候复讯。过了两日，陈知县又讯了一堂，仍是毫无头绪。陈知县也就着急，便密飭心腹到外面察访。一连访了几日，竟访不出一些消息。

这日陈知县适有公干，到淮安漕督衙门，见施公面禀要事，就将这案两造供词，顺便带在身上——准备见过施公禀明公事，就将这案情供词呈上去，请施公的指示。主意已定，带了供词，即便动身，这日来到淮安，见了施公，先将原禀的要事细细禀过；正要禀告这件事情，却好施公问道：“贵县那里，近来还有什么疑难的案件？”陈知县见问，正合心怀，因即答道：“卑职正有一件案情，要求大人指示！”说着，便将刁祖谋及两造供词呈送上去。施公接过一看，首先见着刁祖谋这个名字，就有些不悦；及至看了他的状词并供词，已知大略。又将王氏状词看了一遍，随即问道：“贵县却以此案如何办法？究竟曲在谁人？”陈知县道：“卑职正因两造俱似有理，而刁祖谋似较有不实不尽之处。卑职也曾悉心访察，却毫无头绪。屡想用刑将刁祖谋审问，争奈不能指出他们的实在曲处，因此不敢滥用刑法。还求大人指示才好。”施公正欲将案中是非曲直明白告诉陈知县，忽听大堂上一阵喊冤之声，施公即命施安出去，观看是何人喊冤。

施安答应，出来见是一个妇人，带了一个家僮，头顶状词，跪在那里听候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李成仁的妻子王氏。他因代丈夫申冤心急，清河县不能判断，久闻施公办了许多无头案件，又打听得陈知县已到了淮安，他便带了王福，连夜赶来，求施公申冤。施安将王氏状词接了过去，当即叫王氏在那里听候。王氏答应。施安将状词拿进去，走到施公面前，在旁站定，先回了两句道：“喊冤的是个妇人，说是他丈夫被人害了，求大人申雪。”说着，就把状词呈上。施公接过看了一遍，又递与陈知县看。道：“贵县你看这张状词，内中所说各节，本部堂看来无一字虚假，而且实在情急。若果串骗刁祖谋的银两，他断不敢到本部堂这里来告。”陈知县唯唯。施公又道：“贵县且稍坐一回，等本部堂亲自问他一遍，方知虚实。”陈知县躬身道：“是。”施公即命升堂。施安赶快出来，叫人伺候。立刻书差人等，俱已齐集。施公升堂已毕，坐在上面，即命带王氏听审。差役一声答应，立刻将王氏带上，跪在下

面。王氏便望上磕了一个头，施公留神细细将他看了一回，只见泪流满面，神色惶惶。因问道：“你丈夫究竟被何人所害？你可从实诉来，本部堂定代你申雪便了。”王氏便将以上各情，申诉了一遍。施公便命他退下，候将刁祖谋提案再行复讯。毕竟如何审问刁祖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七十六回 据案推详终求定讞 严刑审问立破奸谋

话说施公退堂，到了书房与陈知县说道：“本部堂方才审问王氏，委系情急上控，并无虚假告词。就烦贵县将刁祖谋押解来辕，听候本部堂亲自研审。”陈知县唯唯退下，也就即日回至清河。施公复将陈知县带来两造的供词，细心推详了一遍，心下暗想：“是了，这刁祖谋素来贫穷，且与李成仁贴邻居住，李成仁的家道，他必尽知光景。李成仁家道虽说饶余，却是好利心重。刁祖谋平日知其本性，欲要图他财帛，必因无由可入，所以特设此计：先以甘言诱他，知他心动，再以现银安住他的心，使他不生疑惑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又怕被李家告发，复又托言，说他等了许久不见前去，反而倒说李成仁串骗他的银两，好站住自己脚步。不然，他与李成仁贴邻居住，何不约他同行？即使李成仁托他雇船，尽可先期把船雇定，然后与他同往，何以要先在码头等候？又谆嘱李成仁愈早愈好，其中显有情弊。且据王氏诉称，李成仁天将微明，就提了包裹出门。如此看来，一定是刁祖谋先用抛砖引玉之计，将李成仁骗入圈套，然后在码头僻静之处，趁着天将微明，无人行走，就于那里将李成仁谋害；取了银两，先送回家，再去李成仁家，假称李成仁未曾前去，这是一定无疑了。又据王氏诉称，李成仁托梦回家，见他满身皆湿，欲令王氏代他申冤，又说：‘悔不听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。’照此详察，李成仁定是为刁祖谋抛入河中，以致毙命。且待刁祖谋押解到此，本部堂再行彻底追究，就可水落石出的了！”

不说施公仔细推详，且说陈县令回衙，将刁祖谋先行寄监，准备明日亲自押解到淮安听审。次日正欲起行，地保来报：“昨夜三更时他，经渔人高光斗网得男尸一具，年约四十岁左右，背后绑有青石一块；系人故意绑缚，抛弃入水，因此禀报。现在高光斗已一并带到，候太爷的示！”陈知县见报，忽然心下一动，暗道：“这男尸莫非就是李成仁，因刁祖谋图财害命，将他抛入水中？且待本县前去相验毕了，再作道理。”想罢，即命地保：“预备尸场，本县亲点相验。”地保答应退下。到了午后，陈知县即带了件作，前去芦苇港相验。不一会，到了尸场，陈知县升坐公案，即命件作检验。旋据件作喝报：“验得尸身委系因酒后为人绑缚，抛弃入水身死。”陈知县据报，出位周视一遍，遂命书差填明尸格。一面命地保暂行棺殓掩埋，俟招寻尸属认明，再行给领。陈知县打道回衙。又将渔户高光斗带上堂来，讯问一遍，遂即交保释放。将来如要对质，再行候传陈知县即将尸格带在身边，就于当日押解刁祖谋，前往漕督衙门听候复讯。

不日已到淮安，陈知县先到督辕禀见。施公当即传见。陈知县进内参见已毕，施公命他坐下。陈知县禀道：“奉提之刁祖谋一犯，卑职已将他解到，候大人的示下。”施

公道：“该犯既已解来，可即着先寄山阳县监内，候本部堂明日亲提严讯。”当令施安传话出去。自有清河县原差，将刁祖谋解往山阳县寄监，不必细表。陈知县又向施公禀道：“卑职昨日派差，押解该犯起程，忽据芦苇港地保报称：该处渔户高光斗，网获男尸一具，单身有绳索绑缚，背后并缚有青石一块。卑职闻报，当即亲往相验。并据仵作喝报，委系酒后为人故缚，抛弃入水身死。卑职复又亲视一周，与仵作所报无异。卑职的愚见：李王氏控告一案，难保非刁祖谋有意图财害命，将李成仁抛弃入水身死。李王氏所控李成仁托梦申冤，李王氏又见他满身透湿。据此看来，似觉已有先兆。不过李王氏现在此地，是否该氏之夫，无人前去相认。”施公道：“贵县将尸格填明吗？”陈知县道：“尸格已经填明，现已带在身上。”施公大喜道：“既有尸格，这就易办了。”陈知县便将尸格呈上。施公看了一遍，即刻传齐差役升堂，将李王氏带来复讯。

一会子，李王氏已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李王氏，汝控刁祖谋有意图财，将你夫害死。本部堂且问你，你夫那日天明出门之时，身上所穿的是什么衣服呢？你可细细说来，本部堂可代你申冤。”李王氏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氏夫那日出门，身上所穿的，是玄色湖绉马褂，米色土绸袍子，蓝布套裤，玄色布鞋。”施公一面看那尸格，一点不错。因将渔户网获尸身一具，说了一遍。李王氏见说，不觉放声大哭。施公说：“李王氏你不必如此。刁祖谋现在已经提到，候本部堂明日讯问明白了，便可代你夫申冤，你且好好退下。”李王氏退了下去。施公退堂，便与陈知县道：“贵县所言的好具尸身，经本部堂刚才问他，李成仁出门之时，身上所穿是何衣服，据该氏所诉，与那尸格一此不错。该尸身为李成仁无疑。明日吸须将刁祖谋复讯一堂，是否为他谋害了，便可明白了。”陈知县唯唯道是。当下施公就留陈知县在署便饭。用饭已毕，陈知县告退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陈知县已经进来。施公命传齐差役升堂，并令往山阳县监，将刁祖谋带来听审。一会子由清河县原差将刁祖谋解到。施公即与陈知县一起升堂，刁祖谋跪在下面。施公将刁祖谋一看，见他满脸奸相，施公已知道他不是善人。便往下问道：“刁祖谋，你控李成仁串骗，藏匿不出，你可将以上情节细细诉来，或本部堂好代你作主。”刁祖谋见问，即磕了一个头，便将如何合本，如何被串骗的话，枉说一遍。施公大怒，说出青石绑缚李成仁坠水之事，即命恶例棍严讯。刁祖谋熬不过，只得招认。施公即判：秋后处斩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百七十七回 蔡天化二次露真名 老褚标一议捉强寇

话说施公审明刁祖谋图财害命一案。退堂以后，正欲宽衣。忽见王殿臣进来禀道：“千总奉谕寻访蔡天化，现在该贼已有了下落。请大人示下，传知黄副将等，一齐前去并力捉拿。”施公听了，好生欢喜，当时传知各人，赶紧随同王殿臣前去捉拿。

你道王殿臣如何知道蔡天化的下落呢？原来蔡天化自那日草桥驿留柬露名之后，本来就要暗地跟随关小西、计全来到淮安。只因他闻说徐州一处美貌妇女甚多，耽搁了好些日期。这日蔡天化在一个酒楼上饮酒，那酒楼名唤做：“一醉楼”，要算得淮城里第一座酒馆。蔡天化就在那里独自小饮。忽见楼下走上一人，仿佛差官打扮。那酒堂的小二一见，立刻立在一旁，垂着手喊了一声：“王老爷。”那人上得楼来，就在里面一间房内坐下。那店小二也就跟着进去招呼，且是应酬不迭。蔡天化见了，就有些疑惑，当时并未开口。停了一会，后小二到了蔡天化面前，问蔡天化还要什么菜，蔡天化先要了两件菜。趁此就问道：“那房间里坐着的那个人，他姓什么？你为何那样应承他，却是何故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你老有所不知，那人姓王，名唤殿臣，是总漕施大人衙门里一位千总。这王老爷在施大人面前颇为得用，平时却不常来饮酒，偶而来了，待我们极其宽厚的，赏我们的小钱，说不定一样比正帐还多。所以我乐得殷勤的去招呼他，是想他老人家多赏些钱。你老不要笑话。”蔡天化听了，也就微笑了一笑。暗想：“原来就是施不全那里的人，咱何不趁此就叫他带个信回去，使黄天霸那个小子知道，叫他前来会咱呢！”主意已定，又自斟自饮起来。蔡天化将酒饮毕，便将店小二叫到面前问道：“咱吃了多少银子酒菜？算明白了，咱就走了。”店小二道：“连酒共菜，一共八钱三分；外加小帐是我们的。听你老人家赏给是了！”蔡天化道：“咱知道了，现在身上未曾带钱，代我权记在帐上。午后到城外天齐庙内向咱领取。”店小二闻此言，好不诧异。暗道：“这人看他不象光棍，怎么竟来吃白食？向来又不认识他，怎么叫我代他记帐？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带笑说：“你老不要见怪。我们这个铺子内，向来是不赊帐的，皆是现钱交易。而且与你老初会，你们虽叫我们到天齐庙内去讨，又不知你老姓什名谁，这不是叫我们去白跑一趟？还请你老现惠罢！”蔡天化见说，忽将两眼一睁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好个有眼无珠的小子！你要问咱的名姓，你可站稳了。咱就唤做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！你若识时务的，快快给咱将帐记上，午后到天齐庙内向咱去讨，咱断不少把一文。若有半字不行，你可不要怪咱眼睛里认得你是跑堂的店小二，拳头上可认不得你了！”说着就将左手在桌角一拍，只见那张桌子角如刀削的一般，已削去一角。店小二一闻此言，知他就是蔡天化，已是吓得魂不附体；又见手这一起，他已将

桌角刹了下来,更是不敢声张,只得抱头鼠窜,跑下楼去。

此时王殿臣早已听见,如在从前,也早已跳出来,与他交手了。只因蔡天化声名大了,一个人拿他不住。又因他说出住在天齐庙内,王殿臣心中暗想道:“明明是他知道我在这里,有意说把我听,叫我前去与他交手。我若出去与他动起手来,能够胜他也还罢了;若再打败了,我这淮安城里,就不能住了。况且他既说出姓名住址,分明叫我们去捉拿,料定他决不逃走。我不若还是不出去的好;等他走过,再回去送信,约同大家一齐到天齐庙拿捉,也觉得稳当些。”主意已定,即向壁缝内,将蔡天化认了个真切,以便一同大家前去,好认明捉拿。蔡天化将自己的姓名住址报了出去,也料定王殿臣不敢出来与他交手,他也就下楼去了。此时楼上的酒客,等蔡天化走过,大家议论起来。有的说:“蔡天化不象做强盗的!”有的说:“蔡天化真是好武艺!”还有的说:“施大人正在那里各处访拿,他竟敢明目张胆出来,是要自寻死的!”议论纷纷,不一而足。王殿臣听了也是好笑,赶急算了帐,走下楼去,赶回衙门,报与施公得知。

施公传齐各人,连褚老听见,也就一齐进来,商议捉拿之计。当下施公说道:“方才据王殿臣来报,说是蔡天化现在此地,他已见过本人。诸位贤弟,看怎样前去捉拿?”黄天霸见问,便将如何见着蔡天化的细情,问了一遍。王殿臣也就将上项的情形说明。黄天霸不由的气望上冲,即向施公说道:“大人的明鉴。这没有什么计策。蔡天化既在天齐庙,副将等即刻前去捉他便了!”褚标当即拦阻道:“黄贤侄,你不必性急。依老朽的愚见,咱们此时不必前去,还是在衙门里等候,可一面各处理伏起来。他到夜间见咱们不去,他必然到此探试,那时出其不意,将他擒获住了,实做个以逸待劳。若此时就大家前去,反要被他笑咱们无见识。”施公听了,也觉有理,即向黄天霸拦道:“黄贤弟,老英雄所言甚合吾意。你等就照老英雄这样办法便了。”黄天霸实在气忿不过,怎奈施公拦阻,不敢违拗,只得勉强答应下去。当时就议定黄天霸、关小西二人,在施公卧房内保护。计全、李昆在施公卧房外埋伏,何路通、李七侯在书房外埋伏,贺人杰、褚标在夹巷内埋伏,王殿臣、郭起凤、金大力在二堂内外埋伏。又将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传来,令他们各处巡风,帮同接应。商议已定,到了点灯时候,大家皆饱餐饮食,带了兵刃暗器,各处理伏起来。那夜并不多点灯火,仍同平时一样,若作毫无准备之状。

大家等到二更时分,不见动静。看看又到了三更,仍是毫无影响,大家都有些着急。黄天霸正在施公卧房内,与关小西说道:“咱不懂,褚老叔专代那个蔡天化小子说话,长他人志气,灭自己的威风。”关小西正欲回答,忽见窗外有个黑影子一晃。黄天霸递了个暗号,立刻提着刀将窗格推开,飞身出来。关小西不敢走开,也就打了个暗号,与各人知道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,是早已瞧见,正欲递信与黄天霸,已见天霸飞身出来。当下三人即刻蹿上房檐。四面一看,见施公卧房上面立着一个人,手内提着单刀。黄天霸一见,便大声喝道:“蔡天化小子不要走!你认得黄天霸老爷吗?”只听蔡天化答道:“天霸你这小子不要逞强。咱老爷特来价会你,与你比个高低!”天霸一听大怒,立刻飞过房檐,向着天化就是一刀。天化也不格架,将左手往天霸的刀口上

一迎。只听咯噔一声，天霸的刀犹如砍在石头上一样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将单刀抽回。才要复下一刀，向天化肋下刺去，天化的刀已向天霸胸前砍来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七十八回

众英雄大战天齐庙  
蔡天化小住藏春楼

话说蔡天化、黄天霸二人在房檐上交起手来。一来一往，约有十数个回合。黄天霸暗暗赞道：“怪不得褚老叔料他武艺高强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如此扎手。若要捉他，倒觉有些费事。”蔡天化也暗自夸赞。

且说张桂兰见黄天霸战蔡天化不下，也就提着刀飞了过来，出其不意，认定蔡天化肋下就是一刀。蔡天化实在眼快，说声：“来得好刀！”这一刀就望下面一磕，复一转刀背。将张桂兰那把刀掀在一旁；趁势就一刀，向张桂兰胸前刺到。张桂兰望后一缩，一转跳到蔡天化左边。蔡天化正欲掉转身躯来战桂兰，天霸已早又一刀，向天化肩背砍到。天化也不躲让，一面用肩背向刀一迎，一面执定利刃，向张桂兰便刺。黄天霸见他不避刀枪，心中好生着急，正欲拿暗器伤他，只见蔡天化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已飞下房檐。你道这是为何？原来贺人杰在对面屋上，见天霸、桂兰二人战他不住，便暗暗取出金钱镖打来，以为这一镖打去，必然将蔡天化二目打瞎了，好让黄天霸趁势擒拿。那知蔡天化实在眼快，才将黄天霸、张桂兰两把刀分开左右，瞥眼见对面屋上有人将手一扬，向他双目打来，他早知道是暗器，如果要让是万让不去，只得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将头一低，一个箭步，跳下屋去。黄天霸一见他飞下房檐，也就取出金镖，认定蔡天化腿上打去。张桂兰也就飞出袖箭，向他脑后射来。那知蔡天化他练的本领，不必说金镖、袖箭，任你什么暗器，要想在他身上，都不能伤他；只有两处照门是他的要害；那两眼、两腋，他是刻刻防护着的。所以贺人杰将金钱镖打来，他便赶紧跳了下去。蔡天化正跳落地面，只觉脑头、腿上都有两样暗器打到，他也毫不介意。却好关小西舞动折铁倭刀，从施公卧房内跳了出来。接住蔡天化便杀。黄天霸、张桂兰见两般暗器俱伤他不得，也就噗噗一齐飞将下来。却好郝素玉又舞动绣鸾刀前来助杀；贺人杰也从对面房檐上直蹿下来，五个人将蔡天化团团围住，在院落中间大杀起来。只见蔡天化抖擞精神，力战五将，毫不介意。斗了有一个时辰，不但拿他不住，且未曾伤他分毫。

此时却恼了关小西，大喝一声，舞动折铁倭刀，向蔡天化左右前后乱砍下来。蔡天化一面迎战关小西的那把刀，一面防护着自己的要害，得空还要向黄天霸等人还上一刀。就此又斗了好一会，只见关小西的那把折铁倭刀，本来锋利无比，又兼他杀上气来，将吃奶的力气，皆贯足在这把刀上，因此一撒手，向蔡天化顶门劈下。蔡天化见这一刀甚是厉害，赶将手中的刀往上一迎。不意关太的刀用力过猛，又因锋利异常，也算得削铁如泥，吹毛即断。蔡天化的刀才迎靠上去，只听喀嚓一响，又听当啷一声，

天化的刀已折成两段在地。蔡天化知道此刀厉害，将自己的刀折断，手无寸铁，何能厮杀？也就不敢恋战，抽个空举起双拳，先向贺人杰面门打来，虚晃了一下，贺人杰赶紧望开一让，蔡天化回手一拳，出其不意，认定黄天霸肩背上一击。黄天霸冷不提防，被中了一拳。“哎呀”一声，反倒退两步。蔡天化就趁这个空儿，已飞上房檐，大声喝道：“尔等这些小子！有胆气的，明日到天齐庙内，与咱再比个高低。咱今去也！”说着就蹿房越屋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此时已将天亮，各人也安睡一会。次日起来，施公复聚众议道：“蔡天化如此厉害，若不设法将他拿住，不但是心腹之患，而且闾阎必定受害不浅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副将等今日准备会合全力，前往天齐庙捉拿。若不将他擒住，誓不回署。”施公道：“黄贤弟此言差矣！我料蔡天化今日必不在天齐庙内，昨日所言，是其诈也。”褚标道：“大人虽料得不错。在老民看来，蔡天化必不逃走。他正要在此大显武艺，若就此逃去，他还恐惹人耻笑。今日正该会合全力，前往擒拿。且到那里，再行见机而作。”施公道：“既是老英雄所料如此，本部堂之意，还要请老英雄同他们一行。不知老英雄尚肯臂助否？”褚标道：“老民当得效力。”于是大家饱餐饮食，一齐带了兵刃，出了衙门，直往天齐庙而去。

不一会已至天齐庙内，大家一拥而进。蔡天化是早已预备，知道他们今日必来。一见大家进来，即便迎出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咱们今日比试，你是大众齐上，还是轮流而来？”褚标听说，赶着应声说道：“咱们每人与你各斗五十合，轮流转战，尔敢应承吗？”蔡天化道：“就便是一百合，却又何妨。谁先过来见个高下？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金大力手举齐眉镗铁棍，跳上前来。认定蔡天化顶门，就是一棍打将下来。蔡天化说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赶着将双刀往上迎住，身子向旁边一跳，趁势一个猿猴摘桃，先将左手刀向金大力面上一晃；金大力赶着用棍来迎，蔡天化已将右手的刀，向金大力腿上刺去。金大力躲闪不及，小腿上已着了一刀。李昆看得真切，大喝一声，跳了过来，手起刀落，直向蔡天化砍去，招拦隔架，战有三十余合，李昆看看抵敌不住，计全即提着刀，上来轮换。李昆、计全二人，又勉强围战了二十余合，也是不能取胜。大家皆轮流已遍，蔡天化并未分毫受伤。此时大家皆已急了，一齐拥上，你一刀，他一锤，你一拐，他一剑；更有许多暗器，如李昆的弹子，张桂兰的袖箭，黄天霸的金镖，郝素玉的软索锤，皆纷纷打下，毫不中用。贺人杰也就将金钱镖掏出，手一扬直向蔡天化两腿飞来。蔡天化看得真切，就趁此借机，先将头一低，让过金钱镖，复大笑一声道：“尔等这些本领，咱已全领教过了；各种暗器，咱也见过味儿了。咱可要饮酒吃饭去了，咱们再会吧！”说着两脚一蹬，由平地飞上屋檐。黄天霸等一见，也赶着一个个追了上去，蹿屋越房，赶了许多地方，终是赶他不上。忽然见蔡天化往下一跳，黄天霸也就赶了下去，登时就不知他的去向。急得黄天霸等怒目咬牙，与他誓不两立。此时，那蔡天化已不知去向，只得各处搜寻一回，终不见个形迹，大家复又会合，一齐赶回衙门，再作计议。

那里晓得黄天霸等才倒衙门见了施公，正欲回明情形。施公已拿出一张简帖，递与天霸等人观看。大家环视一遍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咱蔡天化特地前来给你送信，黄天

霸等那班小子皆被咱杀败，你可再请武艺高强的人前去捉咱。咱限尔一年，如若捉咱不住，咱就要把你捉去了。”大家看罢，又恨又愧，好不难受，连褚标也觉惭愧起来。施公见他们俱有愧色，反用好言安慰了一会，大家才退了出去，互相议论设法捉拿天化不表。再说天化自从天齐庙别了众人，又到施公那里留了柬帖，他便缓缓行去，仍暗暗回到天齐庙内，取些银两带在身旁，复又出去，庙内和尚一个都不知道天化复出了庙门，心中一想：“咱此时往何处去呢？不若前往藏春楼取乐一回。”蔡天化如何取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九回

妓女无心窝留巨盗  
狗儿畏罪首告强徒

话说蔡天化要往藏春楼取乐。你道这藏春楼是何所在？原来这藏春楼是淮安城内数一数二的妓馆，馆内有十数个妓女，皆是名震一时。惟有一个金玉姑，更是超群出众。蔡天化初到淮安，他就到了那里住了两宿。这两日与施公那里两相争斗，因此未去。现在已与黄天霸等比试过了，他便来与金玉姑取乐。等至天黑，天化便走了进来。鸨儿、龟奴见是熟客，也便笑迎出来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蔡二爷。请里面坐吧！”说着就迎了进去。蔡天化走进金玉姑房内坐定，早有人送上茶来，蔡天化问道：“玉姑娘往那里去了？”当有鸨儿答道：“方才被河坊街五八老爷家接去陪酒，一会儿就回来的。你老请坐一刻，小的先去叫两个姑娘来陪着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很好，快去叫来！”鸨儿答应，转身出来，就喊了两个进去。

蔡天化一看，见那两个一个十七八岁，一个十四五岁，虽不如金玉姑美貌，倒也不甚讨厌。只见那两个妓女走到面前，先请了个安，站立面前低声问道：“老爷贵姓？”蔡天化笑道：“咱姓蔡。”便随问那两个道：“你们唤什么名字？”十七八岁的道：“我唤小红。”那个十四五岁的也答道：“我唤小宝。”蔡天化便将小红、小宝，一手拉一个在两膝上坐下。又问小宝道：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小宝道：“我今年十四岁。”又问小红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年岁了？”小红道：“我今年十七岁。”蔡天化道：“你两个会唱曲子吗？”小宝道：“我是才学的，唱的不好。小红姐姐唱的绝好的京调。”蔡天化听了大喜，就叫小红去唱。小红也不推辞，就叫人取了一把胡琴过来。小红接在手中，且先拉了一会，就将胡琴上的弦子校准，然后调着腔，唱了起来。蔡天化一面静听，一面与小宝戏谑。一会子小戏唱完，蔡天化喊了一声：“好！”便问小红道：“你唱是唱的好极了，可是咱但知你唱的好，可不知你唱的是些什么。你告诉咱吧！”小红抿嘴笑了一笑道：“你老别客气吧！我知道我不会唱，还请你老包涵些儿。”蔡天化听说也笑道：“咱真不知你唱的是些什么，谁骗你来？快些讲吧！”小红道：“我方才唱的是《捉放曹》。”蔡天化道：“这《捉放曹》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你明白的说了吧！”小红道：“是曹操先被陈宫捉住，后陈宫又把他放了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原来这就唤《捉放曹》。”又问小宝道：“你会唱什么呢？”小宝道：“我是更不会唱的。”小红道：“他的昆腔唱的最好。你老叫他唱罢！”蔡天化听着，就逼住小宝唱昆腔。小宝推辞不过，只得夹着小红吹笛，他也唱了一出《佳期》。”蔡天化听了，更是一句不懂了。又笑问道：“你这个把戏儿好不闷人，只管咿咧咿咧，胡闹不清，究竟唱的是些什么？”小宝道：“是唱的一出《佳期》。在唐朝有个莺莺小姐，给张公子瞧见了。那时张公子就爱上莺莺，要与他成就好事，怎

奈不到手。却也好，莺莺有个丫头，唤作红娘。张公子就买嘱了红娘，给他牵马。红娘就答应张公子，把莺莺的心说动了。这日红娘就约定了，张君瑞公子，在花园书房内相会；他又把莺莺约了出来，给他两人成就好事，他自己却在书房外面等着。这曲词是写红娘在此思想那张生、莺莺两人在里面的动静。后来有人编首曲子，就叫做《佳期》。”蔡天化听罢大笑道：“原来就是这样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门帘一掀，走进了个人来，笑着说道：“蔡二爷！你为什么这许多时，都不到我这里来？贵忙吗？”蔡天化见是玉姑回来，赶着撇了小宝、小红，迎上前去，一伸手将玉姑的手拉住，顺便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将玉姑抱入怀内，先将他的脸看了一遍。说道：“你今日的酒饮得不少了，你那春心想也要动了。”玉姑见说，两手将他推开，走了过去，在对面那张椅子上坐定。便问道：“你还没有吃饭吗？”蔡天化道：“便是咱要吃饭，也等你回来，咱们一道儿吃，才觉得有趣。”金玉姑听说，便笑着说道：“隔了有半个月才来，还要说这些米汤话，你不怕臊吗？”说着便掉转头来，向着小红、小宝谢道：“有劳二位妹妹给我陪客了。”小红、小宝答道：“一家之人，何必这样客气？”说着就站起身来，向蔡天化道：“二爷请坐，我们少陪了。”小红、小宝要走，被蔡天化留住。当下就叫人摆下酒来，金玉姑、小红、小宝陪着蔡天化，四人同饮，说不尽那般快乐。

不表天化饮酒取乐。且说这院内有个打杂的，唤作胡狗儿，可巧叫他到金玉姑房内上菜。他一进了房，见着蔡天化就是一怔。蔡天化却不曾留意。胡狗儿上了菜，赶着跑到领班的房内，悄悄向领班的王二说道：“二爷，咱们院内要出事了！金玉姑房内，现今接了一个强盗了。”王二一听，慌忙问道：“你这是怎么说？玉姑娘房内是个熟客，前已来过两次，还在这里住了两宿。你怎么说他是强盗？”胡狗儿道：“他不是姓蔡吗？”王二道：“他正是姓蔡。”胡狗儿道：“那更不错了！”王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强盗呢？”胡狗儿道：“昨日我寻贾老爷去，才走到天齐庙门外，见那庙里拥着许多人。我便问作什么呢？就有人说道，‘施大人派了黄副将等一干英雄，现在在庙里捉拿什么采花大盗蔡天化。’我听见这话，就挤进庙内，躲在旁边偷看。但见黄天霸老爷，还有十几位老爷、两位女将，都在那里与蔡天化厮杀。斗了有两三个时辰，忽见蔡天化就平地上跳上房檐，逃走去了。黄老爷等人也就追赶上去。我看了一会，见不曾拿住蔡天化，我就回来了。方才到金玉姑房内上菜，见着那个客人，正是采花大盗蔡天化。所以特来告诉二爷，好早些作准备，不要被施大人那里的人知道了，说我们家窝藏大盗，那些罪名是洗不清了。”王二一听，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忙与胡狗儿商议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呢？”胡狗儿道：“在我看来，去到施大人那里赶紧报案，请他老人家派人前来捉拿。无论拿得住拿不住，我们就可没事了。”王二听说，又道：“既这么说，你就赶紧前去一趟，请他老人家那里派人来拿。”胡狗儿道：“我去是去的。但是我们家里不必惊动第二个人，也不要告诉谁，还照常关门，与平时一样。若把他惊走了，等到施大人来捉他已逃走，那时他们必然说我们买放。我们还是个不了。”王二答应。胡狗儿便立刻出了门，一口气飞跑到漕督衙门。先到门房里，向那个值门的说道：“大



爷！小的姓胡，名叫胡狗儿，是藏春楼妓馆里打杂的。特地前来有要紧的机密事，跪禀大人。请你进去禀一声，不可迟缓。”那值门的见说，又看胡狗儿那种慌张样子，忙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你可先告诉我，好给你进去禀大人。”胡狗儿没法，只得向着值门的耳边低低说道：“蔡天化现在我们家里呢，请大人前去捉拿吧！”那值门的听说，不敢怠慢，遂立刻飞跑了进去禀明。施公一面传密令黄天霸等，一面将胡狗儿唤了进去，问明一切。胡狗儿见了施公，先磕了两个头，然后细细禀了一遍。施公大喜，即命施安取了五两银子赏与他；等各人来到，叫他带领同行。不一刻，黄天霸等人得了这个信息，大家都一齐而至。一个个见了施公问明一切，立刻就叫胡狗儿带路，飞奔往藏春楼而来。毕竟蔡天化能否擒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回

### 落妓院强盗误遭擒 解公堂淫徒再逃脱

话说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李昆、金大力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褚标、贺人杰、王殿臣等十一人，跟着胡狗儿飞奔向藏春楼而来。不一刻已到，当有胡狗儿先走进去，悄悄的去告诉合院人等，并先招呼他们，切切不可声张。合院的人都已知道了，一个个敛声屏气，皆当作不晓得一样。胡狗儿复走出来，将黄天霸等人带了进去，指明所在。胡狗儿复又出来，将大门仍然关好了，自己便躲在旁边。黄天霸也就悄悄的与大家议道：“我与李五哥、李贤弟三人先上楼去；计大哥与贺贤侄可躡足潜踪，在楼屋上面接应；褚老叔、关大哥、王大哥、郭大哥四人，可在楼下把守。难得有此机会，此番若再捉不住他，我们就枉为人了。”大家答应称是。于是黄天霸、李昆、李七侯、计全、贺人杰五人，就将腰带束了一束，计全、贺人杰二人，首先一个箭步，就飞上屋楼，真如风吹落叶，一些声息全无。接着黄天霸、李昆、李七侯三人，也就飞上楼屋，就着檐口用了个猿猴坠枝的架落，倒挂下来。隔着楼窗一看，见房里尚有灯光明亮。各人取出朴刀，轻轻的将楼窗拨开，三人齐下房檐，又用了个燕子穿帘式，由楼窗内穿入房去，还是轻轻的躡足潜踪，脚踏实地。见上着桌上点着一盏灯，李昆急将熏香取了出来，就灯上点着，顺便噗一声将灯吹熄。三个人尚未动手，敛声屏气，又听了一会。只听那床上呼声如雷，又听见接连两个喷嚏。黄天霸知道 he 已受了熏香的气味，因此睡熟过去。

黄天霸等三人进来，见他一些儿也不知道。黄天霸等知道他已动弹不得，即拔出刀来，跳至床前，将帐门一掀。李昆把火种一亮，只见蔡天化紧抱着金玉姑并头而睡。黄天霸赶上前去，即将蔡天化两手扳开。把金玉姑向床里一推，又把一床薄被掀起半边，但见蔡天化赤条条如死的一般睡在床上。黄天霸急将单刀提起，在蔡天化腿上用足了力，连搯了四五下；只见蔡天化的两条腿乱动了几阵，并未有甚伤痕。黄天霸等见了，也觉诧异。当下哪敢怠慢，李七侯便在旁边衣架上，取了一件衣服，把蔡天化的下身盖起来，即刻取了绳索，将天化翻过身来，四马倒攒蹄捆了结实。此时黄天霸等三人把他放下地，随即招呼屋上，计全、贺人杰听见，也就由楼窗内进去。李昆又将火种取出，把灯点了起来。褚标同关小西等在楼下，也知道蔡天化已擒住，便招呼了合院的上下人等起来。藏春楼的人听见招呼，也知道蔡天化被捉住，大家也把心放了下来，一个个寻着火种，各处的灯光重复点起。这一惊动，便吓坏了许多住客。那些住客从睡梦中惊醒，听说捉住强盗。这一吓却也非同小可只吓的他们乱抖，跪在那里，不住声地“求大爷饶命”呢！且不说各住客、妓女、鸨母等乱乱纷纷。

再说黄天霸等见合院的打杂人等，俱已起来，各处的灯光，俱已点得明亮。当下即会合了大家，先将蔡天化送下楼来，一起在那里看守——等至天明，再行押解回衙，听候施公发落。一面又叫院内的鸨儿取了凉水上楼去，将金玉姑胸膛上用凉水喷了，将他唤醒。鸨儿答应，立刻取水上楼，如法炮制。果然不到半刻，金玉姑已是醒来；睁开二目，不见了住客，只见院内的老鸨在那里叫唤。他便问道：“妈妈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蔡二爷如何不见？他到哪里去了？”鸨儿见问，便答道：“姑娘再不要提那个蔡二爷了！你道他是个什么人？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大盗，唤作什么蔡天化。幸亏胡狗儿送信去，已被施大人那里的人捉住了，此刻放在楼下呢！我也是施大人面前那位黄老爷叫我上来，将姑娘唤醒，怕的是等到天明，还要将姑娘带去，一同审问呢！姑娘你可不要怕，如果将你带去审，你千万不要说别话；只回他个接客是有的，其余一概都不知，包管你没事的。万万不可说出胡狗儿前去报告的话来！”金玉姑听了这番话，真个吓得三魂少了二魂，七魄只有一魄，不觉大哭起来。那鸨儿赶着又安慰了一回，金玉姑这才不哭了。便胡乱将衣服穿好，坐在床沿上一人叹道：“总是我的命苦，即已流落烟花，将皮肉卖钱，还要惹出这一场无辜大祸，这是从那里说起。又接了一个强盗进门。若果托菩萨保佑，念我苦命，到了施大人那里不受苦恼，仍然放我活命回来，我从此就削发为尼，死也不吃这碗饭了。”不言金玉姑自说了一回。再说那些住客，及各房内的妓女，打听得金玉姑房内接了一个强盗，现在被黄天霸等已经捉住，专等天明押解到总漕衙门审问治罪，这一起住客与妓女，才算惊魂甫定。

看看已是天明，蔡天化此时业已醒来。知道已经被人捉住，也不懊悔。便睁开二目四面一看，只见黄天霸等，皆团团的围住那看守。蔡天化看罢，望着众人大声笑道：“你等这一起小子，好不惭愧！咱爷爷误被尔等捉住，终不能算尔等的功劳！”黄天霸等听说，也出口骂道：“狗强盗！任你胡作胡为，也有了今日。眼见得死在头上，还敢逞强！”蔡天化复又笑道：“这皆是爷爷贪恋烟花，偶尔大意，才被尔等这一起小子捉住。不然，任尔等再用平生之力，也不能损动咱一根毫毛。如尔等这些没用的东西说情，给咱爷爷做儿子，咱还不愿意呢！”当下褚标便向天霸说道：“咱们可以回去了！”黄天霸答应一声，立刻吩咐藏春楼的人，取了一根杠子，就将蔡天化四马攒蹄倒抬了起来。又命将藏春楼的领班王二、妓女金玉姑二人带了，便一齐押解出门，直往总漕衙门而去。回到衙门，黄天霸先进去禀报。

施公得知蔡天化已经捉住，立刻升堂。先将领班王二、妓女金玉姑带上堂来，审了一遍。玉姑、王二只认了个接客是实，其余一概不知情。施公早已知道，也就不再追问。即命二人跪在一旁。喝带蔡天化审问。蔡天化被抬到公案面前，仍是四马倒攒蹄那样子。他不等施公问他，便向着施公说道：“施不全！你不要问了。你爷爷误被你手下的那一起小子捉住，你就照例问罪吧！咱也没有别样口供，就是一个采花大盗；所做的案子，咱也记不清楚，多着呢！”施公也不往下追问，就照他的话录了口供。当时就提了朱笔，判了个“斩立决”。即刻要就地正法。黄天霸等一见施公判下，个个抖擞神威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立刻将他重新背绑。忽见蔡天化大笑一声，向众说道：“尔

等小子不要追赶，咱爷爷去也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话犹未了，只见绑他的那根绳索，一段段堆在地上，蔡天化已飞上了牌楼。黄天霸等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也就立刻追了上去。蔡天化一见，早已揭了许多乱瓦，纷纷掷将下来。黄天霸等反被打伤了两个，不能近前，瞥眼间已不见蔡天化的踪迹。毕竟如何再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一回 老褚标两议捉强徒 蔡天化一心访名妓

话说蔡天化武艺高强，在公堂以上挣断捆绑绳索，复行又逃脱。当由黄天霸等奋勇追赶，已经不知去向。仍旧在逃未获。黄天霸等只得依然回到衙门，在施公前请罪。施公道：“诸位贤弟不必介意。蔡天化当堂逃脱，诸位不可稍懈，竭力购线擒拿就是。”黄天霸等齐道：“副将等仰蒙大人宽宥，不加疏忽之罪，副将等虽赴汤蹈火，终要将蔡天化复行捉住。但不知该盗今日逃走，又向何处藏身。须得暗地缉访，得有消息，才可合力去捉。此非急切之事，还求大人宽限才好。”施公道：“诸位贤弟，但须各处购线，加意擒拿，不必定限日期，只要将他捉住了就是。”黄天霸等道：“以副将的愚见，拟求大人飭令闭城三日。并通飭各客店、妓馆、酒楼以及庵观、寺院，一律知悉：遇有面生可疑之人，前去游玩、沽饮、投宿等情，赶紧前来禀报。仍责令各地方地保认真访察；并通飭邻境各府州县营汛，一体悬赏，设法擒拿，或者易于为力。”施公听罢，也就答应，一面飞飭各城门暂闭城三日；一面悬示晓谕合城居民，关闭城门，系为搜擒在逃巨盗蔡天化，以安众心。并飞飭邻境各府州县营汛一体协拿。黄天霸等立刻就退出衙门，先在城内分头查访一遍。到了晚间，各人又暗地在酒楼、妓馆、庵观、寺院，加意访查。一连访了三日，毫无形迹，只得据情禀告施公。

且说蔡天化由公堂脱越之后，当时因手无寸铁，又兼身无衣服，便在一个僻静所在藏躲起来。到了天黑，打算仍暗地回到天齐庙中，去取他的衣服。及至走到城下，见城门已经关闭，他便越城墙而去。悄悄的到了天齐庙，换了衣服，取了银两，又将兵刃藏好，挨到天明，也就向别处去了。

再说黄天霸等，虽各处购线缉访，仍然毫无消息。这日，褚标便与施公议道：“蔡天化缉访无着，不知他现在何处。在老民的愚见，思得一法，可以赚他前来，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既有妙策，也可大家商量而行。”褚标道：“蔡天化来去无踪，又不知他窝藏何处，老民意在邻境摆一擂台；就借大人之名，欲招众天下英雄，明为国家储财，实为蔡天化逃逸无踪，合力用心，设法捉拿。蔡天化是个自恃才能的人，一听了此言，居心要在大众前显个武艺，必定前来打擂，那时再合全力捉他，或者可以捉住他。况擂台一开，天下有武艺的英雄，也就闻风而至，因此得两个出众的武艺出众人帮助，也说不定。”施公听了此活，虽未一定答应，也觉有些道理。当下便说道：“老英雄所言，虽甚有理，本部堂且再商量是否能行，便请老英雄作为台主。”褚标听说，觉得有些不大愿意，也只得说道：“大人且商量定了，再定行止也好。”说罢退出。

过了两日，施安送进一角公文。施公打开一看，是淮安府转据东安县详称：该县义勇村武举曹德彪请设擂台，欲招取天下英雄，给他的女儿曹月娥择婿，稟请东安县。东安县不敢擅，所以详明施公。施公将这件公文看罢，当下就将褚标、黄天霸等传到书房，与大家说明此事。黄天霸道：“大人的意下如何呢？”施公道：“前承褚老英雄议设擂台，以为可似诱捉蔡天化。本部堂明知此计甚妙，诸如建造擂台，不无耗费库款，因未及遽行照办。今既该府县详稟前来，本部院便想将计就计，批准下去，让他们自行搭盖。等到临期的时节，如果蔡天化悍不畏死，敢到该县擂台，那时再将他设法擒拿。如果曹德彪父女果真武艺出众，请他帮同捉拿。诸位贤弟及褚老英雄，以本部堂之言为如何呢？”褚标欣然说道：“大人就此批准下去，到了临期，蔡天化包管前去，那时候务要将他捉住的。”施公听说大喜，当下就将淮安府的来文批准，发了出去。褚标等人也就退出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前往东安县打擂台，捉拿蔡天化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蔡天化这日到了河南开封府，寻了客店住下。当有店小二前来招呼，蔡天化即叫他先打二角酒，拣两件有口味的菜来。店小二答应下去，当下拿了二角酒、四碟菜，摆在桌上。蔡天化将酒斟了一杯，端在手中喝了一口，又拣了一筷子菜吃了下去，便问店小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小二道：“咱姓洪，名唤姓四。”蔡天化道：“你是这本地人氏吗？”洪四道：“咱就是本城的人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咱且问你，这河南古称繁华之地，想那烟花中的所在定是不少。你可知道这里那一家有出色的好媳妇儿吗？”洪四见问，不知这媳妇子就是婊子。原来关东一带的婊子，皆叫：“媳妇子”呢！洪四便问道：“你老说媳妇子，这是怎么讲？”蔡天化道：“你不懂吗？咱告诉你，这媳妇子就是婊子的别名。咱们那里皆是叫他媳妇子的。”洪四听了，这才明白，当下答道：“你老不知道，这里人叫婊子是唤做粉头的。你老是问有什么好出色的粉头。这里粉头却也不少，皆是些家常货。只有枇杷巷柳二家，新到的一个粉头，唤做花月英，是南边人，今年才有十五六岁，生得真是美貌异常；而且唱得一口顶好的京调。咱们这里那些乡绅老爷们，谁不与他来往？还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唤他做盖河南，因此这花月英，就高抬声价起来。平时见了客，真要那客人模样儿好，钱钞儿好，方肯招待他。若有一件不到，他见了一面，第二次再也不肯出来陪他了。还要一件，若是有人要在那里住宿，除去外面的使用不算，他要三十两一夜，还要客人是个标脸；若生得丑陋些，便是三百两，他也不肯给他住宿。生得可真出色，就是那性情儿太傲些，眼眶儿太大些，瞧不起人。”

蔡天化听了，暗道：“咱不管他性情儿傲，眼眶儿大，等一会儿，咱便去他那里会他一会。他果然殷勤相待，咱就使三十两银子在那里住下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他若有些儿不到，咱便黑夜里去与他宿了，他又怎奈咱何？”心下想罢，便向店小二说道：“枇杷巷离这里有多少路呢？”店小二道：“离咱们这里不远，出了门向东，走彩衣巷，过落星桥，再向南一直走，过双珠巷，再向西就是枇杷巷了。不过只有二里之地，你老要去吗？”蔡天化道：“咱正要去见识见识。”店二小道：“你老既要去，咱给你老领

道儿便了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好！等咱饮过酒，你便领咱前去。”店小二复又笑道：“咱可真发昏了，和你老讲了这半天的话，还不曾请教你老尊姓。咱可不该死吗！你老贵姓呀？从那里到此？也得见教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咱姓蔡，由关东到天津、山东、徐州、淮安有事。现在刚从淮安到这里，做些买卖生意，寻找两个朋友。”店小二笑着走了出去。一会子蔡天化酒已吃完，便唤店小二领他去访着花月英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二回 安东县德彪摆擂台 万家村光祖访良友

话说蔡天化饮酒已毕，将包裹安顿停当，即令店小二洪四，领他前往枇杷巷，访那粉头盖河南。一路行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已至枇杷巷内。店小二洪四走到柳二家门首，正欲推门进去，忽见两扇大门上，贴着府县的封条。洪四看罢，不胜骇异，因转向蔡天化道：“你老可来得不巧，不知怎么他家门上贴了封条，想是闹出事来，被府县封了。”蔡天化闻言，甚为不乐，因道：“你去左右的人家打听打听，看他所犯何事，被府县官封门，现在搬往那里？”洪四答应，即走到贴邻王二和尚家问了一遍，才知柳二家被封的缘由。洪四便将此事告知蔡天化一遍。蔡天化听说，暗道：“咱若有日碰见好个县官，若不将了一刀杀死，咱也不能消今日之恨。”又问道：“这巷子里还是柳二家一处，还有别处可去吗？”洪四道：“咱去问话的那一家，叫作王二和尚。也是个做这个买卖的；他家也有几个粉头，也还下得去，不过不如花月英罢了？”蔡天化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领咱到他家去耍一会儿吧！”洪四答应，便领了蔡天化到了王二和尚家内。那些龟奴、鸨母见来了一个生客，又兼洪四暗地与王二和尚说了两名，无非说的蔡天化是一个做买卖的客人，若将他接稳了，定是一位大财主。王二和尚听了此活，更加酬应不迭，将蔡天化先领到客厅上坐下，随即唤出七八个粉头。蔡天化一见，都不出色，勉强挑了一个，唤作林二宝。当下林二宝便将蔡天化领到自己房内坐下，早有人献上茶来。林二宝又问了蔡天化的尊姓。蔡天化也就问了他的名字。这林二宝虽然不甚出色，却是袅娜异常，一派言语，居然把天化笼络住了。当下蔡天化即叫洪四回店，将包裹物件看守好了。洪四也就回去。蔡天化这夜就宿在林二宝姑娘那里，倒也颇觉有兴。暂且按下。

再说淮安府东安县，这日奉到施公的批示，见曹德彪稟请摆设擂台，已蒙施公批准，当下即饬知曹德彪。曹德彪欢喜无限，也就拣了地方，择定日子，唤了工匠营造起来。约有一月光景，擂台已搭好。曹德彪一面贴了招帖，一面稟报三月初一日开擂，五月初一日收擂，由县通报上去。只见满街招帖上写道：

为摆较擂台，招聚英雄事：今有淮安府东安县义勇村曹德彪，摆设擂台一座。择于三月初一日开擂，五月初一日收擂。凡属四方豪杰，天下英雄，如有愿前来比试者，有能打台主一拳，敬送花红银五十两；踢台主一脚，送花红银一百两；能将台主打倒，或抛落台下者，除送花红银五百两外，不论官商绅庶，富贵贫贱，并招为婿。如果技术平常，希图侥幸前来，被本台主打伤至死者，只给棺殓，概不抵偿。业经稟请各大宪照准立案，合再通知。凡属英雄豪杰，有愿来此比试，务望如期而来，切勿观望自误！本台主曹德彪特白。



这道招帖一出，不但邻境四方知道，就是各省各府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尽皆知道了。却说朱光祖自从与殷家堡议和之后，便各处闲逛，或寻找他的朋友，或到名胜地方游玩，倒也消闲自在。这日，偶然想起旧日的一个好朋友万君召起来。这万君召你道是何人？就是落马湖困施公猴儿李配的女婿，他的绰号叫铁臂哪吒，江湖上却是大大的有名，而且武艺高强。与凤凰张七，以及褚标、朱光祖等，皆是至好的朋友。从前也是绿林中的豪客，后来挣了些钱财，他也就洗手不做那件买卖，自己在家享他田园之乐。这日朱光祖想起他来，便去他那里拜访。却好万君召在庄，见庄丁转报进去，听说朱光祖前来，好不欢喜。即刻迎接出来，老远招呼，说道：“朱大哥！咱们多年兄弟，各在一方。小弟正渴想得很，难得老大哥前来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咱两兄弟好畅谈畅谈了。”朱光祖也就伸出手来，拉了万君召的手，说道：“兄弟你好呀！愚兄久已想来。争奈穷事太多，欲来了几趟，复又中止。今日咱两兄弟特来会会，畅聚几日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大哥，你既来了，咱可要作个霸王请客，要留你在此一月，你若答应便罢，倘不答应，就不留你了，你就趁早儿走，咱们各于各事。”朱光祖笑道：“老兄弟！你真是霸王请客了。既这么说，咱就在此住一月，与老兄弟畅谈吧！”万君召大喜，此时已到了客厅，彼此坐下。有人送上茶来。

万君召就一面命人摆酒，一面问朱光祖道：“老褚标现在施公那里还做个什么官儿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那老儿也古怪得很。施公要给他做官，他定不肯要。却又喜欢住在天霸那里，遇有什么难事，给他们商量商量。施公倒极器重。”万君召又道：“天霸他们想皆是得法的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他们皆是得意的人，不比咱们终老田园的。老兄弟，你可知道施大人那里，现在还有个小子，是施大人极其赏识的。那个小子却也怪好。”万君召道：“是谁呀？”朱光祖道：“是贺天保的儿子，名叫做贺人杰。年纪虽只十七岁，却生得仪表非俗；更兼一身好武艺，飞檐走壁，件件皆能。前因盗回印信，施大人就赏了他千总之职。后来大战殷家堡，那殷龙老儿请咱前去说和。咱又代他作伐，将殷龙的女儿赛花，又匹配人杰，现在还未迎娶。施大人的主意，要等贺人杰过了二十岁，才与他们配合起来了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贺人杰之父贺天保，当日为飞抓打死，可是怪惨的。他既有了这个小子，也算他是一心改邪归正的好报。但是老大哥专喜代人作媒，黄天霸的老婆，也是你作的伐，现在贺小子又是你给他作伐，你那喜酒想饮得不少了。”朱光祖笑道：“可不要提这喜酒的笑话吧！黄天霸招亲张桂兰，咱与褚标不过吃了张七一顿酒。后来还说要天霸请咱们的，接着就大闹菊花庄。那时还有什么空儿讨他的喜酒？可是酒虽不曾吃得，菊花庄一闹，可是给关小西得了个老婆，那郝其鸾的妹子郝素玉配了小西了。现在张桂兰与郝素玉两个，一个是副将的夫人，一个是参将的夫人，居然称起太太来了。至于贺人杰，我虽然给他作了伐，殷龙的酒，虽是吃过他的了；贺人杰的酒，不必说是一杯，连一滴也不曾到嘴呢！”万君召听罢，大笑不止。正在大笑，庄丁已摆上酒来，当下即入席痛饮起来。真是“酒逢知己千杯少。”直饮到皆有醉意，这才撤席。二人复又闲谈起来，正谈得高兴，忽见庄丁送进一张字帖来。欲知这字帖上所写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三回

### 见招帖慷慨论英雄 说姻缘殷勤求壮士

话说朱光祖与万君召饮酒之后，正闲谈得高兴，忽见庄丁送进一张招帖。万君召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东安县曹德彪摆设擂台，招集天下英雄豪杰，前去比试。万君召看罢，便递给朱光祖看，朱光祖看罢，说道：“这摆设擂台，是个大干例禁的事，东安县又逼近淮安，怎么施大人不预为禁止？难道施大人是知道的吗？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大哥！你不瞧见这招帖儿上明明写着，业经禀过各大宪批准遵行？这不是施大人一定是准了的了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这就不解他们是何用意了。”万君召道：“施大人既准了他，这其中必有个用意，随后皆可知道。但是那姓曹的，虽然摆设擂台，就你我所晓得的，现成也没有什么人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矮子中选将军，也可将就的。”万君召道：“咱知道一人。说起这个人来，老大哥也该知道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是谁呀？”

万君召道：“那蔡天化小子，也算过得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倒不知蔡天化是准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说起他来，是飞来禅师的首徒，本领却不在你我之下呢！飞檐走壁，无一件不精。还有一件绝技，会使神功：只要将这神功运用起来，不论你再厉害的刀枪暗器，总不能伤他分毫。只有两处照门，他是最护着不使人近的，那时咱才知道。到了去年，咱又因他事去飞来禅师那里，并不曾见着他。咱就问他到那里去了，飞来禅师就带着怒告诉我说：‘那蔡天化因不务正业，仗着自己本领专门黑夜去各处采花，屡说不信。本来要将他置于死地；后来一想，他如此在外作为，我即不送他于死地，他总有一日要死于非命的。’后来咱走过天津，闻说一带被害家实在不少。官府虽然悬赏缉获，怎奈拿他不住，又不知他是个什么样儿人捉人。那时我就料到他身上，大概是他所为。现在曹德彪这擂台一设，蔡天化如果知道，他一定是要去的。一来要显他自己的本领，二则要想招为曹家的女婿。论他的本领可是不在人下的，只是他好采花案子太多，怕的有人暗地拿他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也是他不惜翎毛的坏处。倒是殷龙的四个小子却是皆极好武艺，也算过得去，更习正道，这些事毫不有。他如不知道打擂则已，如是知道，那四个小子一定是要去的。除他大小子殷猛已经讨了亲，其余殷勇、殷刚、殷强，这三个人皆未配婚。他知这个消息，咱料他一定前去。就是他三人自己不愿意，殷猛那个小儿，也是要他兄弟去的。老兄弟，你在家也没有事，难得那里有这等热闹，咱们去走一趟，瞧瞧热闹也是好的。现在开擂的日期已近了，咱们明日就同去走一趟吧！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大哥！小弟是不去了，料想也没有什么热闹瞧。还是在咱这里，咱两兄弟谈论谈论还好。老大哥若一定要去，咱也不敢屈留，老大哥一人去吧！”朱光祖道：“老兄弟既不愿去，咱也不敢有屈。咱明日可是要去走一趟。等到他们收擂以后，咱再来你这里住半

个月,痛谈痛谈!”万君召道:“老大哥!你的年纪虽也不小,还是这样高兴。也罢,老大哥既要去瞧瞧,等到他们收播之时,可定要到这里来住半个月。你如失信,咱以后就与你绝交了。”朱光祖道:“那时定来的。”此时夜已深了,彼此安歇,一宿无话。

次日天明,朱光祖起来,梳洗已毕,与万君召同用过早点,就辞了君召,望东安而去。出得门来,心中想道:“咱此去何不先到淮安施大人那里走一趟?一来给施大人请安,二来与众兄弟会晤会晤,有何不可?”主意已定,即望淮安进发。不一日已到,大家一见,皆来叙谈。当下褚标便问道:“老兄弟,今日是甚风儿将你吹来?你可知道咱们这里的事吗?”朱光祖道:“咱别的事可不知道,只晓得东安县曹德彪摆擂台,招集天下英雄前去打播。咱想这摆设擂台,是个大干例禁的事。为何那姓曹的禀请上来,大人就准他开播呢?”褚标见问,便将蔡天化如何两次露名留柬,如何奉命拿捉,如何大战天齐庙,如何已经被捉,复行逃走,不知去向,如何曹德彪禀请摆设擂台,施公就此意欲诱他前来打播,那时合力再行拿捉,因此批准的话,前后细细说了一遍。朱光祖这才明白,因道:“原来如此,小弟还不知道其中有这些原故呢!”黄天霸也就说道:“难得老叔前来,正好帮助帮助,但不知蔡天化,老叔可曾会过。既不曾会过,可知他那刀枪不入,是何功夫?还求老叔见教。”朱光祖道:“你问这蔡天化吗?咱虽不曾见过,也曾耳闻其名。可是他这刀枪不入的功夫,只有一人可破他。若得此人前来,不患蔡天化不为所获。但是这人不曾到此,这便如何是好?”计全在旁问道:“朱大哥,你说这人可破蔡天化刀枪不入的功夫,究竟是谁呢?咱们还可以请得到他吗?”朱光祖道:“这人你们大概也知道,就是猴儿李配的女婿。”褚标道:“原来就是万君召。他怎么能破蔡天化那刀枪不入的功夫呢?”朱光祖便将万君召所说的话,一五一十细细告诉了一遍。

众人大喜,当即就禀明施公。施公也就立刻将朱光祖请进。朱光祖见了施公,先给施公请了安,然后坐下。施公道:“自从一别,本部堂无日不念及壮士,久思差人前去问候。奈壮士行踪无定,未识究在何所,以致有疏问候,实在渴想得很!”朱光祖道:“便在民人疏散性成,也少得过来给大人请安,还求大人勿罪。”施公道:“岂敢,岂敢。但是方才天霸进来说,壮士有个至好朋友,可以帮助拿蔡天化。壮士可即明白见教,以便本部堂伤人去请。”朱光祖道:“大人的明鉴。若得万君召前来,蔡天化那是一定拿住的了。不过万君召尚恐不肯前来;便是大人伤人去请,也未必如期而至。再不然,托故不出,倒是一件难事。”施公道:“既如此说,本部堂亲去一趟。昔成汤聘伊尹,三使往聘之;刘皇叔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。自古求贤大半如此,某当躬身去请便了。”朱光祖道:“万君召是何等之,敢蒙大人枉顾,民人倒有个主意:明日可请褚大哥辛苦一趟,到了那里切不可说是遇见小弟,就说大人求助之意,务必请你帮助帮助。若不肯出来,大人便要亲自来请。某后日便要再由此动身,趲赶前去,再到他那里去走一趟。我就说奉大人之命,恐怕你不肯应命,特地着我前来二次奉请。大人可再稍备薄礼,于第三日伤令黄天霸再行前去。他如果见咱们两人去了,他已经答应前来,便是天霸与他途遇;他定感激大人的知遇。他如仍不肯来,又得天霸前去面请,他见去请了三次,虽实在不愿到此,那时也不得不来的。民人的主意如此,不知大人意下如何?”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四回 求勇士三顾万家庄 捉盗徒同上淮安府

话说朱光祖献计，延请万君召前往安东，协拿蔡天化。施公闻言大喜，当与褚标商议道：“据朱壮士所言，甚是有理。但本部堂仔细想来，恐老英雄如此高年，若再跋涉程途，使某心实不安。还得大家再筹良计才好。”褚标听说，便慷慨说道：“老民荷蒙大人如此恩德，正当竭力图报。况此去万家庄并无多路，不过三日即到，老民何敢推辞？”施公听说大喜，因道：“英雄既肯前往，那万君召重以台命，必然是肯来的。今日也来不及了，便请明早起程吧！”褚标听说答应，大家一齐退了出去。施公又命施安预备黄金、彩缎之类，以便两日后，交给黄天霸带往万家庄。到了次日，褚标即告辞先行；接着朱光祖、黄天霸亦陆续就道。

这日褚标已至万家庄。当有庄丁报进。万君召听说褚标前来，心中颇为疑惑，即刻跟着庄丁迎接出来。笑道：“褚老叔！咱们有好多年不曾相见，你老今日甚见吹来？”褚标也是笑道：“便是老朽也刻刻记念得很。今特有事奉请，所以不辞千里而来。咱们已到里面再谈吧！”说道，二人走到客厅，见礼已毕，分宾主坐下，庄丁献茶。褚标就将施公之言说出。万君召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老岂不知咱无意于人世吗？虽蒙施大人如此谬赏器重，但是咱绝无技能，不敢承此重责。仍望另延高士建立功名，某不胜侥幸。”褚标听说，因道：“贤侄此言差矣。贤侄英勇过人，天下之大，谁人不晓？难道施公诚心慕访，正贤侄知遇之时，何必委心田园，愿作农夫以终世？贤侄虽功名心淡，无意取求，在老夫看来，正宜见机而作。若泥于终隐，窃为贤侄不敢焉。还请三思，勿过拘执才是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叔勿急，容某再达鄙意，老叔当自明之。”褚标见他执意不行，不觉气望上冲，因道：“贤侄无须故意推辞。如蒙见允，请以一言；若竟不行，亦请一绝。某当即告辞，勿作老厌物，有扰清安。”万君召笑道：“老叔何太逼迫耶？无论行止，也得容某三思。而况某与老叔阔别数年，今既前来，某亦当聊尽东道，切勿相拒太甚，使某汗颜！”说道，即命摆酒。不一刻，酒已摆上。此时已是下午，二人就入席畅饮，绝不再谈此事。饮酒已毕，将已二鼓，万君召就请褚标在书房安歇。褚标也就去安睡了。到了书房，暗自想道：“这厮太可恶。咱若在少年，听了他这些言语，早已与他绝交了。且待朱光祖明日到此，看他如何，再作计议。”一宿无话。

到次日，又问万君召行止如何，万君召仍无决断。褚标也不追问。时将午刻，只见庄丁报进说：“朱光祖来了。”万君召一听，好生诧异道：“他去未许久，何以又来？”当令庄丁去请。少刻，朱光祖走进，正欲与万君召说话，忽见褚标在旁，故意说道：“小弟前去奉候，不意未遇。后闻施大人见谕：说是大哥已到这里，来请君召兄弟。彼时小

弟不知何事,后又闻施大人说出蔡天化那番事来,这才明白,小弟当时就对施公就了一句无意话‘大人虽派褚标前往万家庄,那君召兄弟是个不管闲事的人,恐怕未必肯来。’那里知道把这句话说出,施大人即问小弟道:‘想是你与万君召壮士,也是要好的朋友。既如此说,褚老英雄一人既未能将万壮士请来,还请你再去一趟,帮同褚老英雄竭力说项,务要将我求贤若渴之意说出,必定请他前来。倘再不行,我即亲自前往,效那刘皇叔三顾草庐之事了。’小弟被你家大人缠绕不过,只得遵谕前来,邀请咱们君召兄弟。但是咱一路想来,既有老哥这老面子,又兼大人那种诚意,想君召兄弟一闻此言,定是愿意前往的。咱不过即蒙大人之托,不得不到此一行,都算是来过一趟了。”说道,又望君召说道:“老兄弟何日启行呢?”万君召听了也觉好笑,说道:“他们做成圈套,前来诱我。这是何必呢?但既如此,若再拒绝,就对不起朋友了。”因道:“朱大哥!昨日小弟与褚老叔谈了一日。小弟本不愿去,后因褚老叔再三相劝,小弟虽未明言,本拟过了明日,后日与褚老叔前往。去虽去,设若其功不成,还求二位善为说辞,请大人格外宽宥才好。”褚标、朱光祖见他已允,均大喜道:“但请放心,君即肯行,此事未有不成之理。设若不成,包管大人断不见责。”万君召听罢,又命人摆出酒来,三个人一齐痛饮。过了一宿。

次日一早,黄天霸即带了黄金、彩缎,到了庄外,当下通了名姓,并具道来意。庄丁不敢怠慢,立刻飞报进去。万君召一闻此言,也就立刻与褚标、朱光祖迎接出来。大家到了客厅,天霸先与万君召行了礼,然后分宾主坐下。天霸即将施公来意说了一遍,因道:“大人仰慕已久,前、昨虽两请褚老叔、朱老叔奉请,奈因空言造访,非所以求贤之意。今特遣某赍呈黄金、彩缎,聊答速驾之意。区区私忱,尚乞笑纳!”万君召先谢了来意,复又再三推辞,聘礼坚不肯受。还是褚标、朱光祖再四说项,劝他收了,当时万君召只得收下。随命庄丁大摆筵宴,四人痛饮,过了一宿。等到次日一早,大家起来梳洗已毕,用过早点。万君召又将家事稍为安排,吩咐庄丁妥为照料门户。这才带了包裹,藏了兵刃,与褚标、朱光祖、黄天霸三人一同出庄,直奔淮安而来。

不一日已到,当下天霸先报进去。施公见报,立刻命人开了正门,带了关小西以下一班勇士,亲自迎接出来。万君召见施公如此相待,甚是过意不去,赶紧上前给施大人跪下,口称:“小民何德何能,敢劳大人如此厚待?小民虽肝脑涂地,不足报效于万一。”施公赶着将他扶起,邀入后面坐下,因道:“久仰壮士贤名,恨无由得见。只因蔡天化如此作恶,实为天下人民之大患。因特敢攀玉趾,枉驾前来,协助本部堂共拿恶盗。成功之日,本部堂定即据情保奏,聊报壮士见义勇为之心。”万君召道:“小民一无技能,谬承栽培,敢辞劳苦?不过蔡天化武艺高强,虽小民亦不敢操必胜之理。但期协拿成功,以辅大人为民除害之至意;设若力有不及,还求大人格外宽恩,不加谴责,小民更就感恩不尽了。”施公道:“壮士毋得过谦,既蒙慨允协拿,蔡天化必难再逃法网。惟望合力协助,除莠安良,是所切望!”万君召又逊谢了一回,施公即命人大摆筵席,款待君召。不一会,酒席摆好,施公亲自邀万君召上首坐下。君召再三不敢,争奈推辞不过,只得谢了座,然后又与人各告罪,这才坐定。施公坐了主位,大家畅饮一

回。饮酒之间，万君召又将蔡天化始末根由，细细与施公说了一遍。施公听说，又极意奉承万君召两句。万君召见施公如此器重，也就死心塌地，竭力报效。一会子酒席已散，施公便命天霸好生款待。天霸答应。万君召又给施公请安道谢。大家这才告退。欲知如何捉拿蔡天化，东安县如何打擂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五回 邂逅相逢女郎属意 仓皇遇害公子无辜

话说万君召自施公饬令朱光祖、褚标、黄天霸三人，丰礼厚币，请他到淮安。施公又优礼相待。不必说万君召是个草莽的英雄，就是当日诸葛孔明，受了刘先主三顾之恩，也曾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你道万君召有施公这一番厚待，他自然以身相许。看看东安县开播日期已在目下，黄天霸等一众英雄，就约同万君召一齐前往。不一日，到了东安，即寻下客寓，只待开播，他们便去等候蔡天化前来，合力捉拿，暂且按下。

如今再说一件奇案，虽在先未曾经施公判决，到后来案情已定，仍要施公判明奇冤。原来镇江丹徒县，有一世家姓卫。这卫家有一子，名唤增祥，母亲陆氏早已去世，只有父亲在堂。他父亲也是丹徒县学的生员，名唤家禄。这卫增祥聪颖过人，十四岁上就进了学。当时学政见他文学优良，颇为夸赞，与他本学教官说道：“卫生聪颖过人，他年必致清贵，此今日之小卫玠。”由是小卫生之名无人不知，就有那羡慕他的，争相前来与他老子说亲，愿以己女相配。他父亲固爱如掌珠，行止皆问之。卫生自负殊胜，不肯草草择配。父亲也不勉强。他年已弱冠，尚未配婚。彼时，同邑有一富翁姓张，名玉球。这张玉球有个女儿名唤珊珊，年交十八，不但美貌异常，而且诗词歌赋以及针黹女红，无一不精。张玉球也是爱如拱壁，常与人道：“吾家有扫眉才子。现在是不开女科，若开女科，不患不状元及第。”因此择婿颇难如愿。

这日，正当二月十九，相传观音神诞，镇江西门城外有个观音洞，每年到了这个日期，四方善男信女皆往烧香。那日珊珊与他嫂嫂李氏，也同往观音洞拜佛，烧香已毕，回来路上巧遇卫生。珊珊见卫生丰姿绝色，不觉秋波一顾，意甚恋恋。他嫂子李氏在旁看见，暗与珊珊笑道：“姑娘你知道这个人吗？”珊珊道：“邂逅相逢，妹子怎么知道他姓氏？”李氏道：“他便是乡里中所称小卫玠便是。他与我哥哥同为文社的朋友，往来甚密，且是极要好的。我所以相识。妹子如果属意，当与我哥哥说明，使我哥哥代妹子作伐。”珊珊听说，只觉两颊飞红，笑而不答。不一刻已抵家中。姑嫂又笑说了一回，也就各自归房，略为歇息。不意珊珊即归之后，思念卫生，顿觉忘餐废寝。李氏本来与珊珊情同姊妹，也就不时省问。李氏早知其意，又戏问道：“妹妹如此，想是不忘那日所遇的小卫玠吗？若有此意，以妹妹与卫生得偕伉俪，的确是天生一对的好夫妻。可请我哥哥到爹爹前说项，当无不谐。但有一件，卫家甚贫，恐将来作合成功，妹妹不能过他家那一种日子，所以我代你甚虑。”珊珊听说，因叹了一口气，与李氏说道：“实告嫂嫂知道，妹妹于此事筹之已久。我想命好，今日虽贫，安知他日不富？命不好，今日虽富，安知将来不穷？富贵贫贱，皆由于命，何必以今日之贫为患耶？嫂嫂即代妹筹，妹敢不敬告

心腹？唯望嫂嫂设法便了。”李氏听说又道：“即是妹妹所见如此，那撮合一事，自觉不难，包管在我身上，力代撮合，三日后当有好音。唯望妹妹善保身躯，不必过为烦恼便了。”珊珊闻言大喜，说也奇怪，不到数日，病也好了，终日便望嫂子回复了。

不料天不从人愿。同里有个许公子，名唤炳文。他父亲曾作广东知府，因死在任上，官囊极其丰厚。这许炳文却与珊珊同年，也是年交十八。这日搬他父亲灵柩回来；又因他已聘之妻在籍亡故，极求再聘。闻珊珊美貌异常，又能文墨，因此就请了媒人，前来与张玉球说亲。张玉球因许家门第固好，又兼财富，因此一说便允。这日珊珊的嫂子闻知此事，知难挽回，便来与珊珊说道：“前者妹妹托我之事，我当与我哥哥说过。我哥哥亦很为赞成，也曾与卫生微露其意，卫生也颇情愿。不料天不从人愿，昨有许公子名唤炳文，曾闻妹妹的芳名，特请人与爹爹说项。爹爹因他家父亲曾为广东知府，门第固极相对；又兼他家道丰足，因此就当面许了。可见婚姻大事，自有天定，非人力能力。似此天作之合，未尝非妹妹之福，妹妹亦何必重卫生而轻许公子，成心不化呢？”珊珊听说，亦觉无可如何，虽不敢有违父命，却是心甚不乐。

光阴迅速，又过了半年光景，这日吉期已届，许公子前来亲迎。珊珊亦备极装饰，簇然一新。两家宾客自不必说。到了晚间，珊珊乘坐彩舆，鼓乐喧天，送至许家，当有伴房搀扶新人送至洞房，与许公子坐床撒帐，合盃交杯，诸事已妥。许公子复又出来款待众客，当晚极为热闹。酒阑人散，许公子也就入房，更衣已毕，正欲与新人效于飞之乐。忽然自觉要去小解，便身着短衣，出房便溺。刚至厕所，突有一人掩至背后，就是一刀。许公子毫不提防，当被那人洞穿胸背，扑地而死。那人见许公子已死，疾入新房内，将灯烛吹灭，走过珊珊面前，猛然钻身入帐求欢。珊珊以为许公子前来，因便问道：“如此卤莽，夫何为者？”那人见问便低声答道：“我……我非公子，乃小卫玠也。感念汝意，特……来报你。”珊珊闻言，大惊失色道：“你速去！公子即来。不然两有不便。”那人又道：“汝……勿虑，公……子我已将他杀了，就可请放心。”珊珊听说，更加惊恐，复又问道：“汝言果真吗？”那人道：“那，那敢相谎？谁，谁来骗汝？”珊珊闻言，不觉失声顿足大哭道：“你如此所为，真累我不浅了！”那人还拥抱不放，极意求欢。珊珊且骂且哭，至死不从。那人无奈，又怕人至，只得急将珊珊头上所佩金钗拔下，跑到房外逃去。此时外面丫环、仆妇闻珊珊哭声，大家拿了灯火进房来看，只见珊珊坐在床上，披头散发，呼喘不定，面无人色。大家急向前问视，珊珊将上项话说了一遍。众人大惊，急急跑出房外，各人寻找公子，寻至厕所，果见公子扑倒在地。再将火光往下一照，只见血流满地，公子胸膛业已被利刃洞穿。许家一面将合宅男女聚集，一面飞报女家。张玉球一闻此言，当即飞奔至许家，进入内堂，只见许炳文尸身僵扑在地，旁立许炳文两弟抚尸大哭。张玉球亦惊恐异常。等到天明，许家即具了状词，前往丹徒县控告。那状内并有“珊珊不无知情”一节。丹徒县阅词已毕，即刻带了差役、仵作，前往许家相验。随据仵作喝报：委系出其不意，刀穿胸际，扑地身死。丹徒县又亲视无讹，当命先行棺殓。一面将珊珊带往衙门，一面飭差飞提小卫玠到案质讯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百八十六回 月明镜破据梦推详 物在人亡伤心控告

话说丹徒县将珊珊与卫生提至公堂，讯问刺杀许炳文一案。珊珊一见小卫玠大哭道：“大爷在上，小女子向与小卫玠素不相识。究因何事刺杀许炳文，小女子实不知情，还求太爷明察！”丹徒县喝令跪在一旁。又问小卫玠道：“尔一介书生，为何胆敢挟嫌刺死许炳文？尔可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字虚言，本县定要用严刑讯问！”小卫玠向未登过公堂，一见差役如狼似虎，早已魂不附体。及至县官讯问，更不知所对，只得仓皇失措，勉强说道：“小生实不知情。”丹徒县见小卫玠如此仓皇，更是信以为实，一面将小卫玠的生员革去，一面用严刑讯问。小卫玠被刑不过，屈打成招。因此县令就拟了杀人当斩的罪名。珊珊虽非知情，却事出有因，也就一并系狱。此时小卫玠的父亲，见着儿子无端坐罪，心实不甘。又知县里既拟了罪名，断断不可挽回。因想道：“施公清明异常，不愧当年龙图文正；并且施公断了许多冤案，不若前去施公那里求他申冤，或者增祥儿子沉冤可白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写了状词，赶往淮安，去到施公那里控告。

不日已至。卫家禄即头顶状词，到了衙门。将鼓击得咚咚的响，口称：“冤枉！”施公即命人出来查问。当有值日差问明卫家禄各情，并将原告状词，带了进去呈上。施公看罢，即命升堂。将卫家禄带上堂来，先将他一看，见他委系书生本色，毫无奸猾情形。施公又问了前后各情。卫家禄又细细告诉了一遍，因道：“大人一秉至公，遐迩皆仰。生员的儿子增祥，当许炳文那日迎娶，儿子增祥实在不曾出门。不知为何许炳文被杀，诬指生员的儿子的为。此种奇冤，非大人不能判明，亦非大人不敢平反。总求大人格外怜恤，法内施仁，亲提严讯，俾生员的儿子沉冤早白，生员感恩不尽了。”说罢，磕头不已。施公在上观看，觉得他那种情状，实在情急可怜，因即准词，候亲提严讯。卫家禄又磕了一个头退下。施公也就退堂。

进了书房，又将卫家禄的状词细细审视，不觉伏在公案上睡熟过去——但见一人手持铜镜一枚，向地下一掷，登时掷碎了一半，那一半毫无损坏。又见那人歌道：“铜镜如月，半明即灭。先缺后圆，先圆不缺。”歌毕忽然不见。施公也就惊醒。细想这铜镜的梦兆，又想那歌中语意，不觉有所触发。即刻签差备文，到丹徒县移提小卫玠珊珊二人，并将张玉球及许炳文家属一齐提到。不一日，原被告人证，俱已齐集。施公升堂，先将珊珊问了一遍，珊珊仍对以与小卫玠素不相识，实不知情。施公喝令退下。又问小卫玠道：“尔为何胆大图奸，刺杀炳文？尔父亲尚以尔为诬屈，到本部堂这里控告。尔可从实招来？”一面问讯，一面察看小卫玠，实系是个美貌书生，断非杀人之辈。施公问罢，只见小卫玠稟道：“小生一介寒儒，向以礼法自守，何敢妄萌异念，持刀杀

人？况且许炳文迎娶珊珊那日，小生实未出门。小生又与珊珊素不相识，何得妄指许炳文被杀，即是小生所为？前经县令严刑问讯，小生受刑不过，只得承许。今蒙大人亲提前来，若蒙明镜高悬，为小生雪此冤枉，则小生得庆再生，皆大人因德所赐！若犹以为许炳文系小生所杀，还请大人勿再用刑；小生亦无他供，惟有坐以待毙而已。”说罢，大哭不止。施公讯罢，即令暂寄山阳县监，听候再行复讯。差役答应，将小卫玠、珊珊一齐带下。施公当即密传令施安，投以密计；嘱狱吏净除一室，备设床帐，故纵小卫玠与珊珊聚处其中，以察其情来告。施安答应，随即往告狱吏。狱吏如命而行，随将二人封闭一处。

当日珊珊途遇小卫玠时，小卫玠并不曾看见珊珊。今与珊珊聚处一室，又见美貌动人，因即向珊珊一揖道：“小生素与卿未经谋面，平日并无仇隙，一旦妄遭诬陷，却是何故？尚望卿指示明白，小生虽死亦瞑目了。”珊珊见小卫玠如此温柔，实非杀人之辈，也就叹道：“君所作之事，君自知之。杀人者抵罪，国法自在，于妾何尤？”小卫玠听说，复又叹道：“即至今日，直以杀人者尚为小生吗？小生手无缚鸡之力，卿虽女流，亦当审视得出。岂有力无缚鸡，而能持刀杀人者乎？小生曾不解其中究竟是何冤孽，以小生与卿并未有一面之缘，何以诬陷若此？岂真夙冤耶？”珊珊闻说，复又叹道：“君真与妾无一面之缘耶？”小卫玠道：“素昧平生，何得妄称相识？”于是珊珊便将如何途遇，如何抱病，如何与嫂氏同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小卫玠这才明白，复又叹道：“即蒙卿谬爱，今者已百喙难辞。但枉被虚名，心实不甘。卿如慈悲，俾得一亲香泽，死亦感恩非浅。”说罢，便拉珊珊求欢。珊珊闻言，心甚凄惨。不觉双目泪下，也不拒绝，任其所为。事毕，珊珊复又向小卫玠问道：“昔日之夜，君既口吃，而又狐臭不堪。今何二者皆无耶？”小卫玠闻说，因说：“小生素无此疾，卿何所见而云然？”珊珊因又历述昔日许炳文被害，那人灭烛入帏，所闻实系如此。复又叹道：“据君所言，向之杀人者果非君耶？”于是二人又细谈了一会。

狱吏在外潜听甚明，便一一转告施公，施公听说，当即笑道：“此中果有冤枉，杀人者果非其人了。”因密传张玉球进内问道：“你家中平日往来之人，可有口吃而狐臭的吗？张玉球见问，沉吟了一会，当即禀道：“平日来往之人，只有个裁缝金二朋如此。”施公听说金二朋三字，更与梦中铜镜歌相合，不觉笑道：“尔可知杀许炳文的，就是此人吗？”张玉球好生惊异，施公便将梦示铜镜，及授以密计的话，告诉一遍。张玉球这才明白。施公道：“候本部堂提到金二朋审明之后，再与尔女及卫生作主。”张玉球唯唯退下。施公备了文书，飞差前往丹徒县提金二朋；并传知丹徒县，一并应解来辕听审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，有个银匠姓吴名唤质仁，向在北京开店。这吴质仁有个胞妹，名唤婉姑，也随着哥哥在京中居住。因婉姑曾许原籍一个秀才唤作刘国材。那年，吴质仁有个表弟，是个举人，因进京会试已毕。吴质仁因思妹子年纪已大，应当出嫁了，就筹划一些奁资，托他表弟带同他妹子一齐回籍，送他妹子于归。他表弟将他妹子带回，择了吉期，出嫁之后，第二日，不料他妹子的丈夫，及他妹子的婆婆，皆被人

杀死。当时报官相验。山阴县问了一堂，即硬指他妹子与表弟通奸，谋害亲夫与他婆婆。当下就定了罪名，秋后俱已处斩。吴质仁因在京中，不能分身，闻知此事，也疑惑他妹子与表弟通奸。如此隔了一年，吴质仁因有事回南。这日，走至淮安城内一家当铺里，要与这典内的东家说话；忽见有人手持金钗一只来当。吴质仁瞥眼看见，却认得是自己手制之物——赠给他妹子出嫁的。因暗道：“为何落在这人手内？因念及他表弟向非苟且之人，他妹子又极其端庄，其中定有冤枉。”因一面请典主人请将那当金钗的人圈住，一面就请缮了状词，到施公那里喊冤。欲知施公是否准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七回 呈金钗银匠诉冤 悟铜镜缝工起解

话说吴质仁在典当内，偶见自制金钗，系赠嫁婉姑之物，因知此中有异；更虑他表弟与胞妹婉姑，此中定有冤情。因请那当典内的主人设法，将那质钗的圈留起来，他便一面缮具状词，赶紧到了漕督衙门投告，求施公代他申冤。

施公见了状词，当即升堂，将吴质仁带上问道：“你有何冤枉？可从实招来！”吴质仁磕了一个头，向上诉道：“小人原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。从幼年在京，从师学银工。数年之后，技艺毕业，挣了几个钱，在北京开了一爿银楼。那时原籍家中，尚有老母、弱妹。这年老母病故，弱妹无依。小人便回原籍，将老母殡葬的清楚，带了弱妹到京，与小人一齐居住。彼时弱妹婉姑方才十三岁，原由母亲作主，许字同籍一个秀才刘国材。那时国材尚在书房攻书，还未进学。到前年二十岁上才进学的。小人带着妹子在京居住，小人的妹子恪守闺训，且极端庄勤俭。那年交十九岁了。小人又闻得妹夫刘国材已进学了。大人的明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小人就要送妹子于归。争奈小人店务冗繁，抽不出空来。正在烦虑，可巧那年适逢会试之期，小人有个表弟陈邦彦，是上一科的举人，由原籍进京会试，就住在小人家里。小人这表弟，真是至诚君子，守理法的人，不必说他不存苟且之心，平日见了妇女，真个是目不斜视。小人因此就想到：妹子是要出嫁的人，小人自己又能分身送妹不回籍，难得表弟到此；他又是个诚实可靠的人，因此就与表弟商量定了：将妹子托他带回原籍，择吉于归，以了婚姻大事。小人的表弟当时也就答应。小人甚为欢喜。又因妹子的夫家甚为贫穷，妹夫虽然进了学，他家中尚有老母，就便给人家教读，每年能得几何？再加自己房用，将来添儿育女，家用日大，进项又少，小人的妹子如何度日？因此，小人就多备了些嫁资，又给妹子自制了几件工巧的钗饰，一齐交于妹子。择了日期，就托小人的表弟，将妹子带回原籍，小人以为了却了一件大事。

不料妹子与表弟回籍之后，将妹子于归刘家。第二日忽然妹夫刘国材，及妹夫的母亲，均被杀死。当经妹子喊齐邻舍投告县里。彼时妹子为是新夫及夫母被人杀害，求县里申冤。那知县太爷相验之后，追问小人不在原籍，便将小人的表弟提去；及至问到同路回籍的缘由，县太爷就说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‘一对怨女旷夫，岂有同行数千里，绝无暧昧情事。’又令稳婆验得小人的妹子果非处女，因即严刑拷问。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，只得承认通奸谋杀。因此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，皆抵偿问罪，业已明正典刑。彼时小人在京尚不知道。后来原籍的亲戚奇书，小人方知此事。当时小人亦以为表弟与妹子存此狗彘之行，理应身受国法；即又想小人的表弟与妹

子，实非此无耻之辈，其中难免无冤屈之处，因此疑信难决。现在因离乡多年，又因妹子与表弟这件事，故此暂行回籍侦访。不料走至治下裕丰典内与典主说话，忽见典伙手持金钗一股，到典主面前说道：‘此钗制法精巧。因质价太巨，不敢自主，请典主定价。’彼时小人在旁看见，实小人妹子回籍时赠嫁之物；因思既有此物，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之冤，当可明白。因此，小人请典主一面将质钗之设法圈留，一面小人亲到台前投告。小人实系情急，又念表弟与妹子实在冤枉，为此叩求大人俯念无辜问罪，死者含冤，急速飞签将质钗之人提到追究，以求水落石出。感德非浅！”诉毕，又磕了一个头，跪在地下。

施公听罢，当即准词，飞签去提质钗之人；一面飭令吴质仁暂行退下候讯。吴质仁唯唯退下。施公也即退堂。不一会，差役来报，已将质钗之人提到。施公立刻升堂，问那人道：“尔唤什么名字：是那里人氏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北京人氏，姓王名六。”施公道：“尔为何在绍兴刘家奸盗财物，杀害他母子？尔可从实招来。”王六见施公问出情真，不觉毛发悚然。施公见王六有异惧之状，也知道是他所为，因将惊堂木一拍道：“该死的强盗！本部堂即将尔的实情察出，尔还敢不招吗？”当即望两旁喊了一声：“来，将他夹起再问！”王六见要上夹棍，赶即求道：“小人愿招了。”因道：“小人前在京中，访知吴银匠嫁妹子，嫁资甚厚。当时便思盗取，因不便下手，后来即跟着出京。他们沿途又防备得严，因此一路跟到绍兴。那日刘家喜期，小人即伏在左近。等到亲友各散，小人即乘隙入门，暗伏厨下。到了二更时分，刘家的老婆子，到厨房里来检点物件。小人怕那老婆子看见不便，即拿出刀来，将那老婆子杀了。那刘家新郎听见厨房内有响声了，也就点了灯火，到厨房照看，小人见他又来，就将那男子一并杀死。彼时小人就将刘家男子所穿衣服再换起来，复行秉烛入房。其时新娘初来，不辨真假。小人与新娘同寝。当时就骗他道：‘闻说汝兄赠嫁时，有金钗等件，制法颇为精巧，可能取出与我一看吗？’其时小人与新娘说话，那新娘以为小人真是他丈夫，因即将所有赠嫁之物，全行拿出与小人观看。小人看毕，夸赞了两句，又令他仍然收好。小人又与他同寝。等到天明，看见新娘睡熟，小人便将金钗、金钏等物，取来藏在身旁，越屋而去。此皆小人的实供，小人也自知犯法，求大人明察便了。”

施公听罢，即唤吴质仁道：“尔可听清楚吗？”吴质仁道：“小人听真了，还求大人作主才好。”施公道：“尔且在此等候一月，候本部堂将此案缘由奏明圣上，候奉到谕旨，应如何办理之处，再行给尔定夺。现在本部堂一面移咨浙江抚台，请将山阴县先行革职；并着该县将全卷查明，随带前来归案讯办。一面即奏闻圣上，请旨定夺便了。”吴质仁又磕了一个头，这才退下。施公又命将王六交山阴县监禁。差役答应，将王六带下，施公退堂，进了书房，更衣已毕，即刻拟了奏本，并拟明各项罪律。次日签发出去；又备了咨文，移咨浙抚，请解山阴县带同全卷，迅速到淮归案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张珊珊与小卫玠一案，经施公因梦铜镜，察出真情。着令原差赶往丹徒，迅提金二朋到案讯断。那丹徒原差奉了施公之命，那敢怠慢，日夜趲赶，不日已到镇江。当即在本县衙门投了文。丹徒县即将原差唤进，问明一切。原差便说施公如何审问，

如何在监用计，不知如何牵出一个金二朋来。“现在着令小的回来，拘获金二朋前去讯诘。”丹徒县道：“难道许炳文果非小卫玠杀死吗？”那差人道：“小的也不知其中委曲，但见施大人只问了一问，就叫小的前来提金二朋了。”丹徒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尔可赶将金二朋提来，好让本县备文申解便了。”那原差听说，即刻出了衙门，各处查拿金二朋。不到两日，居然将金二朋捉住，先解到县里。由丹徒县问明无误，即日加差押解前往。欲知如何审问金二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八十八回 折疑狱大审金二朋 雪奇冤参处山阴县

话说丹徒县备了申解文书，将金二朋加添差役，押解到淮，听候施公讯断。施公次日丹徒县差，将原、被告人证，及许炳文家属全行带至堂上，施公便先问了小卫玠、张珊珊二人，又问了许炳文家属一遍，施公便望许家的原告说道：“尔可知许炳文并非小卫玠所杀，本部堂已察得真情，现在凶手已经拿到，俟本部堂少刻问明。尔等且在这里听断，少时自知。”原、被告，人证，俱各唯唯答应，站立一旁。

施公喝提金二朋。不一刻，从堂下带上一人，在公案前跪下，施公喝道：“你是金二朋吗？”金二朋答：“小……的叫金二朋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所犯之案可知道吗？”金二朋道：“小的不知所犯何事提案，还……求大人明示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不知道，待本部堂告诉你便了！”因令张玉球走至公案前面，喝令金二朋认道：“尔可认得此人是谁吗？”金二朋将张玉球一看，已是惊恐，便悚栗答道：“此……此人是小人相……相识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如何认识？”金二朋道：“这……这张家的衣服，皆……皆是小人承做的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随做他家衣服，他家有个姑娘，名唤珊珊，你可见过吗？”金二朋见问，不觉神色已变，因答道：“小……小人不曾见过。”施公此时即将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强徒！尔胆敢图奸害命，为什么冒称小卫玠，妄想图奸，将许公子杀死，嫁祸于人？尔快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字虚诬，定即严刑处治。”金二朋见施公如此威严，又见他全部道破，就便勉强抵赖也抵赖不过，还要皮肉受苦。料想亦不能活命，终究是死，不如招出实情，少受眼前苦恼。主意已定，即向上说道：“大……大人不必动怒，小……小人愿招。”因道：“小……小人向为衣工，张家男女衣服，因小人缝纫得好，皆唤小人去做。及至他家小姐大了，所穿衣服，也因小人做的甚好；非小人手制，他家小姐不穿。彼时小人不应该据萌妄想，以为他家小姐，既爱小人手制之衣，大约与小人有缘。无奈小人虽闻他家小姐甚为美貌，却从来不曾见过。这日因小姐到亲戚家去，小人偶见一面，实在生得美貌，因此小人更萌妄想，自己暗道：‘小姐既非我所制之衣不着，如果他真与我有缘，得能与我伴成夫妇，那就好了。’当时张家有个仆妇，与小人有私。这日那仆妇忽与小人说道：‘我方才在小姐房外，听得大奶奶与小姐谋合。因小姐途遇小卫玠回来，思念不忘，就得了病。大奶奶这里劝小姐不要烦，只要你病好了，小卫玠与你匹配，包管在我身上。’后闻小姐并未许与小卫玠，是许与许公子。当时小人就存了这个计策：等张家小姐喜轿进门后，小人就掩了进去；意想将公子杀死，假冒小卫玠之名，张小姐听了，必然应允。即使不遂也可嫁祸小卫玠，小人亦不致遭累。因此那日就到了许家，趁许公子出来便溺，小人即突出利刃，将许公子杀死；复入房中，假托小

卫玠之名，张小姐与求欢。不意小姐拒绝不行。小人又恐有人捉住，因将张小姐头上的金簪拔下，小人带了金簪出房逃走。及至次日，闻知小卫玠被县里捉去，后又闻得已定了罪名。小人自料无事。不意被大人察出，提小人前来。自知该死，此是小人一往实供，并无虚诬，求大人恩宥。”

施公听罢，便唤许炳文家属，说道：“尔可知杀人者，果非小卫玠吗？若非卫家前来控告，真使他二人屈死了。尔等可知本部堂如何察出是金二朋所为吗？”因将梦示铜镜，及暗授密计，嘱告狱吏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大家方才明白。施公当即拟定罪名：金二朋拟抵许炳文命，着即发回原县，就地正法。丹徒县判断不明，妄加定罪，本拟重严参处，姑念卫生虽几陷大辟，尚未正法，着从宽不予追究；即着丹徒县为媒，发珊珊许配小卫玠，并着罚金助奩，以资小卫玠膏火之用。所有原、被告人证，及凶手金二朋，一并发回原籍，分别释放、处治。施公退堂，大家出去。次日，小卫玠与珊珊全行出狱。小卫玠感谢施公之德，又亲自往总漕衙门叩谢。施公又将他传了进去，勉励他一翻，小卫玠又磕头重谢。因是回到丹徒，当由丹徒县为媒，将珊珊匹配小卫玠，又助妆奩。小卫玠从此更加用功，后来点了翰林，这也不表。

再说施公判明吴质仁代他表弟与妹子婉姑鸣冤一案，当时就具了表章，拟定了罪名，申奏圣上。不日奏到上谕：王六着寸磔处死。所有承审之山阴知县，听断不明，自负精明，即交浙江巡抚处决论抵。承讯在事各官，自督抚以次，均着一体从严议罚，以为有司草菅人命者戒。又特旨：婉姑给予旌表建坊。举人陈邦彦，准予一子入监读书，用示体恤。施公奉了这道谕旨，立即将王六提出，绑赴法场，寸磔处死。山阴县派委员押解原省，交浙江巡抚遵旨处决论抵。吴质仁也就回籍，不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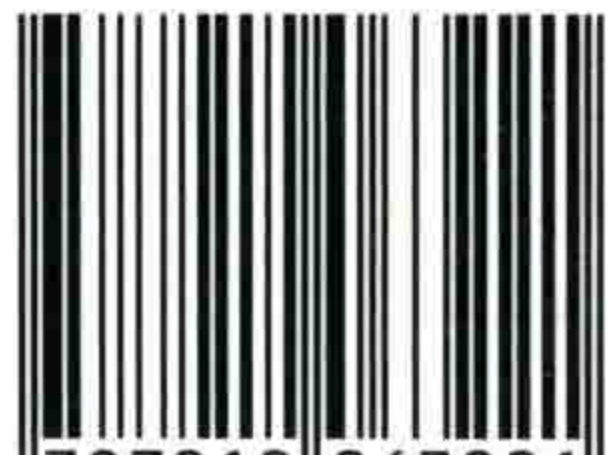
且说东安县曹德彪，摆设擂台，施公俗借此捉拿蔡天化。又将铁臂哪咤万君召请来，与黄天霸等一同到了东安县，寻了客店住了。看看已至三月初一，前两日，黄天霸等就先至擂台的地方，看了一回。只见那座擂台高耸半天，四面挂着彩灯。两旁皆有厢台，专为地方官起坐之处。台口横挂着一方匾额，上写“英雄本色”四字；两旁台柱上挂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拳打南山虎豹”，下联是：“脚踏北海蛟龙。”擂台当中，上面有八扇屏风，两旁边有两道小门。均挂着大红门帘。当中紧靠屏风，横摆一张条几；几上左摆花瓶，右摆插镜，中间悬着一幅英雄聚会图，两旁也有对联。台面中间，排列着一顺十二张花梨交椅，陈设得精致异常。黄天霸等观看了一回，也是称赏。又以擂台四面，那些做买卖，皆在周围支搭芦棚，就中栖息。又还有茶棚，给人歇息的所在。天霸等看了一回，仍回归客店。就叫店小二拿进酒来，大家坐下，团聚畅饮。酒到半酣，黄天霸首先说道：“明日就是开擂的日期，那个不知果否到此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贤弟，你可不要急，那人果来，咱们也不要急上手。总要等他与台主打得高兴之时，咱们给他个出其不意，将他挤下台来，那就完事了。”天霸大喜毕竟蔡天化如何捉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《施公案》，晚清小说，亦称《施公案传》《施案奇闻》《百断奇观》。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，实即康熙年间施世纶。小说从施仕纶做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，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。所做之事，不外“审案”和“剿寇”。情节较曲折，断案之外，又有私访遇险之事。书中大小案件大都靠托梦显灵、鬼神鉴察来解决，灵怪色彩很浓。

ISBN 978-7-212-06322-1



9 787212 063221 >